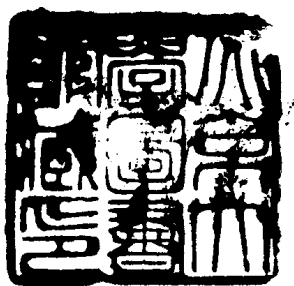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八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4.1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八八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雲崗選稿二十卷(二)

〔明〕龔用卿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龔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雲崗選稿二十卷》提要

雲岡選稿卷之八

奏䟽

奉使復命題知䟽

題爲遵禮制懐遠人以昭一統盛治事臣等恭
奉　欽命　詔諭朝鮮國王其國禮曹官以迎
詔儀注申呈臣等看得其中開載國王出郊只
鞠躬道左以俟　詔過無五拜三叩頭之儀迎
至開讀去處方行拜禮又其間無生員迎　詔
之文臣等語其禮官曰今天下迎　詔皆先於
出郊行五拜三叩頭禮畢然後至宣讀時自有
開讀之儀今汝國王迎　詔不先五拜是與天
下異禮也同一　天子之詔同一　天子之臣
而豈可有二禮乎　天子以天下一家之心待
汝國王汝國王行禮不宜獨異况　詔書初至
汝國王見　君之始尤不可不盡其敬至如生
員佩服孔子之教明人倫之道習禮觀化沐
皇朝文明之治乃不出郊迎　詔有是理乎汝
邦素稱秉禮之國乃不知　尊上之禮可乎與

雲岡選稿　卷之八　一　江甫

之辯論反覆開諭數四其禮官具以臣等之言
啓知其國王越數日國王遣其禮曹官復來曰
自昔迎　詔之儀本國行之已久今聞　詔使
之言得禮之正敢不遵守乃易儀注改正增入
出郊五拜叩頭之儀生員俱令出郊接　詔至
其日行禮國人聚觀皆嘖嘖稱歎我　皇上文
教之遠禮制之達自開國以來未有如今日之
盛者也臣等看得國王李懌讀書知禮可道以
善每語以正理無有不從故其館曰慕華曰義

順其堂曰忠順皆明其向化尊　上之心識不
忘也宴會間拳拳以感戴　朝廷恩德爲言不
絶於口　詔書一至竭一國之人皆奔走供事
民雖老稚羸弱莫不扶杖往聽其尊　君敬上
之誠靡有止極矣傳曰見臣子之有禮於君父
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臣等覩其國王尊敬
朝廷如此竊歎我　皇上一統之盛遠被遐方
古所謂王者無外良有待於今日矣臣等歸至
開城地方其國迎慰使刑曹判書鄭士龍等來

言曰　詔使方出國門國王設大宴以饗群臣
無論崇卑俱陞一級仍令有司開科取士蠲釋
逋負免除征稅皆推　天子曠蕩之恩與一國
之人同樂此大慶也臣等益稱歎以爲賢竊惟
春秋之法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朝鮮國自我　朝洪武以來素秉臣
節朝貢不絶極稱恭順若不闡揚其賢以成其
美則何以彰善癉惡爲事君者之勸哉臣等愚
見竊謂　朝廷凡有禮制　詔告天下者皆宜

使之一體知悉不必別差官員遠涉外境每遇
聖節冬至元旦其國陪臣見在京師者或別
賜一勑與之領回則彼慕華向方之心益篤而
不渝尊君親上之誠益堅而不貳可以爲外國
事　朝廷之勸裔夷荒服將有所感發而興起
矣王者大一統之治孰加於此惟　聖明采擇
焉

題遼東邊務疏

題爲陳邊務固邊疆以圖長治久安事臣等嘗

聞之詩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然則爲使者非徒以供職於外將以詢訪風俗敷陳治道入告于王古之道也臣等奉　命詔諭朝鮮於遼東地方往來經歷凡人情土俗安危利病見之頗熟知之頗真竊惟遼東自兵變之後都御史任洛總兵官馬永與二三守臣誓心恊力保障一方人心翕然思治邊境賴以寧謐雖古之鎖鑰干城何以加焉至於休養生息之方保釐安利

之要不可不講求而施行之臣等偶有所見不敢緘默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施行則人心可以乆安邊方可以長治　陛下永無東顧之憂矣爲此開立條件具題請　旨

一增築邊城以備虜患臣等聞之備邊之要以守爲上守邊之要以筭爲先故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守得其要則兵精筭得其全則將勇查訪得遼東地方自廣寧至開原舊有陸路不過三百餘里洪武永樂年間海運邊儲船隻直抵開原城下交卸今開原城西見有地名老米灣者是也正統年間始立邊墻議者謂恃遼河之險故沿河迤裏隨河之灣曲築壘設墩延長八百餘里致將河套之中肥饒之地委棄城外爲寇賊之資達虜南侵深入腹心無復忌憚諸墩臺瞻顧不支渙散不一譬之四肢勢弱不能捍腹心之患虜據其内我攻其外内外勢分且水草之利可以經久非旦夕戰守之所能決也求以制之不亦難乎正德年間達賊董爪束張加等連

年入寇一日之間朝寇開原暮入廣寧自稱爲神人神馬不知我中國所恃以爲險者彼先據之矣虜賊得此舊路故一日之間可以得志攻圍臺堡殺掠官軍開原一鎮幾於失守思之誠可寒心今虜賊狡詐數倍於昔聞之邊兵云入貢未遂寇盗已至且今次寇盗之虜即前日入貢之人至於沿途騷擾驛堡需索酒食奪取馬匹一不遂意則鞭朴之毒不勝苦楚邊人且謂其入貢莫敢誰何臣等愚見切以達虜之患漸

不可長且西北有吉囊黠虜動逹數十萬衆東北有朶顔三衛海西有至癸夏旱水溢倘或連合而來將何以制誠不可不爲之慮也故古之善用兵者不恃吾有救亂之兵恃吾有以備之耳備之者守爲上戰次之筭爲先勇次之有備則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而彼虜寇有先聲之懼將何所肆其惡我竊謂自廣寧至開原舊路官司以時脩築爲便以八百里之兵力爲三百里之守則用力專以八百里之城垣守三百里

之地則地形簡專則不分簡則易見地有餘利人有餘財兵有餘勇筭之上者也且今之沿河築墩本謂恃河之險也抑不知近河之地土脉鹻鹵平漫深陷近城十里畏賊騷動棄而不種雖有良田沃壤盡爲葦地矣且遆年春秋二季脩邊動調軍士不下四五萬名支給口糧不下二三萬石壞而復脩年復一年虛費行糧徒勞人力非久遠之長策也至於夏旱水淺則馳騎可越冬寒冰結則揚鞭而過遼河之險與虜共之聞之虜人舟楫網罟之利亦同中國安知其不恃乗舟之便而肆侵漁之志我伏望 皇上俯從臣言 勑下該部仍查先年巡按御史李善所奏詳議事宜責之撫鎮巡按等官親至開原地方相度地宜動調夫馬脩築堡舍建立城垣布置防守其計筭人夫工程應支口糧俱從彼處撫鎮巡按等官從長計議協力舉行臣等又訪得分守遼陽副總兵李景良開原叅將孫繼祖廣寧備禦高擢沉毅有謀威望久著此三

臣者可以任是料理之責必其有成又聞虜人貪入貢之利自願助築邊墻倘乗此機會與之議定邊墻築完許其入貢酌量人馬多寡以酬其勞彼虜酋將踴躍用命矣前此撫按官亦議及此惜甲可乙否一齊衆楚竟爾無成失今不爲後將何及惟 陛下毅然行之則一勞永逸暫費永寧而 朝廷藩籬之固安於泰山矣

一疏通水利以奠民居臣等竊聞水之在地中猶人身之血脉也血脉流通則氣體康强精神

完固少有壅滯則病矣水在地中何以異此竊
見遼東一鎮地方千里其間雖有山海之限沙
鹻之地沮洳下隰不可開墾其餘可耕之地頗
稱沃壤使人力勤於耕作時其疏濬俾水利疏
通不至壅滯則屯糧充實倉庫盈滿軍有餘糧
人有餘積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何往而不可今
平原易地疆界未明平岡深谷地形莫辨旱則
赤地千里一望如焚潦則水流平地漫爲江湖
一遇霖雨則麥田禾畝之中皆爲車轍馬迹之

地連綿百里鏈爲蹊徑瞪目直視束手無策傷
殘稼穡實可寒心習玩既久恬不知恤蓋由潴
洩不時隄備無術故無以資灌溉之利爲旱潦
之備耳至如盤山高平沙嶺三驛地形尤爲高
燥水泉尤爲亢竭居人三五成群坐守一竅泉
脉微細待哺涓流以人之先後爲得水之次第
坐待數刻僅得一瓮時若亢陽作暵則將取水
於數十里之遠然則疏通導引之法誠不可以
不講也臣等看得鎮城及屯堡等處見有低洼

去處水流成迹使少加疏濬或開澗丈餘或横
亘數里相其地宜觀其流泉務使遠近相接大
小相通流入大河不致阻塞則東土之民安得
不謂之樂土乎特以其平地漫坡任其消長少
有霖潦瀰漫泛漲行者不可以涉耕者難於爲
備無怪然矣所以然者良由遼東一鎮多係軍
衛少立有司且無經國遠謀多爲目前近利是
以其視官府如傳舍不復留念也伏望 勅下
該部行令彼處撫按等官責令守巡二道如叅

議高登僉事張九叙廉能素著幹濟有方臣嘗
與之議慨然有任事之志使之親至各城堡去
處坐委能幹官員相視地形高下分別界限中
間又有溝塹可通者務令開濬以時疏導有法
俱引入大河如或河流隔遠難以導引俱令疏
導歸之下流如此則旱有所瀦澇有所洩而東
土之人受 陛下之賜多矣 一議復海運以
貽遠謀臣等嘗聞軍士之命存乎衣食飽煖之
道存乎饋餉轉輸有法軍國攸賴訪得遼東地

運遼塞風土寒薄而帶甲十萬綿花布疋不能自給取辦于山東由登萊海船運送風帆順便一晝夜可達東遼旅順口每年給散布四疋綿花稱是頗得實用近因正德初年該府具奏暫罷令解折色每年給銀八錢置買較之原領本色僅可當半由是布花多高貴之價軍士無飽煖之需夫遼東 朝廷東輔軍士衣食不足何以責其禦捍戎狄乎照得該府原題止為風波損壞船隻勞費營造而不知致覆溺者有故每因空船回府見遼東木植賤多順為貿易且駕使之徒總攝之職不行用心亦或不保殊不知風波之患不獨海運為然而漕河逓年安保無覆溺之虞乎徼羨吹蠹徒取目前之利而不計遼軍之困非至公之見也臣等以為海運之廢與決在今日失今不舉終無可舉之日何也海運道路與漕運不同其中有淺灘暗石可泊不可泊之處難以槩論今幸而去廢運之日未久而諳曉海道之人尚有一二存者過此十年則

其人俱亡雖有海道一經苟不得慣經久練之手陳迹雖存何所指示嘗備訪于巡按御史史褒并苑馬寺卿馮時雍究其利害為國家久遠之圖念遼方苦寒之疾而登萊之海端不可以不通者其見同也況今遼東金復海蓋四衛海島中多有山氓無下數千餘家亦各有船往來登遼貿易度活為生先年逃匿難以拘束近已服屬該衛出納山稅載在版籍可考也就令撑駕官船轉運花布給以脚價編為號數則彼無私通之罪吾有公輸之實軍不為之樂從乎又查得原題 准查造海船而該部執稱正德七年八年暫解折色以後俱是本色布花運送待海船造完布花運到給與本色是海運未盡革也據今已二十四年而船獨未造完乎此皆彼此因循沉沒官吏之弊可勝言乎伏乞 勑下該部查議施行則經濟之餘足食足兵而甲冑之士得免無衣無褐之苦矣

薛文清公從祀議

奏爲從祀眞儒以光　聖治事近該御史楊瞻
奏得仁題前事該禮部覆題奉　聖旨着臣等
人各上議者愚臣知識固陋寡於見聞　天語
下臨豈敢緘默臣謹按前禮部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薛瑄弱冠即知性理之學入仕懋著清修
之節議論平正心術光明歷官中外始終一致
黜無用之虛談爲有本之實學今觀其所著讀
書錄中多自得之論不爲鑿空之言誠士人之
領袖　昭代之醇儒也自　累朝以來諸臣建

議咸請從祀不爲無見論者謂其少有著述無
羽翼聖經之功臣請得而言之夫闡聖賢之祕
於理學未明之先則難爲功衍聖道之傳於理
學既明之後則易爲力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講
明理學發揮已盡後之學者不過守其已明之
說猶方員之準於規矩平直之則於準繩未有
能出其範圍之外者故論諸儒於有唐之前其
傳經之功不可誣論諸儒於有宋之後其釋經
之學在所畧何者創新獨得之見非口傳者所

能襲舊守成之訓雖間出心悟謂之全無所本
則不可也今章逢之士皆知誦法周孔然皆侈
浮誇之習長刻薄之風救其末流正當崇本故
徇名不若責實脩文不若勵行講學不如任道
所以崇基本而隆治化也豈可徒取文藝之華
而畧躬行之實哉或又謂聖門從祀諸賢未有
無功而祀者臣又請得而言之夫孔門之從四
科十賢號稱高弟自冉求宰予而下已不能無
議與夫七十子俱得侑食於廟庭者爲其親受

聖人之教耳況漢唐以來傳經之諸儒其中猶
有可議者乎所謂有功於聖門者謂其有功於
斯道也然道豈易言哉民之彝物之則存之爲
聖賢之德發之爲聖賢之業者是也豈徒事言
語文字之間爲誦說訓詁之習曰道在是乎夫
以身爲教則行有枝葉以言爲教則辭有枝葉
謂著述之富而即信其有功於道臣未敢以爲
然也今使繩趨尺步儒服儒言學則博矣術則
工矣叓考其行則不齒於里閭不信於朋友謂

之見道可不可也若侑食孔庭者必求其如是之人則將使世之所謂賢者但取其著述之富習其口耳之文不求諸身心不察其實行而相率效尤謂古之先賢亦若是而已則亦何益於世道何補於名教其能厭天下之公論服後世之人心哉臣愚以為其人誠賢也雖不必於著述可也其人誠不賢也雖著述之富夫何取焉瑄之為學以體驗為全功以踐履為實地其立朝歷歷有奇節可紀如不求通於當路不謝恩

於私室是其守也辨民妻之冤省餓民之獄是其忠也王振擅權公卿皆下獨瑄不往金英使南京公卿皆餞獨瑄不與曹吉祥之勢公卿皆屈獨瑄不拜是其介也慷慨就獄猶誦讀不廢雖頻顛沛不以死生動其心是其勇也石亨等竊弄威福知事不可為入閣未數月即潔身以去是其幾也至其好學之誠老而不倦其踐履純篤造詣精深故其出處進退之間光明峻潔不以老壯而易其操不以通塞而變其志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蓋庶幾近之是亦孔子之徒也豈末學所可輕議哉是宜褒進之以為世勸使後之學者不為無用之空談而必為有本之實學於世道豈小補哉仰惟　皇上敦崇理學獎進儒臣以瑄之賢而特允其從祀王張斯文實在此舉臣區區一得之愚恐未盡事理伏望　陛下參諸群議斷自　聖心賜之施行錄實行之醇儒作後學之儀矩求至當歸一之論定是非取舍之極使享

祀重典允合公議則右文之治於中興有光而學校之人才亦知所興起矣

雲岡選稿卷之八畢

記

政和范氏祠堂記

事親者生而事之没而祭之葬於墓祭於廟古也祠堂以義起也古乎古者自天子而下至於士其立廟皆有等衰庶人祭於寢報本追遠人心所同者也先王所不廢也古之立廟者祭之於家者也祠堂者家廟意乎禮也亦古也其展親秩祀以嚴孝思一也其實同而名則異矣近

於墓而為之可乎家遠於墓則就家而為之君子與焉取其意無失也墓近於家則就墓而為之君子與焉取其意無失也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所以重本始廣孝敬示民不遺也倍死忘生者仁人所不忍也先王之治天下也要使人皆歸於厚而已耳夫欲人皆歸於厚非寓於思焉不能得也故通天下之情而立天下之典禮者思也情在於思其是也夫繫於思者情之至也人子於親欲盡志而不違欲盡禮而不及必於思焉發之寓思者所以緣情也緣情所以達禮也聖人豈以人情之思足以盡孝抑顧人之所以敦厚而不薄者恒自一念之機而不可遏者也生而相聚没而棄之如途人然泛泛然不相值則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聖人所以貴人情之思也使天下之人皆能思其親又能思其祖則家有遺風國有善俗而天下可平矣孰肯以薄為道乎祠堂之立所以寓思也君子取焉政和范子叙構祠堂於先塋之側塋為

其祖妣葉孺人之墓而其父母附焉叙之言曰吾父母之養未之逮也而終身之哀曷維其已竊於古人之純孝而有志焉故扁曰終慕所以寓思也以明志也於乎范氏子可謂善思矣君子曰思其外不若思其内思其始不若思其終進德脩業者内也立身揚名者終也此思之大者也以是思貽其親則孝親之心益廣矣范氏子其是之務乎嗟夫使范氏之族人皆如叙焉可以勸矣使天下之人皆如范氏焉可以勸矣

范子敘字汝惇學古之道者謁余於京師求爲記其事余遂爲之記

一經堂記

茶陵尹子元夫作一經堂屬余爲之記堂曷爲以一經名扎蓋昭武穆之大訓也余聞之元夫云武穆岳公嘗提兵過茶陵尹氏之先諱彥德者犒其師三日武穆悅甚謂之曰君義士也盍亦以一經訓子孫以遺後人之慶耶後其孫伯正舉進士楊文節公爲之扁一經堂此堂之名

所由立也吾嘗論宋之武臣勇毅而有謀忠孝而知學者武穆一人而已當宋南渡時岌岌矣獨能以身徇國興滅繼絶奮然任天下之重誓與敵爲存亡其精忠炳義直可以質天地而感鬼神雖頻顛沛而其氣不衰觀其送張紫巖之詞至今讀之猶凛凛有生氣可謂備天下之大忠立天下之大節矣使其立朝而秉鈞軸則經綸之業寅亮於中戡定之才贊畫於外將見周彝郜鼎可復返於清廟之中而宋不獨爲偏安之治而已蓋文武之全才也惜乎扼於權姦賫志以没識者恨之或者謂公優於將畧而罕衡之器非其所長者是目論也未見其所試耳以是而論武穆猶陳壽之論孔明耳易之蹇蹇詩之匪懈書之篤棐春秋之復世讐公蓋身體而力行之究其學本六經猶有用之不能盡者而豈獨一經之用乎誦其詩讀其書則當知其人而論其世况親得於口傳面授者之子孫也耶然則覩其訓固當師其名顧其名固當思其義

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史謂公忠孝出於天性此其所學之大者即堂之名以繹求其義用於家則爲孝子矣用於國則爲忠臣矣然則非堂之爲重也得武穆之名之爲重也元夫能繼前人之志振起於久廢之餘可謂繩其祖武而非如作室之乃弗肯堂者矣開諸門闢正路撤去藩籬直覩閫奥徘徊仰止之間寧無惕然而興悠然而感者乎是爲記

雙峯書舍記

徽之山幽奇峭拔以名稱者不下數十績徽邑也邑之西有雙峯焉其一魁岸卓立氣象端重如峩冠法服屹然雲霞之表其一則娟秀靜好冲淡閒雅如冶容靚粧即之可親而遠之可慕如揖如拱如黛如黝天日開霽則萬景獻媚陰雨晦冥則百怪雜沓是雙峯之所兼有也程君立甫書舍在其下面對二峯坐得奇勝蒼屏翠嶂不出指顧之閒煙光嵐色近落軒几如曉雨初霽夕照方流撫景陶情逸興百出盖收雙峯

之景物盡在一室中矣余謂君書舍之立盖不徒騁宴搜恣幽賞而已而義實有所取者易之大畜乾下艮上其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意何也盖天至大之物也山而畜之於中則其所畜者大矣言君子積學之功亦如山之能畜而後可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學而不造於道不要其成得無與隳九仞者類耶詩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於高山之可仰則知景行之當法也山之義不足爲學者取歟故於易之象而知積德之基焉於書之義而得進道之漸焉於詩之詠而得志學之的焉而又端凝鎮定觀其靜焉包荒藏疾觀其量焉蟠礴廣闊得其止焉雄峙域中歷萬古不騫不崩得其久焉君子求端於山而於學也幾矣君嘗偕伯仲而講學於斯以雙峯爲號昔宋儒饒仲元氏亦號爲雙峯得非慕其迹而竊以私淑耶無亦則而效之是以比而同之耳夫學之所務者大而志之所期者遠推而進之雙峯之所造

未極也未大也由雙峯之所造而益進之至於極而大勿自足而畫焉可也不然則局而止耳烏乎同之爲貴雖然君子之道譬如登高必自卑其序則然也君之志其亦與景行之仰者歟其亦務爲畜德而不虧一簣之功者歟信如是則君之所造必有大過人者吾又安能知之吾將陟其巔而盡其勝也已

建陽縣重建儒學記

建陽宋大儒舊邦文獻之傳其來已久學校之

建厥惟舊矣舊址在交溪滸狹隘弗稱宋紹興中移建於護國寺則自朱文公蔡西山二大儒始迄我　明成化癸巳又移於縣治之西隅失前人改建之本意矣至正德癸酉復朱蔡二先生所建之地則自巡按李公如圭始其顛末載於林文安公舊記詳矣嘉靖甲午夏四月大水學宮蕩圯無存六月巡按御史方公涯行部至縣顧教諭章悅訓導陳玠黃濬憮然嘆曰育賢歛才學校攸賴況從吾夫子之教又居大儒之邦顧令其廢壞若此而可乎𢦙與分守恭議歐陽公必進分巡僉事揚公麒協謀新之於是取材於山伐石於野鳩工於衆技役民於農隙資費於寺租諸藝並興公私無擾令知縣朱默綜理其事於門之外作泮池於堂之後建尊經閣於殿之後建啓聖祠其右則立講經堂翼以號舍四十楹其西則習射之圃學門之外逼近溪水石欄其外以捍護之倉庫庖湢之屬秩然具備興工於仲冬己酉逾月而落成計其費千緡

蓋其備之有素故作之匪艱而成之易易也於是吾夫子之宮煥然如日之中天而莫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矣諸君起廢之功顧不偉𢦙余惟春秋於延廐南門雉門兩觀之類凡有興作皆謹而書之譏其失時而疲心於守國之末務也其有不可已者聖人得無取焉夫為治以求賢為務得賢以養士為先學校養士之地治化之首事也可謂國之末務也乎𢦙魯僖公之脩泮宮國人頌之是以國之大政大教急所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士之生是邦者其師資之道夫豈待於外而得之𢦙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今天下之善士萃於一鄉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諸士子誦其詩讀其書尚論古人之心於千百載之上則所謂尚友之志不出於其鄉而得之固不必遠有所慕而他有所求也昔宋盛時稱濂洛關閩之學而吾閩為最盛

安知百世之後無復有斯人出任斯道者耶道固無遠近古今之異也神而明之存乎人耳今道固在也學固在也由濂洛關閩而鄒魯洙泗以鳴我　國家文明之盛司教化者不能無望焉諸士子尚勗之哉尚勗之哉

富陽縣重脩儒學記

養士於學校古也古先聖王莫不務焉我　國家當戎馬倥傯之餘即立學校設科目以羅賢才維持治道其敦教化急先務貽謀之遠其意

至矣富陽縣舊有儒學創自　國初至弘治初稍移於西歷有年歲然以其地臨大江之濆每洪水泛漲輒被淹沒重以風雨震凌齋廡垣墻悉就傾圮門堂廟寢至不可支嘉靖九年杭州推官劉君商霖見之憮然曰學校之地鞠為榛莽將何以秉虔妥靈以率先多士是吾責也與教諭陳朝規氏謀新之申其議於巡按御史李君子健提學副使汪君希周皆曰吾責也於是議者欲緣是改遷於小隱山之陽山有葬地必夷人之墓而後可衆言蝟興淆不可制問之則曰科第之利也諸君瞿然曰脩學校而至於夷人之墓為之吾弗忍矣孰有如仍舊之善者乃復議於李君君曰然亟行之無改圖焉下其議於知府晏君存仁命劉君經畫之議定巡按御史王君行之繼至議亦協遂命富陽主簿古璇督理之知縣方君舟責成之費公帑九百餘緡乃仍其舊址而崇之高四尺移文廟於前十六丈翼以兩廡樹以戟門門之左右立名宦鄉賢

二祠前鑿小池石梁其上又前而為櫺星石門門之前貿民居而闢之俯臨大江立石表於江涘表曰仰聖興賢示敬道也下聯石級廣二丈有六長倍之有半便登舟也左建儒學大門進為聚英之門又進而為樂育之門又進而為明倫堂堂之左右建興賢達道二齋堂之後創敬一亭亭之東有隙地闢為射圃亭其中曰觀德東西立號房二十楹以至庫廚庖湢倉舍之屬各有定所繚以周垣規制大備矣粤十二年冬

僉事林君汝雨又議建啓聖公祠於文廟之後次年春巡按御史張君原禮適來視學以名宦鄉賢制度狹小不規於禮復改建二祠於明倫堂之右分巡僉事焦君伯升於觀德亭之前建一鑑亭於方塘之上示遊息之方也而綜理其事者則知縣王君惟孝有力焉經始於十年八月而迄工於十三年九月先後四年得底成績固斯學師生之遭亦吾道之一快也今夫釋老之宮滿天下一有壞墮守其敎者尚殫心力窮

晝夜以營之懼其廢也況從吾夫子之敎者於不急之務不憚其難顧於養士之地視其毀敗恬不知恤亦獨何心哉諸君之舉可謂有功於名敎誠可書矣詩斯干極言作室得臨水面山之勝而是學南俯會江之瀠洄北枕小隱之倚伏觀山巍峩於其東鹿山蹲踞於其西則詩人所稱之勝兼而有之矣靈臺之詩極言文王之樂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至思齊之篇推本其德則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夫是學既成矣

鼓舞作新之化非司敎化者之所當講乎夫科第有無不必論而聖人之所以爲敎吾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在乎道而已矣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今之所謂學者繩趨尺步慕堯道孔雖曰學聖人之道而其心乃至欺天罔人無所不至其名似是其行則非甚至攘人之有而樹已名併其終身所當誦法者而失之迹其心術之微已自陷於不善之歸爲已爲人之分義利取

舍之間已不能辨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也然則心術之間其可以不謹乎敎諭陳君吾師也以書來曰子其爲我記之併可以爲士子進學之勸者毋靳一言卿不敏學未聞道顧以今之論者皆曰士莫先於辨學術嗚呼學術之病也久矣王介甫何人也彼非科目之英歟亦非不學吾夫子之道者而其所爲乃若此雖然於學術何病焉故曰學莫先於正心術正心術者定志之謂也志定則不牽於功名不徇於異同不

汩於詞章聞必正言行必正道其未用則以此學淑諸己而開不絕之傳其既用則以此學推諸人而垂無已之澤此則先王設學立教之本意而諸君所以惓惓樂與諸士子之有成也

重脩閩清縣治記

閩清於福州為屬縣於會省為西北隅本候官縣梅溪場舊地王審知入閩始陞為縣宋大中祥符初縣令史溫始建廨宇熙寧淳熙寶祐之中蕩于洪水厄于兵燹歷徐絳朱啓胡持數令

先後創理之自此以後興廢廢興不可詳考矣國朝洪武間主簿鄭本始構廳署而聽政正統景泰之間屢經兵火嘉靖四年縣令彭珥移舊址而改建之自後為令者相繼以故去於是議者皆咎其正子午之位故不利於茲土者至十三年巡按御史方公涯振廢舉遺百度以貞大懼斯邑之不稱無以表率于下乃與方伯屠公僑王公浚分守叅議胡公松憲長徐公乾憲副沈公教分巡僉憲陳公逅僉同其議命知府胡

公有恒同知朱君世忠通判陳君璕姚君一和經理其費事方舉行而御史白公賁繼至乃申前謀急所先務命知縣王珊督責其成度其地宜正厥方位門堂廨宇房舍倉庫秩然一新於是山峙水流迴奇獻秀煥然為一方之巨鎮而瞻仰者改觀矣或曰易方奠居固為政者之急務乎則應之曰昔先王疆理天下固非如後世陰陽家趨避之說然其體國經野辨方正位未嘗不審夫山川之寒煖燥濕而茫無所擇也禮

司空執度度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是掌邦土居民材之大法也詩稱公劉之營豳邑而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然則向背寒煖之宜水泉灌溉之利固為政者之所必講自生民以來未之有改也則茲邑之建非作無益者比矣抑吾猶有說焉子產為政於鄭民歌之者懼其無以嗣之言創始者固難而守成者亦不易也諸君子惓惓改建之意無非以為民也而令斯邑者顧可偃然於民上而徒勞

百姓之奉已耶是故觀門堂則思爲通達之政觀倉庫則思爲出納之政觀土木則思爲撙節之政觀財力則思爲愛惠之政晝坐於堂夜臥於室思之思之無一人非吾所當愛無一事非吾所當爲如是則所施者必實惠所行者必實政矣夫然後則於爲上爲下俱得其職而於諸君子改建之意其克有濟也哉是役也工者梓者九旬而畢版者圬者五旬而畢髹者治者三旬而畢凡費公帑五百餘緡事成之亟而工不

告勞役以其時而民不告病費出於公而財不告匱任其事者又能奉行美意以其費之餘致力於學而脩飾之學成別有記茲故不及云

及第樓記

樓以及第名重科目之選增學校之光也曷爲名之也爲固安楊君兄弟而作也樓舊在徐州儒學射圃之北其先公任州學正訓其二子讀書之處後其伯氏英甫君登嘉靖丙戌及第仲氏達甫君登正德辛巳及第兄弟並顯巍科爲時所榮於是人皆稱之曰及第之樓斯樓之所以名也維時憲副宋君元圭備兵于徐以其事請於巡按御史蘇君允吉可之提學御史聞人君邦正乃大書揭於樓楣適卿挐舟北上過彭城邦正以書至曰奇遇也不可以不會乃約審刑秋官張君督儲地官張君治洪冬官馬君暨宋君偕至序坐於樓中觀諸生習射於觀德之圃舒舒與與周旋於禮度之間蓋嘉會也相顧而歎曰美哉聚衣冠之美而雍容於尊俎之樂

眞奇遇也不可以不記屬筆於卿以紀其成卿竊惟亭臺樓閣之勝每因人而后傳豈惟人之榮雖山川亦與有光焉斯樓也與講堂學舍等耳自楊君兄弟登第之後而斯樓與人並稱若南陽之廬西蜀之亭足以表當時而名來世世皆喜談而樂道之謂亭臺樓閣之勝不由人乎哉且其聯芳趾美出於同氣求之一省一郡不可常得者乃萃於一門顧不爲奇乎則於養賢育才之地亦可謂遇矣將使後之人指而言曰

玆地也其所曾藏脩遊息之處也是不爲科目之重學校之光乎昔宋陳堯叟兄弟常讀書南巖後三子名位俱顯赫然於時後之人爲之扁其堂命之曰紫薇亭然觀其人論其世或不足以深厭天下之望楊君兄弟與時動業之所就當爲過之則其所以爲學校之光者又不止科目之選而已也是舉也可以風矣吾聞彭城踵覇俗之餘民皆競趨於戰鬭兵戈之習材武之雄鮮知文教自昔然矣迺今冠裳文物之美日

涵泳於　聖明禮樂之化又得諸君作新之功他日人才輩出得無有追思而繼其美者乎是可以風矣是可以風矣

翠屛山記

余初有使朝鮮之　命即聞圭峯董公曾作蒼秀山記知玆山之勝思尋一遊雖未至其地已寤寐神交之矣二月下旬與給事吳君子醇渡江而東三月四日至安城午餉行十餘里即物色其地遥見一山㟁峷參天環列如屛晴嵐蒼翠上連雲氣周廻數里秀麗可愛指而問譯者曰斯蒼秀山乎譯者曰非也促輿人行數十武則見前所指山與馬首正相向時午陰方凉近山之麓窪而爲溪樹木陰翳蘿薜蒙茸清泉流其下汩汩有聲流沫拂巖石間如瓊珠玉屑濕行人衣再行十數武渡一小橋譯者曰斯蒼秀山也則見前所指山巍然雄峙其左而蒼秀山拔出其右與之夾峙群峯突兀四出如千兵萬騎至是乃拱揖跧伏若退讓而不敢攙越者此

山則若珮玉冠冕正人君子其森嚴端重之勢可仰而不可攀亦一美觀也余因與吳君徒行數步讀董公所製碑下視水濵則鄭判書李觀察已設幙水次乃渡葦橋至山下觀石罅流泉從巖下出乃館伴命人所鑿者泉噴迸如珠玉作絲竹聲其清可掬中有茂草滴翠如雨蒼苔蔦蘿斑斑巖石上循溪行數步掬泉而飲之溪之涯有魚罾亦判書所編以爲樂者取魚縱之觀其自逸須臾聞呼號聲震山谷見獵騎奔馳

而下山之人緣崖如獼猴狀不減攀巖吹笛之趣雉飛狂奔原野急投於水鷹亦隨之如此者連獲數雉麞帶箭及手格者三焉曳之至前不忍其觳觫戒勿殺乃濱水席地而坐燒觴飲數酌余因指前山問判書曰有名乎對曰未也竊惟山川草木麗地之文名泉深谷懸崖絕壁何地無之顧其出於通塗名郡騷人墨客遊詠其間後之好事者循轍踵至遂以名天下乃若窮鄉下邑足跡所不及雖天地靈氣之所鍾而泯

沒無聞者不爲寡矣況當海隅日出之域賢士君子之由上國而至者不可常得其名之不彰無怪然矣玆山奇峭雖不及蒼秀而尊巖端重各得其勝不害於並立也蒼秀之名得董公而顯顧余何人敢爲玆山增重乎然余雖不敢望董公而玆山之遊實自余始且又得吾儕賸詠其上而樂之斯亦山之幸也自余二人旣遊之後繼是而來者又可常得乎是則雖山川亦有幸不幸焉酒數行但見斜陽在山草木弄影山翠蓊鬱儼如石屏乃移席倚屏而坐吟嘯春風肩輿促行抵寶山而宿異時西還尚擬策杖其巔無得二山之勝而諸峯盡在吾下風則庶乎不負於此山山之靈將必以余爲知己矣因名之曰翠屏山

東遊記

余與給事吳君渡鴨綠江西歸至江岸則副總兵李子已整兵而待請曰此去數舍爲九連城夾江有支流可遊公等數月驅馳外國曷不一

節其力乎從之至則聯三舟設幕其上餘小舟數十分布遠近如落落之星舟皆刳木爲之大可坐六七人小者二三人投網于江往來上下得鮎魚數尾時驟雨初霽山色開媚方回舟而斜陽在山矣是晚宿于屯家翌日戒裝西行距湯站二十里有湯泉時方漸暑塵埃遍體皆喜就浴守堡官韓承慶構屋於池上爲楹三間椽㡳塗塈若父築者旁有泉自西北來盤繞爲九曲與湯泉分派合流炎涼不相混因共歎造化

之妙泉之濵設二帳房鑿木尺許爲小舟二十餘每舟竪一旗於上各書一字放流於泉隨其自泛測得其字者獲勝筭焉復插柳枝泉中爲橋門三道舟遊其中入者爲雋殊爲樂事賞心之助稍北以雜彩爲亭可坐三人草木奇蔭垂柳拂冠纓極爲蒼鬱亭之前稍窪下泉水注之頗寛廣剪彩爲蓮花雜布水中紅緑相間望之若雲錦晩則注油其中燃之燈光與水光相映隔岸放煙火彩障樓臺儼如江南元夕之景皆

承慶爲之漏下十刻抵湯站堡而宿翌日早戒行十餘里至鳳凰故城城皆高山壁立其最高處有不平者則聯絡築爲石城以補其闕其中平衍如昔人溝塹田廬之所周圍可十里許相傳爲唐太宗征遼駐驆之地余等由南門入至其北路僅一綫馬不可行步而進直陟其巓乃坐於城口石上酒數巡顧視諸峯峻削斜下若鳳翼然有小鳥鳴于榆樹其聲嚶嚶啄榆錢以食去而復來徘徊久之日午至一小寺寺有石

上刻開州草場四至之處乃元時地界磨剔苔蘚細認其字先是余等未至李子前驅獲一熊其首如豕掌有五爪狀甚悍猛遂剔之以享從行軍士寺前有石如伏象龍津題曰象石西有石巖余題曰攢雲巖不覺日西斜矣相與題名于石以識歳月乗馬而行至鳳凰城而宿至遼陽諸君約遊千山山在南郊外四十餘里其寺之知名者曰祖越曰龍泉曰中會曰大安曰香巖祖越爲最勝峯有三台海螺玉屏亭有一覽

石有太極諸景環於前如拱如揖不可名狀佛殿之上有千佛閣西有巨石石下有泉方廣尺餘深數寸冬夏不竭禪榻上有石巖巖上有觀音堂傍有雪洞僅容一人坐卧上有羅漢洞深三丈許望群山如獼猴狀奇奇怪怪極幽邃時同遊有太僕分守副總兵諸君明早遊龍泉寺寺亦有羅漢洞歳久頽廢崩石遮道不可登矣有泉從石罅出奔流而下僧以木爲槽引給一寺乃環泉而坐摘花瓣泛流水良久而苑馬焉

君自盖州來至晚復宿祖越次早遊中會副總兵辭去三都司來天方微雨寺狹不能容乃冒雨之大安将至二里餘忽開齊路傍有石高數尺設席其上余八人環坐飲半酣騎而行路甚高峻僅容一騎望塊蓋諸峯卓立天中最為奇特至半里愈高峻不可登及至寺則山形漸開備見諸峯形勝觀音唐帽諸石峙立于左余等已疲倦即就寝次早由殿西登羅漢洞洞比祖越尤高峻深亦倍之坐飲良久微雨復至頃刻

之間陰晴數易見煙雲在下崖石在上風雨霏霏俱為奇景俯視但一氣耳須臾雨止余與給舍李太僕由洞西上望城岡覩遼陽城如彈丸頃之劉陳二都閫亦至而諸君不能從也岡之上有石巖余四人陟其巔見長虹分為三道斜挂山腰不知身在千仞之上矣真奇觀也翌日遊香巖寺寺左右有二塔有一柱峯其左傍有仙人臺臺乃山之絶頂余等倦不能登從者登之至其上皆股栗上刻八仙及棋盤護以石欄

中門有二仙童為閽至午而返抵鎮城将二鼓矣題名于大安祖越二洞以識遊云越三日學職諸幕官請遊駱駝洞洞在城東二十餘里石徑如線其上高山壁立日久剝削勢欲墜落旁有石大如豕寺僧云往年巖上墮下者臨懸崖有缺處以木架其上填土補之少失足則入千仞之谷矣有觀音堂羅漢洞諸處其最高者為僧居皆穴石為之同登者苑馬太僕副總兵六人高分守候于山之下而三都閫不與焉泛舟

而歸令漁人投網于河得巨鯿烹之甚美中流高山峻崖環列如障皆相顧而言曰此何讓於赤壁乎蓋其石色皆紫赤中空洞窪入水擊搏有聲其半崖鷹隼為巣於其上樹木虬盤樵者罕至斯遊也殊可樂云西歸至三岔河高分守李副總兵皆從請曰邊墻咫尺夷夏攸分請乗舟一觀之余四人乗舟未數武即外境矣舟行安流水波不與一望皆蘆葦忽聞鳴鶴聲仰顧則見二白鶴盤旋空中給舍曰此下必有鶴巣

試令人覘之或可得乎一軍士聞命甚勇舟人皆以爲此地淖泥多恐不能至須臾聞薄叢聲其手若有所挾者近視之得四雛鶴羽毛精潔可愛乃命畜之然實奇事不可常得也得之且奇矣至廣寧西溪樂山恒齋諸君請遊醫巫閭之觀音閣出西關不及十里望半山流泉飛灑空中聲潺潺而下易便服而行至懸巖下泉從山洞出數十丈至巖前散爲珠簾中實空洞如側舟之狀仰視臺殿僧舍皆巖戴之雖奇可駭

也憇小亭讀西溪所爲詩起而步百數武至一石門儼如小洞僅容一人中頗寬廣相傳昔人避兵于此正北有小亭亭之前倚山築爲平地中有一穴即半山流泉所出處也乃憇于亭上由西登石階數十級再循東而上有佛堂延佇東北見山絶高處其上有臺殿舊址指問寺僧僧對曰此元時故佛殿也視此尤高峻余俯視之則所憇亭瞠乎下矣亭之左側有巨石高聳上爲石門以入其上皆僧居復行數十步疊二

巨石爲高峯峯之半有小巖中空洞如一掌可見天光復緣石階而上乃至高峯處上有小閣爲觀音像於中下視諸山皆如培塿高峻不可久立因歎世人之好事者冥搜玄覽何處不至然在山下視之此閣實在半山其上更有最高處不知曾有至之者否羣峯挿立如筆如劍聯絡不斷真鎮山也至寧遠城南三里有湯泉張僉憲李守備請遊其地泉分爲二池其第一池則爲樓於其上六角玲瓏綴以風鈴湯熱可烹

鮮居人賴之亭午至望海寺三面臨海一僧耕山田自給於勢利若無與也余等坐幙中初皆苦熱須臾遍體皆冷氣矣酒酣乃相與至海濱巨石上連進大爵風濤驟至浪花激石見星始散距湯泉五里云至前屯衛衛有二古松一差小一大者蔭之遠望儼若雌雄其旁枝連理不知其首尾所合也入山海呂峪野王政請登鎮東樓樓爲東北巨觀登之可望海西南指觀海亭隱隱可見亭在海涯東行時曾觴詠其上余

來往蓋三登斯樓云

後樂堂記

同年戴子獻之作堂於其第扁之曰後樂蓋取范文正公記岳陽樓之語以自名其志者也堂之後有軒曰望雲軒之上有樓曰養拙獻之旣自記之矣乃以名堂之義屬予記之予惟戴子席其先大夫之業起家進士　天子擢置諫垣爲耳目之官方將糾邪弼違以任天下之責明目張膽以論天下之事蹇蹇匪躬諤諤自信有

天下之隱憂焉而何暇於樂乎哉非惟無暇於樂將且惕然靡寧之不暇矣然有說焉以樂爲後蓋先其憂者也此戴子之志也凡人之情有所假於外而狥夫物者皆非其至者也憂樂之以己也斯其至者乎非其至者也惟無所假於外而能不以己者乃情之至者也憂不以己以天下憂之至也樂不以己以天下樂之至也惟能先天下之憂而後能樂天下之樂戴子之意或者有在於是乎雖然道在我者也則無適而非所樂位在外者也則無適而非所憂君子豈以在外之憂而易其在我之樂哉獻之居諫垣屢進讜言不以夷險而易其守道之志乃者以諫南幸　天子下之獄落職補外茲行也方抱江湖之慮者登斯堂而嗒焉其憂其樂必能自得之而何待予言哉若曰嘯風月而盟泉石友麋鹿而棲林巒則雖樂而非戴子之志也戴子作而曰吾志也請以是言記吾堂

泊頭鎭新立董子書院記

距交河縣五十餘里地曰泊頭乃北通京師一巨鎭夾河而居者萬家軍民雜沓商賈輻輳士之寓是地者不下百十餘人至僦僧舍道院以居雜闤闠而混喧囂逐聲華而狥蕩靡士之不能專心致志於學者其居使之然也陜西苑馬寺卿彤山馮公時雍時致政於家諸生皆樂從之遊日與諸生相講習慨然曰學以靜爲主猶工之居肆成事也諸葛武侯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工猶居肆

矣士無寧居可乎於是捐田一十二畝創立書院以景州爲古條縣之地漢儒董子之所自出也乃立祠堂三楹以祀董子又立講堂五楹學舍二十楹以居諸生爲正業居學之地凡湢浴庖廚之舍畢具焉既又爲之請於巡撫都御史周公金取本鎮私稅無碍之費以助之周公是其舉也允之仍令有司編役督視以垂永久其地距鎮七里東瀕運河西據高壠址接佛寺南近農畝鷄犬不聞人跡罕到公乃率諸生拜於

祠下且揭其遺言於壁依白鹿之規先之以身心之學次之以科舉之學行有餘力則相與考論瓊臺儀節而習行之諸生乃得脫凡近以遊高明避喧囂而尚寧靜祛蕩靡而趨忠質駸駸乎有鄒魯之遺風矣卿嘗考漢之諸儒惟董子爲最粹其正義明道之訓誠爲萬古學術之的惜乎不得盡用其學而止於膠西之相主父之計一售即奉身而退如鴻冥鳳翥於霄漢之上有非網弋之可羅致者其見可謂卓矣學者誠

能以是爲法則所養既純所見既定所習既專所守既正他日效用進而淑人則不辱於國退而脩己則不辱其身而自不至於他岐之惑矣公之所以淑諸生者如此其意不亦遠乎公遭值 聖明以臺諫交章論薦由苑馬再徵官至福建左布政使一值阻尼即乞身辭職蓋亦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是可以風諸生矣孟子曰賢者之於人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非公之謂耶公又有日課

之條有學田之舉將繼是次第而請於當事者則其嘉惠後學之心其有窮乎學者尚當體公之心而守其教務崇實學以究實用毋徒尚虛名爲也是爲記

寶文書院記

少師大學士桂洲夏公謝內閣之政得請而歸建書院於賜第之西扁之曰寶文曷取於寶文也方公之在諫議也 皇上銳志中興力行古道上嘉成周禮樂之化以追復隆古之盛顧在

廷左右之臣鮮有當　帝心者獨公以卓識先謀首倡四郊之議繼進親蠶之疏克協　上意皆蒙嘉納見之施行彬彬乎太平文物之盛矣當是時即屬意大用之降　勑褒勵其制詞若曰成王爲有周一代英賢之君周公猶拳拳以無逸之言告朕何人也斯實爾之力焉則知公之在諫垣　朝廷固以周公事業期之矣旣而由都諫陟翰院轉宮詹爲講官尤能盡心啓沃於前代興衰治亂之故歷歷開陳有朝夕納誨之勤焉一日講讀漢書論漢之平勃諸臣明白剴切默契淵衷欣然聽納著闡講篇以褒諭之堂之建也以闡講名其義蓋取諸此堂之後建亭恭勒　上所賜二勑碑于亭中曰御製亭睿藻天葩光回於雲漢　帝眖昭矣亭之兩翼左祠文公先生右祠先少師象峯公崇正學明家教重本也又旁爲兩齋東扁曰王佐真才西扁曰聖門實學取制詞中語爲之繞以周垣飾以巨榜巍巍乎一郡之雄觀矣惟我　皇上光膺

寶曆睿謨旁燭玄機要妙鬼神莫窺呼吸之閒神變不測至於宸章清閒日無停晷非公之周旋左右酬應如響其能動協機宜允符　皇志以匡弼光明正大之業於贊襄密勿之閒哉以故不數年閒擢居黃閣位極人臣恩寵鮮儷以身繫天下之安危者十餘年遠至四夷朝貢之使亦莫不聞公姓名而問及起居夫豈偶然哉蓋本公之碩學宿望有以致之也今年夏卿賜告南還謁公於寓舍飲於丹桂之堂泛舟於白鶴之園拉卿同過書院公時方鳩工聚材指而謂卿曰斯堂也斯亭也子其謂我記之卿曰諾謹爲次其顛末如此不惟詔公之子孫且以詔公之鄉人知公一時君臣同遊之盛相遇之難俾世世有所考焉

松溪縣改建儒學記

三代而上政教出於一故其治純三代而下政教出於二故其治雜純則與治同道其極也罔不興雜則與亂同事其極也罔不亡故治天下

者在於審所尚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者其所以趨之者異也我 明之興汛掃六合革胡元腥膻之俗當干戈甫定之餘而未嘗廢庠序絃誦之聲敷政於敎立學校以育人才寓敎於政設科目以羅賢俊政亦敎敎亦政其治一也百餘年來道洽政治與三代並隆有由然矣松溪自宋開寶始有邑即建學於縣治之東歷景祐乾道至我 朝正德間廢而興興而廢者屢矣嘉靖丁亥邑人惑於陰陽家之

說因晉載寺廢基而改建之士心弗協賢綢久虛固氣數之適然而咸歸咎於改作之過也乙巳十月燬於火衆議僉華柯公喬僉事南江戴公鯨巡歷茲邑相與謀曰衆志欲仍舊而新學燬矣其殆數歟苟利於一邑凡可以便民者吾猶興之况士乎苟便於吾民雖事之小者吾猶當之况其大者乎今事關學校之急而議協庶言之公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因舊址而更新之於事體爲便議既協謀諸御史趙公應祥惟允

乃擇日庀事傭工聚材迺疆迺理爰究爰度總其役於知府事錢君嵘而縣尹陳子璇實監督之凡廟堂齋廡庫廚庖廩之類務廣舊制而加飭焉崇其垣墻潔其俎豆塗塈黝堊併力趨事枝者呈其能藝者獻其巧役者任其勞以邑民之紀董其成以公帑之財充其費興工於是年十二月迄事於丙午之九月既落成南江戴公遣諸生陳應祥造余於瓊河山堂徵言以爲記且以書來曰是養士之基也曷作之趨以倡之

俾無迷於所從以欽厥止余鄙人也昔嘗從事於太學而知所趨矣尚何言抑惟古人作率興事固未嘗規規於陰陽家拘忌之說然觀斯干之詩拳拳臨水面山之勝則流泉向背之宜亦興建不可以不之講者斯學既復舊矣而蹲獅湛盧之雄拱揖前後雙溪虎頭之勝環繞西東即物理以驗人情得無有興者乎魯僖公之作泮宫也國人頌之且致祝焉謂其知急先務也諸君子當建置之時而能以政敎爲急可謂知

所先務矣余聞建爲文公過化之鄉松雖小邑而士得親炙文公之教在宋時人才最盛諸士生當熙洽之運同被吾夫子之教又居近夫賢之鄉其得無興起於斯道者乎吾夫子之道豈他求耶載在六經脩之爲五常行之爲五倫形之爲五事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師以是爲職士以是爲學脩之於己則學無異術業無異志達之於人則國無異政家無異俗以光我天子文明之化政教合一之治道德一而風俗同民咸曰休耶是諸君子建設學校之本意也其或儒名墨行竊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斯則吾政教之蠹斥而遠之惟恐其不速將焉用之是舉也縣之民如陳騰等凡若干人均於是役有勞者也各具於碑陰

金紫山房記

蜀之山水名天下見於李太白杜子美諸名賢之所歌詠者屢矣廣安順慶之屬州也其山水尤稱奇特篆江姜公於州治之北隅得古壞焉曰紫荊山東環篆水西倚秀屏址拱龍市樓南朝霄漢閣居處幽僻不通市塵樹木茂盛泉石芳潔清風日至白鶴時來下有蘆竹溪涵泓停蓄土脉豐潤山腰有臺臺有昔人居址漫爲平陸可亭可棲於是築室其上以藏古今書畫率諸子與二三同志講習其中扁其門曰金紫山房對鶴有堂賞幽有亭太極有軒凌虛有閣諸景備矣屬記於予予於是深慶物之有所遭也夫天下之知名山水何可數也使其不遇縉紳賢士夫以表微焉則與丘垤等耳高人逸士每每於深山窮谷得異觀焉千百世之下徒爲知者之一慨洙泗以孔雲谷以朱遂甲天下豈山水之能獨勝耶存乎其人耳攬芳丘擇佳勝靜而憩之息而遊之玆山之勝可撫而有也浮嵐蒼翠軒几可憑山月江雲日親衽席於岳之峙吾得其靜焉於川之流吾得其動焉於鳶飛魚躍吾得其上下之察焉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具於是山房之中矣又

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公之意蓋率諸子以遵養俟時之義歟公名恩字君錫由嘉靖癸未進士今爲福建左布政使所歷咸有善政二子台吉先後領鄉薦蓋克世其家云

雲岡選稿卷之九畢

雲岡選稿卷之十

序

贈倪汝公尹永嘉序

浙東南大藩也永嘉之地爲溫州屬邑居浙之下流其地崇山大谷聯亘甌越襟江帶湖浮瀁通于海地有山水之奇是以氣之所鍾磅礴蘊積而不散其民瀕於海則有勁悍健鬭之習地氣使然也乃若士之生其間者獨得乎清淑秀拔之氣何其仕於朝者衽袂相接也故今稱人文之盛者以浙爲最焉倪君汝公以進士拜命玆邑人皆謂君之難於行也謂其民之勁鬭力弗克施也謂士之吏於浙者率多科甲之英才弗克究也力弗克施以盤錯之節不可以易理才弗克究是執藝於公輸之門者難爲巧也故凡官於浙者率號爲難治是以謂倪君之難於玆行也予謂不然方今　聖天子重守令之選念今天下之供億煩擾民力疲勞也於名邦大邑必慎擇其能且廉者授之每歲　詔公卿各

舉所知責以治效毋殃于民蓋重民牧也任是責者而又奚擇於土地之難易邪夫今之所謂難治者由自處以難是以難之耳君子之治民猶治水也順其勢而導之則下流奔注爲江爲淮爲河爲海惟其所之苟逆其性之所趨則洚洞無涯衝潰四出將有割裂之憂吾見懷山襄陵之勢必非智巧之所能排者雖搏擊之亦不勝矣治民之道何以異此故程伯子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舍而之於險阻則

不足以言智矣吾嘗以是觀世之爲吏者以驗諸民情辨一物之公則譽流也行一政之善則聲溥也苟得其道而服其心雖巧詐而猛悍者弗敢妨也謂順道之足以感人也非歟是故以順行之而得其道焉則天下可爲也不以順行之而不得其道焉雖一邑不可爲也一邑之近且小者猶不可爲而況於郡國天下之大且遠哉進而得位觀其始也吾於君之始進將徵諸順以俟其成也已於其行鄉之士夫咸徵予言爲贈予是以序之

送王懋中尹蕪湖序

連江王子懋中登進士觀都臺政期月拜蕪湖令毛子道鳴謂龔子曰凡吾同鄉之第者率多外補其得以朝夕繼見者僅數人耳今王子與吾同遊久處情方密而且親也茲又行矣其僅合者夫固終離也乎龔子曰此王子之志也昔王子嘗謂余曰今之入選於吏部者惟恐不得內選吾得試外職吾之幸矣余應之曰胡子之

見與人殊哉曰吾有親且老欲便於養南北脩阻勢且難之吾之幸於外職者將以行吾志也內外勞逸之差吾又何與焉是則王子之志也吾觀王子深沉重厚平易洞達口無過言色無慼儀行無過舉值茲明試必能守其官政是用乂將沛然以順應可計其奏功矣夫由實應文不飾詐以釣譽世之良吏若茲鮮矣以儒飾吏繩夙弊以歸於中世之爲吏者吾見亦罕矣俗吏虛文天下之積弊也然今之稱能吏者率以

賦役爲勞不以惠保爲德徒知督責爲急不以化道爲功上之所以令乎下下之所以承乎上率由此而已矣茲二弊者王子其知免夫夫由縣而上有州焉由州而上有府焉由府而上有藩臬之司焉所設不一其官所司不一其事縣有丞有尉而惟令得以專之州府有佐有貳而惟守得以專之藩臬有副有屬而惟伯長得以專之令之於守守之於使其位不同而得以專其任一也令專一邑則若州與府以至藩伯臬

長皆承而行之以親於民其職重其任專是可以位卑且狹而忽之哉夫王子口無過言則施之政者無慢令色無過儀則莅乎下者無惰容行無過舉則守乎官者無曠職令不慢則人信矣容不惰則民敬矣職不曠則事舉矣於是乎弘寬恤之政則困者逸舒鬱滯之情則塞者通溥愛惠之仁則貧者富乎輯睦之治則危者安率是而行之吾見蕪湖之一邑頌聲而歌化者將爲考城之鸞中牟之雉穎川之鳳凰神雀也已若此者其古循吏乎其古循吏乎毛子聞之愀然而作曰斯言也其不忘箴儆之義乎請書以爲序以規於王子

送林汝雨主事之九江序

天下鈔關有八而九江居其一蓋榷商之所也司徒部必擇其屬之廉勤公正者職之歲一易焉歲庚寅先事者以遷去林子汝雨往代之同館友楊子英甫歐子崇亨鄺子子京郭子子愚余子子忱屠子文升趙子景仁相率執觴豆追

送於河之滸余亦與焉林子蹙然曰吾茲行也厥惟艱哉財賦之所聚也錢穀之所司也吾不得人人而悅之也夫民之口甚於潰川也吾主之必增茲多口矣厥惟艱哉余聞之曰吁異哉吾聞文王之政也關譏而不征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是先王之制也通商惠工以來遠人是先王之教也國家關而征之蓋倣古人算舟之法取於商之意也夫國資於商取商之所貲以益

於國民鮮有不病者矣雖然與其多取之商而足國也孰若寬商以益國也所謂益國者下情達而不怨上用足而不匱之道也上下交則財用足矣夫已必自制廼能制人而人之制於我者必視夫我之自制與否何如也不能自制而徒欲人之皆制於我者無之是故謹出入之度爲嚴內外之防爲稽虛實之數爲定中正之制爲嚴隱漏之罰爲度謹則籍可稽矣防嚴則令可信矣數稽則弊可袪矣制定則法可守矣罰

嚴則奸可息矣行此五者則下不至於病商上不至於病國矣君子謂茲法也於其中而求所以節之則庶乎其可也必竭澤而取盈焉民不堪矣外此而有耗焉者可乎哉可乎哉諸子聞之曰子之言厥有旨哉雖以贈林子可也遂書之

壽陳少尹序

少尹陳君致政而歸六年矣隱几山林垂綸烟水陶然以樂蓋與造物者游也嘉靖戊子壽六旬有五其子謙葦繪松鶴之圖以爲壽而請予文以爲贈昭其慶也予於陳君雅有親故能無言乎夫松其幹直其本固其節凌霜雪而不彫積而至千年之久其氣聚而不散則爲苓爲珀古謂松栢之茂隆冬不衰松乃植物之最壽者也世謂鶴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吐故納新得養生之法焉鶴乃飛物之最壽者也君雖以他途而致名

位然容止簡朴語言敦篤殆古所謂儒而吏者廼子謙葦亦克脩前業以大厥家迨其歸休又得以優游於林泉木石之勝以頤其暮年蓋壽而且得其樂於夫人之所不可必得者君得而享之可謂逆天之休而福履綏之矣其即松鶴之貞其幹宏其聲以永其年者邪雖然松之所以壽者茂長於深山叢谷之中而滋息之機妙鶴之所以壽者高翔於雲漢林壑之外而飲啄之動時是皆以靜得之者也靜故能壽使其秉

之斧斤甘於豢養其不傷以仆者無幾矣予嘗
假君之館讀書其中君於釣遊之暇恒過予而
談笑即其貌則質而不文也聆其言則實而有
恒也夫惟不文則不斲其真有恒則不摇其精
其庶乎得靜之道者其壽也宜矣抑吾聞之古
之壽其親也以道今之壽其親也以文壽以道
則愛親之心無所不至壽以文則未必能得於
道也夫謂壽以道者愛所愛敬所敬順其耳目
體其心志立身揚名為善必果是也壽以文則

徒取華美之辭襲浮虛之聲以為悅而已矣事
其文而無得於道末也奚足貴今謙菴能以文
而事其親則將由乎文以至於道益勵乎其所
未至其可幾矣予因以前之所云者告於陳君
使知其所以得乎壽以後之所云者示其子使
得乎所以壽親之道者也是為序

送廉州方推官序

皇帝臨御天下八載百度咸熙人用平康庶明
勵翼之效彬彬乎盛矣適者　詔天官用人無

拘常格惟其才凡天下郡州縣之吏任牧民之
職士之由監冑升者皆得參用之莆方君懋卿
以是年拜廉州府推官推官佐守以治非才足
以集事惠足以恤下者鮮濟懋卿文獻世家也
以科第顯庸於時任州郡陟臺省者代有聞人
伯兄為南司寇簡肅公仲兄為左方伯雪筠公
聯名接武並耀於當世君其季弟也雖履盛滿
而能折節下賢削去浮侈不敢以先人其崇禮
敦睦恒得於問學之所養而賢父兄維持之功

亦不可誣也夫其秉家學之傳則於政理之宜
敷施之序必習聞其說而詳得之者廉之民不
亦大有攸賴哉夫廉之地越在嶺嶠東有巨山
之雄峙南有大海之奔放當此熙洽之時瀕海
之民安生阜業各得其所無震蕩之虞為民牧
者可以不勞而理矣以君之才而濟之以謙謹
亦何有焉雖然吾嘗聞之大家巨室身之所庇
也守其業者惟是修飾潤色以崇高之不暇將
傾側是懼乃能令聞長世而可以斬垣毀屋以

矣其庇以爲已羞我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君之老成具矣典刑在矣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亦惟光昭先人之令德以敬共民事而已若夫弛張愛養之術灑濯其心以軌度其信則有昔先王之訓在君所知也夫何言於其行鄉士君子屬予以言爲贈予是以廣其意而序之

二峯序

吾聞衡山以南山水之奇皆嶮巇峭麗環抱清激態狀百出豈中州清淑之所窮而神氣之所

磅礴者理固如是耶抑窮僻之壤民稀土曠而任其怪異以爲奇也韓退之謂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是以陽德炳燿發而爲山川草木亦皆殊異雖中州之名山大澤不能當也潯古爲百粵地窮五嶺之南山川之名不甚顯於中國我明郡縣其地於是其名始顯然特異於時與武夷鴈蕩諸山水並稱謂山川之勝不係於時我若白石洞天尤爲潯一郡之勝山有二峯蒼翠葱欝屹然並峙凝煙紫而走遊雲斯亦奇矣乎

南韋君君擇實撫而有之適待次於京師爲予道其事携卷來請曰其先人之塋幸託於丘土距茲山甚邇也吾獨衰妣陳氏顧復之勤之祔於茲地也吾每至其地端坐拱立面得茲山之勝即惕然傷吾心思吾親吾將歌於斯哭於斯釣遊於斯以終吾志焉非徒以寓仰止之思且以興望雲之感也吾欲重吾妣與茲地而託之永傳敢圖不朽以徼惠於執事以永吾思將以明吾情予曰夫山川之勝不徵於人則泯沒無

聞者何限是山川固以得人而顯矣君君之先人寄息茲山得以與之相終始是人又以得山川而顯矣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言思父不係於岵偶以陟岵而思也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言思母不係於屺偶以陟屺而思也思無時而不存也然岵與屺同一山也父與母同一思也夫豈有所擇乎韋君曰唯唯其願書諸紳以爲號敢取古人顧諟之義欲一息之匪懈也聞君子之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送鄭世揚尹湯溪序

予今歳同考禮闈閲貢士南卷之與試者得其尤者七人度以爲將必盡入彀也及登卷數止於五而竟遺其二心甚惜之竊歎以爲有數存焉至啓視則鄭君世揚在第六予重爲之慼且深惜其不遇也始予與君同舉于鄉君蔚有時名自是坎坷於場屋十餘載而竟不遇豈非命耶踰時謁銓曹得尹湯溪將行予贈之以言曰嗟夫今之時求尹之良于民難矣匪惟民求之

難爲尹者之吏其民亦難矣人知尹之難也而不知其所以難也世謂尹之難者皆曰限於品流而局於區別也或曰苦於簿書而急於徵令也夫尹之難者若是而已乎吾謂尹之所以難者上好諛而下樂爲詐也夫分之所在雖上不能取必於其下而下亦不能取必於其上不能取必於上者以上之未必吾信也不能取必於下者以下之未必吾從也上不吾信下不吾從雖有志將安所施故曰上諛而下詐也夫上諛則必悦其便已者而民之休戚莫之能恤下詐則必以狙譎相高習以爲安而不顧是徒以分相臨以術相考以智相示而上安下順之意泯如也故吾之行未孚於其上而上之不吾信者則非爲上者之過也吾之行未孚於其下而下之不吾從者則非爲下者之過也必將反之於吾身以獲乎其上而位乎其下者無弗至焉以信乎其下而位乎其上者無弗至焉則不待取必於其上而上無不信矣不待取必於其下而

下無不從矣韓子所謂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其然乎其然乎君世業儒以科第顯其家學之傳施於政者裕矣宣揚側陋登進多途有聖天子明詔在焉君其承之矣以是知君之未爲不遇而又將以驗吾言之不虚也

壽李母饒孺人八袠序

饒孺人者昭武李子懷德之祖母也懷德舉進士授揚州推官邂逅予於京師予目其貌癯癯

如也耳其言秩秩如也意其必得於家敎之助者也懷德語之故且泫然曰匪有先人之遺訓在李氏之祀蓋岌岌矣曰子之克篤先烈也其亦有所貽也乎懷德蹙然曰寧亦惟是之庇幸重慶爾曰子之大父母父母俱無恙乎懷德愀然曰有饒氏之大母在始吾祖之捐棄也吾父之伯仲俱幼爾乃犱犱然恤字其孤俾克有家實大母敎之及父之捐棄也吾之昆弟俱幼爾乃矻矻然樹立門戶藉以弗墜實大母成之前

之育其子也如吾祖在時也忘其祖之没也後之育其孫也如吾父在時也忘其父之没也是孺人之貽也和而則順而貞是孺人之行也閨門之內肅然而理翕然而和熙熙然與吾母子相樂也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大母也幸天不棄其孫寧是以有今日矣又幸天不遺其德令大母年且耄矣予也聞懷德之言有感焉予不知孺人而知懷德觀懷德固知孺人之有家敎矣有孺人固宜其有懷德矣嘗歎孺人之勞且艱

而卒懷德之能有立也昔李密謂密非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非密無以終餘年以今觀懷德之事多類此雖然懷德仕矣孺人老矣冀其樹立以遂顯揚之願孺人之爲懷德望者不在是乎勉自奮庸以畢孝養之情懷德之爲孺人報者不在是乎由昔而觀今其成立之效不可必者也由今而觀後其遠大之期可必者也前之不可必者既已驗於今矣後之可必者懷德得不自信而勉乎誠使孺人安於所養而益享其

年懷德樂於其訓而益力夫孝將見由耄而期年彌高矣則爲懷德之幸者未艾也孺人之壽其有窮乎行道而顯名益彰矣則爲孺人之幸者未已也懷德之進其可量乎如是則非惟懷德樂之凡聞而見之者莫不樂而道之曰是可謂能敎能養矣於是乎序而歸之

壽大司空西峯趙公七袠序

古之大臣負重望於天下者必謹乎進退之節故其進則茂樹勳烈以爲邦家之光退則以道

善其身淑其子孫以貽範於國人是以其身恒
繫時之重輕焉吾於今大司空致仕西峯趙公
見之矣公自入仕以來歷事三朝出入中外幾
四十年而清聲懋績皆有可紀由郡守而佐京
府進中丞脩河隄水無橫流民得免魚鱉之患
齊魯之人至今思之撫治邊疆邊民有賴焉遂
參邦土旋正冬卿冬官財用之司且叢謗之府
也宿弊委積奸蠹百出凡守玆職者恒患焉公
之在工部也最久練達有謀區畫允當而出入

登載悉有條理於是積蠹始清而百工以釐雖
中貴人以下亦拱手聽命焉其於 聖明之知
遇可謂克稱而無負矣而公遽引疾求去 皇
上重違其情且嘉其志也 詔旨溫俞爲之輿
隷月粟以優之今讀其制詞勉以藥食祝以耄
期頒以遐福優老臣重耆舊之意藹如也公之
歸其亦重有光榮哉或者謂當尚賢之運得如
公數輩布列 朝廷以主張國是仰贊清化弼
成中興之盛無不可者而公之去胡若是其亟

邪抑不知功成名遂則奉身而退臣之分也此
公之心也亦公之樂也故夫世之進退不明而
行義未著者視公將何如哉公歸矣謝事丘園
杜門不出日觴詠於詩酒與田夫鄉老從容於
杖屨之遊足不及官府口不談時政固以道善
其身者歟日課孫子以永業承家科目之光褒
然而起固淑其子孫者歟其水與山則旣嘗釣
遊之矣比閭鄉黨見其壯而仕也又見其老而
歸也莫不訓戒其子孫取以爲法加敬愛焉固

貽範於國人者歟所謂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
教於鄉公非若人也邪昔富韓公年六十有八
以司徒致仕居洛理家睦族皆可師法士大夫
以爲真古之名臣公之在位也人安之其去位
也人惜之其歸田里也人懷之其視韓公實無
讓焉者可謂終始顯榮行義昭著者矣始予登
第時謁公於京邸見其丰采凝峻清德碩望儼
然爲國之老成人心竊慕之故今於其丞沆等
之請也遂不辭而樂道焉

壽閩人母王太孺人序

同年閩人子邦正始尹實應邑凋敝甚邦正不避難振廢舉遺善於其職期年政成民愛之如父母咸曰是循吏也越三載召入爲御史風采溢然如爲令時咸曰是良史也人輒稱之邦正輒愀然曰嘻吾何能焉是吾母之敎也士大夫聞其言者咸曰是誠母之敎也抑聞人子能守敎也吾聞母鼎族也冢宰海日公之女弟新建伯陽明之姑也歸貞庵翁年及三十而貞庵没

矣母乃煢煢然式克自立者又三十年撫其家也整整焉猶貞庵之未没也訓其子也循循焉猶貞庵之未没也母有長子曰誾爲邦正之病且殆也晝夜籲天祈以身代俄而卒母哭之慟而喪其明焉是故以言其弟則悌也以言其兄則友也以言其母則慈也以言其子則孝也一門之中庶幾乎倫盡而理得矣人性之善各以類相動者然也君子曰吾觀閩人母守其志者甚貞也植其家者甚艱也撫其孫者甚勤也世未有爲善而不食其報者也今邦正學成而官矣政平而顯矣敎始於家而譽達於國矣志孚於君而榮及於親矣母有太孺人之號赫然封章之錫矣其食報於天蓋不偶然者然則窮其身者固以昌其嗣也乎否於前者固將通於後也乎　國家推恩臣下必本其所生者盡倫也亦以章敎也勵忠也亦以崇孝也邦正知之乎邦正善推其敎則所以壽其親者益未艾矣於是凡與邦正同官者各爲詩以壽焉而屬余引諸首

雲岡選稿卷之十畢

雲岡選稿卷之十一

序

南山紀樂序

南山紀樂者南山翁自紀其樂也樂爲南山發歟樂不爲南山而有也爲南山而止也南山之樂樂其情也是樂出於南山之外者也非獨樂南山之樂者也動而思靜人之情也凡人之情欝則思通滯則思釋勞則思逸也動而思靜獨非人情歟南山之樂動而靜之意也語曰智者

動而樂故樂水也仁者靜而壽故樂山也南山之樂蓋兼之矣合動靜而一之者也其情則然也南山者城陽山也唐許宣平之隱處徽之名山也勢壓乎郡中派分於紫陽霏藍翕黛則層巒杳岫之所糾結也蒐龍翁欝則松榆竹檜之所交映也窅冥閟翳則石巖洞谷之所潛密也虛明晃耀則水色鳥聲之所上下也黃翁筭之邑人也日杖屨於斯從以孫子顧盻山谷指南山曰斯可以紀吾樂矣於是鋤荊棘闢草萊屋其中而觴詠之於是聽灘聲之湍激即富春之波也觀雲氣之升騰即岱宗之望也尋春蘇堤則吳會海潮指顧間耳訪古金陵則淮陽豐沛次第見矣月逢煙艇西湖之航也吟風嘲雲南浦之興也於是乎可宅則宅之矣於是乎可田則田之矣於是乎宅之以樓其身矣於是乎田之以贍其族矣舉生平之所遊歷者皆不出茲山之中矣其將訪宣平之遺跡挾飛仙以遨遊者乎故曰南山之樂樂之止者也動而靜之意

也雖然翁遊談湖海足跡半天下其於道路也疲矣晚能税駕於山川之勝則其所樂者可知矣縉紳士夫又從而歌詠之則其所與者又可知矣吾以是知是集之必傳也

送中丞梁岡戴公總理河道序

昔者聖人之用才也不擇人而授自古人才之爲世用也不擇位而處是故用必於才才必於用而天下稱治中古而下德衰氣漓人無全節於是始有度德量才之說蓋爲中人而下者言

非違論也孔子謂君子不器斯蓋守身之彝訓至周公之語魯公曰無求備焉則委曲以成人之美救時之弊則然也非君子自處之道也吾鄉梁岡戴公往歲之至京師余及見其為考功副郎不踰時而司文選時當道者輒有所異同乃毅然抗言以理可否之用舍黜陟務求合於公論或勸以少徇為進取之利者則應之曰吾非故求異於彼也吾以盡吾職矣吾且以身為去就豈暇恤其他哉君子稱之曰能知其才之

必為世用也由是而擢副太僕貳大理且滿三載旋進中丞總理漕河或曰卿貳美官也由銓曹而出要途也都憲繁司也奪所宜處與之繁地以枉其才梁岡必不樂且不屑矣余應之曰豈其然哉夫為吏部而不屑於他職是才之授果有所拘而位之居也果有所擇歟是崇之而實隘之也如是則謂之非全才可也而梁岡非其人也梁岡聞之不以余言為非也且曰吾求以盡吾職也吾職不盡吾懼焉吾敢有所擇哉

君子稱之曰謙而受益用才之道也夫位何擇於險易繁簡而欲以盡職則均也昔者大禹之聖也治水八年立萬古之丕績天下後世無議焉禹之聖豈獨智於治水哉其所以名垂當時而澤及後世者則地平天成之效也孟子至擬之於大智謂行其所無事焉耳下至秦蜀李冰鄭國之徒亦皆以治水一事名於世後之人固未嘗以是少之矧今河道漕運所由軍國之需於是乎給充國儲省民費實有賴焉顧可以為

末務而不之恤哉夫居其位而不敢曠其官者謂之盡職觀梁岡之言則固能盡職矣然後乃知　聖天子之用人也固非擇才而授而梁岡之授任亦不擇位而處矣余雅與梁岡善於其行不以彌文為别而以情申贈之

送廣東僉憲横山陳君序

司馬副郎陳君出僉憲于廣東鄉郡士君子往餞于郊將别以行咸委予言以贈之予竊惟僉事秉憲之貳外佐臺政專制一方職虔糾慝厥

任大也出擁旄從入坐臺府州郡衛邑趨走於其下恐恐然聽命以莅其民則 天子之命吏也以平其法則 天子之憲臣也士大夫官至僉憲可不謂榮乎然吾見今之治人者徒見於其分而無見於其情治於人者徒見於其情而無見於其分故位乎下者責之愈難而位乎上者持之愈厲夫持之愈厲則名位尊而德澤壅責之愈難則勢分隔而情意疎是無怪乎上下之相疑而讒毀之日至也是故居尊者惟樂於

上之承而恒患不得乎其下居卑者惟急於下之恤而恒患不得乎其上不得乎下者務悅其上之臨乎我者也以故負其位而不恤乎下不得乎上者務樂乎下之親乎我者也以故安其分而不悅於上然則爲尊者不亦泰乎習於泰而下弗知也爲卑者不亦勞乎苦於勞而上弗知也夫然則勞逸之攸分而尊卑之相懸也不爲過矣夫僉憲尊官也以臨乎上者謂無其人乎以趨乎下者謂無其人乎不專悅乎上不務

棄其下者是其職之常而可守者也夫一命之士尚思所以自效若爲 天子守憲之臣又將何如哉好承其上而不恤其下者弊也久矣今之爲下者反是弊也其斯盡職矣乎而爲上者能反是道也其斯盡人矣乎陳君率是道也雖之天下可也況東廣乎哉況僉憲乎哉

送許士成尹崇德序

聖天子卽位以來 詔令凡數十下矣始而飭所司廣薦舉公銓選重體貌以關其途也繼而

飭有司燭幽隱詢疾苦豫儲蓄以達其惠也又繼而飭有司均賦役重農桑蠲逋負以責其實也謂守令親民之官所以宣明教化齊美風俗以通上下之情者也蓋其重之也許子士成舉進士三載矣銓部以其能足以副 明詔也俾之尹于崇德以其名聞 制可之及行鄉士大夫之仕于 朝者具供帳祖道於都門外酒將半有揚觶而言者曰河水瀰瀰舟木萋止出車驅馳周道如砥君子于邁不遑寧處於是爲之

賦四牡又爵而言曰夫民之依於吏也猶魚之依於水也魚失其依則瀕民失其依則君子之往也夫亦安其位無擇於心使貴賤賢愚各有所適而已於是爲之賦綿蠻又爵而言曰凡今之爲吏者率不諜於朝夕唯恐去之不速也夫令之不常也政之不平也則善者不足勸惡者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慢令而亂政於是爲之賦鴇羽又爵而言曰夫民無常性慎於所道勞則思懼懼則善心生逸則思驕驕則亂心生毀

譽之膠於言也是非之攖於情也輕重之溺其意也休戚之易其心也夫是謂不明不明則不成遂賦黍苗又爵而言曰夫輿人之誦作於三年衰甫之歌成於三月聖賢得民之難且然也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卤莽徼譽者亦將德我之易而感我之淺矣遂賦甘棠於是許子起而再拜曰二三子其惠我矣夫四牡重其始也言立政之端也可以知務矣綿蠻得其依也言體下之仁也可以知本矣鴇羽平其賦也言恤民之實也可以知勞矣黍苗恤其私也言愛民之惠也可以知恤矣甘棠貴其成也言及物之效也可以知化矣吾將奉以周旋焉其自今以往嘉諸君子之賜

壽鄺南塘七袠序

鄺子子京余同年友也與之盍簪之好且久獲聞其叔氏曰南塘君者君之壯年也簡于　王庭其始仕也試於尹牧陟貳卿曹擢守劇郡則工熙政舉不愆其素而所至有能聲斯言也余

得之於其從子而有徵者也問其尚仕乎曰已請老矣其期幾何曰歸休于家十稔矣其壽幾何曰四百有二十餘甲子矣其家居樂乎曰閉門屏跡日以親書史爲事澹然於心無所與也泊然於物無所嗜也其聰明日加于昔而動息坦然無恙也余聞之曰嘻若是哉南塘君之無累也可謂壽而能樂者矣嘗聞之人生之始也形氣之感未始不本於天也既形之後也保養之道未始不由於人也然而有得之爲恒者有

得之爲幸者有順之以道者有逆之以非道者天者本一而人固不齊也蓋其與之本直而罔焉者多也付之本全而梏焉者多也罔直分而脩短異焉君子貴以天而立己也得喪殊而天人判焉君子貴以己而順天也以天立已者裕諸內也以已順天者安諸外也裕內安外則數必與之相值而天且不能違之矣其有外是理者吾未之前聞也君之進也爲時所庸退爲鄉閭所重其立於己者裕矣老而不衰晚而彌固

與造物而優游其值於外者可不謂安乎惟裕故無累矣惟安故無疚矣而天人之機妙於此焉夫然後知所謂壽而樂者非有出於性分之外者也故古之君子有永命之道者三而偃仰呼吸之術不與焉屏紛蕩之華思不遑則一也愼起居之節勤不易方二也堅寧一之志守不失度三也此三者裕諸己之道也南塘君於茲道也幾焉夫惟裕諸己則能安於天矣君之壽益可樂也於是乎序而歸之

送都御史林石崖序

國家統萬邦肇造區宇稽古建官內有九卿庶職外有藩臬牧守小大之官各舉其職綏厥兆民承天之休命立萬世丕丕基　皇帝嗣位之九年畿甸虛巡撫之官　帝若曰茲維重任其愼選在廷左右之臣以往格汝貳大理卿林某率厥憲職往巡其地以撫我畿輔之民俾畿輔之民罔有顛越輯寧我邦家俾予一人以寧朕命惟允底可績予其汝嘉維時友邦君子越于

庶士咸曰惟　帝之命不輕畀人惟公必能有成功保　天子之寵命太史氏卿乃颺言曰嗟夫惟辟奉天立庶官惟臣匡乃辟以康四海上下同職惟以爲民官匪其人民不依御事怠厥事邦罔用乂矧曰其克共上帝之命以揚大烈若昔大猷臣人克有常憲越百姓里居罔敢自作弗典以淫泆于非彝凡簡于王庭有服在大僚暨爾大夫師長罔不克勤乃事以穆穆在乃位無亦曰求媚于一人以祈天永命矧茲誕膺

后王之大德其曷敢逸豫以忝官刑廼至于今吏黷于貨民惟于紀若粟之有秕若苗之有莠越厥典常斁于不義亦惟是岳牧之臣恪守爾典敷惠于下以弘王德應保小民無康好逸豫民乃大和圖厥政莫或不艱匪洪舒震壘施于有政曷克攸濟越若先大夫巡于南土保釐一方爲 國家宣力之臣乃其乂民民咸曰休哉大夫嗣厥職思纘乃考服以匹休前人之耿光以服 王庭之丕命尚欽乃攸司懋乃攸績昭

大訓以佑乃辟戒厥逸民乃逸罔自足民乃足無自廣以狹人無違道以干譽無依勢以作威無倚法以削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往哉大夫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庶其克紹成烈以追孝于前人惟克孝于家廼克篤棐于王室惟時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之聞厥有成績紀于太常亦惟一人之慶尚亦有利哉於是大夫拜手稽首曰旨哉乃言敢不對揚 天子之顯命

壽方母黃宜人七袠序

吾少也聞莆方氏之爲世族也若司寇松崖方伯雪筠二公昆弟並顯於時洊登大位尤赫然其盛者宜人黃氏尚義季勳君之長女雪筠之配 贈副都御史質庵翁之婦也黃亦望族也與方氏爲匹敵宜人之相雪筠也其行均焉今其壽登七十矣其仲子重紹卒業於太學凡士之遊太學與之友者知其敎之有自也咸曰宜人壽矣必重其言以壽之廼相率請言於余余

聞婦人之職不踰梱外貞陰敎範內政其職也其爲道也坤道也柔道也以從爲義也其爲職也曰婦曰妻曰母而已是故上焉者徵於其所承中焉者驗於其所立下焉者審於其所繼吾聞宜人之幼也寡言笑動止有規歸於雪筠事翁如事父也事姑如事母也孝而敬勞而無怠是其上之所承也綜理家政其序也秩然其情也翕然其逮下也惠而無妒其積之厚也施而不吝雪筠敭歷中外數十年宜人寔相之嘗被

褒寵光服命有二品之榮矣是其中之所立也宜人有三子長重熙領正德丙子鄉薦次即重紹又次重耿領嘉靖壬午鄉薦衣冠世濟不忝於前人是其下之所繼也夫觀其上之所承也是婦之道也可以語順矣觀其中之所立也是妻之道也可以語賢矣觀其下之所繼也是母之道也可以語教矣其庇如彼其遠也其植如彼其宏也其衍如彼其盛也其膺難得之壽而享諸福之祥也亦宜然矣今夫世祿之家鮮克

由禮自古患之雖以中才之智亦有所不免焉況出於閨壺之中而爲婦人女子之所率迪者不尤難哉然則宜人之賢良有足稱者余於其季子有通家之誼故樂爲之序而頌之

送胡審理序

國家隆三代之治衆建親賢以樹藩屛本支之隆詵詵乎娓美成周矣凡左右輔導之職必取諸士之有文學行藝者往踐其任所以崇惇睦以愼官守也邇者復　詔王府庶僚舉刺黜陟之典與内外官同之其作率之方勵翼之化誠非常情之所能測識者其貽謀宏遠矣羅田胡君一之以是月拜　唐府審理將行其友人王君伯選求予言以爲贈予惟我　朝之所以用人與士之所以自待具有成法美意胡君之行其知之矣顧其請不可以無言也今夫植嘉穀者種而始耨耨而始穫其芟柞蘊夷之力必遲以歲月之久故愛之勤而憂之深而後得以食其實而享其成也其有棄前功而急近效者則

百穀不昌而年不順成矣世豈有棄前功急近效以戕美利而遂生理者乎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有不耕而食者哉一之待次銓曹非一日矣積以歲月迺今筮仕之初得膺茲選蓋積之於累年而獲收之於今日者其得之可謂艱爲之可謂勤矣夫其得之艱則其守之者必不易爲之勤則其居之者必不輕夫然後志愈堅而不變其節行愈力而不蕩其心其不冒一旦之榮寵以易其積累之勤也必矣況敢

越典常以速官謗乎古今之輔藩國者何限而必稱董子者蓋美其以純粹中正之學而消傲慢驕恣之心也一之躬輔導之任而値明作之期能由此而勉焉則内有篤志力行之實而外有正誼明道之規古今人豈大相遠者耶於其行以是贈之

贈曹際卿節推之徽州序

曹子際卿舉進士觀銀臺政者五月銓授徽州府推官徽東南名郡也山水之奇運於吳越而

仕者往往樂至其地所謂樂土也民喜鬬訟雜於豪健淳朴之性殊異古昔而聯屬六縣之民紛然不齊蓋繁而且難者也非練達敏妙之才博易廉明之德其能佐守以治克舉其職哉際卿始入仕拜是郡而起居風土之宜甚安之固無有不樂至之歎者矣夫策名而登於是爲始進也拜命而往於是爲始官也君子之仕也重乎其始而已際卿勉乎哉際卿尊甫草亭先生以明經舉於鄉與予叔父同年選知樂會縣鋤强抑暴以扶善良摘伏發奸百弊俱去至平役以減繇節用以省費遺德之入於人者深晩年仕歸之後尤其清苦蕭然如爲士時日惟閉門以課際卿肄業爲事恒以清白吏爲訓曰他日得志毋忘斯言也知先生者惜其仕不顯嘗曰夫夫也居官清苦其躬不贏而其後安有不昌者乎今際卿貢於有司登進士而浸以顯庸矣論其世者固知草亭之後必有立者也是年春予以職事入禮闈得際卿所試文讀之愛其明

暢豐蔚於世故尤通曉充其心直欲步武於古昔循吏名臣之所爲而非徒時俗之庸劣隨世者吾知其必大有所樹立而善守其家訓者也既於際卿辱一日之知又有通家之好於其行得無言乎賁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夫山有火明也明以聽政而不敢斷獄者明不及遠也聖人蓋重之也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夫雷電皆至威照並行明莫有過焉者也明之遠者也必明及

於遠而後可以折獄聖人慎重之意見矣夫明生於公公生於廉廉生於慎慎者立政之信也廉者潔己之義也公者制欲之仁也明者察物之智也是故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君子立治以教不事繁文刑窮則亂事繁則難故虛心觀理所以立明也懲忿窒慾所以守公也損己及人所以秉廉也謹始慮終所以致慎也具此四者而後可以聽斷矣君子可不重乎夫始而能慎而懼美之弗終者有之矣況不能慎始而

能善其終者乎故曰君子重其始也於際卿之行以是贈之

送中都留守陳君序

中都鳳陽地也實我　國家肇迹之基　太祖皇帝既定鼎金陵遂以其地為重鎮列封疆設兵衛以守之號曰中都留守司重本也夫其定討遠之謀布威懷之信以永無疆之利而可畀之匪人弗勝其任哉故每於武臣之中擇其有謀勇沉毅者而後授之是年夏陳君希夔由五軍左哨坐營拜　命而往介其友中書舍人淩君求予言為贈予惟君之柄用其繫於人情之所屬望者未知何如也而淩君為之惓惓以請是其人固可知矣迺言曰昔者周宣王築城于齊也爰命仲山甫賦政於外以任其功晉文公得原邑而難其守問於勃鞮以畀趙衰君子曰得人矣惜也非其人而自之也夫齊外邑也山甫王官且重臣也一齊之役胡為以王國重臣臨之所以謹君命樹國勳以示威令於天下者

也況　祖宗萬年根本之地而可謂不重乎今天下承平日久內安外寧習恬玩者遂以天下無事為可恃以為不足憂而不知其不足憂其中實有不可測之患迺所以深可憂也君以萬戶侯起家屢立戰功積至都指揮使其見於當道之薦揚者不下十餘疏固非非其人而自之矣方今　聖明在上軫念根本弘濟遠猷而君膺一面干城之寄推轂而遣尚思宣力　帝鄉俾　當宁無南顧之憂消奸宄於未萌隱然有

在山負嵎之勢其於國威豈不壯哉故曰邊境四支也中國腹心也肇迹之基元氣也元氣既固血脉既通則腹心無恙而四支以寧雖有意外之變何從生哉周宣王蓋知此道矣故其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曰保玆天子生仲山甫然則武弁之臣獨不爲國家分萬一之慮哉毋徒誘於紈袴之習也已

送南京國子祭酒方齋林公序

賛善莆田林公旣拜南京國子祭酒之　命於是自鄉之士夫及朝之縉紳咸嘖嘖相顧而歎曰得人矣同鄉諸君子謂予曰先生之在詞林也垂二十年自翰林爲春坊不一再遷皆安於其職而能不色動視夫速化而驟進者漠如也今乃膺　明天子之簡拔責以成均之任方且惴惴然以弗克爲懼其識之過於人遠矣子曷贈之以言予於公雅相善方有盍簪之願於玆行也爲公樂之蓋深樂公之能懼也顧予之言惡足爲公重哉竊以爲國學者學校之首人才

之藪而天下率先之地也其敎化之行也天下於是乎則焉其不行也天下於是乎則焉今天下學術之壞弊於多言而末習是勝尙口迺窮甚矣多言之蔽道者深矣言之弊也三曰辯博之雄也智巧之私也進取之利也吾嘗觀之矣黜聞見以爲奇尙同異以爲辯趨簡徑以爲高自以爲窺性命之秘得道學之統矣於是又大其聲名以呼號於天下天下之人群然而趨之翕然而和之叢談淵論自以爲成一家之言又懼其不勝也怡心悅色以誘之冀其衛己也果以爲於道有得也然夷考其私則途人之不如耳夫其始也意欲陵跨先哲蔑棄訓典自視甚高且遠也而其終則不過取其所忌之公言以爲所見之私說叛經離道孰甚於此即其中之所存潛匿倏忽杳不可測固雄於辯矣鑿於智矣巧於進取矣則其所爲又安足以垂世而傳後哉所謂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知君子意已謂不必事其文視乎此殆有甚者嗟

夫士習之靡也久矣不有君子孰能正之故其言非也其行是也君子不以行掩言其行非也其言是也君子不以言過行故在門墻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蓋卓然知是理之不可易而非口舌詞章之所能爭者是以常道明則士習正士習正則人才彙征風俗敦厚而教化淳美社稷長遠之利終必賴之論治化者無出乎此聖天子躬行教化人文日盛兎罝有腹心之託菁莪有君子之風士習雖靡宜無足慮者而公任數敎之責以人才佐 天子是宜其不以職之重爲可喜而以責之艱爲可憂也昔八代文體卑弱而韓子一出奮然能起其衰五季士習頹靡得歐陽子倡之而天下一歸於正學校之興廢謂不關於人乎哉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予於公之行也不能不有感於斯言

送丘經歴序

莆陽丘子珙以例舉爲太學生今年四月授廣東肇慶府經歴丘莆之文獻世族也以經義進士起家任州牧陟郎署者彬彬然有聞矣夫叢生之木無腐枝秀茂之草無芒刺是以名驥生於伯樂之廐美玉産於藍田之圃蓋其勢使然亦其風聲氣習有以漸之也以子之稟忠誨承家學必能無忝於厥祖父若昆季伯叔以世厥聲以永其所聞矣而奚俟予之言夫合群邑而統之於府府必有守以令於上所以專之也有屬以聽於下所以承之也府中之屬最親而要者莫如經歴經歴之官由府而上亦間設之凡簿書之平報期會之徵令上之于下下之于上必達於是而後行焉所以敎政而致之民者也居是職者飾儒術則玩法習吏事則少文恒懼其無以取信于上則志無所伸志無所伸則無以令乎下而民亦無所畏矣故不能直乎已而能獲上之信任者鮮矣不能獲乎上而能致之民者亦鮮矣且吾聞君子非不得其位之爲

患而唯不能稱其位之爲患位者名也求在外者也稱其位者道也求在我者也治一事之官而道得行焉雖小稱也享萬鍾之富而道不行焉雖大不稱也今子之往也有鄭君以爲府主守賢也有子以爲屬吏屬吏又賢也上平政而下行之不逆從容贊畫惟勤惟慎夙夜匪懈惟公惟一以旁施其事業以光大其休聲則伐檀之刺吾豫知其免矣至乎此也則將由其小以進於大又烏有不稱者哉

送陳仲遲教授岳州序

陳子仲遲舉進士六閱月矣請於　朝願試一教職以自效下其章於銓曹得岳州之任以行聞者曰仲遲之請也蓋厭拘檢而樂閑散將以遂其志也解之者曰非仲遲之志也仲遲避衆欲而就衆之所不欲將以處其易者也或曰亦非也仲遲之志其爲祿仕以舒內顧者乎蓋迫於其情者也夫惟其情也仲遲固將安之矣予曰皆非也爲斯言者辯則辯矣毋乃習於詞而未審其本乎其伯氏允揚謂予曰子曷贈之以言而俾奉以周旋也乎予曰微子之言吾猶將張之况仲遲又因子以告於予哉請折衷衆人之論以明其不然者夫仲遲之心亦曰薄其責云爾雖然欲以薄其責則其責將有不可得而辭者夫君子之未仕也將以明道豫其待時而行也及其既仕而道不行志不遂毋寧諉曰在其位而無責乎孔子嘗爲委吏矣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夫孔

子大聖人也爲小官而不辭盡其職而不貳况學於孔子者乎况下於孔子者乎故凡受祿而任職者殆不可以曠其官而姑以試之也請以是復仲遲何如允揚曰仲遲固願聞之予曰未也敢終言之夫今之言治者大約二道曰政與教而已政以齊天下之民教以善天下之俗其事與其道一而已矣然非重師儒以立教則賢才無自而出政化無由而成焉是教之不行則政之不善其勢然矣故賢者立政之具也學者

養賢之地也而師者又正學之本也董子曰不養士而欲求賢是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予謂不隆師而欲養士是猶不模範而求成器者也必不可得矣師之責獨不爲重乎仲遲今掌教於岳州矣聞岳州洞庭之勝會九江諸水噓吸煙雲呑吐日月其憂樂之感繫之見於范文正之記備矣莅玆土者獨無有所感乎雖然天下之水洞庭烏足以盡之海之爲物也環九州洞八紘疏而爲九河瀦而爲九澤散而爲九川海無

乎不受也孔子之道猶海也故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又曰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此言聖人之可學也伊川稱明道之教人曰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仲遲曰見洞庭之勝充而至於海則學日進量日進人才亦將日進矣能無繫於感乎昔謝湜請試教官程子以試之一言爲非聖賢教人之心恒汲汲也類如此寧謂薄其責也抑仲遲拜手曰是吾心也聞君子之言爲惠多矣敢不夙夜以求無忝嘉貺

送戶部郎中東溪陳君守湖州序

惟王定位體國經野分服建官淮海惟揚州列郡以治者十一置守親于民厥惟舊哉 帝勵精思理日孜孜焉迺十年辛卯春正月湖郡以缺守臣來告惟時陳君允揚爲司徒郎六載銓部以其名上 制曰可巽日拜受 命迺東行李書劒卜日就道以往卿之君子士庶咸胥往祖之且徵言於太史氏卿以爲贈卿迺昌言曰

休玆知恤鮮矣惟天降下民惟辟若天建庶官匪直俾之有餘自暇自逸亦惟以治民叙國家之弘休粵稽諸古相其流泉觀其地宜爰創之邑邑有令其屬采倍之爰立之州州有長其屬采又倍之爰建之郡郡有守其屬采又倍之郡而上聯絡統率其屬采又數倍焉上以令乎下下以承乎上玆惟守之職以繫屬於一方無亦勢以相維分以相統俾服在庶僚以爲民紀越昔有道之世民忘于吏罔職厥功吏忘其民罔

怙於勢上下胥忘乃克用乂登于至治以丕顯
天子守土之臣越厥後人吏罔得其情是用告
勞以歸咎於其下民弗安其化是用告匱以歸
怨於其上上下胥離曷克以濟於是乎上罔爲
所信下罔爲所依姦僞滋長將日救過之不暇
其胡能恤茲守之職厥亦艱哉若稽諸其賦古
揚州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乃今田賦之
入十倍於古日浚月削民乃困窮其曷敢不知
小人之依念稼穡之艱難務保惠於庶民尚宅

乃宅田乃田無或奔走於郡事俾咸率由典常
惟正之供咸曰上之人其撫我勤恤匪舍我穡
事厥心罔有違怨其曷敢有越厥志越若審刑
獄怙勢作威以私滅公民曷攸措惟民興胥漸
泯棼並生若寇賊姦宄亦則以自陷於彝憲爾
乃糾虔天刑罔敢有所重輕眚災怙終其審克
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心則念之若已推納之
溝中人若時維予之辜俾之無胥戕無胥虐無
或胥譸張爲幻咸曰上之人其惠我明允弗變

先王之正刑服厥命罔有不悅其曷敢有于厥
政往矣朂之哉不可不監于茲惟治亂在庶官
惟克薄賦慎刑洪舒于民力阜蓄于民財即康
功田功民罔不承德其或胥譸作慝以叢怨于
上茲惟明徵之訓罔足聽聞茲吾未嘗聞之矣
允揚聞之拜手曰茲實孟氏之大義予之良于
言予敢不慎於行思日服乃言懋勉哉

崔侯治水政蹟序

夫崔侯之治東鹿也其憂民之深乎夫民之資

牧而治之者爲其有邑井也有廬舍也有城郭
也有父母妻子昆弟至於親故朋友交接以相
樂也其所以得享是樂而不憂者爲其安居而
定業焉耳夫苟不能使之安居而定業則衆心
惶惑嗸嗸靡定蕩析離居遷移逃徙碩鼠興樂
土之思中谷起仳離之歎鴻鴈生劬勞之哀雖
欲爲業無邑井之區也雖欲爲安無廬舍之居
也雖欲爲衛無城郭之固也雖欲通其志順其
情無父母妻子昆弟之親親戚故舊朋友之交

也斯皆失其所依是以斯民之生未有能濟矣則將使幽曠之區荆棘生焉磽确之野牛羊牧焉寬閒之土魚鼈居焉膏沃之地狐兎穴焉陷爲汙澤鞠爲茂草欲斯民之無失業不可得矣東鹿保定屬邑地故下郭外堤淤積反高城中數尺每秋潦横溢直踰堤入城灌民居民驚擾不可制嘉靖乙未秋滹沱河溢堤外數十里一望如江湖幾入城爲患邑令崔侯公兆乘風雨之夜任督責之勞躬畚鍤之備資土草之費於

是水不爲災而民不病越歲丙申水復溢而不能爲民患者有備故也吏民之德君者不容口矣蓋滹沱受甘陶松陽韓河滋衛臙脂諸水而東鹿適當其衝一値横决之患則奔潰四出而民鮮有不受其害者由此觀之可以知侯之政乎侯之治河也其知所以順民之情也乎民情之欲順猶水之就下也侯濬小陳村之渠又濬雙柳樹之渠衛故堤以遏其衝分支流以殺其勢塞旁出以制其威置夫舍以察其弊使水得

安流河不爲梗能順水之性則能順民之情矣侯之政可知已是故束鹿之民有邑井之業矣有廬舍之居矣有城郭之衛矣有父母妻子昆弟之樂有親故朋友交接之情矣其安也獨一日之安已乎故知侯憂民之深者也或曰治河足以盡爲政之理乎觀侯之政也止於治水已乎夫爲政莫大於使民久安使民久安者安居而定業是也是則政道之大者夫觀省於郡觀郡於邑侯之爲邑如此則以之爲郡而可矣以

之爲省而可矣吾於治河之蹟故知侯之優於政也然則頌侯之功不獨其吏民已矣

雲岡選稿卷之十一畢

雲岡選稿卷之十二

序

送復所何公擢湖廣左方伯序

藩司右長大夫復所何公之莅閩也懲頑怠振廢淹清逋負謹出納凡宿蠹之未除者悉已除去如拭蒙塵之鑑而新之炯光如舊矣宣政甫三月有袞甫之謡焉君子曰是何其感民之速也夫民之便於習也久矣習而安之而未暇計其利與害也有君子者作而新之民鮮有不惑矣此何異於秦人之言不便者哉及其久也衆論定矣書曰唯克果斷乃罔後艱其復所公之謂乎乃癸巳孟冬哉生明駕言行邁戒舟于河之湖藩爲左長大夫其行也卿追送于河之滸而贈之以言曰夫政之宣也非人不行位之授也非才罔濟人所以行政也才所以勝位也是故自上達下之謂宣由顯及微之謂宣自近及遠之謂宣下無不被微無不燭遠無不達宣之道也故頑怠之懲其惟正乎廢淹之振其惟斷乎逋負之清其惟公乎出納之謹其惟明乎正以基之公以出之明以照之斷以行之蔑不濟矣此復所公之所已行者特舉而措之耳何有於湖藩哉夫湖　帝鄉也朝議重守土之臣而以畀公者蓋念肇迹之基重本也今　天子望治如渴廣闢三途以羅賢雋天下之士莫不淬礪思副側席之治況如公科目之英又　帝鄉舊臣得無加念之乎以予數載之見聞滇蜀之兵發吳楚之旱澇秦越之水患晉鄭齊魯陳衛

燕薊之虫蝗連都遍邑層見疊出其所以壓九重之軫念者屢矣所頼以紓　當宁四顧之憂者不在於二三守土之臣乎夫宇宙内事皆已分内事大臣者以天下爲慮者也獨湖之一省乎予於公之賢季厤一日之知有通家之誼嘗獲侍公教見其論天下事滚滚不倦是故有天下之慮者則玆行也曷足爲公榮哉

送左方伯兩洲王公之東廣序

禹貢畫九州建國經野公天下之賢而與之共

治周無改於其政焉會皇極大一統之義也秦始郡縣之新其政異其制自漢而下代襲革不同我　明焜一區宇初沿元氏之舊立各行省於天下至洪武中改建爲布政司必選資望之相及者以充厥任非敭歷中外有成績不輕授之其以治行徵入爲卿佐登臺省者彬彬相望蓋以均勞逸序百官非故異内外而重輕之也百餘年來政善民安亦既盛矣雖非世官而大小相維其屬有長帥卒正之意有建侯之利焉

其民情戚樂政理廢興方伯實統之猶有封建之微權也吾省右方伯兩洲王公蚤以英擧發跡甲科入選部貳太常尋請於　朝得試外職調吾閩之參議轉參政右方伯旋陞廣之左方伯其敭歷中外亦屢有成績矣其於勞逸也均矣其膺　天子之新命可謂官非私授而用當其才矣予維今之方伯各率其屬分治畿外而統於　天子是王章之守也今天下承平日久宴安因循有識者方抱賈生要股之慮乃東廣

之地實惟裔土距京師最遠也夫其地最遠則其沐王化也最難蓋澤未以偏而情未以齊也今以一邑之小得無有抑于其情者乎以小觀大則一郡可知也以一方之廣得無有抑于其情者乎以近觀遠則天下又可知也天下之患未始不起於一隅謂其有土崩之勢也今之官於廣者夫亦以其魚鹽絲纊之富珠璣翡翠丹砂鍾乳之饒已乎將使之平賦已也豈惟平賦將撫循其人民敷政優優以布　天子之德惠

于下云爾吾聞廣地數年經兵戈之餘已非寧土所望於上之人者亦求以安之而已司一方之安危而爲　朝廷之命吏得無加之意乎兩洲行矣其亦念遠人之情而思以慰一方之望哉　天子行將召君尚其毋忘吾言而以天下爲念也

送教授劉汝礪尹上高序

余往年以制歸自京師服得從士君子遊以是官學諸職事其教之廢興業之勤怠風之浮朴

皆莫余睞也於是蒼梧劉子汝礪來敎吾福庠也有年矣其門人諸生有過余而談劉子之爲人者余曰劉子之爲敎何如曰吾弗知也自吾游劉先生之門也吾聞其言也簡而樸無賢不肖皆樂於聽受之也吾悅之學而未能吾見其行也安而飭無長與幼皆樂於容接之也吾悅之學而未能吾見其篤於親厚於倫家庭之間無間言也吾悅之學而未能其於吾也進吾業耳端吾習耳所言之外不及於私吾悅之學而未能吾弗知其爲敎也已余曰嘻敎在是矣夫謹其言則氣和矣飭其貌則行循矣詞不及私則志定矣是敎之道也其倫序則家正矣是敎之本也敎孰先焉夫能爲師而後能爲長矣其施於人也政孰外焉諸子曰其然歟吾由其敎而不知也然自從吾師之敎固久而安之雖吾師亦安於其敎之職也今將從政而爲民牧也別吾諸子以行矣雖然吾師尚病彼謂其力之不能勝而職之不易稱也行將汲汲然舍去之矣余曰嘻不然也夫劉子病於身而不病於心者也病於身可治也病於心不可治也夫節宣跡理之道劉子必自得之他日從政於人必有所濟其身之病曷足以病劉子哉諸子曰先生之論其得吾師之心矣吾師且卜日束書匆就道請以是言爲行李之光

贈陳舜禎序

陳君舜禎遊邑庠蔚有時譽嘉靖乙未應貢之京師別予於晉浦之蘭亭且曰願有言予惟君之才名以之進取如執左券以誅逋負無往不獲顧乃秋鷙逆風霜騮蹶足荆璞之屢獻而不免於受刖者何哉至於出其殘馥餘馨以淑後進猶足以決科第取名位而於其身則不得遇於時以行其志[illegible]古之所謂豐於天爵而嗇於人位者歟然吾觀古之人其能以功名卓然自立以震於世者其始未有不由困窮拂鬱而得之其有倏然直遂者則其見必不高其發必不固何者其成之也易其所立也不遠其得之也

逮其所就也不深故古之人未遇也困於鼓刀困於魚鹽困於飯牛困於版築及其既出之後功名事業之發皆足以名世而範物君子未嘗以爲辱世人未嘗以爲迂也然則君之兹行吾固不以爲屈者蓋謂是耳雖然志欲專也行欲脩也業欲精也德欲進也專其志脩其行精其業進其德則守不移學不怠此其本也功名榮進者末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學也祿在其中

矣此吾之所以贈君者也君以爲何如

送中丞虞山陳公致政序

中丞虞山陳公由光祿卿出撫南贛汀漳四省提督軍務盜息民安列郡稱治蓋二年于兹矣而公雅志東山浮雲富貴再疏乞歸未得所請嘉靖乙未春三月又疏以請　皇帝嘉其誠懇特准致仕　命下士大夫之仕于朝與居于鄉者咸曰虞山公位方向進年未向高遽棄其位而去其將若之何余聞之曰嘻此虞山之志也亦虞山之樂也夫勵節於始終者清修之志也審幾於出處者明哲之義也順時序而引年者養順之真樂也薄聲名而寡取者絜身之至情也斯道也必久於其行而後足以徵之虞山之立朝也方其爲御史爲太僕名位之始彰也乃屢疏乞身薦賢自代則自其筮仕之初而志已先見矣其所歷中外不拘一職能拔於流俗以清簡自勵欲立勳垂名於不朽任重而心勤事繁而守定不爲一切苟且之政其志其才皆非

齷齪者比也君子曰觀其久之不變則其始之自勵者可知也觀其處之不難則其出之不苟者可知也夫久欲歸者虞山之志也乃今得請以歸則其志願遂矣曳杖而理田園巾車而訪丘壑採山釣水歌詠太平頤養情性於水鷗林鳥之間其樂之至豈容言哉是故勵始終之節其志卓矣審出處之幾其義章矣順四時之序其樂真矣釋紛華之累其情安矣先生之歸也非計之得乎或者曰吾於虞山之歸也而得其

心焉昔張翰之思蓴鱸也歎曰人生貴適志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即引去范忠文之歸蜀也謝絶賓客口不談當世之務元祐首詔固辭不起虞山之歸也適符張公之志而林下居養之貞又得范公皎潔之行所謂儀於國矜式於鄉者非歟余曰不然夫季鷹之歸也蓋感憤於時不得已耳其歸也非其志也先生之歸勇退於急流中厭榮樂靜乃其素志至於昆仲並居顯位受 國厚恩又非范公之比異日

天子思用舊人起先生於海隅而任之則先生又安得以致政之臣自諉哉然則於虞山之歸固榮其去而期其來也

壽林碧潭翁序

臺江之水匯百川以歸于海受潮汐之往來至戚王臺下汪而爲潭其深莫測汪汪澄澄浩蕩清渺微風徐來夕月初上則上天下水洞然一色浮光耀綠淨影沉碧漁歌款乃而漸杳煙艇奔逐而忘歸但見飛鳧之出没樹色之參差林茂而鳥聲喧谷震而鳴飈發有老人焉臨潭之濱架一小樓坐臥其中圖書數卷花草數種觴詠而樂之日見潭之在目而左右之也或曰有神龍潛其下故曰潭或曰以其爲水之所聚特深而下故曰潭也有問於翁者曰斯碧潭之居歟翁曰吾不知也自吾之居是潭也以山爲圍以水爲沼以木石爲侶以魚鳥爲徒風日之辰霜月之夜吾手一卷杖一持酒一壺琴一束香一爐微醺行吟登高望遠隨波流而動靜樂吾

生之須臾吾不知吾之有是潭也抑潭之爲吾而吾之爲潭也吾性不與物競不逐時尚不事生業無小大衆寡無不樂與之接隨吾分之所安無過求焉故悠悠然終日而未嘗見吾之不足有得意處即飲酒數盃陶然而嘻熙然而樂彼世事之成敗得喪欣戚漠然不加於吾之心吾已忘之矣或時枉貴介之駕則坐談終日竟夕忘倦或杖屨而遊則息陰而語舒嘯而步指潭而語曰潭乎潭乎水吾清乎月吾明乎雲吾

行乎而契吾之胸襟乎吾今老矣延士奉賓輒謀諸婦婦亦欣欣然爲之具無難色顧年亦老矣吾有子有孫可以爲樂矣吾與潭爲終始可也吾潭雖小李愿之盤谷王維之輞川皆在吾潭中矣吾又安知焉聞者曰翁不與物競有潭之量矣以酒爲樂有潭之趣矣不事產業有潭之清矣翁即潭潭即翁也於是皆稱爲碧潭翁云翁林姓煒名其配爲陳氏今年並高云

送郡守慎齋胡公考績序

慎齋胡公守吾郡三年而政成考最將之京藩臬諸公相與謀曰慎齋行矣盍圖所以贈之於是相率徵言於余以爲贈余嘗見禮而知其政矣於公之行固樂贈之以言夫帝王疆理天下審官任人以和民則以平物軌然必考課之嚴遴選之當凡以核行能序爵位敦明敎化均美風俗以激勵才賢也於是時天下之賢才皆爭相濯磨以自奮其莅官長民必不苟於自見雖欲不治不可得已猶干將鏌鋣出於鉶治其光耀之露於外自能辟萬夫鼓群動寧能掩其神氣而隱其精采哉先儒謂審官之實在考課然則欲求天下之治此爲要術不可易也余郡人也其親於公之政爲詳諸公宦遊於吾閩其得於公之政爲備茲舉也可以驗其所施又可以視其所與矣諸公曰公之政也吾徵諸其民焉見其平强弱均衆寡齊勇怯各安其生無越於分苟有犯者必諭以理求服其心民罔不帖然而順命無敢違焉余曰嘻此子路之治蒲也民

知方矣又曰公之政也吾徵諸其吏焉見其發奸宄摘隱伏申究滯各盡其情毋眩於利有咈于理者必繩以法不借以私吏罔不懾然而畏威無敢肆焉余曰嘻此廣漢之治京兆也吏知法矣又曰公之政也吾徵諸其賦焉見其平力役節經費省無名之征數十事貧者不匱而富者不加益也又撤去州郡不逞之兵以消地方無形之變其爲隱功居多余曰嘻此曹參之治齊也人知德矣又曰公之政也吾徵諸其敎焉

見其加志學校激勸人才汲汲然奬進諸士羅而致之日異而月不同矣余曰嘻此文翁之治蜀也士知化矣又曰公之政也聿觀厥成焉吾見其始也如夏日之可畏也其乆也如冬日之可愛也夫可畏者威之懾也人不敢欺矣可愛者惠之和也人不忍欺矣吾以是徴焉余曰嘻此馬光祖之治建康也令無不行政無不成而人知感矣夫政始於人徴諸吏考諸士而要於成夫政成則事舉而績彰可以考行可以觀化矣宜諸公之所樂與而贈之也於是歌南山有臺以見其志賦皇皇者華以重其行

送屠東洲方伯入覲序

皇朝分省而治雖三司並設而實重守土之臣方伯守土之大臣也故其官以宣布為名有懷保撫綏之義焉豈徒以均國賦便民事而已哉左方伯東洲屠公將循故事入朝于京師其僚友大叅張兩山諸公語余曰東洲先生之行非惟閭之人莫之忍別也吾同事者亦莫之忍別也須子之言以光之致吾情焉何如余曰唯唯嘗考成周時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其慶賞刑威之柄罔弗專也徭役甲兵之賦罔弗共也號令簡書之布罔弗承也選舉簡辟之法罔弗恪也是二伯者分主天下之諸侯各職其所治之方以佐天子之治者也二伯為天子之老總其屬而布政於諸侯不敢越於其守天下之諸侯率其屬而聽命於二伯不敢干於其職於是官有常職士有常守朝有善人國有美俗卒為古今之盛治而稱有道之長者其故何哉無亦曰序大小之位正上下之分明賢否之辨公賞罰之施已乎故言周之盛者曰式序在位而其替也則疆禦掊克在位在服而已矣然則其時屬長連正之在位亦皆有賢能之可述者豈無故哉故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此之謂也今之方伯固古州伯之職也其屬之布列於下固古之屬長連正之類也而又有副貳以聯屬之有三監以監之有三載以考

之其責之可謂專待之可謂備矣夫三載考政古述職之典也謂之考政將以詢事考言以論辨其人之當否從而黜陟之以序位而賢賢也夫嚴於審官者厚於治民之道也審之不得其要謂之便民而可乎然則方伯豈惟民之表哉實百執事之表也今夫嚬笑之微輕以加人必有咈然不受者矣況黜陟而榮辱之乎是不可以不慎也已不以私喜不以意怒不以喜賞不以怒罰是審官之道也審官而得其要民有不

裕者乎故曰嚴於審官者厚於治民之道也夫慎毀譽用舍之宜而厚被吾民之福以佐　國家之盛治東洲此行固優爲之矣或曰東洲公太宰世家也審官裕民家敎之傳有自來矣夫固有所受之也

送郡守慎齋胡公入覲序

始予未仕時以爲守令親民之官宜無難者及長而歷仕途觀當世之務則見簿書期會之間詭令承接之際吽呼紛拏潰然四出左之右之鞭之朴之無不如吾意矣而能一一得其情服其心乎入傳呼於庭出怨讟於室聚譏慝於道行側目於塗邑中府中吾以爲得矣而不知人之伏怒積怨於吾旁群伺以逞於外者不勝其多也則吾昔之所謂無難者始見其難矣於是又反而思之以爲苟持吾所守之正而扞去一切外物之干乎我者庶幾乎可以無難矣然吾之所以備之者止一身矣而人之防乎我者以十以百以千萬而無算也則吾一身之外皆爲

遺奸隱術之地矣況夫勢之易睽也情之易疏也分之易畏也睽則勢不接疏則情不通畏則分不親以貌承以言出以言承以心出吾以爲難者信乎其不易矣久矣乎吾未見守令之果親于民而民之果親守令也閩之地僻在海隅其地僻故其事簡土瘠產薄無紛華以習故其賦省土之民言大而心小懼法而畏義故其民淳當簡省淳朴之地又無往來應接之衝凡縉紳名公卿之宦於玆土者去後之思率以爲易

治然則民之可親莫過于閩矣慎齋胡公之治吾郡也莅事以勤明刑以斷臨下以嚴行政以公以訓以諭與民休息去法外之征裁無益之費政平吏懾不敢爲奸至其自勵之節則一毫不取於民郡之民但見其情之通而不跡勢之接而不睽分之達而不畏而又秉翼翼之心無間晝夜詳切精密不爲苟且之政尤能虛心聽納務得其情自縉紳士夫以及田野之細民皆得效其言以自盡是則親民之要莫切於此者

卿曰吾閱守令多矣其有實心愛民者無如胡慎齋云慎齋嘗語予曰吾在南都歷郎署日與涇野呂子相親善而予告也過而予規也予識之未敢忘又曰人但當檢點心身上事何事檢點他人此予所聞於涇野者然則友道切偲之益有自來矣夫人惟患不能自檢點耳即是檢點一念則其存諸心者爲實理施諸事也爲實政其推以愛民也必有實惠以此臨民民其有不親者乎公將入覲　闕廷行以考政詢政之善宜莫如公者雖然吾又有說焉夫部院之於監司監司之於守令今之所藉以詢事考言互相稽核以寄耳目之司者也自郡而上其位尊則其責愈備自令而下其位卑則其事愈簡諸職事布列於下平日之守義而愛民吾不敢謂盡無其人間有僥倖於萬一而懷苟且之心者彼以爲公道所照而清議之必不吾釋也使黜陟之宜一失其當則民有不解體者乎譬之疾風狂雷陰雲驟雨奔走童孺觀者動色聞者悚

慄須臾風息雲歛天日開霽驚心悸目者於此頓息此曾足爲戒者故善親民者不必事事而更之也去其所以僨事之人可矣不必人人而悅之也存其利民之人可矣慎齋公賢者也其一時從事者亦皆賢也固無如吾前之所云者公好惡慎愛憎明取舍非慎齋今日事乎則所以親吾福之人而施惠之者固未艾也使繼是而賢者膚非慎齋之賜乎學職諸君曰公惠政多矣而尤先於學校請以是言爲學校先之以

爲民望焉

送大行東王高君奉使還朝序

東王高君肅卿以行人得　賜一品服出使琉球琉球島夷介居海中至其國者必取道甌閩出沒於煙雲波浪中値風順景颸旬日間兼晝夜可至否則風濤之險顛倒帆檣飄折桅柁以爲從者憂斯行也人甚危之而君辭色不少動飲食言笑倍加於昔其勇往之意不衰聞之上流溪水峻急石縱橫如虎牙其廉利侔劒戟灘

聲與石勢爭雄凡道經此者必輿行以避其險君之來也舟人請陸行君奮然曰吾將涉萬里之鯨波以浮于海寧懼此泰山之拳石哉借有險於此者將若之何吾不知此之爲險也中流而下舟行甚安其任重致遠之意已畧見於此矣居數月竟往返無恙擬之殷大夫之使回鶻其難易可知也昌黎韓子謂其真知輕重大丈夫則茲行之不易易也較然矣今　天子威信之被遠過有唐而琉球向化之誠雖非回鶻之

比至其道路之險則爲過之是君之難蓋加於殷大夫矣夫其秉臣節恭　王命壯國體服夷志吾知君之行必自得於言語容色之外而奚待予之贅彼區區出一言爭決是非以爲國之重輕者其事之難易又豈待論哉夫海邦水際遠不可測今有人涉江湖之滓失其守者尚蕩心易容戰栗不可止而況臨不測之淵周游於滄海之上顧乃居之安而不震守之固而不惑君何以得此哉無亦曰志定焉耳矣志定則受

之大而不驚納諸繁而不亂任極難而不憂享至樂而不蕩矣興日器量之所就可槩哉或曰君爲　國遠使海表今還　朝矣　天子嘉之將必有顯擢爲嗟夫吾知君之志不在是也夫仕途之險惡世路之艱虞孰有過於航海苟知此矣則榮辱得失利害變故彼瑣瑣之加於吾身動於吾前者真若浮雲之過太虛耳何足攖吾情介吾念哉況望此以爲榮進乎故曰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消息則

志不㒲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吾於高君之行也云然

岷峨志序

岷峨蜀望山吾嘗見太白山月之歌已知其勝遊人宦客之至於斯也必襆被曳履不憚一登則其勝也久矣舊未有特志之者志之自五山張子始張子蜀產也家於夾江距岷峨甚近是故志之者張子也夫志豈易爲哉以考故者審其象以定形者察其理以辨異者別其區以觀

化者徵其勝以懷賢者昭其勸以表俗者繫其思以格物者辨其產凡若此者不徵其實曷以永傳即古準今而莫之能稽也將漫漶無所於考矣故志之者之難也非志之難也始志之者之難也是故驗之星野躔度之分而象審矣揆之山川形勢之勝而理察矣參之建置分合之差而區別矣考之古蹟院宇之舊而化觀矣審之人物風氣之靈而賢昭矣質之名賢流寓之故而俗表矣紀之風土物產之宜而義辨矣吾觀岷峨志而斯義備焉夫山川之稱雄於他郡者獨一岷峨哉惜無人以表章之直泯沒無聞等於閒區耳泰山以魯勝武夷以閩勝其主之者有人也孰不知之岷峨在蜀之僻壤其勝聞於天下然非通道要區固雖望於一方而足跡焉者寡矣履丘垤而忘泰華之高其所見者小也一陟萬仞之巔始茫然自失見道之分何以異此吾以是知山川之勝以荒落而無聞者不獨一岷峨已也予亦僻在南服嘗寤寐岷峨之

勝欲挾策而登末由也雖不能躬履其地試取山月之歌而誦之固已神遊心醉於天府之境峨山之勝皆在吾目中矣其必有所託而傳乎夫人之知茲山之勝者尚有賴於是志之傳也

平蠻偉績序

皇帝御極之六年滇南尋甸土酋安銓弟兄稱兵構亂賊殺官吏攻畧城邑維時武定土舍鳳朝文承風響應合謀而起人心騷動列郡大震時巡按御史平野沈公甫至數月倏聞地方之

變攬戀而起集總鎮撫巡諸公藩臬諸君協群
策用群力指授方畧設奇制勝以讋服戎蠻之
心不數月卒使叛賊底靖軍民安堵其功頋亦
偉矣於是公得代東歸同事者思公之功乃繪
平蠻偉績圖以張大之蓋紀其實寄其思以重
於遐久之誼也余因得按其圖而觀之名義各
有所取皆諸君歌詠平南之功而播諸圖策宣
諸聲詩者也其曰議堂决勝曰列郡徵兵曰楊
林細鄉曰果馬驃騎曰省城保障曰元謀料敵

則運籌耀武以壯兵威是兵法先聲之義也曰
馬隆解圍曰蛇山摧陣曰火勒燒屯曰普河飛
渡曰起丘立馬曰紅路揮塵曰雪山寒寇則設
伏據險以遏敵衝是兵法以逸待勞之義也曰
武定靖亂曰尋甸底平曰廣通關道曰阿亡折
首曰東川執俘曰武亭奏凱曰滇池洗兵則班
師飲至以奏武功有韜戈卷甲之義焉余因思
天下之變未嘗不起於細微而蔓延構難於未
已何者惡不可稔亂不可滋君子惡其效尤也

吾又見夫今之肉食者值地方一有小警則倉
皇失措束手無策甚者虛張寇聲扇動邊境不
思其首亂而殄絕之待其滋蔓坐視其變茫不
知恤及釀成禍亂始悉力以制之至老師費財
不可勝紀縱寇殃民噬臍何及縱能有成功而
地方且殘𠠝不可救矣嗚呼殆哉乃若黔地土
酋之變可慮矣非平野公以身任其責而不辭
則何以能致諸君協謀於上群司奔走於下傳
檄而號召四方勇義之士以遏方張之寇破垂

成之黨坐消一方之變而為久安之利哉君子
曰蔡功之成也以能斷也然憲宗委任能聽亦
自不可誣矣滇之靖亂寔我　聖明皇靈丕振
神謀廟筭自足以寒遠夷之心蠢茲小醜其何
能為然則諸君各輸其職而同寅和衷者謂非
斷而能有成功乎而平野方歉然不自以為功
語及滇事必曰天之功也諸同事者之力也吾
何為哉此其志可占其所期詎可量哉晉師之
告成功也郤伯范叔欒伯相與讓功君子是以

知晉公之能師也然則平壄之功可歌而此尤可歌矣始平壄以是功為吾閩憲副今為江右大叅云

朝天日録序

朝天日録刑曹判書鄭士龍雲卿之所作也雲卿以嘉靖甲午冬奉其國王之命入朝貢于京師日紀其道里之所經目擊中國之盛凡有所觸輒發為聲詩故集以朝天名也予閲其集見其沉着冲淡不為綺麗艶冶之辭有唐人遺意因竊有感焉夫朝鮮僻在海濱與中國異壤其語言又迥别不可知至其為詩則音律和調不異於古不殊於中國何扎其理同也其國好禮義喜讀書以通經學古為高素稱守禮之邦今又累沐我　聖朝之化漸摩已久日異而月不同故其能言之士有加於昔與中國不大相遠如雲卿博雅有文言動詳慎不悠於禮又東人士之秀出者昔子長遨遊四方故其為文獨盛況雲卿觀光　上國其得於山川文獻之助典章人物之懿日觸於前而感於心非拘於法而不能入者則其矢於口獨爾專攻無疑也韓子曰外慕徙業皆不嚌其胾不入其室者也雲卿之專攻於詩可謂無外慕矣予之奉命而來也雲卿充遠迎使迓予江上同至王都既又從太平館送予西還相聚月餘登臨遊宴咸與之俱予目其貌聆其詞知其為一國之彦其所至殆未可量鴨江將别雲卿出是集求予序之予重其請為次數言以復其意且以見　天朝育才之盛而無遠弗届也

遼東志序

志紀也紀其事以為鑑史之流也天下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國有史而褒貶勸懲之法明天下有志而得失鑒戒之義彰其信今而傳後一也雖謂志為史可矣邑有邑志衛有衛志郡有郡志省有省志合邑為郡合郡為省合省為天下而衛附焉缺其一則天下無全文矣遼地為京師左臂西拱神州北連胡寇東鄰朝鮮南濱

溟渤統衛二十有五二州介焉實畿輔之要防山海之雄服也唐宋以來爲遼金之窟穴　皇明撫而有之列軍衛置防守屹然爲巨鎮矣夫夷虜雜處則漫漶不可稽矣軍衛分布則涣散不可一矣况夫山川異制風土異宜民性不同政因俗革天下皆然莫之槩也故於疆域形勝之分險要阨塞之處民情風土之宜學校人才之辨政賦物產之差兵革士馬之用將欲究其始終察其盛衰驗其淳漓審其登耗觀其强弱

以知其成敗得失之故孰從而考之又孰信而傳之哉故非志焉莫之可稽也遼地舊有志壞而不脩者有年矣巡撫都御史西溪任公謀於巡按御史駝村史公曰遼志之不傳久矣以臯朝一統輿圖之盛傾使文獻不存而考證無據非政之闕者乎盍圖之論既合以告鎮守少監王樂山總兵馬恒齋議亦僉同維時東巖徐君北郭劉君初亭程君旅寓於遼乃禮而請之得成稿若干卷屬苑馬馮子太僕李子呂子分

守參議高子分巡僉憲張子參校之踰月而志成俾都司刻而傳之予時有朝鮮之役適覩其事諸君以序見屬嗟夫諸君之於政可謂能識其大者矣予嘗過山海閱邊城至襄平縱觀千山之勝迺竊歎曰美哉山河之固襟帶險阻真四塞之區也非躬歷目覩之何以見一統之盛乎謂不出户庭而知天下者非誠然也今使閭巷都邑之中聚里師鄉校而群之質以數十里之所傳聞者已不能得其要况於遠者乎其近

者且如此苟質以數十年之所傳聞者已不能得其要况於久者乎况夫童孺小民之所流布學士故老之所誦說十已遺其二三日復一日人復一人承謬襲訛轉相傳播而欲其不誣乎古不戾于今亦已難矣非志焉何以託諸久遠以永其傳哉是志既成故觀夫山川其形勝可知也觀夫備守其險要可知也觀夫人物其盛衰可知也觀夫風俗其淳漓可知也觀夫户口其登耗可知也觀夫兵甲其强弱可知也觀夫

政蹟其是非成敗可知也其備諸得失鑒戒之義乎得失鑒戒之義固褒貶勸懲之法也雖謂之史焉可也諸君當政平人和之時而克舉斯典其誠能識其大者矣是皆可書而傳也永其傳者其尚有頼於後之人乎莅茲土者尚鑒茲哉尚鑒茲哉

送河南叅政馮君序

貞齋馮君以都諫出叅河南行省政事其僚友給舍諸君爲之請贈行之言於予予惟馮君昔

爲都給事 天子之諫官也天下之事皆得論救之有言責焉今出叅外省則 天子之守臣也一方生民利病之寄有官守焉官守之繫固言責之實也河南古中州地也其爲府者七爲州者十有三爲縣者九十有五宗藩分封之國聯絡遠近襟帶河山今支行日昌而祿食之繁至不可勝紀遲以數年則糜費益廣不可窮矣朝廷軍國之需其取之也雖有常法而民之所以爲生者迫於水旱傷於饑疫困於盜賊加以豪侈之所侵淫者日以耗竭而失其恒產矣小民愁苦之狀凡勢有未達情有未通者莫不奔走赴愬而求直於其庭若是者有司上下之所同也獨藩司之責乎哉而人皆責之藩司者以其位專之也故力役之未節也賦斂之未均也窮困之未息也寇盜之未殄也一不得其理而不能弭其愁苦之心者皆藩司責也郡而下職守非不詳也官非不備也群趨隊入奉承於下者非不多也藩司得而統之者其位專其責愈

備也今夫一命之士卑也苟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不害其爲大三公之貴尊也苟志不存乎立功而事不專乎報主不害其爲小人臣之位豈擇於崇卑哉惟其職之稱而已是故語大行之險者車轍之迹至而後有戒心焉談滄瀣之深者舟楫之游危而後有懼心焉事固有得於口耳之末者不若身親履之之爲詳且切也今天下之事日以多矣吳越之水旱齊魯之徵輸荊楚之力役川廣之調發燕趙之興作邊

庭之寇虜有識者方抱不可制之憂而以爲不足憂且煦煦然相樂於無事者吾未敢以爲然也然則事之所當慮者獨河南之一省哉馮君昔有言責天下之事凡切於風聞者旣皆抗疏而言之矣乃今親見安危休戚之實其有不動於心而形於言者乎則夫嘉猷之入告毋謂其疏且遠也其民受實惠而所行必實政也可槩見矣吾聞之曰廊廟江湖其憂一也君其慎於茲行哉

壽顧封君七十序

蘇有好義士顧天祥氏豪宕喜施善與人交凡四方士大夫之道吳下者必樂從之遊從之遊無不歡洽得其意以是交日廣譽日宏人皆曰東吳顧君誠好義者也君之壽於今七十矣而耳目聰明動履彌健方且馳情於音律放懷於山水於聲利紛華畧無所好囂囂然自適其真也歲庚寅其子思忠官京師得拜　恩命封君如其官思忠樂其親之壽且昭其寵也謁予言以壽之予聞之揚雄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者安親之心也使親之心得安焉雖菽水之奉足以爲樂也使親之心不安焉雖鼎俎之養亦無所用之是故上者養志其次養力養志所以寧親也大道之世也使老有所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可平矣今　皇靈丕冒四方無兵革戰闘之聲吳地素稱富庶士生其間涵泳清時之化雖僻壤編氓爲天地間閒散之人以遂其田里之樂者亦皆　君上之賜也其分之窮達固所

不暇論矣若君之樂又有進乎是者有衣冠之榮有褒封之寵而優游閒適盟泉石友麋鹿嘯傲於煙霞之表樂可知已宜乎心安體舒忘其年之將至也忘年則壽矣然則沐休澤以樂其餘生者寧可不知所自耶思忠豁達溫厚克守其官可謂能養志者於其親之壽故及之

雲岡選稿卷之十二畢

序

送南京大理寺丞集齋丘君序

大理職掌刑獄以平民訟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二人其屬有左右寺寺各置七人其在南京者半之凡詔獄與夫法司之所讞者詳審其輕重當否然後行月之中下旬　天子御門聽政卿則率其僚屬執簡策以進面陳其案牘之出入以備稽考焉其慎且重如此故謂廷尉爲天下之平者言能平其情也方其日聚於庭而訊之紛糾煩嚚譸張咆哮呼號而呌寃者不知其幾也抑者忿悖者驕强者形於言弱者形於色哄哄然而爭曰彼與彼罪相若也彼與彼情相若也其求直於上也必得其情焉而後可也其取直於下也必得其情焉而後可也然則爲大理者雖不欲慎且重不可得也今歲斷大辟不下數百猶不可禁禦行者日益衆而犯者不旋踵其故何也是不可不達其本也朝有純德之

人則鄉有不貳之老國有靖共之節則野有節儉之風上有廉潔之行則下有謹飭之士故上不以廉耻節義而教其民欲民之守行義不犯於有司不可得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民無訟者得其本故也張釋之之爲廷尉也天下無寃民于定國之爲廷尉也民自以不寃夫天下無寃民得其情也民自以不寃則幾於無訟矣丞之爲職於六卿相頡頏與之上下其論議相可否者也顧弗慎且重歟夫所貴於丞者獨上下其論議相可否而已哉其必有本之者矣晉叔向所謂閑之以禮義誨之以忠行而猶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集齋丘君非其人者耶君予友也其尹餘姚有張趙之政其爲御史有鮑桓之風其立朝務植奇節而不詭隨於人乃今之佐大理也必能知重其本者於其行故以是告之

壽太醫院使吳公序

曩予奉使朝鮮得與給舍吳君子醇同事行則並騎居則同止服則相過飲則相詠往還者七閱月志孚意合偲偲然相好也每談說天下事竟朝夕忘倦雖至於家政亦無所隱君必及其尊甫陽谷公之所以教者輒踧踖不自安予叩其故則以不獲省侍爲𢙢也子醇之言曰陽谷公世居蘭陵幼頴異超悟以醫世其業性剛介而中實慈惠人有適貧亦不之較其事親也以孝其處弟也以友其刑家也有則閨門之内井

井焉其教子也有方家庭之内井井焉郡邑以名醫貢于京師群天下之人再試之俱列優等遂入御藥房事　毅皇帝帝奇其術累有衣服銀牌條扇之賜以考績歷陞院判院使掌醫師毅皇帝南巡嘗感　帝之夢促錦衣使召之錫以蟒衣玉帶辭不受俸祿之入悉以奉親其所接引後進皆爲時良醫此公之所以教于家者之大致也予又聞公善攝生雖年近耄耋髮澤齒壯與强年無異其供事　毅皇帝也則必有所合乎胡晉錫之駢蕃若是也長子希顏繼其業仲希曾領鄉薦次希孟即子醇登壬辰進士歷知分水東陽二邑甚有聲同予使時爲户科今轉兵科右給事中樹譽植節駸駸未艾也其少子尚有三人子醇適以　恩詔進公階爲奉議大夫今壽七十有三矣予觀近代以來凡世之言善醫其子孫率多有顯者豈陰隲之報天固有以定之耶陽谷之進也以壽其身之術而壽國其退也歛壽國之道以壽其身永年之術

固屢試而自得之矣尚何言哉子醇聞予斯言也起而再拜曰某也嘉君之貺敢敬以是言爲吾親壽

雙壽序

仕宦而多賢子孫富貴而同享壽考此縉紳之所榮而人生之至願也兼之者不亦難乎吳郡皇甫公以文學見推時擢甲第歷試有聲其頴敏之資已見於髫齔之日而勤慎之操爰著於筮仕之初一爲都官郎三爲禮部郎其秩事

定儀皆足以貽訓於時而垂式於後燁燁然聞譽於縉紳間故今之言畫一之典者必曰皇甫公云及出守順慶時蜀兵弗戢地方靡寧於是練兵弭盜悉力以保境土人賴以安及致政而歸卜居於虎丘之傍日以課子為務暇則吟詠山泉林鳥之樂時有者述不求人知其配恭人黃氏之賢又足以儷之四子相繼領鄉薦而仲涍叔汸皆舉進士為曹郎登名趾美以世其家士大夫榮之丙申涍以膳部郎值 恩詔公及

恭人皆被寵命進階封歲已亥適 朝廷冊立
皇太子大置宮僚涍以廷推得與其選其本於家敎之助者良不誣也於是公與恭人之壽俱七袠矣涍等以羈於官守不得稱觴謀所以壽公者於予予惟福慶在人鮮有袭其全盛而造化之於物似若有所靳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是故進而仕則考於治以觀其所授仕而退則考於鄉以觀其所遺而壽考之慶徵於斯焉故世有仕宦者矣而未必其有子孫有子孫矣未必其皆賢仕宦而不能皆賢子孫猶弗樂也亦有富貴者矣而未必其壽壽矣而未必其並壽富貴而不能同享壽考猶弗樂也亦有仕宦而富貴者矣然或有賢子孫而不能必其並壽猶弗樂也弗樂猶弗壽也是數者孰不願之而不可必得者天也公躬被顯庸雖不大試於時而夫婦齊年並老皤然垂白於堂乃複孫子衆多皆賢而有文為錦誥聯狀綵衣繞膝燕笑於一門之中是能履福慶之全而獨為造物所厚者

非全於人而徵於天者耶縉紳之榮而人生之所深願者蓋兼得之矣昔賓叔向之子五人相繼登第時論榮之以今觀皇甫氏之事多類此卷阿之詩曰茀祿爾康矣純嘏爾常矣非公之謂乎予敢以是言詒公之子寓歸以壽之

送龍津吳君參議江西序

兵科右給事中龍津吳君之居諫垣也踰三載矣時江西缺左參議銓曹擬其名以請 制曰可命既下凡與君交遊者皆戚戚然曰君為

朝廷侍從左右之臣方翼志引言關違補過諤諤然論天下事以結　明主之知乃出叅一省其無乃詘於玆行乎或有解之者曰龍津子方壯年而當一面守土之寄登第不十年而陟方面之任視距其為令時不數載耳其不為尊且榮乎於是其僚友馮都諫諸君為之請贈行之言於予龍津亦走別予曰吾將有遠行惟昔與子之同使事也子其何以贈我夫微君之言吾猶將張之况重以諸諫議之請乎哉　國家王

畿之外分省而治三司並建錯之以府衛列之以州邑叅之以文武凡以為民紀也布政司宣之官有左右轄以統之其副貳則各佐理其政相率而賛治焉以俗之見則曰賛佐而治政不能以相兼也各司其事職不能以相兼也以予視之則不然矣今叅議之官與其僚寀下臨其屬別為各道以涖之故謂之分守視事繁簡歲一易焉其所巡歷殆徧也則一省之政未嘗不兼之矣其所司雖曰職專錢穀然役使之未均訟獄之未平軍旅之未息者莫不以此赴愬而求白於其庭為分守者亦罔不聽焉則三司之職蓋未嘗不兼之矣故夫各道之所轄者則有數郡郡必有數州州必有數縣縣治則一州治矣州治則一郡治矣郡治則一省治矣使一省治則天下皆治故於此可以觀其志焉可以觀其才焉可以觀其守焉今夫射石而没羽者懼心生於有所畏也馳駿馬而蹶於康莊者怠心生於有所忽也君知所以自考焉則今之視為

令也其難易大小相去何如哉惟無所忽而知所畏焉則可以堅其志成其才而定其守而又何擇於位乎哉予聞君之為令也不寬不猛有遺思焉其居諫垣也不激不隨有遺直焉以此推之則沛如矣然則士君子之所存者夫豈有二心而所施也亦豈有二政乎哉此蓋諸諫寮相贈之意亦予贈言之意也

恩封具慶圖序

耘齋陳公致政而歸十餘年矣今壽七十有三

七月十日其誕期也其配黃氏今壽六十有五
十一月九日其誕期也其子在中走告予曰文
也縻升斗之祿惟是父母之辰不得與稱觴之
祝辱諸交遊士夫繪圖而題曰恩封具慶引壽
思也敢告史氏予與在中年友也辱同里閈情
好且密於耘齋公之事則嘗聞之矣公登乙卯
鄉薦敎諭于東陽貴溪二邑敎授于寧波助敎
于國學通判于惠州入仕三十餘年方其敎貴
溪也今少傅大學士桂洲公時爲弟子員實出

其門下予嘗往候大學士大學士知予於公閭
里也語予出處之分且告予以故曰予少也之
病且殆也予母太夫人憂之雖一家皆憂之皇
皇走泣且將治後事矣使人問陳先生曰先生
疇昔之所許無乃不驗乎先生曰何慮焉何慮
焉如夏其其已乎吾不復星數矣如夏其者吾
卜其必致身卿相位極人臣者也一病焉足以
困之汝往矣毋戚戚爲也且定以期日示必愈
及期果愈後數年予登第登第後不十餘年果

晉高位夫能預識公輔於數十年之前不爽毫
髮可謂奇矣此大學士之言也今大學士方貴
顯受 朝廷之寵眷無虛日天下之人識與不
識皆願出其門下以求知遇而在中舉進士任
地官日在京師曾不以一日接大學士之門大
學士亦不問也在中亦忘之矣人亦不以是病
大學士云夫以大學士之光寵士大夫之出其
門者得一嚬笑猶足以耀里閭而榮搢紳在中
獨不樂爲之此其意可以無愧於古人矣其所

謂以志養者耶公於丙申歲以 皇元子恩封
爲承德郎母爲安人其偕老垂白子孫繞膝而
儒而賈各享乃成公何求焉適意而樂斯已矣
在中告予曰吾將何以壽吾二親也夫卽此一
事予實奇之以是壽公有餘樂矣此孟子三樂
之序而王天下不與存者也在中以爲何如

送曹際卿參政廣西序

昔韋處厚以考功副郎守盛山韓昌黎叙其詩
曰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

處與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復解之曰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悲者豈韋侯謂我以今觀曹子得無有同者乎曹子居吏曹六年矣其爲考功郎未數月以他事調膳部又數月陞廣西叅政將行謁予而别且徵予言以爲贈夫考功今之顯曹也曹子今之美士也其爲吏曹且久凡吾鄉縉紳之宦于朝者莫不期其大用其登顯膴也可立至矣乃不得安于其位竟外補以去較量彼此亦若昔

人之爲韋侯屈者夫人之情也廣西介在五嶺地實險僻較之盛山雖非惡地而叅政尊官又非一郡之比然以曹子處之得無枉其材也予然予察曹子畧無幾微見於言面且以不稱其位爲憂惟是心也可以占其所養矣其言曰内外不同位均之爲守也某不敢擇焉崇卑不同秩均之爲職也某不敢辭焉擇位而處於人情之所不樂者則辭某之所不敢知也夫廣西地與西南夷接壤今　朝議方講求征撫交南之策　詔遣大臣經畧其地曹子叅大藩將必出謀發慮安輯一方以爲軍民之利即其言也可以驗其所施矣昌黎謂韋侯不屑屑於悲喜者吾於曹子亦云然吾見曹子之前數月也以母太宜人爲念疏請乞歸矣今兹行也得拜太宜人於堂以承膝下之歡又得謁省其先大夫之祠展墳墓叙親戚笑語其平生於某山某水之所嘗釣遊者樂以詠之於兹行有榮耀焉不知韋侯昔日之守盛山亦有曹子之事否也予考

韋侯後遷侍講入中書躋大位曹子之他日得無有同者乎予不敢同於人以惜曹子之去是以獨期其來也予己丑歲同考禮闈辱於曹子有一日之雅以其事頗同於韋侯故以是贈之

應天府鄉試錄序

聖天子龍飛嘉靖十有九年爲庚子凡七舉士矣是歲實維其期先是應天府臣以考試官請上命臣治臣用卿往莅其事臣等大懼弗任無以仰塞　明詔遂以秋七月庚子陛辭兼程而

南爰以八月丙寅至自京師及入院胥戒胥飭
維勤維謹夫心秉公越二旬而告成事臣用卿
作而言曰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與天地
並其在茲乎夫人君代天而治天下必資賢才
與之共理成周取士之法考諸經可見已顧今
之賢才無以自見其勢不得不一歸之科目以
羅之間或有不藉於是者然亦罕矣科目之設
自漢以明經取士其來尚矣然道有升降政由
俗革故其登庸之選或不免有他途之雜求其

經常而可守者孰有如　國朝式我　太祖高
皇帝當胡元之亂奮起南服易腥羶污染之俗
以復中國衣冠之舊定鼎金陵功在萬世一時
開國佐命之臣元勳碩輔肩聯華出固皆濠潁
淮泗之產也當戎馬倥偬日不暇給之時首聽
儒臣之請建立學校訪求人才自洪武三年即
詔天下開科取士歲一舉行旋而議格至十七
年始定為三年一舉之制雖典章不相沿固周
人選舉之遺意也是故事有定業人有定志庠

序絃歌之風被於天下而文教日興矣　成祖
文皇帝啓土冀方兩都並建雄據華夏　列聖
相承益隆繼述培植至于今蓋已百七十餘年
之久肆我　皇上懋昭文德闡揚理學明敎一
註五箴　睿藻天葩昭回雲漢惠宣澤流海內
嚮風士生斯時皆爭相濯磨有共惟帝臣之願
是以士無異學人無異議能言之士彬彬然有
加於昔而文教日盛矣邇者諸省鄉試議遣京
朝之官稍加參酌以不便停罷獨兩畿試事自

立科以來主之以侍從文學之臣著為畫一之
法遵行不變所以隆基本而崇治化也豪傑之
才胥此焉出而社稷長遠之利終必賴之永無
疆之聞端在此矣爾諸士之生去　皇祖之時
若此其未遠也居近　帝鄉若此其甚也涵濡
聖明棫樸菁莪之化積而彌光又為首善之地
以先天下其文之日益盛固宜然矣夫士以文
進也主司之所知文而已耳今之為文者日異
月化屢變而求工於國初渾厚之意不能無異

君子懼焉夫文之盛也是則可喜也而君子懼焉何㦲謂其忘本實而徇浮靡也故謂文不足以知人非定論也謂文足以盡人亦非定論也夫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言之成章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言顧不可以知人乎孔子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知人者亦於多寡煩易之閒加之意焉耳而人品之邪正學術之純駁於此見焉然言不由衷容亦有之此孔子聽言觀行之戒所以深警宰予也惟夫

善學者不徒事於言必求事於心善用人者不徒於其言而必乎其心言如其心是謂顧行是謂實德施諸身則必不爲詞章口耳之華其學爲實學措諸用則必不爲苟且鹵莽之習其政爲實政庶幾如國初得人之盛而復還渾厚之氣主司實有望焉吾甚懼夫世之眩其實而徒樂乎其言之是飾也爾諸士其亦有不由衷之言也乎夫言不由衷其流之弊將無所不至矣不亦深可懼㦲彼名世之諸臣非諸士之鄉人也乎其勲業載諸盟府流於後世赫赫然可徵也諸士子尚友古人其亦近取諸鄉也㦲今兹舉也安敢謂無若人者出以應 當宁側席之求以共承嘉靖中興之治乎誠得若人而舉之則其輔理承化之功必章章然可觀者斯不負明時求賢圖治之至意於科目不亦大有光㦲否則不惟爲有司者之憂亦重爲科目之羞諸士子其毖戒之㦲

應天舉人序齒錄序

南畿庚子鄉試所舉士首趙鉞迄於路伯鏜名錄之序也首沈璐迄於楊道南齒錄之序也錄以齒序必及其時日若籍址重世講之義也重世講之義者厚之道也同年之誼不可以已也夫同舉於鄉曰同年同升諸司馬亦曰同年曰同年者非庚甲相同之謂也鄉之同年萃諸郡而之省合一省之同以爲同也司馬之同年萃諸省而之天下合天下之同以爲同也士而幸至於同舉合四海之交焉是大同之義也諸士

子之所謂同者其是之謂也乎吾之所謂同者蓋進於是矣盍亦求其所同之大者可乎夫士士也優游黌校誦法周孔非詩書禮樂之藝不習非二帝三王之道不談童而習者在是壯而行者在是今之士有不盡然者乎是學術之同也鑒觀往古之成敗歷論古人之得失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其所與者必天下之公是也其所否者必天下之公非也一不得其理則熱中而其色赧赧焉今之士有不盡然者乎是心術之同也及其服有官政夙夜在公雖內外不同位而莫非己責也雖崇卑不同官而莫非王事也其自期也有不思善其所行以弼化理以濟民艱者乎今之士有不盡然者乎是職業之同也能由此而善用之無變乎其初則道德由此而一風俗由此而同天下大同之道不外是矣然吾見天下之士有不盡然也其無乃樂於其言之誕而變於其初乎學術同也而用之者異矣心術同也而發之者異矣職業同也而施之者異矣同於先豈能同於後乎夫使其名位不同也而心術學術同焉謂之同焉可也其名位同也而心術學術異焉謂之不同焉可也爾諸子其尚以同者自信抑以異者自待乎亦自擇於同異之間也已勉之哉

送侍御鏡峯陶君還朝序

皇朝疆理宇內南都百司庶府之叅置與京師並其案牘紀載之繁上下交承之際有無同異之辨盈縮虛實之故隱弊宿蠹紛至雜出而莫之可稽也於是每三年選臺中御史老成有資望者來自京師以涖其事稽覈其欺隱釐察其奸偽而舉正之例遣國子生百餘人以從事維時鏡峯陶君以茲役至余選諸生周振宗等以行立于館下謂之曰爾諸生之與茲役也亦知其意乎夫磨勘之職既有御史以任之而佐其役者一胥史之徒可辦也必率諸生周旋其間者何哉我　祖宗良法美意蓋責士以實用使之愽考職掌而知綱紀法度之施欲其由學以

入政而非以政學也爾諸生其毋惟故事之徇而莫之恤哉諸生唯唯而退越二月告成事諸生進而請曰鏡峯先生將行矣敢請夫子之言以爲别且以見諸生辱先生之教以爲贈也余惟今之百司綱紀相維互爲防檢禁奸之法日講月求筭無遺策欺蔽者有罰奸僞者有刑當其事者苟一有謬訛未嘗不舉正之禁網之設精且密矣宜乎法令行而犯者少也乃不旋踵而其弊猶故者何抑得非治安之久而積習之

弊乘之而起歟雖使督責之使如期而來其下之所以應之者如期而集則亦襲謬承訛展轉蒙蔽日相仍焉耳可慨也已孟子不云乎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在孟子之時已然矣而况今之奸弊百出者乎夫其稽之若此其勤防之若此其至宜可以無弊矣而猶不免於弊可以無防矣而猶不免於防防之又防日以加密而其弊日滋至焉是則奸宄之叢賈易之過也然非公以折其奸明以燭其蔽愼以正其訛勤以作其惰則遺於耳目聞見之外者又豈能一一得其情而無隱哉君之茲役也比條貫序倫類於案牘紀載之繁可考而知焉滌荒穢别瑕垢於上下交承之際可默而識焉次先後别微顯於有無同異之辨可推而驗焉謹譏察嚴舉剌於盈縮虛實之故可詳而究焉雖隱弊宿蠹而莫之可稽者將無有不得其理者矣今夫工於樂者必得其條理節奏之詳而後能審其音精於射者必安於疾徐進退之節而後能至

其的事固未有不决其趨而能得其止者也諸生他日由此以從政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余嘉諸生與從事之樂得其所宗也故樂爲道之

送謝子佩通判漢中序

謝子子佩予同年子如之弟也子如舉進士爲刑曹郎以母太安人高年在堂爲念未四十即致其事去士大夫高之皆想聞其風采云子佩後子如六年舉進士令黄陂若于政其民宜之職業彰而名譽流移令蘄喩無攺於其政監司

以其名薦諸部院部院以其名上諸　朝廷入爲給事中以言事謫雲南未久擢爲溧水令人皆謂謝子當内敘不當外遷即外遷不當復爲令謝子令溧水矣而人爲之屈謝子怡然也居踰年復遷爲漢中通判人又謂謝子當内敘不當外遷即外遷不當復爲通判謝子且通判漢中矣而人爲之屈謝子怡然也於是薦紳士夫咸以謝子爲賢謝子将卜日就道之漢中矣其寮寀與其邑之士夫求予言以贈之予曰觀謝氏之兄弟可以知其母太安人之教也兄以勇退去弟以直諫顯其科第同其志節同真不忝同氣矣顧不謂人情所難者乎非太安人之賢而能有子如此乎謝子之遭擯斥瀕頓阨而其志不變氣不衰也是不可見其所養乎蘇子所謂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将而将謝子其庶幾於是乎故試之於艱以觀其才納之於繁以觀其智臨之以困以觀其守滞之以久以觀其量能善是者裕而行之有攸往矣獨漢中乎哉此謝子今日之所致力者也謝子勉之

送侍御晉川陸君擢守思明序

監察御史晉川陸君自南臺擢守貴州之思明先是臺中之遷者率以秩滿始得遷君方逮二載而遽膺是　命命下或曰陸君以望遷也是故若是其亟也或曰是亟也非君之所樂也思明遐方僻壤夷獠雜居語言土俗不同於中國蓋荒服也時論率以才識之別議品秩之攺圖者處之令乃以之處君雖亟而非其所樂矣予聞之曰嘻不然也我　明誕敷方夏分職而治薄海内外罔不臣服況貴州介名諸省爲令之雄藩乎其地固王之土其民固王之民也夫其地王土也民王民也乃以僻遠而異視之其尚得爲安遠人而均一統之義也乎今夫朝鮮交阯地之視思明相去不知其幾也周漢之時均入版圖實外郡也箕子馬援諸臣一入其地即爲諸賢過化之鄉其福澤流於當時休光垂於

後世至今人能道之豈以其遠距中國而弗慎求其人以任之哉夫聖王不以遐遠而妨其兼濟之仁賢士大夫不以遐遠而遺其經濟之志是故無遠無近無小無大爲地建官而求不失其人者聖人馭物之仁也無遠無近無小無大爲民盡職以求無愧於其官者君子用世之志也仁以及民即無往而非吾仁之被矣而又奚擇焉志於澤民即無往而非吾仁之用矣而又奚擇焉若如時世之論皆出於才識之别議品

秩之攺圖者處之則將舉其地其民而棄之可乎抑將坐視其胥壞而莫之恤也乎司銓衡者誠不可不重加之意也故非練達而詳慎豈弟而明恕者莫之能濟矣君往矣以前之所以令王山者而治之吾將見遠人之莫不歸仰且以得人爲賀矣珠玉犀貝出自異域而得達於中國不以其遠而或遺者天下之美弗能當也瓌奇卓犖之才其豐蹟茂譽有出於珠玉犀貝之外者豈以其遐遠而能掩抑君勉之矣吾日見其閎於中而肆於外也於是臺中諸僚友求予一言以爲君贈君東書詣予告行予因以是言質之君蹶然曰子其知我者敢不蚤夜以求從事於斯言

送小洛何君僉憲廣東序

戶部郎中何君元孝擢任廣東僉事將行同鄉諸縉紳詣余徵言以爲贈余惟　皇朝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準古分服之制列省而治三司並建以毗贊內朝六卿之職均平邦國以敷邦治

設官最爲近古而按察之官職在肅政而貞度一民而正俗其責尤爲重而要者憲使之外分職而任各率其屬以統攝府衛州縣一有不得其理皆赴愬而求直於其庭則其係一方之安危以糾率諸司聯絡藩屏綱紀相維無擇於其佐君貳其責任同焉者也非年資有時望者不輕授焉君之居是任也固將得行其志而地方之責且係之矣余也聞之東廣地介五嶺夷夏雜居人心無常寇賊姦宄乘間竊發嚚然喪其

樂生之心以鼓其機械變詐之習有不乎時之紀而輕冒明憲者乎是故簡兵也慎獄也二者責之大者也昔周公立政之訓既惓惓於庶獄庶慎之戒而又繼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復申之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即斯二者而古人慎重之意蓋可見矣今夫盜之滋也曷從而致之必有所以生之者矣民之梦也曷從而致之必有所以亂之者矣兵不簡則民玩民

玩則盜起獄不慎則民怨民怨則亂生故簡兵以弭盜也慎獄以止亂也茲非憲職之大者乎夫東廣固君舊遊之地也慎斯術也以往有不得其理者乎故曰雲夢之竹不矯揉不羽栝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强士不遇盤根錯節固無以別利器也君行矣斯道也獨優於東廣已哉

送王石岡先生撫治鄖陽序

吾師石岡王公有巡撫鄖陽之　命制下朝士相慶卿等公所舉士也辱門下之教相率候公于堂進而賀曰　明天子之任官惟人公之舉能其官徵諸人情若宋仁宗之用富文焉敢以爲公賀公曰噫斯重職也吾艱哉茲行矣振紀綱和軍民拔幽滯敷政令以統一庶類宜明教化者也吾懼忝焉吾惕然以自謀之不暇敢以爲榮哉則相率而疑之曰公之宰邑也則爲良有司其職臺諫也則爲名御史其監臨於關洛督學於畿輔舉士之盛甲於他省號稱得人由

太僕而廷尉晉位光祿皆歷有奇節不爲赫赫之譽而於勢利之紛華者則惟恐其有干於己天下之人莫不由是重公今位愈尊責愈重顧歉然若不能勝者何哉釋之者曰此蓋公翼翼之心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義也是正公之舉能其官者矣　國朝設三司于外而復遣總憲大臣撫巡其地蓋假朝官以鎮之所以聯內外而通上下也申伯之邑于謝而式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其成楨幹之功而爲文武之憲者不獨

賦政于外為南國之式而已也故詩人之為此
言雖以頌申伯而宣王任賢之美亦因之可見
矣公有天下之望而膺保釐之任則所以蕃四
國而宣四方者寔有賴焉卿也嘗見公論天下
之事其取人也必欲重廉耻之節以去朋比之
私其恤民也必欲抑浮費之征以省徵輸之困
其立政也必欲洗弊陋之習以公賞罰之施其
論材也必欲察毀譽之真以定取舍之極其持
論也必欲復渾厚之舊以袪刻薄之風由此而

推之則綱紀之振政令之敷軍民之和幽滯之
援皆公之能事也彼夫名實不稱而皆有後心
者視公為何如哉公臺端之首臣也行將肅百
寮貞庶政以佐　朝廷清明之治願公毋忘於
斯言已矣公曰嘻有　天子之明命在其敢不
勉於是餞送于郊而附式遄其歸之願焉

義谿集序

予弱冠操觚翰習為文辭迨今年踰强仕猶昧
要領如涉舷於海杳無畔岸入武庫之林鼎光
耀目手無所措仰而思之俯而索之無得也歲
甲辰歸自金陵杜門養痾尋繹舊聞間有所見
旋復失之自度謭學謏聞必不能長進如鸒鵰
之飛不越尋丈耳丁未秋泛舟入洪江訪中丞
陳虛窓先生於義谿涉陽崎之津始知所謂西
峽渡者過五虎之山見大頂文峯烟雲萬壘出
没其下顧瞻而歎曰美哉山川之秀也是必有
高人彥士出於其間及登先生之堂而二山之
勝適當其前後奇峯湧出如拱如揖秀特干霄

至不可名狀於是益驗山川之秀不偶然也未
幾虛窓以義谿集若干卷見寄徵予言予得而
備觀之作而歎曰嗟夫文章豈易言哉窮天地
之精洩陰陽之秘達性命之真闡神靈之奧經
緯區宇彌綸彜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深入
於重淵高出於重玄巨含夫元氣纖入於無倫
探之則渾渾浩浩索之則窈窈冥冥方其始也
積思玄眇則雷電並馳及其止也蓄意沉淪則
龍蛇俱蟄穹窿之宇不足以盡其思也洪濤之

險不足以喻其疾也風霆之迅不足以盡其神也月露之精不足以名其巧也其執之無端其研之無様也行於其所不得不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其往也則與心俱化矣其大致有四焉藹停涵之思者以理勝沛磅礴之文者以氣勝敦本實之宗者以質勝騁昌大之詞者以華勝四者各有所能而不可得兼也顧文質之用存乎其人而理氣之辨論文者所不能外焉予觀先生吳集本之以質昌之以詞主乎理而氣以輔之四者備焉是固山川之靈洩之也其鵬之奮翮於天池扶搖於九萬之遠也乎予鸑鷟之飛也何足以知之姑述所聞以復來意且俟夫斧藻群言者

送左方伯竹墟屠公入覲序

天下有道則朝以道揆下以法守故百工允釐庶績咸熙之治惟唐虞之盛世而後能行之迨其敝也則上陵下替外攘內憂雖及三年之期亦文具焉已矣故述職之典非盛世莫之行也

天下有道則官有定守士有常業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政惟帝王之盛世而後能行之及其季也則廉恥道湮毀譽亂真雖有三考之令亦虛器焉已矣故考核之典非盛世莫之行也夫莫之行者非莫之能行也雖行之而失其所以行之之意之謂也　明興稽古定制每三年入覲之期群天下之吏悉入于　天子之庭冊車之會無間遠邇自京尹方伯而下及討吏自畿甸郡邑而遠及要荒同軌畢至罔不修辭致享以對揚耿光以昭示大烈毋敢為防風氏之後至者此其道素明其令素行也嘉靖庚戌寔維其期吾省左方伯竹墟屠公以職事當行吾郡之縉紳士夫以及于吏民輿者騎者冠者弁者杖而走者咸思挽其轍而留之不能得也既又胥嘖嘖而歎曰公茲行也留佐　天子矣不復惠及吾閩矣雖然入佐之忠固推及吾閩之惠也吾閩之人其能已於思乎公浙之衣冠鼎族文獻故家先太宰丹山公之曾孫今尚書東

洲公之姪也以名進士起家爲合州守入爲南都司寇郎擢守吉安陟憲副叅伯廉憲以至今官公明廉能所至有聲其於錢穀之司尤爲謹飭出納惟允吏奔走於堂下踧踖屏氣隷卒拱手而立公庭寂靜無譁樹陰交蔭惟日對几案聞鳥雀之喧呼而已冠服儼坐于政事堂及與賢士大夫之相接也無惰容無傲色至其莅事應物也洞悉弊源無隱情無伏慝吏至不敢騁其私減羨餘省浮費氷蘖之操無閒於始終嚴明之譽允徵於遐邇斯宦績之良規士林之楷範也公之同年東川許子率諸子過予曰公茲行也必佐　天子矣予曰然雖然公於吾閩之人未能忘情也東川曰何以言之予曰昔東洲公以左方伯實長是藩公今仍以是職至十六年間親爲叔姪趾美相繼斯亦宦途之至榮矣是公於吾閩之人有餘惠而吾人於公有餘思也以是知公之未能忘情於閩也昔堯舜之治名於萬世其相與有成者不過曰九官十二牧而已夫内之九官外之十二牧其相須以爲政内外之治與有責焉者也故入而爲臣鄰則以宅百揆出而爲岳牧則以親百姓其道一其責均也公今爲岳牧爲州伯既有成績矣其入佐　聖皇中興之治以上追唐虞三代之盛世以復古三載考績之盛治可指日而俟矣公其毋忘於吾閩之人矣乎

送憲副婁江秦公入覲序

我　朝立法最爲近古準唐虞諸侯五年一朝之制每三載制天下之群吏各率其屬入覲於　天子之邦司其事者第其功能而考課之作率興事以勸百辟典至重也届期則四方舟車會同自荒服以達于京師大小之吏罔不承德震疊在位聽令悚慴無敢有越志干紀者百八十年來吏治彬彬於是爲盛矣嘉靖庚戌寔當其期吾省按察副使婁江秦公以職事當往同年平川鄭子平于倪子率同鄉之縉紳謀於余曰婁江公行矣何以贈之以表吾閩之人之思也

維子之張之余曰然請以言贈夫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古之制也藩臬諸司分理於外亦惟各率其屬以佐内治凡以爲民紀而已夫欲求天下之治豈多術哉亦在天下之吏各盡其職焉爾矣夫陽施陰翕而生成並司其運者天之道也一張一弛而寛猛兼濟其術者治之法也太上以天爲政其次以法爲政又其次以意爲政則作好作惡風斯下矣今天下固諸省之積也省者州與郡之積也州與郡者諸邑之積也事

功之建各有次第施爲之序自有緩急天下之事豈獨任之所成而能有濟於天下扎嗟夫今天下之親民以意行政者多矣非公其孰能正之公茲行也其亦慎率其屬以明揚于 天子之庭矣乎能正一邑之屬則惠及于一邑一邑治矣正一郡之屬則惠及於一郡一郡治矣如是則四方遠近大小莫敢不歸於正而天下其有不治者乎余昔備員銓職公時爲給舍正色立 朝毅然以身任天下之事有可以獻納者志激於衷至不避權貴爲之剴切鯁直震於一時 帝批答其章有虞進讜言有裨治體之褒百僚肅然敬憚之則其風裁固可槩見矣夫能言天下所不能言之事必能爲天下所不能爲之功而後能成天下所必可成之治由此言之則婁江公之必能以正率其屬也以正率屬則不特吾閩之治也將望其贊天下之治矣婁江公其重於茲行也乎其榮於茲行也乎

雲岡選稿卷之十三畢

雲岡選稿卷之十四

序

贈朱教授考績序

予昔時職禁林備員史局見天下教職滿三考入銓曹銓曹考試之呈其文于内閣内閣第其文之優劣而黜陟之予實從事而校閲之或歲一至焉或間歲一至焉未嘗不嘉其有成閔其時之久而歎其成之之艱也及三考禮闈再校鄉試見其由學職而薦科第者則躍然以喜未嘗不奬其進而重嘉其有成也夫予之所以重惜之者何哉蓋以其進取之途狹則登崇之法不可以不廣職任之意微則愛惜之心不容以不弘耳延平郡傅兩川朱子滿九載郡守以其績上于藩臬藩臬以其績上于臺察臺察以其績上于部院卜日以行矣其門人王畧率諸生謁予文以贈之予惟古今之言治者必責之以遲久而後可望其有成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古之制也我 朝祖宗立法最爲近古弘

治以前豈獨爲有司者之久於其職哉凡仕宦者莫不皆然邇來責成太速用人太驟未滿三載率超遷以去是以人無相安之習士懷苟且之志其進之銳豈獨有司爲然哉雖職教者亦莫不然矣予因憶壬辰歲偕二同年再考入部院及戊戌滿三考冢宰許松臯方西樵迎謂予曰今天下久任之法廢久矣獨翰林此意猶存耳乃今於朱子見之王生曰朱子之教士也甚勤其立志也甚古其取之士也甚廉夫勤以率人廉以律己績之優也可以書最矣以吾昔時之所見則朱子之兹行也得無有嘉其志而重其有成如予之心者乎將不有所遇乎

送楓潭萬公任貴州大叅序

貴州僻居西南邊境古爲荒服界於川滇交廣之間其地叢山茂箐幽深險阻蠻獠雜居去中國聲教遠矣我 明興始郡縣其地三司並建領郡六宣慰司一安撫司一州四衛十一 歷朝之所煦育德化之所漸被迄今文物禮樂之

懿通乎中土彬彬乎盛矣　皇上嗣大歷服治尚懷遠每任官擇才惓惓於申飭所司慎選其人以充之視畿輔近地尤加重焉其謹邊防之守保乂安之治意亦至矣廼者貴州缺叅政銓曹以吾省憲副楓潭萬公充其選　制旣下其僚友朱鎮山諸公重其別也走告於余曰何以洩吾儕同寅之誼也敢丐一言以為公贈余聞之傳曰君子非無位之患而無令名之難非無令名之難無本以定其位之患令之名為縉紳

者仕於　朝矣有官守矣語其職則曰吾能是也吾善是也而或食浮於人名爽於實才不足以副其任德不足以滿其器是則無本之患而無令名之難也故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亦安能以有濟曩余自京師而南入毘陵之境問其俗焉見楓潭之尹無錫矣其政醇醇焉其民熙熙焉上無慝志而下無譁辭無錫之民至今稱治自金陵而歸則聞楓潭之任給舍矣持平秉公正而不訐靜而不矯無曠事焉又繼而叅藩於齊曾繼而持憲於八閩則寬嚴有體簡易不苛有餘須焉則昔之得於所聞者乃今得而見之夫即其為令也是子惠於民父母之道也其為給舍也是臺諫之體也其為藩臬也是惇大明作之基也以此莅貴陽之民將見椎結之俗易而為冠裳射獵之風變而為俎豆箕踞之陋移而為禮義響遠人向化之誠復中州禮樂之治日見人文聲名之美衣冠教化之盛大異乎昔而盡變於今聲教四訖無遠弗屆於　聖

天子建中之治為有光矣故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君子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先王之所以裁成輔相用此道也楓潭公行矣我　皇上篤近舉遠之化其永賴於斯乎

送月川夏公任廣西大叅序

天下之治必積久而後致天下之才必積久而後成久於成天下之才所以久於致天下之治者也賢才之出其成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梗

楠桐梓之產於山林也飽於風霜滋於雨露閱於歲月至百數十年之久而後稱其爲良焉人固不以其遲緩而遽責成之也今　天子明聖躬撫盈成之運登崇俊良邁迹三五丁二百年文明之會古所謂聖人久道之化今其時矣而月川夏公適當久道思治之時由吾省憲副擢叅廣右政事將行其寮宷劉見峯諸君子徵言於余以爲公贈余惟天之欲昌人家國必爲之生賢才以輔翊之孟子所論名世之賢應時而

出者是也宣王側身脩行爲成周中興之令主當時之臣有中甫諸人以夾持之稱爲賢佐觀崧高之篇顯然可徵已月川公以己丑進士起家爲海鹽尹興利除害政平訟理克舉其職入爲省郎佐大宗伯上贊　天子秩百神之祀夙夜惟寅有直清之譽焉蹔以憲職督學于閩今且再至計其年一紀餘矣所居之官視舊銜未嘗加尺寸此豈巧於仕宦捷於進取者哉君子曰造物之意所以久於其才者將以大用之也今四海乂安日久文恬武熙且駸駸然多故矣饑疫於齊魯水潦於燕趙寇盜於吳越調發於閩廣數窮理極其勢必復還之古復古必致盛治以光昭　聖祖清寧之化公茲行也敷于惠之仁宣優渥之澤廣平明之政必自百粵始矣粵人之受惠也方自茲始矣故天下之化必積久而後能成吾於公之行卜之也諸君子曰子之言是也遂次其語以壯其行

賀中丞竹墟屠公巡撫湖廣序

吾省左轄竹墟屠公入朝于京師事竣未數月湖廣缺巡撫遂晉公右副都御史俾出撫荆楚之民公之舊寮之在閩者王虛齋諸公於公有同官之雅徵言於卿以爲公賀卿謝不敏然辱諸君子之意不可虛也且有感於湖藩之事不辭而遂言之或有問於余曰湖之麻陽用兵苗民逆命道路爲梗全楚之民嗷嗷騷動　朝廷至設總督大臣以專制之今軍旅之役奚啻七旬而未見其格於干羽之舞也茲以公治楚楚

其平乎余曰平矣曰何以知之曰以公之治閩
中也知之閩之治也以公之治江右也知之公
之治閩也事不煩民不擾弊絶風清各止其所
其治江藩也猶其治八閩也玆其治楚也其不
猶夫治江藩者乎故曰楚之亂其平矣或曰麻
陽之干紀止於一方之亂已矣於全楚之民何
與也余曰不然天下一身也楚四肢也麻陽一
指也今一指之大幾於腰矣一方未靖延及四
肢至滋蔓于四省是臃腫不能屈伸也而可謂

無慮乎夫江河之流始於涓涓之不息燎原之
勢始於星星之不滅天下之事未有不起於微
而成於著者也洞庭之楊么山東之李全其事
皆起於微細而其終也奔潰四出至於不可救
藥麻陽之患何以異是始事者以爲微細而忽
之耳故遂成其猖獗之勢若此而可謂無慮乎
公以匡時經濟之畧練達通敏之才明辨幾微
之識與總督之臣恊力同心共濟大事宣國威
布恩信以綏反側之民蠢玆有苗指日平矣麻

陽平則紀綱之伸縮軍民之利病錢穀之出納
政令之興革庶政庶物舉無不得其所一方安
則一省之福也一省安則天下之福也故今之
論治楚者以治麻陽爲首麻陽平則全楚晏然
無事矣而謂無與於全楚可乎夫湖 帝鄉也
潛邸龍飛之地衣冠原廟之都 聖明獨加之
意者也公祗承于 帝靖一方之亂將入佐
天子中興之業其首先論公乎諸公曰此余等
贈言之意也拭目以觀厥成且併以賀公

贈劉西岑別駕考績序

閩之鹺政大約不出西北兩路而已北路地狹
而利約富商大賈不售焉而總其利源之入可
以裨國賦者則在西路耳西路水口距省二三
百里實襟喉要地於此立關津以謹出入鹺司
設有分署司之佐貳一員專督之或間取諸有
司郡佐之廉且能者以監莅之三月一代竣事
而去利之所聚百宄叢集群小挾奸以逞者盤
糾如蝟至不可制姦人瞰其隙以私啗其下越

津以盜利者則曰買港以强濟其私持兵器以越禁闌不畏死者則曰透港然非以正率其下廉而且能者鮮不爲所欺縱有覺其弊者亦莫之能禁也吾郡别駕西岑劉侯以職事當往始至飭其下曰毋黷貨毋亂常毋私通以罔利有一於此國有常刑門以内吾慎之門以外有奸利以罹於法者吾弗汝宥也及竣事苞苴不入請託不行津關肅然商民稱便鹺之政次第商船以序而進其及關當售者率醵金以饋于主者雖平日知自好者輒視以爲例之當然未有拒而不受者也侯之始至有援是而進者曰此恒例矣侯瞿然曰有是哉吾不知其爲例也峻拒不納於是商民之稱便者相顧咨嗟歎異翕然無異辭矣嗟夫利之所在猶蠅蚋之集於醯醢魚鱉之萃於淵藪其欲在此驅之亦不能去也况頑嚚已染指黿焉惟恐其嗜之不滋而能不淪於貨利之樂好者幾何人哉乃今於侯見之矣侯之所以遺惠於商者豈獨徵於今日哉署郡而人樂豈弟之仁督舶而夷感綏懷之誼歷試諸艱克有底績此其政之大凡也其遺惠於商也固於此徵之而知其必能自援於流俗矣此非以正率下而廉且能者能之乎三載屆期將奏績於天曹諸商感侯之惠者僉曰侯之績不可不書也相率請於署篆泗溪張侯侯泗溪之同年友也爲之徵言於余曰願有言余曰异哉於此見逮下之仁焉於此見事上之恭焉於此見信友之誼焉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此之謂也可以爲西岑之贈矣遂書以貽之

刻通志二十畧序

宋儒鄭夾漈先生編集自有書契以來爲通志畧一書總成二百卷侍御少岳陳公來按于閩振揚綱紀百廢具興政事之暇留心墳典搜考舊文謂是書實先生自得之學非尋常著述之比自氏族六書至昆蟲草木凡二十畧謀諸署學政憲副鄭西張公刻之以廣其傳徵言於卿以識之卿何人也而敢序先生之畧哉然覿先

生之所自序者則已詳矣先生慨古昔之立言者各是其說各執其見未能會而通之以歸于一獨有取於司馬氏之史記爲能上稽孔子之意而猶譏其博雅之不足於班固而下則鑿而遠之以爲不能窺遷之堂奥至自序禮刑五畧謂漢唐諸儒所得而聞氏族六書以下十五畧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則先生之所自許者槩已見矣今之所刻止於二十畧者以前之紀傳年譜後之列傳載記散見於各史書者歷歷可

考也先生之述作可謂深得會通之旨矣探性命之淵源究萬物之終始學通誠明之術識達天人之奥先生之學可不謂博乎其言贍而核詳而典曲而不隱正而不誣先生之學可不謂雅乎然傳記止於隋而不及於唐者先生之所自序者固已及之矣是書至治間福唐郡守吳繹已嘗梓行之彼胡元之朝猶能行此矧今當熙洽之時文教大同之日而可無是舉哉刻既成凡五十一卷舊刻只以通志稱失先生本意今以畧稱者仍其舊也陳公名宗夔湖之通山人張公名謙浙之慈谿人其嘉惠後學之心一也

送李克齋廉憲之東廣序

廣以南介於五嶺壤地千餘里有夷獠雜居之其地山海之交齒毛鱗甲之産也珠璣犀革翡翠角簳之材登於天府其俗雜駁而未純其人性桀狡而不可測治之得其道則感化而易馴不得其道則好悖而生亂持憲者不能得其心

而徒以法令峻厲之於是强脅弱衆暴寡紛呶呌囂至橫潰而不可制莅茲土者亦艱矣福建參政克齋李公丁未秋入賀于京師畢事南還踰月而廉察之 命下將赴于廣其僚友大參汪西潭諸公謀於予言以贈之予惟廉使持憲一方奔走之吏自郡邑而下懾跡屏氣至不敢仰視士大夫官至廉憲亦榮矣 國家設官之意表裏相維風憲攸寄内有都察院以彈壓百僚外則有按察司以糾察庶政其義一其責均

也夫謂之持憲者非以振風紀乎振風紀非以重法守乎重法守非以肅紀綱乎執則窒而事滯不能得其情通則濫而事舛不能理於義此持憲之所以難也夫以公綽斷神策之處元賞行軍將之罰有功明從坐之冤日知辨誣枉之獄左震發女巫之奸安之嚴廣場之令彼以信義服其心而其下畏愛而化之者若此故仁義並行寬嚴相濟自吏治以來未之有改也克齋由省郎而守郡而藩臬敭歷中外積有年歲有倜儻不羈之才有變動不居之識有堅確不易之守所至咸著政聲以循良見稱將進而總憲內臺羽儀四海而流聲實於　天朝也固優為之矣獨持憲於一省已哉予於克齋年友也重諸君子之請因書此以副相贈之意併為他日之徵

壽封給事林公暨配藍安人序

世之稱瑞物者曰璆琳琅玕曰醴泉朱草已矣謂其歛日月之精華萃乾坤之淑氣以永厥珍以壽於世者也夫物瑞瑞矣而孰知有人瑞乎在昔邃古之時民風汾穆化理敷洽俗存熺遊土黃之遺人有惇龐純固之德故能各親其親各長其長綏于蘩祉以享天年以瑞於家則野有垂白之叟以瑞於國則朝有几杖之臣以瑞於天下則途有擊壤之老夫固其治則然也其所謂人瑞乎吾郡林如泉翁太保文安公之族弟少保康懿公之族叔也毓善篠和願貞履素克篤家訓以遺于前聞其子虛江利節君以進士起家為戶科都諫恭遇　皇上懋隆孝理之化光復古典覃恩臣下翁得封如子官暨配藍氏為安人翁承曠蕩之恩履榮盛之地而又能不自滿足與藍安人茹淡以明志留積以裕業敦樸以酌盈服勤以幹蠱含醇篠光神怡氣逸是壽之徵也乃今偕老于堂虛江歸侍孫子滿前牽衣娛彩里閈式羨戚族增榮是天錫之以純嘏之常而人期之以不可得遂之欲也是固人瑞也獨醴泉朱草璆琳琅玕物之瑞於世徒

以爲希奇之珍已乎翁與安人之年方昌而未艾虛江之名位方日進而未已翁以壽其身者壽其子孫虛江以壽於家者壽於國則家聲益昌官箴懋著刑于家則爲孝移於官則爲忠豈特一門之光一鄉之榮哉於是賀客皆歌南山之詩以侑酒翁之壽期爲九月望日安人誕期實十一月初十日也

送方伯克齋李公入賀歸省序

士大夫策名委贄以赴功名之會者必不能顧其私親故情之所鍾於是爲至何則君親大倫義有所重則情不得以獨伸其勢自爾也詩人之志亦往往於此致情焉小雅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見使人之志焉情已至矣魏風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見使人之懷焉思已至矣是故太真有絕裾之悲狄公興望雲之感非心不欲勢固有所不能也乃若義得以俱伸情得以兩盡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其克齋此行乎克齋束書劍卜日就道揚帆於吳楚之波驅車於燕齊之野詣　闕稱慶蓋萬里之行也君子知其情有所至也由是遵武夷踰鄱湖望匡廬之山過曾湯之郊至于京師信宿而往返入里門而下車省覲其尊甫茫湖公庭闈稱觴閭黨增耀縉紳士夫之所謂極榮者在於茲行矣是以見其無難色者君子知其情有所伸也卿也聞之茫湖公樂善秉禮素重鄉評其持家也有法如柳公綽其教子也有方如呂正獻其子姓之多賢也如韓忠憲長曰選次曰逢曰遠最季即克齋懋學樹庸皆以仕顯選爲太學生逢爲給事中今爲德安守遠爲京庫大使克齋先生之蒞吾閩藩也政澤旁流惠聲茂暢駸駸焉有公輔之望可以占公之教矣夫冀北之野良驥所鍾藍田之圃美玉產焉士君子之氣類未有無因而至者故蓬生於麻不扶而直裘成於冶不習而能是雖子姓之多賢亦其意氣有以漸之也孔子稱子賤之爲君子必本其父兄之賢者

以此故耳茲行也承滕下之歡聞過庭之訓其所得必有大過人者尚期讜言以貽我同志

送中丞安峯劉公巡撫山東序

閩省左轄安峯劉公序秩三載將奏績於銓曹以告于當事者不得請遂幡然引疾求去越月復不得請適山東缺巡撫都御史銓曹乃疏名
上 閩爰晉公憲職俾撫其地將卜日就道其僚友姜篆江諸公來告于予曰安峯公茲得究其用世之志矣乃欲遠引以去其可得乎雖欲

勿用人其舍諸吾儕別矣圖一言以張之其在子乎夫齊魯今之雄藩也地濵瀚海有魚鹽蜃蛤之饒拱護兩京互爲唇齒寔維大昊氏之故墟且爲吾夫子所産之鄉絃誦禮樂之化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然運跨南北當水陸之衝運道所經民勞且敝非得才識閎望老成鎮靜者以拊循之其能以安安而平定之哉夫天下之所以稱治平而無土崩担杌之患者正以四海乂安內外寧一而後謂之極治故外有疆場之擾則內有城隍之虞遠有四肢之癰則近有腹心之蔽枝幹摧折而本根得以無恙者無是理也比年以来運道遷徙不常而河北之民日受其敝加以災眚頻仍流移離竄日不暇給無之遼左風高燕雲塵動羽檄交馳徵發旁至吾恐齊魯之民未得安枕而臥也得保釐撫綏之臣如安峯公者以鎮治之必有休養生息之仁必有撙節愛護之政必有平易愷悌之心必有煦嫗覆育之澤則呻吟者起疲癃者蘇瘡痍者復困

斃者舒而濵海之小人得以蒙至治之休 當宁亦得以省東顧之憂矣昔周之仲山甫築城于齊也尹吉甫作詩以送之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而又祝之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且欲其王躬是保爲王之喉舌焉則其責之重望之備其爲僚友相成之道蓋如此安峯公之行也得無似之乎愧予之言不能如吉甫之誦也竊取諸君子贈言之義聊以慰其心而已

福建運司志序

古昔聖王之爲治非騁其矯揉造作之私以加於民也不過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示以撙節愛養之方而已矣易謂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書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助上帝寵之四方是知古之善爲政者惟在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制節謹度使之無胥戕胥虐各得其所而已是聖王之政也然則鹽政者固以贊上帝之成能而克相之實裁成輔

相之一端也哉或曰鹽一細務耳而先王若是其重之歟予曰不然也孟子論王道而及於雞豚狗彘之畜魚鱉材木之利以爲可以致王者基實本於此則鹽政也者較之雞豚魚鱉之類不爲尤切乎使其行之便於民推之裕於國是亦先王之仁政也而可槩以刀錐之末少之哉然鹽之產也或取於山或取於海或取於井或取於池皆天地自然之利也三代以來代有其政自齊有鹽筴之令漢有鹽鐵之議是皆藉以

爲疆國裕財之需而其利始不專於民矣夫以天地之產本以濟民也而其利不歸於民至歸之於國則民始病矣於此而求其足國不病於民其不在人乎於是乎設官以莅之求以濟民而不病之也而講求無術經畫無策上無道揆而下無法守國未足而民已告病矣是得爲裁成輔相之善乎我轉運之設始於有唐而備於有宋然以經度財賦而總其利權至於發運不專以鹽爲職也至元人都轉運之設而鹽始有

專政矣我　朝立法酌古準今稍因元氏遺制置官如舊以專其職自洪武迄今百八十餘年區畫講求筭無遺策然未有立畫一之法以爲經久之規者則以無典章之守故也嘉靖壬子秋七月運長童君蒙正來自西蜀而同運林君大有副運林君晃亦自東越適至相與謀曰典章之守寔鹽政之急務也顧闕焉不講欲官有定守人有定趨也不其難乎於是請於巡察侍御元山曾公佩曰司無專志久矣特附見於郡

志諸書耳以鹽政急務而顧令載籍不章事例無據將何以信今而傳後哉元山曰俞志自今始其亟圖之童林諸君乃搜考故籍採摭舊聞傳訪遺老裒集諸書胥與揚搉而贊成之作爲通誌其爲卷有三自官屬至文藝其爲目十有二皆鑿鑿可守彬彬乎章矣遂質諸清戎侍御沈公寵暨諸藩臬君子咸嘉而樂之司運諸君述元山之意而來徵言於予以敘其成予時方抱痾林皐省絕酬應乃有贗爲謬辭者非予意也事方梓行適代巡王泉趙公孔昭繼至爰恊前議謀諸守巡右方伯汪公宗元僉憲汪公垍參酌諸事宜以垂成式畢斯志焉夫閩之鹽海之產也其利不在官則在民官之設所以爲民也顧人所以行之者何如耳典章可據而文獻有徵凡以守官而便民也顧人所以守之者何如耳行之者善守之以善是亦裁成輔相之一助先王之仁政也而又奚病焉惟慮不得其人耳予聞之也兩漢以前治出於一故其爲政也

純任人兩漢而下治出於二故其爲政也純任法人者法之柄也故曰法非人不立非人不行純任法而不得其人則民始病矣不然則禹職之所貢周官之所掌自昔爲然而論唐虞成周之盛未之有改也然則鹽政果爲細務乎哉

送學憲鎮山朱公晉四川大參序

閩之地僻在東南山川融結風土清駛海敷巨浸環瀁前後而俗尚朴魯最爲近古詩書絃誦之聲比閭相望而士知向學人知好禮故有海濱鄒魯之稱自宋巳然矣大儒挺生之後史不絕書考論文獻至與中州相齒追入我　朝耆英賢俊項背相續彬彬乎衣冠文物之盛又非昔時比矣語其所以盛者亦以士務實學人務實行庠宮黌舍遨遊於其間者相率砥礪實業惇溫厚博雅之風不爲枝蔓之辭不喜鈎棘奇僻之習亦曰不畔於道而已比來以誇誕相高豪蕩相勝浸改其舊始易溫雅之風矣好枝蔓之詞矣喜鈎棘奇僻之習矣甚者畔而去之移

心於他岐役志於異途而業始分矣乃翕然號
於衆曰文之日盛也如此嗟夫非文之盛也彌
文盛耳知道者蓋深憂之江右鎮山朱公以憲
副來督學真知其弊也以身率之始至愼爲之
條約旣又立爲之章程旣又嚴爲之考校旌別
矣淑慝而黜陟之考論其勤惰而高下之以士
習之弗端也約之以治心以士業之弗振也倡
之以講學於是數月之閒士靡然向風庠序之
中皆知復博雅之舊去奇袤之習昔時之盛庶

幾可跂矣其所以得此者本之以公平正大之
心充之以聰明特達之識而又絕請謁之門塞
私邪之徑士其有不日趨月化而速於嚮方者
乎余方嘉其所行之學政而喜爲閩士之得良
師也乃有蜀藩之擢東書以行矣其寮寀劉見
峯諸公告於余曰頗有言余惟鎮山公之學私
淑陽明先生者也陽明之學正學也由朱子而
達於孔子者也今之學者乃謂陽明毁朱子是
不然也陽明之學固朱子之學也其由孔子之

道則一也其有不然者特異同之見已矣非大
有差別也謂陽明異於朱子則謂朱子非孔子
之徒可乎觀夫朱子之學由主簿至於提刑其
經術之用非有異也陽明之學由主事至於參
贊其經術之用亦豈有異乎知乎此可與論學
矣鎮山學孔子之道者也誦法朱子者也繩趨
尺步遺矩尚存不徒言之且允蹈之矣茲行也
蓋頗學於陽明而有得者旣用其學以廸閩之
士矣行且用其學以治蜀之人取諸其身以應

天下之務由此而羽儀　天朝表裏人物無所
往而不得矣其料理一藩之政又奚俟于余言
哉諸君子曰然有是哉是鎮山之學識其大者
也書之以爲贈行序

贈張別駕致政序

有問於人者曰仕與居孰樂或曰仕樂仕以行
其志也故曰仕樂或曰居樂居以適其志也故
曰居樂夫仕之所以樂者樂則行之之義也仕
而不得行其志猶弗樂也居之所以樂者憂則

達之之義也居而不得適其志猶弗樂也然則何時而樂哉夫侯之顧其所以自處者何如耳今夫出樹旌麾大展車從揚揚坐政事堂喜則賞而怒則刑舉最聲道盛德之言入耳而不煩固世之所謂壯者之樂也然而左右之所周旋上下之所奔走徵令之紛拏簿書之旁午居其室出其言善則於應之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人違之況行一政修一令乎反之於己之所得則固已淺矣及其罷則無所於歸意氣銷沮必將長與世辭欲使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而後滿其所志故得志則躍躍然以喜不得志則戚戚然以悲此特世俗里閭之見而非所語於君子之道者也吾郡泗溪張侯㳂任滿三載輒有恬退之志臺察趙玉泉爲之達於銓曹銓曹以聞　天子許致其事而去侯即日束書匆就道其同寅徐文峯諸君子與夫郡之士民皆爲請留侯憣然曰吾志也又何求焉予惟侯之歸也可謂達矣方侯之歌鹿鳴而來也入贊太學而士樂其敎出佐郡政而人安其化其於仕也固非不得行其志者之比今而去歸其鄉則宅乃宅以安其居矣田乃田以樂其業矣指其水其山曰此吾少時之所嘗釣遊焉者也與其鄉里親戚所嘗往来者敘故舊話平生夏葛冬裘角巾藜杖詠春風而弄明月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自得哉侯之志願遂矣其樂將何如也若乃風景異觀如新亭之所悲時物感慨如江東之所思官舍寥落如廣文之所遭干戈阻絕世難構結如杜陵之所歎則進不得遂仕者之樂退不得適居者之樂侯無是矣此則諸君子贈言之意亦吾之所同樂者也此吾之所以知侯之樂也

贈西泉楊公晉藩司右轄序

天之生才也豈偶然哉天下之才所以理天下之事者也天之生之也豈偶然哉才之生也鍾於山川關於氣運其培之也甚厚其積之也甚久及其更閱之多諳練之深而後取而用之足

以幹天下之務而成天下之功然後知天之所以生才之意不偶然也中州得天地清淑之氣陰陽之會風雨之交蓋天地之中人才之藪也自吾之筮仕也所與遊者皆中州之賢者也其所見者則彬彬乎盛矣豈天之獨厚於是邦抑才之出於斯地其亦儲蓄於吏歷諳練之久而後見耶若西泉楊公其一也當 國家草昧之初創制立法建官設吏以為民紀蓋嘗斟酌前代之制而損益之在外則有藩臬並建分職而任以內佐六卿率屬之治所署布政則周方伯之舊也所署按察則元廉訪之遺也體統相維綱紀不紊其任是職者則取諸兩京臺諫部寺之有年勞者出而分布焉不輕授也至於藩臬之長必其敭歷諸部積有年歲所謂吏歷之多諳練之久而才之儲蓄老成者然後授之非可以驟致也西泉由乙未進士起家為行人選為給事中出任湖廣憲副叅貴陽藩政嘉靖癸丑擢閩之按察使蓋長憲矣甲寅之秋轉閩之右方伯又長藩矣考其官蹟所至敭歷於中外者二十餘年而後得之非所謂吏閱諳練之深且久者耶觀其職使役而卻饋遺巡庫寺而剔弊源督餉運而勤幹濟清獄訟而便夷民理逋負而振風紀其誠慤之質明達之才忠厚之資嚴謹之操廉平之政見於撫按諸當道之薦剡者不下十餘章蓋非溢美也守此而行之由此而進之其佐六卿分職之治上贊 聖天子中興之業其在茲乎夫三代而上之治純任人三代而下之治純任法人制乎法者也法囿於人者也故曰有治人無治法法之行也何常焉存乎其人焉耳然吾聞西泉之祖曾為吾閩僉憲則西泉之得於庭訓者為多而於吾閩之人士蓋未能忘情也其同寅劉見峯諸公謀於余曰請以是為西泉公藩臬之長之贈可乎余曰然書以歸之

龍城余氏族譜序

家之譜猶國之史也國有史而天下之文獻繫

焉家有譜而一族之文獻徵焉所以考疑信於久遠昭鑒戒於將來以扶世道以立人紀其繫厥亦重𢦏君子曰國無史則天下無世臣家無譜則天下無世族蓋言重也自唐宋以來最重譜法令之敘譜者皆準歐蘇二家其事可宗其法可傳也閩省叅政東臺佘公行甫以其族大世遠懼後人之無所考徵也約其統緒摭其本原作爲族譜授簡於予徵言以詔來裔予家居讀禮竊嘗有公斯志而思爲吾族謀也乃因覩

是譜而喟然曰斯義也親親之要也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子孫大而禮俗刑矣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籍而弗殊自生民以來未之有改也族之渙散而昌衍其派別雖多而其始之所傳則一人之身而已由是而什伯而千萬至於無算果何所昉哉則水源木本之念不可以不慎且重者灼然矣定世系序昭穆以垂久遠示將來是孝子慈孫之用心仁人之

所重而愼者也佘之始自夏禹之有鬲氏以功封於肴錫姓傳世後以流散遷徙訛而從佘至唐時諱欽者官集賢學士始復佘姓繁衍至宋于歙于桃源于池于閩于汴于休寧于湖南之孝感則族之繁衍者日益昌大蓋自潛公以來至五六世而下散處於諸省者代有其人今郴州之佘始於思誠將仕公入　國朝當洪武四年實自孝感來徙不一再傳其孫貴以武弁立戰功世襲戶侯而曾孫幹以下累葉以明經起

家科第趾美項背相望遂名于郴爲文武衣冠之鼎族矣於戲盛𢦏東臺公又以世次稍遠其閒舛錯無徵者闕之而斷以將仕公爲始遷之祖是又合於別子爲祖之文則睦族之義彰錫後之仁著矣蓋得歐蘇二公之遺意以貽其子若孫於無窮皆可守而可傳者也嗟夫此義行此法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予是以嘉其意而序之

重延平府志序

古者自王畿至於列國自公侯達於附庸莫不各有紀載之官以掌記時事自有書契以來未之有改也余嘗考春秋傳所稱引如曰周志鄭志之類可以見矣所以掌故實職登載備考閱以廣聞見而示不忘也古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今之各省郡邑固古之列國也其爲志也者所以志不忘也志之作也亦難矣新唐書脩於歐陽氏考訂義例簡嚴高古至自謂事增文省議者以爲不如舊書之詳核范太史脩

唐鑑典實雅正可謂得矣而宋儒乃謂孫之翰唐論過之意見不同取舍逈别然則志之作不其難乎延平八閩之一郡雄據上游歷宋以來真儒輩出而名賢楊中立羅仲素李愿中氏上接伊洛之傳下啓紫陽之統實先賢過化之鄉閩越之奥區也舊轄六邑嘉靖乙未間增設大田爲七其官師之職秩人材之盛衰户口之登耗里圖之分屬山川民物之改析是則前志黄太史之所纂後志鄭給舍之所脩皆未之及也

况今三十餘年沿革靡常弛張異術易置改圖離合殊化其可闕而不講乎龍溪彭侯來自工曹作伯茲土莅政期月振廢興遺剗弊屏蠹庶績允諧百務具舉慨舊志之未詳新紀之未録也檄海瑞諸學職以編纂之蒐輯靡遺又聘方伯游可齋君以綜督之義例愈精矣異時徵文獻考故實昭聞見於不迷垂是非於罔墜非龍溪君始事之力哉楚有左史倚相者以傳雅多聞重於時故其國人稱其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况於信今傳後而可漫無統紀乎董狐之書宣子不能改也南史之簡崔氏不能奪也桓温不能隱枋頭之敗秦王不能隱禁門之耻是非勸戒之權衡得失廢興之明鑒也然則龍溪之爲世道慮爲延郡計也深矣

送漳州太守曹侯入覲序

歲乙卯例秋試畢凡藩臬郡縣之長吏率其屬入朝于京師維時漳郡守雲山曹侯以職事于埸屋是歲漳士之舉于鄉者視他科他郡獨盛

或曰曹侯職司風教而舉士之盛者厥亦化導作率之功歟人皆以爲侯賀而侯謙讓不敢當也或曰漳濱海僻壤也地瘠民貧艱於治生故樂於商販趨貨財什一之利蹈不測之淵回易於蠻夷之境蓋無以聊生圖所以爲生業之計者實其勢之不得已者也至於侵軼海防蔓延他省或有渠魁干紀者輒以爲漳之民至使吏玆土者視其鄉其黨不啻若仇敵焉是不察其本也夫逐魚鹽之利以競刀錐之末細民之事也使其貿遷有無以濟生民之用俾不拂其性不廢其業是居民材之大端大要即先王亦莫能禁之而不用也譬之治水焉順其勢而利導之則安流東注不循其故道不順其末流則潰散橫決懷山襄陵四出而不可禦滔天之勢且不免矣其何以制之此有識者所以於漳方抱不可制之憂也或曰然則漳之患其難平乎其民果不可治乎予曰漳患計日可平矣曰何以言之曰以舉士之多卜之也夫文教興則寇盜之風息理勢然耳不聞龔渤海之治乎是故衣冠之盛可以化强暴俎豆之遺可以熄干戈絃誦之餘可以袪偷薄禮樂之風可以振頹靡彼聲名文物之化有以潛消其非心而默奪其邪氣習俗之漸摩將因之而丕變而雲山又能導之以慈愛莅之以嚴明示之以好惡撫之以恩信民之順而化者將固結而不可解矣斯行也入覲於　天朝必將嘉丕績而受上賞使後之觀風者入其境論其世將必曰漳之復安爲王民者斯長守之力不亦有攸賴哉於是合六邑之令翕然同辭曰斯吾侯之所以藉手而見上也遂裒其言以贈之

送左方伯東潭蕭公致政序

東潭蕭公任閩藩左方伯三年將報政矣乃遽萌勇退之志疏乞休致奏入報可　命旣下閩之士大夫相顧愕然惜之者曰公敷政從容以和安靜無擾不求赫赫之譽不事皦皦之行於吾閩之人甚相宜也其去也曷不爲公留盛鮮

之田今之仕者率鋭志衞膺而不知退其閒有倡爲引去之説者則群訾而竊笑之公斯行也得止足之義順四時之序有古人之心焉其敢以爲賀都運姜蔡江郡伯吳北崧諸君謀於卿曰東潭公將行矣卽庶言之同而都人士之情可識也盍以爲公贈卿因然諸君之欲留之者情也而所以賀之者義也充是義也得其心矣夫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故四十而仕七十而致事哉於義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惟其志之適已矣惟其義之安已矣夫苟能於物有濟其遺論在人焉雖不仕猶仕也苟不能於物有濟其遺論在人焉雖仕猶不仕也吾聞吉之蕭氏自宋室以來代有顯者東潭公之宣政能均則以平賦約已以裕人損上以益下酌盈以濟虛其遺澤之在人章章可見也今雖去歸其鄉其遺論之在人猶一日矣則茲行也且有榮耀焉又何疑哉昔楊少尹致政韓昌黎氏爲文以張之且援二疏爲例曰不知今楊侯去時送者幾人車幾輛馬幾匹道傍觀者亦有歎息泣下如二疏否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亦有繪爲圖畫者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公之行郡邑震耀老稚聚觀送者塞途車不止於幾輛馬不止於幾匹將繪爲圖畫且歌詠之矣視二疏之去楊侯之歸益有光耀矣孟子曰賢者之於人國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東潭之歸也以用之　國者信於其鄉吾見鄉之人薰於其德不徒善其政且能善其俗矣將無入而不自得又安能留之諸君瞿然曰可以爲贈矣遂書以重其行

福建市舶提舉司志序

福建提舉市舶之官不常置自宋紹興二十一年李莊始爲之嗣後廢興沿革代不相襲至我
朝始有專官以督理番市之事然不專爲琉球設也迄于今始爲琉球專其官矣司舊無專志附見於八閩及郡志諸書專志之則自陽川高君始君由太僕丞來莅斯職興廢舉遺式遵彝

典未數月顧左右史取所詒典故而觀之背對
曰前此未有也君憮然曰官以建事志以守官
今司有專官而無專志其何以考古而信今玆
乃稽之往牒考諸遺文詢于耆老摭於故實輯
爲司志一卷謁予請序之予惟志者史之流也
義例未精則規條不立採摭未廣則聞見不弘
編纂失實則去取不當銓次舛序則事理未暢
敘於情則誣溷於俗則雜冗於詞則蕪固於義
則隱志之作誠難矣哉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歷

裨諶四人之手而後成君獨以一身任之是又
當其所難者以立例則古以記事則實以事蹟
則詳以考文則顯是可以備所司之考證矣昔
范獻子之聘於魯也至不識貝敖之山爲魯先
君之諱亦以典章之無據故貽魯人之誚焉是
志成庶可免貝敖之譏也哉遂書之以爲刻志
引

贈臨江別駕何君還任序

古之君天下者將欲大有與建以新制作於天
下必有賛襄左右奔走先後精白一心之臣以
經營於四方乃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以肇
建丕丕基粤若　成祖皇帝考卜洛食奠鼎燕
都維時營建宮殿則有蹇夏諸臣爲之輔翊宣
力獻忠以效勞於國故能財無匱而民不貧繇
此道也今　天子肇興大工廣審殿材自川貴
湖滇以達於江浙閩廣採木之役百工雷動萬
姓風行莫不仰體　朝廷根本之心咸有子來
之願蓋以奉　天子民之所居視　朝臨政之

所在較諸他役特爲重而且要則其作率興事
之勤固有不謀而同者其圖之不可以不豫其
積之不可以不廣其費之不可以不稽其成之
不可以不漸當其事者是不可以不加之意也
維揚石菴何子以臨江別駕實董是役來自江
潘至於吾閩之汀州未數月竣事而返鳩工聚
材釆商賈平物價於事不煩於市無擾山鄉之
小民咸稱便焉寧化之民感其惠也相率請於
其邑之大夫徵言以贈之方何子之受事而來

也監司之所委察屬之所推以爲莫何予若也便其少萌苟且之心秉之以抵隙之便則民且餓愁之不暇安能服遠人之心而致其感懷之速若是哉夫郡之於省猶邑之於郡也以臨乎下以事乎上上之所以取信下之所以觀法施之於政莫不皆然寧獨採木之一事哉何予於是役也致其誠信秉其忠敬而絶無纖芥苟且之心焉其所謂精白一心而竭力於贊襄奔走者耶以此奉上則獲乎上而上豈有不吾信者哉以此臨下則安乎下而下豈有不吾從者哉卽此一事則其佐郡施爲之畧固可類推矣充其所至獨優於一郡哉雖一省可也予於何子有文事之雅於其邑大夫之請也不辭而樂道之

雲岡選稿卷之十四畢

雲岡選稿卷之十五

誌銘

肅州衛知事楊君墓誌銘

沒有狀葬有銘有誌有表爲子孫者所以懼其美之弗傳欲以永其世以嗣其所聞而爲是者又不可以誣而掩其實以華而蓋其質况乎心知其非而惡其躬之蹈之者君子得不表而彰之以爲世之喜夸昧忘本真者戒耶按狀君諱森字蓁夫姓楊氏世爲山西某縣人某世祖始徙居潞州之壺關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父能由鄉薦任山東東昌知事公勤材敏綽有治聲以子奇官贈户部郎中母牛氏繼母趙氏俱贈宜人君幼而英敏舉止異常兒及冠補邑弟子員每以科第自期負恥黙黙人下復以例爲太學生期滿謁銓曹授四川廣元縣簿時値邊陲多事勵志守官不敢曠其職公市價運邊餉督倉儲清戎器所至以愼勤稱當道咸器重之正德丁卯遇例裁革改直隸鹽山縣地瀕山海

民困於凶荒相誘爲盜所至皆殘破君捜捕有
方分散其黨城賴以全邑有李姓者以被誣罪
死獄成欲求釋以百金潛餽於君君心知其寃
卻而不受而獄賴以平其不貪且明如此甲戌
陞陝西肅州衛知事遂謝事歸優游養晦雅志
山林禽鳥之樂邑行鄉飲酒與席者或有匪人
禮請數四君竟不往迹雖務奇而人每服其高
伯兄奇任浙江參政君事之盡禮赴銓日聞訃
不遠千里走哭之教子孫以義理之學惰者督
之以嚴惑者折之以理扞格疑似者咸豁如也
學士自遠方來者必延致之嘉靖壬午長子河
由國子生順天府鄉薦乙酉次子洛山西鄉薦
皆蔚有聲譽可以知其後裔有人而所施未艾
也以嘉靖六年某月某日卒遺言戒子姪以喪
事毋奢墓誌毋溢美必求世之實行而文者爲
之其見亦可謂卓也已河等卜以某月某日葬
於祖塋董家之原君事親能孝與人謙遜無競
而剛特不可撓凡五娶初娶路氏繼娶章氏張

氏王氏最後娶袁氏男七人長卽河娶王氏次
卽洛娶袁氏次漳娶郭氏次瀾邑庠生娶徐氏
次某娶某氏次某娶某氏次某尚幼孫男五俱
幼孫女五長適翰林院庶吉士張鐸次俱幼將
葬鐸以予有同年之雅持狀求予銘且述其遺
命戒子孫者如此是不可以不銘也銘曰
楊氏之先卓有令聞蓄而不彰乂則必奮東昌
啓源流於衛幕箕之裘之其光焯焯禾之可場
維力載殷木之可棟維功載勤啇乎其位不在
其躬銘此于石用昭不窮

道州知州洪公墓誌銘

道州知州致仕進階奉議大夫歙洪公於嘉靖
巳丑十月十二日以疾終于正寢越三年壬辰
其從子伊爲禮部郎中自爲狀請銘於余且致
其叔父之命拜而告曰非子之文曷以彰於後
將以俾吾洪氏子孫亦永有所觀焉余乃爲之
銘按狀君諱通字克明尚書弘齋公諱遂之弟
也自唐宋以來皆有顯者曰經綸則爲觀察使

曰中孚則爲禮部尚書贈少師曰彰爲曾大父曰壽爲大父贈右都御史考曰寬仕終知州贈右都御史妣曰汪氏贈夫人君幼而警悟強記爲郡弟子員督學者皆雅重之謂其績學愼儀可爲諸士則也弘治乙卯領鄉薦丙辰上春官試授淳安縣學教諭能勤愼以率諸生無間寒暑毎夜分必密察士子有苦學者輒携油粥以餽之示以恩義諸生皆感奮多底于成辛酉甲子膺聘校文湖廣福建得士爲多巡按謝君奏

薦之九載考績謁吏部時馬端肅公爲冢宰見之謂銓曹曰是可大受者姑試之繁地以觀其材後用之未晩也遂得授義烏知縣義烏俗澆囂喜訟素稱難治君下車之後釐宿弊布新政吏畏民便當道者輒旌奬之未幾陞桂林府通判桂林百蠻之地猺獞雜處故多盜害及鄉氓君曰吾民牧也去盜衛民是吾職也搜捕巢穴獲首功千餘民得安焉巡按朱君上其事于朝進擢知道州其勤能之譽一如前時巡按張君巡撫秦公屢褒勸之方將柄用而君已浩然有歸志矣退休桑梓優游十餘載閉門自守罕入城府郡舉鄉飲敦請爲賓介輒一赴之距其生於景泰壬申享年七十有八配程氏繼朱氏子男二曰倖七品散官次曰佶女二孫男四曰簡策符篘孫女三曾孫男一曰應元先是君預營壽藏於方村之原倖等卜以某年月日奉葬焉於乎若君者可謂獲盛福而享令終者矣銘曰

洪源洪氏世有人衣冠趾美相依因如君啓佑有父兄餘澤又發君之身壯入仕途老謝塵子孫繼者何振振方村之地返於真松楸長茂無侵尋我銘千秋永不湮

封孺人程氏墓誌銘

監察御史徐君德升自巡關歸余往候焉見其容戚戚然其言藹藹然其服纍纍然余驚而問故則告曰喪其内人矣余易服如禮弔焉乃今其家僮抱孺子以出持而泣曰嗟乎孺人沒矣

所存者此耳吾甚哀焉吾將圖不朽於子也他日以京兆尹王公德明所爲狀來請銘按狀孺人姓程氏大叅節之公之女爲太守徐公之婦及笄歸德升即脩行婦道勤儉恬靜不以驕貴自處德升每習讀必侍坐至夜分且勤女紅無倦意供饋賓客以至遊學道里之費恒矢力助之至脫簪珥亦不惜且曰吾何以服飾爲也今日棄之他時夫子名成則吾之爲榮多矣安能屑屑爲兒女子態乎君第勉之勿以家累廢學

也君子謂古樂羊子之妻孺人近之及德升登第尹石首孺人從之待臧獲輔邑政皆井井有條理歲庚寅德升以治行徵入爲御史孺人之助多焉壬辰春三月遘疾適北虜聲息至德升時方巡邊以其病也遲其行孺人揣其意强扶而起曰君行矣我無甚病也萬一以我而誤
朝廷事將謂何固促之出德升遂行孺人顧問婢子曰行乎曰已就乘矣因掩袂而泣曰我固知病不可起也然豈可以我婦人之故而累其

心乎即死亦不恨矣越三日病轉劇德升之叔太學生建在京邸爲延醫入視孺人曰豈有良人在外而可露手與人效脉者邪拒而不納翌日德升念之不置自二百里外馳歸視之更求數名醫則病不可爲矣因留帕履寓歸翁姑及其母爲別遺命囑德升曰我平日見人寓柩寺觀中甚愧且恨之我即死愼勿停我喪於其中足矣戒哉善撫其子遂卒是可謂沒而不失其正者也距其生於弘治甲子享年三十有五

德升卜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余於德升同年友也宜爲銘銘曰

婦德何終從一匪遷孺人作嬪厥德以全永夜習苦爲養棄鈿巡邊促駕邵醫彌堅不睠私愛女巾之賢相夫育子胡不永年煌煌服命弗奭于天太史作銘以表厥阡

甌寧陳翁墓誌銘

甌寧陳翁以嘉靖己丑二月二十九日卒其子儒祥卒業太學將奔喪以歸衰麻曳杖垢面戚

客哭且拜曰儒祥遊國學不得與吾父殮殯之事惟不朽之舉敢圖於君子余念於儒祥有年雅而可靳乎迺誌而銘之翁諱允軒字某號裕庵其先光州固始人也唐季避地入閩始家於建城之北百里地曰杭頭至幾世祖當宋元間復遷於龍溪龍溪距杭頭甚邇遂定居焉曾祖玫祖繼田父志瑛俱隱德不仕裕庵寬厚敦朴外若質直而中有條理雖喜怒欣戚之感不以加諸其心故望之者難犯而知其内之不可測

也其事繼母也如所生之母人皆曰孝矣愛繼母之子如同産之弟人皆曰友矣其處里閈也群而不爭人皆曰睦矣邑之徒隸下鄉閭村泯甚爲所苦翁奮然曰吾解之吾解之人爲所苦者亦曰惟陳君能解之耳卒解以去里中歲饑出羸餘以貸空乏有年則僅責其償有負者輒置券不與辨至有假於人雖錙銖不敢負也壬午儒祥領鄉薦再試春官未捷翁謂曰汝第勉之衣服遊里之費吾自給之不汝累也汝其可以暫躓而餒乎配游氏子四長即儒祥次祐次祧次達女一孫男五距其生成化庚寅也享年六十將以某月日葬於某山之陽銘曰

嗟夫裕庵外質中涵惟常之守惟義之耽博施于鄉應物以真寧人我負毋我負人紛紛浮生夢幻人世彼胡爲生翁迺長逝翁身則歸翁祉未巳裕後是貽幸哉有子

孺人何氏墓誌銘

何孺人者貳守約齋林大夫之配也以貳守貴

得封爲孺人卒於嘉靖辛卯四月二十七日其子駿守良卜以甲午年月日窆於潛山之陽先期以其事狀過予拜且泣曰駿之得有今日與吾父之至于今日也皆吾母何孺人之惠也孺人已矣墓中之石必先生銘之幸而與之銘則孺人之没且不朽矣語畢復泣按狀孺人出於何氏何爲名門自　國朝以來世有達者父拙誠公顯仕至貴州參政母宜人高氏大父國子學録某大母林氏曾伯祖某以貢士特恩爲給

事中孺人性資端靜雖在童年而習知孝敬大
母在堂年餘八十衰老伏枕席孺人必躬扶持
之每飲饌必親哺焉在群女中獨能職早幼以
事老長久而不以爲勞也及于歸能知執婦道
以事舅姑舅姑悅之遭姑之喪凡所遺簪珥服
飾悉以讓世母曰吾弗逮其養與其終也吾弗
安之矣舅老且病孺人視杖几親湯藥旦夕不
離側及疾革視孺人曰何氏汝今爲吾之賢婦
矣汝今行之俾汝之子婦皆得如汝可矣其相

夫子也夫子宜之大夫之未仕也每治裝入外
庠則隱諷之曰吾何時得了此也及既仕每夜
深見其具獄則諷之曰是人罪出入所繫非細
故也夜分繼之以倦得無以意重輕之乎其訓
子姪也督其學業而躬教之暇則誦小學輒以
已意解說大義族姪某年及壯未有室孺人爲
之婚娶得遂其室家其施於人者皆此類也聞
拙誠公之訃則痛慕靡及飲食寢寐罔非涕泣
之處見遺像遺服輒弗忍視視輒泣拙誠沒高

宜人年且老居常念之歲辛卯忽感於年運之
誤瞿然曰吾既不逮吾父之養也今又不得歸
視吾母之疾矣生我將何爲遂以是驚悸成疾
疾且亟復囑曰慎勿以是貽吾母之憂也竟以
是疾卒詩所謂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若孺人
者非耶蓋其性然也然則守良之狀其母者殆
不誣也距其生於成化己亥享年五十有三子
一即駿戊子科鄉薦孫男一孫女二銘曰
車行以軸户運以樞繫家道之盛衰係婦德之

有無孺人來止於德信有既克爲婦亦克爲母
潛山之岡以珍厥藏以矜厥常以式來者之永
光

慶遠府同知葉公墓誌銘

國子生葉可徵氏訪余於草堂被衰絰面有戚
容手一帙涕泣而拜曰此先君之事狀也敢徵
惠於執事哀而爲之銘即先君與麟皆不朽矣
先君諱性字叔理世居新安出宋尚書少蘊之
後至祖彥華業鹾于閩始卜居臺江父松澗公

旻以長子亨貴封員外郎公幼而穎敏純厚及長學易於王事郭公瑛之門卒業於憲副林公塘與蔡虛齋先生爲同門友遊郡庠蔚有聲譽已酉登鄉薦上春官適母宜人訃至不終試事歸而松澗公方疾革公哀毁致情殯葬如禮癸丑授長沙善化訓導時司銓者王公寶即長沙人也以其地素乏業易知公易學有所傳授故授是職公至循循啓迪寒暑不倦衡有嶽麓書院宋大儒朱張二夫子倡道之地郡守王公滔

貳守楊公茂元特以禮聘公主教事故自號曰懐麓寓思也擢知儋州儋經胡南蛇之亂荒疫並作乃勞心安輯撫字有加時尚有生黎阻化監司屢促勦之公曰彼豈樂爲亂哉不得已也試往諭之其或不從加兵未晚及公至咸羅拜曰得父母若此吾輩得生矣敢復亂乎撫按旌其異績以 聞未及秩滿擢潮州同知益勵初政治民如家如表章韓昌黎陸丞相之祠宇其大凡也未幾改任慶遠慶遠地瀕土官猺獞至

爲難服公馭以恩信咸得其懽心城外群蠻寇掠不時乃建堡爲衛民安堵焉思其功者像而祀之已卯秋自陳乞休既得請遂葛巾布袍以經籍自娱鄉閭小子皆雅敬公爲誠篤人也兩遇 恩詔得進階朝列大夫晚年齒望益高郡大夫請正鄉飲賓位學士五溪豐公壽公以文曰禮義進退用全終始儀制榕江林公以德壽名公之堂皆名稱其實而無愧者也生景泰壬申十月初三日卒嘉靖甲午八月十七日享年

八十有三娶某氏子一卽麟將以次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陽嗚呼已矣惟先生衰而銘之余因憶弱年曾一從公游見其笑語雍和步履端整被服閒雅冲淡如儒生誠鄉邦之老成而信可徵之言有據郡伯鄭沙村之狀不虛也乃爲之銘曰

湯湯臺江並望于嶶適此樂土奮庸自微以儒傳世以惠克威以文飾吏以勇見幾我無世忌世無我非嗚呼先生茲其永歸

沈母許孺人墓誌銘

嘉靖辛丑春天下諸司例當入覲吾郡守二槐沈侯来朝于京師居無何其母孺人以疾卒於家訃至余往吊之翌日沈侯以通政司叅議石川張君所爲狀衰絰稽顙乞銘于余余辱侯之知義不得辭因受其狀而次之孺人姓許氏羽林叅軍鴻漸之女母朱氏叅軍以貲雄于崑聮姻諸巨室姊姒競以華侈相高獨孺人服飾雅素不尚浮靡甫及笄歸于侯之父樂清翁事樂

清翁之父麟臺翁及陶孺人甚守婦道時麟臺翁之父玄谷翁尚在堂無恙每樂清翁夜讀必治女紅供湯茗陪坐至夜分會朋輩講學至脫簮珥以給所需亦不惜涉書史能知古今大義督諸子姪習讀必談說日記故事及列女傳諸書始麟臺翁尹江右寧縣時欲挈子婦以往孺人謂樂清翁曰讀書以專精爲業若隨任則業不專尚可求進乎於是讓諸弟往與樂清翁獨留侍玄谷翁玄谷翁沒孺人相樂清翁襄事盡

禮樂清翁課諸子甚嚴孺人曰汝父率勵汝等若此者欲汝等成人也及樂清翁沒孺人寡居五十餘年平生寡言笑閨門之内斬斬然訓迪諸子尤嚴謹勉率諸婦以無怠生子四人長大椿事醫業次大桐邑庠生大梁國子生季大楠即吾郡守也初侯之幼出後其叔父及登第歷郎署孺人輙喜動顏色有以子楠不應出繼爲言者孺人斥之曰此祖宗承繼之事不可亂也天若祚吾門諸子諸孫獨無榮我者乎嘗謂侯

曰汝叔父母懷抱鞠育之恩不可忘也汝其善事之侯每之任必迎養孺人曰汝第往善守其職毋以我爲念吾老矣不能行也見其歸篋笥蕭然則喜迎謂之曰汝之治郡有何善政亦曾活得幾人侯曰大楠無善政惟嘗活數人耳孺人喜曰我後世子孫其有興者乎所得爲壽詩文百餘篇遍讀之謂侯曰士夫待汝如此可謂不薄矣汝之治郡果盡如所言矣乎孺人之卒也以庚子年十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九女二

人孫男十三人孫女四人曾孫男十人曾孫女
五人玄孫男一人侯之在吾郡也豈弟慈祥無
忝於古之循吏可以驗孺人之教也其葬也以
某年月日銘曰
勤以守成約以濟盈婦儀以貞家道以刑胡以
守之豐積寡取胡以濟之恥薄敦厚克昌其後
寔生太守能育能教賢哉沈母

山東右叅議如齋高公墓誌銘

嘉靖辛丑正月十二日山東布政司叅議如齋

高公以疾卒於正寢其僕奔告于余余走哭之
其壻胡生涝持都給事中鄭君所為狀来請銘
余於公有夙雅公之銘余之責也義惡可辭公
諱登字從善號如齋先世大名内黄人也至祖
能始以勇力隸籍錦衣父俊豁達有度人咸悅
之謂之長者以公貴贈承德郎户部主事母鄭
氏贈安人生公甫成童即知力學遊鄭君先大
夫中憲公之門性通朗肆力於文不喜作險怪
語弱冠廪京校督學使者每試必加稱賞正德

癸酉始領鄉薦辛巳登進士授户部主事委督
中鹿及德州倉足餉糧剔姦弊克舉其職嘉靖
丙戌陞員外郎未幾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分巡
甘肅甘肅介萬山中群虜出没任者率難於行
惟公代以去公巡歷往来歲必再至戊子改兵
備洮岷時值大侵番夷為民害火民室廬梗塞
餉道公至督兵深入斬首數百級發粟賑濟民
始安總制兵部尚書晉溪王公課其功居最旌
以銀牌綵幣方欲薦之會公改山西是歲庚寅

也晉溪聞其去歎息之適石州寧鄉劇賊王世
英嘯聚時武備廢弛衆莫敢攖其鋒公至悉剿
平之壬辰陞布政司叅議分守大同大同主帥
不得士卒心且萌衅公危之未幾亂作甲士成
林露刃環視呼譟震天地見公至大呼戒勿相
犯仍擁公以出然性坦夷不設防檢竟不得於
位復調山東布政司分守遼東時軍士趙懸兒
等倡亂辱撫臣撫臣惶駭如開原開原復叛遠
近洶洶主帥擁重兵不能制公贊謀盡擒之皆

正以法陞俸一級將考績撫按交章請留至戊戌當再考時歲凶道殍相望復請留公賑濟次年己亥　上狩楚藩命大學士石門翟公充兵部尚書行邊凡閱視兵馬城池之事悉以委公公不辭難任事皆有條理又明年庚子夏五月始得請歸于京師而公退休之志決矣公儀觀豐偉端重美鬚髯雅好歌詠尤精於音律與人交不立崖岸所任多歷邊方至輙遭變故毋及宦途利鈍之故怡然不以介意其受業門下者

皆名士多爲顯官方期享遐齡躋大用而溘然一夕逝矣向余使朝鮮時君方在遼一見傾蓋如故別已數年忽聚而笑語時相過甚樂也詎意相違未浹旬而遽罹大故嗚呼傷哉距其生於成化甲午六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八配支氏贈安人繼吳氏封安人有子輙不育竟以無嗣女二長適杜侍御子德孚庠生支出先卒次適工部侍郎胡公之孫即湧也鴻臚寺序班卜以四月十一日啓支安人之壙合窆焉銘曰

士欲行志惟患無位進止利鈍仕亦各異君在邊陲踐歷有年周流三省十載不遷笑傲京華優游桑梓一夕安歸其終焉矣嗚呼依阿適意謹厚不酬君命則然君也何尤

漁隱章翁暨配沈孺人墓誌銘

翁諱某字文守池州石埭人也父諱某號耕隱母程氏生翁幼沉靜敦厚與物無競隱居邑之前村屏華尚樸不逐時好日以灌花畜魚爲樂因號前村漁隱繼先志且樂其適也事其親孝

謹非僞爲色養者値寇至耕隱被執幾不免於難翁以計脫之耕隱嘗遘疾翁事之左右不違涕泣籲天祈以身代諸子姓稍知覺必延名師教之與鄉人貿易悉如其量人服其平歲饑則倒廩以濟邑之乏者不急其償里中橋梁壞則修葺之嘗奉例輸粟於官而辭冠帶時論義焉歲丙子子琥領鄉薦翁喜見顏色且勉之曰汝勿以今日一名爲喜尚務其遠且大者以竟余志庚辰授德安縣學教諭樂於訓育汲汲以辨

義利爲諸生倡當道嘉之屢薦于　朝壬午主
福建鄉試以廉見稱丙戌遷國子學録其戒勉
之如初可以驗其家敎矣生景泰乙亥卒嘉靖
己丑享年七十有五配孺人沈氏同邑廷瓚君
之女也翁之幼也其父母嘗謂曰必求賢配及
長聞孺人賢遂爲翁聘之年及笄歸於翁既廟
見盥饋必親歲時助奠必躬滌錡釜以祭舅沒
奉姑尤謹能委曲得其歡心迨沒相翁治喪如
禮處長幼撫卑賤咸以爲宜先卒繼娶亦沈氏

子男六長瑀次即琥次璧庠生次珎瑄季璞庠
生女三適某某某孺人生景泰己卯卒弘治丁
巳享年三十有九先葬於博山四羅灣之北翁
之訃至京師琥奔喪以歸持國子助敎薛君尚
遷所爲狀泣而拜曰某於予有文事之雅今將
歸葬吾父於嶽溪西欲圖不朽之事且併及吾
母非子誰爲銘之余謹爲著其事而銘之曰
生同邑而葬不同穴天乎人耶有子有家且以
永年返爾真耶歸順以寧閟于其封吁嗟乎翁
我銘不窮

叙州府知府峯西鄭公墓誌銘

嘉靖辛卯閏六月十八日叙州太守峯西鄭公
以疾卒越又明年癸巳六月二十五日將葬於
高蓋山之原其子桂持林儀制君貞孚所爲狀
介其友人來請銘予忝與公同郡雖未及登公
之堂而識其面然得於鄉評知其爲老成人也
及見其子之文辭閑雅知其偉器象賢益徵其
家敎之有自矣乃受而銘之峯西諱濬字克明

始祖諱本初仕元爲福州路總管元季亂遂家
于閩其先則自光州固始來徙也父諱某以公
貴贈户部主事母黄氏至公凡八傳於派爲嫡
弘治壬子領鄉薦壬戌登進士第出令永豐爬
癢痛痒民以不病私舍嚴鎖鑰内外不通民便
之咸曰吾父母也甲子丁父喪人惜其去如失
所恃相與祠而祝之丁卯釋服改授常熟行政
施惠視昔有加焉麥有四岐之徵旱有禱雨之
應歲值大荒多方賑恤民不知有饑庚午擢户

部主事轉員外郎郎中遭祖母何氏喪去位丁丑改除工部管督賦於蘇松諸府治河于徐州皆舉其職己卯擢知叙州叙州蜀地也當兵燹之後乃爲之正婚禮廣儲蓄創社學置田數百畝以祀武侯山谷諸賢於是公私羸餘庫藏充牣民始知有所立命矣既而休致命下即解組買舟以歸葛巾布袍以儉戒子弟見其服色過麗則諭之曰非分也毋乃侈乎祠堂祭田咸增拓之以成先志優游於林下十餘年而始卒得

年六十有三嗚呼公之仕也歷郡縣陟郎署吏息其奸民樂其利有頌聲焉其歸也課僮僕理田園眺覽溪山有餘樂焉可謂生榮而死安矣配楊氏子三桂其長也次霖滌女一孫男三今之葬地即公所自營者銘曰

進而試不窮未究其澤也退處而冲翼謀之索也時非不我逢於我無損益也順歸于躬心無射也高外而坎中公之安宅也

雲岡選稿卷之十五畢

雲岡選稿卷之十六

誌銘

安吉王府教授矩齋陳先生墓誌銘

矩齋先生明習戴記爲候官邑庠弟子員少有聲舉其門人最多卿未冠獲遊先生之門先生端恪方嚴不苟言笑與諸生講説經義日記數千言亹亹不倦諸生侍立於傍序列無敢有諠譁失禮者每課業或有疑義卿輒有請益雖輟講亦然先生喜而言曰子篤志如此學其有成

乎繼而試策問問中庸章旨對答頗得其意義先生輒以爲可教而首肯之故一時門人咸得其成就而登科第者無慮數十人然數奇輒試不利正德辛巳始得貢于春官謁銓曹授紹興府學訓導乃奮然以教爲職不辭小官而作士之心匪懈紹興學多人才得先生教之其舉于鄉者以此尤盛當道有司考兩浙教職出自貢途者以先生爲最相與延譽且相與薦之陞富陽縣學教諭富陽地瀕大江學舍斃于水且傾

地不可以居科目落落已數十載先生力請于有司新之加弘廓焉於是士連數科有舉者固值一時氣運之盛而先生善教之功實不可誣也尋陞周府安吉王教授安吉周王之愛子也髫年沖質先生以謹厚輔之安吉甚敬重焉日相接以恩禮親炙之如父師先生思鄉土之遠不樂居中州又見安吉之相信懇留不忍遽言去也栖栖然依戀且鬱鬱有疾矣以書抵卿曰吾甚欲歸而不得遽歸得歸吾幸矣辛丑二月忽其僕自中州來京師以訃告於乎先生乃以是年正月二十三日不起矣其疾也安吉日使人視之其亟也旦夕不離側其卒也親治其喪於此見安吉之賢亦先生善於輔導之報也卿乃為經理其事而先生之喪始得抵于家距其生於成化甲午三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八娶同郡曾氏生子二長曰昆未娶卒次曰昊娶李氏孫男三長如蕚聘吾弟女次如蘷聘張氏次如蘭尚幼女一泮適丘氏子澄孫女蕙許聘梁氏子泐先生名箴字朝規遠祖長祖麒俱隱居不仕父烜應貢入監以詩經應南畿鄉薦第六人歷衢州府學教授先生烜之第三子也昊擇以壬寅年正月初九日奉葬於義井龍首山之陽具狀來請銘卿固宜為銘銘曰

屯其膏罔利攸宜淳其行以為士師用三試未竟厥施嗚呼先生已而已而

贈安人白母吳氏墓誌銘

贈安人吳氏兵部職方員外郎白子德純之母也世為常之武進人曾大父德剛大父仲文父貴母陳氏年十六歸德純之父鴻臚師愼君性婉娩柔惠能上承下接指使咸有繩矩室人皆宜之稱之曰賢正德戊辰鴻臚君侍其父錦衣公同宦于京師安人從而綜理閫範秩秩有條理每僚友過從酒醴殽核之奉率躬莅之居常喜儉朴不尚華飾有貨寶敘者入爭傳玩以為奇安人獨不經視曰此淫巧喪志之物吾何用此方舟游泳尤矻矻於婦紅雖大寒暑無間或

勸少休安人曰婦人舍此將曷爲耶尤不喜鬼神邪誕之事女巫有禱以秘祝禍福惑之者輙拒而弗應鴻臚君嫡室張氏安人事之委曲承順常得其懽心張寢疾年餘旦暮調護未嘗離左右凡湯藥起居之需非安人不便也張氏之卒也泣謂安人曰吾無以報汝誠敬之情鬼神鑒之當不爽吾願矣安人衰毀幾隕匍匐理家政勤勞遘疾未久亦不起寔正德丙子五月七日也距其生于弘治辛丑年二十有六安人之

卒也德純方六齡其葬于郡西張墅村之原且二十六年矣宜德純之以幼失所恃籲天而痛恨也故其言曰若圭當母氏之棄背也纔免襁褓儀容謦咳今徒想像于夢寐而母子之樂此生一不之知即其言而其心事大可悲矣夫以安人之德之賢固足以徵其有後也德純學而有成賢而發達登戊戌進士今爲兵部員外郎安人雖没而得膺　恩贈亦可以慰于九原矣德純將葬鴻臚君于安定新阡遷安人而合窆焉德純娶胡氏方伯華之孫女銘曰

委壽於天貽福於子世祀國恩亦旣受祉刻此銘章永永毋毀

處士丘君墓誌銘

高郵有隱君丘姓名嶸者本江西南昌人也字本瞻號東津曾祖以仁戍高郵遂占籍焉妣屠氏祖餘妣葛氏父玉妣徐氏世有隱德君生有奇質聰警強毅雅好吟詠讀書惟求通大義而器度過人鄰有空室傳有鬼物爲祟人不敢居

君曰烏有人反畏鬼哉約群獨宿往試之諸少年潛擲石以恐之君提刃迹所從來衆友懼大呼曰吾曹戲汝耳其氣量不凡如此少與王進士京同師嘗相與言志王曰大丈夫當取科第以爲父母榮是吾志矣君曰榮父母豈在科第哉抑力致富以養親適吾意而已耳王曰不然夫搏扶搖者必奮健於六翮濟溟渤者必假雄於三翼顯親行道古之人皆然也吾奚獨不然哉君曰吾聞困樊籠者損冥飛之遠志伏槽櫪

者踢歷塊之遞蹄孝友施政是亦為政矣王曰
人各有見吾不能舍我之見以從爾亦烏能變
子之習以從我耶勉之各行其志後王適京師
君亦去庠校王登科第君亦殖財不肯相見論
交握手大噱人以其竟如所志不負平生之言
云自奉儉約而輕施好義貧不能償者舉券焚
之族戚中有不克嫁娶者出力任之從兄岳卒
無嗣故厚產君立族人之子以繼其後加意學
護為之輸粟入胄監其家業復昌者君之力也

族兄其貧鬻其居為贖之俾有寧宇子壻張謄
幼孫有欺其沖弱者君力任恐保持其家謄由
是得肆意於學遂成其名郡有橋將頹費且鉅
衆謀脩於君之父父既諾而卒衆曰嘻事寢矣
君曰斯先志也我當成之不煩人一錢自出數
百緡鳩工甃石躬督如家事橋成鄉人相率往
謝君曰橋梁王政也吾敢貪以為功乎郡守聞
而歎曰此吾責也而某為之重吾愧矣亟檄奬
焉榜其門為好義之家弱冠時有豪奴負罪逃

投巨鐺圖為反噬校尉奉文來捕聲勢甚張族
人驚匿不敢出君獨出力與角詰　闕陳狀下
法司竟直其事而誅之嘉靖壬寅連遭父母喪
哀毀營葬事數月不歸比反入門顧妻子曰今
日我疾作引就寢覺息聲有異急視之逝矣十
一月二十六日也距其生於弘治壬子三月二
十八日年五十有一娶呂氏先卒繼室王氏側
室杜氏張氏生子八長曰丹太學生呂出次曰
址太學生次曰澤曰雲王出曰陵曰隅曰垣曰

垣杜出女三長適舉人張謄次許聘曹氏王出
幼女一張出丹等卜以某年月日奉葬于東邏
鎮之西夾溝以知光州張君所為狀來請銘張
君論君之歷履與世之汩沒而仕者可謂窮極
人情而深得君之心矣銘曰

志不必同歸於是行不必同視所履靡貲而殖
其孰擬之方艾而歸其孰抿之抿而全之其孰
已之行能梓之不能起之茫茫九京尚無圯之

先室恭人林氏墓誌銘

嗚呼恭人之没也十二年矣其殯於浮土也十年矣而不得歸于土也非予之責乎乃今始克襄事仍爲之誌其墓曰恭人姓林氏諱儀字茂肅爲臺江著族父諱燁母陳氏自曾大父及父世以懿德稱嘉靖辛巳年二十歸于我入門而克盡婦道事吾父菊坡公吾母太夫人能得其懽心太夫人性方嚴恭人能委曲順從以悅其意凡飲食烹飪出自恭人者罔不稱善予時爲邑弟子員恭人服家政晏眠早起日以爲常予

得以安志於習讀無所顧慮者恭人之助也次年壬午予舉于鄉越五年丙戌予叨進士及第入翰林爲脩撰戊子予以　大典恩封爲安人且從予貴矣雖榮顯性儉約如予未第時井臼之細猶親操之不以委諸僮僕一褶襦十餘年終其身未嘗服華靡雖絅帛亦罕御焉蓋性之所安也僮僕下人衣有綻裂者躬爲補綴無間寒暑輒至夜分始就寢其勤勞匪懈絶無驕貴之態性善記事即數年巾之錙銖不遺予每歎以爲不及待下甚有恩義未嘗記其過故人畏而懷之每鄉人至京師述其某居積之富請謁之通恭人微聞之問予曰其言信乎予曰然恭人瞿然曰吾不願也得一成立子足矣歲壬辰恭人生一子士龍五月而殤後側室盧氏得一子士麟恭人愛之如己出復週歲而殤恭人號痛幾絶曰天乎胡使我煢煢若此也竟以此抱疾奄奄卒歲予時奉　命使朝鮮恭人扶疾送予至門曰　君命也不可以不急及予事竣歸

朝恭人疾亟殆不可爲矣予爲之調理醫藥循周旋四閲月而恭人竟不起嗚呼傷哉寔嘉靖十六年丁酉十月十九日酉時也距其生於弘治壬戌享年三十有六卒之後予爲左諭德例爲宜人辛丑予爲國子祭酒例爲恭人稱恭人者不没其實也子男一曰燿側室郭氏出也女三長德瓊恭人出南京通政叅議榕江林君炫之子庠生世璧其壻也次曰瑛曰琚予以嘉靖二十七年戊申臘月庚申日申時葬於嘉崇里

瀆山之陽坐卯向酉抆淚爲之銘曰
豐于德其壽嗇勤於穡不食其力如翬斯飛隕其翼悲予心兮恫何極考懿行兮視此勒

封户部員外郎恒齋祝公配嚴宜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德字永明以字行世居浙之常山十世祖諱俊者自信州沙溪來徙常之有祝自兹始也七世祖諱莊仁者官廣東提舉曾祖燧以醫術顯補衢州府醫官祖克曾父世美遂世其業母徐氏生翁五齡而母卒繼母徐氏翁少岐嶷不凡十五通易大義習舉子學長棄而就祖父之業岐黃仲景諸書靡不究心於天文地理之說亦習而知之成化己亥閩疫甚父世美俾翁束裝之閩抵福郡三月全活甚衆人德翁者咸願獻田宅留之翁俱却不受由是常往來閩浙間者十餘年弘治壬子父計至翁嘔血幾死匍匐走千餘里經理喪事四載復返于閩嘗語人曰閩山水之勝甲於天下可以安全真樂土也遂

定居於候官之文興里醫術大振縉紳延請無虛日翁應酬之不問貧富求者雖至昏夜亦不辭而往築齋於所居之右扁曰恒齋蓋自警也大司徒成齋林公清謹狷介少許可爲翁記之士大夫多樂與之遊都憲林南澗太卿林敬齋少叅倪𩔖齋諸公尤加敬愛正德戊寅城中疫作士人翁蒲谷家尤甚鬼至晝號雖其親且厚者亦莫之顧翁周旋無避每歲終必袖數金而散諸無告者雖家人亦不之知也里有貸翁十金者病革翁造廬遂焚其券不責其償其樂施好義皆此類也葬其父於祖地傍穿穴見古棺衆譁然欲毁之翁至止之曰爾我一也忍戕人以求利乎乃東丈餘以讓之夜夢紫衣人來謝曰公之讓我乃天啓公之吉也世其有興者乎翁先未有嗣至是遂生子嘉靖乙巳翁年八十有九　朝廷太廟禮成覃恩廷臣以仲子時泰官封奉直大夫户部員外郎次年正月五日感微疾而逝距其生於景泰丁丑三月二十八日

享年九十先配陳氏贈宜人蚤卒繼配陳氏倪
氏俱先翁卒各一女一適張梲一適謝乙最後
配嚴氏封宜人實相翁以成厥家後翁十五日
卒距其生於成化丁酉五月十三日享年七十
宜人生三子長廷玉娶鄭氏繼娶陳氏領嘉靖
乙酉鄉薦官至高淳恩平二縣尹有政聲廷玉
抵家之日宜人歛逝次辰逝孫男一孫女一次
即時泰娶陳氏領嘉靖壬午鄉薦今任戶部陝
西司員外郎甚有聲譽駸駸嚮用孫女三季廷
美娶陳氏孫男二廷玉等卜地於杜塢山之陽
將以今年十二月十日奉翁與宜人合窆焉以
憲副倪維熙所為狀來請銘鄉於翁之仲子為
同年友於翁為年家子也宜為銘銘曰
文與之里肇基于常仁術普施世業以昌庇及
後人式耀其光身食其報服命煌煌均膺壽考
偕此玄堂水環山峙爰卜斯藏於乎古人展也
不忘

雲南按察副使雲川舒君墓誌銘

嘉靖乙巳春三月六日吾友雲川舒君疾亟予
聞急往候之至則目已瞑手時輒上下撫摩其
膺若欲有所訴而不得言者俄而數刻告逝矣
予奔走哭之哀先是旬日予訪君之廬君面有
戚容告予曰吾悒悒于衷者已數日矣猶執手
劇談移時不倦詎意未幾而遘此大變嗚呼吾
其忍銘君之墓耶君諱汀字紹安雲川其別號
也其先直隸鳳陽人元季有諱道通者舉制科
典禍清教事值戎馬倥傯遂挈其子大有占籍
于閩是為始祖大有生子興興生子坦坦生子
欽釗欽即君之父也以君貴贈文林郎山西道
監察御史母陳氏釗以易經弘治甲子魁鄉榜
為處州龍泉縣令君自幼沉毅重厚不妄交遊
內承仲父之教外得諸賢師友之助凡讀書作
文務用心於內深究其大義不為口耳補綴之
學尤邃於易門下士從遊者日眾嘉靖甲午薦
于鄉乙未登進士授行人往使于楚郤金幣之
贈丁酉選山西道監察御史清鹽課于長蘆灌

垢剔弊奸究至無所容繼按于吳禁踰侈省繁
費殺豪猾之誅重贓濫之罰風裁凜然百度以
貞長洲縣學湫隘議者久欲易僧寺之在旁者
輒阻於富僧君檄有司潛具畚鍤不動聲色及
易地宅居而市人猶無覺者其敏妙如此他如
廩金山衛之生儒疏常熟之三丈浦平太倉之
叛寇皆卓有成績可歌可誦竣事還　朝即出
按于浙適癸卯校士之歲至則加意場屋之事
內外經畫罔不備當勞瘁而疽發于背君躬禱

于天隨獲愈得以卒事放榜號爲得士聯第者
十七人若秦殿元鳴雷輩皆名士也而風聲所
被權豪歛迹吳越之人至今稱之憂治疏入隨
擢雲南憲副兼程而抵家閱三月而逝易簀之
辰猶瞑目諄諄而語曰吾上不負　朝廷下不
負所學中不負族黨朋友吾其安哉蓋君志也
君實無歉焉距其生於弘治戊午得年四十有
八嗟夫君予之益友也予總角時締交於君同
筆硯交遊垂三十年雖窮約而不苟於取與予

以是深敬重君古謂直諒多聞之士君非其人
耶君處家孝友居父母喪治大事如禮與從弟
陽和相友愛無異同胞配李氏封安人君卒時
尚未有嗣側室張方有孕陽和以子梧繼之越
七月而男子生內外之人皆嘖嘖稱歎以爲君
行善之報也女一尚幼陽和卜以是年十二月
十六日葬君于錢塘山之陽自始喪及葬皆經
理之銘曰
巳矣夫雲川以時自奮不顧其身志邁乎當世

而行追於古人巳矣乎雲川謂天之祐胡中道
而弗壽謂天不祐胡身没而有後彼滑没者勢
亦能久視君特立獨無顏厚有坎其宮有莪其
阜直道在人是爲不朽

封吏部郎中翠屏李公墓誌銘

往歲甲辰予得告南還挐舟而下至建溪聞古
冲李子時言丁其先大夫憂里閈在望以書往
吊之恒往來于懷也今年秋李子緘書幣遣其
弟太學生撫衰服持狀馳數百里踵予門而拜

且告曰吾兄以疇昔交誼之故敢以先君子之行徼惠於下執事惟哀而銘之予方以未能走哭爲歉惟藉手以是得自慰耳乃按狀而次之

公諱耕宇良材世爲建安人大父鐵父埜累鉅貲喜施散居鄉並以長厚稱故里中舉善族有陰德者必曰李氏子四人翁蒞孺人出也年十三使别居高陽遂爲甌寧人少磊落負奇氣慨然有志於四方值家務塵攖不遂其志居常悒悒不樂也父没後門庭寡援時爲豪右所侵翁

隱忍趨時不與物忤由是得保家於不墜弘治末鄰寇數百人突發將瞰其室遠近震駭翁曰此固訛言相扇耳乃號召鄉里擐甲荷戈爲子弟先以計擒其渠率餘黨大潰悉就獲時男婦被脅者衆吏一槩將坐之翁力爲申雪得免又數歲南鄉盜起假兵憲敏聞其能擊賊度不能强致勑郡丞以客禮召之與俱賊尋解散翁歸而恚曰吾始爲保安鄉社計耳今至以檄召我我其爲人役哉指子默等罵曰汝曹不努力我

爲人役終不免也遂傳購名書延師至數百里外建立祠堂遵用朱子家禮日課默等周旋其間冠婚喪祭一依是行之高陽俗鮮絃誦聞其復古禮鄉人來觀者始而疑中而畏終而歎服嘖嘖者久之地產杉木歲所伐以億萬計狼藉溪澗遇雨木輙奔放陂塌盡決客商利速達農民苦之翁白于監郡立禁防民賴其利田得無恙其識度穎異皆此類也嘉靖甲申以上　兩宮尊號恩封兵部主事又五年己丑會　圜丘

大賚時默爲吏部郎中復加封如子官凡再膺恩命益自貶退居常足跡罕至城府郡行鄉飲虛賓席以待逡巡辭避至再三纔一赴之晚年自號翠屏主人誦仲長統樂志論而悅之築別業以自怡示無所慕云歲癸卯翁年七十忽然歎曰吾有四方之志今且老矣足不踰户閾目不覽湖海乃亦自命爲丈夫耶遂以盛暑度閩關涉浙水歷吳會泛揚子以達於建業覽山川之形勝吊古人之陳迹凡留都宮闕與三吳名

勝窮躋廣討以爲天下現觀盡在是矣促駕以
歸歸爲其父築墓門作古稀橋未浹月而病作
先是卜地于蛇岡得丘窿然夷曠顧望而樂之
作樂丘精舍于其下舍成而翁尋卒竟如橋讖
云寔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也距其生於成
化甲午九月十九日戌時娶曹氏有賢行克相
其家封安人再封宜人先翁五年卒子男六人
長孰業儒有聲蚤卒次即默辛巳進士入翰林
爲庶吉士歷兵部吏部今至湖廣按察使政譽

文名煒煒然日起皆翁之教也方待次於京師
聞翁遊白下馳歸追及於家相聚數月而翁卒
蓋孝感也自登第歷諸曹惓惓以忠勤報主爲
訓及默出天曹謫外翁獨欣然曰茲非所以成
汝歟促其赴任非識其大者耶次撫次譙俱太
學生烝蕢俱庠生女二一適同邑太學生雷鍪
其一尚幼孫男基址遠達圭璧陞陛堪埴培埠
凡二十入孫女十一人曾孫二人夫以翁之識
度用世宜無不可者而局於科目無由自奮豈

非數之會哉顧其食報於天者厚則亦不可謂
不遇矣默等先以甲辰九月十一日奉翁于樂
丘從翁志也卿辱交翁子有年矣於翁有通家
之誼不得辭乃追而銘之銘曰
志拓落而不群兮行矯世而絕俗也識卓犖以
多聞兮義保鄰而捍族也居于鄙而德薰兮旣
富而能穀也迪子姓以脩文兮學優而戩祿也
馳遠道而志訢兮雖身疲而瞑目也膺三錫之
繽紛兮申景命之有僕也嘉山水之有濆兮爰

樂丘之穆卜也氣葱鬱而土墳兮貽後人以多
福也戒戕薪而弗耘兮徵幽光於玄穀也衍世
德於芬芳兮庶永永其可續也

吉安府通判楓山楊君墓誌銘

在昔　文皇之世二三帷幄大臣謀謨於內以
肇建丕基當其時天下乂安四夷賓服語得
君行道之盛者以三楊爲稱首而吾閩建安楊
文敏公其一也故今之稱文獻舊族者必於是
徵焉楓山君文敏公之四世孫太宰偲菴公之

從弟也諱昉字孔升祖諱恭尚寶司卿父諱仕
信郡以孝廉舉卒于京楓山在娠三月乃誕生
母何氏嫡母蘇氏撫育有成及長出繼主事公
仕偉之後以同母兄司訓君後于孝廉性敏而
氣銳苦志於學弘治戊午以麟經舉于鄉卒業
太學需次銓曹授宣平令疏幽滯振廢遺豪猾
無所肆其奸越三載遷吉安府通判值寧庶人
叛與郡守伍公文定協力治攻戰具督衆冒矢
石乘風縱火大戰賊衆奔潰卒成擒捧檄稽查

府藏毫髮無所隱事平論功恩錫金幣方將顯
擢而公即抗疏歸矣時年五十有五既歸即綸
巾野服與族黨親舊叙平生日爲宴遊不徹聲
伎絲竹之奉性解音律亦雅好吟詠不求工緻
歲舉鄉飲郡守虛賓席以俟時一赴之優遊林
泉餘二十載爲人磊落好剛有不當其意者即
面斥不少假借事母孝敬兄弟通財樂施怡怡
如也業師趙姓者卒之後家貧無依爲之易衣
衾棺槨以葬之且厚恤其家其尚義類如此臥

病之日子孫在側瞑目而逝寔嘉靖甲辰十一
月十七日也距其生於成化戊子九月二十一
日享年七十有七娶蘇氏繼謝氏劉氏男子四
幽引禮舍人蘇出娶雷氏早卒曰岦庶出娶朱
氏曰崋邑庠生娶雷氏曰嶍娶倪氏俱劉出女
子四孫男七度爰敷夏復俊波孫女四曾孫男
二岦等卜以是年十二月初七日奉葬於建陽
興下里金盤山之陽衰服走千里持州守謝梅
岐所序狀來請銘予謹按其狀所言者如此因

爲之銘銘曰

閩土上游淑氣所蟠峯環水駛萃于建安是生
異材受知　明王赫赫楊公寔相、文祖功施
社稷惠在生民時之俊彥國之鼎臣爰有楸山
善繩其武宣平宰邑吉安佐府捍城靖寇飄然
以歸葛巾藜杖釣艇漁磯仕不貴通在適其志
名不求顯在急於義坎中高外有玄者宮襟山
帶河有鬣者封遁于樵牧以續其衛俾于後人
以永其世

孫母姚孺人墓誌銘

孺人姚氏者太學生孫子孚正之母也嘉靖丁巳十月十二日卒于正寢孚正將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梅邑之西以雪溪戴僉憲君所爲狀來請銘予於孫子有知雅義不得辭乃按狀而銘之孺人諱鸞系出樂邑之龍門著族父孟器有遺行母其氏生孺人幼而貞慧淑靜及笄嬪于梅山勤執婦道梅山善殖產業孺人相之躬儉約保啬惜費而家日以裕始梅山早

失怙賴母廖氏及處姑以撫育及長事姑如母孺人善遜梅山之意奉二媪尤謹二媪特鍾愛之及二媪淪逝孺人佐梅山執喪哀毀如禮有窮困者輒賙恤之梅山有三子長珙鄭氏出次琦黃氏出次即孚正孺人出也鄭與黃早世孺人撫珙琦如已出珙沒年十八孫子師堯甫八月琦沒年四十餘孫子師舜甫六齡孺人鞠之無異視焉自梅山沒睦族人教子姓一以身任之而斥賛珥屏鉛華三年而壼不踰閾人皆難之丁酉孚正以例入太學孺人每勗以力學擇交其所從遊者率多縉紳士君子座有佳客必爲之勤置酒肴人皆賢之故孚正之克有今日者皆孺人之教也蓋自梅山既歿之後優游於怡養者四十餘年亦可謂壽而安矣距其生於成化戊戌十月初七日享年八十子男一即孚正娶陳正郎横山君之姊女一適雪溪之子謨孺人歿之日惟以孚正未得孫爲念語畢而逝其葬也與梅山合窆焉地在下亭山坐乾向巽

銘曰

維坤德婦之則噫孺人謹内職字孤勤保家力嗣以寧家允殖噫孺人女中式

封宜人彭母常氏墓誌銘

令延平郡守龍溪彭大夫之配曰宜人常氏以嘉靖甲寅五月十二日卒于正寢將卜以其年月日葬于邑西許岐里普成山之陽子天祿等銜哀具狀走書數千里來請銘按狀宜人諱佛邑城東福壽里處士國馨之女處士惇愿有隱

德以儒雅樸茂世其家配曰某氏生宜人幼而慧淑婉娩不煩姆教父母器重之擇所宜配以彭詩禮門戶且聞龍溪頴敏廸訓年十八遂歸于龍溪君時翁翠巖君失怙恃弟兄相繼奄沒家難孔棘姑晏氏經理弗逮悉以閫閾瑣細之事委之宜人以身任之不憚勞煩自縫紉織紝以逮庖湢自賓戚燕會以及饔飧自饗祀營造以至孳畜類井井有條緒事翁姑尤能孝敬承順得其懽心恒語人曰吾無此婦將若之何大

夫刻志於學宜人相之不以一毫俗務介其懷以是得肆力奮勵有聲于場屋歲壬午舉于鄉宜人整厥家務飭臧獲嚴內治晏眠晨起閨門之內肅如也辛卯冬忽夜分群寇猝至家人已熟寢無覺者獨宜人以先覺潛避一室深居固門得免於難且得以救火災訓子女恩而甚嚴處妯娌和而能敬而大夫家蠱之勤實賴之初宜人從宦于永州甫一年而疾作亟迎歸歸而疾愈己酉大夫以太僕丞考績　恩封為安人

壬子以繕部員外郎改署都水郎中癸丑秩滿奏最又　誥封宜人宜人喜謂天祿輩曰而父以力學登仕推恩爾祖褒章兩及而予亦叨恩幸如而祖母此　君恩之賜亦爾父祖之詒也敢不敬承然性儉素一切綺麗之物不接於目雖受　寵命亦暫一服之終其身不再服也庚戌春遘疾且殆至甲寅春夙疾復作屬纊之夕顧謂天祿曰吾不敢久從宦邸以叨祿俸意欲減損以貽吾福也而今乃有此疾天何爲薄

我耶别而父九年矣不及一永訣命也汝輩勉之尚有以慰予志以無忝而父可也遂卒距其生于弘治甲子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一子男四人長即天祿次天祐縣學生次天視國學生次天禎側室李氏出尚幼女四人孫男五人孫女四人墳于山午向銘曰

於維宜人彭氏婦以事父母敬姑舅於維宜人彭氏母以孝父母率于婦古無非儀酒食議先民是訓操井臼以勤警惰衆所欽以儉戒奢閨

中守普成之墟式歸藏高外坎中良且久有子
有孫爲不朽我其銘之永厥後

雲岡選稿卷之十六畢

雲岡選稿卷之十七

碑

前高淳尹伍公去思碑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民之所以
直道者蓋以其得於天者有是非之公理而信
於人者有是非之公心也予逖考漢史若魯仲
康流惠於中牟孔君奐宣仁於姑臧任長孫詒
蹟於九真王稚子遺澤於洛陽皆德被當時譽
光來世輝耀簡冊至今稱之何其盛也　明興
百七十餘年守令之重最爲近古以循吏稱者
代有聞焉若今南京光祿少卿鴻山伍公之令
高淳也距今十餘載矣而民之思者猶一日焉
非德化入人之深何以得此吾以是知民心之
公理有不可得而誣者矣高淳溧水所轄之地
舊鎮名也弘治間始析其地置縣去應天府治
二百餘里地僻而民狡往往轉相告訐積訟日
多犴獄日繁譸張紛呶憤不可制先是令玆邑
者多峻爲刑威以治之其風愈熾公之始至也

止刁訟息貪㮕抑兼併鋤强梗刑罰減省獄訟清簡有佛康中年之患焉節浮費縮重征戒掊尅絶侵漁力行儉約雅志清修有君魚姑臧之節焉課農桑興學校積穀萬餘爲荒旱之計有長生九真之政焉事不擾民民不見吏以平正居身得寛猛之宜有稚子洛陽之化焉公之政及於高淳者如此則民之所以思之者豈偶然哉吾觀漢之循吏若許少張諸賢民思其德皆爲之樹碑立祠每食輒絃歌而薦之何施而得

斯於民也民心之公於此可見矣公之少子殤於邑邑之民至于今俎豆之思公以及其子則民之所以思公者何如也質之漢吏之事蓋亦相類耶其邑人邢引禮瑀等謁予告曰公之惠吾民者何可忘也願賜一言刻之石以勸後之人予諾曰此直道也公是也可以勸矣因次其事俾刻焉公名鎧字文衛閩之晋江人由進士歷戸部郎中至今官其詞曰

皇明肇興聿定疆宇邑曰高淳寔惟畿輔地僻而狹民胥以驕其政訛訛其音嘵嘵伍侯至止驅抑浮靡治事如家愛民如子芟彼棘枳樹此桃李我耕我蠶我田我里政不赫赫民則循循維民之樂繄侯之仁侯心何爲民思何極維民之思繄侯之德彼識吏者責在逢迎民罔知恤延譽樹名視侯斯文不寧有媿是則是傚千秋毋斁

溧水謝侯去思碑

謝侯子佩以給事謫尉雲南遷知溧水其始至

也人易之及莅政若無所事事也久之事不煩而民不擾邑之人咸安之繼而遷去皆相率攀遡未數月追思不置復相率請於代任陳侯公璧乃爲之請於京兆西淙洪公欲刻之碑以永其思也許之且爲之檄於邑俾無改於其政視以爲法焉其來使偕邑之耆民告予曰陳侯願有請也問其政之善則曰能不擾而已試言其不擾之故則對曰自吾邑往年之困於水也前令陳侯光華撫而循之摩而煦之居民有攸賴

焉謝侯繼之守而勿失裁抑冗濫雅志清約節供應而省科派之煩公差役而革包攬之弊慎勾攝而免擾害之苦謹徵輸而除詭詐之奸以故賦日以充民日以裕吾邑之人得安其居者侯之惠也夫親民之官莫大於不擾豈弟之心平易之政必不擾而後能爲之侯之令斯邑者非必求赫赫之譽皦皦之行也特因陳侯不擾之舊而已而繼侯之任又能守而行之邑之得以久安民之得以永受其賜者率是故耳是則

可書也昔人論漢之盛者謂其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從簡易加以寬厚清靜居以廉平而民從化也故文翁肇成都之文教次公懋潁川之治行仲卿樹桐鄉之勛翁卿顯南陽之蹟皆以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而終獲奉祀漢治之所以爲盛者由此道矣鄭子產之爲政也期月而民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其久也民又歌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同一子産也而民終始愛惡之不同者如此言民心之

不易得也謝侯之於溧水如此可謂得其心矣使今之爲令者皆如溧水焉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侯名庭莅子佩其字蜀之富順人自溧水遷爲漢中通判進德安同知今爲浙江按察僉事先陳侯光華後陳侯公陞俱閩人皆起家進士其詞曰

維邑有宰稱爲民牧上帝之命下民之覆德惟善政不貴於刑惠以實施亦罔狥名省刑去名崇簡尚質卓哉謝侯民以寧壹野無曠土邑無

虛廬乃耕乃作以宅以居樂業治生市獄無擾追諸古人卓魯張趙保茲京邑永毗畿封伊誰之錫乃侯之庸前有所承後有所繼爰作甘棠庇于世世

都御史笑齋龔公平寇碑

天眷我　皇明世世承德百八十餘年以來重熙累洽之治薰徹内外至于今際天薄海之民靡不從化無敢有犯順干紀者楚越之交邑曰武平地曰懸繩峯菁莽蒙密地勢斗絕古今所

稱天險是維奸宄窟穴巨寇劉海萠父子兄弟
踏據其中肆行剽掠歷有年歲前此都御史周
公南王公守仁相繼開督南贛議行征進然以
險固不能窺其蹊徑雖稱招撫示恩實事羈縻
耳比年以來旋復放縱四出虜官殺民攻城刼
庫流毒三省莫敢誰何嘉靖戊申知縣事施烈
爲群下所罔名爲捕盗而實縱之其勢猖獗彌
甚提督軍務巡撫右副都御史龔公開鎮未數
月聞其事奮然曰是大盗之雄也不急去之將

爲吾良民之蠧亂且滋矣譬之惡草不除則嘉
種何由植吾將芟夷而蘊崇之惟汝有地方之
責者毋滋亂也密授汀州知事閩人恭趨上杭
機畧漳南分巡僉事項公喬相機設策分布要
害督率武平所千户賈瑞領左哨由其地取道
以入典史常希仁領右哨由其地取道以入通
判林以亨統馬步奇兵由其地取道以入三路
並進齊師進發以擣其巢穴又檄廣之嶺東督
兵自程鄉按伏犄角以備聲援檄江西之嶺北

督兵自會昌由間道遶出敵後據險以防奔逸
廼下令禁虜掠戢士卒齊心力以擒獲爲上功
斬首者次之被傷視斬級死事視擒獲逗遛退
縮視司馬法三令而三申之士卒咸奮勇無不
一當百蕲以死效未浹旬執俘踵至屢以捷聞
渠魁盡獲巢穴爲之蕩平數十年瘡痍之疹一
旦除去三省之民自是始帖席矣廼振旅凱旋
飲至班賞而歸之農是役也未嘗遺一鏃折一
士而民若不知有兵維時巡按御史金公城飭

紀矢謨賛揚聲威其相與協恭綏猷者若左方
伯層公大山右方伯張公鏊大參汪公大受王
公積少參吳公源憲副張公謙柯公喬周公琉
叅公贅僉憲楊公大章都閫田公耕其先後服
虔勞於戎事者如汀漳守備顧君邦重汀州知
府汪君倈皆與有賛襄之績焉者也昔蠻荆之
寇宣王命方叔征之詩人歌之曰方叔元老克
壯其猷蓋美其功以佐周家中興之盛也我
皇上治法堯舜邁德周宣以永億萬年無疆之

業保治之隆於斯爲盛然非諸君子協力協謀同心同德相其事機調度得宜而安能克平大憝於旬日之間哉成功之速是可歌也龔公名輝字實卿嘉靖癸未進士爲尚書工部郎時撫木于蜀嘗繪圖以獻天下想聞其風釆其忠愛可槩見矣今爲總漕于兩淮云項汪二君以書至曰子爲我記之予曰諾因次其事而系之以詩曰

閩稱樂土孰肆其侮乃有細人鬭如豺虎弄兵

作逆潛據窟巢頻年嘯聚三省繹騷始議招降終迺負固自恃其强是效是護赫赫中丞寔握兵機聲罪致伐誕彰國威僉協奇謀將士用命旬月凱旋賊巢蕩淨昔賊未平未安厥居今賊既平婦女嘻嘻我田我畒我疆我里伊誰之勲安我父子父子既安樂此太平里門夜開雞犬不驚峪爾四民往職其業毋效窮兇自底于孽威聲既暢文教攸同被之金石歌此武功

汀郡守石帆楊侯生祠碑

生祠非古也而可以義起焉非古猶古也以義起者繫於思也思生於情之所感亦猶行古之道也故曰非古猶古也夫今之涖其地者莅人行政無惻怛愛養之實一以已意而弛張之民惟恐其去之不速而又奚思焉思而見於去後而祠之者蓋亦鮮矣祠而至於生祠焉則尤鮮矣汀之生祠爲郡守石帆楊侯建也汀地與廣接壤數年以來盜賊屢發侯下車之初悉心民瘼視民之疾苦若恫瘝之切身凡可以利民者

無不爲之驅宿蠹剔奸弊滌疵垢去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省浮費而庫役清弭災患而民命濟興學校以作士設醫藥以惠貧他如脩城垣備器械峙糧儲建津梁安流移清刑獄盡心力以行之雖其地連遭兵厄而民得以安厥居若不知有兵革之役者侯之功也故比及三年吏民稱之不容口若文翁成都之化焉於是合郡之士庶戴侯之德將以永其思也相地於西夾洲立祠而祀之從而俎豆焉侯何以得此於民

哉是三代直道而行之心其是非之公不可掩也職郡庠文子邑庠劉子暨諸同寅令廖生吳生致其郡人之意請余言以昌之余惟侯之治郡而能致民之思若此可以風矣汀郡之士民而能不忘侯之德是可以勸矣侯名世芳浙之餘姚人起家丁未進士郡之與是役者鄉縉紳士夫楊昱等若而人省祭引禮彭維禎等若而人耆民張希顯等若而人各具于碑陰是皆可紀而可書也

世德貽休碑銘

太子贊善方齋林先生既奉其先考朴軒公妣張孺人祔葬于其祖三十四公祖妣方氏之墓地曰新墓山而表之曰世德貽休昭　君寵也明家教也光前人之令德以識不忘也閩屬卿銘之惟莆林氏自長城徙居國清始祖宋封承奉郎諱國鈞者命族子艾軒倡學東井二子充褒並從之游後俱登紹興進士充南安司戶叅軍褒尤溪縣丞稱孝廉先生孝廉七傳至諱茶卿茶卿生諱子子生諱僩字與毅於兄弟行爲三十四人遂稱爲三十四公少習舉業一再試不偶遂棄去娶方氏故行人榔東公澥之女弟也初委禽時頗不爲所知一日榔東會賓客賦詩爲樂公時亦在坐口中微作吟哦聲榔東驚問曰君亦能詩乎遂出其所作坐客咸稱善於是始知有隱德益敬重之與弟三十五公終身不分異公以遊學授徒爲業其弟專治農畝相資以給嘗築室於所居之西以力弗繼而止忽

掘地得窖金二鎰餘遂成居焉人咸歎異以爲得天之助不偶然也姪諱講幼嗜學訓之如已子後登成化乙酉鄉薦仕終和連州與弟分俸均產以孝友世其家蓋自公之教也子二長諱詔早卒次諱誥字廷諭即朴軒公以贊善君貴贈翰林院編脩階文林郎平居進止必由禮法鄙褻之言絕口不道期功之喪不赴酒席之會雅性不邇聲色或令所私者試之屹不爲動其人卒歎服尤善處貧勤苦耕作雖子貴時猶躬

穡事郡邑大夫造門求謁尚隴上荷鋤以歸蓋
性之所安也嘗以孝廉公而下諸墓及先世灌
纓亭歲久敝壞帥族人脩治之族中事無大小
必諮而行及卒於宦邸也遺命族人外氏之未
克葬者葬之及贊善君奉喪歸始經營其事以
卒其志娶張氏贈孺人邑處士孔堅之女相習
以勤儉相資以孝敬相睦以和順而能不忝家
訓稱賢配焉子一文俊即贊善君也女二長適
吳某次適朱某孫男四曰宗翰宗直宗煥宗禮

孫女二嗟夫林氏自承奉歷數傳而至朴軒培
蓄其基者厚矣固宜其發榮滋長勃然而興矣
其間雖有發者然未大也及贊善君弱冠領丁
卯鄉薦第一登辛未進士選入翰林院為吉士
授編脩預脩 武宗實錄成進贊善為講官清
材碩望為時所重人皆曰為林氏報者庶其在
茲乎而贊善君乃本諸父母長老之訓以歸先
德之貽其亦善則稱親意歟孔子曰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蓋謂是矣今夫深山大谷之中松

栢生焉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者積而彌
厚牛羊斧斤之患無自加焉其久也干雲霄貫
時序而不改一旦登諸清廟則棟梁之具於是
乎取之吾於林氏徵之矣卿不敏忝從太史後
於贊善君為同官因著其事而系以銘曰
於虖休哉國清之林自長城徙蔓衍于今赫赫
艾軒倡道東井紹興二難儒術顯炳歷世以來
卓有聞人淳謹承之集德于身迄與毅公弟昆
有序或學或農爰居爰處繼以朴軒守志篤行

弗試於位亦以善名雖躬不揚啓佑厥後篤生
春坊在 帝左右橫經論道上契 淵衷積誠
夙夜移孝為忠 帝曰汝嘉錫以寵命龍章有
奕受天之慶既受 帝祉世德作求繩其祖武
亦考之休若作室家肯堂肯構毋墮迺成塗塈
是究非作無傳非繼無聞惟爾來者眡此刻文

南京太僕寺卿支湖胡公神道碑

明興百七十餘年文化誕敷名公鉅卿應運而
出各以其業鳴於時為忠藎篤亮之臣崛起於

後先者相望必以浙爲首稱餘姚又浙之稱首
者若南京太僕寺卿支湖胡公寔其人矣公諱
鐸字時振家支湖之東門學者遂以支湖先生
稱之裔出宋安定先生後其先自辛一公始居
餘姚之東山曾祖仲遠妣李氏祖宗傑贈順天
府尹妣陳氏贈太淑人父克和累贈府尹妣黃
氏累贈太淑人克和公業禮經取友於四方皆
知名士病羸將卒遺言訓其子曰吾雖以讀書
致疾毋以我故遂廢書也有二子伯曰鐘長公

五歲公一歲而喪父黃淑人年二十有四以氷
蘗自勵閫內肅然公五歲即能誦父訓自成童
至弱冠進學不懈長而博極群書弘治戊午以
易學發解乙丑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與
汝湖甘泉小野三公相切磨盡讀中秘書日益
閎肆大學士西涯李公木齋謝公深器重之正
德戊辰授刑科給事中奉使陝右紀驗軍功覈
實兵事邊境以肅旋京師與虜遇於山蒴城者
三月卒觧虜圍在諫垣獻納平反篤實不欺值

逆瑾僞例以餘姚人不得爲京官出爲河東運
副時鹽利不興至者多以罪去公厲清操激頹
風宿弊頓除鹽利之入視舊加倍巡鹽御史課
其績以最聞瑾敗復給事中商民咸焚香注水
以頌德且繪生像祠之行過韓庄陡與流賊遇
人自危以必死公獨晏然俄而大風拔木揚沙
蔽天咫尺不辨遂與賊相左竟免於難未至京
擢福建僉憲分巡建寧獎儒雅雪寃獄取章齋
環溪精舍故址而新之改遷建陽縣學巡按御

史疏其異政二十條以聞三載考績擢本省提
學副使定科條正風俗不濫於選士於諸士子
均有恩義或有蒙無妄之難者必爲直其寃亦
不顯言之士心翕然丕變人皆稱之爲胡道學
云嘉靖壬午陞湖廣叅政湖素多盜公計擒渠
魁地方獲靖癸未黃淑人沒公徒跣奔喪坐臥
一小樓三年足跡不至城府服闋補任河南尋
轉湖廣右布政辛卯轉雲南左布政所至皆有
聲聞癸巳陞順天府尹以　皇太子生推恩得

封贈三代子卦蔭國子生甲午鄉試充提調官
以進　御試題遲悞改南京太僕寺卿公署任
滁陽地僻事簡公優游職業閉門著述有支湖
文集二十卷及典學說約異學辨天文地理律
呂醫卜諸書各有辯正丙申七月初十日以疾
卒於正寢先一夕有星隕於樓紅光燭天人皆
異之距生於成化己丑十二月十八日享年六
十有六配周氏先封宜人加封淑人子男二長
即卦娶翁氏大參迪之孫女次珏邑庠生娶謝

氏太傅公弟邁之女孫男二長淶邑庠生娶倪
氏中憲宗正之孫女次汗娶許氏孫女二長適
陳提舉其之子錫次適諸御史演之子紹先卦
以例請祭葬　天子哀之遣官賜祭諭葬于邑
南山之東灣實丁酉年十二月十六日也葬且
于今六年矣公之孫淶携狀至南都求以誌公
墓道之碑哭以請卿公之門人也受知最深公
之卒也不得走哭其葬也不得往奠負公多矣
於淶之請固樂為之因憶卿弱年先大夫被枉

卿出而直之欲以脫先公於難也公謂卿曰此
事非汝所能辦也汝父一出則是非虛實見矣
事固無與於汝及汝父也吾已廉知之矣後先
公出事竟得直如公之言嗚呼公之恩我父子
者如此卿其敢忘之乎公爲人質直謹厚言如
不出諸口在吾閩同列有以術試公者公亦不
疑其詐士君子皆曰胡公古君子也公之同年
大學士顧公贊公曰闢邪崇正如吾時振聖賢
之道有不明者乎信言篤行如吾時振聖賢之

地有不到者乎甘泉汝湖諸公各爲文走哭之
士類咸惜公文章德行不得竟其用非虛言也
卿特爲之詞俾勒之石以示公之後併告其鄉
之人其詞曰

聖賢之學惟求其至學以求至辨義與利今之
學者內外異視昧知與行所學奚昇浙有君子
支湖先生潛心古道先民是程家式其倫鄉信
其行守道惟清粹然以正諫垣憲臬學政用宣
中經擯斥勵志益堅周流四藩遂陟京兆遷

太僕馬政毋擾確守維一介而不阿優游所至內剛外和先生之位未究於用先生之學爲時所重賜葬開壙諭祭有文綸恩孔赫以慰幽魂峩峩南山刻此墓道有過斯者勿田勿草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贈少保諡康懿小泉

林公神道碑

嘉靖辛丑秋卿自京師赴南雍之　命放舟下呂梁忽聞小泉公之訃痛悼久之恨不即走哭於其庭及冬〻抵家始得拜公之像於堂於乎悲乎老成凋謝哲人萎矣吾將安放尚忍表公之墓耶公諱庭棉字利瞻別號小泉始祖系出光州固始五代間避亂入閩居開化里之林浦遂爲閩人曾祖觀祖元美俱累贈太子太保尚書父文安公瀚號泉山官爵贈諡行實載近代名臣錄曾祖母蔡氏祖母鄭氏母黃氏封孺人加贈一品夫人以成化壬辰五月二十日生公于京師幼穎敏異凡兒五齡口占奇對十二善屬文書過目輒成誦弘治乙卯以春秋領鄉薦己未會試第五人主考吳公趙公稱爲天下士廷試二甲第二人明年授兵部武庫司主事規條周密司馬端肅馬公亟加稱許調職方查錄戎冊轉員外郎陞武庫郎中忠宣劉公襄毅許公相繼爲司馬皆器重之時　孝宗勵精圖治任用老成方屬意於忠宣釐革庶政凡閭里踐更勇士冒濫之弊忠宣悉委公查理之公乃剔姦蠹剗僞慝不畏疆禦人咸稱便戊辰同考會試所舉士如松石劉公天和瑞石江公曉可泉胡公纘宗皆有時名復調職方每警報至立削案稿動協機宜及曹元爲司馬故善逆瑾部事率意更張公持正不阿會張綵爲吏部尚書先諭意於公欲用爲御史公力辭綵以是有憾於公己巳陞知蘇州府公在郎曹久不宜復守郡乃怡然就道蘇東南劇郡財賦甲諸省且當要路公至晝夜忘倦摘隱伏裁節冗濫尤汲汲以風化爲先務稍暇則引接賓客雖當疲極無惰容未期月頌聲大作閩郡稱治庚午辛未七邑

大衆公抗疏言狀乞停織造罷繁征請鈔關之
稅以備賑濟疏入戶部覈之公再疏始報可民
賴以濟擢雲南參政去郡之日民追送塞途有
泣下者或家圖公像以寓思焉雲南邊徼公下
車遍歷荒邑景東諸郡縣積逋數十年公知其
力困乃令各長官許雜輸牛馬布帛以給武職
久缺之俸遠近欣以爲便土官爭襲相仇殺公
徐以一言斷之罔不帖服雖道非所轄事或覈
處撫按多推公往公亦不辭勞歲甲戌子炫第

進士公捧表入　賀萬壽禮成疏請終養時炫
以禮部主事謁告還籍三世同堂吾閩數十年
所未有己卯九月文安公卒服闋巡按御史相
繼舉薦會銓曹已擬補江西參政始之任陞湖
廣右布政隨轉左乙酉冬入　覲銓曹考治行
第一丁亥陞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提督
紫荊等關公蒞鎭卽疏革抽分內臣清查驛傳
數事威望赫然未幾爲當路所中傷罷歸己丑
臺諫交章論薦陞南京兵部右侍郎與司馬淩

川王公寅恭協政凡中貴貢獻船隻每裁抑其
數馬快船甲累及戎伍立爲畫一之規且著爲
令壬辰夏考績入爲工部左侍郎署部事值彗
星見條四事以聞且勸　上身先儉約以率天
下後因災傷疏乞取回採木燒造等官五員內
府歲用銅鐵器皿請立法五年一脩十年一造
省民財數十萬緡督內外工程如清馥殿啓祥
宮皇史宬大內東西兩所城垣石窩倉場諸工
作無不當　帝心者金幣之賜歲無虛月又有

御製詩文書籍之賜乙未夏五月遼東軍士因
巡撫呂都御史之變擾亂　廷推公往勘兼僉
都御史以行條上四事皆經國重務　上皆允
行未出關二鎭已底寧奏至還　朝賚金幣未
幾陞本部尚書時營建　九廟　七陵壽宮行
宮慈寧慈慶二宮奉先崇先養心文華各殿諸
工役繼作費以億萬計公晝夜焦勞隨宜區
畫又疏請酌量工程緩急停罷工部官署災公
至始肇復之丙申春　上召大臣議謁天壽山

諸陵時　駕出倉卒諸供應立辦經再往返危
從承恩賜麒麟通袖紗羅衣貳襲攢刀銀瓢鸞
帶諸物方壽宮之將建也　上自擇吉壤于陽
翠嶺及周視　諸陵明樓香殿公皆侍行賜肉
醢茶食果餅內醞夏　太廟棒主賜酒果脯醢
冬十一月　宗廟工完加太子太保賜銀綺有
加公辭免加官不允公感恩遇目覩財力不給
經營無策兩疏求退有　旨慰留及奉　命往
康陵啓　莊肅皇后堂祔葬左手足受風治之

乃愈於是始決意求歸矣丁酉夏六月值天變
言者指摘及公公因懇疏乞休得　旨致仕仍
令有司月給廩輿許馳驛以歸復賜寶鏹三千
貫爲路費至家日以飲酒賦詩爲樂戊戌　慈
寧宮成　上念公舊勞頒賜銀幣己亥冊立
皇太子公表啓稱賀　上有具悉忠愛朕心喜
悅之諭庚子八月炫以精膳郎中起官公促之
治裝辛丑七月二十九日方對客忽風痰作以
八月三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訃聞　上震悼

輟視朝一日諭祭者九令工部具棺料遣進士
造塋域贈少保謚康懿人臣如公可謂始終榮
遇矣公天性孝友早喪黃夫人哀毀如成人雖
至老語及必泣下待母族甚厚兄弟九人友愛
怡怡置義田以贍宗族遇卑微者亦接以禮與
人交久而不渝平生見義必爲不避險難正德
初同郡許給事天錫同僚黃主事昭皆以忤逆
瑾受誣害黨禁方嚴公周旋其間不顧利害人
以危難告者必曲爲之處力不能乃已非意相

干亦不峻拒之性極坦率雖童卒可親而中實
縝密至莅官御下沍寒盛暑必正衣冠其治郡
時縣令鄧某被誣富家子朱慶繫冤獄十八年
公廉其誣出之同列諷以避嫌公曰吾知其枉
而不爲直之其忍乎其用意忠厚每如此所著
有小泉稿奏議日錄交際禮志鱗鴻集延賓紀
藏於家娶鄭氏郎中克和公之女累封一品夫
人柔嘉順懿閫內井然子男二長即炫夫人出
次即煬側室朱氏出以公蔭太學生女子二長

恕適閩庠生鄭瀾長史伯和公之子也次憲適
太學生黃梓太守澍公之子也孫男一世璧閩
庠生聘卿之女孫女天奬適閩庠生劉鵠翔憲
副世揚君之子也天增許聘陳主政公陞子九
德識者謂公之一門醇謹如萬石君而名位過
之貴顯如張安昌而忠厚過之誠爲實錄後生
小子動輙議前輩是非如公之盛德豈人所易
及者哉炫等卜以其年月日葬公於樟林之原
乃公所自營者卿辱公知厚且姻好也因爲表

公墓而系以詞曰
閩山蔚秀閩水渟清篤生申甫爲時俊英父有
賢嗣祖有聞孫世濟其美時稱德門惟康懿公
文安之子夙承家學薦登膴仕郎署郡符藩垣
憲紀位日以崇名日以起兩京八座司馬司空
贊 帝文治爰相秩宗巍巍宮保錦衣繡裳公
寵三接公走循墻宣勞于國勇退于鄉歸而安
金縉紳盡傷於赫 皇命贈謚寵恵乃輟朝儀
營墳諭祭没而不朽是謂令終子貴孫賢福履

攸同公歸何所閩于玄宮式闡于文永詒樹封

封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副使前睢寧尹默

齋游公墓道碑

嘉靖甲午季秋己未封中憲大夫默齋游公以
疾卒于正寢其孫方伯君居敬自浙來奔喪卜
以是年十二月庚寅葬于吉溪西洋之後岡奉
事狀遣价走數百里來請銘將刻石于墓道以
詔來世按狀公諱綸字邦濟姓游氏祖出廣平
宋儒定夫先生之後世居南平之吉溪曾祖秀

祖廷賜父祐皆有隱德以仁厚稱于鄉母吳氏
生公幼聰穎弱冠游郡庠苦學勵行爲文必根
諸理奇氣燁發每試輙居優等補廩膳生屢應
鄉試不利年四十三應貢入南太學爲司成所
器嘉靖乙未銓授直隸睢寧知縣睢寧淮屬邑
地瘠民疲至則省訟薄賦一以安養休息爲事
值歲旱蝗爲民祈禳設法捕逐之民得以不艱
食疲者漸起邑恊邳夫歲數千人乃白于郡蠲
三之一民賴以不逃亡困者漸甦邑地下濕數

有水患乃令民疏導於河俾復故道民得以不
病涉乃亦有秋瘡痍者漸蘇公暇則課試諸生
獎引後進與鄉薦紳相接以禮未踰期恨大孚
化己亥歳　章聖皇太后梓宫過徐邳有司憚
中貴騷急往往震掉失經多至獲戾公豫處有
條事以克濟滿任六載撫按交獎總漕中丞周
約庵公疏薦于　朝辛丑竟致其事而歸甲辰
以方伯君任廣東憲副考績　恩封如其官杜
門簡出非歳時飲射足跡不履公庭或有請謁

之相千廢地之相遺者輒謝却之性篤於孝友
處宗族以和接鄉人以信交朋友以誠其教子
也最有法子二長即方伯君次主敬年方髫亂
敎之讀書舉動必莊出入必敬交游必慎作字
爲文皆有規範經書或有微詞奥義親爲講解
書敬箴于座右朝夕誦習動以古人遺矩督勵
之謂鄉居去郡城且遠遊學者鮮至非所以居
子也遂卜遷於郡之紫芝里俾親近縉紳先生
將有所考德而問業爲方伯君弱冠舉于鄉登

壬辰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授監察御史出
按南畿風裁懋著歴藩臬長佐凡十六七年以
至今官益時論推重台鼎之器也公猶時時作
書戒之欲其砥勵名節宣力　國家移忠所事
以爲孝子老年猶手不釋卷將終前一日尚爲
諸孫校點通鑑及其没也子孫咸在側可謂令
終矣配吳氏累封太宜人慈淑貞惠與公比德
先四年卒是生方伯君娶李氏封宜人次主敬
以例貢爲太學生側室田氏出娶楊氏孫男十

一於北邑庠生於廣於泉於垣俱方伯君之子
於東於表於觀於衢於堂於臺於上俱主敬之
子孫女一　曾孫男三應夢應陞應鷹曾孫女一
子因憶壬辰歳在京師邂逅方伯君獲瞻其皃
宇知其爲偉器及戊戌春公以歳事入　覲獲
侍教益信其爲長者始知方伯君之大有造
就者夫固有所本也是宜銘諸石以昭遺德於
永久乃系以詩曰
游氏之先肇迹廣平衍于劒浦世業以亨延及

于公潛心敦古勵行飭躬不忝厥祖睢陽試政
造福於民輕徭省訟不瘠不貪乃浚乃疏河流
匯蕩乃耨乃芟禾黍以穰民有室家誰其保之
民有田疇誰其造之緊公之功民安以阜視古
循良杜父召母勤勞六稔績用告成飄然遂去
早謝榮名左右圖書遨遊山水移孝於忠責成
厥子煌煌服命貢于丘樊冕冠象簡日課孫昆
福履攸綏繩繩溥美高朗令終哀榮終始西洋
之岡山高水長徵文考德奕世永光

武畧將軍前錦衣副千户胡君墓碑

前錦衣副千户守朴胡君之卒也予同年通政
涵齋蔡君既爲之銘其墓矣越八年辛丑其子
滂致其外舅高少叅之命求予文於墓道之次
以誌之予未識君而識其子滂嘗得涵齋所爲
銘而知其詳矣胡氏之先起於河南之靈寶五
世祖諱祥者占籍騰驤遂家于京師至諱諒者
登進士官至工部右侍郎君之父也母王淑人
君名鉦字德純號守朴性簡默美丰儀持身接
物動遵矩矱居常峻整及應酬則溫然謙和可
掬人以是皆親而敬之工部公家教嚴謹君承
其訓罔敢違背初事舉子業後以工部公歿家
務叢積不竟其志正德中嘗鳩儁武功歷官
禁衛親軍退輒嘯詠投壺恂恂若儒生焉雖不
喜飲而好賓客親識或有急周之不吝嘉靖初
以例失官冠服絶不御曰非吾志也遂杜門罕
出惟尋繹舊聞沉酣諸史遇知己則談及興衰
得失之故竟日不倦尤留心堪輿家既而自擇
營兆未幾而卒娶崔氏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公
之仲妹也生子三長澧冠帶舍人娶錦衣户侯
年君舜臣之女仲即滂鴻臚寺序班娶山東叅
議高君登之女季瀠冠帶舍人聘錦衣指揮鮑
君悳之女孫男一其生也以弘治乙卯四月二
十七日其卒也以嘉靖甲午九月六日其葬也
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其地在都城門外之
西西安祖之原即君所自營者其詳具于碑陰
滂謀諸少叅曰必得如先生之文而後可也少

恭告予曰吾婿頗有請也予諾之因爲之表其
墓而系以詞曰
都城之西臥龍之岡有蜒者阜地吉而昌有泉
逶之其流湯湯是名渾河環出其傍泉流且長
樹木蒼蒼有截其封玄閟其藏何以永之樵採
勿戕

雲岡選稿卷之十七畢

雲岡選稿卷之十八

墓表

贈大理寺評事五峯張公墓表

公諱雲龍字天瑞其先鳳陽其縣人始祖名建
成元時官滇之通海路古橋州使義倜儻揄段
閘而高之迎至禮遇遂卜居於大和傳至子辰
中生大清大清生光光生成及名成於洪武初
以義勇功授十二關巡守名生福福生節配李
氏節生禎配楊氏禎生璿配章氏即公之考妣
也生子四次即公幼岐嶷明敏業葩經長補大
理府鄧川州弟子員每試必居首列授徒講學
因束脩以備甘旨雖處寒素而二親裕如也弘
治甲子母章遘疾湯藥必手調以進及弗起哀
毀竭力營葬如禮不以累諸昆弟正德丁卯應
貢入成均時甌濱王公瓚爲祭酒試而器之及
謁選得分教巴渝至任首分祿於大理以養親
莊重以蒞諸生循循講解雖盛暑未嘗不束帶
以束脩見者家貧則卻之有故遞其半以助之

時值流寇猖獗巡撫見素林公督戎在渝以重慶饋餉委之繼委以調夷兵事皆集辦再至南陽一至播州又檄賑江津所全活者甚衆見素公賢之未幾以父艱去職正德癸酉起復分教保寧教之勤如巴渝時監察御史盧君雍委署昭化縣招復逃亡盡心民事縣有乳虎噬人爲戒爲文禱之虎遂携子而去己卯陞邛州學正邛多古刹而僧徒寔繁往往爲下鄉童子師至乃驅逐僧徒簡士之貧可師者分布於遠邇以

教之邛自弘治甲子至嘉靖乙酉落落無科第戊子鄉薦得黄琮一人是其徵也以情禮處同僚始雖不得其心而竟以默化新飭廟廡手植栢千餘株至今呼張公栢云乙酉六月遘疾至八月初七日晨起盥櫛手莫能握髮呼康孺人代之既而曰男子不没婦人之手吾髮非汝所宜握乃强自握至於再三逾時生徒問疾呼年長十餘人以進舉手曰後事累諸子我平生無遺恨惟不見二長兒爲念耳遂瞑目而逝蓋先

是三月已遣二子歸就試也士夫鄉老咸共惜之子拱文等奔至邛以次年丙戌九月二十二日葬公于祖阡五臺山之陽後六年庚寅祀邛名宦人皆曰爲守令致祠易爲教職致祠難兹非善教而得士之心其能然耶距其生於天順甲申十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二配康氏生四子長即拱文乙未進士歷大理寺右評事娶宋氏次拱武府學生娶趙氏次拱時娶楊氏次拱明聘楊氏孫男三孫女二嗟夫五峯敎淑於人

而得士之報學績於身而享子之慶身没之後以禮覃恩贈爲評事則雖不必身親爲之而徵諸其子固天之定者然也世之不務樂善終其身泯泯無聞者何限故善觀人者當論其世而考之正不必以位之崇卑爲計也拱文今爲四川按察僉事則所以爲五峯之報者詎有涯哉予以是表而見之以貽其後人俾爲善亡身以善敎子者知所勸焉

城南王祀丞墓地表

都城西南十里許舊有長生觀遺址隙地百餘畝厥土燥剛林木岡阜蔽翳環遶起伏而蜿蜒遶城橫亘於其前河流繚繞於其後誠方外棲真之所蓋樂土也宣德初始以　賜神樂觀爲道流首丘之地中建玄武祠翼以長廊崇以方丈以護守之大學士楊文定公劉文和公已嘗記之矣歷時久遠葬者日多至無地可容太常少卿馬良德爲其師祀丞王子之將葬也謀所以他遷之躊躇不忍適於觀地祖塋之左得地

一區方正盈畝相距百餘武允爲吉壤遂奉祀丞葬焉吾聞諸良德之言曰祀丞名應希字世禎大興縣人氏始承親命出家投禮神樂觀余祀丞一允爲師余之師則邵祀丞也邵之師則布少卿也爲人豈下端重克盡孝敬於其師如所以事父母者事之而亦不忘其父母疾病喪葬皆極力以盡其情又善醫藥遠近皆趨赴之凡有疾而來求者輒與與之者輒驗掌太常寺事太保田公太司馬江東王公皆愛重之贈以良馬嘉靖甲午始選授圜丘壇祀丞三載考績進階脩職郎以嘉靖戊戌六月十八日卒距其生於成化戊戌三月二十四日壽六十有一松石蓋其自號云有徒三人而良德最顯贊禮郎玄孫倪承基等俱能守其道業繩繩未艾也予惟　國朝設神樂觀隸以樂舞生以敬祀　郊廟神祇之用　太祖皇帝所以待斯輩者甚厚蓋責之以寅清之任無他役使逮我　皇上妙契玄風尤加厚焉故由斯途者不十餘年皆得

紆金拖紫炫耀於縉紳間錦衣肉食優游卒歲若今馬子之一門可謂盛矣其存歿荷　國恩特加於昔是可不知所自耶後其徒過斯地者以竊附於觀河洛而思神禹之義則得之矣是爲表

南京工部右侍郎衢村范公墓表

皇明受天丕命登崇俊乂　列聖相承至于弘治之世景運休明重熙累洽乃有老成耆德碩望之臣出而鳴國家之盛焉若少司空衢村范

公蓋足徵之矣公諱嵩字邦秀世居婺之蘭谿有諱鍾者仕宋理宗朝至尚書右丞與丞相游似不恊退隱于建寧路甌寧縣豐樂里之衢村故公以衢村為號者不忘祖也今遂為甌寧人曾大父保大父恭皆隱德不仕父澄太學生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副使公生而穎敏倜儻有大志父母奇之曰昌吾門者必此子乎年十歲讀書郡城舍傍墻圮壓其屋盡壞而公且熟睡無恙稍長補邑弟子員督學者奇其文

弘治壬子領鄉薦壬戌登進士第授寧國府推官廉明有威數讞疑獄六合有豪家廳于貲數千紀暴橫賄結中貴衆莫之敢攖巡按御史黎鳳獨委公廉之得其殺人不法數事竟寘重辟豪重賄逆瑾瑾羅致公及御史于獄未及推鞫而豪斃事得寢公名遂重京師以考最擢為御史巡視京城時逆瑾校尉張甚公因事笞之後瑾索公賂復不與會公校勘兩廣錢穀以憂歸瑾積前憾因考察調公外任服闋除襄陽府推

官未幾轉南京儀制主事進主客郎中歷陞河南僉事廣西副使按察使雲南左右布政使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晉南京工部右侍郎痛于宣之殁懇疏乞休有　旨予告病痊起用蓋曠典也公歷官三十年所至綽有治績其在兩廣誅劇賊王來勦瓊萬黎寇在西蜀日爵丁糧建武學以蘇民困弭邊患皆卓然可紀家食二十餘年優游田里不干預有司之事而謙恭和厚至老不衰尤好奬進士類未嘗以貴驕人

篤於孝敬事父母左右承順咸得其驩心執喪哀毀踰禮遇忌日必素服蔬食理家嚴整雞鳴而起量入為出未嘗妄費非義所與一介必惜禮之所宜務極豐腆睦于宗族普于施與人皆德之平居無惰容雖盛暑必衣冠子孫侍立終日不命之退不敢退或有過失則端坐不語待其省咎然後假以詞色以故諸孫林立循循雅飭咸服其教云年踰八袠儀觀凝重步履翔便巡察使者累薦之于　朝方擬徵用而公澹然

奄逝矣卒之前一夕有火自寢屋流而下遶床三匝而滅人以爲星殞實嘉靖丙辰十一月二十八日也距生成化辛卯十月初一日壽八十有六配唐氏封恭人先公卒子男二長即宣年十七舉于鄉次春太學生俱先公卒女一適徐郎中之孫觀光孫男六長學詩郡庠生次學禮學易俱太學生學書學曾俱邑庠生學孟尚幼孫女二滕元和雷磐其壻也曾孫男八俱幼曾孫女四所著有衢村集撫蜀題稿若干卷藏于

家學詩等旣葬公于登仙里羅山之陽又慮祖德之久而弗彰也乃奉狀求余言將鐫石樹于墓道以垂不朽余惟公之生也際熙洽之朝其仕也赴功名之會而其卒也享耄耋之年且完名全福壽考令終諸孫接武濟濟多賢書謂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公無有之矣豈非縉紳之罕儷生民之希覯者乎鄉爵與公之子宣同舉于鄉蓋年家之誼也故特表而著之以告其後之人俾有所徵焉

處士白雲孫君墓表

白雲孫君瑞州之高安人也諱和字應韶父諱其母楊氏相傳爲吳孫權之後君少從事于郡庠尋棄其業以就養父母爲職性質直淳朴好觀書史有所聞見必手錄之鄉黨有爭競咸取平焉其信直聞於人人亦信之不疑終其身未嘗以事從質于有司視好訐之俗君獨異之蓋無爭也嘗戒其子孫曰耕讀汝職也往役汝義也汝共之愼之若鬭爭群戲爲無益之事吾不

願汝曹有此行也　先朝時有　詔訪耆民之有年行者錫以冠帶有司欲以君應　詔君固辭或問其故君曰朝服束形野服便身吾野人也寧爲野人敢忝　朝廷之服命邑令設鄉飲召與禮席亦不赴晚於青山之傍築室優游其中扁曰白雲以自況也若曰去住往來倏忽變態其在我者無所係累分外富貴眞若視浮雲然也故號之曰白雲云君生於景泰庚午十月初七日卒於嘉靖己丑十月十九日享年八十

其葬也以次年十月十七日窆于本里莊下神
山之原娶陳氏子男三長二理次一本次一初
女二孫男七曾孫男三嗚呼人生寓形宇内豈
必膺爵位之隆然後為遇為福哉願養天年與
物無競子姓繁衍以壽考終是則福之大者君
雖終身不遇而其子二理易恒為懷安尹朴茂
之中具有條理有君之風不忝君之教也吾雖
不獲見君而辱交其子觀君之子則君之行可
知也君之行既有胡少參李進士狀之銘之矣

他日易恒賢聲著聞薦書奏最　天朝錫寵將
隆其所生詎知君不有身後之榮乎予是以為
之表

　贈承德郎吏部主事正菴王公暨配顏安
　人墓表

嘉靖己亥同年王子孔昭自蜀來京師予往候
之語輒移日必及其先世辛勤之狀與其考妣
積行之賢其言容爾爾予叩其故王子輒嗚咽
不自勝告予曰先君生成化己亥十一月十七
日以嘉靖己丑正月十日卒享年五十有一妣
與先君同庚生二月十四日卒於弘治辛酉九
月二十日享年僅二十有三先先君歿二十九
年矣時不肖方離襁褓生五齡耳音容且不能
覩記況能悉其賢行乎丙戌第進士選翰林院
庶吉士丁亥解館職授户部主事先君尚康強
無恙也歲月悠悠意有所待曾未幾何復爾見
背昔庚寅歲合窆也未勒秩命不肖有遺恨焉
及癸巳以考績　恩贈先君承德郎吏部稽勲

清吏司主事妣贈安人既沾　恩命矣惟是表
塋之石以光潛德茲敢謀諸子按狀公諱問字
對之曾祖諱朝忠妣譚氏祖諱淵以子璽貴封
户科給事中妣祝氏贈孺人考諱璘妣雷氏生
公性醇厚沉默寡言少業舉子不就棄去逐商
遊荊楚間雅意溪壑之勝每親朋聚會不刺刺
為庸俗語惟喜談遊歷奇蹟與古人行發之善
者非意所合終日了無酬對鄉之縉紳竊相謂
曰王君其隱君子乎好觀書史手不釋卷輒能

誦說其大義嘗手書存心作善二箴以自警曰此吾之所以遺子孫者也考寢疾雖盛暑侍湯藥竭誠祈禱不解衣而寢者踰月及沒哀毀過常力營喪葬其處鄉黨謙恭有禮能容人過又能周其急嵗嘗舟行菱萬閘前舟之人失利瀕危即率家僮操小艇往救之全活者十餘人州治東村有險溪下匯爲湫潭涉者緣石磴以渡失足淪溺者歲不勝計翁捐百金以甃石橋往來之人賴以濟至今利之一日偶於市中得遺金一囊計一鎰餘持歸時出戶外俟之及暮一人倉皇困迫有追索之狀翁詰之果遺金者也即還付之其人感泣拜受翁亦不省其姓名正德庚午秋鄢藍餘黨剽劫州郡經州之東界翁時以收穫任村舍循岡路避之適衝賊邏群黨馳馬欲相犯有渠先操戈躍馬而前曰王某汝善人誰敢相害不須疾走也其爲善而得免於禍此其一端耳妣顏氏州人景之女也貞靜守禮閑於姆教雖未及中壽而夭舅姑每言必稱之閫中臧獲即有弗洽輒嗟歎曰使顏氏婦在吾無憂矣宗戚長老咸相語曰顏氏婦誠賢者也然則安人與翁可謂齊德矣嗟夫王子幼旣失怙於母及長而失恃於父其終身之慕又安能已耶其合窆也在郡城之北相公山之麓實先世別業也子一嘉賓即孔昭孫男某某夫世之言教行樂善者其食報於天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以今觀翁母之行刑于閨門式於閭里其章章若是故卒徵於其子焉發之晚荷國恩寵章榮被則其身固已光顯有聞矣其子孔昭溫恭雅飭卓然有聲館閣群公皆愛重之其所至殆未可量然則王氏之福蓋未艾也予是以表之

祭文

祭大學士[illegible]庵李公文代閣下作

嗚呼天生人才佐運而起福位並隆世實難矣維文康公閥閱之華瀛海巨族科第名家受知孝皇翱翔翰苑逮事　武宗藻飭華衮儒科武

試材藝是掄文臣將吏多出其門　今上龍飛
薦登耆舊公由講臣疏附先後經筵啓沃優游
玉堂儲成大器公輔之望爰自春卿躋升黃閣
密勿絲綸靖共有恪　帝心簡在位晉公孤公
望赫赫公步于于禮樂贊襄勤勞十載翼翼小
心無傲無怠和易不拂溫恭惠中默施調爕莫
知公功胡爲遘逃病滿三月二豎爲殃齋志以
沒　天子震悼縉紳盡傷贈官太傅諡以文康
諭祭開壙殊恩駢疊光賁里閭澤垂後葉芬椒
旨酒臨風陳詞輿側揮涕靈如見之

祭郭方嚴主事文

吁嗟方嚴有濟物之才而位不滿於所施有高
世之志而時不値於所遇不知者望之以爲陵
轢一世傲睨萬物而不可仰視知之者但見其
溫溫恭人如玉如金固和平而樂易嗚呼以若
人自負之高自信之篤宜其行之無不利而胡
爲使卓犖倜儻之才泯沒摧折竟不得於一試
嗚呼豈天之不容焉而命之不可致耶吾竊謂

君有不可窮之心有不可屈之氣九泉有知諒
不爲愧名山之遊風雨之晦曾幾何時致此顛
躓追憶交情良可出涕嗚呼方嚴竟其已耶

祭馬恒齋都督文

維靈奮身武冑幼練戎兵能謀能勇矢志忠貞
萬人之敵赳赳雄脣襄贊王師聲義于楚摧鋒
陷陣斬將搴旗宣威畿輔樹績邊陲紀律嚴明
士心用勸　知名聞風遠遁身先士卒屢奏
殊勳克敵之暇愛士而文遂領親兵叅謀左右
侍衛殿庭出入奔走東土弗靖集議于朝召自
南服開府于遼仗鉞秉麾肅清海甸旣定危疑
旋消禍變干城之寄惠我東人桓桓武騎矯矯
虎臣敬禮縉紳謙和恐後存志詩書不忘俎豆
故論者謂公有祭征虜之儒雅而加之以恤士
有張益德之雄壯而濟之以下賢爲時名將誰
謂不然某久挹高風夙懷雅誼萍水相逢交情
切至或同寮寀罄竭生平或承使命遂爾識荆
共事一方奉公循理邂逅心孚考祥視履睽違

未久哀訃忽聞轅門夜靜星落前軍羽檄遥馳
九重震悼卹典孔殷載頒綸誥長城易水旅櫬
宵征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絮酒炙雞瓣香束帛
英爽肅然庶其來格

祭封洗馬歐陽公文

維公泰和舊族積慶德門行恭而飭性坦而溫
樂善親賢優游桑梓餘澤之貽徵於厥子學蘊
席珍觀國之賓甲科及第爲 帝近臣載筆禁
林蜚聲藝粹館閣儲材公輔之器 帝恩屢錫

揚于明廷義方之訓克享其成偕老于堂峩冠
象笏孫子牽裾皤然鶴髮童顏曳杖望若神僊
陶情詩酒怡養天年閭里之榮田園之樂宜慭
純祉以膺高爵云胡一疾溘爾長辭訃音遥至
倐起驚疑忝𥨊年家情深誼切束帛臨風悲
思哽咽局于官守執紼無從緘詞遥寄聊瀉哀
悰

祭霍渭厓尚書文

維靈筮仕 中朝奮自南服通籍儒林海邦世
族禮闈舉首歷任兵曹耿介自信超邁人豪遭
值 聖明敷陳綱紀爰契 宸衷名位日起登
崇翰苑遂履宮端論思侍從晉貳天官擢守留
都俾掌邦禮夙夜寅清獨持大體 召還京闕
翊輔 儲宮秩加少保仍職秩宗望領縉紳位
司喉舌簡在 九重倚任方切云何一疾倐爾
長征殃生二豎忽墮台星蕩蕩 皇恩謚以文
敏 諭祭贈官雖亡不泯薄陳一奠聊寓哀悰
洋洋英爽颯其風

祭林榕江通參文

維公席簪纓之累奕而心不華奮少年之科第
而行不奢敦古人之志誼而量不塞景名賢之
事業而氣不娉有汪汪之襟宇於物無忤有休
休之體度唯善爲嘉方縱步於天衢遽潛身而
引退及起廢於强年歷再紀而無悔爰終制而
就道同袍滾滾乎要津乃優游於郎署愧先登
其何人肆追送於河梁憶初秋之殘暑悲遠道
之艱辛獨惆悵以無語將芻餃之是期思致身

於廊廟何謡言之浪傳先號咷而後笑蹇予心
之恍惚忽信疑之相參痛斯人之不祿謂吾道
其奚堪聞渙命於銀臺俄長征于燕邸聆訃音
之似眞遂潸然而出涕其以弱息締姻令子將
德義之相觀豈閥閱之爲美胡爲一别而止於
斯不謂絲蘿之託遽成梁木之悲慨死别之吞
聲成生别之悽惻惟疇昔之劇談尚日存於衷
臆念垂白之在堂曁襁褓之孔棘樽爼薄陳庶
幾來即落月屋梁猶見顔色

祭太醫院使吳陽谷文

維靈雅志丘壑放迹江湖功名念薄詩酒自娛
壯業岐黃術精盧扁遠遊京師遂致通顯爰居
近侍日邇清光寵命三錫章服煌煌　龍馭南
巡遠感　帝夢驛召而來渥加于衆賚幾高尚
遽爾陳情丘園賁止猿鶴不驚義方有成訓子
繼志科第聯芳爰有昆季馳名青瑣出參江垣
遊歷郡邑勇退孫騫其也辱交令嗣投壺有年
周旋京國同使朝鮮往歲南還晤翁于邸笑語
琅琅駝顔濟濟遠期遐福享有百齡云胡一疾
上返列星道路阻脩徒增惻盡臨風陳詞聊寫
衷臆

祭陳蘭汀都憲文

維公世承家學早擢賢科文臺振釆藝海揚波
出守于滁爰遷比部貝言蝟興遂判台府治聲
日起擢守邊方晉登憲職戎武維揚繼任藩叅
廉憲方伯屏翰于荆久著成績中丞顯命開府
于滇簡書方及音訃忽傳旅櫬肅肅素軺奕奕

縉紳盡傷里閭悲戚　九重震悼將賁殊恩方
期卹典以慰清魂某忝姻誼辱知最久神風肅
然企此椒酒

祭王東潮别駕文

維君秉性温良宅心忠厚東廣之英士林之秀
早膺鄉薦署教閩庠甄陶髦士濟濟翔翔蜚聲
再揚爰遷國博横經橋門辟雍振鐸教行六館
僉判福州輕車熟路敷政優優三年績成方期
擢爵胡爲遘迍遽爾殂落朝衣拜表儀仗如雲

馬驚而踣沒不忘　君其等素挹春風念茲悽
惻薄薦藻芹庶其來即

祭母舅配楊太孺人文

維靈早嬪宦門夙稱舊族相夫克勤訓子能穀
維我舅氏奮迹甲科金閨通籍　帝里鳴珂拜
命廷評職司刑讞未及再期忽遘災變煢煢弱
子孑孑老姑形影相弔哀動城烏四十餘年茹
淡攻苦熊膽成丸寒燈夜雨迨茲夕景享子成
名周游祿養壽踰八齡言駕靈輀遽驚窀穸椒

酒陳詞庶幾來格

祭鄭平川太守文

惟人生之賦命其脩短一係之天事有拂乎常
理者而余竟不知其所以然維君壯年薦登甲
第釋褐授官州牧宣惠賢聲四達上徹　宸聰
晉居水部爰佐司空出治漕河督工運木勞勩
懋昭再光命服隆　恩錫級遂守嘉興青年五
馬行部郊迎方舉幨帷萋菲爲梗黑髮歸田懸
車得請優游丘壑笑傲林泉春風一局夜雨五
絃宜熾而昌宜久而茂斯理之常應天所厚胡
爲遘疾溘爾云亡失此良友士類盡傷雖事理
之反常其年僅望夫中壽而有子有孫其亡亦
可謂不朽其也夙昔相孚親情年誼臨風陳詞
潸然隕涕

雲岡選稿卷之十八畢

贊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陽峯張公像贊

大宗伯陽峯先生由翰林歷事
武皇及
今上將赴春官之召詣卿敘別執手謂曰吾家有畫像子其爲我昌之一言以示吾之子若孫昭嗣德焉卿辱先生知愛舊矣敬爲贊之

翛然山立瑩然氷清即之如春風之煦望之若秋月之明優優乎公輔之器巍巍乎荊楚之英蓋中有休休之度而獨懷斷斷之誠故世雖知公之名而或不能悉其藴像公之貌而實不能繪其精宜其薦登八座晉佐六卿際　兩朝之知遇荷　當宁之寵榮至其抱經綸而不在温飽乃中藏之素志施膏澤以霖雨天下將摅發其生平俾功銘彝鼎光耀册青論中興之賢佐必曰陽峯先生

高王夫瓊林宴歸圖贊

若時登庸爰作斯圖有斐容貌惟德之符誰作是圖誰寫此妙淑人君子其儀孔耀美如珪璋盛如山河經濟之士湖海之豪既拜于官思稱厥直既服其服思補衮職委質爲臣陳力就列稷契臯夔斯爲俊傑鳳凰朝鳴鴻鵠高舉秀外惠中美哉高子

無錫鄒都事贊

居之約其施也卓積之裕其守也確實其中廓乎有容閟於外處之維恭俗方芬芬乃濟以文衆方泄泄乃涖以潔薄朱轂而不居結白雲以爲恱故家稱其孝鄉歸其義士推其高天昌其嗣貽爾後人引之勿墜

說

吳子慶字說

吳江吳邦榮字子慶少保立齋公之孫中丞訒齋公之姪太學生崑之子也余北上過吳江邦榮從其師黃君朝升來謁余黃君余同年也揖

余言曰是子幼循祖父之訓乃今從余遊實有志於古者也其年既冠矣冠而字之古也易重之以言俾終身誦之余聞之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緊榮也以其慶也不倖得也夫慶之爲言善也子孫能守家教式克由禮不廢棄訓典以縱欲敗度慶孰大焉夫然後則不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於家爲孝子於國爲忠臣榮孰大焉是故子孫才族將大家之慶也賢才出國將昌國之慶也家有是慶則家榮矣國有是慶則國榮矣夫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善孰大焉矧邦榮所得於庭訓之益爲多又有賢師友以輔之是必能守其教者夫能守其教則能篤其慶能篤其慶則能保其榮今父師之訓具在也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子之伯父訒庵先生吾嘗識荆焉試以吾言質之

柯二子字說

余同年柯君奇符之二子長曰梧次曰本往歲見之京師其容脩然其氣肅然問其年已弱冠矣問其字梧曰鳳之本曰正之君進而請曰年誼也敢重其說余諾之機相左未之得也近又見之龍游君申其請則二子已成人矣余曰可矣聞之鳳瑞物也止于梧梧者鳳所託也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雖孩童女子亦知其爲瑞物也夫瑞於家而後瑞於國身者家之本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慎厥身脩思永蓋言正也能瑞於家則其本正矣舉而措之則文明矣夫美名名也實勝而名足稱焉二子易之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矣

題跋

題王鼎文郎中三陟永懷卷

夢竹王子作三陟永懷之篇有取於風人之義縉紳士夫從而歌詠之者富矣或曰父母兄弟天性懿親也無時無處而不在於心焉獨登山之時乎哉繫乎其感之也詩人之意借之以明孝子之心耳豈實有登山之事哉政使有是事也則登山果足以盡孝子之思歟雖然詩人之

陟思其未見而冀其或可見也是故其思也深其情也遠王子之懐思其不可見而知其必不得見也是故其思也苦其情也哀然則王子之思其有窮乎欲知王子之心者於此求之可也

題張心齋閉關三䟽

武皇即位赫然有振兵威兼戎狄之志於是東馳西駕耀武邊郊不以兵車率易服微行迺正德丁丑七月又欲北出居庸觀兵於雲中上谷時監察御史心齋張先生職王巡邊三上章直

諫按劒當關不受遥傳之使使　乘輿復返以塵不驚顧不偉歟卿髫年嘗聞諸故老云　武皇天資甚高雖好燕游猶恤士夫公議特以二三凶豎播弄威福顛倒是非間有奏䟽之入自中阻之者恒多也故方其志之鋭也雖卿輔大小百執事之臣群諫之而不足及其出也以一侍御阻之而有餘豈是非變故固不若以身任之乎抑言語之感人也淺徒為目論而不當上心也夫自拒關折檻之風既遠當事之臣臨小

利害猶不肯出一言以主公議至於關係國家事變乃為微詞曲意周旋於語言之間以求容合免咎戾及夫禍亂已成猶不敢斥言其故直指其非以為忠厚含容之道在是是乃持祿固位患得患失之流此何異孟子之所謂長君之惡逢君之惡者耶國家何賴焉此有志之士所以扼腕也秦太后離宮之遷也諫而死者二十七人可謂慘矣宜無復有諫者矣茅焦一言而秦王改圖遽生悔悟者何哉夫秦王之心至是

亦厭矣亦幸有後來者之復諫也故焦之諫有以當秦王之心耳先民有言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臣故夫為國遠慮者每致意於言路之通塞蓋以此也若侍御閉關之諫直辭大義閭閻小子皆習知之其為國增重不小獨歎　武皇鋭意巡遊竟使既出之鑾從而中止不聞致言者於罪則其聽善之勇何異光武之賞郅惲哉是宜俱書之以示後世

題沈氏家藏卷

楚以左史倚相為寶謂其能讀墳典丘索之書也然特一國之寶已矣乃若沈氏以書法受知文祖兄弟官禁近出入侍從者數十年至其慶澤之貽施及後昆重光於　孝皇之世有遺榮焉寧獨一家一國之寶哉彼唐之昭陵求蘭亭之真帖於其裔孫顯於異代爾已未有若自樂先生今日之遺也予於是又知　祖宗之朝士苟有一才一藝之微皆得以自見則有進於是者其寵遇又將何如也我　孝皇之搜訪遺賢

過於茂陵之求遺草遠矣斯集也固沈氏之宗器也夫

題武功紀異録

予暇訪都運篆江姜公談及今武功時事與對山康公為莫逆交對山人傑也足跡不履官府生平少許可獨敬重公秩滿以去致厚贐有餘情焉轉官之後凡數過舊治民父老男女望幨帷而攀送者有餘思焉此豈聲音笑貌為哉必其慈祥愷悌之政感人深而移人速也則公之政有餘澤可知矣予晚進不及接對山憶在京師時戸侍西溪任公謂予曰對山曽言及公曰吾於龔子神交之矣西溪蓋巡撫於陝者也知對山最詳篆江公之受知於對山則其治行之大致可知矣此録則其門人所紀者也或謂予曰觀公之政止於是歟予曰不然今之所謂能吏者率以簿書為行績以迎送為勤勞故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自漢以来雖君上之勑臣下亦不過此其有能實心實政以治其民如篆江公

者哉即使其有實心實政也則如范廉之五袴張堪之兩岐曽恭之三異亦足以震今而傳後矣况歴歴可記如茲録之累帙也乎閒者唯唯而退予因述此語以告公書以為異政引

題春龍出蟄圖

督學鎮山先生家藏九龍圖出以示余余為之題數語龍之為靈昭昭也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以其未升統謂之曰蟠龍世傳春分騰天秋分入川能薄蝕光

景呼吸風雲變化萬狀不可測識此圖乃春龍之出蟄者也其揚沙走石駕風鞭霆之勢可以按圖而默𥷑則龍非世人所習見者明甚古有御龍豢龍氏者何耶豈亦同於群鳥獸可以籠絡而駕御之歟或謂龍可以豢而御非真龍也孔子稱老子猶龍亦以其不累於物而神之耳此豈路斯九子之所化乎抑應陽九之數而顯其靈乎然吾聞僧繇畫龍多不點睛人有問之則曰恐其飛去雖以閻立本之精妙必待三見

而始歎其神斯畫無乃祖張公之意歟觀者當索之於牝牡驪黃之外而後可不然是亦葉公之所好朱泙漫之所學已矣

題錢員外九龍圖

龍之為靈變化不測繪畫之家得其神妙難矣此一緜道人之筆也以贈司徒郎洞泉錢君間出以示余余按圖而閱之其飛騰潛隱之象水石搏擊之狀烟雲變態之形具於此圖見非筆端有造化能為此乎世傳龍或騰于天或入于淵能大能小能短能長能幽能光蓋言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是圖也首之以正勢分荒蓋正位凝命之說也君道也龍獨為君象歟不然也龍陽類也君有君用臣有臣用九五之飛龍在天君道也九二之見龍在田臣道也是變化不測之說也其取象也亦異南陽之臥海沙之浴語其隱也春雷之聽雲氣之噓語其奮也霖雨之施九霄之上天歘之瀉語其用也其用達則德施斯普而天下無不被其澤矣此

作圖者之意也非耶圖之止於九者何也龍乾德也陽道也其止於九者則乾元用九之說也其意微矣或曰道人之意蓋為洞泉子言之也余曰其然乎其然乎書以詒之

題介庵信後錄

余抱病請告歸田里幾二十年已未又病積有年歲石庵何子堅寄余介庵信後錄請余言以弁諸首余時尚伏枕未能也辛酉秋方校讎出門戶應賓客及孫慕濂至又得何子書始取而

讀之乃知武畧貽謀之遠何子兄弟繩武之勤也可謂善作而善述矣武畧故豪宕人也其出入商賈者數十年不自視其爲大賈也出其積以及其弟與姪既又及其宗戚鄉人以遍交諸人士其遠致威寧之橐不憚數千里即與古之俠士慷慨急義者何異其即真商濟婦之流歟是可謂難矣武畧之長子城舉進士守武昌發楚藩不道之獄晉山西憲副次堅舉應天鄉試授臨江通判署郡邑綽有政聲餘皆列弟子員

循循雅飭克世厥家皆武畧義方之訓也而其孫曾雲仍尚繩繩未已以余觀何氏之後其未可量乎其貽謀可不謂遠乎世以植德擬之富家養山林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遲以數十百年之久至於參天未艾也清廟之材於是乎取之武畧之所植者厚矣今將食其實也已傳謂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不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爲君子之所耻重不没其先也何子既不没武畧之實而又得東廓鄒子爲之表念菴羅子爲之銘是固可以不朽矣不足以信今而傳後邪余壬辰歲同考禮闈獲覩憲副之文而堅又余庚子所舉士也有通家之誼焉遂力疾不辭爲之引諸首

題忠訓堂集

南江馮子子仁爲南臺御史之日志存體國每張膽明目論天下事至於邪正是非之辨尤侃侃激發嘉靖乙未余在制中聞其疏在廷大臣之賢否列爲一圖以進雖其去取之間未必盡

協於時論而其志固已高其言固已正而其心則天下之人固已諒之矣迨余釋服往 京師踰車盤歷常山遇之於龍游子仁是時正赴雷陽之行也時余鄉同年柯子維麗爲其邑令邀余遊靈耀寺余約子仁同遊語柯曰子仁窮途也且謫戍爲余同年光矣竟夜談笑皷鐘歌舞之樂盡歡而罷翌日與子仁別去後五載爲庚子秋余校士於南都揭曉後設宴見有馮行可者府尹龍山戴公指謂余曰此馮御史子仁之

子也余對之欲流涕且悲且喜四座傾談皆慶子仁之有子又見天道之不枉善人也嗚子之繫獄也行可刺臂血上書擊登雲鼓以訟父冤是何異於漢緹縈之欲身代父死哉幸賴 皇上寬仁得從末減過於漢帝遠矣君子是以知行可之能子也大學士少湖徐公題其忠訓堂之辭曰皆其父與母之教也夫稱人之善必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厚之至也是與人為善大孝錫類之義也嗚呼茲集也可以刻矣可以傳矣

題類博稿

郡伯靜齋臧子惠余類博稿余讀之廢書而歎曰嗟夫岳公負重望於 英宗之世雅志 本朝為當時第一流人物其達天人之奧不偶然者乎何其氣之昌而辭之偉也其秉不可回之志負不可奪之節而有不可窮之才者乎公學如董子受知 睿皇而不究於用志如賈生阸於絳灌而不盡其才至於忘小大齊夷險始終一致豈易為哉蓋惟有不可回之志故其氣昌惟有不可奪之節故其詞偉惟有不可窮之才故能堅其志濟其節夫固有所自來矣吾觀公出自黃閣其守一郡恪共其職竟乞身以去此非有不可回之志不可奪之節不可窮之才者能之乎雖然公之不再用於 睿皇之世者天也當時諸人固不得辭其責矣吾聞李文正公之門人且子壻也受知於 孝宗最深獨不能為公白其枉正其名乎是殆不可曉也或曰文正以門人子壻之故避嫌也有是理乎文正亦不得辭其責矣

題宋史新編

嘉靖辛酉冬余友希齋柯子宋史新編刻成寄余余受而讀之蹶然而興曰此余之夙心也而力未能焉有柯子為余成之志願畢矣曩余備員史職每見董中峯諸先輩汎論諸史告余曰宋史繁雜敘事無統紀不完書也須大加筆削方成一家之言講筵之暇輒取晦庵東萊一二傳讀之見其詞義蕪穢敘致煩冗未及數十行

輙已欠伸困倦了無遺趣思欲稍加檃括敘次
成書顧力薄質弱識闇聞謏非數十年之力不
可得也夫晉史帝魏周紀亂唐有識者已鄙其
失尊王之義矣宋史脩於元人至與遼金二國
列爲三史蓋元之君臣 也安得不帝遼金
而並爲三史哉其義舛矣觀柯子新編刪其繁
雜敘事有紀其得春秋之旨乎其最卓識者列
遼金於外國如晉五胡之例即如元魏盛於宋
齊閒未聞並列於中國其義固可見矣柯子之

見顧不謂卓乎柯子第進士拜官未數月即以
病歸而汲汲圖此其志可不謂篤乎且閱春冬
繼朝夕成於四十年之久竟踐其志其用力顧
不謂勤乎以卓識致勤力以勤力成篤志柯子
學宗孔氏者也固春秋之旨也可不謂難乎余
也臥病山林年餘矣得是編不覺沉痾之去體
也其不亦士林之一大快哉書此以歸之

題重刻巖居稿

同年掌留院侍讀學士鴻山華子寄余巖居稿
展而讀之竟日夜不忍去手愛其沖淡閒曠如
秋水芙蓉不事雕飾蓋步驟陶韋而得其自在
者也余於詩人之學不敢窺其門墻然遡觀魏
晉以來至於有唐歷考諸作者之意言人人殊
不可以一律拘也夫詩之作本以陶寫性靈標
發情趣音調既諧節奏斯恊至於談天入淵感
神泣鬼無不有以致之此李杜之所以集大成
也若乃心曠神閒焚香淨几試取淵明集誦之
便覺境與意會語自口出不假他人之作若已

有之乃知鎪心刿目字琢句鍊不若渾然天成
之爲自得也何也矜持局促固與散誕逍遙者
殊科端步儼容固與葛巾野服者異趣其入處
應爾也始丙戌歲余與同年吉士二十人者同
讀書于中秘內若毛子世澤楊子用德費子民
獻乃正德嘉靖間首相之子姪也皆在選中作
養二載當國者有所異同俱以甲第補官中外
迄無一人留者余時亦隨群逐隊旅進旅退不
復加意於當世之事談謔竟日旋復散去迄今

思之赧然可愧諸同年亦各聚散靡常獨鴻山華子偕漸山屠子浚谷趙子旋改館職鴻山與漸山駸駸然嚮用矣未幾鴻山亦以人言罷去余由南雍養疾東歸當時華子曾以佳集寄我欲為之題數語未暇也玆乃其重刻者較諸舊本更精妙矣韓子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勤苦之言易好也華子履清明之朝操和平之音而得要妙之趣工讙愉之辭而契冲淡之旨其材可不謂無乎其

志可不謂廣乎世謂詩能窮人又謂詩必窮而後工余謂華子豈以詩自窮者歟謂華子之以詩達可也華子其亦有取於余言乎哉

跋宋三賢遺墨

此宋三賢之手墨也余得見之於西淙洪子不覺躍然起敬又愛其久而能傳真奇寶也夫蘇米名臣其騁藻摛辭為一時之冠在當世固已重之矣若乃朱子大儒不獨其道學名世而出其遺墨亦足以超軼振古之英豪其片辭隻字孰不愛而寶之是故其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遺文斯可矣見其文即見其人也不已幸乎然則玆帙也固洪氏之寶王大弓歟

跋榮壽錄

龍津子寄余榮壽錄余受而讀之其篇什之多稱頌之富交遊之衆具於是集中見之所以榮壽其親者至矣君子曰龍津子其善於用情者乎夫人子愛親之心無窮則所以娛親之心亦無窮心之無窮者情之根於天性不可以已者

也龍津子夫既樂其親之榮矣則思所以守其榮以顯其親之名者情其有弗至者乎既樂其親之壽矣則思所以順其壽以善養其親之志者情其有弗至者乎充是心也將無所不用其情矣傳曰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龍津子之善於用情將必果於為善矣

雲岡選稿卷之十九畢

雜著

閣試周禮十二荒政解

天變適然之數也雖聖人不能免焉顧其所以處之者何如耳夫變不虛生必有所由起古之聖人知災變之生必有所由而天下民物之皆責於我也故不恃吾之無患恃吾有弭患之道耳何也數係於天聖人不敢必也而責之係於我者聖人其何說之辭且天下最可畏者莫大

於忽非常之變置民生於弗恤忽而且置孑然若無事焉則其終有不可制之憂是以聖人之為治也於變之出於天者必有畏天之心而災之及於民者必有勤民之政故不敢諉於適然之數而必責於吾身視民之弗若其生者若恫瘝在身不遑寧處而汲汲然以為之圖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民不得其養則不得為善政也而豈為聖人之善治乎吾觀周禮救荒之政十二而知聖人之所以仁天下者深也今夫

水潦淫溢螟蝗並作兩暘不時饑饉荐臻老無所終幼無所養鰥寡孤獨廢疾者不得其所居者有死亡貧苦之憂行者有流離轉徙之患若是之變以為一出於天乎是不可知也以為一屬之人乎是不可必也為聖人者其將如之何耶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厥變亦云極矣然而堯湯之世國無瘠民不貧不失為善治者何哉是必有道矣故周公之立法也詳為之制曲為之防國有凶荒大司徒以時脩十二荒

政以救萬民其心於天下急於憂民者深且切矣然則救荒之政其聖人之所恃乎亦聖人之不獲已者也自今言之散利者不專其利推以同於人也薄征者不厚斂以竭民財也緩刑者不峻法以戕民生也力役不弛則役不以時而民愈困矣故弛其力凶年二日無年一日是也舍禁者舍山澤之賦澤梁無禁是也去譏者去關市之譏不廛不征是也省禮者抑浮費以足用用之以禮是也殺哀者節喪紀而致和札喪

殺禮是也君徹樂不舉矣而蕃樂者所以爲祀神之用大雩帝用盛樂者此也君女謁不敢盛矣而多昏者合男女必當其時焉恐傷陰陽之和也鬼神不索則廢其所舉而非所以爲民也於是求索鬼神而祭之有祈焉有報焉有由弭焉所以爲民祈福也盜賊不除則民居不安非利民之道也於是又禁民之爲非者詰奸慝止偷盜慮其放僻邪侈而陷於罪也凡此十二者皆救荒之善政也而有先後焉散利薄征緩刑

弛力舍禁去譏者厚其本也省禮殺哀者節其流也除盜賊者爭其心也蕃樂多昏索鬼神者廣其惠也嗚呼古之聖人畏天命悲人窮其爲心蓋如此然君子之論則有進於是者有本焉曰人而已矣得其人則政行不得其人則政息是故以文帝之賢君而後能行春和賑貸之政以富弼之賢臣而後能行青州救荒之政否則如王安石之天變不足畏矣如荒政何哉故嘗慨世之爲治者於災變之來徒委於天而視民之不得其所者若不屬己格天不求其實且褻焉憂民不求其道且棄焉則治不興政不行豈非自取之咎歟先儒有言三代以上之民其命制於君三代以下之民其命制於天夫制於君者君得而治之也制於天者君不得而治之也不亦深可慮乎方今東南之民困於旱魃西北之民苦於霖潦民亦不可謂不貧國亦不可謂不急矣而廟堂之所施者固自有奇策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居也然吾以爲世惟無備荒之

術而後有救荒之策無荒者上也天時人事不可常也亦不可必也其次則莫若備荒備荒則無患也又其次則救荒救荒則有偏而不舉之處亦無及矣然則救荒之政亦周公不得已之心也蘇子曰爲國有三計有一世之計有萬世之計有不終日之計是三計者其備荒無荒救荒之别歟司國計者擇之

閣試擇交論

君子之擇交擇其在已者小人之擇交擇其在

人者擇其在已者取必於已者也擇其在人者取必於人者也何以言之蓋君子所以求諸已者甚重其所以取諸人者甚約故惴焉惟恐其道之不脩惕然惟懼其德之不進而聲應氣求之下以類相從者自有不謀而同者焉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是也玆非取必於已者乎小人所以脩之已者無物其所以取之人者甚卑故中心以搖內

志以荒利之所在則必趨之名之所歸則必諂之勢之所自則必附之歐陽子所謂見利則爭先利盡則交踈者是也玆非取必於人者乎取舍之間賢否從違之異而君子小人之分決於此矣甚矣交道之重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擇之其可以不慎哉不知所擇則講習踈而聞見寡繩約弛而怠緩生諂諛之言日進間隔之患遂成善柔便僻之人至而直諒多聞之士遠矣欲其輔吾之仁救吾之失豈不難哉嗚呼天下之最有益者莫如友也一不知所擇則薰蕕同器涇渭同流一至於此其患可勝既哉然擇交之道未易言也毀譽之言膠於衆口邪正之辨瞽於吾心貴賤之故狥乎物情於是以邪爲正以正爲邪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混黑白於一途同智愚於無别而欲其擇之善也其可得乎故曰君子之擇交也擇其在已也擇其在已者求諸已之謂也已正則物無不正矣以之擇交又焉往而不善哉然天下之

理有是有非故天下之人有邪有正吾觀唐虞之朝稷契皋陶之所推讓者不曰伯益則曰夔龍而驩兜之所擧者則靜言庸違之共工也天下之善惡果不以類而相從哉此可以見擇交之道矣孔子嘗謂門人曰吾沒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其故何也蓋子夏好與賢已者處故日益子貢好與不若已者處故日損損益之機存乎已耳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

之肆及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然則不知所擇者又安足為智哉夫友者進善之資也身者取友之則也不務正身友將奚擇弗能擇友奚取於善故有善而不矜親善而不暱知過而能諫聞過而能喜者天下鮮矣慨夫伐木之風既息谷風之刺以興於是挾其善以自足靚於利以相瀆昧於取友以罹失身之禍者不待一羿為然也甚至落井下石如昌黎之所譏覆雨翻雲如杜陵之所歎者噫亦弊矣槩而觀之竹

林之交狂而蕩者也死友之約奸而固者也藺相如以勢位而失之廉頗寇恂以鯁直而失之賈復李晟以功烈而失之張延賞呂大防以正直而失之楊畏雖其間有遷善悔過之速其不至於僨事而害成者幾希矣使其謹之於始豈復悔之於終也哉此交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求其得是道者則韓范富歐之協恭和衷周程張邵之脩已明道及其次則田晝之於鄒浩申顏之於侯無可亦庶幾於此者誠得斯人而與之

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其為益顧不大哉小雅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廣類也大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示戒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致和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則淡而成悅而敬矣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夫可者必其與已同者也不可者必其與已異者也可與不可一惟以在已者照之此取必於已之道也此君子擇交之道也雖然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善人

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何則善為吾法有師道焉不善為吾戒是因彼而有所懲也而吾之善不既多乎然則君子擇善而交又孰若兼善於天下焉

閣試遜志箴

維人之生其性皆善物化氣拘衆欲瞑眩去蔽復初實在於學積累沉潛效彼先覺仰觀說命言學之始示我迷途學者所視學問無他專心致志鴻鵠交馳弗若其智維山之高坯土所基

維海之深衆流所期矧事於學不務其的心如不及日用儆惕虛以受之執德乃弘謙以居之信道斯恒志以道寧氣以志御無怠無荒不遨不遨柴也以愚參也以魯吾見其進好學疇伍欽哉勉旃聖賢爲憲置此座右示汝敬遜

閣試時敏箴

學以成己德以潤身學務時敏德乃日新脩德不勤務學不篤實喪厥真胥溺於欲大禹聖人寸陰是惜孔子好易韋編不釋嗟彼昏迷滅裂

弗計茫昧無端性是用戾莊敬日强安肆日偷舜跖之分厥咎所由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勉而爲之泰華可企如農治田耕而不耔五穀不熟浸失其美業荒于嬉行毀于隨善無常主心爲嚴師服古明訓勉勉循循爲善必力見惡必悛行其所知尊其所聞荒寧爲懼不息示勤知來如賜不惰如回月將日就厥脩乃來小子寡昧道未管窺書此於紳以覺我知

鄉試策問

問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其所以爲後世子孫之慮未有不深且遠者粤稽在昔禹有典則之貽湯有風愆之儆文武有謨烈之啓佑皆是道也秦漢而下若傳以刑獄教以法術者固不足言矣然有設六傅者有置賓客等官者有設崇文崇賢桂坊諸館局者其建置不同亦有古之遺法否歟有作帝範者有著戒子篇者有作元良述者有著承華要畧者其述作不同亦有古之遺意否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功邁百

王見高千古即位之初首建大本堂延訪四方名賢碩士以充輔導之官又作爲儲君昭鑒錄以賜　皇太子及諸王其爲　聖子神孫之慮詳且悉矣及我　成祖文皇帝繼體守文丕振前烈又輯爲文華寶鑑一書以賜　皇太子不知是書也其義何所取歟於我　太祖之錄亦有所述歟其於一事之善惡亦在所錄者果何謂歟恭惟　皇上膺天眷命茂建元良大啓潘輔心學之傳自有家法本之身而作範固有餘

裕矣今睿性日開出閣講讀行有日矣臣子忠
愛之心有懷而不能已將順啓沃之誠有可爲
青宮燕閒萬一之助者諸士子其敬陳之詩曰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正　皇上今日之所欲聞
也

問士有尚友之志於古人猶將誦其詩讀其書
以論其世而師其人况於國之故乎况出於其
鄉者乎唐虞遠矣三代而下如漢如唐如宋有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相與乘時樹勲以成

一統之業載在史冊班班可考其間有事功顯
著名當時而光後世者亦可指而言之歟我
國家誕膺景命肇迹金陵一時豪傑雲興雷動
相率而興以贊翊　皇祖削平群雄廓清海宇
十有五年克成配天之烈其勲業銘諸策府誠
爲千載明良之遇不偶然也其有首倡大義光
輔洪業爲元功之冠者若武寧忠武武莊武順
襄武昭靖諸臣固天下萬世之所共知者也又
有親爲　皇姪者有貴爲　帝甥者有父子者

有兄弟者有父子兄弟萃於一門者太平皆畿
輔之産也諸士子生長太平地連圻甸於　國
家之故實鄉邦之典刑得無有尚友之志耶以
擊壤之老人猶能頌帝力於何有况士之知道
者乎夫讀典謨而思二帝誦訓誥而慕三王今
天下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孰使之然耶其詳著
于篇以觀諸士之志

白鵲頌有序

洪惟　皇天眷佑我　國家篤生　聖人入繼

大統孜孜圖理十年于茲歲庚寅肇立四郊於
國門之外越今年辛卯秋七月告厥成功　帝
欣然曰嘻曷爲若是之速哉其　天人之相予
也爰以八月有事于西郊適鄭府以白嘉鵲一
雙貢至厥色惟純厥性惟馴　帝乃薦于　廟
獻于　宮縱觀于　廷蓋將以美瑞應而揚天
休也臣愚以爲瑞不虛生物以類感茲瑞也以
物色言之則白爲陽而黑爲陰也以人類言之
則飛爲陽而潛爲陰也以地氣言之則中國爲

陽而夷狄爲陰也今玆鳥飛類也白色之嘉鵲也又出於中州之地豈非顯陽德大亨之應而爲太平有象之徵歟是宜宣諸金石播諸聲詩以示久遠謹撰成白鵲頌一篇 上進頌曰

巍巍 聖皇萬民之主六龍御天統一區宇孜孜宵旰于玆十年聖文神武法坤象乾首正大倫次秩三禮洪敘九疇丕振六紀五品以遜四維以張恩施庶類澤被八荒義問昭回仁風播蕩人心允懷天鑒在上道化孚洽民物阜成甘

露乃降黃河載清爰有嘉禾爰有瑞麥歡溢臣工光生簡冊百神受職諸福效靈 聖心謙抑惕然靡寧兢業有懷惟敬惟一爰稽載籍爰咨丞弼 睿謀天啓廷議攸同事非人預智與天通乃建郊丘乃立壇坎經之營之毋奢毋撼陰陽有位尊卑有倫百祀咸秩古典具陳禮序樂和神歆物豫大哉 聖謨赫矣 皇度甫及期月奏厥成功不疾而速默相于中時維仲秋夕月斯舉於昭厥祥來自中土夐異凡鳥載飛載鳴霜毛潔白玉翮分明純質瑤姿名曰靈鵲于雝振振在囿翯翯希奇之瑞德化斯徵維物之祥維國之禎誰謂天高其應甚邇誰謂理微其機如此 帝謂玆瑞予敢自居交儆罔逸儆戒無虞維 皇奉天維天眷 聖維民奉、君維天錫慶 皇則受之肅于 明廷臣拜稽首

天子聖明 天子聖明受天之祐 子孫千億

天子萬壽

鵲異紀

此紀鵲之異也鵲常物也曷爲其異異之以其異於常鵲也故異之耳曷爲異於常鵲也以其靈之有憑若有物使之也曷爲物使之也失其常而變生焉疑物之所使然也物使之異果在鵲乎異不在鵲而在人也曷爲其紀之也以其異也故紀之耳春秋時石言于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則民聽濫也抑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以此言之物怪之徵理或然也夫天人之間其應如響吉凶休咎

惟人所召故事有必然之應而易有示變之占幽參諸天明驗諸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呼吸異候形氣異象變化不常占候異應明者之所省而愚者之所昧也然則事必求其應乎怪異之事聖人不語明者覩未萌况已著哉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在昔先民吾聞有召蛇之異矣又聞有去獸之異矣又聞有渡虎之異矣斯皆善政之徵也觀風者於此有考焉侍御筆山方公汝齊聽葉氏之獄而致斯異君子曰異之至也

以德而致未必不爲祥祥之來也非德而致未必不爲異斯鵲之異在葉氏則爲異在筆山則爲不異其見之存乎人也了然矣侍御公之平斯獄不常得也不常有也夫惟不常得也不常有也雖謂之異焉可也君子之爲政也上不干天怒下不召民怨而後爲政之善今斯異也上則悦天心而雨降下則慰民心而獄平其諸善政之徵歟吾聞公之巡河東也有虎之異其巡閩南也有鵲之異虎之異也久旱而雨鵲之異也久旱而雨是何感召之如響也其真足爲與乎斯三異者當與魯恭之三異並稱矣雖然公巡閩之政可紀者多此特其一耳然於此亦可以見其施爲之大畧也而謂是足以盡公也則不然嗟夫若筆山者可謂真御史矣

原諫

舜戒群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諫之始乎吾聞自昔有進善之旌有敢諫之鼓有誹謗之木凡以通治道而來諫也若合宮之

聽衢室之問厥惟舊哉是故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人皆得諫無所擇也未始置官也廣聽言之路弘致理之規崇昭德之術其爲道固如此古之聖人豈不知自逸之爲樂哉尊居九重儆戒相成之言一不陳於前入於耳則驕奢淫佚遊畋聲色之娛且日乘乎其後矣其自防之道責之固不可不備求之固不可不廣也故其左右前後無非諫諍之人起居出入無非受諫之

事盤盂几杖刀劒户牖無非容諫之言其爲有道之長良有以矣及夫後世始以之置官矣於是諫官之置有定員矣有定員則有定守於是始限於其職矣諫而限於其職諫道之衰也故曰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秖以伺罪釁言聽諫之難也又曰諫道有二難言進諫之難也是故諫惡隱理本直也而反以爲曲詞本明也而掩以爲晦貶道徇人曲學阿世於是乎畏懦觀望之弊生矣諫惡譎意有所指則借其事以爲功

情有所託則善其詞以爲直便已罔利誣上行私於是乎謟諛攻訐之弊行矣嗚呼此諫之所以難也是故作之者有機倡乎上而已矣行之者猶本求在我而已矣今　天子聰明仁聖承
祖宗之治闢四門詢芻荛百七十年來其所以作謇諤之風而養敢言之氣非一日矣宜天下之事無隱情而諫無遺職也然其實終有異於古梁子祖容予同年也爲御史六年矣其爲人和而介直而不迂其於忠厚正直之道蓋已心得之者夫正直則於諫不爲隱忠厚則於諫不爲譎所謂久於其職而道必行者若梁子非耶於其考績也作原諫以詒之

雲岡選稿卷之二十畢

跋

先公所著詩文全集向已梓行矣然多訛而失次乃就正于林碧麓先生重加校選而序次之視昔為詳密焉顧不肖燿頻年多疾而拂鬱復亂其心以是因循歲月欲翻刻而未遂今春始付剞劂氏歷秒冬方底成緒庶了夙心也嗚呼先公不可得而見矣而展誦遺編如對音容可勝痛抑且自媿庸劣無能亢志箕裘以不墜先業其罪可勝言哉聊紀歲時于集末以貽將來云爾

萬曆丁未季冬望日不肖男燿謹識

雲崗選稿二十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龔用卿撰用卿字鳴治懷安人嘉靖丙戌進士第一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是編首賦次詞次詩次襍文考古人以詞為詩餘今編入詩前殊乖體例所作亦大抵館閣體也

東匯詩集十卷

〔明〕呂希周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三年呂端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匯詩集十卷》提要

東匯詩集序

大銀臺東匯呂公與予忘形交幾三十年矣每聆謦欬并辱翰札聲光下逮鏗然燁然予每歎服曰東匯不凡才也今歲予避難武林荷不我鄙時一過訪輒笑語移日間出手稿示教諸體咸備追古作者真若出璞之玉在鎔之金眩心奪目莫可評品昔人所謂仙才史才者殆兼有之乃知向所歎服不過金玉屑耳且其間率多愛君憂國感今懷古之句不但嘲弄風月如近時詩人云云而已也東匯昔遭時忌素抱未伸士林咸為扼腕而又鍊精養粹積有歲年凡出陶鑄

琢磨之下尢倍加敬仰有不約而同
者玆聞
聖天子圖用舊人公道終白東匯珍重
礪器貢獻待時以資廊廟不凡之用
以垂竹帛不朽之名予有厚望焉詩
凡若干卷文倍之行當並梓尚秉筆
以俟

嘉靖甲寅孟秋吉旦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
經筵　日講官同修
國史會典汝湖謝丕序

刻家嚴東匯詩集志
詩昉於賡歌盛於三百篇皆根道德發性
真關切世教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則漢
魏而下綺麗靡𢨋至唐近體出而古今益
自迥異詩云詩云四聲云乎哉迨宋聲律
並斁代無作者我
明興
聖神開運卿大夫士乘時自奮含英咀華弘
正間凡操觚伸楮者動必曰古之人古之

人於是詩學復振浸浸乎渢渢乎美哉有
上古之風雅矣我家嚴生長斯時幼學於
家公天官大夫友菊翁八九齡時時吐奇
句家公甚奇之成童攻舉子業忘寢食者
三年出試有司時洛陽陳侍御公為崇令
一見所試文嘖嘖稱賑不容口再試於學
使為司徒筠溪鍾公以家嚴冠多士且亟
稱有光學校弱冠領浙江乙酉鄉薦第七
人計偕春官遂登丙戌進士第二甲第四

人注選水曹主事提督清江提舉司管理
漕船三年報政時天官冢宰漁石唐公以
中丞總督漕運移咨吏工兩部謂家嚴三
年羨餘比之他官積出一萬七千兩而官
商極口交頌騰公恕之稱三十里開河比
之往歲省費一萬五千兩而運河即時利
涉檀英敏之譽至作詩送行乃有皎皎明
堂姿棟柱隆其中之句比考績工部署之
曰督萬艘而守為兼著官三載而學識益
精内臺署之曰材質粹美志行雅飭吏部
署之曰清才淵識篤學好脩例候改選適
四郊肇建選各部賢能補水曹家嚴遂遷水
曹員外郎分建
北郊業以次第而
東郊以同官延緩至十月物料尚未入壇踰
月即沍寒無所措手而朝日期迫總督大
工諸老皆難之僉議改家嚴建
東郊家嚴立規程飭所司晝夜從事不旬日

諸料畢集首工具興朝日復如期而辦事
卯再進刑部郎中東廠有寃獄力爭之方
在搆難會奉
制輟部事出典廣右鄉舉為考試官壬辰還
朝仍以刑部郎中奉
制輟部事入典武舉為考試官癸巳司馬京
山王公以職方事權須練材超識庶克有
濟以家嚴請于冢宰誠齋汪公
奏調兵部職方郎中時有西夷虎力奶翁跳
梁罔奏趙中丞而下索賄
朝廷遣三法司勘問令司馬兼中丞半洲張
公為大理少卿碩德令望時所推服寔衛
命董治之然事屬暗昧按之何從家嚴慮邊
釁所係多方偵覘得馬能與奶翁搆誣之
實事
闖得請械繫馬能于邊斬其頭以示諸夷誣
罔遂白九邊圖式舊惟繪象以應故事家
嚴創法行令各邊造圖首險隘以昭整陸

深廣次行伍以昭戍卒強弱次儲蓄以昭
餉餽盈縮次聯絡以昭策應難易儻其邊
有警則某堡有險某堡有兵某堡有糧可
守可調按圖立見矣又勘明功次文檄稽
諟勳經數十年有立功之人死不沾一命
甚至子孫猶未蒙澤者家嚴以事須委重
巡按某年功次定以某年巡按勘明庶真
偽得於目擊奸何能售不然勘宮屢易徒
滋有力者之弊而彰親汗馬竟致淹抑甚

非報功之典之初也又河套沃土虜騎侵
牧家嚴擬設屯田都御史暨叅政等官築
堡給種漸次恢復定限以行殷寂並得
俞旨不數月我
皇上勅下吏部曰今後文選郎中員缺須於
各部推選公正有材識的久任以責成功不
必專於本部銓選家嚴應
特命改吏部文選郎中感激圖報開誠布公
盡拔天下淹滯妙選一時英賢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即見之施行惟恐不逮然未嘗
使人知人亦竟不知所自惟自信作善有
徵爾若人有歸德者家嚴輒驚曰此
上德也有司何預人有歸怨者直引以為己
辠三年久任不善曲事人厲階寔始於此
迨歷俸九年循資晉陟提督謄黃通政使
司右通政家嚴以年齒纔壯官在九列每
以功薄饕渟力小任重擬乞身歸養適家
公捐賓客不待痛踴㷟殯遂以憂奔服闋

親友勸駕家嚴曰桂洲夏公為少保時翰
林院庶吉士散館薦胡守中為給事中不
從後薦為御史又不從竟授刑部主事乃
切齒憤恨令桂洲公陷少師職在元輔守
中嗣後幸得御史驟獵通顯今為副都御
史協管院事彼每脅權作仇號鳴其豫謂
必擯不容我若冒進不啻觸忌
國家體貌豈應若斯家嚴遂陶然初衣二公
猶不釋然諷言者以必去為快而家嚴固

迺得其初曾無蒯蕙惟曰
皇上渥恩靡骨罔報身雖猷亟心懸
閶廷敢不夙夜歌天保之什以祝
萬壽無疆也後二公相繼被戮親友私相慶
幸家嚴正色叱之曰
國家典刑大公至正古之人舉讐舉親不以
示恩殺兄殺子不以示怨顧大義所在爾
以區區私恩怨置頰舌者非夫也家嚴生
平施於人者皆忘之受施於人也終身不

能忘刻於
君父違恤其私親友皆信之不復言蓋家嚴
自少至壯自壯至今其出處時雖屢遷於
凡富貴事未始一動其衷惟手不釋卷究
極經史百家斯則少壯出處如一日端甫
齔丱有知識以來凡侍膳飲從於游見家
嚴自公退食與家食時檢閱如書生家人
治具以待每再速始就食性寔然也但作
為詩文不喜宿構援筆倚馬一揮而成用

是藁脫存者什伍端甫攜之篋笥頻年蒐
在管翰於
奏對碑銘敘記之屬未暇編緝惟詩賦歌謠
行吟之屬編年緝之始自嘉靖四年乙酉
秋八月迄三十有三年甲寅秋八月共詩
一千二百八十九首呈於大保傅東湖公
大都諫虛峯公咸以家嚴有一日之長欣
然命之曰而翁諸作其昭
君覡者所以教忠也其隆親愛者所以教孝

也其敦睦者所以教慈也其感故者所以
教義也其校藝者所以教文也其弭亂者
所以教武也六教具在師資儼然至於會
景摛詞即情繪句者得於寓言為多而和
光同塵者則有託而逃也要皆根於至德
之懿出於天性之真允有裨於世教盍付
之梓人以錫類焉於是端甫攜歸示弟曾
亮鋟之以藏於家塾使吾子若孫知詩之
為教若此

國家養士之盛若此丈夫閲世宜素位而行不援不凌不尤不怨若此此則家嚴作詩之本意端甫輩刊詩之初意也達觀者幸察意焉斯得于詩矣

不肖男中書科中書舍人端甫百拜志

門人太保兼太子太傅東湖陸炳編集

門人禮科都給事中虛峯陳邦偁校正

東匯詩集目録

東匯詩集目錄終

東匯詩集卷之一

詠懷詩二首

吾生屬嘉運遐軌遵昔賢進脩理皇墳積水羅百川蕩蕩瀾且清蛟龍乃生焉勉志在含弘極深探幽玄纓牽累千里聊自尺蠖全蔗蓑拗𦬅畬豐般歌有年

彯彯雲中鸞六翮乘風騫皦皦天上龍奮雷厲層淵君子辨萬族物各有固然所以魯中叟曲肱蔬水間懷玉猶斂求感逝如斯泉無取夸榮色甘之菽藿還俛仰空萬代棲心玄髮前

鹿鳴宴簡同年諸兄

兩浙隆文運群材萃大方賓興鄉獨重喜起望相將燕樂開笙瑟威儀攝紀綱蒿苹歌鹿食苗藿縶駒場人鏡簪裾合天明側陋揚翩光飛耿耿璧彩散鏘鏘雲會三天闕風期萬里翔聲華通禹甸薦享示周行鳥履瞻宸極尚書獻國章

聖朝崇禮樂
天子賁文猷海嶽何高厚塵涓孰贊襄微軀
騫翥翩欣忭接鸞凰

丙戌大對作

天子掄材日天人獻策時祥雲開五色璃藻
曜三規清問堯衢室臣隣舜翼爲省躬慚賈
董况乃接皐夔

恩榮宴紀事

北闕韶光滿南宮御宴開禺臣逴八座軋運

動三台盡省簪纓集丹幃將相陪鳳儀明舞
節龍見躍春雷湛露歌彤管鈞天奏玉臺豐
厨調膳苾高會接雲嵬白屋恩成海朱絃錦
作堆仁踰揮哺納榮並顧尊來燕喜逋三殿
文章徧九垓令儀叨在鎬恒愧掞天才

正日早朝

盂阪開獻節六管動初陽唐典璿衡啓虞庭
聽巽章呼嵩同萬國重譯混殊方拜舞金蟬
躍森羅玉珮鏘儀崇三揖位禮殫九賓行淑
景輝閶闔鈞天協廟廊羽旄飛濟濟鍾鼓振
皇皇雙闕霄光泛重門曙色揚瑤花連寶炬
湛露奉脪腸紺練苞僊掌彫車擁未央方忻
軒鼎鑄復覩舜絃張文物於茲盛聲名自昔
彰九功歌有敘五瑞輯無疆願珥靈符筆年
年頌歲康

正月十五夜長安雪霽

雪色粧銀海燈光晃玉珂縞飛連月殿絮舞
雜星河上苑花齊發宜春樂自多今宵聯火

樹清影轉婆娑

五日　賜絲縷飛白扇

南訛星火節方中照曜恩輝造化同御墨九
門傳璽藻朱絲五綵應和風黃綃圖帖龍文
勝赤印符懸鳳縷工錫詔自天光景麗薰歌
萬舞奉時豐

遠如期

遠如期休徵維時翼翼三無私百寮師師四
海熙熙八蠻九夷罔不俾

聖王萬壽樂無涯僊芝麗麗昭格遲遲丕哉
王居乎而大哉王言乎而一哉王心乎而

九日　奉天門賜糕

天臨季月錦雲高玉露沉沉拂綵旄建鳳祥
烟連御幄跳龍初日暎恩餻屬車轉薦開醺
酯光祿供趨役繡袍賜食已叨三百億載歌
清直媿詞曹

聖人出

聖人出萬物覩玄化敷皇風溥德兼三功邁
五薄海內外稱樂土上帝居歆降之祜歌既
醉詠下武五辰撫四夷賀於萬斯年舞干羽

上之回

上之回綏萬國北郊祭南郊稷甘露溢清穆
時幾勑叙九功歌九德百王乎下土式蹻蹻
純熈昭豴直千秋萬歲樂無極

壽八閩劉考功毋夫人

仙署天官綵服明金鋪玉斝沸歌笙氤氳紫
氣三山擁歷歷清華八座榮幔捲薰風喧燕

雀觴開長日會公卿青鸞更喜臨王毋月上
瑤池轉翠旌

使淮恭遇　萬壽節紀事

彌天紫氣曉氤氳僊仗龍旂色乍分遙憶南
山持獻壽仰看北斗瑞成雲池頭鳳舞千官
集天上嵩呼萬里聞竊願傾陽同草樹
聖人宮闕正朝斯

和華兄鴻山雨後池亭驅起獨坐之作

大火流清夜輕雲颺曉虹晴峰遙積翠霽水
近含空魚戲青蓮下鶯啼碧樹中端居慚在
藻欲起命飛鴻

靈竹歌壽張竹窓七褏

君不見大夏之西獻卭杖海上由來稱博望
東陽留種道德家蒼琅連理揚其華籊籊貞
柯自朝夕離離練實瑩如璧祥鵷喈喈下食
之金明玉洞良在斯作龍爲馬風颭颭飾冠
醞酒光漪漪綠筠杳裊麗雲毋翠葉葱蒨數
桃枝層氷皎雪競鮮采雕軒文檻暎葳蕤誰

令移賞南窓下抱節捎雲帶樓樹羊求聽對
適所欣鏗韭賦詠何芳芬挺挺百尋耻湘渁
叢叢九野羞宮琴楚潭梁沼互蓊蔚淇園嶰
谷同蕭森我知張公本高潔不向伶倫售奇
絕歲寒耿耿素履心從此耆年歌耄耋春風
秋月孫作林聲諧六律吐龍瑩九成威鳳終
來臨泰䌌沖瀜南海壽平格百齡遒百福載
為靈丘頌靈竹

桑村歌

君不見十洲有桑二千圍青華赤理文章奇
幢幢羽葆高萬仞離離椹實光涵箕芳泉溢
露沃瑰異扶疎豐衍敷昌期我聞伊孔大聖
者感神協夢乘之陂申屠矯節義自潔棟梁
桔構桑為資秪今桑村厭世氛酤酹只賽雲
中君歲時朋好游其下挾琴玩庇窮朝曛韶
年桃李徒芳芬朱城璧日何殷勤飄風發發
動原野誰是當時緗綺群回看四衢儼華蓋
直與紫極相氤氳

新晴

雨外亂爐迷雨中叢麥秀前村忽斜陽山雉
一聲雊

奉同胡少保淨菴公遺金日者

浪跡清淮麋鹿容夢魂不與色衡同拂衣敢
信原無怒豈下知能若個通曲逆自慚非冠
玉綱成誰解計分功聖人不相君休訝江月
山風用不窮

送總督漕運高中丞南屏公擢南京尚

書水部

昭代王畿重天文斗極高江環南仲宅棠抱
召公曹彩鷁翔千仞神羊振六韜淮陽殊物
候廬岳仰旌旄總憲新加烏司空舊督漕三
山開鳳障二水迸春濤柄召還樞轄朝趨擁
珮刀高風敦古雅今望冠時髦聽履陳奇策
賓夷獻旅獒驪歌賦天保持以贊甄陶

海鶴蟠桃嵩壽唐中丞漁石公母夫人

碧海倚瑤宮清霄鶴駕通婺星明奕奕臺閣

鬱葱葱佳氣流祥靄長風抱瑞虹翟冠崇八座彩服戲三公桑島瓊枝緑桃源貝果紅鳳雛蘭岫出龍種浙河東廟畧中台重文雄四海空金樞旋地軸玉柱壯天功獻壽薰蘭醑趨風擁玉驄蓬壺與崑閬光景屬昭融

結客少年場

昂昂百夫長霍霍雙莫邪然諾移泰岱探丸報讐家赤丸殺武毅黑丸砟文華朱門避翕赫主第輕邀遮綺錯極纖麗鼎食紛杗嘉金

韉絡騕褭羽蓋從雲霞胡絃五侯館碁宿七貴衙妙舞絶東阿妍聲踰西巴金張與許史雜沓猶驚嗟耳熱轉局促語隱無譴譁邊城忽嚴警厲馬經渥洼左顧擒頡利右發斧胡笳但令塞上兒雄名萬年奢生軀蹈死地慷慨況流沙

平江道院同王戸部少山張戸部北𡏖

年兄燕集

公暇正邀懽絃歌激膜壇四渠淸駐鶴萬竹

碧棲鸞月逈登臺易雲迷出徑難金籢將玉珮歸路共珊珊

春日偕張戸部以菴登韓信城次韻

城草凄迷雉堞磨城中人遠竟誰過漢家帶礪原非少齊國山河豈足多帮飦有祠靈漂母夷宗無路覲蕭何陰陰斜日回鑣地歷亂禽啼儼楚歌

薄游王公兵尚遺愛祠有感發詠焉

先朝司馬舊黃門劒履森嚴盛業存孤筒褫

貂開睿覽五兵環甲定坤元桓桓節鉞勲名逈颯颯風雷鼓角喧瞻屹祠前數台衮擬從閶闔扣天閽

仲春日同莘曹長蓮峯游大洲寺即席

次韻二首

韶年遲景向招提碧草青莎路欲迷望裡西湖雙樹擁雲間東岳四花棲瑤臺捲幔輕陰散寶殿披窓積翠低便擬從君結蓮社廬山仙嶠日攀躋

柔條芳蔓愜幽尋暖日清池春色深翠壁薜
蘿朝寂寂丹丘楡栁晝陰陰諸天微靄遙臨
座雙頂叢雲近入林流水高山有餘興星河
明月上瑶琴

清江郊望

緑樹垂垂黄鳥啼青郊靄靄拂丹荑他鄉物
色驚時候到處春風信馬蹄人代栖栖嗟鳳
鳥乾坤落落笑醯鷄浮雲入眼何須問瑶液
銀甖正可携

書胡栢南有懷卷

落日平林杪高風吹客裾言尋鄭谷口來訪
葛公廬手捧有懷卷口惟先子書此生終慕
日永似笑孩初存著每兀爾簞瓢常晏如夢
中渾假寐身外即紆餘望望荒泉暝蕭蕭古
木踈秋霜春雨裏衰白竟躊躇

贈徐霞峯

孺子煙霞癖曾魂最上峯江光凝夕霽山色
爛朝容紺殿三天竺丹岡九里松千巖亦霽

[illegible]水錦標重碧露溥湖潤紅蘭集瀨淵[illegible]
[illegible]爍爍旭日隱雛雛絳節飛瑶漢金河耿
[illegible]淙莪莪横綺簟靄靄拂芳茸紫彩儀鳴鳳
朱明識卧龍向來懽賞洽鍾磬出芙蓉

七夕大槐署飲鴻山華兄次韻

大槐署前蔬果羅凉風若爲洗明河采雲裊
裊簫聲合碧漢盈盈鵲影多帳殿玉鈎今夕
啓帷宮銀鏡望中磨支機只在青霄上好共
乘槎試一過

送友白范丈勾當淮安歸并懷二似鵬
鴻詩

故人涉江來吳鈎照青蓮原嘗重然諾嬴亥
相後先六馬光颯沓嚴日曜高天亡年話夙
昔曠視誰英賢慷慨傾意氣此懽信無前覩
縷未及闋整裝淮西船揖我謂我還嘯咤清
江邊江氷緑於酒兒值月娟娟左瞻鵬翼過
右顧冥鴻騫五雲徹歷歷殊價聲閴閴曾連
繫海上客心歎三年日月不可招容華叵自

憐壯士何所憑宵夢托以傳

題南溟卷

凱風吹烱照朱涯繁采揚華錦陸離西祀金樞晶亦烏東翔陽逸見襂襹詭翀童馬銷[illegible]晢灑漭天吳匿冶夷縹緲群仙戲乘蹻三光融朗覿安期

松隱歌爲都諫周學山作

噫嘻雅溪一百三齡松隱翁避喧宅前參天千尺種喬松鬱鬱龍文映采日重重虬蓋摩

丹穹清池白石蔭華露瑞雲香靄披祥風老翁種松秉種德明星焜煌照南極里人懷德歌繩繩松樹尤爲人愛惜我聞喬松初種時徂徠未長虬龍枝因心孝友日培護指揮仁厚相扶持神明自是有馨德造化誰謂無恩私翁今仙蛻德不湮松柯蕭颼儼有神曾孫駿發敷經綸三仕令尹西江濱紫泥徵書稱第一拜官遺愛更遺直黃門赫赫昭聲靈天子朝朝賜顏色三年瑣闥徽詞頭五色鸞章震都邑都邑驚傳種德翁神遊玉京騎玉驄影動倒景搖星宮九兕青青麟趾紅龍文虬蓋翔若喜名接　天庭自茲始禎幹應作明堂資流膏還助金鼎脂而昌而熾而藏而韶萬有千歲常如此君不見聡蟬漢代矜石奮君不見接珥唐家羨承慶萬石醇謹疇足倫韋曲風流未堪並

晚坐

平沙晴日湖光好淺浦輕帆風力携天外青

雲勞佇望冥鴻矯矯望無涯

秋月皎然離思紛若薄言短賦用紀獨遊

登秋新月照綸巾渺渺天涯影獨親今夜長廊班坐處家人應念未歸人

有客落魄清衛因以貽之

故鄉渺渺草萋萋久客新年路轉迷試望蒼茫清衛上鈞輈啞啞夜猶啼

壽宋戶部鷄峯端陽生日

赤帝開生籙良占顯信明芳華蘭備浴彩色縷初縈漢廣留遺事齊文有好名君才真百鍊他日更光榮

贈應司冦靜川兄

雲司開水鑑獨坐見清幽漢遠晴虹合雲開素練浮月收[illegible][illegible]露風靜儼虛舟世路風波惡憑誰遏橫流

人日雪

早歲紆雲物初春駐海車祥光通碧曜瑞靄捧瑤華樹舞三天絮蓂開七葉花乾坤今出震宇宙玉為家

昔昔鹽

陽春入雕輅躧步揚文琚垂手引輕帶折腰曳長裾掌上促迴飈盤中映新蕖華月曜容色瑞靄艷紆徐靈符出漢宮徵選登儲胥寶相薄霞齊金蓮護雲居食有青玉案飲有紫硨磲衣有赤貝狄寢有白璠璵植偶連理木游若比目魚暑揮雙翼扇寒着併肩衵君恩不可儔其樂何只且祇恐燕燕至寧同班婕妤

浚清浦告成中丞漁石唐公携酒惠濟祠作 有序

余蒞官清江浦者越二期維時黃河徙徐沛迤南由清河入淮東轉入海清江浦口與清河相對黃河南下東轉水勢差緩浦口為泥沙所灌自浦口迤南抵淮安城三十里淤為平地故事河淤總漕中丞移檄管河水部郎中發各郡縣丁夫挑濬徵各郡縣椿草為費計夫度費無慮萬金邑里騷然罷於奔命然亦再浹月而後集事時在秋九月漁石公恐發夫徵費時將沍寒不能卒辦河澌氷結漕艘莫通阻明歲漕計乃籌於余余以濬河在余雖為越職通漕在國寔為急務余乃告公籍閱阻泊外河者漕艘二千有奇商艘大小各一千有奇漕卒念其父勞每艘量括三人商艘大

者四人小者二人可得夫一萬二千有奇淤河三十里每里以四百人濬之每百立一隊長每隊濬一里四之一每里統于一廠官每十里則令造船廠把總指揮轄之以五日爲則先期竣事者賞不及期者罰官商大小艘各標其號約以河通放行漕艘以日商艘以夜大艘用人多者標于先小艘爲後標鱗次有序無得參差余既籍閱具告之故衆皆驩聲如雷樂於趨事蓋

外河奔濤迅湍朔風一發往往覆溺滅頂且河淤則官艘不免車壩一日不越一二十艘在漕艘猶擬數月始得畢渡商艘之渡將若之河以故效數日之力獲數月之利又免于顛隮衆皆樂之余乃往來督視浦上始期五日既皆先期受賞三十里清江浦不發一丁不費一錢功遂告成於是公携酒惠濟祠臺上邀余飲把總而下勞以羊酒各有差坐觀漕艘魚貫入浦不三日夜阻泊外河者無一艘矣公喜甚乃歌曰漕之通維子之功昔也忡忡今也融融國運之隆萬年其同余以公威德感乎人樂用命余何力焉作詩奉酬聊紀歲月云爾

混源出星宿疏排下龍門萬里瀉華夏九河多崩奔南徙决徐沛湯湯方競喧衝波有逆折淮泗乃墊昏天海精光黯沙上黄雲屯清江三十里帆檣集如垣一望隔兩涯蘆葦塞

河源中丞生人傑擧動旋乾坤風雷役河伯精誠格天閽爰以五日期河水分清渾烝徒理萬楫涇舟乃通焉序次貫魚緝駛疾歸牛犇廻山與轉海洞闢惠濟門門外掃瑶臺燕喜開瓊罇邀我覩厥成嘈然仙樂繁喤喤鐘鼓和鏘鏘鸞鳳翻帳下擁貔虎騰懽列熊旛殽醪溢河潤挾纊敷春温清蹕待明月照曜白玉軒願以萬年壽君子不可諼

詠槖

芳園麗脩幹垂葉有華陰九棘班朱實三皇
表赤心玫瑰新弱瓠紫素暗金針何似西游
日如梔試一歆

詠橘

受命生南國分根諒不遷金衣懸實綴霰雪
眩花然布葉三秋厲飛香四運全上林如可
託叐熟自年年

雨

靈雨看優渥雷聲入夜喧良苗新宿葉古木

洗虬根竹障先開徑梅肥後樂園氛銷清帝
宇心賞竟忘言

八月十五夜泛月

蘭橈下前浦永夜月中游百丈牽霄漢長年
傍斗牛天空標秀色河廣颭奔流宛在清虛
府仙姝弄彩毬

霧

宿霧曉猶合群山近不分稽風吹細細曠野
入紛紛濕幕渾疑雨漫天別似雲江潭招隱

地靜坐看氤氳

寄壽陶方伯

仙館遥聞鳳吹停醉看南極避文星玉窓卅
井春長滿眉髮凝芝老更青

湖上燕別南戶曹劉張兩大夫

白下明朝路淮南此日春金波依綺席玉醴
瀉瑶尊啼鳥聲求切伊人惜別頻蘭芳采河
沚欲寄不堪紉

酬宋戶部惠帶之作

星使傳踈動人情駭異觀孔移鈎落易雕鏤
上方難赤貝周宗穆黃金魯詔單未能逢子
訓何以聲交懽

春日寶應逢聞人北江兄

遙日高郵路春風寶應湖同人無伏莽既濟
有衣襦召伯棠初憇河陽花正敷相看明月

上芳照滿菰蒲

木蘭辭

月支入冦旄頭光漢將符徵六郡良郡符擇

夠點軍籍木蘭羸父當戎行驚颯裂膚骨飛
沙没馬韁青海雨箭急黑山雷鼓揚壯士誓
死戰猶式時徬徨況復老且病安能辭故疆
木蘭跽父前替父理戎裝玉顏披鏁鎧雲鬟
對旂常雙足騰騣鬣隻手携千將誰復抱杼
泣疾馳大帥傍萬里若閫閾鐵甲生寒光朝
從雪山所奔虜暮宿于闐邀歸羌陰霾沉日
晝黯黯河氷撼水聲湯湯功成凱旋見天子
五色卿雲金殿啓轉向瑶墀路透迤絕勝塞

外風塵眯天家元勳有殊錫木蘭聲輝何歷
歷陛辭不用王侯封願得還鄉遂良覲父毋
見女喜欲死弟妹見姊來如馳東閣張筵西
布牀燭明夜央樂無巳親戚稱觴賀少年十
二年來覲容止回看火伴舊熊羆結交結心
義不虧驚嗟嘖嘖共賞羨那知木蘭是女兒
噫嘻世有名丈夫乘時策足誇當奎玉爲堂
兮金作鋪翺翔敷愉握天樞渝心易節任所
圖馮翼不及當門盧冠裳豈直媿巾幗寧聞
木蘭如此無

賦兩槐

虛星幽靄護山窓白雀青鸞本自雙試展陽
精散流曜迎風采采覆雲幢

贈坦菴

崎嶇蜀道徧人間倀倀當岐涕欲潸却羨君
菴獨平坦悠然高卧對南山

雨夜姜山陽艾峯允過水竹居對酌

漏刻沉沉永燈花燁燁開輕雲當幕捲好雨

故人來晚興承深酌新篁覆巨限天衢正卲
朗應惜士元才

贈樂丘子

三元開紫籙九轉闢丹丘蕙圃芳春日鸞歌
入彩霏香風披別島真氣繞前洲采采金光
草盈[illegible]白頭

送戶部督儲高郎中擢廣平太守

熊軾分符日星軺督餉年北平壯畿輔東省
擢英賢五馬春風度雙魚曉壁懸文翁還課

渤海若爲先

贈竹泉

究究清江曲漪漪菉竹坪風霜結深契煙雨護幽居絕澗垂新篠廻流浥故枝琅玕歲寒念棲鳳勁遐思

題王生終慕堂

短髮悲雙鬢虛堂懷二人五旬親禮舊七十舞衣新蕨晚凌霜草郊寒折大椿蕭蕭白楊樹長對泣蒼旻

浦口駐節亭落成答陳憲使乘雨與諸公見過

危亭初結搆上客荷招尋錦席高雲入牙檣細雨臨階侵盤綠漲軒敞得青林色憑誰駐山河自古今

送張禮部還金陵

鳳凰臺上客復上鳳凰臺六代空波沒三山曉日開乘春饒野興作賦掞天才欲寄金陵道瑤枝手自裁

送陸貞山給舍兄典浙江文衡二首

衡命來天上文昌曜浙中興材承鑒賞吾黨慶遭逢軏茁詞俱變登庸禮獨崇明堂求棟柱大匠荷宗工

笙瑟歌華食衣冠炳豹文瓊枝昭日月玉藻散香芬湖嶂三天合江雲五色分周行從此示宴樂少橫汾

送比壑張戶部淮陽督稅還金陵

王事淮南竣民謳白下程山雲催侯吏江月

駐前旌聒語星文重圖書彩鷁輕天涯一搔首延佇石頭城

寄寄亭次洪西淙司徒韻

脩篁夾道護名亭曲水園堦瀏四汀出署松篁雲外響和陰鸖子月中聽翹翹身世真如寄嵎嵎乾坤幾勒銘信處清江歌九罭繡裳無使露華冷

一鑑亭次大司成甬川張公韻

一鑑亭前翠色芬澄潭廻映帶高雲林深日

氣原相薄燕坐荷香久不聞蝴蝶儵儵忘幾
態華胥杳杳自斜曛清霄明月臨高竹更喜
蒼陰杷此君

推恩封贈嚴慈感懷次岑參

玉宇金風湛露寒鳳銜龍勅下危闌香騰瑞
靄開三殿樂奏鈞天舞百官綺綴並陳恩罔
極涕淚交下忍能乾傾陽幸願餘生在寸草
春暉報獨難

春日寄友人

淮安城裏見新春欲摘瑶華寄遠人江草和
煙迷浦溆山雲連樹隔城闉依稀皎月空梁
上彷彿清風落照濱三歲緘書猶未發惟餘
懷袖得相親

送淮安推官胡養齋年兄被召

星郵徵檄屬聲名雲樹風花擁旆旌賈傅祇
應裁漢制汲孺誰復卧淮城三年碧海千門
静九曲黄河一笑清緑酒紅亭送君別鳳凰
池上有逢迎

遥同王憲伯一山後樂園

傳道南園後樂園一山佳勝儼桃源長卿老
大文誰薦元亮歸來境不喧深洞長松娛疊
讌華東端嶽定高門共言王粲非寥寂排霧
披雲總聖恩

夔寶劒賦

爰有異物匪金匪玉華采龤牘匪熊匪羆文
理循腹明月燦暉蓮花耀目葛天之精蚩尤
之嵩浴于耶溪產于菫嶽叶　宰剔鑾方來亨

賓服削平内難夷宗戮族按之而怒諸侯畏
縮珮之而行百祟屏伏不寒而氷不令而肅
夔于五泰錫之于臣臣愚不識敢請于神神
曰此夫博致文藻以定象除戒武備以發揚
者與規圓景礪五方鑿中黄者與鋝以五七
九制士帶以二三四別行者與龜文片片兮
呈色龍鱗黯黯兮舒光者與陸斷犀革水截
蛟兕者與其名則干將鏌邪純鈎湛盧豪曹
巨闕泰阿工市百里五板飛景流彩龍泉魚

暘華鍚青冥白虹紫電者與其用則禁亂已
亂折衝伐敵麾城擊市拯難而楚入避炎而
晋穿叫者與純用之則王雜用之則霸者與
祈祭用之則吳與刼盟用之則齊謝者與權
以兵諫則愛君直以斬佞則祛詐者與振刑
威于殊俗凈風塵于華夏者與韜瓛而神物
足以秘身棄指而靈芒猶能斗射者與丹霞
昡采于玉函青雲失麗于牙檢者與封熊羆
則銛其雄刓金玉則虧其㶌虎吼龍鳴紫微

赤縠九功斯象七德互顯獻于君王海宇永
奠請歸于寶劒

壽天台蔡參政一鶴翁爲其子海州太
守紹科賦

玉霄靈氣降皇明共識氤氳自玉清甚省錦
衣金雀繞赤城瑤草齊雲輕笙歌隱隱聞朝
旭車馬喧喧雜履聲海上于今有雛鶴爲供
石髓奉長生

遥同雲間鶴峯李翁初度受封之作

飄飄笙鶴下高峯燦爛文星耀海東一代恩
榮新典則百年禮樂舊儒宗卿雲五色瑚窓
瀾瑤島千林瑞靄通兒是懸孤稱獻壽併將
大漈燕春風

答胥吉士漸山年兄寄詩見懷二首

玉堂清切貯賢才新賜盤鵰準體裁殿上綺
園嘗發接禁中頗牧佩囊開蓮池曲宴傳青
鱠廐馬閒嘶近碧槐
聖主好文勤顧問五磚晴日過仙臺

吾嘉陸贄少年才詔草親從内殿裁振珮紫
霄庭正敞摛文青綺幄初開翺翔五鳳今無
呂銮勿三廳舊有槐竊憶王郎還一笑漁人
誰擬上鑾臺

棗下何纂纂

華滋發靈囿朱實夌卌凰畫棟承隱曖雲臺
互蔽虧外有翠影濃中有赤心知誰令悲風
來颯颯摧故枝無勞理榮謝終當問安期

送清河令陸文珮被徵北上

淸江朗日護千旌百里甘棠相映明三代斯民元古直十年循吏見遺淸恩融荒野尸畱祝龜放長江浪不驚試問津頭抱關者圖書誰得似君輕

淸江道中督發十二總漕艘作

西北開皇極東南貢百司山陂原蕩蕩海隩淨瀰瀰夏賦五千服虞州十二師萬年江浦路長此報恩私

春夜飮張尚泉戸部舟中

條風含細雨夜色入虛舟柳蔓牽檣動㴑花拂檻流輕雲畱別浦淸吹下前洲列炬津亭近烟波起白鷗

得家書作

三徑芬黃菊五臺馳白雲私心依寸草望眼亘長曛盥櫛寧爲倦忿臨性所欣家書得雙鯉長跪展恩勤

薄游平江祠登駐鶴亭寓目

江水平於鏡平江實壯圖北漕通萬舸南水蒼薜湖淮浦祠何忝遼陽鶴與俱會當添露露河伯免追呼

水竹居晩凉朋好命酌分韻次杜少陵

水竹泛新凉流風動芰裳輕雷催夕照碧澗慎芹香雲簇濃如畫鶯歌巧比簧畱懽非北海玩世亦東方

秋暑小憩一鑑亭

南陸移炎歘西園尚鬱蒸蟲盤草樹莽蓊轉盲騰若熱午忘食占風宵屢與水亭開一鑑不讓玉壺冰

晩春游大慈李春山山亭二首

韶景開靑甸遲光映紫薇桃源如誤入竹塢竟忘歸啼鳥當歌扇飛花盪舞衣邀尋未云徧日夕更登巍

進酒臨斜照乘風滿樹香鶯捎金作羽蝶妥錦爲裳釣石通仙島幽溪繞洞房月華披海曲淮浦見雲莊

子夜四時歌

春日媚鉛華春風吹豔葩曉粧麗風日春色十分賒

春歌

蓮花搖蕙風並蔕勝連理七十紫鴛鴦雙戲蓮池裏

夏歌

明月散精輝蘭房照羅帶握腕看媚素雙情結香霭

秋歌

玉盌傳羔酳雕爐薰獸炭爲權當永夕蝇聲忽成旦

冬歌

大洲寺次鷗江侍郎蔡公韻

松徑横湖上蓮峯暎日邊兩淮搖積水三楚接浮煙笙室仙初馭池龍鉢可緣涓涓鳴石瀨法雨控飛泉

立秋日夜坐次華兄鴻山韻

暝色空千里蟬聲鳴晚陰滞畱驚物候聽貯見歸心霜露絺衣怯風雲寶劒任清江龍窟近無使動高吟

九日淮南城樓燕集

季月臨青甸憑高薦菊醅好風朱紱啓瑞景錦屛開江北須萸節淮南戲馬臺調歌看舞鶴作頌媿非才

江淮驟水恒風

驟水襄高麓恒風簸大河雲天連鼂森魚鳥澱盤渦樹杪痕侵漲禾頭耳更多居師盡營窟腸斷劇黿鼉

清江夕霽

山外歸雲急江邊翠竹深明霞投遠墅返照射歆林鴈度青天影鵶翻碧樹陰鈎簾憑水

鑑霽色入瑶琴

沿江督漕艘夜征泛月

錦纜江頭引銀河榜外懸星輝全照灼雲色互鮮妍浦閣遙連樹艚河近扣舷滄波淼無際蕩漾夜珠圓

題張嶽泉圖

君不見泰嶽天孫高倚天層城九萬閶風宣蓬萊紫氣煥光景崑崙彩色時鮮妍爾其七十二泉通浩淼天台天目相鈎連五峯巖巖

戴雄長巨靈首孽鵬河前金書玉簡洩神秘往鶴盤龍眞聳異上有重重偃蓋瑞石膏下有輝輝鸑鷟祥雲標中有白水天齊光帝臺挹注甘如漿嶽泉之嘉信可翫青浪玄洲未堪羡會當訪道登崆峒雙童烱烱弔三公

清江月下聞鴈次韻

明月半西樓清輝轉斗牛何言珠露散宛在玉京遊北鴈驚風下南冠隔歲留空江値搖落幷入白雲秋

江淮

旅食江淮上奔濤日夜驚雲蒸淸曉黑水觸勁颸鳴昏墊堯民重疏排禹力輕無資俾作乂有願須平成

過淮陰侯祠

渼業浮雲外荒祠落照濱猶聞輕百戰屈指定三秦王氣空泉戶侯封多野燐年年芳杜發不見築壇人

讀南溪張司寇歸田錄次高吏部韻

䘏袞孤節歸田日蹇蹇生平許國心貝錦南箕讒畀昊陽春白雪寡知音九溪華月供垂釣五柳輕颸醒醉吟安世從來有餘慶卽看公姓曜纓簪

送友人謫楚

萬里燕臺送逐臣春風日夜柳條新關河歷歷催征蓋驛路悠悠愴別神賦鵩長沙悲賈誼叱車危坂壯王遵明明孤月高天上獨照輕橈下潞濱

送邵西屛下第歸

遠江落日倚棹過使君送別心如何錦帆遙遙歷岸葦白浪滾滾聞驪歌致身明時豈溫飽久客上國嗟蹉跎試看黃鵠日千里肯同斥鷃依靑莎

悼項叅伯怡菴公

鸑鷟湖上動悲風榛草荒凉蕙帳空三郡有人懷紫馬九原無路覯青驄臺憐綺繡漳河幽墅鎖煙霞檇李中強項本支還百世春雲

雨護蘭叢

水檻

木檻悠悠盡省年楚天雲物互澄鮮射堂洞落虹飛晚漕樹遥衡鴈陣偏近海群鷗時不避淩淮孤客正高眠千重夜思誰能寫徙倚闌干看月圓

元夕偕諸曹長宴陳巾含宅歸途作

玉虹萬萬春輝淨寶炬千峯夜滿瀧華月盈盈逐游騎繁星個個藻行魔落梅穠李鬬嬌香人擁車横影陸離遥憶吳門多樂事雲韶青火照詩箕

曉發

曉發滿江滿蒼茫廻大河天空雲影少霜冷鴈聲多幽岸風鳴葉孤帆月滿沱悠悠倦行役辨悶自為歌

述河途上水部章尚書朴庵公

一夜黃河吼怒雷百重湍瀑互喧豗山川陵谷虛成塹魚鳥浮沉戲作堆驟雨飄風驚不定極天蟠地總堪哀平成賴有司空在府事從看次第裁

登風節臺酬李刑部海樓宴別之作

漕運秋卿署淮河風節臺登臨乘晚興戀賞惜行杯重以平生契因之懷抱開明朝理舟楫嗟爾濟川才

春雨別李刑部海樓次李太白

香風含蕙草沙暖畫屏新雙竿飛時雨孤亭送早春江光遥倚棹山色近啣人故意乖離別臨岐竟更親

菊莊引

君不見瞿麥馬藺烏喙茵仙翁作酒駈群妖南陽谷口水滋液玉笥山上雲飄飄霏霏水雲甘復馨采采千萬黃金鈴迎風琪樹拂雲丼帶露臙脂翻紫屏誰將落英粲琮璧佳色皇皇娛日夕中堂香嗅杜少陵東籬醉擷陶彭澤歙山令有康風子藝菊為莊號知已繁艷芳叢惡銷歇蕭森晚節凌霜起大隱由來

闔閭間尉佗宮前照秋水

秋杪別山陽令姜艾峯年兄

秋杪天高綺席凉含風甘菊錦屏張闕門仙
宅探遺跡淮浦歸雲識舊鄉清月四天零湛
露德星千里曜文昌鹿門棲隱還何日吳會
閒途看築場

梅花落

隕霜殺庶卉瀌雪誰能禁聰惟梅上花栽培
造化厚且深花開更作實挺挺英標自肅瑟

不向東園桃李叢嫋嫋春風競春日一朝究
轉龍火飛零落何如後凋質

燕歌行二首

韶年蘭若忽朱明素颸欸欸握廊清華滋變
衰摧玉莖瀌瀌集霰塗階庭願厲明德歌維
城
東眺泰岱高千里西瞻華嵩嶙峋峙北望恒
瞖冲雲起南覩衡陽亘天倚中心搖搖誰仰
止

石墩山偕諸友觀潮

海門潮勢挹扶桑東向群峰赴鳳凰澥沆遥
疑今蓬花落溟洋平望盡滄茫匌匌激水天無
際島嶼排雲日欲光願就飛湍移泰麓巨靈
眞頳滄中央

蝴蝶舞

澹蕩春風桃李蹊一雙蝴蝶舞青黃阿誰美
好長如此咲指莊周夢不迷

東匯詩集卷之一終

東𪩘詩集目録

卷之二

東匯詩集目錄終

檇李行

激楚且勿諠清角且勿極請陳檇李行環席成靜默洪川控西流漭海奠東域會吟炳其南吳趙華其北中藏嘉且秀土風崇令德洋洋湖水平藹藹桐雲陟𨻶城物錯繁善地陸産息齊麻燦郊垌槐梓㛘門閾樹藝給貢賦耒麰兼黍稷禾秉藉六莖波文揚五色層雉帶鴛鴦峻宇薄甍華沃田千里明廣沚萬仞

直佳麗侈三都袞繡方九畧雍風御祥雯達人表遺則姓族多名家淳懿無反側上世不可紀近代饒輔翊應運與若林文彩照四國高朗何融融永願九圍式

生日作

三十逢吾降人文燦爛時珮搖丹鳳闕花繞白雲司日永鵬霄遠風薰鶴馭遲鵷鸞慚接翼何以答無爲

詠蘭

權穎常春澤含芳向玉池雙魚翔繡質十醞泛奇資縹帶凝丹露華燈曜綠滋須從君子紉佩服更葳蕤

題遠山僊莊

窈寐天台路依稀見石橋鸞歌調別嶼燕舞蹴飛翹翠黛濃疑畫金支娟若彫誰言嬋窟遠瑤島即雲霄

芳樹

芳樹蔭華池後凋終可結紅葩及翠穎雲際

挺高孑嗟嗟歲寒心獨抱世所晰瑤席不可班石泉映餘滐彼美豔陽春霜下紛披裂猶逞韶年初綺浥雜車軼

塞下曲四首

黃榆白練兎初肥寶劍雕弓鐵騎飛揮霍路傍人莫問鳳林關外虜塵稀

君延沙磧斷浮雲滿引蒲桃不顧勳自是陰山山下路射鵰猶畏李將軍

黃河源頭青海灣琵琶馬上遣愁顏長風吹

雪夜猶戰誓死生擒冒頓還
玉門金鎧拜單于都護龍城百萬師今日中
原顏色好向來胡女失燕支

春雨

靈雨霏霏拂紫煙融泥雲氣入新年名園諸
花漸有色高樹鳴禽更可憐細瀼層簾飛梟
梟斜侵崇閣浄湑湑東風欲遣春歸早草綠
瀛洲映九天

詠梅

照爛層城上寒圭節始通枝横抽别幹香逺
度微風脕露氷初落腰嬴雪正融誰將調燮
手鹽鼎奏膚功

望月寄友人作

懷人隔千里孙月獨爲憐遐彩偏生暈澄暉
不出輪星橋增燦爛天漢散氤氳所願重光
曲時承玉塵塵

晚渡楊子江

伏節來都會乘風遡急流中川衝斷磧雙嶼

[illegible]洲雲色浤濛帷江華遠近浮虛林明落
新月照前郵

旭日

[illegible]向暉早朏陽谷曜高桑未與昆吾對遥同
[illegible]御望六龍初入馭兩珥迭舒光葵藿何其
[illegible]傾枝奉太陽

辛卯夏六月奉
制典試廣右還宅二首

秉命辭丹陛驅車下白河掄材慙振藻時術

擬成蛾山影隨飛蓋鷺聲入棹歌承筐將七
載兹復典賢科
浮舟還總轡征節駐鄉關煥景移花日輕文
散水瀦蓮生開舊沼樹長合前山定省惟朝
夕衣翻五色班

贈陳禹湖

霖雨商岩穴風雲夏蓋湖蒼生元有望誰謂
好從吾

贈吳初泉春元

海嶠憑流覽初杲曙色回百川天翠合千地日華開木潤金爲液山明錦作堆浮空龍島出抱渚鳳沙廻令望滄洲易高標紫峽臺商巖待霖雨文教役風雷

析野賦

齊使經野客卿使於魯問於從野先生曰蓋聞玄黃甫闢早高成乎四流五岳分野各正皇王迭興海宇敷慶胙之土茅錫以氏姓伯夷神胄尚父賢聖爕伐鷹揚會朝淸靖營丘始封百二最盛於是乎齊之野上應蒼宿下控群湖東抱遼淮西疆孟諸南盡郯沂北界幽都棘林叅野開明所敷瑯琊之峩巘叢巃嵸襟帶成山嶄岩嵾嵕渤澥旋環灝溔㴔㴔青丘紆絡飌錡隆隆誠中原之奧區而川陸之沃藂也薄海內外稱野者九視此孰有踰其豐嫥者乎先生曰嘻異哉客卿之啓喙泥於後進之粗跡而忘先進之純粹也夫布護延蔓者匪以闢土將以闓澤克配也離靡廣衍者匪以封殖將以育物茂對也懷春于野麕適願于野蔓匪以道欲將以淫化溥敦也是故嘉樂雖不野合禮失則求之野而寧野毋史聖人所以耻質之弗逮也若徒以侈盛相誇無足以揚聲究濟而反加㪍于登萊也且魯有天齊巨鎭日觀崇宮神房香井雨坂雲封寶龜珍鳳鉏父芝童三廟之麗五嶽之宗魯不以此紀號著功也於是客卿憮然曰齊東野人乂困㠊𧡧願有以發之俾得一就硋艾也先生乃正席端策請以易晦夫所貴乎野者惟同人而無外叶于門則有功于郊則無悔于宗則爲吝于莽則爲悖剛徤恢君子之綱文明極天下之貞叶惟中惟正不遹不回若濟大川利涉式弘夫汪濊用克大師壯猷允布於敵愾類族辨物也沛四海之大賚虞廷師師臯謨釆釆商訓洋洋周歌藹藹斯固皇王以來所以經理乎外內而宇宙昭然賴以不墜叶者也維時正野公在坐乃听

衡而語曰維予友朋錢塘之呂名儒亢宗道
號北野煕煕同春與物無齟燕喜受祉蓋云
歸處薄視紛華絪縕野馬叶長似似之積學
待舉彰美于前濟美于後叶日將顯庸在帝
左右叶振烏上方楊休禁籞弗替引之彌乂
彌著請惔先生答客卿之詞以擴似野纘述
之緒先生曰唯唯我呂之起寔繁且鉅姴矣
交忘年託之心膂雖無德與女敢不書以爲
似野之助叶

書夢

六月憑林卧南薰滌午畝寢酣渾是蝶心寂
不知蕉荷蓋風來舞松簧鳥自調羲軒乂不
接霑灑灑獨搖搖

沐浴子

水濁不可沐水淸乃可浴浴我身罔垢沐我
髮罔局至德貴馨香外飾亦徒辱日日新又
新聖謨著三朂

壽祝東瀆致縣事歸六十初度

簪組明農日鄉人薦杖時南園新戲舞北極
舊恩私永日開華宴長風入壽詞山從川谷
抱烏雛管絃遲翼翼軒車滿團團榆柳垂地
疑陶令宅溪似習家池龍鳳光岩穴煙霞洽
夢思瓊英飛歷亂瑶草藉參差因持七聖秘
願奉百年期

題張韋軒圖

漢家青史誇金張珥貂七葉綰銀黃聲名爆
爆動宇宙慶源滚滚流何長唐家萬石復三
相門閥雲霄世推讓文孫今有韋軒子吁嗟
振振見麟趾兕群景胤千里駒奇偉英秀美
且都喬松流膏本偉幹五嶽瑞靄相縈紆即
看然明試當路馬金奕奕曾不顧九州惠愛
會有時子文絲竹無須數珮韋主人珮印行
洛陽花鄉先春度文軒繡戶桃李成瑶華綺
樹煥若迎此時與子賦華屋白日中天曜藹
軸

過巖陵瀨次韻十首

原缺第九葉

詠靜生幽草波空暎暮花愍歎謝山水吾亦
欲移家　次權德輿

昌江謠

黃雲暗天山雨濕村舂岸岸溪流急落葉無
數隨雨飛溪鳧幾叢挾雛立昌江東去鈐山
長五老宵宵山之陽奔崖沓嶂不可攀雲錦
萬疊空濛間孤征邁萬里光潤歛素顏那堪
長風動地起排昌山激江水嚴霜夜吹草靡
靡我行晤此怯路岐何處哀猿亂人耳遙看

旭日照扶桑挂席中流酌清醨

昌江望滕王閣

高閣緣江構滕王舊此過晴山搖玉樹空浦
蕩金波佳氣今安在風光近若何松聲兼竹
色聊自慰蹉跎

昌山渡次楊二櫂郎中壁間韻

路入昌山坂無勞叱馭迴好風殘暑退晴日
畫圖開嶺峻圍無地江空殷有雷客行貪曉
渡幽興慊徘徊

臨江道中

岧嶤山路俯臨江江上旌旄引隊雙野鳥避
人呼欲起秋風吹雨暑初降虛村遠眺雲千
里獨樹幽棲日半窓誰向此中奇絕處枕流
高卧聽淙淙

荷湖館

荷湖館下清江路夾路江楓帶雨紅白道流
泉飛石穴萬家烟火照村翁倦游方朔先秋
老多病相如豈道窮欲賦歸與釣彭澤駞駞

奔走未能工

經南圍山志險

棕楊渡接南圍迥絕壑奔江白日幽飛鳥遠
從征蓋下亂雲低逐客衣浮仙人橋下輪蹄
寂轉埠村邊草木稠江漢宛然猶在望此身
何得峽中遊

簡東鄉苺厓周侍御

晴日東鄉路山城有俊人帝閽排諫草民隱
洞心神劒履風霜舊林皐雉兎馴爲邦今十

莪吾道不沉淪

曉發潭山

宿露濛濛欲曙初飄風發發拂長裾山深几
烏開巽嶂天遠雙魚寄錦書燎火微明傳候
吏關河闃寂笑來車夢魂正屬溪上風雨
雞鳴問起居

郴江夜泊

烟雨微茫裏帆檣入夜舟遡洄收極浦咿軋
下中洲石斷溪雲合江空水氣浮行人燈火

盡老樹野塘幽寥落同時序徘徊祇敝裘甘
肥非所慕誰遣日悠悠

渡湘江哀屈左徒而弔之

悱惻搴芳日靈脩頗頷時鴟鴞佻鳳鳥蕭艾
夌留夷往日真堪惜回風亦自悲飛龍不可
駕遠逝竟何馳

萍鄉次趙都諫漸齋

晚憩萍鄉署繁陰度短墻鳥棲人欲散山僻
雨初荒新月憐遊子凉雲夢草堂好風三百

里吹我上蕭湘

道長沙懷賈太傅

漢業今何處長沙白露秋九州多逆叟千仞
尚離鄉鸞鳳竄䶂鼠麒麟儕若因還有占鵩
賦生死本浮休

七夕宿醴陵

天上佳期合人間此夜長醴陵非故土尊酒
亦吾鄉白月明雙鬢虛星動七襄懷人渺河
漢機杼儼秋光

夜渡衡江

月色微茫夜衡陽杳靄間露華初落葉水氣
欲沉山漁火遥尋岸村墟早閉關強顏歌十
畝羨爾日閒閒

巾紫峰酬衡山彭令

衡嶽峯頭路清光薄翠微江流帆影疾山擁
樹重圍地迥青雲接天空紫蓋飛霞觴還九
曲得醉莫言歸

偕阮司徒登超然亭限韻作

綉壁懸千尺超然見此亭江燈山外起鐵笛坐中聽醉眼憐行屐高歌倚石屛飄飄忘去住明月且須停

宿紫蓋山雲開堂

石廩峰頭紫蓋連雲開堂外藕花鮮群山羅列疑無地空洞冥濛別有天月蔭一庭歸野鶴松關十里逼幽禪秋行燈火明深夜細閱羲皇第一篇

午憩半山寺

長風旌旆卷芙蓉盡日山行興轉濃禾黍芃芃墟谷靜巖雲靄靄洞門封西連粤嶠山逾峻南下衡陽鴈不逢午寺憎騰成小憩相期還上最高峯

登衡嶽望月臺

乘月還登望月臺高雲不礙鬱崔嵬凌風白鶴翩翩下橫地青山簇簇開綉嶺千章珠樹繞湘流萬里錦帆來興餘直欲辭人世懶向殘碑掃石苔

宿上封凌霄寺次阮司徒南村三首

普也開南嶽今來上祝融風烟塵世別鷄犬下方同出谷江雲白當門海日紅丹梯十萬丈攀躋思何窮

幽興撩遊子征輿歷萬山大江歸谷口仄徑出[illegible]間天近星辰小林深鳥雀閒上封殊不惡十日莫言還

再宿凌霄寺風光解媚人四花飛滿座喬木暗長春日凈啼山鳩苔荒破石茵悠然塵想息蔬筍亦成珎

登祝融最高頂詩

初秋戾衡山披荊排雲霧二紀遂玆遊良時酬夙慕巖峭隱徒跡暑闌巒變商素盪胸謝昭明寓目欣躡步躡步歷凌霄凉颸欸星軺氛雜千仞割翕絶萬尋遥旭日窺未旦夕月瞰崇朝連綿覩不極清曠愜所要所要浮丘公邈聘寰區中表裏抗泰岱延挹倚祝融三湘綴縈薄九疑峯龍從代祀事多往聖哲遺前

蹤前蹤杳如迷撫化眷彌齊神理期有託展眺心不攜天路厭周覽仄足感故蹊居常以待終晤言在山棲

道衡簡章太守蘇齋

瑣闥顒昂昔著名岳靈依舊識黃門雲光拂騎山初近月色撩人夜半昏細草依依沾湛露高詞韡韡動天閽衡湘共適來蘇望早晚閶闔臥晏温

登回鴈峯花藥寺與章守言別入西廣

花藥峯高布錦雯使車千里賁星文冥鴻背起衡回翼飛塔乘虛逗斷雲入浦清溪風颯颭隔林紅樹影紛紛憑軒一望西征路南陌誰堪落葉分

登盡經潭寺

日瞑空潭净峰廻仄徑高亂雲歸遠岫征蓋入層霄寺古留雙樹山空聽伯勞倦遊成小憩北望思忉忉

朝陽洞

茅閣山頭咽午蟬西亭江上思悠然憑岡躡磴空仙侶拂洞捫蘿識舊篇玉削亂峰浮斷石雲封深谷吼飛泉摩崖只尺蘭皐外激楚回芳濯木前

洞上詶周比部元公祠

瀟湘滾滾朝陽洞風日凄凄歇馬時遠客南行頻北望長流東影照西枝群山雨過歸雲急一竅天通得月遲比部官慚周叔子空庭衰草不勝思

盧溪拜周元公像次陽明王公韻

無極由來契道真盧溪曾此儼衣中祁祁下拜誰無感殖殖清高肅有神霽月光風開后哲金聲玉色振先民霏微時雨祠前路一絅江湄薦白蘋

浯溪望舜塚

東下浯溪望九疑水光山色動遐思獸儀鳳舞還今日玄德重華彼一時萬里蒼雲梧子老三湘白月暮江遲懸知極浦蕭蕭竹風雨

如聞泣二姬

謙南滑王殿下即席賦蓮亭次韻

百世周孫宅三湘
帝子家玄峰敷紫斗素漄灼黃花潤玉䜌新
曲搖紅動落霞九疑舊韡韡龍燭夜光䁖

黃沙渡

旭日黃沙渡晴雲廣濟亭萬松盤鬱郁孤騎
入蒼冥山鳥鳴風急荆扉薄露零飄飄輕萬
里南斗避文星

宿排山次許中丞少華

日夕排山觀山空鳥自喧飛流䜌石亂野燒
入雲燔白露蕭蕭樹淸秋處處猿夜央明月
上此景共誰言

永州公署

芝城爽氣帶西山萬里長風倦鳥還自是神
仙不相接故人亭上獨凭闌

秋夢

傷秋漠漠沅湘深片月當城曉角沉歸夢不

知波浪濶夜分蘭檝泛山陰

全州道中萬松鬱鬱雨後經盤石嶺登

飛鸞橋喜遇左參孫毅庵

八月涼風暑氣微更逢靈雨正祁祁䜌氛净
卷千山別使節平臨四牡騑盤石逶連雲若
沃飛鸞高度鳥斯翬重重偃蓋流膏澤鄉里
衣冠見紫薇

入廣登山角驛樓

漓水漓山與不同白雲晴日對秋風山樓徙
倚長空靜全楚雄圖指顧中

宿松風亭道六洞諸山疊舊韻二首

松風萬壑響秋深燭燭明星夜未沉遊子披
衣成獨坐寒蛩無數起階陰
岑崟山勢控高深道勝誰能自陸沉遥憶征
夫來萬里亂峯雙杵急秋陰

校文廣右次大司寇周公貞庵壁間韻

高秋爽氣日華東入望淸光似鏡中萬馬飛
騰依碧落五雲香靄御晴風天昌百粵山初

合鯤化南溟海亦空月出邊城銀箭急餘輝中夜燭群峰

中秋校文楓岡徐侍御開讌二首

平分秋色廣之西此夕清輝影陸離萬里凉風吹淅淅百年塵世咲栖栖移尊仙史魁三橐搖筆長庚太乙藜莫是天明尚匡坐五雲深處似鳴鷄

八桂山前月欲西深秋清露草離離虛星入戶雲初散病葉驚風鳥不栖大地亭亭增皓

魄光天訬訬映懸藜時雍是處歌天保祖逖無煩舞曙鷄

鹿鳴宴示廣右諸生

八桂秋高宿霧收漓江式宴漾清流神魚出海從空躍瑞鳥鳴岐豈待蒐燕樂直看伴大昔周行還擬效前脩欣逢韶曆升中日好捧光華照九州

風洞次李頻

森森深樹帶寒烟漠漠長川極目天空洞荒苔留舊跡夕陽孤壘見歸船風前落葉雲偏急望外層巒夜欲連萬里東吳秋色晚梅花殘臘忽更年

九日廣右張總兵邀登四仙洞列炬深入探寒泉沿江而上遂登龍隱巖百戲具承落英滿盞即席再次李頻

山城亭午罩輕烟滿地茱萸媚遠天仙洞寒泉通古穴漓江歌吹振樓船龍巖閒寂番蘿繞石齒參差細浪連采采金英駐仙馭流光

冉冉漫催年

贈張總兵三峰侍御徐楓岡即席限韻作

秋風桂樹露華團風颭牙旗出樹端劒抱七星先射斗才雄九變獨登壇蠻雲絕瘴丹霞繞邊徼無聲白日寒爲報衡南山水道三峰須作壯圖看

酬鎮守傅太監

四星旁列紫宸前入雅時聞孟子賢披勃有

裕後管蘇多禮竟誰先朴中肯銜米銑
飾納約常存急就篇最愛相如爾能薦渑池
高會至今憐

靈川夜馳寄謝張總兵

寒月高高草露濃纖雲不動避霜風戎蠻戢
戢私相語誰許嫖姚奏上功

出龍江寄謝廣右諸君子

涼風颼颼龍江上淡日蕭蕭獵騎鳴老樹孤
岑相對起朱輪翠蓋不勝情百重雲烏虛成

渾萬疊蠻山正穩行溪水毒淫今日好
聖朝窮谷頌昇平

宿山東驛次壁間韻

細雨干旄來野館冷烟踈竹自昏朝郵筒落
月傳鳴咽蟋蟀迎風伴寂寥暝歇曙鷄蠻語
近夢回池草故鄉遥輿安千尺東分水旅骨
悠悠向此銷

謁蔣少傅閣老敬所公第留燕移日即
席奉謝

鼎鉉調元暇需郊貢趾初典刑原在國拂志
遂懸車休澣辭金闕遺榮傲玉魚霞歸東墅
策璜等北溪漁別業仙臺啓台園綺席舒三
光明復爲四壁獨琴書嚴室臨青嶠旌門對
紫虛瑶航兆祖道組帳戀行旟綠野春仍滿
丹心瑩自如山開堯舜日（公所居在堯山舜山之陽）長照
白雲居

阮司徒歸麻城寄訊汝寧李少石侍御

西向麻城路寧陽儼在望干旌瞻瑞雉冠影

燦神羊簪烏何時合軒車此日揚旋欣歌杕
杜白簡靚清霜
步兵分綵伏計日及龍門尊俎辭漓水驂騑
入楚藩芳隣同使節諫院正高騫願以傾陽
念因之獻背暄

簡全州林刺史

草色遠凄凄山城落日西蕭霜長劒冷深徑
暮煙迷桂老横墻出松虬亞屋低故人還只
尺燈火下前溪

林刺史栁山言别

獵獵寒飆向暮征栁山尊酒對愁傾慇懃囘首全州路衰草和烟不盡情

題白山山莊圖次徐眘齋丈侍韻

細雨霏微煙谷裏斜暉澹蕩暮雲收春囘澗草青初亂山擁澂江翠欲流島嶼香車來隱隱野田歌牧日悠悠桃源却是人間世浪向長生說十洲

角山驛與張憲僉白山言别次韻

百粵緣邊路山光日夕佳弱雲披絶壑野興慊幽懷鳥背斜陽隱松根亂草埋霜威聊何所客悶自爲排

過淥江橋囘憶衡陽飛虹橋之勝

飛虹横絶嶽南顛入望菰蒲接楚天東去湘流三百里淥江橋下月華連

重過盡經潭鄉人張醴陵置酒作

楚國瀲潭號盡經我從潭外更遐征半生歷歷雙蓬鬢萬里蕭蕭一短檠甘菊露華團脂瀟淥江漁火夜猶明長公不減岷峨老索酒觥觥一笑迎

荒山行宿宣風館聞董推官欲到不得待留贈

冬行寂歷荒山逼山下驚波流浩浩蒼茫雲樹萬里凝慘澹寒煙亂殘草忽聞江上棹相將故人相逢須醉倒青燈何事虛有花風雨颯沓空嗟呀明朝雨歇日還覗征馬歸途疾如箭客中誰忍送客行況爾只尺不可見臨

岐三唱青門歌君不見東飛伯勞西飛燕

江蘭行寄新喩陳侍御

溪憑憑兮風揭木濤濤兮山峨道阻遠兮伊人望難見兮顏煩使我心兮憂如結經層巔兮戾止出深涉兮維椎搴江蘭兮爲贈累行誼兮高素忽東西兮相背日慘慘兮飛雪林猿一聲兮石應嶙聊惆悵兮思君君不可兮輕别

宿宣風館讀陽明王公壁上詩次韻東

之
雨中殘燒帶青痕雨過衝溪濺水渾石塹沙
崩悲險道山空木落見虛村蕭踈自信江湖
遠顛慘誰令日月昏四塞寒風孤館寂新詩
何處吊英魂

宿上岸村朱氏山房懷阮南村

微雨殘陽暗復明巉巇聊自畏途行蒼山尚
有朱餘慶白戰誰同阮步兵杳杳旌旄虛眺
望離離雲樹漫逢迎徘徊空谷渾無寐願以

晨風送去程

宜春曲 臺有濂溪昌黎祠

四山簇簇風草偃寒雨漫天泥滑滑頑雲繚
繞晚不開文谿萬丈胡爲哉恰咲年來三十
幾飽徑跋涉乃如此遠道悠悠有故人令闢
顒顒入吾耳一言一話兩不厭慇懃邀我春
臺譙玉井淵源檻外流庭草依稀坐中見借
問宜春溪拳姿窮冬風雨宜不宜

湘東渡揭來遇雨

昔我長夏來靈雨殷其雷僕夫恨泥滑上顧
青天開今我復歸驅載道繼黃葉嗟嗟歲聿
暮行行[illegible]遠涉況值風雨兼誰能理輕楫所
有長鑱不我嗔相着似亦知吾眞不願一朝
賜顏色祇令萬里同酸辛丈夫處世貴有適
安用區區金繞身

宿石寶山陳氏二首

樹有頻來鵲門將好客過明朝日將出其柰
大夫何

池取金銀鯽厨烹芋栗羨山川亦淳朴僕馬
莫須行

讀臨江鄭太守都門倡和集有懷蓉川
夫子作江門歌

鄭都官官兩都爲郎十年無身圖作人不顧
流俗忤飲酒肯與將軍俱雪齊齊外百叢菊
馨芬九畹心相符金英采采枝扶踈相忘形
影同清癯分曹倡和幾知已問之盡是名丈
天況我蓉川齊夫子青鎖抗疏眞金儒雄詞

走筆世鮮儷抑塞磊落誰能拘都官乃爾與
同調格韵自與常人殊一麾出守紆金朱臨
江萬戶皆懽娛寸心矢天有如日雙魚懸壁
空庖廚我本蓉川門下士對之不覺成嘻吁
別來邊頭近五載勳業日見消息無人生會
誰如此乎試向江門扣舳艫江門東下隨飛
息都官愼步輕前途

雪齋篇即席題謝鄭太守

百籟寂兮空山四區明兮儛雪注由首兮威

桑瞥金河兮作埒獨幽人兮相期迴高齋兮
山頁恥曹衣兮翻霙陋班紈兮皎潔叢蒼蘭
兮凝華朗黃竹兮均節紛膏澤兮大同映玉
粲兮不涅緇山齋兮雲端高士榻兮長設怳
遡遊兮莫緣藐姑射兮缺欻

夢遊豐城吟

豐城劒豐城劒燁燁靈光斗間現金精玉匣
神不私駿馬都城價難瞻昔時良工區冶子
托靈尼劒吳門裏耶溪水涸赤塵空沉沉漁

漁星文起群雄馳逐勢所須驕然而過言非
誣區冶血化吳門燕劒乃淪落豐城隅張華
善既人莫伍劒亦相從時俁俁只今雄雌瀨
上飛雲憑憑兮風吼怒回看世人無比數豐
城那復靈光聚我來憇宿城南滸群神一天
夢中舞畀我寶劒文錯鏤周防余身走寰宇
持劒照人人莫敢侮驅神龍兮斬妖虎允當
五孔冏三純鉤胥絳岦在函旄頭木落陰山
南沉雲滃滃天驕貪飛沙瘖結埋跡勒受脤

橫行振雕翼坐令氛祲一埽之祁連以北無
燕支趁趯羽書獻馘日左右賢王繫頸時明
明天子朝未央劒履長趨入上方桓桓于征
四凶服佞臣頭血流決決餘威霍霍振八荒
多士皇皇百獸蹌蹌黃帝堯舜垂衣裳靈光
顯顯韜不揚群神獻成影若電依稀一覻風
胡面向來相得俯昆吾覇楚強吳耶如綫

君子有所思行娛當途貴幸者見陵作

晨起瞻嵎夷鬱晦晹昧谷乘陽曬衡顛窮陰

望岱麓四顧隘九州曠視矯雙目嵬嵬爾天
吞蕩蕩開地軸綺閣邃重關璇題列千盍曲
池耶河漢馳道雜輦轂卒哉明盛時壯矣歌
戰穀吞諸不可稽行邁疾如倏鍾冉豈駐年
容華好反覆無以聯蟬貪肩越成都卜

途次酉別季弋陽

山城開晝暲江水佇綃帆好月懷華盖雄風
避馬銜長途雲漢漠瓦徑石巖巖季子逞高
位沉淪豈即滔

弋陽署中次汪青湖憲伯韻

客路風煙驚歲晏天涯霜雪見黃花馳驅馬
首非吾土遠近村舂孰匪家古木龍蛇飛急
雨新晴樓樹隱明霞倦游懶着東山屐咲傲
那能戀白麻

舟行苦雨次韻十首

詞客經秋滯客鄉匯溪松菊路微茫徨徨日
暮啼煙雨天際愁雲正斷腸　次孟浩然

西行萬里鬢生華極浦黃昏不盡嗟自是枚
皐承寵渥風霜何事過長沙　次李白

蒼梧紅樹見重陽風日凄凄下沅湘離恨不
隨秋色盡暮雲秋雨夜偏長　次賈至

白水灘頭水勢深千尋秋景照猿吟居人不
管客行惡況復飛來短笛音　次元結

猿嘯風號夜未央蓬窓獨坐自添香蒼蒼古
木深雲暗渺渺空江急雨凉　次劉長卿

五嶺旋繞月再生青山兩岸鷓鴣鳴不勝細
雨衡陽路回鴈峰前鴈陣橫　次韋應物

百丈牽江夜正深驚棲寒鳥戀空林始憐爲
客何如鳥惟有青山識此心　次錢起

孤燈自照影依稀何必江州淚濕衣千里故
鄉惟有夢漫憑風雨送人歸　次顧況

使節經冬傍水濱故園歸去忽逢春孤舟直
向千山外客路誰憐獨夜人　次劉禹錫

山下孤村晝閉門渡頭公子尚乘軒漫漫江
水無端急一曲吳歌不盡言　次朱餘慶

安仁山行風雨作惡疊舊韻

月白天青三百里朔風寒雨忽崇朝更無清
酤酬時序惟有殘山送寂寥谷口黃華勞夢
想空中蒼樹正迢遥冬行天際雙蓬鬢愁對
西風綠漸銷

經吊巖寺寄言奉候費少師閣老鵞湖
公

十月霜風天氣清喬林松栢聲琤琤澄江西
來浄如練遥遥耿澈湖光平龍巖南下何奕
奕萬壑千峰繞巖室靈圭矗矗象昭回瑞靄

祥氛向日開湖上仙翁玉作面燮和玉燭明
春臺春臺
三朝長若此寅亮嘉猷無可擬紫微耿耿搖
星官翩翩儀鳳辭濯龍員頂曉嵩嵩石異方
流夕擁魏沙同魏沙嵩石紛如簇元宰承恩
暫休沐百工徃夢信有徵七聖從游豈湏卜
老臣舊筭廟堂機衮繡東人信宿依偃禾扳
不風雷起
天子郊迎駕六飛傾都人士總樂覩嚣聲引

看公來歸公來歸天下肥大塊陶鎔展革磧
載敷文教日光輝

憩常山

磴道盤回僕馬痛常山向夕息行旗梧黃露
落風飄葉澗碧寒生水滿渠夢入浮雲憐膂
息懶隨飛鳥送居諸西還擬上閒身疏東匯
溪頭學種蔬

廣右還喜至浙江次岑參餞起二首

江上晴雲寫曜暉露華清曉濕行衣客從西

廣驚長路望入東山感少微十月霜風城角
早一川煙水棹舟歸孤帆更爾勞相送明發
山家啓曙扉
風穩湖平水復清高懸天畔錦帆輕四山一
望蒼雲靜萬樹千家白日明回首別離驚粵
夢綠江歌吹屬鄉聲淺才誰擬垂朱紱爲羨
當年曾兩生

宿演教寺訊上人房談李尚書捨宅事

野寺煙霞賞香林鸞鶴來梵輪花底轉佛日

鏡中閑高士新蓮社尚書舊栢臺雲摩輿居
遂共徜日悠哉
曉起登演教寺毘羅閣望吳山雙峰
旭日高城照綺疏丹梯乘輿曳長裾尚平雲
卧[illegible]安石風流樂又踈玉檢朱書連海
盡[illegible]看壁睽江虛層霄極目微茫外惆悵
雙峰古迹餘
臘日雪齋
草閣銀花落垌原玉屑明松峰搖曙色竹嶂

瀉泉聲濯潤披雲墅凝陰散石磴深園欣扣
寂敗屐過東城
奉和老父詠桂之作
桂子影離離丹樓互蔽虧弦收凝湛露輪轉
見高枝大藥還難老長風灑別詞滄滄匯水
上臨月起遐思
懷松篇題贈棐鴻臚
語溪貞松千歲深文章片片皆龍鱗種松人
今不可見南山蒼蒼拂地番長春通郊佳氣

香滿前鬱鬱葱葱松樹邊紅花碧草無顏色
青虬紫燕坐當年東望滄池園綉壁西開畫
閣擁神仙神仙行樂亦如此披圖究在蓬壺
裏懷遼陽之歸鶴采瑶華之旖旎青山何崔
嵬綠水正瀰瀰歲寒結盟兮豔陽燁燁誰堪
擬惟有假蓋團圞蔭山水
詠雪
皎皎素仙家光光堆白沙瑶階疑月色銀漢
眩星華天上琪爲樹人間玉作花今朝姑射

表長楫海神車
元夕月下賞五綵縷絲羊皮燈次韻二
首
五雲烏曜月芳非靄色揚雾散彩衣瑞藻浮
空連漢合瑶華倒影逗簾飛牽花綴棐披丹
壑彩鶴文鸞繞翠微向夕憑軒望佳氣八窓
何處不光輝
百道縈絲紫蔓長千行綠刺蕩山光風傳玉
漏祥雲啓花拂金文采袖香飛寶懸霄通窈

宨層樓綰霧鎖微茫瓊芳自喜宜春早九遊
清虛薦羽觴
元夕後青陳墅橋春山兩昆至再賞五
彩縷絲羊皮燈疊舊韻二首
臺榭參差瑞靄非青華交映蘘羅衣遊魚躍
水蛟氷射學鳥高花綵勝飛紅嶼翠虹相歷
亂瑚窓綺綴轉依微雲披月朗看皆美人巧
天葩競夜輝
寶炬通宵不覺長花間彩色倍生光鶯藏寄

柳千絲嫩蝶胥踈梅百和香細網淺籠星淡
淡輕霙深染月茫茫憑誰幻出偃宮麗簫鼓
迎陽醉舞觴
月節折楊柳歌十三首
春風送故臘乾始初即新坤戶尚自闔折楊
柳韶華未甲拆豈曰計前後　正月歌
春風何彼穠百卉色如染青歸色更濃折楊
柳儀令正芬芳寄言懽莫負　二月歌
春風戀東皇留春不放去飛絮遶金塘折楊
柳爲樂須及時何不日鼓缶　三月歌
夏日烘階除鶯標遷寄葉清陰庇芙蕖折楊
柳槐榆有新結團圓覆高阜　四月歌
夏日采菖蒲浦中鷺宿鳥疑是起醍醐折楊
柳新黍釀玉粱纖纖調素手　五月歌
夏日多鬱蒸道暍不可濟安得玉井氷折揚
柳莫折長枝條留取蔭趣走　六月歌
秋霜薄喬林朱明避青女霜華被素琴折楊
柳停琴望河漢三星挂牛斗　七月歌

秋霜散層霄明月光滿地秀色若可招折楊
柳桂影紛婆娑欲與長相偶　八月歌
秋霜厲重陽儂持黃花酒懽來臭馨香折楊
柳一曲歌未終宛在武陵口　九月歌
冬日繞作寒陰風發如吼物色多凋殘折楊
柳玉關早蕭索授衣知到否、　十月歌
冬日苦晷短霰雪何霏霏凝雲結不散折楊
柳莫學隋堤姿松栢可同久　十一月歌
冬日雖覺長歲序聿云暮懽猶滯何鄉折楊

椰枯瘁寧自甘永夜儂獨守　十二月歌
五歲有再閏寒暑每兩遷萬期邁一瞬折楊
椰屈伸本相推復下還有姤　閏月歌

贈古梅上人賦菩提偈

太始原無始陽華豈有華感前都是寂動定
若爲譁六出涵三極層霄散四花大羨元不
和今古孰非家

湖口曉發贈地仙楊東川

秀色迎星漢靈飈淨蝃蝀水紋連海碧日氣

逗江紅浦樹雲中寄城闉望外遍推蓬看北
斗寥廓見南中

東匯詩集卷之二終

東匯詩集目錄

卷之三

東匯詩集目錄終

東匯詩集卷之三

夢游天台得赤城標海日滄溟吸峯烟
一句縯而成篇

儒爻分南極陽門奠巨埏試從開渾沌支節
布山川八柱高還峻千巖秀且姸赤城標海
日滄溟吸峯烟輿岱籠佳氣瑤琦引翠軿胡
麻應有飳桃實豈無緣靈爽霏天路雲霞夾
石泉葛仙猶髣髴劉阮尚盤旋肥遯誰言癖
幽棲性所便丹梯與青壁乘月弄潺潺

酒家二首

牛飲何爲者糟丘浪作城祗可監三爵誰令
過七行
一醉誇日富昏昏何所之既能淸似聖何用
歠其醨

劉侍御覺齊年兄謫餘干幕職比經邑
中又聞歸慈湖春日載陽詩以訊之

朔風吹雨入餘干雨疾風顚道路難擬向淸
霜廻白簡忽傳玄節返滄瀾行行驄馬馳歸

[...]燦神羊挑別端夲喜陽春還有和好憑
扣寂一彈冠
春日放舟登曼山尋白鶴仙人棲隱處
過范蠡載西施所游臙脂灘
二月春輝啓群峰麗日開芳溪廻島嶼畫榜
儼樓臺鸖羽雲霞馭臙脂錦繡堆好風餘幾
日莫惜手中杯
杏山歌
君不見東方歲星燦盧山華實照爛文斑斑

三玄六出沃五色白沙翠英紅復殷偃之人
兮誇董奉乾元遺有陳翁種犄犄懋艷發彩
芬參天舊幹新還拱我曾淄灘絃下休調絃
鼓琴日翱游親覯於菀護神穀多者如京少
者逐毓靈産異翁何心報瓊咸須陳南金南
金令問重南斗南斗杏樹寄於非令茲增種
十萬株全湖賑貸無貧痛
故園夜飲奉別諸游好
晝短憂偏促宵長酒更賒月華燈共燦霞彩

[...]交加巨濟慚爲楫初衣喜及瓜披軒迎竹
氣遶席拂蘭花旌蓋松門駐簪裾薛幄進薰
風轉絃管湛露潤窓紗良馬誠何界羔羊賦
委蛇塵洧仍欲報魏霍敢言家
三月三日登虎丘
浩劫春雲往靈池劒氣雄蘇臺臨虎墅吳苑
控龍宮眺遠千峰小升高四海空覇圖看寂
寞禊飲任兒童
游萬笏山謁范文正公祠
山秘賢人像鄉稱義士田儼然歸洛日猶似
去吳年端笏疑鵷列披雲覺洞懸地因祠益
著勝跡溥壺天

觀畫中山水詩
晨興爽籟浮逍遥儼行游高堂眺層霞曲氾
臨廻流偃蓋摩紫霄巖椒夾丹丘光昭白日
麗林巢復焉求披圖適舊想神理超前脩
烏棲曲登吳臺作
碧玉堂開金作鋪朝陽彩颺三足烏北斗横

天月其半盡夜夜朝朝此中宿
盤龍㒇幁鳳凰衾玉面丹脣綠綺琴一夜千
年猶不足陽烏何事暉曦旭

携手曲

君當大堤上繫我雙明珠流麗耻巫神窈窕
比洛姝嚴霜促韶律彫殘葦與蒲褰裳冒遠
涉綦縞甘如荼

偕朱武進雲崖兄游吳尚書山亭二首

結駟城中發韶年野外求鶯遷標遠嶂魚戲

狎輕漚林即雲烟窟山疑崑閬丘花渠兼榭
堰物色總堪畱
峰霞調玉醴軒蓋動卿雲舞鶴新裁賦流泉
古瀏文探幽飛樹出徙倚夕陽分願以東山
酒招邀月作群

江上

江上傳山色江流屹有聲流文蕩遠水返照
落孤城淩霧籠湖樹凉飆動石鯨登樓迷所
在回首仲宣情

惠濟祠臺上望月次韻

乘春登寶地帶月上瑶臺河漢晴光合山川
暝色開沙鷗翔渚曲野笛起城隈潮落風波
靜漁歌返棹來

讀兵部唐少保漁石公西征紀行集詩

丈夫挾飛劒雄鍔閃文理天地捲朔氛陰沙
脂遼水按劒風騰只風逝光萬里濛濛青海
湙旄頭月未起虎韉蒙龍媒蹻捷忽如駛倒
海蹴崑崙疲蛟匿波死鬈胡慘不驕膠折秋

草裏輕車窮塞垣武威照行李明明野馬川
一舉空祁連小旗懸樓蘭大旗懸左賢朱綏
結金斗赤褭服寶鞮振旅皷淵淵凱奏王猷
宣燕饗彤弓篇古來共知然

阿那瓌

蠕蠕主匈奴燕支限區域冬則徙漠南夏則
居漠北

和周學山都諫詠芍藥

朱砂玉版姸華歇紫寶金囊次第開清禁由

來三閣重嘉名若為四公栽翻堦燦燦祥風
韡荷澤盈盈宿露培芳氣未應虛浩態仙宮
猶許楚狂來

春日游錦衣鄭將軍山亭分韻得逞字

詩

春日佳思多原野鞥坱靜睠玆古豪彥清夜
燭猶秉素心比朋儕逵曙出東省路經紫芝
田田水碧嵤嵤將軍文章家欸我一日永脩
筠披惠風芳荳發新穎強㣲落逵鵰俞矛揮

倒景各各樂相樂良辰迅如騁相持一尊酒
嘯傲復耿耿耿耿意所申逸響激楚郢高舉
謝世人紆轡不可逞

都督府會武宴示諸將校

瓊筵翼翼湛瑤巵
帝命元臣叶百司白羽雕弓開俎豆紫文金
鎧列熊羆藩垣為許當千里屏翰行看爭九
夷三錫師中良未已榮陪終宴媿師資

何當行

瓜生日冉冉瓜葛自相樛株蔓非合懽倚結
如有求

閏七月七日

奕奕前蹤駕玉軺昔離今聚有雙宵明河斜
照臨華寢彌月遲心屬逝飆魚鑰再開龍鳳
闕天機重罷錦雲納寶章不慣将相報瑤瑟
終當隔歲調

題水東便面

瀰瀰滄流映旭曦震維青嶂向風披一經滌

德分更乂五字英材擢未遲相裛秋林露湛
露平臨春野颺晴颸瀛壺萬里雲煙起漭沆
逶連護碧嵋

玉簪花

涼颸吹秋百草黃玉簪的的瑩暉光趺梅攤
雪猶輸潔叢桂迎風總避香白鷹帶霜疑委
羽素娥乘月競新粧不辭采纈紉幽佩巡遍
東籬到夕陽

長安中秋次杜韻

六營蕭蕭出武功高懸明鏡麗天中西山北
海餘清照玉蝀金鼇更起風綺席雨歌疑雪
白御溝分水見流紅人間朝市昭回地竊幸
輝分鸖髮翁

十六夜候月不至次杜韻

亭亭秋日向人斜此夕心猶捧月華路杳不
聞吹鳳管雲深何處覓仙槎夜珠肯照沉灰
劫滯客偏驚永夜笳迥立庭隅淸漏歇紛紛
丹桂落天花

十七夜得月次杜韻

隔夜朣朧輝遠山虛星還在有無間風飄露
湛芙蓉闕霧濯烟流虎豹關渺渺銀河懸象
緯光光草樹淨天顏秋來明月留餘鑒直數
池頭紫鳳班

秋夜

明河寥泬爛圓羲隱見流暉列宿移綠葉具
腓凝湛露素商催節變柔枝薄雲翔鴈嗷嗷
迅向夕號蜩嫋嫋遲引領末光光漸減曲旁

瑶席坐相思

箜篌引

狂夫何白首披髮投亂流有妻止不遑褰裳
涉深湫滅項不得渡啜泣悲沉浮霍里有子
高晨起刺河舟感結傷腑肝還語麗玉儔潛
然淚如霰聞者聲啾啾寫心傳麗容淒其奏
箜篌

兀爾青松下

兀爾青松下悠然白日遲披襟看物外削石

劒雲涯偃蓋團新幄喬苓結故枝風霜楨幹
意莫負　聖明時

奉天門讞獄

帝舜明刑日臯陶讞獄時雪霜成雨露生殺
總恩私欽恤眞無極矦明識有司上公評肺
石　睿命出丹墀三奏通垣掖千門護鏑戮
貫城揚瑞靄犴狴溥仁慈好德神融乂民心
洽在斯佇看刑盡措垂拱頌無爲

郊觀齋宿

初陽迎北闕大饗報南郊雲幄開黃屋霞尊
藉白茅萃牲騂作繭罇鉉玉陳殺齋戒心如
洗天王屬泰交

郊祀歌

紫極擁青壇精禋設大觀星驅扶日御月簒
振雲輸陟配昭三后寅威列九官受釐良有
慶王餕賜餘懽

慶成讌

奉天尊俎珮珊珊文武樓高霄漢間北極采

雲翔鳳輦南山祥日耀龍顏寰中冠冕通雙
闕海上風烟淨百蠻喜奉陽和承鎬讌遂歌
天保從仙班

元日出　大明門口號

瓊殿三朝闢四門遲明燎火九衢喧宵嚴羽
衛森相向雲切儲胥擁若屯翠栢紅椒歌萬
壽銀幡金讌競初恩犖瞻象魏天文麗共識
韶年荷澤繁

太廟候駕即事

帝子龍趨薦寢園翠虯黃鉞駐垣門大官六
膳瑤羞集廣樂三天典禮敦后稷陳常思烈
祖文王駿惠篤曾孫仰歌清廟瞻於穆肅肅
雝雝比釆蘩

上元

玉殿傳柑節都門儼晝游歌鐘喧碧漢舞穀
擁華輈龍戲攢星閣螭騰宣德樓芳宵喜無
禁明月正堪留

春日游邵伯東莊

策馬歷芳叢晴雲繞碧空山臨金閣迥水向
玉河通韋苑歌留席稽亭舞逐風王枚偶軒
蓋勝賞慶時豐

扈從耕籍

蹕蹕祠官備物陳占祥太史告先春鑾鏘大
輅蒼龍下穽縧虛壇碧草新日晃青標千畒
震雲移紺耜九推頻靜嘉籩豆歌田畯明受
康年饗百神

水頭漫紀

雨霽沙平城外路望窮千里弱雲收馬從高
隴風花捲人過前溪草樹幽爛熳海棠多谷
口龍蓯山色到壺頭野夫自信幽懷愜趺坐
孤亭看水流

奉謝元輔序翁少師李閣老惠象笏

樞掖調元日台衡叶宰司魚湏承禮遇象笏
濫恩私壇上眞周旦圭傳擬孟岐非才慙對
命何以任書思

晩過黃金臺

尊酒同朋好邀春易日沉山原歸路暝村徑
野花深草合新無地臺荒舊有金何人自愧
始心惻爲知音

遥同范松崖見一軒次韻二首

初衣都不染緇塵散地生涯只此身朱紱玉
珂疑隔世紫芝瑶草自長春尚玄獨有雄高
枕守黒寧無翰卜鄰寄報車徒雲擁者松厓
風月屬高人

高人蚤歲傍風塵志屈經綸遂乞身中散衣
冠誰得似柴桑墟里獨成春標雲野鶴無陪
列矯翮冥鴻孰作隣紅旭碧霄孤卧穩疲驂
長道竟何人

酬順昌尹魏石門次韻

石門蓮社老徵君野鶴昂藏最出群三黜未
應回直道雙鳧久矣別浮雲溪當橋峙還成
鎭樹擁樓居總至文緋訐停橈問奇者時從
亭下獻香芹

贈東逸

蒼蒼東谷何寥廓逸子巢居懶自任白日中
阿昭廣漢滄洲佳思適平林靈溪晩汲甘肥
遯蘭汜朝臨洽素心延露由來發高朗餘哇
清徹麗瑶琴

溪雲歌壽司寇南溪張翁七袠

君不見南溪溪上白雲司英英郁郁昭遲遲
洪攄神景觸膚寸崇朝元氣融霄逵金翹擢
性總寥廓盈塞上下無差池九天明明協瑞
應五色煥煥揚陸離車渠縟文不足數太清

甘液流無涯朱絲亂紀漂玄篇雄虹押獵蒙
蒼漠四方漫漫具大雲卷懷膏澤猶蕭索開
神潤化誇櫻寧戴華結綠清如昨玉葉氤氳
護柘林栽冠崔嵬等嵩霍五臺檮蕙兼滋蘭
叒岫駗虬還奮鷁五臺叒岫樂事多凝瀾澄
瀋槃之渦漱丹瀨而玉映順黃崖之金波浮
雲靑靑龍作馭閬風只尺軒軒過天墉萬里
構三曜中有玄圃芝爲禾伐禾充糗漑玉釜
輸菌紫氣紛然羅乃知南翁降靈日文昌太

微璚玉室東箱西櫺絳綃集沆漿瓊髓肴非
一卞溪澤父趨賓筵左耏封兮右偓佺招搖
璇臺挹藻篇汲纚羽蓋飛瑤泉橋雲娥兮旌
旋奏陽阿兮淵淵薦桂醑兮叕叕搴霓裳兮
蹮蹮送朗月兮萬祀引清風兮億年九河汜
汜五嶽小若華睎髮蟠衣縹錦書雲字不待
編古稀遐紀眞看少眞看少請君矚視三山
表從玆平格與天齊班麟赤鳳振振燁燁千
南溪溪流清淺還成蹊超然無反長若斯

松崖吟壽范邑博先生七秩

栽栽崑崙崖亭亭徂徠松松柯清漢接崖頂
赤霄通上有積翠窩仙翁巢其中朝飡三山
霞夕馭五雲車南極開瑞檢太乙呈精華貝
殿瑤宮互蔽虧珠簾金榜特相宜璚筵四座
啓玉齒粲然朋好皆仙姿兕觥獻壽稱無疆
堯年舜日懽樂長歲纔七十殊未央飄飄靑
鳥海上來紅光紫氣紛徘徊虬枝鱗鱗肅迎
立層巒奕奕披雲開口 啣度索蟠桃花陸離

照耀仙翁家彼桃之花嘉韡韡還看碩果森
如麻三千早熟松之崖松崖桃子映雲日持
贈仙翁候顏色

為張淸遠寄壽麟竹五袠

嶰谷分淸浙上臺猗猗蕭灑軼氛埃隔溪廣
蔭乘風布別院飛來伴月來石室鳴琴靑嶂
合霞霄散彩翠雲開期頤此日還重數更結
喬松薦古梅

贈徐鵰汀

皦皦儷鶴玉作衣悠悠汀渚本忘機雲行雨
施祥氛慶溯潤天長瑞羽飛西省華經開祚
流南州高櫚借光輝飄然天壽應平格騰氣
天台觀不述

游仙 四十

青谿遠引綠蘿重馭鶴乘風邁角龍靈液沁
崖揮玉竿逸塵飄潁棄金墉星明拂漢騰丹
影翩迅凌苔側素容娟娗撫徽揚妙曲珮璟
清露月華濃

四月既望翫月池上樓

孔月臨高閣神飆散曲臺樹搖黃鳥起簾捲
碧雲迴南國空穠李西園長綠苔願乘列鈌
景馳彩入蓬萊

征婦吟

南樓頻北望東日亦西流何事良家子終從
絕塞投寒雲迷鴈翼孤月絛鸞裯塵色銅鞮
暗何人萬戶侯

戎葵爛開風雨驟作愍而護之

播陽榮後圃明月耀孤生昴井歸元灝東方
吋令名風搖花歷亂雨打葉縱橫衛足還凋
晚豈條護錦棚

竹

嘉竹挺純姿叢嚴裝向葛陂龍吟裁勁節鳳集
舞踈枝瀼露豐還浄經寒介不虧伶倫如可
作逸響自爲奇

題贈朱友松

朋好時延賞喬松愜所期倦游依石磴列藉

俯文漪鶴舞風前蓋雲歸竈外簃還看西堰
上苓子結新枝

題威震朝綱圖

浮雲開度索旭日起蓬萊砥柱中流見狂濤
極岸迴翹翹裏勁翮矯矯斷霜臺萬里飛騰
遂誰能復爾猜

竹蘭爲張子賦

翊逕三阡闢原堂九畹羅紫莖芬隱谷綠葉
挺中阿雜卉叢叢伍嚴霜涅涅多芳香應不

攺紉佩聽虞歌

謝顧怡菊惠席

日暮芧葭席陰常杞椰從虎頭多麗飾麟霧
燦丰茸采散蕭池碧香分蘭夜封大夫非論
勝八九媿殷重

有事南郊宿天壇贈掌壇禮部陳侍郎

元始畢瓊素靈寧鬱紫清星占櫂太一氣祖
本無生丹禾年應積神啚世自平三光寧有
象四蘂瑩難名實地陰陽合儀曹日月明五
雲環北斗十柱扈南城玉殿排雲出金樞列
宿縈齋居非漢畤端拱屬虞衡碧落遺珍籙
青林透玉京天門開晃朗霞馭煥崢嶸卿佐
官非濫皇人道已成啖花原木直掌火即陶
正帝軒如有問大戒好持盈

圜丘陪祀

肆類飈熛泰一壇丙鉏齊駕女牀鸞雲和六
變金支閃雷鼓初成玉露溥百辟分霄環紫
極崇牙樹羽綴華冠五精咸秩炎場下純嘏

穠穠錫未闌

贈上虞車聽山

白山當紫巘高卧向丹梯獨守玄玄節誰論
赫赫珪水生魚在藻雲煖草平谿寂聽無聲
處閒花落滿畦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夜夜憂相憐朝日還看鏡容華
不借年

贊玉川歌

君不見玉川有水凝如玉五色成文輝郁郁
長房開第已百年祚胤森森盡英淑餘波衍
派流青春昭朗澄徹無纖塵瑆堦百道映九
曲瓊樹千章接五辰我曾川上同尊酒倒挂
蒼天傾北斗銀潢滾滾萬里來瀉入胷懷復
何有皛皛高浮薄日廻回流直繞黃金臺臺
中有客號知已爲我口吸長鯨杯閑從綠池
看洗馬驟褭空冀非凡駘流星飛兎擬齊足
川光清淺輕蓬萊

白牡丹移栽花遂瑩然友人就賞二首

仙館多琪樹移花向草堂商姿傾魏紫白貴淺姚黃玉露零瓊液晴雲照淡粧幽探迎遲景高興引瑶芳

皎月綴玫瑰新從群玉來夜珠疑作魄璃羽掭成杯銀燭明歌席霓裳上舞臺神仙莫染汚造化有栽培

詠鶴二首

皓麗飈雲裔蒼茫入網羅窮天負遐矚矯雪自長偆鷄鶩群棲久軒車冒寵多惟當振六翮延佇眷山阿

山阿本丹穴江海嘒長風一舉游千里雙飛見八公雷門動靈岳洛浦駕仙儔別有吹笙客相邀向碧空

賦懷蕉

巳矣種蕉人空悲蕉獨新死生俱是夢舒卷別成春黯黯渾風雨遑遑多苦辛有懷誰復寐悽惻百年身

閔雨

遠漢雷聲薄高林雨脚懸陰雲連絶壑晃吹接浮煙鴻鴈悲飛重鷗鳧引浪偏遥憐涇輿渭清濁共洄洄

詠舍弟東沙新居次莫年兄韻

東沙沙碧瑩成文旭日滄源護錦雲系本逍遥分卜築氣連邁軸互氤氳柳揺白社千條蔓瓜衍青門五色紋宅擁龍洲吾所愛風翔鴻翼爾能群

方澤陪祀

靈祓祁靈泰祈時亟鐘八變假遲遲誰論雍畤三年祭共哂汾陰六綵絲萬里長風吹太簇千行凉月舞咸池霏霏錦靄仙臺外冉冉豐隆護玉麾

中秋集諸苧村法曹宅

寒光出海四天明委地金波畫不成虛碧千門流錦彩太清雙闕發晶英玉盤有露裳瀛洗銀漢無聲列宿傾倚杖臨風咲天柱此時

人世勝瑶京

長劍篇送沈建水次蕭梅林太守韻

十年磨劍風嗚嗚斗文錯落飛長途都城百雉重高價金圭十貝輕操觚精廉銑鍔薄文趙湛盧靈氣吞僚吳發㕤焞燁洞相照芙蓉初日明澂湖

鑑湖篇贈居亭主人

君不見澂湖西來碧如洗含空朗鑑無纖埃彤雲斐亹綺繡嶂皎日烱晃金銀臺瑞芝森

挺蕙風凈醴泉涌溜陽渠開臺端僑居有豪客躡嶂逾平從甜息手汲靈湖飲上游五蓋盡發神光浮仙都璀璨夾琪樹桃源炳炳相爲儔翔鸞翥翥何錯落鳴鳳雝雝互揮霍亦霄碧漢輕飛流方輿何必尋丹丘悠悠一濯蕩煩想福庭此亦蓬瀛洲

莫相疑行

莫相疑里中兒人生好惡爾亦知爾昔饑寒趨道路錯莫悠悠人不顧躑躅吞聲困草樹

跛足鞶牛慘同步一朝攀附庇天宇自夸金多健如虎王子公孫日旁午妙舞清歌無比數翻嫵子雲空讀書何如躍馬鳴前驅須臾金盡還蕭疎爾更倀倀安所如噫吁嘻爾更倀倀安所如

秋夜曲題白下㕵

臺城宮渚盡蕭條六代韶華總逝飈煙雨滿天深夜靜野烏棲處正嘵嘵

慶范松崖得妾舉子詩

投簪媚賀監高尚抱任公游眺松上崖緬邈松下風暉映雲日鮮清曠天月融喬苓鬱龍蓋五彩紛來崇馬星方烱灼燕蘭正茸葱珠明與玉峙犀紫兼麟紅昂藏當康紹昭朗表渾戎賓筵富弧矢台背殊未窮

舞媚娘

永徽重藍處煽燄干紫微螮蝀莫敢指皦日東光暉瑶臺蝕舊月玉殿曌新幃華燈蔽珠斗連綱晻金闕眯眯舞媚歌玉樹真依稀

楊柳枝詞經友人故宅

濛濛春雨送王孫濯濯柔條返照昏繫馬午橋臨欲發不堪回首故侯門

會同館觀西域獻獅子作

百獸來馴日寰區萬國寧書文通鳳穴冠帶襲龍庭方物陳王會條支屬使令至仁柔暴戾重譯統威靈產自西洲窟毛呈北斗星目光瞋電曜聲響震雷霆食豹無能觸如麟有異形巴蛇歸踐藉隨兕覺伶仃從化雄心斂依仁猛氣屏奇觀欣六擾率舞向明庭

寄題月泉寺次郭龍岡中表

山中竹樹倚蒼蒼別有幽巖帶草堂飛錫風搖青色相濯龍雲映白毫光瑶池隱隱流金砌天漢冷冷寫石岡一葦清虛如可濟年年願以奉周行

贈古鄞后隆山陳靜齋

后隆高峙赤城邊九氣縈輝入甬川甬上結廬行轍遠城頭邀月曙霞連琴書半榻惟淵默身世浮名獨草玄欲識樂山饒樂事居年松竹靜中緣

詠酒瓢

佳客分瓢飲初筵綺繡開不甘從許棄寧比伴顏回進御非匏繫欣承得玉杯帝漿盈不溢造化有深培

猞爽虎力妳翁跳梁肆孽司馬王公宗伯夏公奉　勅宣示恩威猶儆蔡理卿詰邊勘訊事方杌桯時乃偵諜其故執言摘伏遂用輸款簡兵曹王東崖王蒙岡項既東華鴻山盧文溪楊次村諸寮同志者

廟筭隆三統攻心御九邊胄持司馬法奚有壯猷宣神武憑柔遠懷來道欲全虎貔看翕戢鷹隼總連卷破虜威明播和戎俎豆專黃琴聊復倡瑶胄底須懸偃羽輕戡剪休兵漢凱旋無勞歌駟牡共喜啓賓筵屬國消烽火陰山徙控絃大明開普照小醜敢遷延古氣

乘朝洽祆氛入夜捐策勳堂陛上何事勒燕
然

賦得蝴蝶滿園花

翠鬣翩翩去紅衣欵欵歸從風花出沒映日
影霏微嘉卉偏相並芳叢每共依遽然非復
夢猶自逐雙飛

螢

風雨凄其夜宵征爾獨明移星從腐草飛電
起丹英麗照慚暉耀增光擬太清賢臣雖在
晦期與表忠貞

鑿井

洞玄開伯益東宿表靈先瑶甕龍騰激球欄
翼綆懸五材資冽食七德瀉澄鮮帝力吾何
有機心早自捐

贈學僊者

玄真含九鼎精氣貫三光道引居魂魄靈根
固命門玉妃開簡授金母邑雲翻永願依龍
轡倘徉入帝閽

學古思邊

隴水流嗚咽隴樹何蕭蕭馬跡上隴首凍石
雪不消陰沉瀚渤閉泱漭雲何彰天山那可
極玄漠萬里遥合陣驅窮磧歸心逐逝颷何
當宗子城羿律凌赤霄幽陵偶祁連無事勒
燕然坐使風煙改氛祲靜河海干羽舞兩階
長歌抃千載

駕幸清馥殿紀事

昭代隆文命中興屬

聖皇華林輝綺樹馳道控雕房八表同書軌
諸司盛服章元寮新允錫開燕頌時康

西蜀進白鹿詩以紀之

皇明盛烈表休符獻白金方上玉都呈彩素
毫奔巨闕應畜霜毛朗天衢乾坤合德徵祥
瑞聖哲流名著典謨相慶瑶光長照耀六飛
神駕用三驅

寄謝蔡青田惠鶴

青田携惠碧溪潯素羽廻翔紫蓋岑入帳定

應還九轉膻肌寧比准千金曾鬧振迅依吳市喜見差池逐晉琴若使鸞凰能接翼肯將奇觀等凡禽

觀鬪鷄

玉瑞金骰勢飛揚意氣相傾欲擅場帶勇翠冠高峭峙驚群芥羽煥文章風奔電掣還雷合鳳翥鸞翔更隼張頳助貍膏看戰勝雙翹流彩粲朱光

戲詠喜鵲離巢出浒者

背歲開巢識自然登春應在未風前會須抵玉心常駭何事塡河力不堅採粟環丘寧有望繞枝三匝竟無眠難憑聲喜干時喜好避新田返故田

偕考功郎吳石岐燕祠部陳后岡邸舍

問訊令撤少宰董中峰座主

中峰門下兩門人玉潤欣逢玉樹陳門對南山光景別樹連東闕露華新春官俎豆三陽麗吏部文章六御均仰止南天瞻泰嶽嶙峋冰骨評風神

題贈黃山焦憲伯

崖巘懸千仞岩嶤接兩京降靈通虛氣仰止協群神雲物由來護兒童盡識名山頭別有趣霞彩照吾纓

秋日送友人還鄉

南客經行處西風吹早秋丹楓依古寺白鳥下滄洲天迴山容麗江空樹影浮鄉思正寥廓那復送歸舟

棲烏曲次陳江總韻三首

新花菡萏明雙桃花香百和飛虹橋七十紫鴛共來去照陽戲樂自初曙

五雲簇錦覆棠桃英英煥采度藍橋不須寨裳畏不去天河未落猶未曙

蕙蘭作楫桂作棹玫瑰爲舛瓊爲橋西施不逐五湖去繡幙金屏豈知曙

永明樂

靈鳥欣比翼瑞樹託連枝君子諧夙好永願

原缺第三十葉

刀錐空瑮瑮抗言所好在拙閒拙於馳逐無
強顔閒中光景得眞趣冲和獨抱如儛褒儛
褒有藥通妙術一七神樓療奇疾種杏人家
庭且多門前杏樹何其密顧余孫枝日繁衍
藥餌時時嘗一臠總是吳門種杏人杏花燁
燁齊如剪

曉雲歌

君不見巫山仙子登陽臺五雲散彩青天開
扶桑燁燁照玉牖隔幌玲瓏昌至哉昌至哉

空濛萬里乘陽來洛神如龍差可擬江妃解
珮相徘徊朝朝行樂消盤上登徒宋玉何疑
猜高唐窈窕正通夢曙烏莫向宫前催

採桑度

春蠶寄於麻夏葉恐不長遠揚未可伐蠶多
何以養
養蠶化成繭接繭繅作絲與郎入市賣官稅
輸所司
司稅輸不足轉貸期再育徒勞黒瘦盡敝袴

不盈幅
袴幅無所改繡襦爲何人攀條對樹泣敢怒
不敢嗔

偕葉桐岡司徒遊香積寺次韻

匝地桑麻一逕通高樓鬱鬱度昏鍾小橋暗
水還春色隔塢幽禽向晚風斷碣有苔封古
篆殘僧無語到仙踪尋芳不厭山城暮淡月
和雲上海東

王節溪陳野泉吳南岑諸寮長邀登月

巖道中口占

山迥晴雲萬里開山靈應識我重來亭亭黛
色喬松立鼎鼎湖光晃徑回瑶草軟鋪侵兩
屐錦帆遥掛傍層臺使星幾點明南服宴樂
還邀月作陪

登寶叔天然嵩畫閣次劉梅國司冦韻

壁立緑溪路晴湖日午時雙魚吹浪細孤岫
倚雲危梅眼窺春早蘭香入戶遲悠然忘物
我把酒坐題詩

送鄧東溪經府揚州

紫闕新承命烏臺舊著聲千旄開宿霧古道急上程暮府清燈夜江陵故友情觀民須極目莫遣虎縱橫

悼洛陽陳司空君輔老先生挽歌

夫子爲邦日崇人重去思甘棠眞勿翦萊竹忽生悲洛浦含遺靄桃蹊感故滋儀從黃鶴伴神與赤松馳正氣歸元化豐功貯口碑驚心萬里曲潸涕失師資

哭蓉川齊憲長老先生

初秋芙蓉本未老何事嚴霜夜薄之鳳凰橫絕返南服麒麟徒出泣西垂精光散彩射天地雷電騰輝喪履綦桐城梁木嗟頹壞豈是牛山哭所私

壽松軒八上人七袠

矯矯惠休子莪莪青松資京 風舞虬龍好月當軒披誰能偶曇摩泛海時浮沉還從王子喬飛錫翔鄧林我昔學文墨潛幽卧山房鎖

我以十紫佩我以雙璜悠悠玉京春十年見無因于今忽古稀逍遙契天真我有赤玉案持贈何綢繆賓筵傾庾豆皓歌空十洲願駐西馳景百年以爲酬

東匯詩集卷之三 終

東匯詩集目録

卷之四

東匯詩集目錄終

東匯詩集卷之四

臨高臺

臨高臺四望平八門洞啓海宇清謐駿有聲烝哉成東西南北思鎬京鑄禹乘龍令我王肅駕會蓬瀛

同刑曹潘笠江趙甬江詠壁上松

畢宏韋偃盡本奇高堂咫尺參天枝徂徠直下一萬里白雲渺渺遥相隨安仁雄詞善摸寫洪濤滾滾飛天池良器由來有健筆筆端

造化生春姿二妙高風號雙絕歲寒我亦心如結挺挺霜飈任撼搖龍鱗鐵幹無摧折願向明堂頌孔安天長地久看清節

關山月

單于遠絕塞獵騎月邊歸青海碧雲斷白登黃葉飛光多探虎壘霜冷濺龍旂萬里皐蘭戍明明耀武威

銅雀妓

湯湯漳河曲峩峩鄴道傍覇圖爭草創遺命惜分香歌舞空華屋松梧今洞房西園没無像明月自蒼茫

題舅氏沈公菊莊詩

日余稽往隱藝菊垂芳聲秋光朗四宇蘂芬終不傾東[illegible]伯舅氏養德乃逃名朴閑篤惠義[illegible]無將迎曠視千古前引滿浮落英咸[illegible]本肱視延嚴習蚩氓北海懷秘術生意噓枯莖無爲故無累逍遥以終生

錦衣邵栢崖邀同趙法曹自西直門外

躍馬至水頭望西山之勝

崑崙西來萬里長龍翔虎踞摩空蒼七萃雄嵩奠宸極萬年瑞檢開文皇三光順動馳道上萬象欣承繡陌旁寒威早向都城盡春色先從御苑揚秋卿署本陽和部戚畹瓊筵閬風圃暇日邀賓過水頭牽出騏驎逐風舞一疋綠離一疋黃項刻千里行無彊金鞭玉軸何照曜儼如天駟通[illegible]光世際雍熙無所事瑤池跳躍鳴圭璋貳[illegible]

莫問西征路宛城今已獻名王

懷儛賦

鳳凰承旂海上游僊之人兮驂玉虬少皡梁
津兮龍婉婉豐隆總轡兮鸞啾啾濯洧槃兮
騂髮拂若木兮銷憂左結隣兮右屏翳前商
摯兮後咎繇嗟容成兮咄浮丘陵陽洪厓兮
眶我儔登帝閽而延佇何雲霓之緯繣而靈
脩之攺求咤鴆鳩之佻巧兮恐荃蕙之不啚
誰令九門啓閶闔兮白日下照精誠合明明

瓊瑮披彩氛兮剡剡瑶車奕璇蓋齒音凌霄抗
跡心搖搖兮凝神彌節風颯颯手把芙蓉兮
八翼翔夕玄圃兮朝扶光周覩上下矯余飾
三時大咲歌九罭

月下聞簫詩

稽心感良時甜館驪嘉月清景散幽蘊山椒
布突兀肅肅靈氣動喤喤危聲發雍雍混笙
篪颸飀聽未歇豈云顏成游天籟徹貝闕餘
哇鶴飛翱絶美蟾欲没積素落穹漢夜河坐
超忽野音世匪珍由來貴於越儀鳳事已久
天空彩雲揭苦志値塞商凄歌嘆玄髮

戰城南篇喜何總兵卿平川夷作

戰城南鐵騎驛雷鼓四震戰始酣雲屯電閃
虜酋揮霍壯心平劒閣長劒騰飛斬綮蒻龍
烟沕沕畨梫顯顯元兇驚内潰大首馘金函
御天威先天天弗違王業振武功載綏文德
順赫赫明明錫祚胤介爾景命景命三比隆
來儀鳴鳳樂覯飛龍

題中表沈介軒椿桂啚

君不見燕山竇曄曄喬椿靈且壽篏林蹶石
紛陸離聲名動天誇宇宙移向長安中表家
宛然黛色參天秀庭前五株丹桂叢玉梁散
彩招搖東玄泉下潤雲煙碧甘露上瀼何莘
莪岱宗四萬八千仞太丘功業期相同我向
天門謁聖人翱游親覯燕山椿赤豹文貍互
隱見紫花果實猶稱珎訪古時馭飛龍馬靈
波殿前昆明下桂澭彪軫楊芬華飄颻鸞鳳

如相逆誰將寫入丹青圖皎若閬苑之阜塗
石中煮髓盡可食流霞引月斟醍醐分曹酣
暢發高詠敲金戛玉相懽娛佇看流膏功仙
夙五良文章光炯炯明堂宗工接隆棟日見
新闈出輪迴會訪扁舟賣藥人半生傲岸凌
霜顏携手吾兄闇河北高揖韓生接雲挺翻
嬿鼻息吹虹霓英風郁烈天爲齊

奉題天官冢宰誠翁齋

吾愛汪夫子肫肫靜以虛兩端能執善萬物

莫非予恍爾神先覺充然樂有餘佇看均四
海致曲化何如

送門人陸錦衣贊畫軍門

虜騎侵河北將軍出漢南黃塵開虎竹赤電
擁龍驂海月清於洗旄星慘欲揩功成奏
明主衛霍爾何慚

送中表弟郭夙赴臨安府推官

滇海雄夷落昆明壯郡樓建隮朝鬱鬱洱棹
日悠悠我念非輕別君行本好脩刑人未有

遥敬典儀康侯

七夕有懷

玄閣升新月斜輝徧大荒七襄空杼軸中夜
限河梁露灑弦還濶風飄桂欲黃翹思托形
影靈漢永相望

偕儀曹大夫陸石谿田豫陽屠漸山東
城錢南儀曹大夫張東沙

東西浙産五男子南北儀曹四大夫禮樂文
章當　聖代衣冠尊俎列城隅飄飄雲旆連

宮闕表裏郊筵帶里閭入望奎星占聚井爲
飛璟藻抗前驅

闕下率百官候除命宴光祿四首

端揆扈晨蹕特授國之鈞會極簪紱合敷文
禮樂陳疇咨堯典舊稽衆禹謨新繆此徵人
傑良哉獻帝臣
文殿含光啓群材布庶官臨軒申教命旭日
集鵷鸞廣宴縱金勝知人報玖難佇憑清廟
畧吾拱萬方安

掖垣通禁籞瑣闥引文雄濫玷恩逾叶連騫
禮並崇池粺明五鳳闕影粲雙龍濟濟趨陪
日鏘鏘詠代工
玄德垂三統車書總一家台衡屬昌運雨露
浩無涯辨物班天秩人文應國華御筵承寵
渥宸酒錫流霞

湖山春曉送朱仁墟入試

湖山環峙百城頭玉宇瑶宮搆上游韡韡靈
璈飛鷲嶺洋洋丹液寫龍湫風雲在望歌莘

食霄漢乘春起壯遊棟柱明堂知竊幸文章
先巳露神州

題月桂圖二首

萬斛香芬襲紫檀東皇初御鬱金袍蟾蜍輝
映先如玉清府霓裳止可操
秋花秋月互鮮妍兄足仙蛾擁玉鈿十萬丹
梯歸躚步霧鬟雲鬢奏朱絃

贈李闕齋先生遷壽縣縣博

峨峨闕里切明徵奕奕龍門屬李膺桃杏山

來多景色風雲郎此會飛騰菁莪入泮擷
日鼓瑟升堂集遠朋好向河間開絳帳爲觀
文獻翊中興

寄贛州賈太守實齋年兄時從雲南姚
安調遷及之

十年抗節白雲司屢薦寧如此一麾定是蕭
朱生蹭蹬翻令鷄黍有差池滇關不枉三秋
涉車莽由來七日期爲報洛陽才子道絳侯
今已結新知

送太僕卿端峰邵公得告歸養

伯冏辭丞弼交脩少正臣養痾非抗節戀
主欲存身制下儀遠羽恩搏縱鳌鱗雲霞開
綠野松竹避緇塵黃陸藏書舊玄墟煉藥新
明農周在洛樂道尹耕莘蘭氣薰山澗梅香
引沼蘋紫微昭　聖藻黄閣待絲綸東觀推
賢久西垣聽履頻風雷還有感樞掖詔朝紳

送舅氏沈靜山司教進賢

春日遲遲文水平春風細細錦帆輕西江桃

李新成列東浙文章舊著名草色含青經花雨燭花分漏照長檠盤飧肯厭無粱肉小苑朝來苜蓿横

題張源泉太醫雲山采藥圖

山雲青青望不極山松黛色參雲齊千行虎杏金爲幹九畹神芝玉作畦恍爾龍光靓丹蹻倏然天風吹紫霓世上疲氓屬匡濟門前徑路總成蹊

秋夜觀星作

玉琯調南吕朱明避蓐收張廻布東井角轉動牽牛離畢斜侵漢横参半倚樓泰階平若水應見德星聚

贈許道士

巢父曾爲侶精陽總一家二睴開玉胤三景練瑶花芝蓋迎彭諶雲車想蕚華會須遵素劵高駕赤明霞

南溪曲送方伯吳南溪致仕歸

南溪頭碧水何油油春風錦浪捎雲浮流颸蒸雷協靈異騰虹欽漢歎絪繆層潭泫泫激汭滂沱演時廻静如練静如練鮮鱗暴采明且渙溪上仙人龍蹻來瀰瀰盈盈眞可見眞可見南溪前陽侯擁馭朱涯巔瑶珠翠霞冠其嘌金肯玉英綷𧙍筵張筵溪復清觴榜何夭矯驪蚪撫凌波冰夷美聯耿一角鼓儵帜六軿通䋎窕捽投嗤要離刺腐卑荆飛奇相有神術奚事窺幺微夜坐溪上月皎皎晝行溪上花輝輝且千隧市溢場貨周池成淵未

應顧九遷三選誰爲妍五侯七貴影如煙請看南溪溪上瀨川流歸湊還年年

讀陳宅平大行首選給事中考蹟作

帝舜貽神胄星文爍至今魁名連爆爆聲問靄森森高朗升虛邑昭明豫盍簪文成移北斗身許比南金嬈美皇華史增輝諫掖箴濯龍雲色啓祥鳳曙光臨揖讓推台鼎威儀重禁林五衣同異渥雙管獨能任瑣闥天非遠雄材衆所欽近臣懷夙夜廊廟有知音

郭南歌

天目飛湍繞郭南山川鬱鬱語溪前溪頭長流遡天目盤渦轂轉帶紅泉巨靈噴光紛五彩瑞雲涵碧邀群仙仙人親翳紫芝草瞱瞱香風吹不老蓬萊宮闕豈微茫孟信春平何太早郭中豪華多變更維有郭南顏色好郭南顏色凌蒼蒼翠厓丹谷錦明光金作蛟龍纖別館璚爲題楠開當窗中有麻姑偕灑掃考鍾伐鼓聲琅琅我携東方嘗遠游朝從三

島暮十洲身騎騕褭赤驃馬手把珊瑚白玉鞭遥遥海屋携百籌輝輝薦杖酣高欄乘羅舞縠槃靈醴[illegible]綺屏雜蔴羞雲衷中誰人誇甲子清天日月[illegible]皺嚱嚱郭南恒君此三百六十已復爾更看[illegible]白甲子自茲始匪直絳縣老人而已矣

讀天官冢宰汪公誠齋少宰霍公渭崖張公甬川大公集敬識其後復紀以詩

歸師師日鈞衡濟濟時同升榮退食並命喜相規清論朝陽滿封章夕惕持三靈遵豫動四海仰冏諮襄贊通群省和衷協百司訏謨開蕩蕩文教假遲遲英宰公無外輕生涉有涯天光昭日月廟議重師資諫鼓懸何事詢芻逝所知恍恂惟九德丘渙匪夷思

奉候東魯督學陸少石太史公

夫子神明冑龍麟魯叟同少年魁海內翰苑佇文雄氣岸凌千仞襟期邁八公一朝辭帝闕七載逐沙蓬玉笥淹荊北金書向魯東

探源深瀚渤陟泰薄崆峒道大容何病時清路不窮精誠真貫日壯志豈書空紫殿須新渥丹幃入故宮鳳池還聽履宣鐸振皇風

蒼松歌題曹蒼松壽圖

君不見群仙乘蹻來紫霄國之舅兮文之昭桂死叢珠衍貽胤蒼松黛色參相高鸞翔翥砌亭雪幹龍盤錯落凌風標青牛白犬化精髓綠煙碧靄森飄飄貞姿中天冠巖石瑶笙隔水鳴雲韶邇來松翁屆弧矢賓筵簫瑟清

心耳夜他鏗鏗千股釵朝展影影百尋碧我
本吟哦七松里養和不爲三尸徙楚人無岸
何昂藏擎天撼日風雷起披圖贈以蒼松章
淸飇爲我萬里長顒取偓佺脂五粒手挾希
夷游帝鄉更將桜枝獻
大子閏園偃蓋蟠穹蒼

西塘篇

八月凉風向西塘貞松奕奕千尺強徂徠不
數桃李樹龍火死轉頹靑陽此日此時塘上

翁相看偃蓋摩蒼穹塘下森森玉樹叢瑞雲
祥靄紛來崇紛來崇玉樹叢明堂淸廟逢宗
工赫然梁棟隆其中君不見長卿未奏長楊
賦家徒四壁怨遲莫一朝煒燁樹羽旂蜀中
父老爭奔驚

秋夜述寄沈雙橋衛美[illegible]二兄

雙橋凉月皎美水碧雲深霜氣凝蘭澤烟光
護桂林梁鴻聊有宅陸賈呹無金衣帶憑誰
緩臨風遲和音

紫牡丹二首

富貴吾何好春芳獨牡丹水間紅映日竹際
鼎燒蘭露重凝珠藥風酣暈紫檀群權將瑞
色時向月中看
宅豈琉璃土欄非百寶粧穠標空上國貴彩
薄山房片片朱英爛枝枝絳艷香携尊恣欣
賞輝煥稱花王

題中表兄郭龍岡卷

浩浩洪方割峨峨見此岡層巖霑湛露絶巘

振玄裳潛躍同螭豹飛翔伴鳳凰靑雲致高
士玉帛聘賢良

塞下五首

胡馬偏南下將軍忌北征瀚源鼙鼓動盧谷
滹沙橫鄭吉誰能送韓昌耐可迎饑烏翔不
集蕭索掩空城
玉門雲障積金甲雨抛沙稽洛風煙昄幽陵
羽檄譁匈奴猶未戢去病敢言家不賣盧龍
塞燕然自可嘉

風撼蒲邊堧蓮根亂上天白龍那不畏黃鸖
底須驀夏盡紅初欲春歸綠未還陰沉迷海
色火絶武威川

漢將先天策金壇拜玉京燕支顔色變魚麗
陣雲平麟閣稱全盛龍沙自晏清至今聞細
柳鴈翼有連營

隴頭流水咽邊塞豈知春落日長飛雪陰冰
不動塵驅旌輕萬里拜節重千鈞欲射旄頭
落寧堪顧此身

題砍石小湖

隱士澄湖紫砍西綠溪桃李暎成蹊玄靈直
見蓬瀛合遺澤高臨箕斗齊雨浥清輝含碧
漢雲歸餘采散晴畦分明中沚洄從日自有
浮光蕩舊栖

七夕初陰後有月

秋萁七葉創星筵靈匹仙裳理玉鈿蘭殿雲
帷吹藹藹桂宮銀鏡照娟娟海潮查渡人同
泛河水機平鵲共塡願取今宵七襄詠年年
長得奉鈞天

太廟陪祀作大雅吟

猗歟
太祖宣昭文武九有是承肇復海宇海宇有
截設都南土於變時雍百王莫伍嗟嗟
文祖受命溥將執競烝嘗醴假孝饗瀞發其
祥申錫無彊赫赫
烈宗清酤和羹敷勤繹思徂定四方於鑠我
皇繼序是常自天降康萬福穰穰保我後生

靡不克勝以似以續永世用享綵紼弁俅胡
考之光噫嘻臣工敬之弗忘

朱路

朱路揚翠華張天衢朗地祇仰文思安神武
章被八表齊三光邁五帝超三王

玄化

玄化敷皇風溥九夷通五辰撫奏簫韶舞干
羽醴泉流卿雲邑四海皡皡皆樂土

七月既望京月皎然內子生辰閨閫燕

集

素娥澄彩曜三台桂闕香飃散九垓委照猶
疑吳事業淪精元罡漢樓臺陽和成韻卿雲
歛房露流曅縟景開藹藹軒宮瞻咫尺雙星
時度殿頭來

中秋分宵翫華月

團團湛露曅銀漢的的潛收熠燿光璧月升
中綮縟彩箕風吹影度長廊瑤天晃朗文虹
戢玉殿朣朧桂藻香何處支機搴可珮試乘

清景泛天潢

題許松峰卷

精陽宅近紫霞峰百丈喬松湛露濃丹竈溶
溶叅黛色綵雲靄靄繁高樅誰同偓老儀蒼
鳳還向壺公待赤龍爲識後凋姿海嶠臨風
縹緲躡靈蹤

題松隱卷

湖上雲峰好避秦陰陰偃蓋擁綝綝千尋黛
色深巘口萬丈霜皮古洞濆蘿月香霞疏紫

紱辟衣芳草振青春從來耕鑿堯天者一聽
南風不問津

祝霞山蔡翁方伯壽兼簡冢嗣鸛田方
伯

君不見天台赤城錦水涯水上赤氣蒸僊霞
九光燭天絢朗日五色照海浮飛槎青山嵯
峨青霞靄隱隱青軒夾明月中有僊翁著道
書香簾習靜清曅發翁昔文章絕世奇鏗聲
丕振無不宜保釐風教訖四海骯髒不顧尚

書期拂衣抗疏奏
明主皎皎白駒焉可維翁今高蹈三十年素
秋三峽鳴流泉經綸遺業錫祚胤珪組逶縢
羅英賢文衡再秉歌棫樸登庸衣鉢由家傳
輝輝朱袍映白羽青田雛鸛騰玄圃雲起風
颺空士林龍驤豹變誰能伍追憶當年覲我
翁彤墀紫殿披春風茲向瓊壇恍通夢金光
究究何冲融丹液晨飡秘瑤髓玉粱晚吸彌
蒼穹錦文燁燁散成綺綉甍離離結作龍翁

從石橋駐几舄軒軒霞舉洪厓宅爽然對此
清心魂天壽因之頌平格

湘江曲

湘江雲金波映紫文蘭橈蕩漾鴛鴦群流蘇
寶帶曜花影玉腕蛾眉照歌屏銀漢悠悠佳
氣回雲母窓前瑩如靚瑩如靚巫山光聚聚
山上陽臺雕綺櫳朱簾綉戶流風颸流風颸
吹纖羅啼花嬌鳥鳴聲和翠羽交枝作合歡
雙宿雙飛共一柯雙雙復雙雙含情向江汜

蝶粉對鴉黃桃李輕容止鳴環響洞房曳履
轉迴廊金支翔紫燕鳳尾帖虹梁一朝解珮
贈交甫捨翠嬿朱罷歌舞片片慵將戲蝶翻
纖纖伴月歸河滸徘徊湘浦綠漪漪連蜷靈
駕雲中過遮莫襄王夢裏歌

東泉篇贈李東泉

君不見東泉浩浩流不息玉龍盤轉華成色
霞峰遥峙高際天地維包絡青無邊千門南
下金作堰硤川北向明如練并入滄瀛信可
珍霞津出日溶溶粼粼佳哉仙翁源本浚德合
含弘有餘潤靈波沛澤萬物成百里因之寧
且平現奇五石不足數報德三山寔堪伍我
亦磯頭待渡人滄浪爲濯纓上塵願君鼎森
長若斯溪流清淺無盈虧陽國天吳總呵護
竚看騰虬起雲霧

唁劉司諫一崖年兄謫居

諫垣初錫五時衣雙鳳池頭拜瑣闈建禮舊
章推素練明光新草動音徽鳴陽誰謂無驪

叱揚藻應知有是非定是夢中城闕近報書
早晚向金微

贈梓溪

語溪溪上藹成雲梓樹千章逈出群雨溜霜
皮深歲月氣憑河嶽總氤氳祥風入奏回琴
賞恬日行歌點瑟聞願取流膏調六膳更從
清廟捧　明君

懷仙四首得期圜二韻

綺綴祥風轉珠宮永日遲玉觥陳桂醑鳳管

傩瑶池香靄承雲結瓊枝向水披遥知天路
上時有赤松期
雲螭騰駕早玉齒啓聲遲曼睩疑銅雀風光
異習池迎書蕭鳳待轉睞絲雲披銀漢秋容
在橋成會有期
勝迹餘清夏丹輝獨夜看雲橫五石静河斷
九垓寒紆軫音塵闕淪池扇影團桂林翻羽
調情竭不成懽
軒彩南躔次台華北陸看支機韜縟睽朒朓

露芒寒飛榭氷綃燭圓靈水鏡團長門今夜
賦戀賞若爲懽

贈吳白軒次楊學使二櫝韻

素履幽人讀道經構楹湖曲厭丹青氷蟾皎
皎宵爲侶玉露瀼瀼曉亦冷守黒却嗤神妙
谷尚玄應陋問奇亭少微今夜占江漢南極
璣衡見一星

詠舍弟東湖圖次文衡山

東湖煙水澂演精潞入青溪竹氣清澄景曉

涵樓榭出霽氛春引蕙蘭生蒼崖九逵砂爲
的歴群峰雲作纓誰謂此中鷗可狎海翁
高義本無争

壽梅莊沈公八袠

鄉里衣冠舊有聲黄金白酒讌公卿東方瑞
靄風煙別北海嘉名月旦評香動陽春開壽
域羨調塩鼎獻長生期頤更喜增遐筭十倍
還應比老彭

秋朝試史文瑞筆

吳門不律扈秋毫揮灑風雲勁不撓代結三
皇寧自伐同文八表更忘勞操持直欲經天
地掌握憑誰選譽髦援寫龜畵如可繼隋珠
和璧豈云叨

聽孫静川彈琴

龍門凉氣夕陰生掩抑凄淸對晚晴戲鶴調
聲絃欲緩落霞翻雁曲初成歌傳九引通離
暢禮重三畵養性情秋月春風分布護丘中
餘響試長鳴

謝林子信惠墨四枚作

故人歸自筑陽阿懷化携來石更多王隱底須投假貸葛洪那用伐薪柯一丸遮莫供雙筆五鋌驚看倍二螺嘉品久知空下土好舒輕翰費研磨

酬王祭酒鶴山遺餅

王孫曳緒散餘香精妙還同魏子揚（鶴山字子揚其別涇渭精味之至真不讓魏侍中劉子揚）十字瓊肌光掩映一壺璒閣色焜煌五倫奪笥應全妄王協辭醼不

啻方最喜奇嘉非庾闡朱衣先自拭何郎

送業師陳五山先生歸鄞之講易堂

孝友温恭道在茲周游華夏向京師珮紳望表從趨日纓綏聆聲響和特玄覽純龢人所服彥眞沉靜世同推紀陽自有京房易三鼓橫經徧董帷

送熊司馬愚山年兄謫温州府節推

周師六月謝軍麾書省青門灑別詞南海雲迎新府節北河風卷舊司旗桓桓鼓角聲偏震翼翼山川路本夷試上赤城通四望江心香閣好題詩

御苑鸚鵡為孟少監作

質稟金精妙中涵火德輝鸞凰應媲美崑鄧久忘歸紺殿栖丹趾彤籠擾綠衣隆恩期死報微命敢相違

堤柳

誰家横笛起幽調協梅花鳳翼參差轉龍鱗偃蹇斜通渠番溥覆清沼蔭周遮春意滋逾

植生生信可嘉

送大理卿兩溪葛公致政歸古虞二首

巖廊清曉出祖帳白雲迴帝闕宵鍾別台園竹徑開林中多鳥雀方外少樓臺移策虞山上招邀月作陪

別業浮雲外孤城返照迴青霞連嶂合碧樹拂雲開南越推丹地東瀛近玉臺定知豐鎬燕頭白更趨陪

繡補新成作

帝虞觀古象作繪藻華龍安樂恒循故神明
義所宗雀飛金五色花暎錦千重會見還純
朴誰將被列墉

甘露降庭竹

宵極芬華露珠聯玉作團神漿凝戶牖天酒
注瑯玕仁壽虛爲掌芳林浪鑄盤三危得和
燮灑惠益滄瀾

費語川歌

天目飛湍下語川喧豗轉轂噴紅泉西從坤
維絡地脉東向石門麥紫烟高人結宇通津
曲清氣輝輝蕩暄濁芳棐近馥楹桷青翠林
遥暎庭階綠丹霞朝迎白日遲玄月夕飈文
猗絲紊上暫辭蕭史牘門外時聯貢禹綦坐
看百籟響瑶谷采采黃花含碧滋

題江竹泉孝友堂

有美江潭上堂開愛日遲因心棠棣詠終慕
蓼莪詩綠竹猗猗起清泉瀰瀰滋本來堯舜
道服誦有餘師

雄虹再起祖林識以詩二首

九石舒陽氣神光藻絳文吐金初未識化玉
早曾聞鎮曜祥輝啓樞星瑞靄芬通矓紆五
色晃朗更氤氳

十年虹兩見二氣總何心貫月瑶光露升天
璧彩森烏飛瑌海幽龍降玉河潯燦爛煙雲
度應知媚祖林

夏晚獨坐

大火流殘暑竹花生夕凉憑軒邀白月披宇
挹流黃綬帶從風薄踈蓮雜座香三漿餘碧
潤何必向汾陽

休沐與諸兄弟同游東莊二首

祝告歸休日吳馮拜老時初衣欣造渚雲沐
仰徽儀層閣風全度輕幬日半規詠歌懽未
已夜燭燦塤篪

請急非關病東亭遂此存沙鷗還互狎田鶴
自相求引月彌前浦看花逸別洲物華聊共
翫安事訪丹丘

至日慶成燕殿上作

牽牛連夕曜緹室始飛灰荔色迎陽兆蘭芳
應節開感同旹植須辨異楚王臺盞次明時
選調和媿入能

四郊慶成賦

皇明九世累洽重熙將舉禮樂濟美昌期天
地爲昭日月並麗開創亶神中興卒儷陟閎
三皇躡蹤五帝斟酌百王聖聰日躋在廷群
后師師濟濟於是
天子吉蠲靈辰攄陳至理顯微闡幽揆厥泰
始齊準典謨析裒子史紬玉堂彤管之華滌
金匱石室之滓總億代之貞玭極群司之臧
否乃肇建四郊備洽百禮維長至之初陽兮
迎太紫之炘炘耀顓頊之招搖兮廓玄冥之
靈神汜埽剗道以肅吏兮田燭悉六鄉之民
穜郊列于掌次兮壝宮考于封人司門繫牲
牢之致兮小胥達懸位之倫公孤敘五位而
鱗貫兮鼉警蹕而繽紛翣建翠虬之翼翼兮
揚玉鸞之鏘鏘騰八龍之蜿蜿兮驂三麟之
振振掉星旂之懿懿兮奮雲梢之彬彬趯電
幄之閶闔兮震雷鼓之闐闐望圜丘而聽警
兮矗紫微之氤氳離清都之遞遞兮槃葳蕤
於勾陳莅齋寢之邃佪兮湛純一之眞玄叶
獻命以戒百官兮隆祭報於昊天叶方端拱
以凝命兮敦祗事於精禋甲夜其未央兮太
常式道以申虔叶臨御幕而朓扆兮表至敬
於至尊叶登崇臺之靈陛兮分列寅亮之元
臣衡牙錚鎗以擁華蓋兮望呈軒而肅震紏
庶寮以神豸兮接上公之麒麟闢紫極之九
重兮開閶闔之天門叶奕休氣之上翔兮協
聖心之普存叶六樂遁奏九變錯陳磬玉鏘
鏘鍾金淵淵叶笙簧嘒嘒翟羽蹲蹲拊琴
瑟以籥以南叶柷敔以間鞀鞞以宣叶祛雲
翹育命之陋習兮煽靈應正世之游塵聽無
聲而澹然兮視無形於蒼然叶
天子穆穆百辟具敦澄志清魂蠲思儲精薦

黄流於玉爵兮陳蒼璧於昊旻搢圭出圭以申奠兮仰首俯首之惟寅踊躍備筵兮惟顧來臻燔柴升中兮爆五色之慶文叶皇皇恩光兮昭昭九垠朗朗佳藹兮冉冉飛揚叶中和肅和之迭經兮將凝和壽和之武功叶誠敷豫和寧和之文德兮具張雍和泰和之風叶感至恩之時和兮炬熠發兮煇煇叶震元符於

高皇兮均大造於穹玄叶

文皇烝衎以陟降兮焯巍巍以配天叶繁祉穰穰而簡簡兮貽福祚於乾元叶豐隆驅飛星以馳鶩兮屏翳抗喬虹而若屯望舒騰蜻以爛霄兮列缺夙駕以俟命叶霽旭杲杲兮羲和周旋叶於是大禮既畢鞶還天宫叶綠衣翊衛于南天兮洽韶樂之聖安叶虬鸞驤首以迴馭兮龍麟奮翼而相先叶九衢喧嘈以快覩兮萬物欣欣于大觀叶攀璇璣而下視兮偈于蟺蛸螻㲿之中叶爾乃盛德在火

炎帝司辰其神祝融其日丙丁首崇禋頌叅折祈靈

天子親涖方澤兮帥公卿大夫于北垌奏𥹥賓之盛樂兮百官靜事而無刑饗皇祇之創始兮媲昊天而同奠叶爾乃朝日于東壇兮惟甲乙之在奎禋精意于王宫兮太皞率勾芒而曦赫叶音兒夕月于西壇兮惟庚辛之在角秩祀典于夜明兮蓐收從少皞而來服恍縱縱兮上下釐萬神兮昭假洪頵燁燁兮配

黎居歆洋洋兮純嘏於是滄瀛東融流沙西煌玄都北輝丹崖南馥決天閶平地軸朗日烏昭月鹿八荒寧萬民淑九夷賓五戎睦麗哉宥密而緝熙兮三代而下百王曾未可以扶轂爾乃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日月照臨函穌含葆玉涌醴泉金騰芝草珍禽奇獸不可殫攷於是乎

天子覽六合之啚籍饗九有之珍瑝嘉群后之弼贊開大酺之慶成敞紫庭之騕娑兮洞

雙闕之崢嶸奉天軼其迥構兮樓閣翼其飛
楹左彌文華而竦擢兮右亘西墉之武英彤
蓋衛閭尹之戟兮珵階環虎賁之兵內庖列
次貂鐺燮羡外膳騈羅光禄司偵肴御千品
酒寶萬罌驚雷霆之硫磕兮儼鳳輦之彭彭
仰冕旒之端拱兮湛顥景之清明羌禮官之
侍衛兮究皇儀之獨盛闒朱袍之百重兮總
甲科之簪纓合六曹之鵷行兮統三公之鴻
名兼殿學之師傅兮表儀刑于東央公侯都

尉之勲碩兮班于殿之西旁酋長遈譯而來
歸兮紱象寄于將迎頒宮花之爍爛兮進樂
胥之大烹奉鑾輿麾而唱奏兮侑允鑠之鏗
鏘上萬壽而仰天恩兮感地德而樂民生惟
皇恩之浩浩兮動太平之樂聲舞平定之擺
節兮黃童白叟鼓腹而耘耕車書會同兮萬
邦表正天命有德兮蠻夷率舞而輸誠嵩呼
萬歲惟無極兮自生民以來莫之與京於是
選部郎中呂希周方轂掄材之業陟納言之

司被洪暢之恩飫燕饗之私乃稱曰美哉洋
洋乎聖神之盡制雖不可具詳而天地定位
日月著明增爽五帝加勞三皇目覩躬逢毋
寧已于載賡且颺也乃作頌曰
於皇昊天伊嘏其益之烈烈皇祇亦右享之
維彼日月融朗象之懷柔百神莫不翕仰陳
常時夏景命炳炯叶 對越在天丕顯丕長昭
假
二祖克配彼蒼叶 敷天之下王道蕩蕩能受

蹻蹻繼序我將叶 邦家之光萬壽無疆叶

於皇一章二十四句

慶邵鈍翁八秩初度時久旱喜雨次韻祝之

霖雨先期報有秋恩波汪濊自公留三千禮
樂生無忝八十詩書食不謀伏老尚餘閒歲
月太公還有濟川舟丹砂不必尋勾漏擬結
逍遥汗漫遊

送門人劉將軍永昌綰全蜀都帥之章

寳刀雄豹畧金印控魚梟祖帳三秦道軍麾八陣圖登壇開劒閣絶脉捍羌胡抗手長城外酬恩七尺軀

日重光

日重光前星耀太陽日重光少海燡燡昭扶桑日重光餘暉散彩照八荒日重光民物熙熙樂康日重光錫祚胤熾而昌日重光禹啓君臣會于一堂日重光成釗父子皆天王日重光萬壽眞無彊日重光純嘏奕奕厚貺章

月重輪

二儀順軌兩曜煌煌煥乎八表被繼明下照無巳萬歲千秋輝烜長久恢恢宇宙仰覩靈珥

喜孫季泉年兄第一甲及第作

宗臣崇廟食忠烈公賜廟江右春秋有專祀祚胤[illegible]冠三天胄公長子伯泉中武舉第一文魁四海雄山川靈降異日月顯昭融邁德追先烈皇情軫舊忠擬金開夏宴明興恩榮宴是年在四月獨步玉引春風天酒薰蘭夆雕璋擁御驄台華齊比斗鹵簿出南宮首板輕燕隗前收陋漢弘雲仍繩祖武昆季奏膚功佇看萱樹背公元配太夫人老而康五彩戲三公

題畫

東風習習絳桃開曳杖郊行首重回疑是春光隅林藪呼兒携伴碧山隈

望月寄友人

懷人隔千里湥月獨爲隣遐彩偏生暈澄暉

不出輪星橋增燦爛天漢散氤氳所願重光曲時承玉塵塵

詠震澤西湖

震澤天泉萬里長氣吞雲夢溢瀟湘澄陂西抱賢人宅皛皛波搖日月光

題西村朱翁畫次豐厓徐翁韻二首贈夢垣張太醫

海上琪園散綺霞春風澹蕩總名花花前虎穀多如許不數乾元董奉家

曾聞東海碩人適一七神樓近若何試看秪
今秦嶺下杏林應比舊時多

贈茶谷上人

鏡中佛日原無鏡花底梵輪净四花惟有鶴
盤孤影在東□□□公家

春山爲□□□廣陳春山

百山山北春日妍橫山山南春月鮮明光爆
爆照顏色紅花碧草何聯綿山中俊人有陳
子肺腑生意春同然書臺穹蹄控夏蓋五經
腹笥當青年華滋顯氣偏相映的皪晴暉散
復連好持青陽布王道欣欣天下春無邊鳳
凰池上蹐龍殿一曲陽春協舜絃

蓉池篇

蓉池種蓉秋靜娟蓉葉蓉花相映鮮滄池文
漪曜靈出錦蓉香靄釆雲連九萬銀河碧霄
下三千玉樹朗風前懸知海曲方壺路凉月
輝輝更可憐

題東泉圖贈沈子時升

詰溪青嶂漾春流白鶴蒼松繞碧洲天目雙
峰雲外聳閬風三島望中浮離宮遥跨星虹
影震宇長迎海岱鰲自是東方諧譃浪玉壺
蘭酹奏笙篌

暇日諸納言燕集敝廬東渚陳公午橋
劉公涵齋蔡公分韻賡詠得餘字

謠殄欣無震群公允命餘卿雲披棘俎瑶珮
曳文裾浥注依天渚涵和對玉除乘春風習
習亭午日徐徐鶴篆籠香靄鸞音入綺蹐銀
臺多俊乂華省映璩璵暇豫移彤管賡歌向
敝廬自公數允鑠退食樂于胥姝子雖無畀
干旄喜賁予大夫叨九列作賦媿奚斯

匯南曲君余甥張其道丈人也稔聞君
惇實無他腸善治生産積而樂施鄉邦
之良心每多之茲又讀余海石給舍錢
兄匯南啚叙宛然登陟于匯之上矣援
筆賦匯南歌

紫微紬穹跨連黃道緲湖山齋𠂕開蒼昊比

來山月滿四隣東向湖雲接三島中有徵君
披草萊面陽精舍偏宜稻春色朝朝繞鬱葱
祥光奕奕通靈蓀青峰碧澗塵不喧夾岸香
風產瑶草君不見洛陽曲臺千萬行豪雄馳
逐爭輝光陽春白日不少待朱明颯颯移清
霜何如匯南山不老慶源餘潤如川長

詠桂泉

丹臺凝桂馥珠浦抱瓊泉飄颻卿雲合徘徊
綺縠旋金沙如列黛玉溜似調絃天香承媛
吹靈駕狎神僊

行路難

君不見百川流汾汃趣欲逝不休君不見群
星浮遥裔照灼明不廋逝川翢軋不少留明
星夷隕誰能收嗟嗟海水萬里深百川總括
無升沉圓靈蟺蜎且蠖濩群星皇皇布分度
疇令不留復不收海不可測兮天不可求天
兮海兮令人愁水兮星兮何所尤

贈陳明湖

日月雙懸照海隅雲山一一護明湖南天北
斗齊高下草色花光互有無極浦亂帆交過
鳥當軒千里見飛凫蘿煙松月堪投老着我
垂綸學釣夫

壽卞鶴皐七袠詩 有序

余嘗讀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言身
隱而名著也又讀王仲宣賦曰稟靈龜之
脩壽資儀鳳之純精言厚畀而景光也又
讀鮑明遠所敍曰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
而方多朝戲芝田夕飲瑶池鉶飛容於金
閣唳清響于丹墀言養豫而嘽吉也余往
須其言今而後知鶴皐卞子以之往余師
耦湖陳先生討偕春官道維揚館穀卞氏
感今遡昔且念禩有奇鶴皐克篤舊雅復
館耦湖子仲禮仲禮今館穀余舍余固得
詳鶴皐所爲廼今春王正月壽屆七袠仲
禮繪圖以酢勤施之德呂子乃言曰太誓
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卞子欲鶴皐也夫

故以自況人之德卞子欽其壽亦如鶴在
皐也是故脩行忠信隆重禮義天下纓緌
薦紳莫不高之名聞于
天子
天子嘉之錫之嘉名以風當世名允著矣蓋
鍾靈毓粹天獨厚畀之而積慶所餘越有
年祀景光之徵也且教誨式穀子孫勿替
所養誠豫故芝玉庭階森森郁郁匪直五
代同居當本支百世暉吉無疆也玆無忝

於鶴皐矣呂子是用作歌賓筵賢子姓稱
觴迭詠自耄而耋而期頤蓋天壽平格寔
始諸此矣

維鶴在皐兮於粲干旄兮星曜譽髦兮玉振
爾毫兮天錫爾褒兮無不爾或高兮

維鶴在皐兮翩翩者昭兮露漿霞綃兮維日
翘翘兮抗距崑瑶兮鸞鳳飄飄兮

維鶴在皐兮八公同翺兮醲酒有醪兮陳饋
雲璈兮招璚闔之王喬兮駕赤松于逍遥兮

維鶴在皐三章章六句

田荊篇 有序

余師陳藕湖先生令子墅橋嘗館穀維揚
田氏嘉其兩昆行誼爲余道之因喜而賦
田荊篇將以礪世之兄弟交相爲瘉者

君不見田家荊樹懽同枝華葉蕃衍何離離
古稱棠棣蕚煒煒媲美太史陳周詩維揚田
氏本遺俗雍睦因心慶還篤尹勤門戶生輝
光寧浦林芾無危辱元嶽庭中不用裁北來

原系人如玉徐客車中寧肯生隨門騶從多
於簇洛陽城東桃李花芳新不數春繁郁卬
歌田荊篇西村吹塤聲淵淵西洲吹篪互塤
塤考鍾伐鼓和錦絃角弓不向維揚宣惟彼
不令閱墻者愼勿近汚荊樹前

東匯詩集卷之四終

東滙詩集目錄

東匯詩集目録終

東匯詩集卷之五

乙未楊子江上作

楚玉慵三獻秦書肯十投傷心江上路不是舊時秋

守制還宅二首

含哀歸故里頹壁匿空庭菊萎無行徑椿摧有落星誰從通冥漠何處見儀刑丹竈依然在容聲試一聽

先臣脩大道里巷擬譙娍親婭原推輔比隣久卜嬰煙霞明舊槀風雨待前楹四體無歸着傷心涕泗并

賦得妾薄命

昔年金殿貯今日玉樓空愛歇非關妬愁深不爲窮巷幽花易老門閉漏難同夢入甘泉路冷然啓曙鍾

折楊柳

瀚海冰纔泮胡沙日漸熙春風愁處斷別淚暗中滋露綴凝爲橤花飛亂作絲九關不堪

寄攀折欲何之

長相思

相思上高樓明月盈樓頭見月不見郎神徂
空悠悠仰首起嘆息俛首增沈憂薰飇知我
意吹入夢一綢繆

善哉行偕諸学村調光祿江郎周公作

日短不停晷憂長其柰何人生非苞桑誰能
繫繫柯解一朝臺夕成土嘉樹無宿陰持醪咽
不御傶然懷好音解二歷歷白榆下雝雝鳳凰

鳴仙人粲以咲攜手入廣庭解三五音激淸角
百樂流芬靡僮愛移耳目綺麗難具陳解四欣
欣共此樂拂鬱待何爲策我雙赤螭逍遙任
所期解五

長歌行

靡靡青歲遒肅肅玄雲馳時序適徂謝人生
逝若斯百年迅飇忽萬壽誰能持琴瑟御靜
好態鬻羅珍竒名謳客所懽劇飮主不疑華
構驚俛仰壠栢已纍纍弗鼓且弗考憮憮欲

女之爽鳩不可作牛山徒涕洟

怨歌行

幽蘭敷翠藻芬芳吐素秋空谷鮮紉珮靈根
自相樛渥澤隕天路嚴霜厲崇丘葳蕤與時
隕焜煌逐風飇天損非所避人益非所酬綢
念一何深憂來如有求末照倘不遺薄莫亦
晩收三秀饒淑氣九仙結綢繆

竹居詩

林中屛氛雜溪上亦曠緬若雲啓幽扉見覜

光未顯嫋嫋翳月繁猗猗冒霜淺滴露瑶易
凝凌冬蟲難篆高節炯自持貞心不可展與
眾瞰白金鳳凰啄蒼筊諷嘯節爲美里館竟
誰辨森露傾夕飇揔芊戒勿翦結念羊求徒
一笑適所遣

雙錦鷄詩

客游廬山岑遺我雙錦鷄刷羽絢紫氣嗉綬
凌彩霓蔽戲漂新浦煥爛矚故溪容華負奇
色雕籠困卑棲舞鏡倦傷別委翮梗不齊餃

鵁鶄鸑姿嗟嗟遭蒺藜而彼鵬與鴟高桐得
婁婁盲颸鼓萬壑大運轉復迷豈屑一羽毛
遻斥悲雲泥疇能被文綉鳳池展攀躋

玉臺體四首

皎皎開芙蓉盈盈出黼帷珊瑚絲結網珠玉
彩成翬仲卿眇何許顧影泣金微
蘭膏初賜浴玄夜有餘光玉珮雙星合銀屏
百和香承懽猶未已別殿儼新粧
綠水祥鸞舞青雲彩鳳歌九筵金絢爛雙鬢

玉嵯峨遊龍歸洛浦解珮竟如何
寶髻盤巫綬名花鬪楚姝月纖縈靨出星點
燦流珠瑶華不堪把翻嗟芳歲徂

山居詩

荆璆負奇質華域流芳芬崑墟縱炎烽白日
蕩昏氛溯鄗隆燕石崇臺曜朝昕郁穆播英
蕊掌玩生錦文惟彼聖達節險易靡戚忻從
煲不自我華落非所分秉栝翳昔污滯伎解
涼溫千里欸中散十日嗤平原岫池薦熏[illegible]

衡閒摘香蓀坦塗絕駭駟日夕收鷄豚祗恐
青歲遒瞥若赤電奔依依遡清軌肥遯貢林
園

東樓觀蓮下遊魚

震阜羅參搆家泉涌幽池翔鱗開窓藻頒首
湶潔漪倦向龍[illegible]路聯洄蓮葉湄觸香銜落
蘂兆惠未應知

讀顏延之鳴蟬篇有感

莫問金張館休誇許史廳紅顏翲素鬢長劒

落奔星縱有華冠綏終羞薄羽翎踈枝寒樹
晩寂寞翳秋宜

酬嘉守鄭平川年兄見顧

千里平川騁采霞帆檣投漑舞神鴉尊前逵
樹搖新月雨後飛泉帶落沙三過堂邊瑶草
滿五龍橋上瑞雲賒相如華有文園在栁色
鶯聲一徑斜

下山歌四首

嵩山高兮不可極嗟述阡兮漸叢棘歷遐域

兮蹤難陟攀丹梯兮我心惻
嵩山高兮不可極覺蒼天兮如砥直公侯臆
兮藍鈎鉞蹋天路兮疇能測
嵩山高兮不可極瞻朗月兮比容色山有缺
兮月有蝕心煩紆兮不暫息
嵩山高兮不可極藝金光兮作稼穡久服食
兮生羽翼日何爲兮忽西匿

東匯橋成即事

呂丹名橋横渡匯之陽浮鱉驅鼉駕石梁豈有

樓臺連絕岸喜看車馬續周行星文應象遥
疑漢野老沉鈎匪釣璜更媿材非杜元凱橋
成臨會敢飛觴

朱宮王毋歌有序

吾崇潘尚書表儀
三朝然家匱莫克立祠嘉靖十五年十一月
潘溪朱桐鄉即尚書故居之傍飾祠表之
公子寄余朋也詰余道謝且曰寄聞之愛
人之親者人亦愛其親潘侯有德吾文明
發侯母太夫人寔維誕辰願一賦之馳往
祝岡陵焉余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潘溪
能錫類矣余其歌不匱哉

君不見遥遥紫雲鬱清穹瑶池瑞鳥流祥風
池頭阿母金作面聯跨風雲古所羨桐臺母
氏舊綢繆手携蟠桃歲來見瑤根寶葉花初
開玉堦銀漢何昭回文標綺綴互掩映翟冠
霞帔相徘徊花今結子大絕倫錦袍照灼三
千春請看王家桃子熟持獻朱宮白髮親

放歌行借都給舍周學山中秋燕趙郭
里舅氏東白堂叙舊兼呈龍岡中表

少年十五事呫嗶一日萬言不稱劇東白堂
前試操觚榮光休氣相輝赫黃門先生天下
奇學植如山山不移宏材壯思本清發顧我
夙有忘年期龍驤虎變不足數一笑九鼎輕
於絲我曾三十學亮采仲山補袞聲磊磊遡
來返顧隨黃鶴廻飈飄飄超度索額扣天閽
闔不開掄揚明主徒紛若雷公砰訇電倏爍

利眼雖靈睛誰倫群鷄剌䜟争琅玕孤鳳翳
棲掩鶖雚荆和神物空淪落宋梧燕石方照
灼君不見俯月臺壁瑠黼帳九華開臺前池
水流東海臺中鉛粉沉光彩臺上人稱豪且
誰只今漢代誰人在升堂一望揮手歌我歌
明月揚洪波明月爲我鼎耀東白之槃過分
曹馳酒呈雙蛾擧酒酹月月不聞何不彌望
舒命靈氛聳身直上掃浮雲雲中君兮結黃
文霞爲裳兮霓爲裙金支翠旌披紫芬鸞笙

龍管嘈嘈兮欣欣逞持玉液紛相迎左㚈盧
敖右雙成神游三十六太清月朗中道真昇
平華珠寶珥手可把貝宮銀闕何盈盈蘭叢
桂子發芳彩香風片片吹瓊瑛黃門臨此歌
未歇躚步陵梯向明月清輝嬋娟被我衣綠
烟縹緲凝不飛乘風吹歌入紫微昔時月在
昔人稀昔時長安霄曜光海内豪雋西園觴
祗今同着謝公展東山高蹈歸雲莊從玆三
萬六千日歲歲期過東白堂開心寫意醉起
舞調咲拍手登龍岡

竹村歌壽湖州楊太守年兄

君不見名臣德祖番世德七世三公聲翼翼
又不見伯僑本支生子雲童烏九齡羨爲文
東來巖巖泰山里降靈協異竹村裏鏗鏗說
經邁子行遵彦龍文未堪擬金紫銀黃耀一
門氣清獄聳有如此邇來竹公壽域開文康
轉轂天輪廻騎龍直上太清闕考鍾伐鼓軒
轅臺臺中玉女三千人鑾車共載雲河津截

取伶倫舊時種崑崙嶰谷瑤華新黃金拳拳
弄纖手瓊音振振簸南斗九苞鳳鳥鳴喈喈
下食淇園列如耦神明太守世所稀皇天眷
顧群神歸湖南山人將勸酒薰風披拂奮如
飛雲中親得覯文康綺盤錦饌玉作槃浩歌
意氣隘六合神飈吹落湖之旁湖中處道孫
奇節竹東因之表英傑士達由來君子心嗣
復還看氣成霓䮡遥瞻碧海連丹丘盧敖升
騎紛相求手持玉鉉進玉醴五雲燦燦何絪

繆祝公調元濟九垓獻公南山麗三台優哉游哉求羊與爾同歸來招邀松下月掃灑石上苔七賢六逸真塵埃彌將天壽歌平格特見龍孫脫穎材

春夜南川范子宴集病不往呈席間諸君子

南林芳樹照輝光累葉重花千萬行公子清懽浮大白病夫愁思厭沉黃坐令麗景歸韶律誰遣陽春雜郢曲玉簫畫屏疑昨夜香衣

錦帶閣新粧

喻九山作砥柱歲張司寇南溪曰鑿土而川積土而山始雖難就適觀厥成不俟終日其易譬則擣竹橋也遂次杜韻詠其事呂子聞亦次韻酬之

百姓歡呼百里同三年爲政政全通天開拱衛經營外地擁河山指顧中雲磴半空仙梵並石關千仞禹門功願將砥柱中流意還障狂濤莫向東

嘉學新成燕奎璧聯輝之樓仰席投贈張侍御西墅二首

官墻翼翼帶天泉璚沼仙芹報古籩俎豆喜從臺史後衣冠還在聖人前南風鼓瑟絃初協東魯斯文鐸再宣式燕媿予非淑問升堂由也若爲先

嘉城照耀敞高樓綺搆崔嵬切斗牛禮樂百年還大雅文章終古振中州俯窺象外雲標逈直視天中王氣浮休運盛明歌棫樸再旋

元化對西周

酬邑大夫雨中見過即席口占

錦雲零雨散郊渠奕奕雙鳧到敝廬天上星文搖匯水林間蕙草待旌旗彈冠北闕君須早着屐東山我亦如爲報曾連空蹈海將因潘岳賦閒居

遊南田詩

結搆遠喧囂瀟灑當心賞良農饁南田術阡衍如掌維英呈奇芬流泉振清響含情一以

詠緬懷千古上釋耒歌閒閒凌風信蕩蕩佳
麗非所珍薄言稅塵鞅請從高朗人玄棲同
偃仰

送西墅張侍御還京十首

皎皎青雲白玉驄浙江江上跨觀風洛中諫
院多髦士走卒還歌司馬公

文章采采舊龍泉玉匣金鎔媿呂虔今日持
將贈行李夙知君是廟廊賢

荒山霹靂走梟魋炎海風霜泣怒螭君看驄

馬飛騰日何似雲行雨施時

水綠山青不動塵月明千里景光新洛陽花
柳真成錦散作三吳滿地春

年來錦繡按全吳萬戶千門起餓莩海內試
論持斧者仁威能及浙中無

西湖裏外清且鮮照人如月更娟娟使君能
使恩波潤湖水盈盈月在天

天目山高高刺天旌旄橫絕山之巔霏霏道
路開祥靄樂覩群心向日懸

簿書何事日紛紛豪傑成功自不群照[illegible]苐連
城天下璧臨岐十襲重慇懃

清風長日五雲車十道風裁總不如此日津
頭開折柳敢於丘壑怨離居

北闕聖人敬日躋南巡天使須鳧鷖爲言奏
上卑宮賦土圾茅茨一尺題

三過堂偕都給舍周學山司寇郎詹一
菴燕別侍御張西墅即席次東坡韻三十
首

太微開曜麗南中歷歷荒原總不童春自淮
康千里徧呈流驟裏萬群空飛軺碎易神羊
蹟攬轡澄清繡斧功此去中台開府待遺恩
猶播浙西東

瑞榜平臨大樹村卿雲涼月蔭重門遡游條
阻淹中沚綱紀文章得細論消渴自憐司馬
病臨岐況忍渭城尊瑤華欲贈不堪把佪首
長風不盡言

埋輪早見清吳越豺虎形潛何處尋暫假霜

威閒訪古試披榛莽探千今雄才閱世還三過高論回天儼一心萬壽山前水千尺別懷誰與討高深

送刑部敖蒙泉郎中

西掖仙官秉節行星軺計日奏承明輝輝山色疑天近晶晶湖光似鏡平古木雲開鴉不集淺莎烟散雨初晴驕陽共喜回窮谷千里黎甿得此生

酬鴻山華兄秋日見懷之作次韻

風月清華滿庚樓離居空谷邈誰儔猗蘭向憶分玄圃雙鯉今看得素秋攬鏡忽驚增白髮寄身猶喜近滄洲伯鸞只尺停雲下夢入梁溪聽鳥求

得門人陳子德卿拜給事中消息

當時諸彥總揚芬獨立清朝最出群鳷鵲觀前看諫草鳳凰臺上擁爐薰街沙夙秉千年志鍊石新成五色雲自是陳家德星燦呂安應媿陸機文

山鷓鴣詞二首

臘去病不去春來愁復來歲功有代謝天運何時回

青雲起黃土黃土出青雲風烟忽萬里雲泥從此分

無題

昭陽侍寢記當年攬鏡姸華嬌可憐明月輝輝金殿裏春風嫋嫋玉樓前誰能一步廻龍輦空望三千擁翠鈿檢點沈憂銷綠髮朱絲

那奏結腸篇

令尹董兩湖有乂別見懷之作次韻答之

竹塢寒護凜嚴霜豈意陽和被墨莊玉樹融融臨瑞藻春風宛宛見清揚閒身不問玄於黑閱世誰論赤更黃稍覺東華今日好一雙青鳥貢芽堂

王家山十二峰藝松數千株鬱然成林

嵩嶽生飛節徂徠翼孔安爲移雲漢影來向

槃丘盤白兎游林末青鸞集樹端方儲寧有感脩幹不辭寒

結根當秀嶺擢頴見貞心九仙儀別嶼五鳳出遥林霰雪侵難變風飈響自任蕤飛偃蓋歲暮更蕭森

江鄉寄酬天官少宰渭崖霍公

江鄉心賞白鷗群比望歸雲杳不分敢料長沙還賈傅却慚先達薦雄文新知遮莫彈長鋏舊路誰將慘夕曛欲釆瑤華不堪把何時遺珮賽湘君

中秋燕集洪中舍西湖別墅

鳳閣仙官雲水莊絳河銀榜净琴張蟾蜍出海光元滿簫鼓中流夜未央平地樓臺搖雉樹四山圖畫落飛觴蓬瀛路接瑤宮近桂醑還調玉女漿

山中二首

來驂將往棹泛泛復騑騑雲霧深無極何如此息機

綴葉戀故枝歸雲繞空谷蒼鷲群在梁冥鴻獨遵陸

八月十八日塩官城觀潮作

八月長飈海上來飄然仙榜少城隈天回雙柱潮初湧地轉三江派始開夷氣蒸雲浮日夜蜃風吹練起樓臺津涯滾滾無窮思舟楫憑誰利濟才

夜寒次陽明王公韻

草閣搖風徹夜寒詵詵回首二毛殘憑誰藻思排賓戲顧我何心答客難微祿久辭投几舄長生真訣寄漁灘陶然高卧南山夕竚立時從直北看

醉醒

醉醒久虛蕉鹿夢清狂時奏接輿歌翩嫌四皓生儲翼却咲三閭死汨羅貝錦疇令投昊晚飛虹其那搆讒多銅駝金谷皆牢落碧草青山自若何

白紵歌二首

鶯轉欲遷喬風高響未調飄飄不可定愁劇
羽儵儵
山明川復晉桃紅柳仍緑思君君不歸妾身
何能穀

草閣

草閣臨湍見渙山山形如畫水潺潺晴光一
段通千里鼓枻江頭趁月還

草卧

翠竹千行欹掩翠紅葵萬朶互窺紅山中歲

月渾無事閒挾南華卧草叢

春夜曲

春流瀰瀰滿汀洲新月依微上翠樓珠箔輕
明互相暎屏前閒整玉搔頭

酬汪日者

逍遥匯水歲華新寂歷驚看賣卜人自是東
山泠幽思懶將天問扣蒼旻

觴別俞侯九山赴徵召

五年歸懋績百題頌時康譽命推行署徵書
出上方傾都追使節列帳戀行觴斫斧從玆
去吾人孰孔將

酬藩臬諸公南屏開燕

高屏臨翠巘華宇控琱嵎地逈風雲濶天空
象緯殊台星昭北斗文曜粲西湖淑氣澄瑤
席雄談闢壯圖廓清驕使節盪滌轉洪鑪勅
典宣堯典訏謨擴禹謨九霄睎湛露千里媚
來蘇大業名逾盛醇儒德不孤乾坤開泰宙
黃白詠康衢精理抽幽緒忘形向野夫懽娛

推禮數披豁見踈迂把劒虔何幸樓吳蒙本
愚錡鈢雲表合簪紱雪間敷東郭履原敝梁
園賦豈徒鳳池慚和曲雉禺沐膏酥空谷叨
維縶餘波澤槁枯七奔惟素願三接荷丹樞
雜珮明芳宴僊官屬大酺崆峒堪徙倚舟楫
竟踟躕投贈歌瓊玖酬恩媿薄軀

送嚴玉山海寧入覲

碧海流餘惠青雲薦別觴三年惟舊鋏萬里
識周行操引初來鸛魚懸去後梁鏘鏘鳴從

騎奕奕纔甘棠還將綏動術持[illegible]奏[illegible]

贈巖節推梅池被薦

楚甸生人傑嘉禾得代英多才兼守令雅望屬昭明稅械鶉衣樂郊巡鸛髮迎絃歌馴禮樂魚鳥荷生成廉播還珠頌仁傳渡虎名星華瞻北斗鵬翮起南溟譽命徵賢急旌麾計日行龍池原作雨商鼎待調羹

贈朱桐鄉潘溪被薦

南省旌賢疏東丘表世才星晁雙舄[illegible]

四天開錦帳河陽樹瑶琴單父盃十年藏玉劒期月試鹽梅爍濕看調劑憑夌厲剸裁神明昭日月號令役風雷共識關門尹誰論河上臺文章傳大雅象緯切中台儀鳳雝雝下高桐菶菶栽瑞因三養著褒復九重來紫泥徵偉畧青瑣駐雄材

寄贈查近川年兄自黃州推拜給事中

龍鳳名二山鍾神爽群峰玉削成三靈協文物四海仰洪名瀟灑空喬嶽孤騫入太清南衙傳木檻比斗繫宗盟諫草開 皇豫恩輝及復聲休明深宴鎬華碩淺登瀛魏闕絲綸重詞垣禮樂宏詢芻答衢室時見泰階平

詠李廣

昔日飛將軍揮劒七十戰忠誠本孤直勞勩不自炫白首空歸來都亭棄寒賤輕故如塵埃重今競尊美再守鴈門關寢石没羽剪飛雪亂驚沙昏慘不可見慷慨盡肌力虜騎縮如卷殺身竟不侯邊人淚如霰

詠四皓

嬴氏燔六國虐燄煽九有玉石總焚燎萬姓盡芻狗窮奢猶未厭祁年向仙阜銳情九霄上託慕三山口黔首雖至愚孰不願相保惟取意無窮不念愁如擣伊人避其世商山以終老馭統無典刑咸陽鞠為草遺賢人不覺炎胤乃天授寄言顓後者耆長以為寶

東沙賦

東皇太乙闢天門以撰吉日臨于東嶽泰[illegible]

之室方撥墁英布琨席而東君者乃還自東海滄瀛之窟相與綏節安歌抵掌促膝乃欣欣樂康曰善哉今日之出也盍往觀乎山木之結叶於是玉虬鏘鳴龍駕齊軑皇皇昭昭息于東匯之上而寤宿叶焉東匯澤父釆衣再振蘭湯初沐潔椒糈陳寶瑟使弟東沙子爲儐美要眇於欵納叶東皇東君乃泳澥流登峯崔揞顩袤宇歷覽虛實挹澤父而進曰父宅于山水之匯吾語父以山水之悉夫山

萬象賴之以有生夫水萬歲終藏而無失其曰巒曰岑曰嶠曰巋曰巘曰岾曰岨曰岫曰崖曰巖曰峰曰嶧曰岊曰隫曰垓曰坡曰坯曰坂曰陟曰陘曰岡曰椒曰麓曰扈曰阜曰丘曰阿曰陵者皆山之脉叶也而升高陟遐者必始於擧足叶也其曰洲曰渚曰沚曰滸曰涯曰漬曰濱曰滸曰澳曰湄曰涇曰汭曰澗曰潭曰源曰濫曰氾曰淵曰澥曰瀵曰灘曰瀨曰派曰浦曰湃曰渠曰谿曰壑者皆水

之屬叶也而厲深揭淺者必防其汨也故山水會同而趨異仁智異樂而同質苟累俗而變遷兮徒緯繣而增惑眺澒溶嶓崪之積沓兮覺吐納歔欷之來逼牽憂恚而交生兮棼絲緒之亂緘耿片景于弗晤兮睹千華而無色吾嘗登泳于泰嶽瀛海而契于胷臆兮能不凝滯于物而惟枕嵓漱流之有得故道盤天門趾躡雲闕馳行蟻之赫赫兮乘飛龍之脊脊叶攬鯷砮之紫煙兮鑒鵬溟之碧月煥

金牀玉几于仙閭兮映霞霄之窮髮燦禎啚之瑞檢兮楊七十二君之伐若乃控清引濁而呀呷兮瀾汗浮天而無際叶洸滌淮漢之靈瀍兮漂沫於扶桑之外含光大之精純兮翼鶩風而高逝澤父于東匯固厭薄繁翳叶羌天路之穹崇果能脆跡于蟬蛻叶也耶於是東匯澤父頓首頓首主臣主臣稱言曰二儀並麗河嶽效神覃敷元氣肇生于寅霣秩載恊肅恭精禋三公仰視萬物俯親且員嶠

方壺金臺玉津又僊靈連蜷玄圃長春者也
荒野閒踪游群麇麐遵陸擷鮮臨流垂緍高
遐匪其所企卑近安其所循淺深易于測度
洪洋免于沉淪若章亥之所難扃盧敖之所
難徇者豈敢冒峻極之令望假苞納之弘源
叶 乃若仲連之遠蹈尚平之超塵者則又不
敢矜名適已避世而絕隣也區區懸車之跡
惟止鑒而擁輪標質上善道擬玉昆叶 聊擇
于山水之匯匯東之沙雖慚九折之固庶乎

一簣之加靡覲十洲之曠亦爲百畝之家有
槐有梓有桌有麻有牛有馬有羊有豭有雉
有兎有魚有蝦有沼有榭有菓有花有竹有
笋有菑有畬有菽有麥有稷有瓜有粳有秫
有酒有茶爾其移芳植秀擢幹抽華風披香
而入座兮樹散錦而成衙近谷交林而縈藥
兮遥峰對戶而崇邃桂水輝輝飛落照兮桃
源熠熠翻明霞蓮池流清而雲影麗薇塢映
紫而花事賒爾乃四三友朋賁來委蛇策欵

段之馬乘下澤之車相與左右衛武之毅爵
目彈韓文之箏琶拮坡老之玉槮筐涪翁之
鐵笳弱椰比翠于三堰新荷競美于六笳五
侯七貴不羨其奢芬芬苾苾不聞其他叶 用
以卒歲夫復何嗟於是二神曰八紘八極吾
之所歷也百谷百川吾之所約叶 也窮患不
充于釜鬲而逹惟金穴之戚世所逐也今乃
始聞匯與沙者祗取自適也乃歌曰沙之東
維子之宮巋然而隆景命有融純嘏于爾躬

乃賡載歌曰沙之東爾稼爾同爾坻爾豐無
不爾或充又歌曰沙之東寔維仲房叶 子孫
其逢寔弘于其中於是酌以兕觥錫以嘉告
叟裾飛舄于東沙之隩揚彩離離敷馨郁郁
朏魄從星朒朓通燭扶光曜靈朗霽天目東
匯潭父乃帥弟東沙子跽而送之考槃之軸
珮服德音式長我族

奉酬大宗伯渭崖霍公詩

端揆舊英宰秩宗新簡命金陵枉瑶札開示

一何勁風雷翁餘響松栢有本性春官諸朝
暉委照圭華映惟昔忝末寮職業精以靖彗
星揚精氣王人擅衡柄出水吼蛟螭鳳池起
爭競悠悠東山徂几几赤舄靜金縢感天威
會逢啓神聖皇穹曜紫微復覩東郊迎公歸
在信宿九罭欣相詠青宮白玉堂千秋陋金
鏡乾坤皆得一六合仰明盛

中秋浮舟過沈氏別業分韻次杜審言

銀榜侵雲下金波動檻前星飛清漢直霧散
紫霄懸蕩漾踈幽墍虛明空外煙滄洲今夜
望文彩見瑤天

酬唐丹泉燕別即席雷雨次韻

靈雨開韶月清銷大路塵山川含帝澤花柳
露天眞雷奮喧遙夜龍鳴候早春朝隮天上
近明發景光新

寄懷張通城九溪學博二首

吾道今南向雄文陋北征丹山儀彩鳳滄海
吸長鯨自咲頭俱白誰憐爾獨淸狂歌駐明
月還寢夢通城

城郭路遙遙江流飜夜潮王孫不可覩芳草
若爲凋空谷駒難縶孤烟鹿自儦閑關三徑
寂觀世得漁樵

悼少師羅峰張公

華蓋張元輔孤騫效蹇忠商巖霖雨沃虞室
翼爲崇說燕唐之重綱輪漢所雄一言回衆
興二入奏敷同劒覆星辰上簪裾殿陛中天
工歸掌握貂竪抑恩濃
帝賚開新第臣隣擢舊埒寶綸昭特寵瓊構
表膚功鳥革齊溫嶠翬飛對海嶼才將時並
盛年與命俱逢優詔方千祿台星忽隕紅蒼
生悲億兆黃閣慘群公冠蓋流餘慟
朝廷軫獨隆謚文題表正大禮纘沖融淸節
垂天下洪名注海東麟存傷漠野鶴淚迸遙
空黍楫嗟何及頹山孰可巃都俞懷往業褒
贊耿遺弓木壞梁撓棟雷轟氣作虹穹霄漫
茫霧落日動悲風惴惴臨其穴哀哀泣道窮

百身無可贖潸涕灑崆峒

陳墨山見枉兼承詩教臨岐悵然次韻爲別三首

寢蔡辭脩畛披情惜袂分縱音枉荒渚抽思薄層雲寐寤宜便我逍遥欲縶君何當畢嫁娶得與尚平群

反棁遵幽埜緇磷豈足分乾坤窈微命偃卧任浮雲新故誰知己招尋獨有君春風吹碧海長押白鷗群

嘉游始西顧輕檝忍東分冷冷逝川水漫漫長路雲把贈折瑶草相期賽湘君感往怨離析慰我沮溺群

春晦同友人送春次韻

九十瑶華歇韶年不解留朱明看有夏素節忽經秋司馬元多病東方久倦游黯然傷別意逝水共東流

游故人山莊

吏隱成真隱柴門即鹿門綠蘿棲鬼谷碧澗測仙源鼓枻魚吹浪彈琴酒滿尊援離高唱入雲月護江村

約閩士陳太初游西湖雨不赴次韻

靈雨蒙幽埜瑶文秘水程湖藏千地勝山隱四賢名蠨蛸誰堪指豐隆馭轉輕行違原有定身世付君平

海上憩卧仙臺次朱西塘

洞埜仙人府虛明達士觀潮平帆更疾天迥日初團徑轉千峰出巖深六月寒山人有餘興小竹即成懽

上鷲嶺

九里盤松路傳呼度紫雲樓臺平地出鍾鼓上方聞引蓋風爲伴乘槎手作群岩嶤天路近光景挹清芬

登飛來峰

風磴懸厓上霜皮盡十圍雨花留石潤苔蘚雜山衣峰自飛來得人還老去非烟霞歸路晚纖月下金微

天官冢宰誠齋汪公挽歌

冢宰群公表神明世胄孫推忠忘眄食開閤禮賢人寅畏平生著清勤晩節醇摛章惟戀主熈載不謀身天眷威名舊台司氣象新郊巡冠獬豸宮保服麒麟風雅空前輩材華軼後塵旬宣曾兩浙簡拔向孤臣繾綣通談笑陶甄屬大鈞摐金陪賜宴拖玉接儇純鳳翥銓衡久鸞騫草奏頻廟堂方濯濯鷹犬日狺狺履舄從天下詩書入婺濱風雲終有待江漢豈沉淪忽報脩文信驚傳 勑贈真清秋飛素旐白日泣蒼旻望絶雲天窅哀傷世路屯劒留徐可挂船往戴難親宇宙生涯盡山川正氣湮銘旌空碩輔喉舌罷絲綸比斗天容慘南冠客淚均哲人嗟已萎仰放更何因

紫騮馬

馳道驊騮出摐金翠輦過雄姿横四海盤影耿三河碨磊空群久驍騰遇賞多敝帷如不棄造次敢蹉跎

對酒行齊燕楚越四首

齊瑟震遺響飛聲驚鬼神徒勞奏慨慷彼美何由申烏烏好竽者彩褖瑶華新對酒不成御塌然甘苦辛

燕臺築黄金辛衍自媿始白日揚紫芬却秦洗餘耻臺荒狐兎縱晶曜匿殘晷對酒一浩歌揮霍魯陽子

楚和獻奇璞慟哭開荊闕不忍良寶棄無論雙足刖梧臺方十襲掩笑相輝輝對酒重寤嘆淚迸不可揮

越人採海窟融融抱明月清曜朗紫霄聲價輕特達一朝伏泥沙魚目光浡浡對酒且復醉披藻弄神玥

艾如張

艾而張羅閒門習静人罕過黄雀儻以昔所棄戢翼遂艾棲卑柯雖有繒繳裝爾何艾而張羅山有虎海有鼉胡不張機射以辂乃令奮鬣負巨阿艾而張羅當途嶮巇岐孔多誰

復千旄歌五紽誰復千旄歌五紽

豫章行寄天官寮王岳伯南江年兄

岐路雖殊軌同歸有固然矩步復規行投足
正屯邅後車載姝麗憑軾期轉徙在道皆匡
人戒行亦多趨几几狼跋詩悠悠使我瘨

釣竿歌

九重凝庥績兩儀正五辰萬物總曲成微躬
竟何狥投竿運蒻絲嫋嫋河之漘蘭橈蕩桂
檝俛仰聊自伸銀鉤歛金劃舒卷從天真旭

日滸浩浩溥暮彖粼粼扣舷以卒歲誰復事
經綸綱緡起飛龍不兆終亦湮嗤彼北海翁
馳驅後車塵桃流秘靈祜洗耳得所因

浪淘沙三首

遲日輕桃颭浪開棖棖山響觸潮來沙邊鷗
鷺鸞群起列向中流錦作堆
鸂鶒雙雙沙上眠汀洲春色草芊芊無端惡
浪吹前浦風簸寒濤萬丈顛
誰言九曲黃河險爭似銀河水不流祇恐移
教人代裏碧沙璵浪總關愁

鰕魱篇寄訊雲岡龔祭酒年兄

鰕魱體本微飲河能幾何江海彼焉求乘流
泛滄波道逢北溟魚相狎髻相摩一朝搏九
萬神化翻冲和漭沆激三千綱罟安可羅鱗
甲有萬族滃滃驚相捎羽翼固無儔騫騰孰
與於乃知耿介心璅璅非所欽二儀配橐籥
八極準古今浩氣薄皦日迅響震雷音時往
功不逮長歌滌煩襟

怨情詩

昔歲驩昭陽茲辰限長信彤闈肅九門求恒
豈應浚一與閫人辭飄風悵玄鬢廣謝滯綺
縠從賞乖瑛頊離殿佳翺游引領冀下陳遨
矚眷末芳疾首正如疢

守歲

四極行初殫三光已告成故寒辭夜去新暖
入朝生臘雪階除送春梅管吹迎曙光還有
待栢葉且須傾

憶昔行寄唐荊川宮諫并簡唐翁湖東太守有序

往余客長安宮諫君同寮天官維時天官寮王南江任五岳李中麓禮官寮陳后岡四三友朋皆一世之選朝遊夕燕究極懽愉比余讒廢諸君子相次落職陳子竟弗可作矣感惜往日惘然增愴其辭曰

長安憶昔扈時鑾宣徽摛藻風颼颼雄譚震迅白日動傾軀調咲青雲高華褭列坐劇聽

黒休時權願諧所遺麒麟振振玉趾角鳳凰輝輝金羽毛黃虞盛明一再致餐霞吸液求其曹荊川先生滄海豪恢恢氣岸薄紫霄噏珠咳玉落潢漢九天一寫萬里遥迴江轉岳朗無滓層岡大麓褭雲標子虛長揚賦纚纚五侯七貴等於㢄文采風流驚世人世人共羨令如此嗟余折翮翻翩翩歸來柴桒尋故巢夢游赤城及天姥身騎飛鴻石橋塢上有蒼苔荊樹摩穹宇下有浩浩川流起風雨荊川川流歲月多就中靈駕連蜷過赤豹文螭集如堵江環岳麓月剛午晦結后岡不可覩浮翼斐斐煥復明陟丹梯兮朝玉京天門親覲甚省英君家巖君新出守湖傖逢迎爭稽首虎旂熊軾下南斗燁燁金符結前肘八月京飈吹五馬前驅負弩𡵻山下尺素雙魚訪故人白璧黃金委荒野我欲因之雲夢游氣吞七澤溢九州攀余轡兮翔八極臨睨舊鄉長太息太息悠悠徹清昊單人周章愁如擣

抽思軫念朣晝夜晨風為寄毘陵道

鞠歌行

鴻鴈翔自成行冬南春北從風揚湖水清田有粱飲啄自在玄雲長魚網設虞羅張弋者瞻慕時相將衮作衣繡為裳於汝信處遥相望嗟遵渚惻我腸盍不渺渺無人鄉

贈門人武狀元周都閫乾總督浙漕

五千賦服開昭代十二漕師用重臣新握六符堪報國舊傳三畧不諆身瑤華錦襮飛雙

節禮樂春秋第一人四海風雲護樞掖即看
萬里布鴻鈞

舟行望月次宋之問韻

岸草浮香細江天入望遥晴沙明宿鷺寒水
浸清霄刹火懸山寺帆檣落野橋天涯何所
贈尊酒自相邀

醉歌行

我生四十髮半華幾見長安桃李花長安桃
李春輝蕩片片花飛綺櫳上紫閣芳妍易銷

歇碧樹猶懸舊時月可憐把手舊時人衰楊
宿草権青春即今天中新甲第繡樹雕楹極
雄麗五劇三條朝市恩百隊千甍夜多禰驃
旭雖窮懽未已趙舞燕歌傾戚里南金北毳
悉方曹區區七貴誰堪擬君不見石家園谷
花争發樂往悲來坐超忽昔時緑珠曜紅粉
今日黄蒿覆白骨樵夫躑躅園中來負薪黄
酒西江臺風光不待朝夕改枉殺華搆當年
開眉不見雍門彈琴孟嘗泣楚國伏棘春申
哀丈夫老大不稱意且將痛飲休辭醉醉酒
不醉心短句還長句玉缸有酒三千石不向
胸中洗塵霧結交須結魯仲連黄金百萬直
棄捐片言然諾鎮河海長嘯澹蕩旋坤乾功
成拂衣不受縛蒼天浩浩空雲烟

送門人劉將軍謫居西廣

忽覩清都劉孝威蠻横嚴譴思依依青山瘴
癘天疑別落日蕭條鳥獨飛萬里孤臣看玉
匣南中北望泣金微元戎未報收交趾好仗

討籌疾解圍

東匯詩集卷之五 終

東匯詩集目錄

卷之六

東匯詩集目錄終

東匯詩集卷之六

九晦

呂子晨興端居明農精舍旭日杲杲照臨衡華韭爾浮渰𩂣集冥冥晝晦乃知圓靈廣曜法象著明自無蔽虧而人世晦明變𡊧無窮有理不可推機不可測法不可制情不可通者糾纏罔極困無能控揣也因憶屈子遭讒欲泄其憂悲憤懣無聊不平之思作九歌九章宋子閔其忠而放逐又作九辨以述志乃

竊比斯義作九晦焉以吊之自附于賈楊𨛦蘇諸子之後云爾

其一

大哉乾之爲德也包萬象兮統括而森羅太虛遼廓而無閡兮入凌競之衙衙叶懸兩曜兮朗九霄之明河洪紛于高衍之上兮運自然之冲和矯首仰觀兮正弘惝以無涯叶霄焉翕赫而㫚霍兮乃四塞而蒙觀望天門之繹繹兮軼浮景于玄都叶何方洲之傑俔兮

紛總總而多詭通谷崇丘兮失其谽谺而嵯
峨別隝堀礨兮掩羿豸之坎軻沆瀣散渙兮
糅雜夫溝沌天衢蕩蕩兮攢被而叢遯叶策
駑駕朽兮周流長途叶邅玉鑾之偃蹇兮諒
余衷之匪他衆菱然而繽紛兮務變易而速
化叶羌荃蕙之素榮兮與蕭艾同其姣娉叶
願比嘉樹之難徙兮獨立而不移叶悼耿耿
之無從兮借景光而無囮窮類曼曼之無儀兮
心絓結而長嗟叶

其二

暾出咸池兮爛霽宇之昭昭東皇屬節羲和
兮拂若木以作表喟陽春其未央兮飄風帥
雲霓而來擾豐隆前驅兮飛廉揚飇斑緯繣
其不倫兮世眩昧而不曉吾令鳳凰朝鳴閬
風兮継羽毛之翛翛乎號其猶未申兮從鵾
鷄之嘵嘵念佳期之莫展兮目紛紛其增愁
叶望天涯而不見兮涕浪浪而不休叶

其三

當攤兮升皇振赫戲兮焉窮叶溘靈瑣兮若
奘叶覽四極兮齊光餐餘暉之剡剡兮忽騰
霄之溕濛叶紛窈窈其慌惚兮縱狂蠱之天
狼扣閶闔兮九重叶纂南州兮恢台若蒸叶
撰余轡兮排九陽服兩驂兮低昂太微不可
以徑度兮時能辟炎埃而清凉

其四

何凜秋之肅肅兮百卉離披而萎黃曾鬱邑
余儃佪兮判機羈之恇攘謂日逴逴兮浮役

癰而鄣之謂天蒼蒼兮尚犢譙而蒙叶之彼
譖人之蔽嫉兮何眩惑之多方皇天白日不
能下照兮忳惛惛而孰明時曨曨而將暮兮
收朱明於素商蹇怊悵而逍遙兮惜歲時之
無當竊以糞壤不宜充幃兮衆獨棄夫椒芳
閔嚴霜之同薄兮中震盪而慯傷

其五

氾浮雲于塞門兮睨醫閭而忽荒上曭莽而
無涯兮下曖曃而無象叶召玄冥以進穀兮

使黔羸其掌行叶欲奮於而翔厲兮覽迅風
於帝鄉望天閽之洞闢兮意欣欣而樂康何
雌蜺之揭橋兮沛膠葛而不通叶泥余車以
雜亂兮路漫衍以增氷叶焉乃蹈路以掩涕
兮然恫愁而皇皇般馳騖之徘徊兮俟無爲
於至淸叶

其六

伊駿極之高嶽兮紛四望而難抳抗竣驅而
循虛兮慘飄忽其無及曼吾目以流覽兮泊

莽莽而於邑何絶路之暗漠兮徒鬱鬱而竚
立爾乃釋域中之横奔兮暢超然於層城跨
三幡之逸軌兮發五蓋之幽盲道穹窿而無
娸兮心震業而不寧僑吾日夜冀進兮願自
申而無正魂營營而誰告兮聊躑躅而躬耕

其七

余悲夫瀛海之浩瀚兮氛翳蔚其游蒙天吳
鼓狂濤之湍兮海若舞馮夷之宮誕先登于
岸兮適昏椽之内訌潰潰其回遹兮實煩究

之瞀容叶滔滔汨徂兮曾不知其朗融也一
激三千兮誰其壅叶之也離明不可還兮衆
溷濁之是崇獨昧昧而髮結兮邈余心之莫
通願熙黄之蚤旦兮吾將竚照于曈曨職令
日御齊軫兮煥靈晟于萬邦叶辨跳粺于自
替兮掮愴怳之引弘叶

其八

望佳人兮迷天路之無援一步而九折兮歷
重堦之險難叶驂虬螭以乘風兮排閶闔之

禬絢五帝親御六神兮鑒忠誠而寵眷寧背
衆而即讐兮專事君而不變忽離謗其銷骨
兮謇敝遠而莫之面也耳肅肅而無聰兮目
揜揜而無見也惕號其無聞兮甘靜默其無
言叶也入深林以幽棲兮安吾生之貧賤也
混玉石于同量兮刓方圜於罔辨揉上世之
玄晏兮乃優游而泮渙維浮氣之蔓菲兮任
繽紛以繚轉心憑噫以忘歸兮豈云逐濛氾
一而不返叶少歌曰荷君恩之明揚兮畀余衷

冒衡以贊襄兮率群匹以燕友朋叶兮宣嘉
猷以調冉鎔兮補袞職以達聰叶兮麯蘖酒
醴而鹽梅和羹叶兮浮江漢以同徐方兮無
不爾或承叶兮白晴自獻其身叶兮布天下
之鴻名叶兮誠不敢薄功厚饗以負　聖明
兮嗟嗟我馬虺隤而玄黃兮馮鬱鬱其誰從
叶兮豈騏驥之不可驤兮將執御者之非良
兮即溘死其何讓叶兮願及君之無恙叶兮
伯樂其司車攻叶兮脫鹽車而斯臧兮戮餘

力于周行兮

其九

粵若鴻濛肇判兮粹靈脩之好質息日入而
作日出兮世昭昭如皦日麗天兩作兮維下
民之陰騭羌昭質之數化兮傷民生之多疾
棄繩以追曲兮競夕替而朝誶然朋家以佻
巧兮顧專直之爲聖視天夢夢兮視日凝凝
叶頗僻而僭忒兮奪黒以爲白叶脅權章脎
兮遂反凶以爲吉天日之謂何兮極幽昧而
險隘叶嫉美而肆妬兮維哲人之顛越叶溘
余翺翔以縱觀兮冀八翼之生風叶身翹翹
而無束兮目湛湛而無觭冠岌岌而如山兮
髩髧髧而如結影汎汎而飄飄兮心養養而
隍兀叶龍蜿蜿而來駕兮車邈邈而飛轍叶
神皇皇而接余兮顏曄曄而鮮潔叶憲卬卬
而翠留兮憒鏕鏕而贊寥瓈鏘鏘而錯陳兮
珮翩翩而有僕叶雲冉冉而四披兮帝穆穆
而盈室席琳瑯以布芳兮肴蘭蕙以馨馥包

羲陟降以上下兮重華儼以晤對叶合聖哲
以該輔兮列后牧與縣契叶奏雲門而舞韶
箾兮遵洧盤而彌節叶鼓淵淵以發聲兮吹
笙簧而絙琴瑟吾將蛇蛇以遡從兮留玉獸
之齊軼縣圖會不得以少留兮路耿耿而無
際叶獨假寐以達曙兮惴景嚮之離索叶倀
倀焉而無之兮痛長夜之難覺叶欲託居于
赤霄兮何彭咸之不作叶倡曰宓噕箕疇隱
文章兮岐鳳魯麟遐企增傷兮懷瑾握瑜天

下莫容叶兮紏愁苦其緜緜憯惻不可勝叶
兮寧低佪蹇産終不改行兮舒心洋洋有孚
告公叶兮指天矢日余將以爲常兮

班婕妤怨二首

漢帝舊歌席吳姬新舞衣宮花開綺繡庭樹
望恩輝捐棄何嗟及姸華樂靚稀秋風惜遲
莫伴月入虛幃

金屋輕雲轉瑤階皎月流宵衾伴團扇曉珮
罷鳴騶紈垢懽難合人稀影獨羞久甘長信

別敢逐後車游

昭君怨

離宴開金殿和親向玉關曲中悲紫塞絃促
損紅顏隴阪雲爲帳燕支雪作山羇身如斷
鴈春盡不知還

豔歌何嘗行寄曾都諫前川年兄

煌煌豔葩蒙彼春華花而不實誰之永嗟解一
翼翼皇極敷言是式邑其佯狂商邑乃怏匪
我弗力莫我肯即禹疇再陳箕懷孔棘解二周
行蕩蕩迓衡不爽王心式訛使我心怏鴟鴞
詒貽風雷震響東山不歸孰與昭朗解三姬道
衰遝文武未墜宣尼振之行邁靡靡昊天疾
敗王倏匪彝彝舉世莫宗哲人胡爲解四淪訛七
雄離居蕩析鼠思告哀云何其愁顧瞻黃鵠
爰得所適策我白駒届爾夕愓解五

白鼻騧

騕褭日萬里那用著連鑣遭時病虺隤何以
辨雄雌

暮宿月氐下朝從薊北門辛苦一百戰功名
非所論

莫愁樂

石城何藂藂女蘿託松枝草樹本一色歲寒
有榮衰

朝發石城頭暮至楊子州風流逐絹帆隨歡
共沉浮

吳字詩

春夜雨霽朋好邂從感徃增愴分韻得

甘液清紫霄霽色滿穹昊庭蕪綠新滋秉燭
更鮮好門前五栁樹洞裏幾瑶草遲光見雲
峰肥遯愜幽抱竭來分今舊觀賞惜晏早菁
皇促龍馭少壯苦易老何當舒八翼奮飛騃
瓊島

游金焦二山詩

大江流濟洋茲山峙英爽上干雙𨗉下帶
百川廣芳甸互隱見奇趣沓摩盪犂淙積溟
瀚谷飈布弘敞金波麗西洲玉柱亘東坱潮

平淨天吳水瀚戢飅飅靈暉映丹梯眞籟通
碧梘沙鶴和臯陂江葵接仙榜朝綺散霞臺
夕霏收露掌我行遂初衣二山得兼賞陟遐
駕輕鴻臨淵薦嘉魴休汝願已愆如邛賦無
像自此謝長纓於焉息徂兩

西園植菓沿泗四面桃李列墉詩

蓄軫遯荒野適已隱東匯素雲散凝雰飛縈
撰爽塏西園亦玄寂衍漾故不改雙渠夾曾
曲杀菓條可采夙茂豐稚節森靄含後彩嘉
木繞流綴幽蹊互廻旋蹺霞湛夕霽畜葉蒙
朝鮮羅戶碩果暎同芳媚景延惠風蕩巢居
聊謫任公篇載就啓期生行歌裘索懸富貴
匪我求反税無纓牽

暮春惜往詩

陶陶暮春時惻惻莫與同夕情愴西匿朝戀
遲東烘戚戚攢念遠眷眷停雲重雲氾乂暌
隔可覯不可從徽音阻芳訊鍛翮當廻風素
絲良足悲青蠅何見祟豈謂恧離索嘉偶懷
音容遠方非所欽鮮輝寧首蒙黃齒耻背腹

一舉凌蒼穹高高那可期耦耕安固窮

碩鼠謡

自侈來金室誰言散玉銜劾從張內史劇賦
魏元明蒼鋭災由起丹熏舞豈平曾磔萬斤
重咼鑊有餘烹

讌余圯南宅歌舞襍呈即席酬贈三首

月朗宵中讌賞開少微分曜自天來飄颻瑞
鶴飛仙馭疑是高登鳳女臺

天上蘭芬九畹開風前荃蕙和香來石家何
事誇金谷銀燭分明照玉臺
小小夭桃蘂半開一枝紅艷帶春來尋春試
探春消息咲倚東窓玉鏡臺

漁父歌

渭水東來清且深釣磯斜日倚高林棹頭衔
笠閒登臨短嘯長吟來和音尋常番緡不移
手屋後種瓜屋前柳沽酒相驩赤樵叟坎坎
蹲蹲復何有

贈孫槐溪令桐彼徵命

君不見岷峨之精絡東井作紀南天地維静
峻嶮泰霍百萬尋上干太清麗光景下蹀澮
谿灝縈帶露祥雲凝紊瀬中有文昌植槐
者虛星燦爛通幽藹托奇擢秀揚光華豐融
湛爵誇柔嘉今玆列峙端門上鼓柯流耀硃
高暢九房八闥著英聲番膴博覆應無尚采
采褘褘表百司世人咸庇如天覎蚦看諭道
亘三槐脩幹璀錯明三台

巨川行贈姚進士濟卿兄

崑崙之山宗五嶽巨靈涌出原泉邈散作川
流寰宇間九天雨露同優渥共工觸山地維
灰鯨鯢噴薄揚風雷胡沙四塞掩九土湯湯
浩浩王風頹台星化爲濟川楫取材天帝天
綱恢時將桂楫繫南斗盡斬狂螭爾何有五
湖七澤吞八九六龍飛津眞蚴蟉銀河金闕
姿蒼蒼倒掛青天入窓牖朗然照耀浮槩遥
赫如鑄禹黃軒年炎歊赤電走洪啖滄滸一

洗華雲鮮騰𩣡燁燁映朝日廻山轉海空塵
埏憶昔傾情向知己四望青天直如砥渙群
瑣瑣即沉淪剗剗區區亦徒爾愛君能爲濟
世卿黃河落天萬里平憐君胷懷本若此况
復錦帆長風疾如駛吹入天閶覲
聖人九九八十一萬歌長春坐令河漢幾清
淺手挹盧敖日游衍

送范南川窓兄上長安四首

五月南川維別船川流浩浩月娟娟飄飄挂

㢦遊何處應是長風送上天
天上青霄九萬長天南赤鯤千尺強明時雨
露恩波闊彩翩翻雲五色光
光華直拂出風塵虎脊龍文照早春好取天
池仙掌露行杯堂上獻尊親
親持玉盞酌相知黑髮看千半作絲北道相
逢如問訊為言泉石足棲遲

江閣

絶巘岧嶢起復開闌撓乘月去還來綠江草
閣披風坐無數晴雲護碧苔

嘉靖巳亥

今天子舉大孝禮幸楚南海小臣賦南巡歌
八首

昨夜星文動楚關鏘鏘黃蹕警仙環競將松
栢歌天保並喜盤根萬壽山
千官萬騎發長楊玉輦金輿聚百祥今日雄
豪震天地聲名不數漢靈場
馳道宵嚴走百神掃除傾拜屬車塵誰論八
駿瑶池樂共修虞王二月巡
天津春色護行宮萬里山川顥氣通日極清
明寒食路風花併在太和中
青陽黃道布南天水殿疏龍夾漢川燁燁輝
先千尺吐喧喧文物五雲連
列御鈞陳拂洞庭龍旂翼翼轉青冥何人奏
上甘泉賦定有賓筵服萬靈
撞鍾吹角曉雲開王氣周回入
帝臺四海復除歡賞洽扈游應有掞天才
章華巫峽壯規模帶漢含衡寔奧區
聖主只今開瑞檢小臣長此識
皇圖

閒居作

遺榮投故里作賦擬安仁雲水分三逕風花
覆四隣門無紆紫客宅有尚玄人避世幽襟
洽迎陽古樹新興深還籍草泳淺不迷津鶴
語風前轉鶯聲雨後頻芳含紅藥死景暢彩
芝春機息烟霞野生涯老病身歲儲聊卒歲

塵境淨無塵明發羞時食巡池詠采蘋

古意

昭陽歌舞月初函孤竹雲和九奏誠皎皎長
門夜光寂欲從明月問巫咸

六月既望夜玩遣作

朱欄玉井護名花五百餘蟬散綺霞最喜蟾
光解相惜高懸皎皎麗瑶華

贈就蘭太醫

九畹逍遥淑氣新奇芬煥景足長春就欄争

馥䅽花日總是當年種杏人

題海寧徐蘭可近圖并簡其子曜

楚畮春敷澗谷香商岩還見曜輝光東山喜
近岷峨老陸海歌鍾樂未央

四色詠

丹如赤城霞標懸青如松栢清蟬發黒如玄
都夜半雲白如瑶池臺上月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揪梘枚半白半黒炭上灰腷腷膊
膊鴈啄梅磊磊落落瑰作堆

門人甘將軍兩勾當兩浙漕務過我草
堂道是夕夢大通橋風雲震迅頃即霽
朗玆爾樂覩乃徵斯夢余發策占之蓋
梅埜橋梓之祥賦詩送之并簡其令子

春元

緑野明春日青旂動彩虹都門十年别匯水
一尊同壯志風雲逈兵符貢賦通鳥號開梹
棊赤電起崆峒祓禊銷天宇橃桴控鐵驄三

宫軍氣肅萬里將星紅司馬分麾重元戎秉
鉞隆雲臺敷妙畧麟閣待膚功霖雨名先著
鹽梅望轉崇義方申武帳令子復文雄寶劒
精光合金門禮樂融廟謨看首命舞羽兩堦
中

覽鏡拂垢愴焉興懷

玉水傳軒后銀臺出漢宫千年留異刻百鍊
瑩神工江鯉光星象龍駒濟世功僊溪人莫
掩玄冥自稱童藍色驚魑魅清輝射斗虹金

奇遒鬣飾形錯截頸滕肝膽徒相示陰霾孰
與龍鮮痕衝落月鱗甲斂雄風嘶匣颭飛鳳
循池感卧龍旭曦終爽朗白雹豈醃蒙霹靂
開蒼昊豐隆㩳碧空姸媸收定價理亂屬淵
衷照耀三天微誰論百里同顧予非宋相日
影媿曈曨

好遯羲野是然足音喜沈石山錢海石

兩黃門見過鄭庠奉酬五首

新雨來今夕相看見故吾風塵任疲拙廊廟

媿徒思藜杖縕衣舘星占太史圖洞從偶軒
蓋祈奉白雲衢

丘園衝所貴朋好亦從吾荒野披雙璧孤蹤
詠八區乾坤淹短晷風月快良圖敢以玄黃
為犧驪造九衢

幽棲遺百慮盟櫛欲忘吾丹穴容棲老清將
鶩轉愚風濤驚乍定鳩鷺儼前圖珠樹雙飛
翩翔眞自滯衢

顛隮迷登岸前知賴啓吾理還眞自見欲盡
蔚如愚落落嗟生事悠悠感壯圖窮途非所
泣是處有亨衢

話接燈前影形遺爾共吾萬期猶瞬息四海
孰賢愚潛見有陳跡行藏無豫圖欲因堯舜
力長得詠康衢

己亥歲秋八月十五夜呂子泛舟紫硤
乃盤山東西漾湖南北舍舟瞻眺復停
策俛仰將默齋丁子初泉吳子見微杳
子薇山朱子心環葛子偕焉月曈朧以

飛輝桂紛披而揚芬粲玉兎於毫芒覺
良夜之犢朗於是托諭風人賦五子之
篇

默坐聆防露絜齋發陽阿行瞻叢桂枝排雲
長新柯摘花薦芳醑蘭馥安足多佳期歲未
晏結珮紛素娥

神宇月初澄皛皛抱飛泉膏澤有餘溉華采
更相鮮晤言芙蓉池逸調摩中天臨源快遂
觴奔龍躍于淵

騈筵見明月灼灼射雲漢中有紫微君六樂
宸清彈望舒侯行游四坐一何爛台室明文
昌羞璧不可筭
青青山上薇粼粼山下石圓靈盪山椒清光
照綿邈招要謝惠連高風動飛閣陵岡有丹
梯振衣御玄鶴
我心昭日月日月次周環朱羲返朱陸白露
凝白菅翹企太微宫玄兎耀玉顏嚼蘂挹丹
溜委彩天臺間

九日萃春樓小集即席呈西塘默齋諸
君子四首
萃春樓下見黃花萃春樓上秋容賒蒼雲離
離藉紅樹白鳫翩翩凌紫霞逍遥放曠嗟潘
岳潦倒迂踈咲孟嘉晃朗乾坤驚短晷春數
秋萎幾妍華
風槭重陽木葉踈登樓一望四愁舒圉開實
涉淵明屣坂圻虛馳孟博車九徑新芳浮膴
瞬十年故事嘆離居憑誰作賦招王粲好取
茱萸膾鯉魚
羙昔頹顏駐落英鍾生慵賜正逄迎即看爽
氣疑朱紱賸有清風比錦箋貝闕百年終耿
耿文峰十里漫鏗鏗粉飡糗餌聊遵實馳酒
分曹倒玉斝
興洽林塘暮景催龍山高會若爲開幽偏真
負襄陽孛悽惻遥憐宋玉才采采東籬翻錦
璧亭亭西日暎金罍懸知帝綬賡歌日不數
商颷扈從材

語溪謠
謝公雲月寂陶令菊松存赤紱元非願青蘿
正可捫興深風解帶客散月臨門我亦逃名
者桃源何處村
秋夜獨坐
金飈專肅氣玉露墮飛螢皎月長河冷衰林
獨烏鳴乾坤驚老病豺虎復縱横搔首燈光
下殷憂泥五更
雷雨嘆

逵漢雷聲薄高林雨脚懸陰雲連絶壑寒吹接浮烟鴻鴈卑飛重鷗凫汎浪偏遥憐涇與渭清濁共汨汨

已亥歳除

摊裼蹉跎四十強驚看司命醉窮鄉梟盧五白觴飛亂太簇三微夜正央不分梅芳催故臘爭憐椰色候初陽殷勤傳報沉香火爲廣春和被野塘

南海

南海無波地東吳樂隱家玉芝齊石楊琪樹散瑶花茅屋青天出漁竿白日斜春秋閒不數山水護平沙

晝起郎橣作

卧起肝衡坐閒看鳥雀群風歸花似舞雲摊樹成文短髮愁難把高吟日易曛悠悠鹿門裏石髓待耕耘

春宵册行載酒玩月得遊字

仙榜乘春入夜浮江華上與月華流霞觴况復群仙壽不羨星槎天漢遊

贈洛仙次韵

洛浦風光世所稀詹神化作綵雲飛祇應香靄飛仍結吹落吳宫對紫微

落日

曲渚浮雲散高岑暝日沈飛星時近戶倦鳥不過林望外青巒別風前紫邏深行歌丘壑上不作白頭吟

閨中聞砧

玉宇肅清霜秋砧響洞房淒風摇黛緑凉月捲鴉黄長別驚時序雙飛憶鳳凰空餘琥珀枕不共鬱金香

賦小紅圖

桃含嫩蘂紅初綻春肇初陽緑未匀爲向春風比容色夭桃寧似少年人

三月三日往北山燕途中賭眺二首

林巢安薄劣藥餌藉衰遲曲水迷新術稽亭感故知春阜揺碧椰蘭澤變青荑遥望兩塘

外群峰引半規

煥景開層阜彌舟啓列筵靑鳧翔翠渚白鳥暎蒼煙泉石偏宜醉鶯花不論錢詠歌還有樂祓禊向脩川

五月五日

長命開良節芳華採瑞蘭懸絲雷戶飾懷珮獻江干晋介靑山暮湘原白日寒絃歌聊徇俗牢落不成懽

秋日郊興

誅茅築場圃太卜不須占日夕牛羊下雲空黍稷穠閒居賦潘岳開徑學陶潛坎坎饒淸酤嘉魚溉釜鬵

中秋對月

獨對高高月餘輝灼灼飄素娥疑素魄丹桂拂丹霄列宿空中隱幺䨓望外銷瞻依頻魏闕悽惻坐中宵

曉望懷舊

十年淹薄宦故里隔平蕪倚杖遥南望覊魂直比孤春明離五鳳雲暗耿雙鳧試向愚公谷狂歌更五湖

晩霽

十月秋雲晦寒山失翠芬天開殘曜迥風急亂蟬聞落木沾餘濕長川漲夕紋遥知今夜月一倍照離群

山下臨水獨坐二首

開山列群岫鑿水漾諸泉森靄凝林氣漣漪引竇泊薰風懸玉軫凉月上朱絃幽養惟玄

牝紛喧早自蠲

水鏡遥難極山梯近可躋巨鼇神所負精衛爾何撩衣烏塵無染容華髮漸凋投沙懷古昔澤畔更嘵嘵

題顧洞陽憲伯淸溪莊次韻

少陽危構鹿門西百道淸溪達士棲綺樹垂垂含宿霧瑶臺一一帶新畦洞門斜日堪花落身世浮名任鳥啼仙島夜珠應不惜玉壺蘭醑更然藜

題王柱史碧山莊次韻

逃少池臺萬竹西通塘宛在碧山棲浮桴遯世虛疑海抱甕分林自灌畦奕奕卿雲圍樹密嚶嚶幽鳥傍人啼牙籤萬軸青緗史好照星宮太乙藜

奉酬海石錢給舍年兄過草堂適白紫二牡丹開擕乃鮮作肴即席次莫蒙泉年兄韻二首

遲臨鳳鳥下喈喈野外星文景物佳沙草含

青承照曜庭花精白見禾嘉頴顯聞望窮天宇翩翩威儀徹泰階憑將采蕨忡忡思日上南山悅此懷

誰謂笙歌護碧紗自憐閒院亦名花銀絲細縷分春藻素灌香颸綴玉葩燕喜鸞刀飛野饌葳蕤紫魏雜青霞祥雰靄鬟蘿襟濕穉榻塵銷樂隱家

病中得錢給舍海石年兄書

五月薰飈颸海上邯鄲新黍夢初酣汚卑自浼三宿黜疏幔真拚七不堪物色生涯何處所詩脾藥果正相涵殷勤海石時相啓不羨金砂九復三

庚子生日二首

弧矢當年協夢奎志希風雅薄雲霓方攀屈宋應全劣竊比曹劉不啻齊雙鳳池頭嘗奉躍八龍天路杳難梯未須侯相群屠狗肯向狸膏學鬪鷄白的真慚遼豕涉蒼蠅終見玉成黨美芹再獻何嗟及和璞三違慎勿啼魚

目由來賤明月燕珉振古貴貞瑅也知浪迹難金馬罨舌惟應慰寡妻

稱祝嘉辰習俗同蘊隆蒸暑藉薰風念年見躍全龍蟄四十餘生半耳聾珪組久知成骯髒匏瓜誰擬更丰髯閒身轉覺門如水緩步渾疑杖有功桄石藤蘿香崛起倚天桐梓漸豐隆宜男愛日恩光永君子梢雲氣象雄時命悠悠從逆曳烟霄坦坦咲書空拂衣捫虱時看刱媿乏良圖佐有終

燕學使蒙溪張年兄五首次唐燕國公張丞相韻

昔從太史賦甘泉今向南天協舜絃九德宣明歸大造六鈞鎔品慶韶年巡車化雨飛甘澍捧蓋卿雲擁瑞煙忽覩天文開日月德輝高朗照初筵

筵開寒墅匯之東日上台階亘海紅采拂曙氣三斗近明光文教四天通田龍共見雲成象月窟新看桂作叢燕喜獨欣多受祉推今

張仲韋再次同

同榜英賢總異材和羹惟爾作鹽梅金華舊禮延張起宣室崇恩接賈來翰屬西垣師席在郊迎東土　聖詞開奄奄此夕霑華露浥取黃流注玉杯

杯傳行漏月華生藹藹文儒送履聲五教單敷恢輔翼六師齊及軫輿情泰山在望真堪仰泮水從公本自明伏取高山與流水振衣兼得濯吾纓

纓綏聯蟬羨世芬鵷行於我幸同群儀曹春滿祥飇散天闕香分瑞靄氤赫赫風雷趨使命昭昭日月盡披雲願憑論事回天力入掌絲綸翊

聖君

庚子中秋偕丁默齋郭龍岡謝海磯吳北山祝龍橋諸君子西湖泛月

璧月流輝湖上開澄潭瑞靄映空來仙歌隔座籠朱幄采旌分林瞰綠苔極浦峰霞金作

埒廻塘石瀏繡成堆良時勝賞誰能駐更取清光狎酒杯

黃龍洞

黃龍洞口卧仙臺洞裏仙翁幾日回簇簇峰煙橫地起轟轟潮勢接天來山靈雲護開雙烏海域星華動上台便欲乘風過三島玉漿金髓醉蓬萊

登涵山與姚甥翼卜姚翁兆二首

雲飇吹蓋上涵山瑶草金芝杳靄間東向群

峰開綉壁南來二水帶松灣丹梯插漢雲初
盡紫閣憑危邏可攀赤烏未應歸返照錦雲
先自護玄關
山上紅霞覆貝樓山前碧水擁龍洲旌旄九
月臨高嶼星漢三合動客舟白馬青牛仙已
久金箱玉笈洞偏幽他年華表栖玄鶴達日
全湖總昔遊

嘉平征途寄懷馮侍御南江年兄

瀌瀌飛霰涅脩途晏歲扁舟傲五湖對燒隔
林人影斷朔風皴海角聲烏當杯嘯咤雄豪
夢取醉憑陵博塞徒撫劒誰堪招劇孟爲披
榛莽佐良圖

池上玩蓮

曲池新水浸平沱風颺高荷文綠波叔子自
應誇不蔓潛夫誰解擬仙娥溪頭款乃採蓮
曲谷口依微珮玉儺紫實從來慰饑渴青田
聊自舞婆娑

天目行壽一素呂翁夫婦六袠

天目雙峙天爲齊紫芝煒煒明清溪千峰夾
水向唐棲黃鶴名山入戶低大川繞戶白玉
波蒼松當戶青銅柯君不見川浩浩松那那
中有一翁抱冲和一翁自擬今少陽昂藏氣
岸凌蒼蒼吳門高臥樂無央德曜偕臧熾且
昌山水鍾靈更奇絕生甫生申名兩浙皎皎
清朝瑚璉資千之英兮萬之傑我昔天門謁
聖人承恩轉盼銀臺濱金高南斗不屑顧落
魄東山訪隱淪愛翁心素結不改與翁翱游

溥湖海海上有桴子欲乘浮埃八極風雲騰
青天四望正嘯傲瑶池仙子來相迎盈盈錦
盤脯麟髓粲粲玉齒喧鸞笙靜聽七十有二
曲鏘然盡是昇天行竦身直上太清闕覲見
南極寶婺輝輝明乃知翁家夫婦稱始壽爲
翁持獻南山卣赤烏當筵邀紫陽青鳥將雛
挹王母向來天曲聞豈偶節按商宮世稀有
從茲取次鑿交懽一年一曲歌黃耇

酬日者西園

西江西園今子卿相心相貌斤斤明當年調
我清淮濱揖我謂我何嶙峋逢時策足登要
津蔚然豹變敷經綸夙期不偶翻倦遊垂緡
張釣匯溪頭浩歌擊缶百不憂嘯看天地真
浮漚西園載過匯上丘揄揚二雛語不休吁
嗟相術子莫迂尼父失之於子羽眉非八彩
本自玥目匪重瞳亦能睹神禹豈必參漏耳
顯文安事四其乳乃知聖哲不在形形殊道
合皆神靈君不見宋臣名震公孫呂七尺雄

軀世稱鉅魋顏攣滕步跙跙蔡澤相秦戲唐
舉我從扃關讀道書青山碧梆陶潛居組[illegible]
夂棄虛且徐骯髒不就公家車玄成他日如
相驗賴爾前知一啓予

盧岳伯抑齋開讌保鰲堂即席賦保鰲
歌

保鰲昔聞召公奭蔽芾甘棠頌無斁于今浙
中歌保鰲盧公所憩疇代之我公神明道自
然綜維洪烈天爲旋見龍蜿蜒至德晋翔鳳

翽翽餘輝宣至德餘輝協陰騭大淮表靈日
洋溢膏澤流光徧十城芬芳祥靄凝作卿黎
昕惠賚戾霄蓋郊擨觀省昴雲旌雲旌霄蓋
兌山陽遡洄從之水中央隱淪偃臥信骯髒
餘生何幸升中堂珎盤傾酤薦桂酏蘭辭廻
恍寶纚纚丕續方侔周十臣高懷蜉蝣漢三
市欽賢慶泰對昭朗滌蕩寰區挹英爽會同
四海庇安宅中台顒顒壽平格願言上世明
德期召公盧公豈今昔

對鏡

圓魄看明月支頤影自隨蟾蜍光不蝕礄帶
結偏宜華髮吾相見愁容爾獨知離君何所
慰萬古鮮盈虧

泛湖赴洪西溪燕集

彩鷁乘風下西溪入望賒朱甍明綠野紫嶼
雜青霞遠近浮空碧參差映暮花好教新月
上光景燦瑶華

題談潤齋世賢全嬰藥室

濟世神群丹金嬰秘探元橘泉收綺幕杏穀
散雲也不倍風濤定懷仁雨露繁流芳玉壺
水餘潤及仍孫

八月十四燕蒙泉博士莫年兄館

綺席雙松下丹樓兩桂前銀河簷外落寶鏡
望中圓勝跡臨中沚高談震遠天鷄壇盟耿
耿蟾影共年年

題蕋宮仙人畵次元韻

蕋殿丹容麗仙宮玉鳥嫣六朝驚粉黛九畹

妬蘭荃鶯囀羞簧巧花姸避錦鮮嘶于東海
上翻聽雪兒絃

題贈崔龍岡

靈氣噓芳積神光接絳霄松枝垂玉笈蘭葉
褭金標結閣臨青磴披軒控紫嶠還看雲擁
從霖雨慰崇朝

和鴻山華學士年兄見寄之作

文華開玉署桃李屬公門避世嗟賢達抽簪
藉 聖恩逍遥維永夕寐寤矢何言意氣傾

公洪神游即面論

晩霽歸途口占

疎雨開新眀輕橈入夜歸空濛銜積氣杳靄
帶餘暉倐竹移龍籜飛泉下釣磯年光陌上
皮青鬢鏡中非

觀諸姬采蓮作

龍燭瓊宵燦九陽星光煒燁映扶桑五華仙
草應非采四照靈株詎比芳夕泳錦鱗排曲
浦晨翔繡羽翩迴塘纖纖玉手分珠幄郁郁

浮香散舞行

觀月砻洛仙彈琵琶

抱月雙娥洛浦仙廻風逸響薄鳴絃飛龍刻
鳳金華促齊柱梁墀玉柱懸綏曲翠眉舒姚
婉高歌紅袖拂聯綿當時紫塞聞驚喜此日
昭君更可憐

壬寅元夕雪賦陽春白雪歌四首

韶年初歸動微陽凝陰結藻散復翔卷幌點
帷繞虹梁玟筵珍肴鶴燚光蘭膏桂寢閃瓊

瑫夜暉灼爍殊未央催弦佇鶬樂無疆
梅芳生姿耀先春飛芳參差玉嶙峋素雲回
車儼若神纖羅霧縠珵華新星橋隱見河爲
玳珠烏雜沓銀作塵盧謳奏吹徒繽紛
霓裳在御昭玉白紫庭香袺恍姑射容儀飄
飆照璃席氷繭素絲映標格奕奕光光媚瑛
璧箕卜枏傳聲啞啞三五芳宵未應剩
鸞翔鳩鳴琪樹雪暢飛暢舞出丹穴浮引將
流皎錯落角觝魚龍恣懽譆三陽迅忽若電

徽幸及良辰燭未㱚嘉䣽盈尊更深啜

學使孔文谷督學我邦晤欵語溪之陽
次錢海石給舍兄韻奉酬三首

天將木鐸來三晋奕奕洪音振九天闕里星
華開禮樂浙中風教動山川玉堂蚤譽魁瀛
選
帝館新題耀日懸昭代斯文看繫屬輝光剛
徤鎮坤乾
輝光剛健鎮坤乾敷錫人文賁簡編天漢昭

章垂有象陽春融朗定無邊神遊寶劒懺高
詠息木藏鶯喜欲遷造德由來符造化斐然
吾黨總才賢
斐然吾黨總才賢狂簡裁成種種妍北斗高
臨瞻此日南山稱獻萬斯年莪莪髦士師應
及湛湛黃流福永肩願就烝徒趣左右宛從
中沚楫涇船

寄候白石連憲伯年兄

太微朗朗麗天中白石粼粼照耀同春永北

平紓瀚海星開南斗下崆峒歌傳九罭瞻新
袞夢入三台儼舊驄翼翼鈎陳清蹕路金鞭
玉軸更恩崇

喜雨次韻二首

蕭條衰謝總寒灰豈料清霄殷爾雷列缺即
看廻日馭豐隆先已震天開滃雲靉靉皆南
向靈雨祁祁自北來優渥並霑田畯喜臨風
終乏掞天才
爛石朱炎稼欲灰廓然真宰役風雷漢陰休

[illegible]千家靜海曲回生古穀開颯颯盡蘇疋婦
恭迢迢疑是玉潰來楚天髮鬚翠虬出作賦
深慚冠古才

西園楊梅初熟時雨新霽綠叢朱實爛
馬輝芳漫答賓戲

西園動時艷采采熠東檻碧露凝萍日丹霞
麗餙籠熙安懷纈鑿廬岳羨章名有子稱家
果無妨戲孔平

莫蒙泉群傳詠梅贈館賓蔣子即席次

韻

嘉卉得侯梅乘春振早魁風雲標結采瀟灑
軼追陪玉鉉調三膳瑤華列上台鏘洋栢梁
詠應避出群材

送謝右溪致憲僉歸蜀即席次孔文谷
提學韻

少微七曜開南斗五石曾看補舜天蜀道雄
傳司馬賦漢廷直擬汲孺賢丹砂近御芳仙
醞白社新裁綺繡篇瞻屹峨岷山上月清輝

[illegible]家豈徒然

地驅樂歌

側側力力何以永日麗天則明入地若暱
側側力力何以永夕月之不暉逝將安適

隔谷歌

兄爲弦兮弟爲箭兮弦本直箭如電倏去倏
來不可期傷人歃血自爲便
兄爲涇舟弟爲枻同舟共濟不可瞥棄枻顛
狂欲渡河風簸河流項須臧

樓上夜分玩月

萬里明如晝登樓偶坐時玉鉤今有合金鏡
昔無虧東塢融統扇西墉隱半規盈盈通玉
燭莫使片雲欺

昭君詞

絕塞悲行役琵琶灑別詞胡沙寒正極漢月
暖猶隨舞雪氈成片飄風鬢作絲君恩殊自
厚傳報殺毛師

閨思

促織聲初歇雙題懶下時衣裳從歷亂簾幙任參差虎柝傳鳴咽鴛裯雜網絲秋風消息早夫婿未應知

詠別墅彩簾分韵得紗字

玉墅春風隔湘簾永日斜玲瓏擺過鳥舒卷簇名花影若籠珠綴光疑網絳紗碧桃飛片片不放入仙家

山居別業

結宇開乾域爲田向巽溪披軒花夾岸納戶

燕啣泥竹圃風三徑粳畬雨一犂逍遙堪永夕皷腹咲醯鷄

捉搦歌

誰家女大不作婦半夜縫裳美纖手念載辛勤爲阿誰何不出門事姑舅

老醜嫁作東隣婦擷茶蓄租斂手口可憐西隣紅粉粧毋逝我梁發我笱

題近山太史金年兄山亭二首

東城開甲第疊石起山阿別洞携琴入前亭邀酒過歌留安石屐書換右軍鵝玉管休催漏賓筵奈樂何

太史巖居日軒車向曲阿九峰松月上三徑竹風過舞影將歸燕歌聲雜放鵝玉堂銀燭滅香澤定如何

江南曲

蘭橈入蓮浦蓮花何綽約玉腕戲采蓮金環解珠箔無數扣舷人隔江望華萼

題明農精舍

瀰瀰東菑水青青北渚山田家將有事春意早相關播種溝塍外提壺隴畝間飯牛常起早耕者未應閒

董兩湖令尹惠以詩次韵

下帷文物照詞林同獻天人喜合簪和璞三違應薦社鵷雛百里負初心荒臺忽枉兼金訊空谷還徵伐木音卧月牽蘿亦樵叟披雲炊黍碧山岑

玄黄馨判歌贈堪輿家余兄山

君不見玄黃肇判羲軒出觀天察地有神術
唐虞天地歌平成萬世永賴清且寧又不見
公劉岳幽景廼岡相原度隰豳允荒帝省其
山作止時周原膴膴築于茲豐鎬再遷卜郟
日澗東瀍西惟洛食衛人望楚兼望堂定中
揆日觀于桑乃知鴻囊作有自青烏白鶴非
荒唐往予親覯問山子遡流窮源朗無滓指
畫龍囘造化功青門白屋紆朱紫兩浙人稱
余景純爭相迎迓無虛辰名家專門有擅業

見山繼述何超軼槭龍手握旋乾機定脉心
神莫坤穴鄰家垂老無兒孫憑君綿綿衍瓜
瓞自憐少好堪輿家迄今輿落山水涯臨淵
惵遐日忘倦每見見山多繾綣噫吁嚱古來
神術本宜民民有左右無遭屯世間此道久
淪没誰是裁成輔相人

東匯詩集卷之六　終

東匯詩集目錄

卷之七

東匯詩集目錄終

壬寅夏五月旱

炎燠滔滔出直離鬱埃莾莾草皆靡丹衢逈烈空奔礚赤電長飆震赫曦縱猟定無明主欒隕霜疑有賤臣悲昭昭雲漢天閽逼眯眯誰蒙上帝居

詰蠅賦

爰有異物止樊止棘趨熱成叢避寒孔匿疾走逞其多足狂飛鼓其雙翼倏往倏來如鬼

如魆形則不揚性寔叵測不招而來驅之愈逼晝夜營營罔有止息馨香則逃腥穢則耙比干讒人萋斐無極貝錦南箕交亂四國有比之所不受豺虎之所不食此亦天之所生地之所殖日月照臨得假顔色何不擯之八荒之外而納之九州之域臣愚無聞覩之甚惑敢請于帝帝始默默既而曰此夫雜鷄鳴而作聳託驥尾而稱亟者與報赦銜中而呼叱吊喪海上而匍匐者與人行則能折躬觸壁則能隱墨者與誤入畫屏而彈之不疑誤集筆端而逐之不貸者與門者乃無故而遭杖廚人得客置而有忒者與獵之爲記室之塗錫誚之比方慶之語寒者與儒銜鄙其何來學官遭其點蝕者與彼固貪婪而無厭冐突而不德負醜類之青蒼變海宇之白黑宜爲義士之所共嗔貞夫之所同聖張復之罵之不休歐陽脩憎之實力豈奸佞之遺跡般紛紛其作慝耶於是上帝喟然曰天地日月

固無有於弗植而微眇之孽敢爲大造之賊乃遣蓐收兮司辰命玄冥兮載飭清霜嚴凝堅氷栗洌故紙安見其出頭怒劒無煩於追殛種類疾掃而無形何憂乎讒人之反昊殷室不事於三仁周公不歌夫九罭天下競競兮盡免于欝蒸抱歲寒之稜嶒兮終莫之凌奸佞無朋兮俊乂以與絕其覇覇兮萬民無或憎請歸于蒼蠅

彭侯鏡湖禱雨輙應投贈靈雨篇

五月隆炎赫三農憫不遺蟲蟲惔若楚滌滌
耿難期令尹薫貞抱精禋備物祁至誠申奠
璧自剪擬衆犧閉閣心先禱群神望巳馳素
情乘素食清操屬清詞利根元無韇靈心夙
有知太虛瞻[illegible][illegible]假對遲遲𢿱騶驅妖魃
豐隆濈雨師祥雯看布濩甘液歘霑滋新漲
侵疇澮良苗動晚颸七邦均惠渥四境異恩
私莪沚菁菁出甘棠奕奕垂由來鏡湖水流
澤正瀰瀰

送大司馬毛少保東塘公南征歌四首

神驃飛輊擁成雲百道分麾霍冠軍翡翠明
珠長入貢高高銅柱淨妖氛

大將龍旂夜渡瀘千群面縛拜如羅點蒼山
下昆明水掣取輳門一洗戈

君王南顧戒王師萬里飛沙羽檄馳最羡軍
中謝安石凱旋談笑戢台司

升華開府舊時城毒霧昏霾慘不明但使樵
清無戰伐須知交趾慕昇平

[illegible]都運郭梅巖宅觀歌舞作

[illegible]所鵾絃動風飄逐鳳凰湘江雲轉黛洛浦
[illegible][illegible]光坐落無分影花叢有異香雙蛾頻送
[illegible]半額慢成粧鶴吹笙中落龍吟笛裏長鈴
[illegible]搖維珮舞袖鵲鳴鑷金谷風斯下羅浮儼
列行出中元不誤翻自顧周郎

別江午坡學使

鴈侶離群日河梁惜別時東西春水隔南北
暮雲馳衿袖風霜異江山遠近差停驂亍恨

根撥棹子遲遲悽愴高秋月聯綿永夜思煙
霞心早結岐路泣何之隱水流還咽畢棲矯
復番勉哉勤歲序敬矣慎容儀

譚憲伯少眉舟中雅集分韵得杯字

星文開曜出中台驄馬乘陽動地來列缺自
應昭海宇豐隆先巳役風雷妖螭辟易投荒
谷瑞靄氤氳映玉杯剩有餘輝向儼榜高雲
凉月護霜臺

汪海寧瑶川燕集海北道院明月燦然

雄談開布即席賦詩酬之

城闕仙宮靚粲衣高雲不礙月輝輝瑤臺涵露明珠樹川澤流光入紫微龍躍絳河祥靄度鳳翔璃藻羽觴飛承筐況復歌笙瑟蕩蕩周行願不遑

東山病夫夢入天台蟾光粲玉露蘂凝珠儼仙姝之姹孌揚華容之婀娜感交甫之雜珮贈大貝之文琚率爾留別六首

危南星斗射天台燭燭餘輝散玉臺歌曲鏗鏘花欲語簫聲引颺鳳初來

來日顒顒儆復長清歡效愛有明瑞神光示托天桃樹向日迎風貯艷陽

陽和高度珮珊珊屏翳收風青海灣霧㲉徘徊輕不動玉鸞容裔近堪攀

攀幡請御煒如花渥飾莪莪映六珈疑是五雲飛不盡乘風翔彩耀春華

華裾仙子出蓬瀛皎月舒光四望平采旄桂

旗猗旁鬟錦衾角枕未分明

明河耿耿亘流輝漢廣天高侶未歸願借東皇驅日馭六龍齊軫取支機

題海寧汪瑤川畫圖爲唐丹泉賦

海若潛鼇極天吳匿迹波川流金作髓瑤樹玉爲柯鶴御香風散凫將好月過絃歌鐃樂事宓子定如何

除夕

玉律迎新歲金壺欵故宵椒花盤上勝栢酒

曲中調雲護東山宅風傳北里簫幽棲忘日月爛醉聊煙霄

立春

玉花金縷度春風鏡裏紅顏夢裏逢自昔桑田移碧海肯於韶律悵飄蓬

春日課藝示兒曹二首

芳春濡翰簡援筆喜聯翩郁郁芬來遠徽徽思入玄群辭須盡象五色總相宣莫繆巴人唱璃章竟邈然

士衡攄麗藻文考賦靈光早歲爭馳陸千齡尚識王驊騮看汗血雲隼會鷹揚藝苑毋華説罔官戒面墻

春二月牡丹始茁丁子約以歌鍾賞之花事云開率爾野席發詠焉

池館饒花事歌鍾遲所期籠雲空密翠傍日自多姿掩口渾無語凝粧若有思春風解相惜闌檻莫頻吹

清明蒙泉莫年兄登先大夫菊翁王山

丘壟道中即事次韻三首

宿霧濛濛莫草叢凌晨墟墓拜而翁秉春簫鼓風雲外夾岸松杉雨露中菊浦依依時在望蘭香郁郁若爲籠過從願以神仙侶併載陽華匯水東

殷靄南山莫敢遑振振君子正懷歸澗蘋泉露湘罔釜春服披風憶魯沂楊柳傍臨雙鷁度桃花半入紫霞飛招尋共惜遲光晚宴樂何妨又拂衣

芳郊路接綠雲長路轉雲廻歷歷忙萬物欣欣榮衛淑氣中流盈坐溢飛觴山迎履舄開新嶂鳥雜絃歌下短檣浦月漸看林表出聊承新翰賦雕章

悼一素呂翁

去歲歌陳天日篇相期黃耇忽黃泉冲標欲見嗟何及報玖無從涕泫然元伯素車還慟哭延陵龍劍合高懸綺堂匍匐生芻日悄悄猶疑訪戴船

學使孔文谷再較檇李文學事竣移冊駐北郭燕語移日次韵奉酬三首是日好雨知時及之

秉陽玉節轉韶年郁郁卿雲靄瑞烟鼓舞譽髦風再振朗融冰鑑月初圓文章西晋開東魯帝子中興曜昔前麟紱還看頌麟趾作人餘慶共知然

時雨覃敷成對育靈根潛長見天心雷行乾極元無妄物潤坤維澤更深桃李欣欣歸煥

景簪裾濟濟暢徽音中流共擁烝徒楫壽考
周王儼在今
今朝笙瑟滄嘉客騁望嵩華迓錦帆太一燃
藜千里照和陰鳴鶴兩心衡謝從宛在兼葭
沚寥廓渾同泰華巖日夕旋撓不成寐逝將
瑤藻一題緘

酬嘉興張華岩次學使文谷韻

憐君滌篆啓華年濯濯荒原護錦烟彰癉經
綸宣哲命昭明日月照虧圓漢廷卓魯名須
後昭代循良政獨前蘧爾文孫歌既醉古來
尸祝有同然

送莫寒泉經府出浦次蒙泉年兄韵

通家念載宣高義維縶今朝慰所思彩鷁牙
檣看在道金塘瑤草贈云誰遂歌五袴民如
昨懸壁雙魚世共知珍重薰風來浦口殷勤
吹送惠連詩

題西廣張兩江郡伯秋江送別卷

君不見秋江之水清近人遠從湘桂通迷津

蓬瀛𠙶淼映朝日堯峰舜岫相嶙峋風猷獻
績何磊落數卷圖書衆公作虎符熊軾驪前
驅尚憶當年照城郭堯舜爲西廣兩鎭山又地志賦曰水通湘桂出類蓬瀛故及之

贈洪秀水華野再次學使文谷韵

華野華文發盛年暉暉璿藻麗雲烟潤霑九
里恩初渥光被千門日正圓淑氣扇和蘭谷
下餘芳回結蕙林前折衝制勝還尊俎堂上
奇兵已肅然

甲辰夏六月諸君子夜集歷覽星象即
席奉謝作

南星大火燦明霞龍馭高驤皦日賒梓愼未
應投玉瓚姚興先巳兆匏瓜沉埋獨惜豐城
劒索漠寧隨蜀郡槎盼盼明河今夜望仲弓
時詰季和家

夢

鳳輦龍車扈玉麾夢中醒寤儼當時進思比
闕還匡濟退食東曹尚委蛇歲晚陰陽驚錯

莫鷄鳴瑣闥事差池披衣假寐懷明發旭日
曦暉上短掩

酬造士余龍津過草廬索詩

黃芝白檢絳河津時見時乘五色新仙史昭
回膺采采虞圖開曜宇鱗鱗神靈不數波三
種汪爽應同漢八荷自喜呂光荒邈地景雲
猶繞匯之濱

偕邑侯九日秉月登臺次韻

勝跡誰論戲馬臺分宵明月五雲開仙關紫

氣當天動玉璜黃流此日陪荒邈衍游群鹿
豕千旄驚喜净浮埃還看蔽芾甘棠路七曜
徵文出上台

珵川歌祝瑤川汪侯

君不見珵川川上瓊珵樹帶映冰壺涵玉露
青冥萬里天倪光吞翕銀河橫積素邇來天
闕降雙鳧皦皦龍開海中霧朝從瑞日惠化
流暮逐祥風頌聲度九穗行看咲兩岐六德
還應畢五袴製錦操刀安足論治蒲宰單纔
堪數泒懸喜見屬嘉平飄飄神仙集玄圃我
本東方故倦游馭鶴驂虬走相驚絃歌歸德
總雲歸倒意傾心注如澍熙熙蒲杆桂簷枝
坐令四境歌刑錯試憑鳳凰一擊九千仞德
輝翩翩爭相慕

壽汪侯珵川爲舅氏郭翁東白節推作

赤舄青春海上來百川滾滾映珵臺仙關煒
燁瀛壺近朗鼓鏗鏘貝闕開千家絃誦起南
極八十老翁歌比萊此日明星動光彩直看

祥靄燭三台

贈謝易師郭臨洲課藝兒曹詩

田家匯水濱柴車懸朽轍三徑側荒階九逝
心獨結多君美無度軒蓋駐玉節遺我金門
步蕩蕩無杌陧咳唾承瑤華踈麻以時折懽
此奉嘉貺探懷五內熱譬君鳳鳥來逸翮棲
蘁啜媿無桐樹枝竹花亦何茂雝雝復喈喈
飲啄邈恩褒眷兹顧鶺鴒眇雛藉磋切飲以
砥柱湍啄以琅玕層翼飛出幽谷翩翩儻相

頡頏言燦九苞五色藹丹穴聖明睟体徵臨
平表世哲大雅屬報章緜緜賦瓜瓞

雨霽泛舟匯浦蒙泉以范蠡況之次韵

奉答

榆槐森靄競新暉積翠搖光上裌衣出笱浴
魚當棹躍掠泥輕燕趁風微村村農務開耒
耜片片飛湍濺石磯三島與壺空窈窕五湖
鰕菜亦依稀

雨復十日不霽再次蒙泉韵

陰霾萬里掩朝暉零雨濛濛濕故衣別館花
深淹玉軸長門香冷泣金微悠悠險道從巻
手嫋嫋烟簑任釣磯習靜閒門羅不設定巢
新雀眼中稀

宗人游學金陵東山病夫感激時事賦

金陵歌

金陵高山青峩峩金陵澄江綠瀰瀰比望長
路浮雲多西飛落月凉風起凉風吹我上高
樓庭柯颼颼鳴不休夜深白露映明月散浮
雲皎如雪萬里清輝天際回五綵紛華暉玉
臺雙懸利眼青天開分明照見東山子散髮
扁舟弄江涘手擊玉壺發浩歌笑傲當世隨
風波屈平憔悴匪身計亭伯流離如國何放
心落魄扣帝閽帝令豐隆闢九門此時與爾
望閶闔騎龍直上真殊恩帝傍玉女調金鼎
六膳三漿光灩灩渥顏麗服颺菁華宮中不
妬列如麻沉吟此事世絕奇僊爍傾變誰能
葵君不見越姬西施東邉日漢室明妃北嫁

時生前空戀浣紗石死之黃金買畫師吁嗟
金陵山吁嗟金陵江天地混混何不化作金
淙淙流入權家注金穴無令橫索歌淳龐

哭天官少宰兼學士座主中峰董公

座主今何在空令喬木多寂寞會稽山白雲
封巖阿虹霓吊落日銀魚逝空波憶昔天官
署令望方峨峨門下會諸生揖讓如星羅我
爲司空郎扁舟向南河公歸鴻導渚信宿成
參池遂令荊山玉徒爾泣卞和嗟嗟碩人魄

寘宜碩人適生前業不究身後名不磨開篋誦天人淚下其如何

寄贈史漁溪爲蒙泉莫仵兄作

天目蒼蒼入洞庭噴雲薄日何神靈孕英毓秀鍾殊異景光瑞靄紛熒熒北引蒙泉呑震澤東臨匯水簸滄濱三江五湖颷縣渺烟霧洄沿少微皦道塲山下漁溪翁翼翼寘鴻絕矰繳溪頭鷗鷺群不驚釣竿拂絲風嫋嫋我昔騎龍蓬海東方壺頂上搴蒙公巨鰲緝緝

負神極戴我赤舃聲渢渢自餘鯨鯢敢唐突披靡潜伏歸魚篆壯志蹉跎朝市閒明霞淨水還閒閒爲尋漁溪同調咲棹歌乘月擢潺湲匣中萍綠鯌魚繞釣取錦鱗侍一刪倘其絲緡得璜玉當天晝日何昭曠艴赫高冠緌杳行白龍魚服休爲辱

少眉四慶篇 有序

四慶者何慶少眉公重慶具慶也重慶者何浩有金沙膴膴宣訟少眉大父爰始築室于玆稱金沙公君子曰可以歌縣矣具慶者何沙之塢式廓既增串夷載路少眉父植梅立臺息游于斯稱梅臺公君子曰可以歌皇矣於是野史呂子聞之作而曰噫嘻休哉少眉有四慶而家慶不與焉往者南廷尉平反死尉維慶乃今斯斧錡銶東巡兩浙兩浙維慶自今北征楨幹王國王國維慶復還大雅稱振起斯文者歸西蜀焉斯文維慶東西南北慶附步遒君子

曰是可以歌棫樸矣於是相與誦于少眉少眉曰不珍不隕則友則篤敢不儌惠以昭燕翼君其章其相綱紀四方將蘉勉爾匪所及也君子曰少眉深於易也夫夫有而不居天道所益人道所好是故天人交慶戩穀純嘏穰穰是俾矧又承有以謙永終之慶碩大無朋矣呂子乃賦四慶篇云

眉山山高高剌天丹梯十萬相鉤連南維作紀等泰霍東井昭回控百川上干太淸燁靈

炳下應沾山麗光景山椒截業玉作屏清瀧
澄澈金爲沙沙上仙翁樂無有綸巾鶴髮秉
香霞琴書雜篆娛宴洽奕棋清簟看游鴨沙
死樓臺映幾重梅花燦燦先春容采雲五色
耀梅子離離鼎實調特雍争傳毓秀山靈高
篤生申甫文章豪氣清嶽聳峨冒上豸冠玉
節明朱袍身騎龍馬出天關黄金絡頭白玉
鞍浙中太守親伏謁前驅負弩何桓桓霜旄
巡浙風雷役浙江東走海澳宅聲名動天日

暉晃坐令民物歸無稠瑞靄氤氳擁七香祥
風披拂開三綱朝陽喈喈協英爽羽儀翩翩
騫昭朗迴瞻金沙錦繡堆梅臺曉照鮮雲開
南極老人接窓牖親獻長生紫芝酒浩歌白
雪振金策調笑青霄揮素手藍田太白瀛洲
來傾情倒意何優哉錦盤綺食珊瑚案鸞笙
鼉鼓鳴相催神颷清吹貝宮繞旭日蒼烟何
縹緲瓊英瑤草縱復横期頤昌熾天壽平金
沙轆浩蕩梅臺益崢嶸佇看少眉開壽域八
荒四表歌生成

秋仲喜雨 廻文

清風帯雨灑平疇寂寂玄霄碧火流泓漲靜
涵澄遠岫浪花飛激湯盪淵丘研轟志喜亭名
永華下琤鳴夜氣幽耕耨自看還穎栗計時
田畯獻甌窶

贈汪侯獲上詩 有序

丁未夏五月呂子夙興于明農草廬策杖
隴畝門人徐生造焉問學于呂子呂子曰

學猶植也嘉穀所播種者也莠所剪除者
也蚤作而夜思惟穎栗堅好是望蕢濟濟
實積也彼莠則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弗
使能植斯千農爲明也巳矣學不猶是乎
一卿曰聞命矣然學不猶仕也乎吾邑瑤
川侯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行之期年政本
植立嘉穀靡害根莠靡養以故事上獲上
治下獲下旌檄交馳譽命上逮斯其猶刈
獲也當宁豫啓瑣闥以𥡴才賢譬則如京

如坻獲也侈矣矧惠澤宣布在邑則邑飫焉在朝則調燮適宜屢豐年焉多黍多稌詠歌作焉士之學古有獲其仕也猶農夫之耕而獲福孔皆也則夫仕也者所以攄學也所以裕農也農也者所以式學也所以詠歌夫仕者也侯也丕績若斯足稱雅頌夫子盍詠歌之呂子曰余之農也苟培植于侯也多矣昔周公與周周之人迄用康年以洽百禮以光邦家以續古之人此

載芟良耜所由作也侯仕若斯周公不得專美有周余之俶載南畝也敢忘詠歌於是賦詩十二韻付徐生歌于侯聊以當鄉校詠謡云爾

昭昭瑶樹巔上棲彩鳳凰九苞諧九成和鳴開大荒表此王者瑞兆庶歌孔將解一孔將如之何丕冒顧難忘省耕蹕華景傾蓋承暉光絃歌發璚藻羅列自成行解二成行咸學道繁會洽羽商四境各懽悦尸祝盈道傍史臣歸采風薦剡何煌煌解三煌煌黄金門燦燦白玉堂赤墀捧徵命青瑣拜夕郎百里匪久居雙闕方朝陽解四

松山篇有序

臨洲郭子館余披雅堂揖余而請曰陳松山者武林藥市儒醫也頃治内疾不取直匪徒翦翦爾僕在庠塾其受俸博否餽遺與否皆未可知而松山擬之宋清誠非市道交也清得柳子而名章章及千今子盍

令陳君媲美焉余則翟然而作曰嗟夫嗟夫空谷者喜足音慕禮者羨素冠今之交有異於市者幾希使居朝廷居官府居鄉黨者咸無市道交如松山孝標論可無作也於是爲賦松山篇以歸之

君不見温陵體仁入天台羅浮攬秀輕崔嵬又不見季慈不復戢暘屋瑰材瑋行犕推轂采芝巖[illegible]軒農赤石丹臺瑞靄封慶老堂前頌純孝西山廬下崇文教良相良醫總一

侯濟人濟世何差池董生種杏君種松虬枝
錯落回祥風偓佺紫脂瑩雲日扶搖青苓烱
卿靄神樓世澤昌君家省華有子安足誇

邑侯劉小厓過茅堂投贈以詩次韻奉
酬

好遯茅堂少海隈翩翩香靄御風廻雙舄飛
舄傳仙史百里占星動列台白璧九筵歸趙
使黃金千載憶燕臺憑誰膚寸施霖雨曾不
崇朝徧八垓

野行見麥秀兩岐作

原壠芃芃風日恬漲天芒浪細纖纖傾閭率
育慛聲動並穗青熒秀色蔪叢碧更無騰馬
入雲黃擬拜豚雅殲寢垣憶昨趨陪地珍賜
羅封似蜜甜

秀麥在海寧之野因慶汪侯瑤川

靈雨濛濛稅兩驂賢侯春省澤初覃青波帶
履搖佳氣綠篝和烟擁盍簪北海孝慈新孔
舉漁陽殷富舊張堪佐庖竚待寒醅劑慶取

庚午在海南

九日宴侍御佘東臺詩

授衣循故量清霜肅東臺陽卉歛繁彩瞿蘭
華寒荄盍簪戲馬集遵渚賓鴻來神羊矅暮
節蘭酹酤仙材翼翼景雲翔衎衎中堂開少
微豫川岑彌列比三台懽心諸遡從迅商愴
柏催頹戢凌風翰無曝臨流鯤雖雖振餘音
廻飈散九垓繡裳感良覿高詠北山萊

晏歲從白馬里會施璉川感激時事即
席賡語慨慷耳熱次韻二首

申眉撫劒發長嗟落日寒風動海槎芳信久
慚沽美玉閒蹤真已繫匏瓜千齡事業空金
馬六合風烟感兎罝著論未須嗤劇孟結交
時向魯朱家

賈誼投沙豈足嗟君平遯莫訪靈槎門裁彭
澤千絲柳僯衍東陵五色瓜濔濔何端萋作
錦爰爰誰遣雉罹罝還看五嶽輕妝諾貫日
橫霓屬大家

寄唁川南嵇編脩

慕藺風期二十春攀嵇并獻濟時身玉堂骫髀君成癖天府昻藏我獨貧鶴馭翩翩同考軸龍泉煥煥共氣塵淸霄赤烏明農地莫遣長沮咲問津

征婦七夕穿針詩

六月軍麾動征驂御朔轅秋風吹玉柱凉月掩刀環纖縷棼難理離君鬢易斑合懽縫未得雙眼淚潺潺

酬朱中書微山詩

掖垣登俊良振纓入承華書記本翩翩光儀更柔嘉彤闈控靑瑣紫闥函黃麻三月署金馬八月乘仙槎傳瑞還故鄕馳暉照海涯長卿丏節槩希叔慚委蛇跂予偃洑水遠跡靜無譁惠好流飛聲涸鱗囿淸渥璇源覩見龍德輝灼雲霞鷄壇具黍粒數廻元伯車

寄題華學士東園六景

池亭

鶖蕩疑滄溟岩居卽玉亭淸波天籟淨危欄野雲停沙抱山逾轉林虛鳥自聽想君頻竚立耿耿少微星

石橋

虹梁懸旭照龍洞引廻流別渚臨前島連峰控斷洲宿雲分桂櫂橫浦觸蘭舟爲問天台路何如向此游

巖屋

北闕辭丹陛南山卧絳雲堂成依泰麓渠瀏

瀉湘濆樹拂風爲韻巖空月作羣幽棲堪徙倚萃嵂更氤氳

藝圃

鶴徑浮煙密龍媒細草舒璚芽抱甕汲石髓帶經鋤滋德安榮辱忘機一斅樊藍田應有種持此得璠璵

梅塢

古度輕前殖林於介後凋番番屛紛雜皎皎共逍遙香冷凌霜雪枝欃消管鐃巡簷頻索

哄商哥屬誰調

梧臺

菶菶高岡上風光四望開澄波通絕壑激水殷輕雷玉笥憑危勝瑶天切斗崔定知威鳳集苞彩曜三台

後樂園夾池脩竹

翠竹映漣漪梢雲影共移宜城搖酒葉薛縣漾冠皮波泛龍枝動風翻鳳尾垂伶倫不可作猶有歲寒知

林寶螭吹笛宋玉笛賦有芳林奇寶之句因贈之

昭華珍琯出秦宮調燮雄雌引宋同玉手頳顏通潔雪朱脣皓齒逐和風雲房宛轉聲相度黼帳透迤響不窮自是芳林有奇寶西堂長奉渥恩濃

竹西行

君不見伶倫取竹崐崘西調和律呂聲相齊軒轅聖人闢瑶殿咸池九奏翔虹霓翩翩彩色五雲裏升天曲拔宮商起雛雛鳴鳳還來儀雲霄子晉時相隨南極老人看引手璚巵爲進長生酒紫芝麗日春事饒綺羅車馬駢塡久繡戶遲遲花影重靜聽緱山祝岡阜

送崇邑[illegible]尉致仕歸洛

君不見太室終南錦成壑洛川花柳紛如錯都邑透迤繞綺疏霽色曈曨映飛閣疊嶂雲開圖畫新雜樹風搖管絃作黃山玄灞併光輝自昔名公幾行樂于今始見銀邑尉挂冠

長揖辭榮祿青崖白鹿心自閒紫綬金章顏不怍初衣得遂昔時游鳳吟鸞舞風颼颼西通鄠社明八水南接衡陽溢兩腓更憐瑞寶陳倉出顥氣氤氳散百憂葱蒨桐華金鸞下葳蕤蘭葉玉龜遊主人尚擬壽平格鶴然直與終南太室相為儔

通玄觀憲伯譚少嵋燕集出留題詩道人即席索和次韻二首

玉節臨崇嶼群峰歷歷分窮岡通紺宇曲數

護蒼雲徑轉山如削江明日未矄玄丘岈駿
極紫殿閟雄文
翠靄森䆊壑寘搜山更幽雨中珠樹繞竹裏
玉泉流碧草滋行屐青山得此丘大觀空海
嶠身世一漚浮

東南十年無雪歲用歎絀丁未嘉平既
望雨雪霏霏適周侯邀之飲援筆賦腊
雪行

君不見天地隩區繁賦錯上腴華實民之莫

陽徭陰伏呀歷年青畿赤縣同蕭索調元傾
否有俊英天人合應來專城呈祥表瑞慶豐
稔漉漉奕奕飛瓊瑛方珪圓璧崑墟肇列瑶
連璐隋珠藉觸楹風度響獨清披幄霞韜暉
更白十畝之間栞者閒十年不見騰懽顏依
依廣道詠西域雰雰九市歌南山麻衣比色
未爲媸幽蘭儷操輸貞素況有來𥀼千萬廂
叔度誰堪誇五袴相如消渴卧文園屐如東
郭僵如袁春臺湘醑分玉斝仰承鮮矅生春

温琴堂熒熒炳玉燭河陽滿縣看芳縟滋郭
閒都起頌聲鳳池擬續陽春曲

題鄒荊山卷

紫硤山頭鄒子荊春庭燁燁謙高雲神傳枕
屐從寧浦孝感聲華振尹勤月暈幾叢風戛
戛金柯三種氣氳氳杏林虎穀纔堪擬多少
疲氓蚤樹勳

壽太平博士張九溪五秩

萬里澄江靜練開來朝絳帳自天迴輝輝春

日明金鏡滾滾飛流瀉玉現玄鬢百年剛及
半丹砂九轉息初胎好賒月色乘槎去吸取
奔濤作壽杯

題麗人畵

昔聞天上飛三素忽覩人間舞八瑯屏裏翔
鸞鬪容止欄前靈鎖藉輝光杯分獺緑猩紅
潤節按金徽玉珮鏘珠帳縷纓誇五色温柔
還勝九廻香

有事東畬以酒澆田祖

絲綆携酒東畬上田晙披雲頌伐檀龍見閒田誰負禹能投曠野足番竿神貽種稑分靑霄禮寨馨香燦素盤錮暑春寒聊鼓腹萬鍾於我不能食

送易師王先生應試比畿

海上觀瀾早稱心蓬萊原是巨鼇簪名家盛德流難泯髦士高風世所欽鯤向北溟生羽翼鳳從南國逅涅金年來亦鹵乾封地好爲商家早作霖

遣長兒端甫應試比畿

圖書一一向金臺如砥周行萬里開擬上鳳凰池上去還從龍虎榜中來虞翻地遠看余老宋玉愁深強自裁莫向 明時揮涕淚漢廷多少出群才

巖居秋夜

巖居草搆秋爽新零零湛露霑松筠緑堤白芋蔭月色繞堦碧草空雲屯彈冠衰晩笑先逆抱膝文離娓許身十年伶傳任賓戲踈燈

搖颺自漁人

雨後放舟前浦

列嶠氣氳擁碧岑風飄日靜散餘陰樹交塔影遮林密沙漾泉文洞穴深鼓枻乘流閒咲傲緑源聞賞快登臨棲棲愚谷愚溪裏山水幽探愜素琴

秋霽口號

緑波瀰瀰漾晴沙碧藻纖纖帶落霞几有烏皮供咲語夢無朱紱到紛華淸坐誰復疇三

爵習靜惟應誦五車載取蕭脂興嗣歲儘教場藿出新芽

覩西疇刈稻

疆場翼翼介西疇黍稷薿薿向日稠喜有十千烝髦士豈無京坻慶甌窶任教穗穧遺嫠婦好鼓笙簧獻祖疇嗟我農人須克敏晩收猶勝舊時秋

庭槐甘露湛然有感斯詠

諸沃騰文湛露凝瀼瀼五采慶雲烝里衕紫

德含丹液位忝懷來珮紫縢玉掌昔曾霑
帝渥揚尊今喜見休徵分飴瓊爵承天酒願
比椒陽應日升
題橫峰圖爲雙橋沈子贈白下王子
秋風倚棹雙橋下裊裊雲橫見此峰地迥雨
霽青靄散天低日觀翠華重三山縈纜頻遵
渚二水寒霞擱淺胸鯫菜五湖吾所事吹簫
乘月爾能從
人日喜晴

縷金剪綵傳人勝柳色梅花媚令辰勝有清
光暉遠漢更無氷雪冱通津祥風習習千門
麗旭日暄暄萬象新自恠東山高卧者稀疎
遂鬢不勝春
郊園寄江西左轄吳默泉二首
聞有天衢客飛騰自粵岑兵曹同射隼水部
舊投簪毎挹彈冠侶多慚載筆吟離琴擲絕
調心惻爲知音
地遠無車馬身閒有竹林雲來延作客風動

即成音綠野春長在青山酒自斟還將蒼旋
草持贈表予心
慰姨弟謝子推移居就我
邢漢林間常晏開臨津佇楫好風來枝繁蔭
合相光飾地迥幽居遠鬱埃塒對毎驚萱草
蔘裒遲同藉菊花醅託身何日霑成貸陟彼
東山舊釣臺
上丁拜聖作 廻文
犧牲錫燦等璣璵簠簋分光耀里閭薦祉惠

時霑聖酒鼓鍾神保侑盈畬遲遲獻饗昭燔
烈蕩蕩公明一毀譽萋哲豈疑猶在望泣麟
遺恨尚欷歔
懷舊
采菱歸調欵江南惻惻山陽篴可參宿好往
時敦素履新懽何處盍朋簪隱淪荒野憑三
徑磬控莊衢孰兩驂追數牽絲天路者對珪
寧已不勝擔
聞鄭選部淡泉謫和州慨然成詠

三五明月何鮮妍班姬對影雙團圓上宮選德載後輦疃疃照灼真嬋娟謙將飛燕昭陽稟掌上嬋光羨容止胡天胡帝驚若神游龍游鳳從如水班姬幸有長信宮寂寂寥寥向北風春來歌舞遥相隔秋至容華亦自同容華同歌舞隔玄髪絲絲漸成白秋去春來會有期且從蘭蕙酉香澤香澤霏霏徹上宮三千粉黛誰能阸獻壽稱觴入翠微嬋娟再見聲輝赫

寄苕溪吳二丈憲伯

息輿蘭圃解金符穆穆清風草木敷嘉貺久衘虛縞帶世儒何擬倚明珠班司自昔揚涇渭雅俗千今須軌摹冀願周旋苕水上玉觴瑶膳出中廚

清夏課農兼有感

膴膴郊原碧草滋交交黃鳥動輕颸西菑農節當延竚東墅雲莖喜自持竹有新苞開列岫桑無繁蘖附柔枝良辰過半驚時變荃蕙長芬未可期

清夏前浦夜游

菱舫青娥繞碧山薰飈凉月馭風還沙廻一帶清暉合峰起三台綠野閒瑶漢銀河香雨霽雪山氷瑩玉壺寒仙宮尺五霞霄外欲取支機杏靄間

剔胡賦有序

胡之先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其習俗所便以戰鬭爲性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顧禮義故自唐虞以及三代薄伐示懲雖有戎狄之師恒以不治治之秦始築萬里城拒胡而胡至冒頓始横蓋自淳維至頭曼千有餘歲而冒頓之禍遂蔓延中國單于之庭直至雲中龍城蹛林之會亦知朝夕拜天地日月及發書倨傲乃誇爲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喋喋佔佔與中國辨於是中國受胡之害日益滋甚然冒頓者鳴鏑之射慘毒太甚余讀胡人列傳甚惡之

剔其肉而寢處其皮猶不足以泄神人之
憤頃來中國習胡者乃守嗚鏑之術以行
於中國於是蒙其毒者作剔胡賦磔奸胡
於既死云

維明二十有四祀有胡罪不容於死
帝赫斯怒縛付于理按厥攸初華夏相臣之
所昵賈維彼相臣兮以胡人脂呵之爲美援
置要津衛司曰否相臣憤嗔衛司賜罷於是
畏威迭遷承望風旨而擘胡者方身群于相

門之奴妻樂於相門之婢諫垣文章罔恤其
恥追勢均而力齊兮官陟中台之祀晉貳司
馬兮速化如馳巧宦自便兮遂忘其始乘間
竊權兮簸弄衆詭章賂無厭兮曾不知其所
止蓋將手扼華夏相臣之吭拊其背而奪之
爾伊胡運之不終兮見晛曰消而莫倚身首
異處兮妻孥遐徙胡何具此人形兮顔多慚
于葛藟於是中國還禮義之盛兮疇類爲之
離祉王道平平兮亂㢊遄已衛司乃以法比
所操以質于相臣相臣曰唯唯而今而後知
衛司之爲是

薜荔衣

晃朗高天日浸微嗚蜩嘒嘒鴈飛飛一塗四
感誰能忍素髮斑髟覺漸非塾足黄流寧致
用反身綠水自相依逍遥幸有人間世遯莫
風寒薜荔衣

謝兵尚北村路公寄惠紅羊絨二首

安燠欣承八座衣玉羊遥散嶽精騑三星墳

首誰爲緎五殺公孫自可依竊願丹毛驅石
起漫從金館驪珠輝黄頭得比年三百敢託
天齊駕六飛
渥恩曾賜五時衣攺敝今看映日暉朱戶乍
窺光更滿丹溪何幸得相依調和鍾律生黄
腹擷取髯鬚有赤輝一角華龍還作繪紫庭
儀鳳共翩飛

西門行

陽谷掩昧谷昏誰授長繩繫赤轍晝已徃夜

不及羲和叱馭無停輈千倉盈萬廂繁何獨
痒骸多煩寃髮盡朊齒不存不顧垂老無兒
孫鍾弗考皷弗喧宛見他人入爾門

小榜初成標之曰滄洲翼識以詩二首

滄洲杭葦等浮桴曲澗澂潭縱所如皷瑟安
流依碧藻鈎簾平野覵青鳬龍藏不解輕魚
服狼涉何妨疐尾胡日暮搖搖猶進艇爲觀
皐鷁翼雙雛

擘莽滄洲下大荒遡游宛在水中央鷺花潒

漾偏宜月烟雨垂緡不論璜浴日久揞遠肇
踵乘槎還擬入崑閬瀰瀰海澳光韶律豈有
驚濤萬里揚

贈上虞陳墅橋密兄憶業師藕湖之勝

藕湖巍構橫山曲勝跡風光到墅橋白水搖
雲凝舊靄青絲牽霧轉新穠空濛踈雨園棋
日窈窕䕶嘽進屐朝更喜銀河留晚興飛泉
開朗射淸霄

賦從弟東泉圖

瀛海平明霧氣收滄池夾岸瑞光浮遥瞻若
木開三島近接王涇渡兩洲緑樹芳枝還作
榦青郊新靄結爲樓洋洋匯水東分去濆溢
春筵散錦流

春仲緒山錢司寇年兄携子婿高弟五

賢同過山莊投以佳什次韻奉答二首

木鐸聲傳海上來陽和忽照草堂開五星同
聚東張(花居村名)館肆儿深慚北海杯桃李喜着
紛玉樹詠歌還上望春臺參差杖杜東風裏

擷取瑶華首重回

好風千里故人來雷雨乘春草木開徼道綺
樓邀霽靄通郊佳氣映瑶杯青青柳色侵紅
樹白白湖光跨紫臺暇景追尋濵卜夜月明
雲漢正昭回

團扇郎

長颸起天末團扇緝不搖竚立思遠人明月
如可招

七寶耀明月我心殊未降窈窕步中庭孤影

誰與雙

夜黄

儂心與懽心得意兩所欽形身隔胡粤中夜時相臨臨風何優哉吹儂上陽臺頃刻不相見憂想成徘徊

共戲樂

人生懽樂期萬年祝頌愷悌非徒然可憐歲月疾如駛執簧由房歌樂只

凌風遠游流月臺步金眠玉初筵開聖人携我泰始堂煌煌洪烈延無疆

行路難

金卮九醞斗十千玉盤三品輕萬錢投杯推案不復御吞聲躑躅賓筵前人生運命本在天賤貧貴富總適然雨雲何事易翻手自古誰人能獨久九華七彩簇黼帷便持紅顏欲長守青霜一旦委天衢桃李紛紛今在否不見栢梁銅雀臺豪雄漢魏爭崔嵬梁傾雀墮復平地黄昏白日飛塵埃

雜曲夢中作

合歡重上鳳凰樓參天蘭桂銀牀頭流蘇寶帶耀雙闕華蓋曉藹丹霞浮曜靈乘馭六龍發朱光四啓照玄髮晃晃金身現碧空輝輝玉冋驚明月親承上帝蓬萊宮文昌群后皆雲從飲以沆瀣本異渥鏗鏘璚珮鳴春風凌風騁目逼窈窕霓裳綃衣互妍好濟濟英賢賡且和昭昭閶闔開黄道鈞天雅奏東西房

以南以籥聲洋洋願祁萬壽比金石律呂永世諧宮商

有所思篇

昔人有所思曾閔善事親我思曾閔寔契我真少壯[illegible]違我敬我身夙暮常有懷至誠感明神嗟爾險道多邅屯奉身以退河之漘跡伍鹿似似口頌麟振振蝮螫狠豺豗我隣功微不見録存湏原無嗔聊以畢我生盤桓同酸辛一旦遘凶變嚴慈殞匯濵明發何以寐

俯仰見無因秉腸摧欲絶寧復如轉輪孝思誰可則悠悠泣蒼旻

翔歌行

龍飛雲虎嘯風聖作物覩如景從咄異代嗟黨同一言悟合升三公數本奇命不逢間關百戰真無功懸瓦缶沈黃鍾乘時奮運不在工鉛刀信龍泉訌斗杓靈氣徒爲紅

白頭吟

蘭蕙產幽谷郁烈常自持采芼近君子琴瑟

御且隨春風蕩岐路蕭茅偶間之含芳不爲眩飲恨惟獨知本爲連理樹翻成斷根枝耿耿班女心長信甘婁其維彼陽阿家歌舞艷趙姬古來有衰榮新舊難可期霜華薄群卉桃李凋容資但使意氣在暌離亦何爲

題禹湖畗贈同門兄陳先生

君不見神禹飛蓋開玉湖湖光綺錯通郊衢生祥毓瑞一何壯浮天浴日如盤盂吾師藕湖構其上神明之冑皆丈夫少昆禹湖共鉛槧師門玄覽步以趨曾中平平復湯湯吞湖八九無埀埀相看東髮今種種腑肝相示恒相乎流光尚擬日烱灼渥恩躬被恢雄圖沅湘漪瀾雖滉滉洋洋湖水何須羡陽春妙引揄春風會見鴻磐與鷺鳶

贈法輪寺秋江上人

秋月臨江江益空上人乘月臥秋風四花寂靜天初澹千里澄凝水不窮定入幾微分幻妄界從昭廓悟冥蒙白林皎皎塵紛盡一望

霄光萬壑通

贈芝雲上人次徐親家秋門韻

乘陽百里快幽尋九晦芝之蘭紫邏深佛日懸虛原有象真僧出世本無心雲歸曇鉢飛甘雨香爇支爐控遠岑明鏡菩提眞淨土夜分玄鶴唳珠林

東匯詩集卷之七

東滙詩集目録

卷之八

東匯詩集目録終

築屋後山成

觸石爲山布一拳五神佳氣鬱相宣閬風玄圃眞何自華蓋瑶房似可緣梁甫且須吟作樂茅龍還擬伴呼先陶朱不忝登臨興爲喜瑯琊此日旋

後渠綠竹成林

娟娟綠竹映綠水盈盈後渠環後山龍蟄豈應無霹靂鳳饑猶喜有琅玕青霞日絢開瑶簳翠珮風搖舞碧鬟尚擬松梅同晩節竹林遺逸底須攀

對菊懷先大夫菊翁

南陽甘谷勝瀛洲中有仙翁創一丘暉澡離離睞晩笑馨香烈烈入新醅昭靈正覩鵷雛集逵遠俄驚鶴背遊高會華堂嗟永隔後芳長得隔年留

背萱感述

北堂幽潤惠風輕坐對忘憂憂轉生高木撼枝陰不靜蘭芳祿彩晦難明擬從稚質袪心瘈誰謂淸香蔓草縈猶有宜男誇六跗炎晨麗景稱嘉名

七夕友生嘲七襄不成報章詩以解之

歷歷瑶榆天漢曲鏘鳴玉珮采雲飛九微舊火回龍轡百和新香出鳳幃攉逐星橋輪影轉愁從雲路漏聲歸七襄何事難成匹積恨誰堪理昔機

雙桂軒秋夕偶坐

秋夕明河四望通嚶嚶夕卉動蛬窓暉洞啓浮雲白幌色高懸返照紅丹桂拂霞臨綠水彩蓮翻葉颭淸風閑居徙倚欣多暇露鶴流香入綺櫳

謝海石錢兄給舍惠忠靖冠

憶昔承華共振纓朱衣玉質駭鴻聲終軍得請嘗覉越諸葛偏宜在渭濱一角儀形瞻郭子二端分貺及周生切雲喜見崔嵬影長劒離離映日明

題方塘圖

靈泉㶿㶿平於鏡仙阜天高萬象清鄽市封圻漁唱晚碧瑚滄海月初明

過蘇門三首

春風楊柳綠依依桂檝蘭橈下釣磯明月放歌吾見我館娃金埒是猶非

闔廬城外草霏霏臺上饑烏匝樹飛可是鴟夷魂不散夜深潮湧泣金微

宵光耿耿亘流輝遠客征綃手自揮欲起專諸訊魚匕覇圖零落見伊威

贈雲淮馬道人兼酬顧尚書惠巖二首

喬松光色無彫落吉士貞懷悟自然抗跡玄雲矚寥廓御風飛鶴舞連翩

排雲長揖淮谿上中有丹梯控九垓自信吾生非物化赤螭騰駕託蓬萊

贈堪輿家詹愛山

雲臥山居讀道書尋山有客曳長裾乾坤一咲看開闔疑是青囊總不如

對月

月裏蟾蜍不記年容華直與月華鮮清輝頗託君懷袖永照雙棲笎簟前

夢入天衢見仙人對博記之

閶闔嵯峩萬丈餘九仙六著正徐徐凌雲掃月驅瑶象五嶽真如一寄居

酬李嘉興青霞次韻

青霞臨紫巘碧海曜清光玉葉開玄籥金翹爛寶章龍圖離燦燦樞軸震煌煌愷悌民攸塈絃歌頌已揚祥氛通禁籞譽命起遐荒褒績南宮宴飛醇北斗觴明明熙衮職翽翽詠朝陽海內徵鴻烈吾人賦繡裳騫騰霄漢迥喜起聖恩長龍門令公在斯斧駐餘香

題蘂宮儛子圖

卿雲藹藹捧瑶華寶月輝輝燦錦霞可是蘂珠金鑰啓故教雲月護仙葩

山莊雅集分次唐人趙彦和韋常嗣立山莊韻

宅表賢臣里門題公正鄉樓臺生氣色草木
借輝光水曲縈溪渙山廻在匯陽郊需新洛
社嘉遯舊旂常竹密春暉館花明振雅堂摛
篸虛帝賚避路婉臣良南極星華燦西垣翰
墨香鵷雛如有種鷺序亦成行

秋懷詩八首

東皐良苗新穎粟光穗穟靈雨從南來佳色
勃然起平疇交清風堅好有可恃經歲手足
勤蒸嘗遂終始王奎以時積不妨疾如馭銜

門寡煎熬沙水且懼菁嘤嘤鑽核人牙籌管
不已自誇桃李艷䩄面巢居子
羈心傷獨往故山弄澄鮮嚴霜薄荒林黃葉
落槭槭不曳貢禹綦莫泛山陰船玄雲慰耿
默黙黙相周旋倦游病司馬知恥遵彭宣振
衣自孤咲微尚區中緣耿耿待明發爽爽邈

九仙

羨素在墳典馳思天雲際迢迢千載上賢聖
志沂渤文軌嗣齊魯道諭晉與衛遠圖匪斯
期遺情捨牽制天運何漫漫晝夜如斯逝祝
融方蘊隆蓐收忽飋飋何地草不黃彫傷及
蘭蕙

太儀包方圓五氣順相續蟋蟀已在戶歲事
聿云促葵菽遑及烹荼苴未成束公豜無以
獻私縱豈所欲滌場寧遲遲羔羊以時剩萬
壽稱兕觥公堂朗玉燭嗟嗟我農夫蔗蓺幸
相勗

朱光晻輝輝白藏何姚姚峻節凝交映皜皜

不可謏離群久索居良時嘆衰晩欣願顧我
違原隰異寒暖凝露委庭蕪喬木冀盡卷周
行多悲風戒車固肥遯

鬱鬱山上松垂垂松上蘿結施既得所千尺
高嵯峨黛色參漢宇神物還護呵靈龜與彩
雲蔭覆豈不那睠彼同根草塵埃混山阿卑
枝纏寸蔓樵采尋斧柯貴者非自貴仰託晉
爲多賤者非自賤俯遭元坎軻寒霰拂陵苕
高卑竟如何乃知金張館惟應許史過凜凜

歲寒心翹翹卓不磨。

梧桐生高岡萋萋枝葉長翽翽雙鳳凰雝雝鳴朝陽霜風剡相侵桐葉乾且黃玄霄寂無聲時變激衷腸豈惜芳樹摧瑞鳥將安翔戚戚址端居慮念歎不張崑閬有琅玕道遠何可將沉憂遲永夕疢首若迷方

庭前甘菊鮮堦下決明麗淸風競蕭蕭白露凌泥泥翠蓋抱丹淄金英揚紫霓馨香排雲出爛熳燦珠綴群芳久銷歇獨立恐難醫采采三嗅之臨風寤成嘘

重九陶菊舒萼孔尊不空與座客共服九華之英詩以識之

南雲賓北鴈素篘凝靑霜日月並應久宴樂欣時康新秫釀玉醴凉蟾射銀牀園菊吐黃華采采何芬芳純和體坤乾淑氣含馨香執簣薦姬人持醪饋一斝盈把摘可贈佩服絫兩璜無假白衣送不羡正陽堂凌嚣特虛館戲馬空壇場逍遥二三子威儀撕友朋叶盡簪展嘉慶飲德祝無疆晚歲雖冉冉頹齡駐扶光

作蚕絲

養蚕化作繭作繭成素絲丹朱未成色雙行纏有時

雙行盡纏綿結愛而結妍綺繡日云幻媚質匪自然

孟珠

陽春二三月藍冶紛勃勃待懽懽不來何以慰饑渴

陽春二三月草色盈閶闔歲晚雪載塗微情草同殁

援蒲

蒲生纔靑靑蒲短不可援蘭槳去從風雙魚何潑潑

援蒲蒲未長蕩漾湖中央湖水清可鑒郎心寧可量

三婦豔詩

大婦詠麟趾中婦調鳳簫小婦妝妝姿衮纁
裁氷毫王孫且安坐麗日景三韶
齊魯警檄交下責諸將二
陰狡不自戢妖霾濁清濟蜂蛩蟻烏鵲嚶嚶
訛復眯驚傳豺虎嚎聳畏螭狂燭嗥豕貉戎
章金紫羅驅體節鉞擁鑿厲牙角
茲中惆叢而豬頹盈泚誰當驅豐
如洸明月朗素霄皛皛燭丹陛引聹
慷慨一拊髀

春日寄謝唐新洲都諫議詩
獻歲光風來良朋在霄漢雝雝鳴聲和翽翽
羽儀燦離離桐葉華莫莫竹花爛紫庭棲且
食青璪有楨幹餘輝被東皐照曜一何煥追
憶河洲芳擷采昔同翫參池守衙門泌水聊
泮渙願言佐清朝鴻磐日衎衎樂只福履綏
貴流注玉瓚
寄贈盧歸安璧山初度
君不見海內儒宗稱子翰昭昭王國爲楨幹
又不見當代表則誇子均才華卓犖聲振振
獻賦長揚迥流葦調　帝承明登御筵嘉名
煒煒動八裔雙鳧忽作南中仙五色翔鸞九
苞鳳翩翩翩翩相鮮妍公猷仲昌未堪擬高
標勁節邁李陶兵半神有如此春風爾來
談金湖大道潛孚觀無始西天老翁號文康
頤德歸安一停軌手中電曳紫麟紱持向侯
門須麟趾吳吳碧玉朗雙瞳拳拳黃金垂兩
耳竦身直上躡紫微天闕瑞靄騰煒煇長謠

鍔鳴上雲樂變宮雒羽馳音徽七烏九蟾人
鑄冶金膏玉豉充丹幃逈知璧山開壽域花
明六合光如織白榆歷歷棒瑤茸青鳥離離
奮瑚翟璧山元高元曾山升高眺逵空塵寰
意傾嵩嶽本駿極東山泰山猶可班對時茂
育還熙熙散作陽和衆所綏發色流光競春
日三霄藹暖何葳蕤遥將玉斝獻春酒再祝
岡陵山與偶幼章鳳采總不如奕奕清輝籤
南斗願爲廣昌甘露蹟三公願作虞城甘棠

芰三捓

贈唐一江徵君兼東乃弟新洲夕郎

震澤底定江盈盈三源九派東南傾中有一江豪士宅靈湖吐納四望平雲蒸霞駮向玉浦浮天巒岫黃金城當時我曾在鎬京君家兄弟相逢迎元琰有志輔王室士雅擊楫中原清三山已覺龍衛護一經早擬投光明君家結構隔囂滓潺湲汪濊無冬春調咲滄浪有時竭還啱清濟涸無津瑶波鳥下雲漠漠

銀鏡水漲風粼粼東連日觀海氣赤西瞻月浦練花新願君現奇非所珍願令瑣闥無風塵四維妖氛廓皎皎英靈傑出聲振振此時此日怡心神翠烟紅雨紛來陳白鷗漾漾安流上解珮投鞭寧足論

春游賦宴姚太守東園作

乾資始兮感萬物之回春慨荒遐以膚剝兮夬臨復而泰申諒百歲兮如駛何休命之亨迪叱青駇以邁及兮耤朱絲而錯陳擷柔荑於隅谷兮肇宿莽於陽津桉若木之初景而睎髮之願伸我鼓坎坎我舞蹲蹲拍盧敖之肩兮笑洪崖之趾贈玉珮以相矢斟瑶液而多旨乃震金聲絜瓊齒裝娥娥爲几几美容光兮文綺轉璇閨之章明兮眺彩嶼之嘉𡤫扣帝閽而飛奮兮揚余衷之肫肫悵屛翳之犖發兮霤豐隆以氤氳俟望舒之照灼兮駕列鈌之璿輪且曰淓翺倦兮憶舊鄉華顛短兮青歲長及時爲樂不可孤兮銀燭焜煌夜未央紫簫兮鏗鏘

夜燕後樂園池上臺待月 廻文

臺崇護翠匝清池席綺逾光待月移灰揭暗雲棲宿鳥夜珠明彩布柔枝現窓四徹銷蒸暑錦轂雙翔散履綦回首仰瞻清景繫朗嬋終夕蔭華欅

懷友人

芳洲杜若正離離及爾離人遲所思脩阻山川虛悵望飛騰車馬憶追隨簾風拂檻孤吟

夜梁月臨床獨照時安得寘鴻同羽翼超然遵渚慰佳期

觀諸姬彈箏

質素憐瑱柱金絲動羽觴泰聲張絕調趙曲轉新倡美手顏如玉高歌韻逸梁八音精妙指陳氏有輝光

聞山東潘憲伯笠江謫居

夙駕辭齊魯長驅伴寂寥春明天更遠泰華望中遥德厚官逾薄村雄命獨恌寒煙風颯

颯宿霧雨瀟瀟琴鶴從車往鵷鸞入夢招冊心惟耿耿赤烏自翹翹窮寐神先接昭融契後凋塩梅君所有商鼎待和調

贈孫眉山太醫

武林仙嶠儼岷峨島嶼乘春杏滿阿虎嘯鳳岡崇委穀竪奔泰扁起沉痾兩朝惠濟芬芳遠三世陽和德澤多自是遺風存厚朴竚看孫靚解鳴珂

姚巨川舟中夜燕

晚歲凌風短髮氍遡從仙榜夜淹淹林光近接青逾淺水態遥連翠欲涵天象昭回臨綺席燭花分彩耀雄談中流更有乘槎興瑞靄濛濛露已湛

冬旱

節届玄冬杲日曜豐隆屏翳逐塵飛虛疑畢月離霄漢漫擬商羊儛殿閣九賦有期寧破塊萬箱無望欲沾衣百常觀裏瞻消息何日風簾扣雨扉

平湖道中阻風隱隱聞簫聲

千頃澄陂風力饒映空籤盪夜颼颼排檣駕浪妨危岸拽柁廻塘觸圯橋浮海謾疑桴可度問津寧有黍相邀飛泉帶雨西來急何處聲傳弄玉簫

雪夜訪僊臺李平湖不果

宵征探歷水雲鄉雨雪瀌瀌泥葦航塹木故枝仍吐葉岸花新藥不飛香甘棠蔽芾仙臺遠諫院清華聖曆長明發為携餘興往中川

晴日聽滄浪

平湖李仙臺讌洽即席酬之

絲馬鏘鏘在浚城清暉肅穆照湖明砌蓂雪月二天净庭樹雲霞五色紫鷺亭即看班鳳沼仙臺蚕已著鴻名願將湖水延恩渥添入天潢潤鎬京

龍谿王司馬見訪山中餞海石查近川兩給舍同過即席劇論奉酬二首

德星搖曳海東來朗曜暉分草屋開地轉春

風温令谷天廻晴目麗荒臺狠胡几几符雙爲玉樹隆隆暎上台投我瓊琚何以報臨津高詠比山萊

令古乾坤任揭來城門言路閉還開試酬白璧誰知巳請看黃金幾築臺長劒往將從五岳少微今夜動三台江雲渭樹憐相別願把休風被草萊

余鄉有崇古會次會中諸君子韻

風濤浩浩憑誰定日月輝輝只此心閱世與君成骯髒閒身携我快登臨鷄壇乘戴還初約鳳沼陽春寡和音點檢伶傳十年事消埃何以答高深

客有餽余寶劒者余以神物自當顯用於世惟周防余身劒之用亦小矣感物興嗟疊前韻

昆吾玉匣生明月照面還應更照心色暎文章開遠耀氣冲牛斗見平臨逝將雷煥酬高價安得風胡嗣賞音試起朱雲同一咲淺交

何事欲謀深

巳酉自元旦雨至花朝始霽日午喜得孫次太史馬解元韻

靈雨濵濛後卿雲朗霽時桐花儀彩鳳蘭葉負神龜綺閣風逾好晴窓日正遲滄江龍啓蟄雷奮巳前期

再和鴻山華學士年兄見寄之作

鴻原有美人如玉况復華堂玉作門難老春暉真永錫早披雲霧總殊恩若爲物外無羈

紺遊莫人間有退言請掃碧山山下石試開
棋局一評論

春日喜晴寄司寇陸胥峰會長

青陽葱蒨照輝光四望高門顥氣揚砥道華
滋開麗藻綺䟽雲碧映流黃胥亭疊嶂明如
錦梓里飛巒翼更長瞎色和風今日好通郊
花草散天香

己酉夏四月既望月爕華輝欣然命酌

綺䟽凉月白紛紛丹桂新枝逈出群七曜回

章開錦繡四天飛靄襲卿雲光從璧漢凝華
露彩散瑤池擁瑞文廣樂昔曾分鎬燕醉醹
猶似奏南薰

家集喜三孫侍宴次東坡韻三首

十年京國染緇塵一咲歸來早曳輪門外青
山惟見我宅前流水共長春喜無車馬帶傾
覆賸有朝雲作主賓却媿貽謀生計拙秪留
衣鉢付三人

懸車農圃避芳塵那用孫膏轉錦輪楚棘抽
茨聊挑爇燈花燦蘂即陽春雅歌絕勝東山
妓搔落還同北海賓醉眼摩娑看峙玉三孫
頭角可驚人

壯歲投簪脫網塵舍車端合有方輪頹顏自
昔誰難老出髮于今已怯春好我尚看能鼓
瑟諸孫何日譙嘉賓陶然既醉心和樂疑是
華胥夢裏人

四月㰌李道中喜晴呈同會諸君子

霽色逶迤轉綠波通郊車騎映纖羅條風拂

翠辭垂柳暖日薰青上短莎進艇漫從葱蒨
繞傾筐無復遠揚多忽看黃鳥遷喬木入耳
嚶鳴意自和

偕菁山范成均豐村金憲伯游瓶山項
光祿山居次韻

萬里青冥日正晴乘陽結伴訪山行松翻澗
水蒼虬重鸖下天池白羽輕沓嶂樓臺開異
狀敞筵尊俎狎同盟還從北極瞻霄漢畎畝
能忘捧日情

山居宿宿晴雨代作次韻再呈旐山

夙暮登臨雨復晴曳裾儼在越中行霏霏瑞靄群峰出梟梟祥風八翼輕宰相山中多景色神仙平地屬宗盟憑危四望空寰宇目極蒼茫萬古情

責兒曹

韶年冉冉逼青陽老大嬉游業就荒式誨休言聽藐藐有懷須看聞卬卬鷽斯隕涕予何忍螟蠃憂心爾獨忘欲把訂頑充藥石敢將

素履卜穹蒼

酬方秀水鰲峰天寧寺雅集

永日高披單父堂南薰吹雨濺衣裳瑶花共慶嘉魚樂玉醴還消病渴長夾道甘棠新播詠翔雲梟烏舊凝香請看靈嶽降千仞定有神鰲鎮八荒

駱兩溪稲川南兩太史入夜同訪山中

即席次韻

故人南北十年違忽枉兼金啓夕扉皎皎白

駒承湛露霏霏玉咳賦緇衣高風本自來璚島皓月還同此釣磯試掃東山蘚石坐聞雲縹緲護薔薇

燕比山曾將軍宅陪司空石逕司成菁山光禄旐山憲使賓齋次杜史豐村韻

二首

烝徒久戢涇舟楫時復聞鷄起欲狂爲喜報書開武帳更憐同座挹文光德音加賁臺萊詠湛露濃霑砌草香幸願　天朝彤矢貺即

看紆紫帶拖黄

相過自覺追懽別莫怪清狂晚更狂翩履星辰天所聚笙簧吹鼓夜生光旌旗上拂銀河麗樽斝遥臨畫省香共羨身輕能躍馬團花羞照舊流黄

和東濱太守菁山司成豐村憲副春日

見訪之作

避世東吳有至人山村渺渺水之濱顧予愚谷原韜跡軫我南洲一問津曳履鏘鏘紫步

玉鳴絲竊竊亭乘春逍遙佳客淹朝夕苗蕃
相維敬莫申

賀中表姪沈忠言得雋

笙鼓摐金宴周行步玉時遷鶯通緋殿緹騎出彤墀禮樂途明盛恩輝及履綦憑將青史筆先作捧天辭

借石山沈給舍造一庵唐司寇文會

夫子文章著斯人得共聞兩端還細細四教總斤斤終始寧爲倦公私本自分唐虞精一

訓藥石劑群紛

聞邊臣被戮

大漠臨洮外長城遼水西价人如屛翰宗子孰醢鷄帷蓋嗟何及旌麾望轉迷燕霜凄首夏寒日貫長霓

弔夏蚕賦

何宇宙之廖廓兮張赫曦於天表憑白鳥以受生兮馭焦冥之群小竊炎帝之威靈兮掩白日之曒曒擅昏夜之權衡兮假雷霆以紛擾痛無遠而弗屆兮痛瘡痏之如㮚廉夫甘守空悴兮何忍心焉爲之刉鐫其膚而不見其嚙兮飫其血而猶以爲饑四海之內靡不畏威汗不及歛扇不及揮痛心刺骨飲恨與俵 音希叶 爾乃鼓吻自得奮翼橫飛覩人形而肆觸兮聞人聲而成團將以上帝不惡殺兮而萬姓終莫之違也播唇吮肌兮而瘠衆以獨肥也斃體露筋兮毒螫之所歸也酷嗜膏腴兮寧死而不悟其非也翳惡極而不可

解兮炎光聿收而無倚 音倚叶 日慘慘兮雲冥冥霜泥泥兮風灑灑豐隆砰訇以驅雨兮裂轟轟而如駭仗天威而衆攻兮孑微軀之曷容盡其族而殛死兮磔其尸于西墉覺今日之天定兮暴向來之多凶夫禹鼎遷神奸以遠徙兮周䃂驅猛獸于無踪豈擾擾之眇形兮能爲聖哲之壅無辜籲天兮固宜嗜喙之無從於是庶夫舉手加額兮樂歲寒之窮冬日優游以探玄晏兮課子孫而明農

題李海盃前河送別卷

九里前河潤分輝麗十洲潮平疑海月星彩動江樓綠水明征旆青山照祖疇杖華乘寶瑟併寄棹歌謳

元旦占風為上歲喜而識之

巽二時風若乾坤見聖人金旌朝候色玉琯夜迎神禾豈周邦偃鴆非宋國翱靈臺占瑞應定有月氏臣

人日游演教寺謝譙上人

仙蓂傳七葉梵宇控諸天玉界開三十金身現八千脩篁疎對雨細水曲通泉更喜支郎在殷勤布福田

贈太醫君春園

杏塢先為董春園復此居四郊多虎穀百里少籧篨勝地人逾重罷氓樂自如神樓還一七無限慰來蘇

偕姚大夫巨川雨後經硤石望東西山寺二首

雙峰標峻坂靈雨霽三天披豁開清漢經行拂嶒煙探源看洗藥遷鳥雜鳴絃菊醞衝蘭澤香光散福田

瑶殿臨丹壑星宮燦紫微九河分地絡千里衆川歸閣迥大容麗砂明鳳翼飛何年珠樹鸐得向此中依

山居晚眺

堂搆山林美曛陽度遠峰晴雲含淑氣返照朗春穠水樹千行轉煙花五彩重群歌岩壑

暮歸路滿耕農

郊外即事次韻

拙簪乘未老郊興賦閑居蕙畮分蘭澤桃源接柳渠花明知過鳥藻暗戲游魚地僻疑中散幽探樂有餘

題青雲得路圖贈沈子游泮

信美清虛府丹梯十萬尋上台隣北斗高價重南金揖讓登賢路光輝動士林願移雙管惠九土沛甘霖

夏四月晦小集後樂園分韻得生字

對酒憂何在聊成後樂名探泉魚自躍拂徑草初平萁莢看全落蓮花欲漸生明朝農務急植杖闊岩耕

夏日過沈三丈山亝

歌堂臨曲徑舞扇繞廻巒荷芰搖新綠葵榴綻宿江危峰雲並峙飛磴月初蒙遲景留餘興薰絃被晚風

是夕沈三丈留宿山亝不果

疑是巫山渚陽臺狀頗新玉虬炎氣薄紗幄夜光勻零露霑珠綴輕綃拂錦麟長風吹皎月入夢劇無因

游海上鳳凰山呈九杞許翁

靈鳳翔千仞高蹤此再過漲從青海合峰入紫雲多古洞煙霞寂虛巖鳥雀歌登臨天下小覽德更如何

登嘉郡天寧寺閣

梵宇麗層霄三天入望遥開尊當縹緲曳履上扶搖直視南湖月平臨北斗標侵雲還四眺下見五龍橋

凌朝浮舟浦口

初日上孤舟春泉漾碧流岸花連別浦山鳥出前丘雜樹蒼煙散遥村紫霧收悠悠千里望幽興與雲浮

秋雨

四野涼雲結千山暑氣收鸛鳴先作雨鴈度已知秋夕幛迷仙闕煙扉接斷流五湖潮正

潤隔浦問漁舟

秋夜進艇東西宅前兩湖作

秋色平分下兩湖東西曲抱宅前隅遥林翠影疑僊嶠近浦清光即畫圖治窮過從慚陸賈登樓乘興笑肩吾年來習懶真成癖肯向東門問博徒

曉起奉訊膺少保東洲公總憲

高翔余鑾展浮雲龍駕分明照虎賁皎向扶桑開瑞旭佇從細柳淨妖氛誰迎靈保操長

矢敢射天狠策上勳鼓瑟吹虓援北斗遥遥
翹首扣東君
老驥送李克齋中丞年兄西歸
衘甲騰光吐瑞圖帝心妙簡應坤符飛黃先
景開洪亂赤帿乘風壓上都驤首崑墟迴佚
軌蹤蹟宣嶽倦通衢濯龍從老雲蝸後効力
中原定識途
寄謝王沂川春元遣甥惠五岳圖屏風
火齊麻燭卧延清東海遺圖五岳并日挂層

巖千樹起水含重閣萬春明山椒花鳥遥成
聚雲裏峰巒近欲平幸願青崖騎白鹿無勞
玄鸖向滄瀛
小榜成標曰滄洲翼識之以詩茲榜再
造標曰飛雲麗蓋取無心而出岫也又
詩二首識之
麗榜飛雲片片浮檐風吹影雜星流鴻文渙
水開前浦鷁彩凌波映別洲青翰舫遠從平
渚下華泉舫時向曲池收追懽憶昔歌魚藻

桂棹輝分太液秋
玉翼輕搖蕩碧潯迴洄白鷗舞芳林博昌漫
有澄清志繒錦曾無紼繫心河海蔣洋誰利
涉風雲澒洞信難任巨川若濟須舟楫浩浩
深淵試一臨
悼失硯
般倕稽瑞起遐都規矩縈繩下氏模誰道二
儀眞有象聿令三趾化爲烏孔庭古朴今安
在王室門墻孰與俱班采散華空點黛讒邪

從此競相汚
東皐野望
東皐乘出霞雲物望中開柳色緣峰合梅花
逗浦迴遊魚迎藻躍語燕幸陽來斜日餘暉
裏憑軒首重回
東莊新構
百堵興新築方湖學鑿坏畫橋通艦楫銀榜
廠樓臺南北桑兼梓東西竹共梅慚非輪奐
頌寧有棟梁材

寄訊百山中丞軍公

念年同署老司空風雨滄洲兩病翁君在越南探禹穴我從吳下夢周公向來玄髮添今白新到衰顏失舊紅尚喜松花堪作飯卞谿還擬畬非熊

櫻桃初熟作

首夏櫻桃熟華林百菓先朱光爭點綴翠色互鮮妍萍日寧齊察梅丸詎失圓金盤兼玉筋消息又茫然

對月緩步

湖月上前楹光光覺露澄披軒當霽朗曳履幸逢迎寫曜緣溪白呈暉帶影清遥遥望銀漢還得濯吾纓

南谷吳泰翁畫贊 有序

東硤之山恃海寧左方縣治平衍如掌抵是六十餘里始有山峭拔如立潤如玉相對如闕山下有湖滄沆千頃天目之水東馳如駛百餘里始潴焉余童于時經之固疑有偉人者生比冠業進士業未就常從能業者往來聞硤石吳子遵年少然翹翹有聲藝林名相逼閱歲乃納交溫厚簡易德業無量豈直藝焉爾矣固山水所鍾偉丈夫哉時嘗過吳子吳子時以藝餘魁兩浙余且慶且曰仔姑以藝再冠海內海內望茲山茲水慶有遭者將盡在吳子之庭矣相與驩甚於是蚤識南谷翁翁倜儻有大節能急人有無性不喜飲然時時微醺

放歌山谷間所居闤闠要衝不覘覘操奇贏與時競一委身於賢士大夫大夫士多高南谷義亦往往與從游以故克成令子頃余宦游十年歸守先臣敝廬從子子嘗乃得因緣委禽翁門暇日吳子來臨捧畫示余曰而翁樂在山水子所習也茲畫寔肖而翁居常披畫自愜而翁愛敬子子寧不申一言希周雅與遵友善於翁辱在子行雖久矣不托于文盍敢辭不文乃頓首

者再作而贊焉主臣主臣

維硤南谷維水粼粼我覯我公汪濊莫垠波瀾
及寠貧焘在令人令人壽而昌以莫不振

維硤南谷維石齒齒我覯我公揆俗式似載
揚爾休戩穀詒[illegible]家之楨吁嗟乎良士

維硤南谷維松[illegible]承也白祿爾遒也日升而
月恒也公孫[illegible]爾谷也俾無騫崩也莪莪
南谷也宣其繩繩也

維硤南谷三章章八句

朱北湖老柱史畫贊 有序

先生諱稷字尭臣海寧硤谷人也先生儁
幹曠視倜儻坦直以爲謠詠不足以競巧
也故信婷以顑頷顑頷不足以諧時也故
規圓以周度周度不足以殉道也故汞充
以居貞道明而跡晦善度而身隱介不絶
俗潔不離群若乃遐志貽翼篤生令人褒
錫自天赫赫英英僕弟希蒙蘿施松栢挹
先生之光儀企先生之嘉軌覯先生之昌
胤慶先生之景命拔圖行止乃作頌焉其
辭曰

翹翹先生濯濯令名君子之式幽人之貞好
爵[illegible]瑜待徵席珍鳳棲閬風龍伏玄津鳳棲
伊何鵷鸞振振龍伏伊何見躍斯因祥氛九
苞甘液八垠跨世凌時昭朗嶙峋允矣先生
頌聲日新

三逸人贊 有序

呂子曰顯隱者勢之流也出處者士之道
也所託雖異居貞則同是故跨世陵時者
龍虎赴变躍之會遠蹈獨遊者蘭菊亭郁
烈之芬然要之風軌德音皆不忝于陶鈞
斯可尚已乃序述所聞於宗人者以爲之
讃云

吁嗟東谷愔愔在鏷隱曜而行昭昭內矚無
兢維人隆冬脩竹

吁嗟松庵玄定夙涵行無激切志匪臨甘樹
德務滋譬彼楩柟

吁嗟尚本肆力麓蕘奕奕豐殷基宇宏遠崇
標振掇孫子栩栩

訪金憲卜豐村年兄還湖中作

出郭躧東林旭日寒雲多潁陽尋舊跡鹿門
訪新窩茂樹巢鸛鵒青窗㳺黿鼉初服遂十
畝此路屢獨過幽興擬卜隣日月何蹉跎湖
光如有待倚棹風力和嶅影峙中流屹立方
峨峨樂此佳山川欲結松蘿邁再問玉田叟
金穃近如何

曲岸芙蓉

芙蓉依曲岸逐水映千花燦燦嘗船出叢叢
遶澗斜山腰圍寄錦浦口散明霞武陵雖杳
靄絕勝浣春沙

除夕臥病

接離久不著綦舄總塵蒙叱馭吾何有懸車
衆所同晝眠非宰我夜憂是周公膽盡愁還
在誰占獻歲風

瑶池壽毋歌 有序

姚大夫汝冊以毋太宜人壽屆七袠讌刑
東魯取道稱兕觥以祝無彊大夫友生曰
希周于太宜人爲子行敬賦壽毋之什歌
於堂𤕤自茲而耄耋而期頤大夫晉列卿
佐蒋登公孤太宜人翟冠翹翹鶴髮纚纚
天朝褒誥煒煒方來藐小子嗣當賡歌興
歌佐酒賓筵也歌曰
君不見瑶池阿毋壽七袠瑞虹樓前開壽域
青鸞翩翩從東瀛紫鸞輝耀南極叟天朗

月融丹霄列宿參差護飛翼徵音鳳嗣鍾百
祥奕世巍巍將不億鳳雛鸞鷟海上來手携
容成揮玉杯排雲直上太淸闕姮娥湧出金
銀臺鞭螭駕鶴揚妙旨睞目不數㳺蓬萊五
龍安用鍊五石九轉還期戲九垓

贈易師楊春元見峰

奉璋髦士頌明明聖世崇文叶令名芸閣靑
雲詹禮樂賓筵黃瓚撫嵩華還將威業光書
府擬有恩輝發慮情更以微言開象繫翩翩

經術引諸生

海上奉酬劉半塘節推

南澳忻逢頌譽髦祥雲分靄襲襦袍明明淑問歌長道穆穆威儀薄采芼畫省條風淹夕永金塘玉樹拂天高自憐幽谷光韶律更得乘槎泛海颾

遷居元吉鄉之東張村二首

東張樓閣翼雲開元吉鄉中吉大來水入澂潭蒼比玉山園平野繡成堆

東匯高書東璧開西垣翰墨自西來堦蘭煒煒金爲幹庭樹森森玉作堆

劒崖篇有序

海上謝道化氏過予談道劒崖張都帥文事武備今之俊偉丈夫也屬予詠劒崖予念純鈎霄絳太阿工市吳越與楚劒皆遐良而不能長存所貴劒者存乎其人神而用之爾劒崖以武進士筮擢總洋戎務卽翕翕振起數十年墜典裒然爲東南稱首

令總江漕司馬司徒並計漕功課在第一嗣此西北有事當倚任總兵屹爲巨防神物終爲大用已綽綽然有兆矣予駢駢海上喜海內有干城也爲賦劒崖篇云

君不見陰陽文縵騰蛟螭曄曄蓮花吐琨䃙隆肇豪紫氣揚飛廉扇熖紅光集上士佩之何陸離劃騷犀豹鐵鯨鯢九夷八蠻駭靈異七星六氣遞神奇　朝家屏翰燕會武首拔天台劒崖父古稱維嶽生申甫今看毓秀

從委羽揮霍須知繞指犗齗齗當令佞臣苦投之晉鄭驚三軍夸以荆襄泣囚虜金書肯使奸雄收窟室寧俾魚腹近蘭茝有術干明主射彩飛輝曜寰宇皇皇錫命征四方隳服還應頌斨斧

在野聞總督漕運應中丞警庵公遷少司馬總督兩廣軍務寄言頌之

中台天北極司馬復東征玉節開雲陣鑾山列地營蓮花明巨匣桂葉耀飛旌秘畧三光

勍雄勳百戰輕老臣推廟筭眞宰集神兵拔筆輕班業臨戎重顧名登壇新禮數出塞舊瑀聲虞羽經旬格徐方計日平竚看旋凱奏行以聽咸英

夏日山居坐雨

霏霏凉氣下嘿嘿稱閒居四野良苗穎千章古木舒鷗鳧翻細浪荷芰戲游魚靜待南薰轉時看物色蘇

海上冠䰇二首

念年丘壑老樵漁尚憶抽簪得自如伐木丁丁供下爨投竿嫋嫋向長渠一朝冠盜翻滄海千里桑麻盡赤畬誰謂乘槎能避世九夷原自不堪居

康衢燕咲詠唐虞何事東南獨向隅韜畧未經開武帳詩書安用叟文儒星奔荒野驚回竄血灑平蕪濺泣俘翹首五雲看直北好浮長角慰來蘇

中秋會徐半溪成均于徐太守東濱旅邸次徐令尹豊崖韻因邀半溪泛舟登南湖煙雨樓

佳辰佳會正中秋凉月凉飈迥不愁自慶鳧鷖能作伴誰言鸞鳳儻如因雲霞散彩偏依岸煙水乘槎好上樓四望清虛渺霄漢蓬瀛何用羨丹丘

半溪有約不來艤舟煙雨樓悵焉獨登兀坐孤咲疊韻作

碧潭澄徹海天秋聊洗塵纓解客愁雜樹翠

華從灑落閒身清影任羇囚星河渺渺惟看我露玉穰穰只此樓靜聽離群雁行斷雝雝猶自繞前丘

感激時事再疊前韻

玄鬢霜凝感素秋每驚時候不勝愁何堪中土多馳檄誰向南冠脫縶囚金鑑豈無張氏録故鄉今有仲宣樓玉京耐可乘風上探取明光照九丘

旋棹沿湖觀者如堵足徵阜繁又疊前

韻

霜華宵綴入高秋寥廓迂夫性懶愁歲稔喜歌多黍稷政平無得少拘囚萬家燈火連鼎闕千雉藩垣映水樓月白天青有餘鑒潛鱗時見躍浮丘

送張少松知事福州府

凌晨彩鷁下鵬河夾道虬松映綺羅千里山花明去騎入閩沙鷺候鳴珂長纓直請乘年少投筆時敎礪太阿

聖代只今勞督餉漢家誰復借蕭何

壽劒石朱泰翁七袠

靈池劒氣雄雙硤微石龍光耀兩湖永錫仙翁偕老壽喜從松竹共懽娛古稀今見煇星極平格行看頌寶符芝草貝花和玉露霽陽長護白雲衢

檇李宵征沈懷溪邀之飲與呂雅山露坐對月作

落日事孤征廻舟檇李城休文如有約北海喜相迎掃榻披衣坐緣流傍渚行露華遥可瀼花氣近偏生醉眼頻催合高歌刻不成千林驚宿鳥萬籟和餘聲衰鬢隨年老忘形覺世輕斗橋今夜月耿耿爲誰明

棄婦詞

二十明饋順窈窕君子堂三十率介婦宗廟事裸將內治日井井中閫聲煌煌寵眷易生妬妯娌有短長積毀遂銷骨變幻多譸張梁筍逝以發旨蓄無所養昔爲娉婷姿兩鬢千

萬強令成索漠形敝垢何蒼黄堂上舅與姑日月開且明浮雲忽靡靡蝃蝀橫中央曜靈本燦爛曲照寧直方輕軀有再造引領桑榆光

覽鏡見白髮

霜華入鬢發長嗟悵望煙霄路更賒莫笑荆人悲美玉自憐魯叟繫匏瓜六龍不轉青雲馭雙劒難廻白日斜微命敢希霑惠渥欲尋勾漏問丹砂

陽春曲二首次沈休文韻

清流含碧開春池霞光掩藹生夕儀夜深涼
月陰獨知陰獨知誰相見廣寒宮清虛殿
春歸鳳沼連滄池和鳴靈芭乂不儀者造德
降誰能知誰能知則能見三后京九成殿

寄謝初泉吳親家杜史

有美臺端史欣承藻翰傳毎乘西掖使遙寄
比溪船按牘遺常數朋簪盍細綠霜旌開旭
霽雲管麗春妍清論歸人傑高材得代賢大

明常捧日碩望乂回天避馬開衢道埋輪殄
仔有觸邪冠所像持正直如弦補衮從無闕
憂時志獨偏聲華三斗上夙夜百揆先頓覺
山川重能令鼎彝堅
廟堂王道盛鯁議正便便

東匯詩集卷之八

東匯詩集目録

卷之九

納言石川張公寄惠次韻二首
七月既望對月　秋夜宵征
湖上　萬松書院二首
海寧須頌郡伯曲思門
席上次韻作海樵歌
江口　登五雲山
山水歌酬宋石門
秋晚江上登臺寓目
祝林抱素毋安人壽五袠

東匯詩集卷之九

東湖篇祝太子太保陸都督東湖四十誕辰

君不見雲夢七澤萬里迂從天挹注歸東吳蟠絡震澤相涵濡天目東來復兩乳飛湍浩浩匯作湖光輝佇屬執金吾文武濟美世所無毓靈孕瑞慶逾厚超先邁後生公孤即今年躋四十強聲振南極何鏘洋翊佐神堯光四表勳勞赫赫書旂常韓昌彌節空牙纛鄭吉驅旌匪斧靳單于趍趯犯劒頊白日紅塵暗天起風雷一呼疾如駛豐隆效順天驕虓畿甸氛清坦且平九市周行還砥矢天子嘉功設鍾鼓彤弓錫貺誰能伍正值崧高嶽降時憲文憲武維申甫爀爀青陽布王道爕和玉鉉徵時煥龍虎韜鈐啓髻髦何湏膏劒寒凶醜雝雝喈喈鳳鳥鳴能格由來知者造野老續賦岡陵篇祝誦硃斷風肆好蕃四國兮採萬邦載憑廟畧回淳龐劒屨上殿

開油幢維肖良輸芸尃美天壽平格今爲燮

統均堂成

東日標朝彩西霞燦夕暉樓臺連景象花鳥
借光輝竹翠霜中挺梅香歲晩歸雄圖慙五
雉隆棟喜飛翬

縈宅前南湖并築南山成登而望之

結宇無窮境懸車息履基爲山岣嶁似治水
沅湘期紫蓋二峰起朱陵九轉隨玉書空在
望詎敢夢玄夷

課種瓜作

南服幽棲日東陵學種瓜二莖聯素梡九彩
耀丹霞纏首黃花布龍蹄絳實駼願將絺以
副馳上五雲車

孟春春遊

春服何璀璨窮寒逐瑄移梅花晴雪綻蘭[illegible]
峭風欹舊竹青回碧新苔翠漸滋依依嬌物
候處處有丹荑

仲春春遊

淑穆和風散良儔向舞雩芃芃含麥秀譪譪
擢桑敷綺樹裝黃鳥金波動綠蕪探春春正
半麗景屬醍醐

季春春遊

春臺通四望徙倚愛餘暉栁眼舒還暗桃粧
落已稀鸎來遷樹呼燕入逐簾飛莫謾傷遲
暮新篁上紫薇

東皐藝稻時雨霑足喜而賦之二首

玉燭調熙曆和風被五絃二儀齊順動六禱

肅精虔多黍徵[illegible]豪有年萬方俱帝
渥相慶灑芳[illegible]

肅雨驅暄暍卿雲覆八埏擢枝光自發潤華
色逾鮮觸石看膚合從星向畢懸欲知敷五
福皇澤本先天

石榴花開于隙地

披榛探隙地遲景已朱明嘉木垂腴潤脩枝
擢遠揚輕紅含碧藻淺綠綴丹房河陽花自
晩不敢怨春陽

繪壁行 幷序

東匯澤父暇日閒覽書傳知帝舜作室築墻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各有家此賁庸疏朽之所由始也及吾夫子嘗觀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像乃各著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矣下逮蔡質漢官典職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烈士載延之西征記魯恭石祠四壁皆肖刻忠臣孝子貞婦之形又知垣墻設繪匪獨娛目所以飭勸也劉向乃

謂諸侯垣墻有黝堊之色無丹青之彩而澤父嘗叨從九列得以視侯乃延朱畫師野塘氏墨繪十圖焉蓋黝堊之色莫或敢廢也丹青之彩莫或敢僭也夫十圖在廳者六北壁南向曰禹平水土曰稷教稼穡東壁西向曰伊公三聘曰周公三壇西壁東向曰說築傅巖曰孔會夾谷在堂者二南壁北向曰范蠡游五湖曰張良從赤松在門壁者二東曰諸葛亮連吳拒曹西曰郭子儀單騎見虜圖成野史氏曰大夏西門闕清老壽彼以黃金黃銅赤石青石修飾異者固不暇論澤父據經飭躬家徒四壁其視雕墻璦宇被黼飾銀者大不侔矣請有以歌之俾繪事者有所託焉於是援筆作繪壁行以酬之

君不見滄洲淸門白日靜桂月榆星互標映
地圖雄列青天開峻極森森岌相竝崑崙磻
潯下龍門浩浩洪濤勢初淨九功維叙九叙

歌宛然真宰啻神聖烝民未粒食鮮食上帝
貽之嘉黍稷手拈秃筆掃中原五穀芃芃本
岐嶷煙霞不斷連華夷商周千載如同時江
光日氣恍若接入雲壯觀疑相期乘黃欻來
走莘野傅巖會有雲龍隨群神皇皇集垓埏
萊兵却徙何披靡古今上下纔一瞬吳越之
奕漢唐俊扁舟汗漫遡五湖辟穀翺翔絶尢
衆英雄割據江風迅吐蕃朔孽驚相覬畫圖
燁燁粉墨新風雲震奮真有神方壺員嶠在

咫尺海嶽迥欲遞銀津歲寒白波擁香雪當
暑青嶂虛凉生叫喬木千尋起毫末霜皮瀏
雨皆龍鱗總向吾廬助顔色迸空逵勢紛來
陳古師論事功殊絶今有朱君更超軼白首
清姿老髯師聰此高深氣奇傑畫馬不顧曹
覇貧畫松不讓畢宏韋逸興從君更激昂草
堂自此傳精潔

祝老杜史朱北湖親家偕老壽七袠

維此三月辰日良東皇策馭鳴琳瑯婺星煌

煌耀南極燦與日月齊輝光群僊連蜷壽宮
裏昭昭姣服聲鏘鏘親持紫芝向紫峽弭節
緩步來華堂蕙肴蘭醑列錦席玉瑱寶瑟闌
壎芳簫鍾再考鼓瑶簴五音繁會何洋洋操
弧舉矢援北斗主人福壽同悠久豸冠翟茀
並永康往古來今果稀有願取韶華作糗糧
浩蕩春光踰八九橫金拖玉寵渥優爗爗麟
袍結朱綬切雲崔嵬纖陸離期願爲進長生
酒

雜詩十二首

東方暾白日杲杲揚朱光浮雲翳陽景草昧
好縱橫迴飈薄宇宙搖搖邁踉蹌願從天路
游六翮阻高翔欲渡江漢水榜人告無梁鬱
紆白日昃殷憂結中腸

白露涅涅晞玄鳥肅肅羽飄風起中夜形影
忽不覩疇昔珠櫳開枯荼棲牖戶瞻望臨當
乖佇立涕如雨恨恨忽復辭合并會有宜

階下寒花黃花東蔓草長扶踈繞廣除葉葉

振芬芳嘯傲玩萬物離索莫我將蕭綏尚不
存貢綦何所裹沉吟季主卜俛仰守故疆
夏紀停炎曦冬運倏短晷芳菲不更榮叢滋
豈重美代祀忽參差萬期鳥過耳丹石耿不
移素絲寧復涕王侯嗟陸沉違生聒昭灑
零露秋未竟蘭茗事已沒來神促徃化丰茸
坐銷歇綠野變滄渤白首華鬒髮美人遲佳
期輕軀未由竭懷舊感睽携離居甘寂茂祇
酉歲寒念違計韶年別華寢能娛心芳椒亦

云辥樂覯冀艮辰羇愁對明月
伊誰乘休運鳴珮信濟濟蹌龍曜琱蓋翔鳳
酌瓊醴四海赫照臨百官肅旌旆紛虹盪朝
暾霏霏眯誰啓崑峯縱炎烟荆璞混全體餘
燎匝祲氛投沙見清泚式微寧鬱陶饕荼亦
如薺
十五學書史呫畢恥續貂二十謁
明主獻賦摩青霄三十預衡柄塩梅叅劑調
四十解組珮沙水何逍遥兩端竭鄙夫五車

日陶陶却咲魯仲連強射聊城䂊寧與仲公
理清曠時相邀嘉客况滿座凤醞且盈瓢僕
御欵叚馬坂乘下澤軺誰能摧眉目衰晩猶
折腰
人生如萍藻汎汎浮江河東西逐流風南北
翕廻波分飄成聚散蕩漾互參差深谷忽爲
陵天運其如何枯瘁同百草無復水上華叶
靈雨祁祁來新泉歸舊沱碧色映遠天文章
煥盈科衰興本相代浮榮安足多

天宇散青雲雲仍聚天宇㝳卷本無心膚寸
布霖雨耕耨愜所求周原欣膴膴歲事告成
績烹羔慰勞苦天界高且清餘滓澄下土神
功乃寂寂作息自隴畝
登高無長繩繫此西飛日海月昇幽陽圓光
忽成缺三元迭廢興天地有時裂但願飽精
粺得失勿遑恤日月不待人不敢效自逸伯
禹惜寸陰五行愼無汨
凉風肅萬物良人尚孤征蟋蟀入牀下蠨蛸

網前楹緑草萋四壁青苔滋兩旁房櫳守空
獨離居難合并龍蟄貴存身何事身後名沉
憂不能寐感物良自驚
鳳凰翔千仞下棲梧桐枝枝葉日扶踈商飈
忽來吹玄景何可恃高岡一掃之奮翮入層
霄德輝隱容儀豈不戀舊鄉刺慼不可支咄
此鷄雀群誰當較崇卑

後樂園即事詩

疢瘵鬱無巳樹萱頌遺編余裒景旻容辭秩

豈待年兩直結如矢三黜乃固然睠玆王道
平寧步自屯邅倏眕掃往軌采茨葺舊壓揭
車駿尙畦緒風欻北阡方塘蔭杞竹崇墉羅
梓梗嘉魚戲碧藻神龜遊白蓮桃李燦霞綺
橘柚榮彩㮙菊英苹醴酳梅實薦豆籩暄煥
䅣筦簟凉寒擁毳氈清氣麗穹漢秀色漂層
淵絃歌振雅籥良時樂尙延言念懷好音公
子木西還兮招付飈逝寥廓通幽玄初衣幸
皎素緇塵何以湔

酬鍾太守西皐見贈之作并簡乃似小
皐次韻詩

東瀛產神驃以德不以力矯首齊流星千里
不及夕天衢倦膏秣文園暫偃息君子厲乾
乾十匙踰拱璧周行如砥平素履若矢直夫
老先抽簪遺榮匪落魄泌水樂洋洋圭璋聲
翼翼譽彼策騖者何啻相什百泰食福方來
豐日中未昃況復有渥駒岳靈降申伯蹝步
接夔龍養志更愉色飛黃入扶搖丹霄騰兩
腋宣猷濟世美黼黻陋文飾翹足企五雲几
几雙赤舃

題張少溪濟川圖

君不見南溪之流有九曲溪光朗暎人如玉
又不見九曲盤旋入少溪溪雲靄靄開淸旭
九道飛泉湧碧瀾淵淵活水浮新淥東流巨
浸會萬川濟川材力須少年錦帆朝騰海上
月牙檣暮閃江頭煙須臾風恬日杲杲烝徒
理楫歸熙皥英賢際會當有時承家節操輕

文藻我今林居日泮渙臨流坐歌白石爛蛟
螭鬪怒總不聞鴻磐衎衎先登岸見子溪邊
彩鷁來壯圖忽覺心神開枯魚豈擬飛龍會
愴新懷舊心百回扶危濟溺願吾子平成好
爲收喧豗

玉橋歌

君不見銀河輝輝玉作橋春風拂拂春雲嬌
日邊夭桃軟無力向日迎風比容色容色昭
昭玉不如蕤宮金埒開璩璵我昔天門探瑤

閼覩覼僊娥面如月皓魄凝澄萬里清纖眉
照灼臨三星三星在天光在牖桂影婆娑映
朱綏願得乘槎河鼓間直取支機訪良偶

題謝太醫吳隱溪

君不見橘井天泉冽且漪東流直下隱溪湄
溪居上有隱君子神樓一七師伊耆春風杏
花紅裊裊盈林有實何離離於菟護穀效神
力積穀如京復如坻吾孫見龍抱奇質五齡
六月遘疹疾渴吻幾爲涸轍鱗溪流分潤真

從橘玉瓚黃流總不如甘同湛露凶回吉妙
濟瘡痍世所稀稷下倉公可相匹願君持此
懷少仁博施寰宇無遺屯宏開壽域石門裏
祝爾錫類聲振振

醴泉歌贈湖廣高侯令海寧

君不見醴泉德量世稀有汪汪雲夢吞八九
楚天萬里玉河通親向金門覲　神后鋃漢
明明湛露濃文物光輝齊北斗飛鳧分潤鳳
池頭朱紱青符結前肘顥氣氤氳徧海寧華
滋蔥倩浮江口沅有漪兮湘有瀾總入胸中
作容保叶溫颸曉月散涓涓滿縣河陽醉花
柳的皪恩波江海同群黎百姓長昭融雄豪
意氣曠百世激頑起懦揚休風會見天泉注
天漢廟堂渥澤何洋渙酣歌鑿飲忘帝力泉
流混混應無極

瑞桃行三章并序

黃思隱者海上隱君子也爲內姪祝子遷
丈人子遷材華卓犖思隱能豎和珍於荆
璞視彼十襲燕石者風斯下矣茲壽屆五
袠呂子賦瑞桃行三章爲壽觥籌更錯俾
子行歌以佐酒庚水玉朗暎式表清潤焉

度索叢花無數開僊郎持獻早潮廻竚看結
子三千歲更有簫聲繞鳳臺
青鳥媥孄傍日班泰華高擁見嵩山由來弄
玉長生樹總是蕭生祝壽攀
河鼓星明月並輝乘龍天上儼新緋還同曼
倩瑤池會十二珠樓瑞靄徽

夜過鵶夷子臙脂匯

臙脂匯上月華團兩岸青山范蠡船何事浣沙辭帝館五湖風景復攀緣

雜興

煙水乘春喜汯簃晴暉一一在江南碧桃不讓陵溪㽚鴛綺誰論絮八蠶

題湘蘭圖

巫山香雨散餘芬九畹清暉布錦雲定是陽臺春燕集分明清響夢中聞

再婚感述

百兩嗟重御天桃見兩花齊姜啼暮雨宋子映朝霞寶翟新連理蘭并倩六珈采蘩兼采藻同此頌宜家

題杏塢終慕梅莊卷

高標僊化影蕭森儼有踈枝滿杏林虎穀千倉崇比昔淒風玄雪到于今

題紅梅贈堪輿家天台唐雲峰

丹萼春心宇宙該晨暉分彩向天台撼龍好訛虬枝看調鉉誰堪宰輔材

投贈肖玄于嘉善二十韻

瑞日重霄麗玄暉八極揚聲靈原赫濯聞望久顒昂鳧舄來天上斯鉢及下方世家新組綬大雅舊珪璋好伏神如覿恫瘝意不忘雙魚懸退食獨鶴散公堂九里分河潤千門令澤長郊巡馴雉兎力本徧耕桑玉露涵相映朱絃凈不張兩岐成樂土五袴奉時康袞繡歌之子甘棠頌孔將保釐今有像循吏昔無

當直追周旦奭不數漢龔黃旁邑憑洪賚連騫起卧僵矔呼騰七月祝抃動三光譽命傳宸幄徵書拜夕郎雄材清廟器翩羽粲朝陽華胄匡昭代高門集異祥風雲開祚胤日月載旂常輸誠抒短札翩娩不成章

春三月偕姚太守巨川[illegible]霞閣讌畢梓石太守

天半欣寅[illegible]霞暉曜綺疏十花迎瑤地五馬駐熊輿供帳傾高列城池帶鬱紆春饒人更

暢政美俗逾舒刹鳳霑祥潤幡虹挹彩旗雄
談開禮樂華碩賁簪裾北斗瞻台近南湖沛
渥如昌期慶明盛比德邁瓊琚雅化鏘鏘洽
鴻名赫赫初需雲傳宴飲咼餗護調茹瑞靄
翔僊蓋歌鍾溢藻魚分杯流雨露承咳得璩
璵叨次誠非偶温曛樂有餘保釐還竊忭昭
朗麗窮廬

奉悼嶽父寶齋江翁

靈岑標少海華胄起江千宅有司空履簪連

學士冠南宮分禮樂比斗仰鵷鸞玉樹生階
卮金昆序寶鬫鏡臺慚委聘泰華擬相看氷
睽齋前玉香徵夢裏蘭歲時還綵賞花鳥一
追惟失路雖傷阮閒居且學潘豈知天不憖
即見嶽頹殘日慘蒼烟淡堂虛白露寒相攸
元並蹶孔樂未經韓駒白誰能繫衣緇昌授
餐子旄今即穸凉月不成團霾霧侵飛翣悲
風鍛矯翰仁深齡匪錫善積慶逾覓鸑鷟騰
丹穴淵源涌碧瀾隨珠藏几舃荆璞護仙巒
本支秦晉約百世藉平安

嘉雨頌頌梓石畢太守 有序

嘉雨者何吾嘉時雨沾足也嘉雨頌者何
頌吾嘉守恩渥也嘉守者何畢公梓石也
維雨自天守曷爲頌致感自公也曷爲致
感自公也蓋嘉頻歲洊饑道殣相望公滌
篆以來湔剔郡蠹歲事遂獲今玆越期德
政洋溢休徵肅雨應時協霽致感自公職
此之由也是故陽峰之蓋萍洋之衣虞奇

之寶夷陵之石不過侈其玉散珠聯于政
無關于民何俾也彼捧方溢水手籔呪木
五宗吹龍李靖滴馬又不過眩其鞭雷呵
電之幻怪誕衺譎惑政誣民君子不道也
若夫文昌之于荆南雲武之於同州戴封
之積薪京輔之環艾固有禱輒應時亦奇
而神之豈若德政洋溢達于上下天鑒昭
朗休徵致感也是雨匪降自天降自公也
公匪得之偶感于素也公之感于天而成

民者如此民獲成于公而歸感于公者其將若之何夫成斯安安斯懷懷斯頌則夫鄉校詠謠吾民父毋寧如太康之歌東哲已邪我公聞之當亦不啻如東坡之喜而名亭已也於是野史呂子采之而作頌曰

嘉雨祁祁天維顯思陟降在玆維我隰畛其首厥厥乎而其庶緜緜乎而其實濟濟乎而于胥樂兮

綏此下民介以豐年以孝以饗遹多祜于皇天考鍾淵淵伐鼓闐闐以烝畀其先于胥樂兮

明明畢公思樂嘉興几几碩膚維公是承樂只君子邦家之憑胡不萬年有飶其馨于胥樂兮

嘉雨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九句

登南湖烟雨樓

樂土增新勝浮槎試一登千峰分海嶠萬木界田塍水遠天同色雲空日共澄烟墟黃陸盡石磴綠蘿層傍浦齊楊柳緣源挂網罾風光香欲醉時鳥集還騰物色來無限山川信有恒岳陽樓可並雲夢氣如蒸是遇皆成趣招尋擬再仍

三月桐華歌奉祝少司空瑞石江公叔丈人壽七袠

錢塘三月桐華開桐葉萋萋施條枚池頭老鳳棲且食翽翽儀羽明三台由來朝家瑞世實纓簪奕葉何佽佽昔從端揆作霖雨商彝周鼎調塩梅一朝謝病還里第枕流漱石城之隈高門如水無纖埃清颸皎月相追陪引翼雛鳳登瑤臺瀛洲繩武游蓬萊蓬萊玉堂本舊閱紫泥朱篆看新裁弘開壽域始七袠崧高駿極真崔嵬尚父鷹揚猶未老耄耋期頤足光祿耒于東海聲颯颯佐我周王歌壽考願躋公堂稱兕觥應取韶年貯蒼顥

湖上高會時天官舊寮李古冲張吉齋爲左右轄叔丈人司空江瑞石秩宗江

巨石同年金近山太史群公皆在坐分
韻得煙字
仲秋秋色最鮮妍湖上諸峰映碧漣皎鏡含
虛遥積翠圖雲連幕近生煙中塘絶勝瑶池
上曲榭渾疑閬苑前簫管迭經通碧漢木蘭
輕渡觸跰蓮蟬藏接茱聲和曲蓋轉廻流影
共沿夾岸芙蓉齊樹簃當筵歌舞雜花穿惟
留不減瑤臺樂賞洽猶聞湛露篇孤嶼煙霞
明北極六橋風月貫西川端揆舊省迎嘉會

台鼎新階討日遷欲向張騫犯斗牛相期先
泛李膺船
客有鼓履霜操者有感斯詠焉
騶見寒催暑鍾鳴物且知如何萬邦憲不辨
一言疑荷芰衣堪紉松筠志不移從來忠見
逐微命只如絲
雨後
新溜鳴前澗殘花麗後沙煙收明緑野池漲
戲青蛙爍鷺還山谷晴虹跨水涯披窓看物
已半嶺日光斜
賀北野呂一丈拜都事侍養次少保石
庵蔣公韻
吾宗北野出群材藝苑揚聲析翳開托乘紫
薇恩最渥分符畫省詔初裁華名又擬升丹
陛彩㲉新添薦壽杯御㶡春暉惟不極年年
歌舞燕樓臺
謝友人惠鞭
範我馳驅日齊人有固然臨渦慵作賦對楚

倦周旋象齒徒爲飾珊瑚枉自妍玄黄慚已
久馭朽敢施鞭
觀釣者垂緡
結宇滋泉上滄浪晩濯纓坐茅非在玉倚枏
足娛情餌控清流急絲摇翠竹輕陵陽還解
釣服食濟吾生
種桃作
賸得仙源綺樹株霜園露井共霑濡穠華五
沃文成色甘實三偷興不孤緗核綴霞逾玉

饋綬花縹彩勝金鋪擎英漬酒龍門會駐取
頹顏傲五湖

登萃春樓寓目

乘暇聊游陟憑虛煥草萊松岑南蔕屋竹阜
比臨臺積霧遥天散晴虹早日開平湍無險
瀨鼓枻和歌來

三月三日閒居簡文學諸君子

匯口棲閒地春皐種黍年清芬揖嘉客激賞
麗瑶篇海曲非脩禊琴彈不任絃𪃿飛爾何

綵早晩賦甘泉

是夕祝于邇裹有大旂題曰皇甫標於
策勲堂之陽因贈之

九列慚離索五星今聚奎盛年宜紫綬大雅
稱藍齊皇甫通靈貺華名震御題精光如不
惜桂子得攀躋

閔命賦

夫何命之不辰兮形神瘁而離居噫飄風之
發發兮室翹翹而愁予羽翛翛而不理兮雖
兊兊而虛徐天杳杳而晝陰兮雲漫漫而憑
陵叶 雷殷殷而喧豗兮雨淫淫而橫流叶 意
怛怛而四塞兮悵歷覽而不舒棄鳳凰于莽
埃兮仳鴟號于玉臺叶 駕羸駑於兩驂兮僮
騏騂而如囚叶 制鱣鮪於螻螘兮固將肆於
枯涸隘茲宇之所處兮遭紛濁而即譬叶 怨
舊鄉而遠游兮乃陟循夫階除睠鹿豕之漉
似兮慕嬰嬰之友求叶 念鳥獸之同群兮矧
伊人之寡儔叶 平慎悶於胸臆兮夜參半而

欷歔仰明月之精光兮麗霄漢之聰昭叶 步
逍遥以待曙兮景亭亭而崇朝叶 何日月之
繼明兮不下照薄軀之靈脩叶 昔尼父之在
陳兮予輿亦安于敝袇耿余生之偃蹇兮惕
向來之僭尤叶 爰永矢於樂道兮每送送乎
居諸拮蘭荃以搆堂兮藉椒蕙而作廡叶 假
寤寐而樂佩兮裒聖人之華胥聊悠悠以終
老兮登先臣之樂丘叶 究年歲而無他兮歌
懸車而樂只且

僧楠齋九杞許翁簡書至喜而賦之

夫子貽珍牘僧迦乃有真苾芻非別種平叔是前身離日心常定彌天道益尊五重花市裏同悟有仙人

謁武穆岳王祠

紺殿崔嵬寔壯哉紫霄鵬化旅魂來孤臣血淚忠難報萬里龍沙馭莫廻不忿金柑傳審誓猶鬪鐵馬撼驚雷霓旌搖曳壇場外遺恨江流咽不開

招隱 廻文

珣璘漱玩枕清流竹栢棲雲翠幄稠塵外軫祛安浚谷汜前阿曲對廻湫蓁蓁蕙薄林巢結霱霱楓嵐錦嶂浮晨霽息行周覽倦石横谿絕藐溟洲

攄衷 廻文

凝霜被藿翳紛披夕暮看成醜老姿蟪抱樹梢寒露咽鶴盤雲影薄風疲憎嶙夢破幽光曖往復年嗟逝水瀰軌駕遠暘晞濯髮際天明宿爛驅馳

思親

靡梓靡桒事已非南雲寄欵日依依肅颸長逝何嗟及零雪紛飛杳不歸椿老瑰姿悲晚就萱摧慈景痛先違有懷明發誰能寐天步悠長尚可祈

和海石錢給舍年兄見訪不遇歸途有懷之作二首

示我周行二十年詵詵靡及各風烟誰令玉趾秦溪曳杖郄金聲邸第傳大雅復還看稀後斯文振起更從先自憐艮覯紆高駕小苑空餘碧澗泉

衰遲生理此幽溪上客經過立馬嘶秋杜可能忘飲食雲山先自混東西伊人場外虛新藿凡鳥門前識舊題頻使茅堂開淑氣金盤那用辟寒犀

靈雨詩 有序

維此辛亥夏五月農務方殷民苦不雨時

我唐巖劉公世德作求奉
天子明命來守嘉土默禱于神乃七日入
日以至于九日靈雨祁祁優渥霑足且雷
霆交至威明合章蓋公下車首憫農民戒
其載芟載柞務除其蔓芟夷蘊崇之絕其
本根弗使能植風聲所樹千里翕翕民固
咸慶我公癉惡揚善順天休命乃今天道
式符神人胥會隨禱協應豐年有徵於是
四境之上仰德於公謳者曰良苗離離其

渡瀰瀰天鑒下番惟我公是蠶伊嘏我公
蠶之所從歌者曰去彼蟊賊而蠹蝕者消
公心勞勞執訊是絕其讙敢撓乃再謳再
歌曰涵活穎栗京坻倉箱匪且有望其樂
無央祝之于天迄用康年我公樂康維時
呂子方淠舟柔楫脩謁于公耳之所屬莫
匪歸德之事伏念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者
良以逹上逹下無施不淑也乃采里巷之
謡比鄉校之詠作靈雨詩焉

靈雨自東嘉禾所同嘉禾既同不占而豐澤
流無窮維公之功
靈雨自西十千維齊駿發爾畦無不爾或犂
綏爾婦兒以洽吉蠲叶音圭
靈雨自南豐隆軋之溫颶涵之爾艾爾擣之
爾錫爾甘之吁嗟乎嬉腹而哺含之
靈雨自北帝命率育莫莽海澳何皋不穀命
公岳牧云何不福
靈雨自上維上帝克享引恬引養公心昭明

取彼驕人投畀魍魎
靈雨自下后土所御叶音逐以宜爾稼我公追
暇於赫夙駕以錫我稜化讀稱

靈雨六章章六句

舟中同諸文學雅集次韻唐丹泉

小榜中流夾岸沙潋陂千里御明霞淵淵伐
鼓鬧飛鵜鼉鼉迴橋映暮花館桑淹溜塵市
遠塵華高詠燕賓嘉衛門泌水追懽日蕩槳
聊同下澤車

贈陳明巖

德星輝燦下東陽直向營丘照草堂兩浙千巖逥眞漠雲根月窟見微茫台元早悟先天易手柄旋移借日光誰謂幽棲忘世者對君猶自說明揚

秋墅書懐因簡同游諸公

納爽滄洲暑氣平輕雲邀雨送餘清凝眸萬象開華月抱膝孤吟玩晩英高樹凌風籠近阜賓鴻刷羽動遐征丁丁幽谷欣求友手自

焚香散寶經

靚潯陽董太史於余進士龍津宅二首

昔年大對傾天人今日龍門識近臣翩翩鳳儀何燦爛英英玉彩更嶙峋道場東下高爲泰震澤南來瑩作隣此夜星河占太史少微先已犯朝紳

顒顒令望謁朝紳雲漢爲章有俊人周室秦璵宜髦士虞廷爲翼弼臣隣下惟正學由來濂洛露宗儒本自醇好向紫廷司

帝綍竚看黄閣畫麒麟

十月朔旦掃先大夫王山丘壟次唐丹泉韻

霜露凄其自感攅采蘩脩獻上層巒硤龍近接三台迥天目遥分九曲盤考卜鴻原安旅寢孫謀燕翼媲儒冠堂開錫類昭嘉告願取翬從護玉闌

奉壽天官少宰兼學士汝湖謝公七袠初度次寄惠李南渠閣老孫季泉少宗

伯二詩韻

笑指東山作壽杯玉堂春酒醉蓬萊燕貽五禮絲綸舊麟振三留造化培昭代文章誇世德公門桃李慶眞才稀年休曆應全未會見鷹揚舊剸裁

四海蒼生瞻素望四門黄閣聳丹丘披襟欲作求羊侶抵掌猶違李郭舟傳老已看今日樂期頤還擬此中留漢家若定張丞律鳳沼蒲輪起壯遊

除夕分韻得拈字

滿眼層氷風力嚴暉暉斜日上踈簾時侵自有丹心在老去寧無白髮添世上風雲多後變夜中星斗轉前簷明朝擬辦椒花頌彩筆迎陽試一拈

壬子元日歌

昨日之日往者逸我而送臘今日之日來者勞我而迎春世間甲子本如舊門上桃符何競新薰天燈燭照袪服撞鍾伐鼓聲振振我本東方倦遊者棲遲偃息衡門下舊友驚嗟落曉參新交何處來車馬蹈海寧同魯仲連媚竈恥學王孫賈日中萬舞醉若愚執簧由房樂只且君不見漢景好武不好文馮唐白髮新成紋又不見李廣武勇不樹勳都亭誰識舊將軍三間不忿新間舊把酒却賽雲中君丈夫不尤與不慼任取新舊徒紛紛

正月朏日邑大夫丘兩泉趙博士南洲同過即席奉酬

堯[illegible]三葉吐新蓂舜日回青被草亭聯璧曜[illegible]開景象雙鳧飛鳥覯文星椒盤欲頌羞藍[illegible]栢酳無能益綠醽爲喜乘陽行泰令即看敷澤徧生靈

酬鍾太守西阜元夕招赴燈會之作次韻

翼翼星毬紫霧森鏘鏘騎吹總來臨蕭頭綺緞含丹日寰宇清寧感聖心捲幕曉雲開海曲薰天夜火雜花陰瑶尊錦瑟沾餘瀝彷彿天衢醉酒深

元夕燕海盐東濱徐太守宅

賓筵燈火競餘膏爛熳流暉照彩髦老耳尚堪新樂句韶年羞覩舊宮袍烟花亂撲衝車馬里巷飛謳湧海濤試上孤城望牛斗鳳簫聲逐五雲高

雨過黃道湖

晩移沙舸躡雲堆宿霧濛濛夜不開夾岸鷗鳧偏自集泥人風雨故相催危橋隱隱長如

蜿伐鼓淵淵殷若雷比日臨流何所羨令人
徒憶濟川才

雨中弔沈雨山中表兄

壯年毋趨向林丘夜合庭前伴昔遊藐視五
侯輕晋楚狂歌七子見應劉坐從箕踞開青
眼醉任當壚鬢白頭今日披簑尋屐寫二儀
風雨總堪愁

贈硤石沈紫泉書師

紫硤山泉清且連結廬當汭互澄鮮東西巘

色教雲住南北湖光對日懸片片碧烟歸別
苑泠泠香瀏亘長天芳林鳴鳥千花合圖畫
分明米芾船

新竹列垣作

翠篠亭亭淑氣暄清風欵欵辟彊園瓔枝自
有文成斐金谷徒誇錦作藩景入朱明龍震
奮月分華彩鳳飛翻　明時耐可伶倫選九
奏咸池動九門

贈海塩徐同野兼呈乃翁青鸞老仙

鸞仙裔出神翁鸑鷟披雲下海東盛世文
明移北斗名家詩禮動南宮出門大咲天無
礙千野同人交有功若濟巨川應利涉乘槎
霄漢喜先通

奉答連白石都御史見訊之作

中台忽枉疑金訊避世門蹤久避賢猶喜青
山能着我敢論朱紱共朝天門開五柳陶潛
宅水泛三江范蠡船最喜太微連二曜光芒
先已照華顛

春日詠懷遡悼往事幸今兒曹供翰介
谿巖公少湖徐公南渠李公三閣老門
下次杜工部一百韻奉謝

早辭丹鳳闕歸卧白雲邊古木荒煙里深山
失路年巖亭三徑菊石瀨五湖船碧月心逾
靜青霞思渺然池平魚藻躍樹密谷鶯遷逐
客無冠蓋巴人有和篇開花門獨掩方柄鑿
何圓遲景搖晴汭清光蕩遠天鷗游惟不續
搜宜地尤偏塗峻難奔軌橈輕易涉川登臨

嵯峩合澄映紫霄懸栁塢縈青縷榆溪綴緑
錢開踪時步屧幽鳥自相憐紉珮衡蘭谷携
芳洗藥泉海桑乘未變垣竹莫教穿東眺供
閒暇西園慰憩肩昔時叨異數華省冐常員
屢賞承明盛宸章契夙緣御筵甘露湛天酒
藿腸便鸑鷟翔仙侶麒麟裊瑞煙毎慚陪從
後長在　聖人前玉殿通雙闕銀臺識列仙
千官分禁籞百辟儼宣傳矢竭忠難報恩波
日更漫不才非所忌任艱得救煎遡得罪于夏桂州峽

胡守中擠擯之故耐可韓盧嗾寧堪腐鼠羶玉悲三
獻刖璧走九賓筵纖緑還爲鸑鷟凰合避鶵
錦箕誠太甚豺虎性誰悛偃月交成市貪天
化作鋋朋家翻芽蝥炙手簸威權佞幸清華
踐忠良徽纆攣胡狠終不濟夏屋久難蠲百
口家蒙貸三驅　聖主田殞身聊正罰繼嗣
曲生全寵賄章初熄朝堂　勑再宣中興真
輔弼從此奮才賢直述方今弼亮之勲本支之盛開閣延儒
碩彈冠極萬千勳旂明考陟功載作孚先徽

鏘鏘並祥儀翽翽翩樊和商嗈嗈協比舜
琴絃得鶉何妨鷩收璜不用筌三光開泰矣
五等盡師焉宗翰看邊靖宮端聽發旋寶花
明紫翠芝草辨青玄鳳翥偏依閣龍光見在
田絲綸機務共帷幄老臣連斗柄台階切衣
裳繡衮鮮茁栅餘列饌舟楫擁飛舷玉鉉鎔
群品金華捧御牋對特無不茂復道底須牽
樂豫由簪笏亨屯裕塼壚寰區良有造溲渤
罔無捐崧嶽高何極檀河清且漉雕盤輕漢

錦卜洛擬周灃禮樂歌華碩懃祇頌龐阡揑
符平玉軸推轂鑄金鞭別藻遹霄漢同衣賜
淨娟韜鈐恢宇宙謀帥簡貂蟬烈假原無斁
初生颯更綿繞庭卑謝樹奕葉陋王氈不數
累千盬無論中尚鈿慶餘宗錫咢世掌筆如
椽示列河山永形畵象魏巓陽春時不冐罷
病盡蘇痊孝感浮珍草祥開陸地蓮蠙珠連
綺佩琛板迭舒眷英挺授之袂恩覃報以鱣
梗柟隆巨棟驟裹振飛韉大塊分纖坌餘波

散末淆再述德澤下被草萊潤濡枯轍鮒增重野人墦
腐草光生爍寒灰盧不纆孤遐安裂軫玄晏
稱虛眠應本牛和馬言非白更堅僊能存耗
醜寧復曜鮮妍獨悟煙霞寂疇肴燕雀翔豈
期豚犬息獲召士人旃朓頴離荒野叨恩向
日驪媿無前業展幸有此心虔樞掖調元化
乾坤屬大甄喧喧盡華夏濟濟共鬨騈奉寓
西垣直恭承內史編光輝蘭署重漾翰珥貂
專清禁門如水仙宮路若絃扶踈榮退食習

靜匪逃禪劒履隨文衛斐龍接七絲宣尼原
相魯郭隗首趨燕上苑鷁鸛借天池斥鷃騫
極知承大賚敢望賞相延泰華欣登嶠沂風
快泳涎感恩懷亢杜報主學鳴鶴帝跡觀羲
造臣書奉頡旋紫庭容賤胤彤管媿仙佺膺
藻依天迥鵷鷺倚翼褰負乘衛懿鶴相乏馬
周鳶蕢稗真成穫亍箕豈蓋慾溼流江漢廣
德紀腹心鐫願以青陽力長同綠草芊芋瞻
頻仰止頻覺起嬴孱曙台開日月英宰照衡

銓

燕鹿門茅親家憲伯仙鳧里第信宿衎

衎漫成二首

綺席殷重護赤絲璚尊瑶錯閃金支仙鳧自
昔飛雙闕神豸于今影陸離吹鼓笙簧明月
上雜鋪歌舞錦雲隨葭草籥顏陳三祝
帝賚還應廓二儀

玉摟晴日燕春風玳瑁燈懸爍寶虹旧照花
園千品麗風廻亭榭四天通文雄吏部推韓

愈禮洽功曹羨孔融向夕祥氛開五色華光
遥映柏臺中

春三月赴瓶山頭光祿登碶石兩峰之
上[illegible][illegible]偏之不至呈會中群公二首

碶川花樹暎瓶山行樂經過惠我扳守跨軒
車虛玉嶼鼓吹笙瑟宴仙寰兩峰曙色春應
徧九老和風雅未還幸有青陽布王道頗同
玄鶴駐頹顏

小愣透逦度兩山群公秉暇底須扳招賢誰

請開東閣大隱由來在市寰蘭澤星文胥入望花源淑氣只空還良時自適睎暘趣鳴鳥調歌一解顏

瓶山會以旭期長颸作逆日旲始及直登上頭猶未昏黑兀爾孤嘯疊韻一首

招尋朋好曉登山百丈衝風旲尚扳獨幷攀躋最高頂頓令身世出塵寰當軒細篠供踈豁遠徑閒雲自往還肆覽若爲愁白髮便應雙翼奮紅顏

春朝海上觀望

春芳連碧海蹴泒引靈長動地廻濤薄浮天映日光三神仙氣接九老惠風翔莫問姜肱寸乘槎詎可量

孟夏久雨新晴赴張相國九溪燕集

浮雲夜度淨氛埃宿雨朝清霽景開綠上柳條侵岸草翠分槐幄映池臺久慚北海無新客猶喜南軒有舊醅入夕定從高閣望少微星影動三台

敷詩擬鮑明遠

一劒擊生虱季尉安于磐二君曜滮池力政肇交權三入承明廬休璉鼓飛翰四十聊淹留坎坎歌伐檀五内百感集數子豈獨難六龍不可駕迅足從跚跚七貴乃侵禮齊瑟安用彈入解信窈寘息心觀其瀾九垓期汗漫倒景陵鵷鸞十襲梧臺石周客靡所觀

夏六月仲兒應試南畿唐丹泉送以詩即席次韻

紫宮奎壁現長虹照曜扁舟上辟雍角栱伴

子淹夏日溟鯤同爾趁秋風擬從尚志承前志莫學狂童習更童旦暮門閭頻徙倚好將消息寄重重

酬鹿園萬都督談禪次來詩答唐太史見訪韻

避人岩壑草堂深倦鳥歸雲翌足音千覺昔聞通妙極七尊玆復見蘭心珊瑚寶蓋流沉水鸂鶒祥氣出道林九色鹿毫如白雪靈期

開朗照玄陰

洗馬行

君不見騰黃有角翠且紫河精效祥帝軒始又不見赤文候日應唐虞縞身朱翼輕騄駬麟形鷄目九六陳靈物祟護出羑里踰騨絕地兼超光西巡八駿安足擬躡景追風係飛翮渥洼余吾誇磈磊區區逸驃稱絕群九龍之號乃徒爾秦漢以下非無良世無識者名不揚捕鼠深宮責騕褭三嬴五駑盈閑行我

有良馬八尺強應啚雙璧何蹁蹁愛之不棫眞乘黃晚凉飛楮明河傍天池龍種同翱翔親從玉女分瓊漿爲洗涅滓流湯湯赫然天駟通天房龍涓進御貢二褒世上凡馬誰可方騎歸匏繫茅茨下束舌畢嘶遯荒野垂耳春風影獨盤長鳴秋月形無疋歎玉流珠總不售奔霄逐電何爲者吁嗟乎車攻吉日久不吟孫陽逝軌無可尋縱金萬里不遇賞市骨寧顧輕千金悠悠風霜祗自保碧潯水絜

明彤簪

張少尹韋軒之任嘉定二首

城郭冠三吳風雲控五湖鸞棲非避棘鳳食得高梧入望丼崇滿開襟俗事無哦松自可樂那用畏長途

糸楫下姑蘇分符三月初妻江迎使節崑嶺棍征旟偃蓋松陰霽彈琴月色虛祇應梟舄至長以慰離居

送周主簿仰峰入廣二首

公子晝遊初飛梟向里閭紫庭新綬綬青瑣舊簪裾飲餞開亭帳雲天灑別醴親朋瞻使

節駟馬擬迴車

東道風烟異南冠此日游百年多奕德三令有貽謀清白堪昭配飛黃振作求榮歸難父老五嶺莫淹留

幽蘭

幽蘭老幽澗榮落人不知香芬徒自飽湛露枉爲滋溪月隱相照山雲聊與期不及碧藻

萍託生紅蓮池采蓮多美人弄藻玉腕垂蘸
風吹就日桂棹㩧相持感此歲云暮攀折無
芳枝苷與爾同老何以寄所想

海上歎

惡颶東南發凌空簸海濤逿隅遭蕩析淵藪
萃逋逃共道軍威弱誰令殺氣高黃氛飛黷
慘白骨亂蓬蒿

企喻歌

男兒生海上少壯食海錯畨老不出門海賊

入門斮
康熙二百年禰襠安用堅鉉鉾臥野草至老
惟晏眠
賊船未及岸岸上有火伴登岸及未旦竄伏
麥叢亂
男兒難自保婦女跡如掃調遣何遲遲驅除
須及早

樓上分宵翫月

萬里明如晝登樓偶坐時玉鉤今有合金鏡

昔無虧東塢融紈扇西垣隱半規盈盈通玉
燭莫放片雲欺

八月

八月涼風動井閭月明風急藕花疎來鴻一
一賓雲嶼去燕遲遲下綺疏簾外金波澄若
練窓前銀漢淨如渠容華冉冉誰能駐且卧
松蘿水竹居

第四孫躍龍三齡即好誦讀一二過輙
能記戲寄兒曹

昔聞江夏有文強幼博群書莫與方豈謂寒
䄌傳弱息能如華胄動文昌而翁洛浦珠沉
彩若子藍田玉吐光稍待九齡能舉筆樂安
寧數任城王

讀司徒芹山陳公寄惠南雍暨兩浙篢
士錄

賢關開六館五教出司徒位並金華講書將
玉案鋪百寮師且叙九德翁還敷兩浙曾鎔
鑄三吳入冶爐休明乘寶曆華碩布訏謨文

教通三極奎光朗二都崇班舒象緯厚秩啓
鴻圖比斗台階切南宮大雅孚冐膏推燕享
晉錫暢懽娛禮樂鳴金鐸塩梅爕玉壺野夫
瞻日月復此詠唐虞

梢秋登暎江樓憑覽

南遡城隈上逈樓跳波飛濺擁沙洲雲開遠
墅迎窓近日靜歸舲倚岸浮吐納百川同白
馬分流九派匯黃牛願希秋月容光好爲照
遺簪來上頭

集燕湖上太虛樓

吳山絕巘淯滄浪眝目浮霄一帶長縹緲高
天澄逈碧漣漪晴日暎清光橋分六派桃花
色山控三茅杜若香簫鼓夜闌歸下界萬家
燈火四郊明

贈指揮使李仰白以武解元應試北上

白貴由來炳豹文文明爍爍李將軍邊城重
寄兼雙節劒氣騰暉拂五雲仰止高山驅虎
兕光生虛室護皇墳雄風散作龍沙雪好仗
韜鈐縛虜群

新釀酒成戲呈在座諸賓

露立亭前至樂開兀然群動絕無該五齊不
叔瓊蘇薦百品渾如瑰液陪落雉未應虛孔
座闘猴寧比得殷杯八荒更喜無行轍果羸
螟蛉且莫猜

寄壽長谷徐先生 有序

海鹽謝道化氏游長谷先生之門龍泉之
剖長價風胡每慶沉埋者之有遭也過余

輙須之頃先生壽屆六袠問祝詞于呂子
呂子鉛刀在野腐錯有年久矣不托于白
虹赤電也安能仰覯風胡從玉匣蓮花金
環明月之後第道化氏之請不可虛辱試
一刮磨爲贈聊以結交親云爾

華亭開瑞檢瀛海曜禎祥元氣鍾人傑台文
萃大方九峰呈煥美三泖發芬芳昭代徵申
甫星占動廟堂三能迴朗照四岳總明揚百
里絃初協千門須已颺徽風馴雉兎惠化妥

耕桑開閤賓鵷鷺揮毫聳鳳凰振奇翽屈賈
摛藻運班楊禮樂昭堪舉英華日以康令名
崇奕奕大雅儼洋洋舜世門俱闢商霖澤孔
將其崇原勿剪赤烏舊之綱豈謂萋斐甚翻
令貝錦張狠胡隨所𧻓魚罭君爲傷砥柱輝
飛遠天逵影獨翔騫儀騰漢表翽羽爍朝陽
竹實豐繁縟桐珠賁彩霙休論花作縣爭羨
釣爲璜道德天文麗絃歌化日長裴公堂在
野閭令秋爲梁暇豫疑中散逍遙契上皇閑

情觀萬象清景駐三光六褒承初壽千年樂
未央嘉賓盈廣宴旨酒溢飛觴仙奏喧天曲
群懽捧繡裳瑤篇明日月琺地擬崑閬瑞靄
搖歌扇薰風綴舞行兕觥遥奉祝延首頌無
疆

嘉水篇送嘉興太守劉唐巖入　覲

君不見嘉之秀水從天目五色成文漾朝昱
又不見文江之水出萬安輝流朗映人如琡
二水淵淵總⁚一源包絡兩儀涵四瀆萬里瀉
入唐巖前散在天階飛霏霂巖何峻極高刺
天紫庭佳氣紛相矗海嶽凝澄不可量曲成
萬物無遺育闔郡群黎十萬家家老少咸
尸祝名位昭昭如日升入正端揆秉鈞軸作
人濟濟多譽髦明時創見周棫樸天壽還看
頌平格歆錫由來敷五福胤祚定知登且從
士女子孫綏百祿福祿駢羅屬世家作求世
德真優渥優渥將洋廣且長灌溉荒原無不
熟憶昔徭陽與伏陰旱魃挾之滌川谷催租

有吏吼石壕捉人終夜無安宿自公爲邦大
有年鴟狐悉化爲貞淑相慶司空似水清恩
波滉瀁成膏沐照耀公門浩蕩開甘霖瑞靄
徵時煥即今汲取清冽泉迴遡天池香馥郁
口吸池頭萬里流灑向朝家濯侯牧潤澤汪
汪四海同遍觀旁作迓衝歌穆穆

鍾春元仁卿計偕省尊翁丹陽學訓浴
溪寄言奉訊

彩鷁桐溪衝曉發清秋絳帳拂雲開經傳五

宇頻登選學有專門好育材桃李盡教迎淑氣梅花早見報春魁文園病叟長消渴願汲中冷水一杯

一庵唐斧兄遠遊三晉歷秦漢故墟顧瞻二周豐鎬伊洛歸以示余詩以酬之

長風發發拂征裘客子乘風起壯遊秦晉崤陵歸指顧漢周城闕總探求一天星月頻移舄萬里中原獨上樓挂劒崆峒投筆吏五湖烟景莫淹留

東武吟行

法象有定位人生無定蹤撼道逼短晷初春復窮冬轍軌歷寒燠肌骨疲鮮濃昔爲比闕賓今作南畝農不踐青雲衢几舄蒼蘚封丘壑苟棲息惡木無相逢

觀葉懷松山亭梅花

長松鶴化不復返踈梅無伴空垂垂藉草無妨自開落依山只恐時欹危賞會索笑揮瑶箏醉憶巡池擁素姬莫向梁園問桃李願從商鼎待來茲

寄謝汪憲伯貽惠蜀扇

赤野文初就蛾眉青應空體裁含白璧揮握引清風景樹搖朱幹河圖曜彩虹七華輕漢製五象須劉工楚竹媥媥似齊紈皎皎同善書傳六角廣輔挹三公蔽日薰陰散浮凉曙氣通仙童儀仰憇蘭澤映椽蒙學月開機杼如珪喜合逢棄捐如出篋猶得卻蟲蟲

謝太常蒙溪張公惠葛

人傑超張仲台華曜草菴瑶章中禁重木鐸浙江涵濯濯新綱紀鏘鏘舊具瞻古人同呂戮髦士總恩惔群俊趨鵷鷺多材挺梗楠文章歸雨潤禮樂洽風恬比闕開優賚南都不久淹賓門卿藹啓書殿露華湛引翼歌行葦儀刑頌葛覃改緇公所錫稱服我之慚細梟風紋密纖凝霧縠含履霜縫作舄當暑袗爲衫五總須江右遺簪自海南素絲無以畀杍質豈能堪願效司綸祝徽音嗣百男

登寶石山房詩

褰縩辭長路復陟崇丘陽安輿匪行邁宛巒何所驤嵺聘曠周旋緬邈天目罔殘莽宿霧散昭昭漢宇蒼瀲湖暎空氷[illegible]日相輝光顧巳爽心目微尚聊足償鴻飛信遵沐[illegible]自將

古歌

春來葱蒨爭輝霍春去芳菲坐搖落轉眄妍華如轉蓬韶年那得長繩縛陰陰苔蘚滋未央青虬紫燕喧朝陽雙髻曲局不堪把攬鏡徘徊羞月光月光團團照璇閨驚看孤影怨容色何處吹簫乘綵雲含情竚立還相憶

鹿園萬都督談李姬之神不臧陳思王賦洛神者寐而夢高唐焉寤乃作堂上行託屈子之目成廣莊子之寓言爾

媞媞雙蛾眉英曜絕世芳飄飆輕風迴綽約游龍翔清光麗明眸芙渠爍朝陽鬒髮延秀項皓齒流餘香瓌姿何艶逸脂膚若珪璋纖濃合脩短娀媚難具詳況有曠代飾交體珊瑚犖犖搖金雀釵耳繫明月璫碧琚懸雜珮紫綺拂下裳霧縠曳璀璨文屨踐琳瑯瑤館紛郁烈黼帳當筵張旨酒御琴瑟柔荑更鼓簫篙曲諧雅頌吐氣幽蘭揚帳焉傷獨處交接陳大綱携手造仙楊容好結衷腸輕軀慰永慕盛年作莫當申贈感良遇千載不可忘

、初春燕藩臬諸公二首

紫薇顥氣散春臺千里春暉動地回北斗遷臨瞻瑞節南山當座薦瑤杯松梅奕奕迎峰起雨雪霏霏向日開最喜青陽布王道光華文物照中台

葱蒨陽和滿栢臺桐枝蘭葉煖初回鶺居鶴忭班珍席鸞舞欣逢獻壽杯曙色需雲花鳥度祥光泰日綺原開山川暇景真多幸權賞分明接上台

正月十七夜借江叔文巨石禮部觀燈

春芳留此夕燈影爍通衢月彩輪猶滿星文

瀲不殊舞移場更勝歌雜擁還呼采采金蓮葉憑誰買地鋪

雲間上人壽為月江上人作

海上支郎本在山雲光月色逼禪關真僧龍鉢心常靜午夜曇香意自閒三界白毫歸錫座五重花市出塵寰昔提明鏡長如此雙頂叢雲帶月還

、春夕登禮曹巨石叔丈山亭雪下賞燈作次杜史張南屏韻

儀曹亭子入雲嵬雪色燈光照夜開南北群峰呈玉帛東西喬木敞樓臺星華歷歷搖風轉月彩輝輝帶影回為羨神僊陪宴樂陽春玉燭粲瓊杯

春日燕杭州曲思門吳岱麓文貞亭諸君即席紀事

泰宇開昭朗韶年白雪明陽和初蕩蕩渥澤正盈盈千里甘棠偏三君夏楚輕觀民知國阜問俗識風清邁德春逾暢占豐兆已成名

齊天日重政與淅江平文物慰三象明光著兩京錡鋏歌鳳野氷蘖頌鴻聲瑞氣千花滿祥輝萬籟澄豫遊鋪令望需宴屬和羨枤杜生周道于旌賁浚城攺緇承授綮鞶蘿永巖更雲擁熊繙起人懽竹馬迎延思瞻几舄願比一塵珉

潘伯潘笠江顧日岩開讌太虛樓疊舊、韻奉酬

谷颭吹蓋上崇臺喜覩晴暉向夕回掩映江

光搖雜樹參差煙景拂行杯星辰歷歷天文近供帳依依袞繡開試展太虛瞻七曜少微遥引入三台

春日赴張杜史南屏胡太守顏溪之招二首

良朋諧夙好解珮向春林別苑青驄馬文園綠綺琴歌吹雲霞散舞逐月華臨燕燕雙棲處香芬爇鬱金

五馬憑熊軾邀賓到竹林池臺開綺幛絃管

協瑤琴風入花香裊春歸柳色臨豫遊陪宴
賞緩步聽鳴金

讌儀曹巨石江叔文柱史張南屏太守
胡顏溪疊舊韻

萬竹瑯玕館千花錦繡林分歌翻碧落合座
擁朱琴宴樂需還豫陽春泰欲臨揮戈應借
日仵埒擬鏞金

、席間答謝兼海樓疊舊韻

國秀文章伯名家翰墨林春風歌點瑟秋月

朗回琴蟄起龍光見輝翔鳳羽臨作賓朝比
斗聲價重南金

題吳水竹卷

澄潭百頃帶和風萬顆瑯玕青映空拂拂瀟
湘三島接猗猗渤澥四天通月臨儀鳳祥雯
啓詭逐馮夷瑞靄重定是伶倫逢道泰好調
律呂奏崆峒

偕近山金太史瑞石江司空澤山張中
丞讌憲伯劉白石即事次韻白石詩

錡鉞駐兩浙海宇陽駼徧需雲初衎衎豫樂
成晏晏碧山擁青螺澄江淨白練豈惟佳山
川腃茲俗於變仁聲擴敷同善教益靡倦顧
予乂落魄千里累纏牽乘春靚簪纓蘿薜蒙
葱蒨白駒歌逍遙緇衣媲庖饌逕楫邁丞徒
玉樹坐中見雄譚霆翳開瓊章齊陽炫遐搜
駹鞅掌大雅追聖彥文焰萬丈餘瞻對覺靦
面素心愜所要蓬欵更綣綣魚藻方燕享臨
淵復何羨

贈雪峰上人

祥光奕奕𠂢姑射瑞靄纖纖擁玉華几有鳥
皮供咲語寔無朱紱到紛譁清齋誰復醻三
爵習靜惟應誦八車試看白毫通碧曜愛山
支遁散空花

白石曹長見枉春日游雲居之作二首
次韻奉答

山公多暇逸真無契來往勝游快幽尋江山
獻奇賞一瞬閱萬古灰刼叔卓莽高深恣探

求歷歷指諸掌微茫宛出世超然起遐想高

詠雲居篇迥在層霄上

韶年逢道泰豫動由爕和躋攀雲嶠松掇擷風巖蘿三空本閒寂四花一何多千界朗梵輪雙樹供嘯歌花市有證果色相無紛訛飛飛見棲鴿信鼓鳴前阿

春池贈吳水竹

東風吹雨漾春池柳色山容翠漸滋可是九苞飛欲下故教高竹映漣漪

贈碧溪道人次萬都督鹿園韻

溪上閒雲本自閒月明風細度千山山開白日常虛靜雲入青天任往還花市五重通古蕩松園十里逦幽關好憑麋鹿常爲伴放浪形骸欸乃間

賈憲伯實齋宅觀紅梅作

歲寒廻淑氣灼灼吐春姿風入分紅暈霞翻映綠漪赤脂飄拂坐丹臉潤成滋蜂胥香絲蝶人憐彩豔枝瓊筵疑綺幛貝葉儼瑤池瑞靄含歌動花文簇舞垂春雲凝五色錯賦杏園詩

送雙槐侯別駕致政歸滇南

別駕龍媒出上方馳驅有範御王良誰能詭遇誇禽獲自許驂行慣服廂冀北滇南原有種春風秋月自無韁攀轅試看吳中路願貯驊陽憇召棠

、題東湖圖頌陸太傅東湖

紫霄朗曜開扶桑都門霽色連八荒東皇太

乙夙靈駕穹跨湖上生輝光湖涵玉漿金作臺臺端喬木何崔嵬參天接日轉山岳夌風吸雨憑雲雷宅中賢豪世希有胷吞雲夢眞入九浩蕩還同太液池迢遞甘泉映牛斗帝宮遥亘飛閣長香霧氤氲水殿凉金樞玉矩有尺寸丹心赤手當朝陽瀛洲島嶼佳氣多廻繞四望通春和君不見三公台府恩波潤大明捧日懸天河

張子携秋湖西隱卷爲逃子索題

碧水澄天相暎鮮晴光蕩頃紫霄懸試憑子
野携蝦菜同泛秋湖范蠡船
持酒澆姚刑部東園花
東山開勝地西掖命醇醪緑蕙芬蒼野青絲
雜紫栴春歸花作伴簷度鳥求曹清月擡遲
景麗落霽色高
送鄧貳任玉川赴山東憲僉
雨散凉飈霽京清綺筵瓔帳護干旌鴛湖厚
渥美無度泰嶽深慈峻魏名宇宙韶華歸指

顧雲霄佳氣總迩迎野夫延竚瞻行色樂覲
中原萬里城
送憲長史沱村擢河南方伯二首
中原藩屏控黃河天上流文注碧沱瑞靄五
雲飛宛轉祥光萬里瀉湹澗兩龍坛墠封猶
識三島園林塔正峨寺願嵩山同節鉞保釐
瀍澗鎮篆荷（嵩山之上有篆荷亭子為河南之勝及之）
南服年光屬保釐燮和台鉉頌維祺西周觀
省馳星斗東洛經營重履綦蘭蕙芳蹊披舊

渚鳳凰危閣勒新題公歸遵陸還朝夕袞繡
衣裳勝昔時
初夏燕龍岡中表兄東洲蔗館二首
蔗境山林美開軒就霽氛孤洲青影合萬竹
紫叢芬飛閣含空水鈎簾護采雲東山多秀
色紅綻石榴裙
蒴徑初開日平瓜學種時風花堪駐景煙樹
雜交枝鶴舞啣朱藥鶯翻過緑池幽尋洄曲
渚清月映娥眉

壽東濱徐太守中秋初度次范監丞韻
蒼松翠柏寒尤勁緑橘黃花未較遲難老定
應同玉兎清光還見出輪枝體喬並擬開僊
籙卿士相從准笵龜豈第萬年原有祝月華
飛彩上瑶巵
海寇既退奉送諫議許杞翁還紫雲山
次韻別懷之作二首
大賢嘉遯向中秋間井非關轄未投避地媿
無徐孺榻懷鄉頻上仲宣樓雲垂朔氣千峰

屬杞國縈心萬里愁遥望台華連斗極烝徒

迎擢照蘭舟

蘭舟泙泙楫雲村瑞靄從風啓洞門紫嶂松陰含露潤翠微椒實抱枝繁明光起草先憂志大耋期頤後樂園永顧碩邁神所護煙霞高固安營魂

題尚父畫

翠竿何珊珊垂釣北海湍潛龍觸芳餌飛躍騰羽翰太清布甘澍璜玉鎮坤乾

白馬篇

白馬隸長堤乘風散玉蹄流星與飛兎馳足難比齊直揭耖朔漠雄鳴輕月氏況逢奇男子不數幽幷兒晝游曜紫鐙夜讀燃青藜一戰感頭曼再鼓殲鯨鯢榮名籍功載父母不遑携慨慷挾寶劒寧顧子與妻永使國威壯胡馬不敢嘶噴玉匪所誇垂耳甘沙泥

奉覲崑山張通叅百川次韻見懷之作六首高峰登高聊以當遡從云爾

崑閬璠璵傳自昔周行今喜見瓊枝先生消息來元大晤對崇朝副夙期

蕭航南下尚書府開卷輝分玉樹枝誰謂神仙不可接念年寥廓遲襟期

黃花未覩重陽菊翠葉先看畫棗枝不是乘槎有僊史誰令元亮慰佳期

席門自信無高轍遠左驚看有杖枝何事白駒難久縶登高先有玉華期

高峰矗矗分南北天目迢迢布此枝春去秋來迎几舃山靈應自快幽期

芙蓉堤上六橋路東道殊慚薦一枝尚平何日了無係五嶽名山愜所期

重陽姚巨川太守治觴東園招之飲有無使昔人得專吹帽之句詩以酬之

吹帽無煩美孟嘉東園開閤有僊家臨風玉樹翻階滿醉月瑤巵帶影斜招隱何妨同吏隱種花今喜共看花茱萸紫蠏連黃菊錦瑟銀箏耀館娃

奉壽水部尚書南坦劉公八袠初度賦

五老歌

君不見五嶽南來雄五老靈光高美逼蒼昊界天拄日掌洪都連緜江漢吞鄱湖鳳凰臺前鼓雙翼三山迸出金陵高金陵紫氣方赫然降靈毓瑞黄軒年聖人首出寧萬國篤生名世相後先碧湍十千㝡難比丹梯九萬非其顛汪洋峻極小天下少年文藻重殊價明光起草邁賈董甘泉

獻賦凌班馬勛猷歷歷中外敭錡銶斨斧孔之將聲輝動天溢雙闕智周萬物昭日月秉虔執鉞載保釐東征衮繡還彤墀司空八座正台斗永賴萬世眞吾師彼南之箕何哆侈身騎箕星亦徙爾抽簪明農南坦田天遠融朗開雲煙蕭蕭高晝不滿乘翩翩儀羽成孤騫坦之南兮雨天目岱嶽爭雄向神谷摩空翠壁盤丹青茗水涌出漣漪綠江山玉瑩兼珠輝者書如待公來歸振衣濯足引高興揮灑萬軸皆圓璣蛟龍驚吼走神異欻欻晃若風雲飛眼見文章起八代五色星華燦華蓋三千禮樂紹東魯大明典則惟公在邇來賓筵富弧矢壽域宏開自玆始維師尚父寔鷹揚會朝清明適相擬更凉

中興五十年百三十齡未應已颯颯海上表群后九醞流霞接王毋麟脯離離錯玉盤瓊液盈盈注瑶斗十六樂鏘然奏紫庭恍聞天上歌岡阜岡阜寧如五老峰千古與嵂同長久

中原大盜變起倉卒遠近震業司馬默泉吳公調選將校旬日蕩平喜而賦之

豺虎滋齊陝妖氛染洛濱山川車馬震原隰羽書頻荒疊陰疑結窮郊路轉屯郡符驚翕習古戍滿風塵

聖主先神算兵權屬大臣中丞仍秉鉞司馬載分鈞八陣承開合三軍妙撫巡韜鈐諳有素經略智方新箭引旄星落雲從古氣陳南河全泰日東海大康辰禮樂還絃管纓簪忘

苦辛萬邦瞻吉甫燕喜向麒麟

甲寅春三月同堪輿家楊東川登阜亭

山黃鶴峰最高頂作春阜望

天日東來起阜埯乘陽四望通玄覽春日輝
輝高可擎春[illegible]靄平堪攬神阜顥氣何氤
氳龍翔鳳舞從中分丹梯紫巘十萬仞威雄
直下開靈氣維南有海如懸鏡照映群峰入
懇蒨上逾峻極下汪洋千支萬派派相迎維
北茗溪會震澤長江繚繞同一脉東岷西嶓

總百重巨靈手摵歸高畫瑞靄朝浮五色瞰
祥光夜度千村原王家長陵莫比極輔德惟
此真南藩拭月青陽布王道海外妖祲净如
掃覩賞欣欣引野謡心跡悠悠付蒼昊

桃葉歌悼副室吳孺人作

桃葉復桃葉桃花曜朝陽春日何遲遲共待
明月光
桃葉復桃葉桃子映朝日日華方燦爛五色
照我室
桃葉復桃葉桃根寔先撥婀娜不再揚使我
心如結

瑶臺阿毋歌祝張柱史母夫人壽九袠

君不見瑶臺阿毋玉作堂堂前朗月懸清光
月光豳豳時照灼白兎搗藥明如霜蟾蜍晃
晃曜當夕翟冠繡豸崴衣裳即辰毋壽當九
袠婺星燦爛天中央黃姑織女鼓柔瑟香風
烈烈飛虹梁鐵冠令子臺端史霜華化作陽
和祉風裁十道清且安大藥普濟群生痏歸

來戲彩五色鮮吹簫彩鳳聲闐闐神魚雪膾
薦玉醴精光散滿天臺邉天臺五月梅始黃
蟠桃早熟薰飈揚我携青鳥桃之傍摘花浸
酒稱兕觥自茲期頤享平格直躋上壽天無
彊

慶捷一首 有序

日者倭夷弗靖震驚我東鄙恭承
恩質入公大中丞方老壯猷文武爲憲旬日
間強兵四集授以神筭一鼓即下渠魁殲

首餘黨悉平海上野夫吕希周仗耤如天
之旣秋毫無損安堵如故頃復爲崇築城
捍衛詩稱价藩師垣于今再見于隣之震
終莫之姿竊覵震隣之禍蘇松常千里與
區財賦之叢也寇擾屢月燼燹彌天殣骸
遍地蕩析離居迄無底寧群黎奔入浙求
活者不啻億萬感時聊事喜不自勝敬綴
巴語聊申能歆神人之祝以効七子從君
之義云爾

海澳揚波日　中朝命帥時瀚源鼙鼓動羽
刺旆旌馳天簡三台重人歌六月師元臣開
斧鉞
廟筭協熊羆氾水千年泌鷹風萬里吹龍雷
驅烈火虎雨洗高戣瑶劒歸蓮匣薰琴緝鳳
麾海陰收夕祲日氣朗朝曦奏凱當
皇豫雄勲軫
聖慈燕然鐫舊勒細柳長新枝飲至明三錫
承家聚百釐兩階苗盡格談笑賤合司

陪儀曹臣石江叔丈宴帶湖宅次韻
乳燕雙飛引漢粧蕙蘭香靄上纖裳池荷拂
檻分花面鴛翼迴軒接珥行永日華筵同俎
豆高風危構異温凉清歌妙舞懽何極况復
清平進壽觴

天井人豪一首有序

劒門趙公奉

簡命代巡兩浙兩浙疆土沿海者什六頻
年海寇充斥沃土盡爲赤鹵公巡而休之
簡稽謀帥德風壯聲屹然長城群黎百姓
陶鑄無異鴻鈞大造我兩浙者普矣牛馬
走父子綽楔樹表宅里仰荷　靈貺所及
剡華名神護寇至獲全幸逾群品慶寔再
造敬賦下里缶音用恩　觀風瑶藻庥
侍尊衢室備詢蒭諫敲云爾
天井昭西蜀人豪重北京近臣勤遠畧首省
軫　皇情秉鉞從僊籞揚旌下潞城東瀛經
歷覽南斗快逢迎萬象雲霄迥三光燦爛明

采風追皡皡察俗尚平平夏嶂烽煙起秋原
黍稷榮山河三戰捷井邑一時清禮樂仍嘉
雅簪裾豈震驚腹心元衛國歛錫永綏我舜
舞肴初格堯歌喜再賡恭憑開閤待夷夏仰
洪名

西湖泛舟赴柱史張南屏之招從與槐
大岳伯孔峯大學使之後擒枝照眼燕
喜娛心即事次唐許國蘇禾相韻五首
畫榜乘陽下碧池光輝併向齊風披欣從手

座聽台近會見鶉居慶俗移香引蕙蘭臨別
墅芳生杕杜擷新枝德星此日占堤象奕奕
文昌叶九儀
湖水涓涓清可憐海烽況復淨風煙千行綠
樹當筵出四望青山倚剎懸堤亘長橋桃梛
外魚分荇藻閒風前鏗鏘金石流餘響大雅
聲華被管絃
令望顒昂動兩京繡裳斯斧溥爲卿樊和蚤
見三光豫藩翰還當萬里城遲景蕩山迴返

照晚風搖水瀛飛聲曜靈駐取揮戈上共有
權娛捧大明
南金聲價並南京鯁議同魁諫院名木鐸鏘
文千古重玉堂瓊藻萬言成儒紳藹藹趍神
化泰華巖巖屬景行思樂采芹知竊幸從公
于泮頌明明
縕隆收暑火初回河朔寧如湖上臺山色浮
空千嶂起水光含碧八窗開芰荷竊朴頻移
席俎豆何妨數舉杯珍重歸與際昏黑驪龍

應遣夜珠來

同野大兵憲談治海三策三策行海宇
永謐矣喜而賦謐海行
東夷犯順窺名城揚波瀚海干戈橫三軍前
驅陣倚伏萬里轉鬬聲砰轟翔書夜飛報
天子設壇命帥來中京分麾虎帳鎮於越文
武訏謨世昭揭先天神筭在攻心靖亂安邊
際窮髮颯颯號令震殷雷啾啾忠誠貫明月
潜銷氛祲日華東肅殲叛逆歌彤弓直使華

[illegible]定標限幽陵異域同休風始看韓皷喧虢
虢旋見階平有苗格天潢一瀉海澳宅甲兵
净洗歸仁澤干羽無須舞七旬虞廷但得行
三策

天官少宰見滄茅公同宴林中翰新庵
宅二首

少宰調元暇東園暫委蛇雲光闈綺席月彩
暈瑤巵翼翼三孤選巍巍五禮師一承休澣
詠長挹掞天辭

簪盍斯文會中朝翰墨林掞金浮桂醑步玉
引蘭馨斗柄南天轉台華北極臨行瞻四牡
入聽履殿廷陰

與方清泉上舍論堪輿家理氣二首

陰陽闔闢見天門理氣由來總一元何事百
家無伎倆翻開邪竇毀乾坤
乾坤萬古不可毀理氣相根定不離還向陰
陽探曆數照人終始鮮盈虧

遥祝大封君石林翁麥老先生七袠

奇石齒碧碧五色宫袍簇錦林梧瑣義
[illegible]北斗伯子道山爲都諫議栢臺欽恤重兩[illegible]
湖龍章疊賁稀從古鳳羽雙儀瑞在今震
淳冲灑歸吐納崑墟開朗快登臨太公後載
行將及伏老窮經尚有心三十期頤應漸次
八千椿樹更蕭森調元金掌承新露集讌瑶
池盍簪景散祥光披遠目天留勝槩契華
標玉麟日奏鈞天曲衮繡時賡几舄吟方看
辰眷來丹扆就問滄洲海屋深

避寇入武林臯崖邵年兄太守招飲不
得赴次來詩韻三首酬之

谷口招尋幸有君因依嚴武向湖濱迢迢錦
席開京月默默相望隔水雲
蘭酤遥傳注玉巵香分九醞慶吾私誰言避
地西湖客不得鈞天寤所思
薰颸欵欵五雲連長日懸睥綺樹前悵望僊
臺不可接清簾疎簟只高眠

偕王光禄后溪宴天官舊寮澤山張中

永山亭六首

飛泉噴水碧池頭樹色風花繞上游瓊筵愛滄瓚溪燕儼似乘槎天漢遊

蓬島層霞隱翠微逍遥羽蓋逐雲飛登高一望通千里海外群峰擁釣磯

玉洞當離貯少陽松颷吹暑晝生凉試攜莞簟披雲卧中散逍遥傲上皇

曲檻崔嵬攢列𡼏參差花萼正丰茸鹿將瑞靄通幽徑鶴舞香風散上峰

和風徉日暎朱簾水檻金魚碧草纖啣懽況有歌鍾洽盡醉何妨酒力稜

萬竹脩脩紫靄深僻雲不礙月華臨遥看砥柱來威鳳喜有琅玕慰我心

讀曾司徒巖岡通融嘉善漕米疏并禦冦五枝檄文

簡命來天上推丹下浙中文昌恢勁節武庭達雄風恩協周旋術漕通利濟功寶符[illegible]各展孤忠五表輕才子三吳重…

入微妙旨畫省益亭窿

祈雨篇上劒門趙公

東海混混天沉沉長風皷浪凝昏陰鯨鯢跋扈賊龍伯龍文合沓多侵尋妖氛亢陽互激裂蟲蟲蟲后土炎光徹𡾊窟龍津起流埃嘉魚鼎鼎歸枯轍孜哉元臣粥廉正瞻卬昊天祈哲命神靡不舉人靡周愛心業業還兢兢何當雨師司號令豐隆赫赫驅雷霆掣取天河碧玉流一洗煩囂静如瑩向來刁斗喧蒿場

會看滌盪回群芳[illegible]巫不向市中暴鸛鶴亦自欣翺翔翛然原野有仍叔爲續雲漢歌時康

遥同榕所曾翁七十一榮壽篇復蘿岡司徒之請次趙浚谷中丞韻

炎洲紫氣護嘉樹不羨莊椿歲月長鳳翥蘿岡丹鷲嶺龍盤榕所白雲鄉輝輝粉署歌崧嶽皎皎明堂待棟梁更錫九齡同尚父鷹揚旌罕駐三光

七夕燕少宰汝湖謝公第次韻　海樵…

耿耿銀河兩岸侵輝輝金桂半成林共看天上瓊英屑散向人間乞巧針樓際忽聞僊樂湍坐隅流覽碧霄深懸知大隱還金馬暫洽東山薜荔襟

崑山納言石川張公寄惠酬社長司冦答溪顏公之作次韻二首

降神崑閬毓豪雄老去新詩律吏工錯王不忘收樹籜踈麻貽既及嵩蓬納言龍德真無忝淑問皐刑自協中三壽作朋歸逸老天遊儀羽愜泂從

幾微先見有精研介石高風世久傳濯濯圭璋崇舊德霏霏追琢費新編翺翔五嶽神游遠管領三元壽考全願向青崕乘白鹿開張心目引餘年

七月既望對月獨坐旋喜好雨及時

碧霄銀鏡白紛紛照影分輝我共君入望清秋新景色出輪丹桂舊同群松篁合蔭千門靜砧杵飛聲四壁聞最喜豐隆驅旱魃湍天甘雨布卿雲

秋夜宵征入武林

宵征南向武林城夾道名山伴我行極目紫霄偏浩蕩高翔黃鶴正逢迎絺衣露湛涼如洗竹逕風和鳥不驚擬借蓬壺貯清景忽看東海日華生

湖上偕高大夫穎湖王邑侯冊山徵君鮑六江陳西井邵敏齋湧金門晚坐即事

王樓銀榜接清陰天翠遙林望轉深氣色入簾迷靄靄煙光搖草藉沉沉蘇堤楊柳看成古謝眺薔薇獨至今但使鏗然鳴錦瑟金門誰復泣雍琴

六亭陳司空開燕萬松書院偕蘿岡曾司徒敬賦二首

肅穆香風起萬松南飛征蓋上重重升高漸陟東山麓仰止殊慚泰岱宗明道堂前多受祉振衣亭上遡游從江湖一望枯荄火旱歲

甘霖有二龍

山檻憑虛勢獨雄萬形紛詭露神工江襟桂水秋逾靜湖帶松煙晚更濃高掌崔嵬儒氣接遐宮窈窕梵音空攀躋千仞知天近騁目晴光縹緲中

海寧頌頌郡伯出思門

海涘瀰瀰烽氛突起潰恩三允震驚百里瑣兮尾兮流離轉徙膴膴平原民方殿屎天挺人豪亂庶遄弭式展洪猷先否後喜而窒而

家迺疆迺理迺瞻我伯淵停嶽峙戢耀韜功有而不負 叶 不負寔難功載丕視海徼聿寧雲行雨施邁德揚威斂時錫祉凡我寧人尸祝無巳鳌之從之女士孫子戩穀我伯四海綱紀有赫四海川之所止以莫不增優渥孔偕 叶似音

席上陳海樵贈我銀臺使歌即席次韻作海樵歌答之

遠遊卜居誰作隣天閽濟濟群儒人儒之人厭世氛一吹傲忘形身回戀舊鄉入梅市市中樂靚君子使華襪夜燕儼西園新月娟娟照聲妓分曹擁座詞人俱摩空掣電滿四隅雲霞絢眼備諸美瑯玕披腹不少殊古稱乾餱亦不薄况茲燕喜豈爲惡四海嘗合混注同五嶽寧能重然諾夜央銀燭滅復明高談雄論陶餘情三撾羯鼓管絃雜百囀鶯簧徵羽輕朧畧細瓅有容德量包海宇無偪側廓然真宰同光塵蘭香薰透霞衣色霞衣

燁燁輝中林蘭香欵欵諧夙心清風徐來一鮮帶鉤簾灑灑開余襟藥宮彩雲且教佳歌殘舞罷休吹去蹲蹲坎坎共成行更邀明月歸醺酣我本漁樵各一天與君傾盖知神全勸君莫爲白眼晁清世君看明堂梁棟非[illegible]致丈夫卓犖不偶時徒有芳聲徧天地芳聲無涯生有涯誰能齪齪事一家祇今相對赤樵朮五白狂呼將進酒

江口入五雲山

江上秋濤滾滾來羣山東赴海門開松陰百轉紆黃蓋石磴千盤擁碧臺細草披雲穿徑出淺荻排浪觸山迴儼壇尺五瞻天漢萬里銀河映斗台

登五雲山次高頂詩

朱曦照山頂蹲躋入空寥歷歷數星象納納滿海潮飛雲飆五色赤霄迥層標峰霞入躧步天翠浮樹表扣寂闕以佃群神肅清廟叶展拜賦思玄飄颻陟偃嶠俯眺塵中衆予羽忘儵儵

山水歌酬宋石門画東匯圖見贈

君不見五嶽峻極高於天支分天目凌雲煙又不見五湖汪濊通震澤流波震撼乾坤圻山水東來匯爲宅氣蒸五色歸林筴誰移造化入雲村崇南沙渚宋石門畧允一灑奪神巧頓覺萬里風雲乇巍峩山椒散晴旭清沄澗水飛潺湲喬松駕壑虬枝瑟澄陂下瞰鮫龍窟無數遙岑天外來一片滄溟類頭出瑞靄霏霏起煙霧釣槎蕩漾群鷗鷺石徑逶迤九曲盤門前草蓋漁郎路無令剡楫剌爲舟巨川浩浩風波愁誕先登岸有逵者披圖曠視凝雙眸

秋晚江上登臺寓目

火海驚濤吼怒雷潮迴白練散瓊瑰煙允黯黯遙疑近漁火輝輝去復來百折不回天籟靜三江直下石門開帆檣泊岸無餘事收取綵綃倚釣臺

祝林抱素毋安人壽五袠

八月長風入綺筵婺華南燦映瑤天雲披丹鳳迎祥照花拂青鸞引瑞煙遐算百年剛及半高門五福會應全即看桂子開金殿廿旹香飄下九天

東匯詩餘雜集目録

卷之十

東匯詩餘雜集目録終

東匯詩餘雜集卷之十

晝錦堂　上元作次王介甫韻

月燦瑶華星躔碧落清暉散滿重簷彩簇鰲山舞影並露雙尖擁千行金珠光閃傾萬井歌曲聲恢艷冶陳紅凝瑞靄絳荷交映朱簾厭厭　彤芝蓋蓬萊島飛龍晚色初添怪底瑶簪珠履競巧相嫌寶馬翾游乘麗景鳳笙纖手互吹拈通宵醉一任頻催玉漏慶賞誰懨

清平樂　閒居作次趙德麟韻

初衣如舊五株門外柳瑚逕三開纔得就正是尊罏時候　歸來泌水衡門好綏鷄魄猿魂自此不須驚怨春蘭秋菊晨昏

又　閒居作次黄魯直韻

韶華何處散向東郊路繽紛雙隊引朱衣難挽青年長住　羅襟帶綬誰知夢中惟有黄鸝聒思由他喚醒金猊香裊薔薇

虞美人　感舊作次蘇東坡韻

當年殿閣楓林曉雙闕窺人小朱輪絳蠟夜偏紅轔轔車幰雷電下長空　須臾雲雨成春夢始信交如酒青山緑水且舒眉贏得東陵瓜勝未歸時

傳言玉女　感舊作次周美成韻

四十年來玄鬢新添白雪緑野懸車自信心如結壯懷俛仰夢魂長繞宮闕　帝造如天臣乘如月　維彼譖人巧如簧無休歇不管憂人砥行還昭揭直扣天閽欲使巫咸細説九關虎豹狺狺時節

慶春宫　春情次柳耆卿韻

梅香沁玉蘭香潤雨麗雲烘暖山城去燕歸梁遊蜂上藥和風協送春聲五侯池館雕窓翠幌引飛星柳舞蠻腰桃粧樊面錦步相縈笙歌燈火邀迎洞府人歸湛露零零蓬萊遠下珮環初整夜深人月雙清黄金作帶箅從來事總何成千紅萬紫三逕成陰聊月怡情

萬年懽　中秋作次胡浩然韻

圓靈霽景看冷浸氷綃光分南國水晶宮殿萬里齊燃玉燭晃朗餘暉奪目金墀下總鋪珠玉步瑤階搖曳瓊珮素娥無事粧束　香爍木足纖手憑開龍鳳團翠眉紫曲嫩嫩璇空何處君平可上青山淡淡如颭琉璃爛銀海光續漫乘槎共泛潮歸永縈白駒空谷

法曲獻仙音　上巳作次周美成韻

柳腰綠輭桃臉紅肥香閣早鶯初度艷歌淺

咲戞玉敲金縷縷聲傳朱戶泛蘭舟九曲處忽遇催詩雨　青烟起玉勒華騮隔花語引喧喧霽景初開無礙阻春色自宜人有多少嫣然媚嫵堪笑蘭亭却與春爭雄染素且追懽脩禊不久春將歸去

瀟湘逢故人慢　贈別作次王和甫韻

忽慢相逢離筵草草扁舟早逐行窩舞袖長風翻珠箔歌拍緩星轉湘波如棋世路喜逢他坐爛僊柯惆悵特楓林紅葉回首雨嶂青

襲　因甚繡屏長掩念高唐有夢不得相過惟孤影娑娑怪雕梁對燕瓊沼雙荷乘龍握月恁時節携手同歌麗雲飛還歸本岫韶光肯負融和

青玉案　夏夜作次万俟雅言韻

問涼月照人有幾對孤影纔成二枕欹寒玉渾無事梧竹風輕長天如水不管人憔悴欲跨班蚪游九市香陌彩蟾絕勝穠李望斷錦書空灑淚耿耿明河遲遲佳晤未知何日

是

桃源憶故人　閨情次林和靖韻

沉沉玉漏天將曉愁夢驚回未了怪底樓前鳴鳥緝翼偏能少　故向花枝飛嫋嫋攪亂落花難掃目斷王孫易老何處迷芳草

如夢令春夏秋冬四首　次蘇東坡韻

春睡濃攸玉洞枕繡倒欹鸞鳳和睡上楊州驚起鶯聲忽送如夢如夢醒後依然愁重

炎薄氷簾雪洞香噴翠翹金鳳夢裏寄書來

爲顆櫻桃傳送如夢如夢醒後偏知情重
蕩槳菱歌出洞蓮娃半鬆釵鳳嫩約暈青娥
醉裏蹁躚相送如夢如夢醒後離懷更重
漠漠雲封別洞何處孤鸞求鳳假寐不堪聞
況復哀鴻聲送如夢如夢醒後霜華越重

玉女搖仙珮　重陽作次周美成韻

湛露凝霜輕雲閣雨菊散陶籬綺綴船齒纖
腰肌香體膩爭得這般佳麗更托茱萸比紅
粉嬌香禁寒未易金風煽漸凋餘冉縱有艷

葩零落而已惟薦賞蘭情可與共老圃秋容
媚．記得戲馬臺前須糕闕下避嫩宜鳴早
棄俛仰古今纔成一瞬負了幾多才美將欄
杆徙倚暗數着當時掄材選藝滿眼中濟濟
鏘鏘到如今都屬傷秋意冠慵整且穩卧牛
衣布被

江城子　端陽作次黃魯直韻

龍舟綵舫珮珊珊浪花間鬬江千珠簾不捲
王腕見猶難錦標奪取爭相視波心淡靄春
山　水仙如在水中安咲聲煩曲初彈[illegible]
游冶豈解惜身單旋撓處絳榴噴火尋雙蝶
擲雲鬟

鳳凰臺上憶吹簫　冬至作次李易安韻

六管飛灰五紋添線窮神也着回頭何事送
將去又入詩鉤堪咲摛文子厚愚谷裏纏繞
無休四時序成功者退何用傷秋　休休寒
暑相推總與時消息天也難留況庸衆輿儗

楚館秦樓莫向書雲令節聆長空咄咄凝眸
窮愁日自許從今了不關愁

金人捧露盤　姑蘇懷古次曾純甫韻

子胥門尋諸巷覔遺踪總畫橋流水溶溶春
濃闔閭都人纖服跨華驄夕陽簫鼓更多少
萬紫千紅　燕鶯嬌垂柳外蜂蝶舞百花中
竟不管往事飄蓬金鋪玉雉任他零落館娃
宮兩岸數聲漁笛起明月清風

醉蓬萊　除夕作次葉少蘊韻

玄冥告成事斗轉星廻光陰忽去百代乾坤
冥入間逆旅神壘靈殖納新吐故竹爆驚殘
[illegible]歲賓筵新詩清麗絕勝鶯語　臘蟻浮
黃椒盤獻翠列炬灰飛薰天如絮桃換門符
冬盡無留處明月明年春色定應細草含青
浦碧景已斜飛騰莫負少陵佳句

齊天樂　舊宅泛湖作次柳耆卿韻

湖上有和風甘雨門對南山剛午九曲溪流
三台嶽峙地勢雄蟠吳楚北海筵開儘坐客

鏘鏘鶯簧縷縷別院添香彩色分宵月亭午
詩禮家傳百世本支綿衍華冑高從古前
宋載昌我明纔起子孫塗抹章句隱結菊松
顯膺簪紱總爰居爰處願取嘉賓長聽笙簧
鼓

應天長　新宅泛湖作次康伯可韻

匯合東西川分南北如砥平平王路治第面
陽晝日昭昭曜門戶于時言于時語誰肯把
地靈相負緜緜瓜瓞詠初生自貽哲緒　駟
馬橋頭元吉鄉上自此吾爲主乃夢占慶毓
滾滾傳清素春聖風秋肅雨曲房惟有[illegible]疊
度願久長文子文孫經綸引縷

東風齊着力　清明作次[illegible]浩然韻

酒冷餳香東郊轉綠遍地[illegible]爭春歸五柳管
領到吾家是處紅桃白[illegible]逞艷陽自比青娃
不信纍纍荒塚煙[illegible]氣橫斜　豪富底須誇四
豪塚如今有土誰加樵夫牧堅躑躅對殘霞
更咲漳河漫漫西陵上空鎖名花君休訝務

滋樹德蘭茁其芽

春從天上來　七夕作次吳彥高韻

玉露初零見凉蟾新現光減流螢風翻貝闕
珠箔銀屛威甤翠舉穹冥喜鸞車虬駕渡鵲
橋奕奕神靈隔年期恕金河耿耿玉漏冷冷
瑤席瓊尊乍合遍人間此夜戶映三星未
理錦衾纔調錦瑟巧文乞下形庭奈曙霞飛
布扶桑上葱蒨回青絲雲散九霄凝碧萬里
晶熒

重疊金　惜別作次黃叔暘韻
粉痕未褪梅粧雪驂鸞忽度梨花月雪月不
如人水壺更復清　恨作經時客餘香銷永
夕簷竚倚欄杆瀟瀟風雨寒
歸朝懽　壽生作次馬莊父韻
彩衣爲獻長生酒白玉紅顔世稀有麟袍燁
燁燦春風金罌丹砂定還九沙堤明白晝三
朋然似三春柳中書堂二十四考贖有餘時
候　高明八柱擎天手看年來國肥身瘦明

喜眞元首良起任股肱者舊待歸來平地神
仙社稷誰爲守
洞仙歌　冬夜作次蘇東坡韻
繡幙重重暖洞酥冒汗水沉香爇金猊滿青
煙冪碧海銀鏡移暉繞畫樓照見雲鬟撩亂
蛾眉淡不掃自起披衣耿耿三星在霄漢
數歸期已過九月重陽今又是玄冥節轉霎
時間斗柄入寅來難禁這韶華驀然移換
玉聯環　懷人作次張子野韻
夢中露浥金蓮潤遂飛雙鬢湘江暮雨聆孤
舟片片行雲相近　若遇東風莫問是他吹
散了陽臺雲雨佳期雲雨盡情難盡
柳梢青　詠西施次趙忠定韻
越女春沙吳宮歌舞明月西斜潰池飲罷檇
李兵來飄蕩名花　五湖煙水無涯良弓藏
不管鳴鴉臙脂雁上洗足灘邊雅稱移家
天仙子　後樂園作次張子野韻
卧穩閒非渾不聽夢魂擾擾今初醒曬囊光

陰容易過慵覽鏡嗟餘景多少先憂君莫省
對酒優游不覺暝氷輪冷浸梅花影醉起
開窓放月來池水定行人靜更沒羊求到三
逕
賣花聲　寄遠作次歐陽六一韻
幽怨背春風漸減嬌容當初郎去望湖東臨
水樓臺花正綻今又叢叢　回首恨匆匆悵
轉難窮怎禁花蕚照人紅縱使人如花不老
玩賞誰同

八聲甘州　對月作次蘇東坡與晁無咎和答韻

青霄上夜夜送將來還從碧漢歸向瓊樓玉宇琼屋衙門是處增輝令人都照不管古人非誰姮娥不老今古支機　且咲倚胡床上把鐵笛閒吹吹散雲霏莫使纖凝礙看烏鵲依稀記當年鄰游蟾窟清虛府永願不相違參洸翼飛騰無柰早遂初衣

送入我門來　佳人次胡浩然韻

鬢髮雲深玉顔彩潤游龍矯若驚雷湘波轉睞星月共昭回洞房下珠簾半捲粧已就任鮑老頻催喜主人情重鸞笙鳳管錦席宏開　儼似蘂官乍啓恍疑仙姝絶麗飛下瑶堦階前瓊樹暫摘一枝權更霞衣御香薰透塵心汚染祇爲憐材肯朧約金鐶裙搖玫珮緩步移來

品令　諸孫彌月作次黃魯直韻

歲歲陳湯餅領諸孫中書令珪璋圓浄玉蕊金犀賓筵光瑩啼聲皇皇英物豫知無病　高堂日永喜分甘當蔗境九萬鵬霄願取飛騰雙雙形影哲命初貽對此令人三省

哨遍　隱括赤壁賦作次蘇東坡隱括歸去來辭韻

銅雀三臺漳河九曲漫說曹瞞累赤壁戰風不借周郎算火攻未知孰是天與便熖灼了東南路星稀月皎喧吴稚咲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不棲一枝如此任武昌夏口鬱煙扉山

川不遂暮雲飛山擁週遭水流日夜由來無意　噫赤壁戰來三國六朝經幾世間豪雄安在一瞬之言有味君悟到忘言觀其不变眼前無盡皆山水更水上清風山間明月耳目儘堪娱矣且蜉蝣天地能幾滄海一粟將何之物與我何須較計玄鶴翩翩何處肯飛鳴過我便乘風與爾同歌詠斗酒邀賓同醉任東方白也奚疑吾生順流行坎止

天香　詠桂作次王克韻

原缺第十三葉

甘雨休徵時燠喜泮渙優游細聽法音仙峀
山養身心非娛耳目槃邁褁永矢寤言惟獨

御街行　苦雨作次范希文韻

淫霖日夜零瑎砌石將穿心如碎天公豈是
凉陽慚故使雨師汙地淬淬凄凄銀潰昏潰
不辨南樓北里　誰遣女媧終日醉將石髓
流爲淚從前五色鍊難成枉受辛勤滋味禾
頭生耳溼淵同流天漏疇能避

千秋歲　春夢作次秦少游韻

閣外報道春光退綠暈成紅芳碎最是
困人天不解垂餘帶惟占取綸連藻繡長相
對　夢入蟠桃會卿雲飛紫蓋袍染御香仍
在韶華猶未老燕喜經時攺隔瑤池離懷幾
許深于海

又　秋思作再次秦少游韻

風生樹外漸覺餘炎退荷筒亂蟬聲碎短鬓
不勝搔華孔常移帶冷蕭蕭碧山紅樹偏相
對　嘗記西園會明月芙蕖蓋同賞豪英何
在轉眯幾經秋人代須臾攺驚心處還見桑
田變滄海

鳳凰閣　春情次李易安韻

向翡翠林中曉張錦帳妬朱粉穠華綠蕚午
風敲動金鈎輕盈珠箔瑤琴寶瑟猶閑却
海棠睡醒嬌紅放出簾幙憑欄把玩鞦韆索
倩人扶且將這金蕉穩着拚月上梨花院落

清江引　次謝少宰汝湖公韻奉答

百靜成疎懶雅稱江湖散泌水且樂饑

聊炊飯形骸放浪無拘管
天公似厭農家懶閣雨輕雲散門前奮早耕
牢下牛須飯甘霖有時天自管
閒身與漱猶辭懶短髮從搔散倦來高枕眠
餒後隨時飯掃除天下何人管
歸雲片片同余懶倦鳥隨風散溪頭欵乃聲
似侑村莊飯誰論五聲羅絃管

又四首春夏秋冬疊韻

桃花源上濃花懶香氣迎風散兒童慣笑來

已熟青精飯香林春鳥調簧管
荷花池上看花懶忽聽鶯聲散葵榴舊結緣
豆麥新成飯炎凉世態無心管
桂花莊上看花懶金粟風飄散素娥已倦勤
誰造胡麻飯覓裳久矣拋笙管
梅花塢上看花懶莫遣花星散陶家只煑茶
麦甖難爲飯寒香賴有林逋管

詩集卷之十終

東滙詩集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呂希周撰希周字師旦崇德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通政使是集編於嘉靖甲寅其子端甫志云始自乙酉迄今甲寅共詩一千二百八十九首呈於太保東湖公欣然命付之梓東湖陸炳別號也爲希周門人朱彝尊詩話云東滙於詩亦沾沾自喜其集不甚傳由其子請論定於陸武惠也同里曹秋嶽侍郎集明三百年名公手蹟裝潢成册多至七百家東滙雜詩在焉比集中所載者較勝今詳端甫志希周家居至甲寅尚無恙曹溶所集當是其甲寅以後詩歟

田叔禾小集十二卷

〔明〕田汝成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二年田藝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田叔禾集十二卷》提要

田叔禾小集序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豈必其不移於習俗而已哉雖一世之所習不能使之移也雖累世之所習不能使之移也是以其出爲文章以成一家之言也必能盡洗當時之陋而一醒天下之心使天下之士聞者莫不愛慕而敬服之重其人惟恐不得其文得其文惟恐不傳其集既傳矣又惟恐其集之或遺而不獲盡覩其全若退之之於唐永叔之於宋雖片言寸牘亦足以爲人珍惜者此無他名

言碩論自不容於或泯也　國初文章之傑盡出東南宜其士習之丕變矣而二百年來主故常者襲腐爛而不緝其辭主新奇者尚怪誕而不根諸理至弘治正德間濟之王公則矯之以純正伯安王公則振之以雄拔似足以迴狂瀾挾頹風而終未見其有翕然從之者豈非舊習移人之深之所致耶今　聖天子御極右文更化叔禾田先生以進士爲禮部郎又兩爲廣閩提學剏志復古博覽旁搜根抵於六經貫穿乎百氏本豐而末之茂源

深而流之長故其發之於辭沖溢渾雄優優乎有温柔敦厚之氣如登泰山而層巒爲之秀發如入武庫而鋒穎爲之森羅如探珠淵窺寶藏而奇珍爲之眩目大或千言而無所於竭小或數言而無所於遺於是及門之士皆倚爲鑑衡無不刮磨砥礪以滌其凡陋不經之習視之起衰濟溺崇雅斥浮者其功誠偉矣先生以病廢歸田垂二十餘年猶執卷披吟無間寒燠四方學子莫不以得其一言爲寵光王公貴客門生故吏往往走書幣候起

居交馳道左戶外之屨可接有欲而爲請益者舟輿往返不以暑雨宵暮爲勞文每每檄縣官擇能書吏給餐錢繕録其文以去夫先生年始逾六旬身不滿六尺官不過四品聽其言若不能出諸口而海内之愛慕悅服之者咸覘其衰壯以爲欣戚豈非以豪傑之所緼自有不可泯者存耶是集也其子衡裒其三之一以應人之求録者也然世之惜先生之文而不忍其或遺者又可因是以會其全矣嘉靖癸亥三月吉餘杭蔣灼書

家大夫小集引

不肖男田　藝衡　私識

大明東南作者自劉伯温宋景濂方希直而下寥寥百五十歲迺有家君焉蓋其間如世人所稱豪傑大家固非無作第作矣而未大即大矣而未精則亦徒作耳矣武進唐公應德嘗謂衡曰小子識之而翁文昌星精也於戲追惟斯言豈其然哉家君喜讀書垂老病廢兩手捧卷不忍釋平時屬文畢遽持其草與人多不蓄副本

四方宦遊復漸散軼故嘗自詠云一從桂海驂鸞去零落珠璣爛未收殆紀實也即今所存車載駟馬尚恐不能勝而海内名王上公遞遣侍史來在在令縣官給筆札踵門鈔録戶限幾折不肖亦每苦于校讎因請梓而行之者再四家君顧謙讓未皇許也退而私自繕寫凡得詩文三百六十九首分爲一十二卷初不暇計其次第先此鋟布以應戶外索文者敢并識其所聞如斯云若夫五十巳後者則置而不録蓋覬面

交承或有難于去取也聊備編目于左尚冀餘
力乃重圖之
嘉靖四十二年春三月九日

已刻雜集

藥洲先生文集 凡六卷嘉靖十三年公爲廣東提學僉事時刻

藥洲先生詩集 凡六卷

學約 凡三章廣東刻

試約 凡九章廣東刻

講章 凡二卷廣東刻已上板俱存藥洲崇正書院講章福建時又入學政集

斷藤峽紀 一卷公爲廣西左叅議時刻公分守左江道以平斷藤峽功奏聞有旨褒美賞公白金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陞官一級云

西湖遊詠 一卷嘉靖十七年公與黃葹之作板存積善龢慶堂

學政集 講義二卷策問二卷嘉靖十九年公爲福建提學副使時刻

征南碑 一卷福建刻

立後論 二卷福建刻

南遊賦 一卷福建刻

釐正丁祭禮樂彝典 一卷福建刻已上板俱存養正書院

武夷遊詠 一卷嘉靖二十年公與蔡子木作板存武夷山豫陽講宇

西湖遊覽志 凡五十卷嘉靖二十年刻板存杭州府

炎徼紀聞 凡四卷其一惠安曾公英遇刻板存鄞縣其一黃州周公元服刻板存餘姚縣其一福清陳公邢憲刻板存布政使司又併入皇明經濟文録

大觀堂策目 二卷積善龢慶堂刻

未刻雜集

楊園集 凡三十五卷

疏 一卷　議 一卷　序 三卷　記 二卷

書 二卷　論 一卷　說 一卷　頌 一卷

贊 一卷　經議 一卷　題跋 一卷　傳 二卷

墓志 四卷　行狀 一卷　祭文 一卷　賦 一卷

五言古詩 二卷　七言古詩 一卷

五言律詩 二卷　五言排律 一卷

七言律詩 一卷　五言絕句 二卷

七言絕句 二卷

藥洲九畧 九卷不全

九邊志 九卷不全

唐詩人死 二十卷不全

田叔禾小集卷之一目録

男田藝蘅　私識

序十四首

漢文選序

越絶書序 為副使孔公作公名天胤汾州人嘉靖壬辰進士板存提學道

路史序

夷堅志序

廣東鄉試舉人叙齒録序 嘉靖甲午科公為提學僉事

福建鄉試録序 嘉靖庚子科公為提學副使

少師夏公奏議序 公名言字公謹貴溪人正德丁丑進士福建刻

西湖遊詠序 舊刻一卷公與黄勉之作名省曾吳縣人嘉靖辛卯舉人

西湖遊覽志序 凡十六冊嘉靖二十年刻板存杭州府

西湖覽勝集序 為沈仲文作公名應魁常熟人嘉靖庚戌進士

東覽篇序 為浙江僉事皇甫公作公名汸字子安長洲人嘉靖壬辰進士

鵜鳴集序 為紹興府同知俞公作公名憲無錫人嘉靖戊戌進士

治邑要言序 為御史徐公作公名宗魯華亭人嘉靖己丑進士

賜閒堂稿序 為少師夏公作

田叔禾小集卷之二目録

男田藝蘅　私識

序十三首

贈福建按察使嚴公入覲序 公名時泰字應階餘姚人正德辛未進士

送叅議陳公之官廣西序 公名洙字道源上虞人嘉靖己丑進士

贈福建按察司副使劉公序 公名應授字以中泰和人嘉靖丙戌進士

贈浙江布政使連公應召入覲序 公名鑛字伯金[illegible]年人嘉靖丙戌進士

贈河南按察使高公序 公名世彦内江人嘉靖壬辰進士

送俞翁辭養還山序 為浙江僉事俞公維昇父作莆田人

贈翁長公序 揭陽人兵部尚書萬達之父

唁叅將李君序 君名宗祐

唁餘杭縣縣丞趙君序 君名金

雲臺雅會圖序 福建時作

春泉起凅詩序 為前應城縣知縣范景昂作錢塘人弘治戊午舉人

贈布政使李公序 公名默字時言甌寧人正德辛巳進士

歲考文優録序 福建時作

田叔禾小集卷之三目録

男田　藝蘅　私識

田叔禾小集卷之四目録

男田　藝蘅　私識

田叔禾小集卷之五目録

男田藝衡　私識

書十二首

田叔禾小集卷之六目録

男田藝衡　私識

銘四首　頌二首　傳三首

說一首　誄一首　祭文六首

田叔禾小集卷之七目録

男田 藝蘅 私識

田叔禾小集卷之八目録

田叔禾小集卷之九目録

男田 藝蘅 私識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目錄

男田 藝蘅 私識

策問十八首

策會舉諸生五首

易問 書問 詩問 春秋問 禮問

策福州府學諸生五首

易問 書問 詩問 春秋問 禮問

策閩縣學諸生五首

易問 書問 詩問 春秋問 禮問

策會舉儒士一首

策讀禮諸生一首

策浙江癸卯科第三場應試諸生一首 代公

外簾某縣知縣某人作凡三首 令鄉試録刻一首

經義八首

詩序 甲戌己丑

日有食之 請討陳恒

放鄭聲 子見南子

定于一 焚廩浚井

策漳州府龍谿漳浦二縣三學諸生一首

策龍巖平和詔安三縣鎮海衛四學諸生一首

策長泰南靖漳平三縣學諸生一首

策建寧府建安甌寧建陽崇安浦城松谿政和壽寧八縣九學諸生一首

策延平府南平順昌將樂永安尤谿大田沙七縣八學諸生一首

策汀州府長汀上杭武平永定連城清流

寧化歸化八縣九學諸生一首

策邵武府邵武光澤建寧泰寧四縣五學諸生一首

策福寧州寧德福安二縣三學諸生一首

策候官懷安二縣學諸生五首

易問一首 書問一首

詩問一首 春秋問一首

禮問一首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一目録

男田 藝蘅 私識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二目録

田叔禾小集卷之一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蘅 私抄

序

漢文選序

周衰先王仁義禮樂之教其實不布於治功而華散於文墨縉紳之流操觚引翰者各以所得恢張緒餘亹亹藝苑葢起自嬴秦盛於漢魏襲於六朝靡漫極矣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然而先進之識擴其實後進之識獵其華吾因是而知先王教澤涵濡波及後世者至深遠也梁太子蕭統監撫之餘招徠才彦玄覽前載芟穢拔珍存什一於千百分門萃類爲書三十卷題曰文選自唐以來文章者家視爲標準鴻儒碩學罔不取材可謂捴七代之英靈流萬古之膏馥矣宋時學者不解文詮妄加条駁謂統拙文陋識去取違宜若董仲舒之對制劉向之叙戰國策王羲之

之記蘭亭陶淵明之賦閒情則遺而不録相如賦上林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叙玉樹青葱則槩收之而不辯其繆以此譏統褉瑕掩瑜不原述作之旨統不云乎若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今之所撰抑又畧諸蓋能文固先於立意而立意者未必專於爲文故議關國是事載史官雖董賈之言亦所不採若體屬詞章思歸藻翰即楊雄符命又何擇焉大抵選例崇葩華而畧簡澹執規鉥而齊體裁是以考辭按部

璅若連珠大篇短章咸歸穠郁故詩如淵明文如蘭亭非不皎然清逸也第使掇入集中揆之諸家覽非一體矣若夫閒情一賦明爲白璧微瑕蓋處士興寄冲寂不當學步艷詞勸百諷一自外平生若以淵明之故槩奬爲佳是寶夏后氏之璜而忘其考也上林甘泉宗工傑構乃直以片繆致黜是懵蟣蝨之缺而棄純鉤也况統集衆見以取裁可否於甲乙者必且審矣而一以譏統不亦固哉邇來更有文選增定廣文選

諸編自附於統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繆殆謂末學膚受不知而作較之宋儒抑又甚焉故愚嘗謂文選一書譬之園林也恠石蟠松奇花異卉以延賞適而已梗柟豫章非所植也又譬則散樂焉吴趨楚舞𢫬管彈絲以娛眺聽而已而一唱三嘆以雅以南非所陳也述作之旨機軸存焉執是而求則羣疑可釋矣唐時李善始爲箋釋呂延祚病其未備乃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重加疏解後人併善註而傳之

名曰六臣註凡六十卷蓋皆奏進於玄宗者故稱臣焉予嘗得宋善本將重鋟之於家塾因命衡兒嚴加校讐且叙其首簡而弁著所以解嘲於統者以平章選例云

越絶書序

越絶書一十五卷凡十有九篇爲内經者二内傳者四外傳者十有三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豈其然哉内經内傳辭義奥衍究達天人明爲先秦文字外傳猥駁無倫而記地兩篇雜以

秦漢郡縣殆多後人附益無疑也本事篇序則
文依託春秋引證獲麟歸於符應若何休之徒
爲公羊之學者故知是書成非一手習其可信
而略其所疑亦可以苴埤史氏之闕脫矣其曰
越絕義含兩端或曰奇絕或曰斷絕句踐困憊
餘魂弱身強志轉敗爲功得非夷裔雄材曠世
奇事乎故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誠積
於中而威發於外內能約已外能絕人故曰越
絕齊將伐魯仲尼恥之子貢一出而動四國遂

以興越滅吳亂齊伯晉魯恃以無恐而春秋所
紀二百二十四年諸侯之事適以於越入吳終
焉故解者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
於此辯士絕於彼故曰越絕愚謂二說殊科咸
從臆決折衷確貫則前說爲優吳越保界遐陬
埶同唇齒持信義以相恤則敗亡之禍安從生
哉而互爲寠窳日尋戈矛隙釁仇深一施一復
興廢之際天人昭矣方吳之初伐越也歲在牽
牛史墨占之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

越人迎擊闔廬殲焉是吳之違天也是以有檇
李之辱夫差畜憤父讐冀於必報人謀定矣越
雖得天未可逞也句踐不納范蠡之諫而先事
襲之訖用大敗是越之違人也是以有會稽之
辱越王卑詞厚禮請成於吳吳人許之殆天意
焉而越王苦身焦思約已阜民折節賢豪繕餙
備利范伯治外大夫種治內計然畫策明於陰
陽天人合矣夫差方且恣其淫心窮購奢靡疏
子胥而昵宰嚭忠佞倒植當是時人有言宰嚭

死者仲尼曰否否天生宰嚭以亡吳也吳不亡
嚭將無死嗟乎天人之度不更昭乎終以勤兵
遠略而越乘虛擣之吳是以有姑蘇之辱其時
越猶未能即有吳也而與之平夫差苟有志焉
或能以一旅自奮而殺鍊跧安餘身無幾越且
假仁徼譽取舍循方人事備矣天眷殷矣吳是
以有甬東之辱嗣是越勢益張威振上國會諸
侯於徐州主歸侵地天王致祚比跡桓文鴻烈
徽名彈壓宇內謂之越絕不亦宜乎夫吳越比

壤而封吳之視越也猶擾虎也跳梁不出楯檻之間其大小强弱不敵明甚然吳以强大而敗越以弱小而興形勢非偶安所論哉善乎范蠡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夫差拙於持盈而句踐工於定傾則其興廢之際又何疑焉太原孔子督學兩浙得是書而悅之曰入其疆而不習其故非學也校其訛舛而付梓焉以予爲吳越之遺黎也屬序於予爲之引端若此而歸之天人之度焉嗚呼順天者祥逆天者殃脩人者昌怠人者荒豈惟吳越爲然持以考百代之推遷其故可立覩也

路史序

路史前紀九卷後紀十三卷發揮六卷餘論十卷國名記七卷宋時廬陵羅泌所著也泌之名不登宋史路史亦不載藝文志蓋泌之著書當宋之季葉雖嘗鋟行而流布人間者不廣至今好古之家鮮有全袠頃歲得是書于晋江楊士中所而缺其前紀二卷予購完之𧃍𧃍衞請家塾重鋟焉予因以屬之而爲之叙其首簡也或曰路史之名何謂也曰路史者大史也曰大史何也曰尚書春秋均之爲史也而此獨謂之大史何也曰道莫大于三皇德莫大于五帝功莫大于作者是皆諸史所畧而是書獨詳焉故曰路史者大史也曰路史表二靈以冠十紀而復肇以初皇何也曰三極有元萬物有祖初皇者三極之元而萬物之祖也然且揣像以爲名耳非有姓氏政蹟之可述也諸史之言盤古氏之首天下也擘拆堪輿提挈日月其言大而無當故路史削而不録而肇以初皇以端始也其名則洞神部先巳紀之矣曰昔人有言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存若亡於恍惚存亡之間而廣爲裒採無乃擇焉而不精乎曰不然談史事于邃古者病其畧談史事于近代者病其繁繁則鮮要畧則寡原仲尼曰作者七人矣蓋指羲皇而下者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者無紀則述者何稽焉結繩之世簡策無傳其鴻號僅見于

六經而諸子百家稗官剏說頗有載其片言隻事者第雜亂而無統浮僞而多岐路史作而旁搜旅摭傳信傳疑按部班辭各歸其所譬諸累寸絲以爲錦斐然成章故能上祭天文下該地理中盡物變窮鬼神之情狀究禮樂之根柢明世運之汚隆分姓氏之原委論生死則徵神仙之妄闡性命則闢佛老之非崇封禪則舉告成之典美封建則顯公治之端凡意有所會義有可疑者即以評斷系之評斷之不足則繼以發

揮發揮之不足則輔以餘論若夫議封建而考姓氏則國名紀備焉自是邃古之典燦然復明而向之恍惚存亡者昭如指掌其用心亦良苦矣曰路史絶筆于夏后氏削商周而不録何也曰此路史之微意也仲尼叙君道則首二典叙臣道則首三謨皆以粤若稽古引之明非後世所可企也稱至德于周獨歸重于文王而于湯武之事蓋闕如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平生褒許惟此一言其微意可想見矣故

成湯放桀自負慚德武王伐商义士非之德自此衰而利自此競後世篡奪之禍自此始也故路史削而不録其竊取之義蓋有在矣夫羅子以博聞强記之才于書無所不讀而布衣草屨困于蓬蒿睹時事之艱危不求聞達陸沉文史何止三冬勤成一家之言拾史記之遺文完千古之缺典其功亦不小矣而名不登于史冊書不載于藝文志不猶岐陽石鼓不見録於周詩者乎斯録也所以大路史而廣其傳也

夷堅志序

夷堅之名昉於莊子其言大鵬寥潤而無當故託徵於夷堅之志所謂寓言十九者此其首也有宋洪公景盧仍其名而爲之志雜採古今陰隲其報可喜可愕之事爲四百二十卷史氏稱其傳極載籍而稗官虞初靡不涉躐信哉今行于世者五十一卷蓋後人病其繁複而加擇焉分門別類非全帙也或謂神恠之事孔子不語而勒之琬琰不亦謬乎其用心乎乎則謂宇宙

之大事之出於億料之外者往往有之若姜嫄之孕傳嵒之夢獨非大神大恠者哉而垂之六經非漫誣以資談諱者固仲尼之所存筆也然則不語者非不語也不雅語以駭人也苟殃可以懲凶人祥可以遏吉士則雖神且恠又何廢於語焉何也蓋治亂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亂其運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治之於是乎爵于朝戮于市播于大誥而鑄于刑書人亂則天治之於是乎翼于無形呵于無聲錫奪其貫基而延縮其壽夭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故彝倫所以常存而乾坤賴以不毀也人之爲治也顯而易見天之爲治也幽而難明畧其易見而表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由作也夫人分量有限而嗜望無涯苦海愛河比比沈汩不㦎之以天刑而愉之以夙賦則覬覦者何觀焉故知忠孝節義之有報則人倫篤矣知殺生之有報則暴殄弭矣知冤對之有報則世讐解矣知貪詐之

有報則併吞者惕矣知功名之前定則奔兢者息矣知婚姻之前定則踰牆相從者恧矣其他賑饑拯溺扶顛攜孺與夫醫卜小技仙釋傍流凡所登錄皆可以懲凶人而奬吉士世教不無補焉未可置爲冗籍也景盧以文學世家而其父皓仗節使虜不辱其身三子述之伯仲競朗咸歷清貫名震一時史氏以爲忠義之報則夷堅所志豈種種矯誣者哉洪君子 者景盧之後胄也爲太保襄惠公之元孫秀雅而文刻是書而傳之庶幾乎不墜乎澤之遺者後昆繩繩則洪氏之食報猶未艾也

廣東鄉試舉人叙齒錄序

嘉靖甲午廣東取士七十五人維茲七十五人皆馳聲雅素受予品題嶙然物色無一崛起人下者予是士論翕然謂七十五子不負予許與而七十五子亦欣然自謂獲所知遇也公讌既畢廼展私好誾誾怡怡肆筵以齒則又比次姓字年歲與其世系盟而頒之曰長無挾少無犯

讓以將之世世無爽既成以告田子田子曰二
三子知禮哉古者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是故
敦誼而讓無弗與者抑予聞之古之君子其讓
有五輔主庇民論道弘化維容巖廊則以德讓
決籌宣力經營四方以急社稷則以能讓程課
會要黜陟迺行推良引苦則以功讓設儀辯位
班著序從王步有等則以爵讓顧瞻桑梓遨遊
里閭樂群合族則以齒讓五者緣情而出其尊
以時聖人修之以敦民行不可偏也今之君子

以齒讓者或知之矣餘不免有競心焉何哉昔
者虞廷命官群后相讓迨乎西周論鄉論秀亦
莫不讓不賢者讓賢者而出之曰某弗如也小
賢者讓大賢者而出之曰某弗如也故其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讓治也比其衰也而人
皆心競力爭以相雄長故其詩曰受爵不讓以
至于斯云嗚呼傷哉後世科舉之制興而士益
無讓隋唐而下爭名奪利之語往往形諸頌詠
以為美談獎汲後學虞周之風泯乎絶矣迺今

嶺南之士曳裾庠序校藝自奮者無慮九千人
與于選者纔百一爾其得者失者果皆以讓心
將之乎否也百一之中則又有長者少者裒然
首舉者偃然後列者及乎登名仕版以簡以詘
則又有能者否者升者沈者夐先達者蹇塞下
僚者果皆以讓心將之乎否也是故君子樽節
以明禮非以飾情也致恭以崇行非以邀譽也
凡以讓道存焉爾是故讓德則學尊讓能則才
著讓功則績孱讓爵則義明讓齒則仁洽五者

咸備其益無方故君子貴讓也今日之舉第以
讓齒云爾二三子廣之哉古之君子達而善讓
者莫如禹故大舜揚之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爭能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窮而善讓者莫如
顏淵其言曰無伐善無施勞然神禹之讓先之
敬脩顏淵之讓原于克己是故讓生于知不足
知不足生于學未有學不力而能讓者也二三
子勉之哉羅子木德等咸作而對曰今而後知
讓之為道大也詩云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疇敢

操上人之心以負獎訓

福建鄉試錄序

嘉靖十有九年福建舉貢上之典先是禮官言屬者士習纎華而文尚頗僻襲諸子以緣飾六經本末倒持非盛世事請令有司學官弟子令歲貢士諸不應經義者罷之謬進者罰其舉主　詔曰可禮官下郡國郡國有司莫不皇皇焉祗承　德意三五約束奬其賢者而懲其否者學官弟子亦莫不皇皇焉回慮迪矩盪滌瑕穢還

師古初以待徵令於是巡按御史王瑛奉　詔展采瞿然改容曰掄才重務監臨在瑛瑛敢弗虔廼博訪文學禮聘體立及教諭林一正主考試教授劉霽徐元孝教諭吳岳劉瑞爵劉繼科徐北劉以貞同考試以左布政使馮時雍左參政顧夢圭提調按察使嚴時泰副使沈師賢監試放於故貫而增其儀物百度具飭侈於前聞廼合提學副使田汝成登進之士三千有奇簡其可者九十人覽其詞率馴厚爾雅溫而不劌

文質相扶攟摭古今而折衷孔孟凡齊丹梁之脂艷莊列之譸張一無淄綴信遵義之昌言迎風而雅化者也僉謂可以貢矣廼列上名氏并其文而錄之序曰在昔神禹班賦九州徵其名物以供邦用命之曰貢而成周之制諸侯造士於天子亦曰貢蓋貢之言用也無論人物必適用而後供也夫賢豪之生於封域也與名物同珍守土之吏不得而私故有而不貢是蔽善也貢而不適是罔上也是以先王試士澤宮不彰黜

陟以罰不適以令於諸侯曰毋或不恪邦有常刑也夫閩東南之遐土也毛實不登於禹志瑞帛不輯於周庭秦漢之交物賦猶未入也至唐而始以人才貢嗣後浸浸焉盛庶矣我　朝南服大闢閩爲雄藩物産隱賑與江淮甲乙而英儁彙起紱冕比肩蓋山川之氣盤鬱而舒方隆未艾也故閩雖僻遠而織綺五金球琳璣翠楩柟篠簜橘柚之物凡可以備飭化旅苟匭者莫不布濩上國焜煌下陳而况於賢才乎書曰不

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故物以遠而貴士不可以遠而遺也且金玉糠潤追琢其章則瑚璉之器也大廈雲構舍陰啓陽則棟梁之具也經綜綸理黼黻衣被則綺帛之温麗也有一於斯亦足貿重於世而况大德不器隨用咸宜者乎今　聖天子躬親師帥以至德儀刑著誠遏僞抜其媮薄培養甚厚猶天地之於物也風雨披潤而土膏之也曾不踰月而海壤同流稟仰彝訓歸於周行亦猶萬物沐浴太和

而益長茂也故亭毒群有因材篤阜者天地之擇物也旁羅民秀淑慝差分者聖人所以擇士也故貢雖任土而作不強所無然猶第其良窳以論及舉者所以謹侯度教民作忠也今夫秉贄以供交際有不適者尚非所以表敬况貢士於天子之庭乎故夙夜怔營懸脩衡鑑者主司之責也苟名思義無[illegible]僞言由衷而行稽始[illegible]終士之介也方主司之求士也蔫日苦心捐[illegible]情孰不欣然以爲希世之奇珍哉迨乎占籍榮次往往移易前脩坐貽玷缺者塗外之巧難窺而麃終之策未令也故懷珉褋瓊眩符采以取售者敝物也嫵媚言儀包伏奸諼以潛徼富貴者敝士也二者皆不可以爲貢二三子充賦茲鄉旅庭有日矣得無有甘辭給進而大謬操持者乎　聖天子右文隆化而俯矚與渫不可欺也假令舉澤宮之典循名責實簡其庸違以論及舉者則愆靖獻之誼負採擢之情已非所以無聽論報也故原古者制貢之義而因之

以規夫是舉也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温抗梭南粵節制茲邦提督南贛右副都御史李顯紆猷贊武雅志好文右布政使車純右參政梁廷振左參議徐樾副使劉應授傅鳳翔僉事曾世問陳洙侯廷訓鄒維嶽都指揮僉事李鐙李樾襄翼於外綜理惟虔副使沈一定右參議曾存仁都指揮同知王國賢先期入覲亦竚事服勞者也於法得書

少師夏公奏議序

蓋聞上聖作必有名世之臣景運昌而後有光
天之業是以阿衡傳説保乂殷宗周公召公寅
亮周室莫不對揚休命敷奏嘉謨潤澤鴻圖恢
張垓績者矣迨乎叔世上下之交鮮克媲德而
參差異代者慨不同時賈誼策倂伊管而丹懇
不鑒於衮旒陸贄志幹璿衡而秉用不登於鉉
軸則納約艱於契合讒嫉巧於睽攜嗟乎斯明
良之懿寥闊於簡編而雍皞之治罕覯也粤我
少師夏公稟間淑而無雙掩瀛寰而獨步學開

武庫儲萬卷之菁甤道叶千樞綜兩間之經緯
藻思發而煥若卿雲風範凝而蔚如岱嶽又遇
今上皇帝德配蒼旻化覃玄造憲媲周以立準
錯三五以成章簡毗英豪煇煌禮樂凡以我公
會遘雲龍契懸柱石摛揆皇王之蘊翼匡述作
之權自陟瑣闈日陳讜蓋繼躋省闥益闡論思
抨彈闕狀而申振官箴汰黜倖員以滌清仕版
剔青羊之蠹本籯屛昭蘇刷幾服之公田戚右
襲戢肇議　親蠶遂襄　郊典此其建白梗槩

可述於諫垣者也正　立澤之位贊禋報於玄
黃秩　宗廟之儀廣孝饗於禘祫欽若五常之
教夙夜寅清敦叙九族之親協和上下信乎參
駕夷夔勤勳旂鼎此其建白梗槩可述於南宮
者也至于遼左紛紜運籌者定吳會草竊豫策
翦除則又總文武之資猷稱禁帷之頗牧是以
赤衷上徹　宸眷彌深既投魚水之歡復切股
肱之任召對踰於三接顧問何啻移時其或事
關密畫時有急宣孰云顛倒衣裳仍歸整暇即

使披瀝滄瀚愈見詳華蓋公性樞神縱故左右
具宜朗鑒霄懸而端揆有體五官並舉思若涌
泉九制齊揮敏同倚馬藐焉小子曩備下寮徒
參屬草之班曾靡起予之助而公居謙推美奬
藉獨優連歷兩曹久塵法從一違蘭署頻播炎
荒頃以覲賀之行謁公政府公撫然迎謂曰珥
筆臨文往往拊髀於吾子也耿予心曲託子宣
之遂出示鉅編屬令校閲汝成展誦隔歲緝勒
[illegible][illegible]總凡奏議若干篇分爲諫垣南宮兩集黃

閣封事則不敢采列其間竊以造膝所陳樞機密勿非外庭所聞睹也夫公居有承家之孝出弘補袞之忠言舒華國之文行卓經天之業爛然斯集海宇同瞻矣而苛妳纖人妄加瑕疊者盖公廉隅峭潔靡沾澳涊之埃襟靈恬曠素耻奔丐之請故抗鯁介而無憚大寮疾回任以疊攻魁佞義關國是毫髮猶爭利涉身謀丘陵不比是以朋謀參妬沾媚當塗謂公倜儻宦衢疑從倖引向非 皇上垂紛淆之察堅特達之知則東陽絳灌之陰譖不獨於賈陸而興嗟也夫以公之名實光偉首出人倫試探炎漢巳來誰可比伍天之鍾美若此譬之麟鳳必祥於熙代瑚璉必薦於明堂而欲公爲排遏使之汨沒晶熒偃蹇常調世寧有是理耶昔歐陽文忠大不理口而文章氣節照耀古今矧公所遭罹無過纖芥故辯誣諸疏亦綴次末編名爲外集將以表公隱微底裏咸可對人而更涉艱危不專順境也

西湖遊詠後序

夫登高作賦者表大觀之雄懷釋戀冥搜者顯通玄之雅致是以仁智之性山水爲娛文武之道張弛迭用自古蟬蛻之彦豹變之英鮮有不託慕雲霄放情丘壑者也雖然濠梁之樂必莊惠而偕蔣徑之蹤非求羊莫儷何則披襟領契知己良難况乎方駕詞場連翩藝苑疊埍篪之協奏宣黼黻之奇葩者哉粤我五嶽黃子秀稟上靈業成獨步負沉鬱之思拓奥衍之才用能包吞百家驅驟千古氣同子建而文藻蔚敷博如張衡而綜覈確徵抗浮雲之志茂朱輪之外榮者飛遯之貞敦白華之純孝是以海內推轂人倫仰鏡求之素流嶄然罕伍矣伊予蹇劣寔取因宗傾蓋披顔片言莫逆昔叔向聆聲而攬袂李邕識面而論交古今人情信乎揆一廼黃子渙遠遊之興寓眷西湖鄰丁洽競爽之心主供東道千里命駕嵇呂之願無違嗣月交驩雷陳之好益固况乎節開獻歲景淑蘭春山麗日

而揚輝水泮澌而增潤外物呈美中懷有融逸
韻格于卅霄遺思育于玄夜窮觀極討勝地咸
周命札操觚綺首昝緬昔康樂石門之詠恨
乏賡歌右軍蘭亭之禊賞纔窮日豈如茲遊之
樂既久且諧善乎靈運有言道可重故物爲輕
理宜存故事斯忘夫道重篤詩書之好物輕齊
榮辱之分理存陶性命之和事忘釋身世之累
斯則賢達之本衷高明之朗鑒也自非行葦疇
與評量總凡所得五言古詩若干首緝次右方
近體雜篇裒爲別集庶使攬觚不淆風致各得
云爾

西湖遊覽志序

海上之士往往談蓬萊三島之勝恍惚渺茫莫
可踪跡豈若西湖重青淺碧抱麗城闉陸走水
浮咸可涉覽况帝都之餘藻飾華富即海上之
士所稱珠宮貝闕琪樹瓊花當不過此宜乎勝
甲寰中聲聞夷服也然海內名山率皆有志而
西湖獨無詎非闕典曩歲五嶽山人黃勉之嘗
謂予曰西湖無志猶西子不寫照霓裳不按譜
也子盍圖之時予敬諾而五六年前宦遊無暇
迨乎宅憂除服聊寓目焉風景不殊良朋就世
言猶在耳負約已長因念古人踰祥授琴將以
舒其死結開遂作賦用以感於幽冥予不敏竊
比山水於笙歌擬佔畢以酬諾一物二義爰契
我心於是紬集見聞再證復討輯撰此書敘列
山川附以勝蹟揭綱統目爲卷者二十有四題
曰西湖遊覽志裁翦之遺無收並蓄分門彙種

爲卷者二十有六題曰西湖遊覽志餘客有病
予此書多述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導慾宣奢非
以長化也予則以爲志者史家之一體也史不
實錄則觀者何稽焉故秦華終南守國者恃爲
金湯之固武夷鴈蕩棲真者隱爲解化之區嶽
麓鵝湖講學者闢爲都授之所西湖三者無一
居焉而欲諱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假借雄觀秖
益浮僞爾史家不爲也客又病予此書名繫西
湖而旁及城市聚實不符予則以爲西湖者南

北兩山之秀液也南北兩山者西湖之護沙也滋靈釀液條貫同之若非元本山川要原別委則西湖之全體不章故旁及城市正以摹寫西湖也學使文谷孔公嘗覽而嘉之曰殆郡史也美剌具陳欲爲錄傳而以憂去侍御紀山曹公亦欲錄傳而復以憂去至是侍御劒泉鄢公按部兩浙政肅風清博雅崇文垂情藝苑布憲之暇訪及此書覽而嘉之謂郡守嚴公曰是誠郡史可以傳矣嚴公敬諾屬二守丘公綜理之而民部秋軒薛公水部洪宇王公咸榷稅於杭聞茲盛舉亦捐貲焉未浹四旬勒梓已竟竊愧才綿識昧筆削無方衍緣蛍冷虛上官之雅意楮宜覆瓿貽大方之哂言桔肯肯其闕畧彌其訛謬裒爲別集被我寵光是大願也

西湖覽勝集後序

蓋聞羽化者逋籍蓬瀛飛遯者逃名箕濮雖秉聰殊科而出塵則一若夫文英墨客抑又異焉探山水之清輝發仁智之玅用搜奇摛藻變龍鳳之華章六義間作可以解沉痾而舒壹鬱流聲冊青斯亦飛遯之小乘羽化之亞匹也鈎玄沈子脫穎吳門符彩秀峙少堅豹隱之操偶膺鶚薦之典然而神交耳鵠夢結煙蘿有夙尚焉由然泛洞庭杭震澤遡洄江淮徘徊齊魯馳騁燕趙之墟覽　帝都之巨麗心目軒朗豁然大觀矣竟遭數奇之累抱幽憤之疾息長驅而返初服方將登會稽探禹穴停橈海上睎髮衡陽盡攬方輿之勝於是宿留錢塘翺翔鷲嶺乃有虛宮周子雙湖繆子藝苑名流相將幽討時維秋暮天宇泬寥草木脫而山青煙波澹而水秀絕綺羅之點染屏歌歈之咣嘵意况峥嵘聦聽俱爽凌高鶩遠可寫坎壈之憂拊景興懷宜展登臨之賦乃紆方躅頓我草堂徙與升頓湖山盤桓旬日因念往歲嘗與五岳山人春宵步月[illegible]靈隱之危巔披鶴氅躡獅峯臨風長嘯百谷一音飄然有遺世之想自謂宇宙間領畧者有幾乃今俯仰十二年山人化去勝跡陳蕪而予

復來此嗟乎郢質云亡既感山陽之笛賞心重
晤忍觀濠上之魚羣公倡和凡若干篇而予作
絕少蓋自猥巴人難酬白雪爾若夫覽勝次第
則鈞玄之敘詳焉

東覽篇序

東覽詩一帙少玄皇甫子子安行部浙東時作
也皇甫子秉憲握符督察郡縣吏治難稽而浙
以東負氣喜訐訟牘殷湊行部之使往往汨沒
簿書郵登檢覈猶憚弗給尚暇舒紳緩帶徜徉

藝圃若儒生哉皇甫子巡軺所歷屬意高遠山
情水況儻値其心咸歸賞鑒輒發藻詠以黼黻
靈華居劇晏如無煩裒悃何其工也吾聞皇甫
子臨政敏晰詳而不擾几無沉案獄無停囚藉
令百牒紛披不崇朝而報竟徙倚齋閤便以文
字自娛借興林壑是蓋仕學兩優緩急有序者
謝靈運幽蹤雅致流連蕭散之懷暢于永嘉而
病于廢政柳子厚精裁婉託鬱快無聊之感宣
于柳永而失於尤人乃皇甫子含和茹泊慮絕

貪競故多忘機之暇惘時迪志靖共攝職故詮
滯滛之遊寄言上德駕象玄珠故深達生之旨
氷壺懸抱俗韻都捐故滋糜臍之悔言念同胞
饑渴未副故申離索之思是皆興會軒舉調緒
諧合澄江遠岫莫匪良知灑練胷中屛放歌舞
斯則清曠之襟期謝世纓於澳沼者若曰枕石
漱流之樂非登車攬轡者所宜躭彫章縟采之
談豈報主策身之上務是以風墖染皋蘭榛樊
爲海鳥侯方今吳下皇甫氏以詩學稱家伯仲

競爽信乎珠樹叢英照耀庭戺他日花萼有集
茲特見其一斑云

鵩鳴集序

蓋聞鳳皇喈而賢才昌平露生而百職敘鵩鳥
鳴而下有遷人氣類感兆有明徵矣自古遷人
阨窮楚服者莫若屈平其次則賈誼遼隔數百
年而太史公引以同傳其言曰小雅怨誹而不
亂二子以之然屈平行吟憔悴卒以自沉賈誼
自謂輕去就同死生而不免壹鬱以齎志達人

大觀者固如此耶是堂俞子慱貫經術聲振上林緒宻思清藻翰精贍然雅調不諧於俚耳蛾眉見嫉於宫群項以比部郎官出就楚藩司理楚風善怨雖賢者猶或淡之而司理冗官又非所以居停文士也俞子裒抱冲粹絶無憾尤山水遨遊寮儕徵逐或撫時觸事聿萌魏闕之思往往形之歌謠六義間作莫不旨含風雅藴發性情不爲憤懟諷刺之詞以傷和平之體達人大觀之義殆庶幾焉不然以栖子厚之才華伍猿鳥而賦囚山辭則戚矣白樂天之曠逸聽琵琶而濕衫袂趣則卑矣懷瑣瑣於窮通雖文何足道也俞子居楚四年而量移越郡去之日輯其在楚時所著年爲一簡分凡四卷以呈學使三石喬公讀而嘉之爲之題曰鵠鳴集從諭所始也予因得而卒業焉自今往也俞子方將羽儀霄路效瑞明時屛鵠鳥於柜山賡鳳鳴於阿閣矣

治邑要言序

夫縣令者握百里之筦鑰譆群黎之怙恃綜六典之權輿故身兼師帥論秀賓賢則元宰之銓鏡也劭農等賦子育元元則版使之圖會也闡倫章教協和神人則宗伯之寅清也重關宻覘以禦暴客則司馬之張皇也明罰飭法屛袪嚚慝則士師之詰禁也營繕有經澤梁無圮則共工之程度也况乎九重宵旰豐澤天施非令莫究紘紀卑懸藩宣臬察非令莫承閭蔀輿隱抱膺新恩非令莫白故令也者所以賦上德達下情佐佑百辟西漢已來即爲名秩　昭代之制奬毘尤崇臺諫曹郎率由茲選故嘗夷考往哲參證近睹凡善於令者必善於他官爲其涉歷繁殷而守堅識練行卓於初服而譽引於後塗也第其階庳易玷務猥多辛故釋褐之英一行署令鮮不弛憮既而騁才者躓於更轍昵志者亂於棼絲淺衷者僨於磯激畢節者敗於利囿遂謂弊氓難撫巖邑難居是直人負令爾而令何負人哉南湖徐公以名進士出尹峽江維時

邦逢新造人狃宿頑路屬銜津諸艱弁集同列憂之而公頓慨然曰茲非自效所耶然猶懷坎慄之懼恢虛受之量傳諏者舊鑒閱簡書有關政理者悉歸裒採善雖纖而必法惡雖耿而必誡蓋身未離於都門而神已周於封域矣迨乎視篆尤慎圖回興革所經動中肯綮故鎮煩剸劇盤錯咸披則若朝歌之最風抗雲冊氷王其操則若萊蕪之介強綏弱撫民阜物馴則若中牟之惠是以碩問蒸騰憲臺竣陟自茲而往莫

匪亨徧信乎善於令者必善於他官良以前修爲之張本也暇日則輯其故實文以昌謨最凡一十四種命曰治邑要言頃按閩中時抽論緒廼大參梁君廷振憲副劉君應授憲僉郝君維嶽請而誦之咸曰是可梓而布也屬予條次而予復漫引其端漢諺有之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茲非已成耶傳播下屬盍以見公之標準端而嘉惠廣矣

賜閒堂稿序

賜閒堂稿者少師夏公歸田時雜著也公以命世之才受知　今上明良之契褒焉寡儔是以一德輔承昌明鴻業盡倫盡制郁然與周雅同風兼綜千古忠勤良茂矣尋以松楸繫念懇疏乞歸　皇上閔公之勞而難公之代躊躇未許顧以他辭賜去弛張揚抑顛倒端倪殆有深意焉而公則聞命感泣曰臣犬馬不任馳驅自今有生之餘年皆　陛下所賜也歸而名其堂曰賜閒雖然　皇上豈能一日恝然於公哉釋念

名言罔不垂聰而公之羹墻對越如覿　天顏蓋腹心之報重則休戚之情通非若他人之去國者上有賜玦之名下引懸車之禮則畎畝巖廊寔泥夐隔矣故公之去國僅三歲爾元辰聖節馳戀　闕廷則有起居之疏賜金賜幣賜復卿輔則有謝　恩之表省展丘壠悽愴孌懷則有祭告之文賓朋高會桑梓徘徊閱四序之和平假六義以宣鬯則有詩有詞誼敦雅素仁切撫孤敘德銘勳以備信史則有碑有誌總凡

四百二十七首名曰賜閒堂稿頃以 璽書促
覲再陟台階道徑錢塘出是編以授汝成曰此
吾歸田時雜著也子其爲我序之汝成受而釐
之次爲十卷以復于公公以授侍御曹君忭曹
君故館閣名士受知於公爲之校其訛謬諜於
侍御楊君九澤而梓之楊君者亦公 廷閣士
也同按浙中遂以授杭州府判羅尚絅監刻焉
竊惟古之大臣文章功業鮮克驗美而明農反
服又罕登庸至如張曲江託賦白羽志在惕讒

裴晉公綠野沉冥忘情拯世白樂天結社香山
晚迷佛旨踈太傅辭榮遠辱樂取揮金之數公
者或遘奸佞之會或逢衰亂之朝或多慾以逃
禪或先幾以避禍雖嗜好有適而芥蔕橫胷詭
曰優閒秪自飾耳乃公內有 聖明之倚賴外
無朋比之摧如運際熙雍遑陲靖謐故得從容
林壑無佚無荒挹山水之清暉陶風月之佳趣
抒爲文藻既正而葩蓋公玄襟冲澹念泯熱中
機事都忘物我無競故受命無飲氷之感爲園

有狎鷗之娛不藉聲色以怡情而騁玩翰墨之
閒自有天然之豫暇矣譬諸從龍之雲霖雨四
澳而歸依巖岫棲泊無心又若瑞世之鳳來儀
阿閣而止曰提扶九苞容與故公之當朝秉軸
也雖王事鞅掌不忘委蛇之儀其解政還山也
在澗考槃適協恬曠之素是其出處進退無適
不閒而顧曰賜閒者竊以公之閒非因賜而後
有也第以侈 優假之深慈表乞歸之始願爾
雖然安石不起其如蒼生 皇上注念耆德師

帝久虛 覲謁之晨獎錫稠疊則向之以他辭
賜去也謂不有深意於公哉謹以近日所得恩
紀詩一十二首附刻卷末將以明公受 主上
之寵榮圖報未艾而不易賜閒之名以名編者
蓋公之心亦欲無忘疇曩云爾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衡　私抄

序

贈福建按察使嚴公入覲序

我朝以按察司監臨藩服有長有貳咸得持印專薦劾其權等埒也三年則按察之長大計郡國之吏朝於　京師合群貳所薦劾者與天官都御史廷論之丕彰陟黜故都御史臧否人物于內按察使臧否人物于外內外之論定而天官行之其權又等埒也其後以御史廵按藩服與按察互糾而薦劾之權盡歸御史御史良則從按察不良則自用蓋御史孤而偏不若按察長貳偶故能審以確也獨三年入覲則按察使猶得面薦劾如國初時而御史顧以奏牘往奏牘雖嚴不若面論者之審確也故為按察者太寬則下玩操切太急則下危品藻人才亦已難矣朮山嚴公按察福建五月耳懸明秉公綱紀

紀理百度改觀其年冬將奉　制入覲適合同寀大計群屬稽其治狀諏詢既周洞屬底裏於是群屬莫不蹶然憮然賢者欣得自見而不肖者懼無所容也時有崇廣大之議者曰包荒仁者之量也體念下屬數藏海涵公其行哉有以蹈厲之議矯之者曰搏擊按察之能也剔蠹鋤姦相彼鷹鸇公其行哉予以為二者之議皆偏也仲尼有言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以身取人無弗當矣而役志於寬嚴是徇外也能無偏乎朮山公以治禮名家博學迪義絜己奉公馳聲雅素咸於禮乎取之蓋禮之道通於政而於刑尤切禮與刑表裏者也按察司提刑以肅下而以禮繩之斯良按察矣故禮也者莊敬以為本而易直子諒以為用莊敬則不忽易則不苛直則不回子則人愛之諒則人信之持不忽不苛不回之心而人愛且信臧否薦劾有不當者鮮矣此則朮山公取諸身以律人者也而更何役志於寬嚴之辯也同寀咸以予言為然遂徵而書之

以爲贈

送叅議陳公之官廣西序

予甞涉南海跋夜郎翱翔桂林陸沉炎裔訪古撫今跡山川之源委覽形勝之周防諏夷索之情僞決戎務之緩急喟然嘆曰嗟乎茲非終身受用之區哉吾雖病謝乃今談邉事纚纚乎若倒囊而出物也夫人患無遠遊之志而抱負得之私爾苟才欲顯於艱難志恒甘於澹泊則在彼猶在此也而何鄙於邊方哉五山陳子傑才

也自閩臬遷粤藩叅議以予新自粤藩來曰以粤事爲問予先談其難則陳子慨然深思也繼談其易則陳子欣然若有釋也終而予縱橫其難易則陳子髩然復疑而予則與之引酒擊節運箸而畫之曰無難也無易也如此而難如此而易爾則陳子翩翩然喜溢眉廣身欲留而神欲往者屢矣予因以識陳子之往有爲也夫廣西外捍交趾内屏湖襄爲南維重地然半荒服也治異中州故夷酋難馭爲兵事難綜弊吏難轄軍官土官姻聯瓜葛爲之嚮導探我底裏怯膽寡謀則跋扈以嚇我投間納賄則役我如奴况乎賞罰乆淆疑憤世積即有約束抗閣不行故曰夷酋難馭也猺獞諸蠻陸山伏穴喜則人怒則獸縱而惡法懲而易收託寄豪右之家爲之陰蓋齟齬其間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利則掩慝埋奸千方居解不得利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震驚官府徂我不察輕舉損威釀成酷禍迨乎臨陣決策呼吸存亡百慮攻衝頭鬚爲

白故曰兵事難綜也嶺徼守令半出遷謫之科非耄則玷包含愠憤以齮齕其民職業不修而怨上官之覺察容之則廢法稽之則反啓機宜所關往往漏洩敗我所圖故曰弊吏難轄也雖然是烏足以動豪傑之襟懷哉吾能秉廉以飭法守信以布令推仁以體下好問以聦遠則難馭者讋矣吾能章示好惡離其陰蓋亦心所加險谷畢達刑必懲於首惡兵不蔓於非辜好謀於先事而決策於臨時不得已而用之非萬全

不發則難綜者理矣吾能端儀立準齊威以臨
之寬而不隨明而不訐則難轄者服矣夫丈夫
生而桒弧蓬矢以射四方所以明有事也廣西
雖遠險寧不愈於匈奴哉班超投筆而興馳志
陰山之北遠遊固豪傑之所欣躍也昔者予友
陳弱寶之官嶺右其友驕無狀者戲之曰此亦
善地可寬居之弱寶曰是雖謔浪可以規我遂
名其居曰亦善堂而予在嶺右時弱寶復誦其
事於予予亦名其堂曰亦善而爲之說曰亦善

者苟美之義也孔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終於
苟美而已矣夫人貪得之心生於不足不足者
喪德之媒而亡家之本也人能以亦善存心則
粗糲苟充不必膏粱也布帛苟煖不必文繡也
爵祿苟安不必奔競也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夫由前談之足以恢遠遊之志由後談之足
以弭貪得之私然則廣西雖遠險顧非終身受
用之區哉陳子嘗以御史巡察江防鹽徒爲亂
勅兵勦之一叱而潰乃今按察閩會操潔秉公

綜理周密門無私謁囊無長貲信乎才已試於
艱難而志雅甘於淡泊者自茲往也學將益深
而名益顯矣于是同官劉子輩嘆曰善哉田子
之談邉也核而有徵聽之令人忘倦矣請緝予
言以授陳子曰携以往試其言果有合乎他日
幸書以報我也

贈福建按察司副使劉公序

田子曰毁譽定於久淹速遘於時才不才察於
政庸不庸隨乎人四者錯綜以持世者也故或

以譽速亦以取淹或以毁淹亦以取速才則庸
或以取不庸不才則不庸或以取庸合弁齟齬
孰縱横是卽有龐若夷齊勇若賁慶巧若般倕
賢若冉閔貧若原季寵若衛霍顛倒其間一携
一擠孰能違之畧其始而稽其終其論迺公其
譽迺崇其庸也無疚於衷故驥以久力金以久
鍊才以久彰毁以久白不才而譽而庸者歷久
則缺故曰毁譽定於久者也淹速遘於時者也
才不才察於政者也庸不庸隨乎人者也劉大

夫舉進士郎於刑曹明訊鞫雪冤滯恤囹圄囹圄之人死者含恩刑者袪怨廼遷兵曹簡乘伍督訓練拓射圃以便校閲觀者如堵廼陟工曹嚴規制勤省試黜浮巧周會計贊襄郊廟以成典禮肆無遊工國無濫餼廼晉副閩臬閩臬之長頻欽而大夫代之飭律令一約束警奸愚嚴扃鑰增防範修廢隧接弱以禮馭吏以則與民以信出無謬程入無沈案諸大夫咸曰劉大夫兼才也閩之士民時時謾驚曰有報矣劉大夫

叅政萬藩矣總憲某臬矣旣又曰何不遂叅吾閩藩而總吾閩臬也及今四年矣弗遷而前御史行部者亦弗薦也諸大夫與閩之士民則又曰劉大夫兼才也而弗薦以遷豈其毁耶譽弗崇耶才而淹弗庸何也今御史王公廉得之嘆曰人信難知哉遂以特剡薦諸朝極辭褒奬而銓部者亦兩推焉於是諸大夫咸喜曰劉大夫自此升矣公論白矣而閩之士民又謾驚曰劉大夫今遂叅吾閩藩矣總吾閩臬矣田子酌酒以慰劉子又酌酒以諷諸大夫曰公等亦知滇僰賈乎昔滇僰賈負奇劒鬻之三年弗售也持以問都伯騎都伯騎曰汝劒奚售也銛而弗飾滇僰賈曰劒奚取於飾也都伯騎曰劒無取於飾而子都之人方取飾也故彫幾鞞琫縷鐔彩組被以翡翠帶以珠璣即鉛刀鬻矣賈而懸之雒湛盧弗覿也諸大夫笑曰然則吾子欲劉大夫之飾之耶田子曰於劉大夫奚飾矣廼今脫穎出矣譬若良驥無金久而知其鍊以力者也

贈浙江布政使連公應召入覲序

嘉靖庚戌秋九月邉圉有南牧之驚 上用廷臣薦乃簡中外羣工文武兼資可備干城之選者十餘人馳 召諸 闕于是白石連公以浙江布政左使與名其班居無何堠烽息警京師解嚴廼擢公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客有訊田子者曰連公此行社稷之衛也不長城之託而河上乎逍遥得無求之亟而用之紓乎田子曰僕野人也未測于政竊意廟堂之上殆有深意焉

蓋今日之政莫重于邊備而通漕爲急莫急于漕務而治河爲難河道之跐蹇漕務之淹速關焉漕務之淹速邊備之利鈍關焉故欲芻飛粟走百貨流溢以實京師而給塞下則治河其首策矣河道之所治涉歷燕趙衛宋齊魯之墟踰淮並海之地南北經畧數千餘里非有通方之見者不能周也廟堂之上以此煩公殆有深意焉而豈曰用之紓乎況乎緩急異施者察時之政也出入無常者王臣之體也萬一鴈塞龍沙

報警如昨則公又將移鎮以往以收敵愾之膚功恐未得久淹河上也客曰今之國是君所知也不患人才之乏用而患委任之不專連公雖名世能保國是之無二三乎田子曰僕野人也未測于政竊嘗聞之行之修也不至則人之信者不深誠之積也不厚則感之孚者不速連公故館閣之儲英也不阿權宰出任臺察翺翔藩臬之間自筮仕迄今二十五年束修志行無替初始誠之積也厚矣故沈毅之容可以絕請託端方之操可以振法執練達之識可以運籌畫碩德爲望簡注　宸衷薦剡一披而辟書立下精神感召有默契焉固無藉于先容者之結納也自茲往也際雲龍之會校魚藻之歡宣竹帛之勳末山河之誓者則今日之舉爲之兆端矣而何國是二三之足憂哉昔魏文侯不啓盈篋之謗章而樂羊竟中山之伐唐憲宗不聽佞臣之臆說而裴度奏淮西之功雖二君之任用不疑抑亦二臣之歸誠有素爾連公斯舉得無象

之然乎連公既去而代之者虛谷姚公也交承之際不獲面焉踰年與其同寀請田子而語且曰君與連公同年進者也于其行也曾無言乎田子曰僕野人也何敢承聒于邦君當其行時適有境外之交亦不獲面故闕言也因述與客問答以語姚公姚公曰斯言也可以贈矣聞諸連公矣殆幾測于政者也婉而有思請序以爲贈於是乎序

贈河南按察使高公序

嘉靖庚戌夏五月白坪高公以浙省叅政　覲
賀請　闕會河南缺按察使吏部以公資望卓
越疏名以請　上可之先是省寮以遷出者則
處者例有贈言白坪公聞　命闕下夙夜之官
不復出自省中以故贈言獨缺明年左使扈谷
姚公謂右使西潭汪公等曰惟茲舊典不可獨
缺于公乃暨羣寀徵言于予以致遐悃予則聞
之贈者增也謂增益其所不能也故言者無所
忌避而[illegible]德者有所持循乃白坪公西蜀世家也

夏族白坪者七世矣策名科第者九人焉皆有
聲仕版社號德星公以清貫偉齒纘承祖烈而
又器局閎遠風裁峻朗才識精敏流伍所希其
閭見博矣其效法良矣家庭之間固官箴之所
自出也而奚俟于予言雖然予則聞之楊園之
道猗于畝丘言汙下之見或有介于高明也成
雖不敏願有誦焉夫河南海宇之中土而成周
所管卜宅也藩屏京師關隘函夏爲方鎮重地
襟山帶河聯絡燕齊秦晉之疆而成臯函谷崤

阪方城之塞天下稱雄焉故其險阻易據大梁
之墟四通八達水陸之會其地夷曠易戰故猝
有烽塵之警閭閻殷阜重禮教寡諍訟其民質
朴而易凌故吏多闕狀吏闕狀則刑罰不中而
訟愈多訟愈多則良孺不安猷敵而亂易起以
易亂之民而乘易據之險馳騁于易戰之地則
藩屏之勢日孤故曰刑者治亂之本也而河南
之治亂又函夏之本也古者議刑之序曰大刑
用甲兵[illegible]次斧鉞其次刀鋸其次鞭朴鞭朴之

用不中而後兵甲之戰不息故剷盜之萌而救
亂之始莫要于提刑況按察之權無所不統而
兵刑尤急是故秉律令雪冤滯分淑慝則權同
司寇飭兵戎詰姦宄戢暴畧則權同司馬察吏
狀之闕最定賢不肖而進退之以揚清激濁則
權同冢宰而按察使者則又總各道之權而綜
理之故非兼才莫與也昔在成周周公召公夾
輔王室分陝而治河以南者召公之所臨涖也
三監之亂遺孽欲起公寔撫之嘗聽訟于甘棠

之下後人思其德而愛其樹爲之歌曰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然召公用刑而人無怨者其故不少見于詩焉及讀尚書召誥一篇又復于祈天永命而歸重于顧畏民碞之語然後喟然嘆曰此召公之所以感其民也夫召公以齊聖之德都太保之位秉方伯之權而猶顧畏于碞險之小民則其懷洞屬之心布哀矜之政保抱携持者無所不至矣此則召公之善于提刑而暴亂之慝不復作也白坪公器局閎遠則

文武之用莫不宜風裁峻朗則綱紀之儀莫不振才識精敏則古今之變莫不達如前所陳公固優爲之矣而奚俟于予言白坪公誠以召公爲法則所以永甘棠之譽者夾輔之勳者必有道矣此則諸公徵言之意也

送俞翁蔚養還山序

敷齋俞公按部吳興秉公布憲持平不煩而又明慎以裁之潔白以士之是以民有餘懽而官多暇日循行之隙不勝陟岵之思眷眷庭闈白

雲在睹乃迎其尊大夫某翁於官在色養勤渠一日翁謂敷齋公曰吾歸矣吾躬稼足以給伏臘灌園足以充賓需不欲久溷汝也敷齋公潸泣而留之則又曰無傷也陶侃之母不受潯陽之鮓古今美談使吾以洗腆累汝非心所安也君能盡心民理貽我令名即所養多矣奚在於區區甘旨之羞哉敷齋公不得已乃卜日戒行扶送於霅溪之滸斯晨也風薰日朗槐柳垂陰亭列長筵賓寮助祖稚孫摻袂愛子稱觴檥棹

停驂悲歡騎集觀者感嘆以爲榮慶盛事錢塘洪楩見而圖之述事於某請序其首簡予惟小雅之篇有之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夫孝子有潔白之德而後備循陔之養然後親心怡焉敷齋公秉脩至行如玉如瑩小雅所稱無以加矣吳興物產殷富如以口體之養則烏程若下之釀顧渚紫筍之茶巨口細鱗之鱸晨凫露雞之脯皆可以陳水陸而薦庶羞者而翁不屑啖之顧曰吾不以洗腆累汝義

方之訓不亦厳乎昔者毛義捧檄攝令尚為親驩潘安仁板輿家園猶張賦詠乃敷齋公星軺鳶服照耀青春勅誥日隆褒封荐侈則所以順悅其親而私衷慶幸者不更有加哉斯舉也吏民瞻仰風教四馳又非特士林艷羨而已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敷齋公有焉圖而序之宜矣

贈翁長公序

[illegible]浦之滸舉登之村有翁長公者蓋南海聞人

云長公以仁義信于其鄉鄉之父老子弟無賢愚咸知長公長者也有曲直詰門求白長公款款居解之兩家定棄仇讎去有短事輙相戒曰長公得無知之嘉靖庚寅潮陽大歉縣令議賑事而難主者以父老言持羊酒詣長公頓首請曰願以屬也長公不得已許之乃度丈錢穀計戸口序給有差惠周而不濫頃之境內盜起漳寇亦抄畧海濵縣令皇恐復庭詣頓首以禦盜屬長公長公不得已又許之乃部勒子弟壯者以什伍自衛夜半有盜擊其鄰村長公聞哄纓冠屏什伍掉赤臂往諭曰嚇何為者我在此也盜聞長者聲投刃羅拜長公曰是家貧多喪伐喪不義剥貧不仁公等壯士適困乏何不告我當有賑也盜媿謝去已而漳寇聞長公名戒不敢犯境尋亦解去邑人德之為之歌曰嗟我有生長公是寧陰隲孔明報以永齡嗟我無死長公是起陰隲孔邇報以賢子蓋長公有三子皆業儒而伯子仁夫以進士為戸部郎是歲奉

勅行賑饑甸饑甸之民到今頌之曰翁父活我仁夫今為廣西按察副使分巡左江左江之民懷恩而惕法諸土官咸帖帖斂豪股弁而脅息矣田汝成曰予嘗觀風海隅聞縉紳言翁長公事未嘗不色喜心動也人亦有言堯舜不垂衣不足以令三戸此非通論君子居其鄉睦以協踈異媚以篤族屬任以急囏厄恤以賙匱乏而本之以孝弟將之以忠信其薰人而化之也不盟詛而喻不櫝楚而威故曰施于有政是亦為

政安假于冠裳朱墨也在漢陳太丘平心率物
而鄉之匪人皆甘刑而耻短以爲古今人不相
及乃長公方之同否何如哉天之福善降百祥
也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故曰天籍有紀非終
則始乃長公享遐齡鞠賢子蔚爲名臣始終戬
穀與人之頌天從之矣又曰家君之德大類長
公人言天下皆若家君則結繩之理可復乃長
公今年六十六矣少家君五稔其治行離祉徃
徃相似哉言善不必報仁不必壽者豈確論哉

予於長公爲通家子於其生之日序以慶之且
以副告家君也

咭叅將李君序

有苗弗靖于都勻者三十年矣頑弗克翦都御
史陳公忿焉計必滅之詔許所請廼謀帥于三
司大夫時李君以潯梧叅將屏㞐山中諸大夫
舉以屬事曰名將也勇而有謀陳公乃檄李君
李君亦毅然作曰敵愾效忠敢以投閒爲解遂
偕諸大夫督軍並進環賊窟相持三月賊益惰

弛李君出奇計夜冒雨襲賊營賊大驚潰斬首
六百人諸軍乃罷陳公上其功進俸一等頃之
賊孽復作陳君問計李君曰是未可以猝
破也曩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狃以爲常故渠
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覬隙掩取以
計勝非力剋也廼令諸賊懲于剉衄之餘憤噪
而集棄殊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負擔未弛勞勩
未紓强驅而起之氣鼓不作以棄死之虜乘强
復之軍難以[illegible]矣陳公笑曰君何怯也吾欲以

一騎勒千人五日而取之李君曰公言何易公
獨不聞窮寇者勿逼乎一盜横戈于市即萬人
辟易非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與必生非偶也
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乘知彼知己百戰不
毀廼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猝破也陳
公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避實擣虛乘勝者
馳挫鋭者披譬之破竹有餘刃矣緩之賊且完
壁儲餉益難爲功李君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
而成恭敵無曠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狃也蒲

騷之役卒狃莫敖定陶之師竟驕武信公欲以
破竹之勢方之平其以爲未若強弩之末不可
穿魯縞也陳公艴然曰李君一何管蒯我也又
強檄李君李君不得已復偕諸大夫督軍往李
君先焉賊果殊死禦我我軍敗績李君力戰手
射死數人矢盡投弓罵曰奴來速殺我賊遂擁
李君去頃之賊悔禍釋李君歸或曰孰謂李君
勇有謀以其軍敗又愛死生還矣田子喟然曰
嗟乎柰之何以成敗論人也事不可豫料久矣

死于師乎昔孟明奏封殽之績曹沫成返地之
功皆以三敗得之三敗者且不可侮也況輒以
一不利少人哉且戰之利鈍李君籌之審矣而
吾謀適不用則敗又非李君所自取也吾聞李
君嘗守銅仁矣竟其任十二年而苗人不敢犯
塞又嘗救畢節之厄矣馳單騎突重圍逐蟻附
之虜萬衆皆靡枕籍而斃非其勇足以率人而
謀足以制勝者弗克也柰之何以一不利少之
也且吾聞之死生亦大矣李君誠愛死暴褁者畢

節之役計不旋踵而李君甘心焉迺今不死固
有見也李君誠死不足重國立名節適增諸大
夫之尤雖死何益昔楚殺得臣而晉人以爲楚
再敗也李君方以再敗爲諸大夫懼而曰愛死
無乃逆其心乎吾聞李君因人言而有慚德且
朝議洶洶若將委罪李君者予故敘而唁之亦
以慨世之好以成敗論人者

唁餘杭縣縣丞趙君序

餘杭縣風俗險薄喜訐訟以相高豪之魁者則

剽竊律例構鬬是非以慫起滅又能援結上府
胥史以挾制令丞令丞有事上上府者必請計
迺敢往徒黨從之游者受業若弟子然誓訣死
生觸一則餘者糜沸蓋積習使然也自予耳目
所覩記則喻滋爲之魁喻滋死而歐春爲之魁
歐春充徒者十四犯充軍者再犯矣春之充軍
清浦也縣遣解子押戍所未至可百里春夜醉
解子縛投沙渚逃歸黎明解子叫沙渚中他舟
往而援之得不死亦歸懼春惡不敢舉控會有

徐球者亦豪魁也行五耖目號瞎五一日乘馬
經春廬春方課家童豤吉官堤樹菜球曰官堤誰
爲嬰者春叱曰瞎五嬰官堤者我也爾何爲者
而敢誰何麾家童毆之球策馬而遁慚恨思所
以報春者會縣丞趙金者履任三月而署縣事
以風裁自厲緯有能聲球㗋解子曰何不以狀
詣趙丞解子曰舉狀固易易爾柰觸惡何球曰
趙公嚴明春雖惡無能爲也解子敬諾詣趙君
列寃狀趙君素稔春惡捕詣臬臺副使陳公報
曰歐春猛惡不改再戍仍逃縣家重撻二十以
百觔枷枷市爲令趙君得報枷春縣門春恨之
故倨慢趙君出入春荷枷端坐不起趙君未敢
誰何也會長至迎龍亭出縣春亦端坐不起趙
君捽春庭撻之罵曰若耖趙丞迺敢耖　皇帝
耶令市民四人晝夜守之不得展轉春自度必
死趙君手而春有兩女皆殊色善歌舞里人憚
春惡莫敢委禽而其子婦又壯有力善擊劍走
馬春迺夜市酒飲守者令兩女歌舞灌勸守者

皆洸醉時大雪寒甚春與兩女陽附火劈狀爲
薪冀以亂其聲俾守者不疑頃之皆鼾睡春遂
劈枷而遯子婦負之而行行四十里比明守者
始覺一縣皆驚以爲脫之四方矣而春故詣臬
臺時僉事謝公掌分巡春遂詣謝公列狀且誣
趙君納徐球賄將殺其以滅口并誣趙君他贓
以千計謝公信之事下府守府守嚴公雅知春
惡重撻之雪趙君誣狀謝公怒更下貳守丘公
[illegible]訶白公覆按之按如府議會縣有高貫者亦
豪魁也富而不法當趙君署縣時貫殺人當死
行賂上下皆爲曲解趙君獨論罪如律貫恨趙
君與春比周行賂飛語爲趙君賂臬臺千金謝
公聞之愈怒親按之竟削趙君官而論春枷號
充軍如舊擬也趙君罷而臨安丞胡宏來署縣
事貪酷並行民不堪命有欲赴愬上官者宏知
之擒其人庭撻之罵曰人謂餘杭刁餘杭固自
刁昨告趙丞今復告胡丞耶又之貪酷愈甚民
有愬謝公者謝公果撻之罵曰人謂餘杭刁餘

杭固自刁昨告趙丞未一月乃復告胡丞耶宏聞之庭笑謂左右曰爾翁料事何如左右皆竊笑竟以善事得代去田子曰嘑乎趙君之去也民咸憐之以讒口騰溢惡之詞竟罣墨不得白何哉況乎上事纔三月爾即使不令比之胡宏固霄壤也彼蠹民而無恙此嫉惡而罹災豈非命歟雖然元惡之在世殆有神物護持者猶之虎豹梟鸛之生育字微於林藪也其不可盡驅而殄者天也故神道雖殛惡然非逢機構會不

致輕[illegible]雖堯朝亦有四兇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諺曰惡貫未盈莫之敢攖攖之反傾天心未厭莫敢已亂已亂益叛信哉趙君行矣彼哉彼哉吾不知其稅駕之所也

雲臺雅會圖序

閩臬同寀凡十人而七人會餘以當務出者也時朮山嚴子入覲瀕行石竹劉子豫齋曾子瀞考繼發渠陽沈子豫陽田子應臺傅子五山陳子會餞於凌雲之臺是日也天宇昭曠萬象玲瓏左挹鰲峯右睇烏石俯城闉而軼煙霞離別之情與秋俱豁矣嚴子不解飲而有雅量終日由由無倦色傅子田子曾子解稍飲非適興不發沈子陳子稍稍勝強飲劉子病戒飲始開杯行酬酢既周絲竹咸屏移樽選勝斐爾爲曹傳[illegible]陳子奕傅子先與[illegible]子掀髯賞之陳子舉子橫肱躊躇未下也劉子[illegible]子投壺曾子偶沈子約曰劣則同灌也童子立馬劉子獲筭純沈子審矢欲發曾子從傍驟然命中矣蓋諸公心孚於乎

日故[illegible]咸傾灌浹於茲辰故笑言不厭于是嚴子覽之欣然曰是會也既樂且雅不有紀之是野合也據石牀展卷以授田子田子曰諾頃之有畫者貌曾子小像獻詣酒所曾子遂令畫者遍貌七人繪爲七幅曰處者留行者攜以徃南北東西常若樽俎於今日也于是嚴子愈益欣然曰是舉也既雅且奇不有紀之是泯善也以卷趣田子田子曰唯唯竊嘗聞之同官爲寮同事爲寀同道爲朋同氣爲兄弟其合也彝倫

之叙也其睽而離也彝倫之所由以斁也然兄弟易翕而朋友難諧寮寀之間尤易齟齬故非達禮則不讓非和衷則不誠持不讓不誠之心而糾轕勢利是以官軋則相陵名駢則相妬名位偶而懟愠積明則攻暗則毀視如讐仇惟恐不力其次則簧舌磬腰緣飾詐諼以取容悦彼烏知同官同事之情也昔者虞廷列牧同寅協恭周家之燕朋友也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其和如是故能戮力王室尊主澤民迺今諸公忘

形骸而接意氣曹耦交驩如塤篪之協應也是兄弟之所難者而翕然同懷得非尚友虞周之風者乎若夫樽俎談笑之間又其淺者乎故述而敭之使後之子孫知父祖之交有足法也嚴子應階時泰餘姚人爲按察使劉子以中應授泰和人沈子德秀師賢德清人田子叔禾汝成錢塘人傅子德輝鳳翔應山人爲副使曾子公裕世昌南海人陳子道源洙上虞人爲僉事以當務出者沈子静夫一定侯子孟學廷訓郝子叔望維嶽也

春泉起涸詩序

希齋陳公之守杭州也修廢墜飭章程宣教化慎刑罰庶以立節平以持法馭良以德馭姦以刑蓋朞年而政通禁止民用爾和迺屬清燕進鄉伍耆長而訊之曰於爾之里有孝親弟長力田不倦聞達闇然者乎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閼善閼善者罰耆長敬諾而僉舉者若而人則又訊之曰於爾之里有俊秀異等敦悦書禮

墳[illegible]進造者乎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賢蔽賢者罰耆長敬諾而僉舉者若而人則又訊之曰於爾之里有矜寡孤獨比於顛連不能振活者乎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者謂之虐煢虐煢者罰耆長敬諾而僉舉者若干人於時范君亦在舉中范君者故應城令也之官甫七月以病免歸橐蕭然環堵就圯上漏下濕貧病總至信乎長卿有壁立之居卜子有懸鶉之態矣陳公聞而憐之爲之捐貲門舍有寧宇矣則又給以

閒田有恒產矣則又授宅於二子衜嗣有承矣夫三施而不倦雖家人父子猶難之况郡侯之於子民哉於是范君感公之德乞言於鄉大夫頌述其事題其卷曰春泉起涸喻公恩波優渥救我於槁悴之餘也夫今之仕者融融攘攘率趣熱以邀名是謂挾炭於鑪冶之門炙手相煦稍有佽畀非勢則豪文不然必其親故曹耦也而捜拯側陋閔老恵窮垂惻寒沍沛生死肉骨之澤長活溝壑之人者寔罕聞之是以北門有終窶之悲杜陵有廣厦兀突之想也夫以范君之阨貧病交侵瀕於皓首固仁人所宜隱楚然曠旬歳而不值迺今始獲濟於陳公陳公之德恵先鰥寡一郡沾之其含恩而感者何限咸默然無所陳述而范君獨能以其心鳴又能使諸大夫識不識咸爲歌詩以彰其盛嗟乎一葉落而天下知秋者氣之感也一人歌而滿堂解顔者情之觸也是以投醪可以煖三軍埋胔可以合四國范君之感誠深而含情之觸之者誠廣

矣寧能已於言哉陳公行且晉陟台階秉鈞運杓以綏育寰宇春泉之汪濊將盡萬有而亭毒之不獨起憔悴於范君而已也嗟乎中山以壺飡獲挈戈之士趙宣以簞食致倒戟之賢顧世無豪俠爾雖施者不責其報而受之者能無介於懷哉

贈浙江右布政使李公序

國家宰割藩服分奠海内各置左右使以掌之綱領相維無總條貫規宏慮遠矣然權等則抗議則掎軓軒輊于錙銖而釁孽蜂起稽之睹記往往有之非所以端協恭之儀重平章之選也故敷誠布公延諮讜諒者左使之經也同寅讓美贊決可否者右使之誼也獨不聞之大車以載隻輪弗行大厦以構隻楹弗擎古之相者蕭規曹隨方舟而並濟姚通宋守殊驟而同歸今之藩服古之行省也今之左右使古之兩行相也兩相和于朝則百僚師師而卿士靖共矣兩使和于藩則百僚師師而守令洽比矣帝王

之治聯屬中外通爲一軀者此其首舉也而胡可以纖芥細故壞其典哉古冲李公海内名士也粹敏端勁不泥不撓博學多聞而練達國體嘗爲郎于天官矣抗禮法于權要而氣節之士聞風激昂嘗提學于嶺南矣身教洋溢而青衿之子瞻儀雅化茲者爲按察于浙中明習律令泝詳而不苛吏畏民懷寮寀矜式跡所蘊抱隨適而宜是以實茂聲騰望懸朝著曾未數月而右使之命下矣夫浙江海内之首藩也綱轄之

任非名流莫與焉然而吏治病于難稽民勞苦于加賦錢幣耗于侵匿戍伍廢于恬熙百度叢劇倍于他藩茲欲振弊而理之非淺衷狹識者所能勝也古冲公才足以集事而德以將之又得退齋林公爲之左使金玉聯輝兼有桑梓之好是行也其相得以有成也必矣他日納麓登揆並熙帝載同則蕭曹異則姚宋者不有兆于今乎三司諸大夫西岩劉公等雅善于公喜其遷而惜其去也以僕辱公拔分徵言以贈若僕則安能第有感于睹記之悉述職掌之典以致祝頌之私云爾

歲考文優錄序

自鄉舉里選之義微而校文取士追攬本始蓋亦古者言揚之遺百王遞作莫之革已隋唐設科褒首詩賦雖有明經無過帖墨鉤截句讀困以冥搜探其彊記而平文大義或反向牆趙宋中隆稍稍易轍俾得依並註疏潤色其辭然亦訓詁之緒餘終羅瑣尾挾筴覓舉者不赧瞋目

之得售又恥伍進士重而明經輕本末良舛矣明興損益舊服統緝聖真能詩賦而崇九經粹然大雅簡造俊秀三試而舉之文凡七體七體之制論策易而經義難蓋義主通經經由聖作者非淹洽疇測精微故經義者德行之金聲而藝文之寶衮也行之百七十年鴻儒碩輔茂材異等登進由之然體式屢遷趨授時尚約凡四變洪武永樂間法令櫛核仕罕章縫草澤九流咸充任使而珥筆彤闈宣綸應制者無慮六七

鉅公爲時哲匠藍褸之子往往假借以取之苟充解額而已故其時太素而不藻雖無冊媵亦免雕鏤宣德以還迨乎成化恬熙世際政與時舒朝無督責之風士寡紛更之議經生弟子韋泥陳跡幾於墨守豈無卓犖亦且淪胥下者如穢藉枯無復馨熖　泰陵在御化以德淳獎右者彥野伏彙起兼以奥簡遺編悉歸琬琰上以專經爲臨學以博古爲名彬彬乎文質相扶弊獨史野藍亦雍明之嘉會茂可匹巳正德暮稔

昔貴猶仍流風浸靡迺臻今日竊有慨焉俗尚刻削論以許持堂陛因承大急小絶青衿栩栩益用佻儇鈔掠纖穠厭捐本領遂謂經義雕蟲駢偶壯夫不爲釋褐之餘什九踈闊是之謂背犯　國制狎侮聖言化外之傖胡可引爲吾黨也寧不思乎唐詩近體艷冶所珍宋賦律格名集猶載彼獨非雕蟲哉何其貴遠而忽近也況乎祖孔孟之法猷宗程朱之懿訓闡性命之奥旨叙彝倫之大範宣顯治之讜謨綜先王之淑

矩縱非衷抱亦涉昌言不猶愈於詩賦哉故經義有破有承有原有講有繳有結謂之六解一解不備即匪完章乃若氣以豐盈爲幹脉以貫穿爲維偶以嚴整爲容語以雄健爲骨譬之廊廟端人沐浴佩玉行矧矧而坐巍巍也斯則經義之大方掄才之朗鏡矣自慚蹇劣何以觀諸庚子歲大比閩儒得其經義論策與等者若干篇雖純駁不齊而僉居百二取辦俄頃無殊刻燭可謂難矣門人高孝忠力學士也潛録而鋟

之梓以請予予喟然曰取耶舍耶萬卷繽紛一朝題品牝牡驪黃之未察也而遽以摹布將無有索遺珠以誚我者哉第業已梓弗可毀矣聊述所懷以引其首庶讀者知源委之所經也

田叔禾小集卷之三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衡　私抄

碑記

征南碑

皇帝承運文宣武謐宇内熈皥兆　四郊以崇
天建　九廟以尊　祖于是百靈薦祉　元儲
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諭四裔迺坐明堂朝群
辟按圖數貢臣於安南曰兹邦不庭廿有餘稔
豈其叛哉曷往詰之禮官肅將瀕行會有黎氏
逋臣詭辭而控曰臣南裔藩臣黎氏之嫡胤也
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實簒黎宗逐臣苴
莽惟　陛下憐而納之　皇帝若曰信兹稱亂
其往討之迺命兵部左侍郎蔡公經安遠侯柳
公珣經畧邊務以需大舉蔡公簡委賢豪叅謀
畫策而左叅政翁君萬達實總其凡迺圖山川
發閒諜探要領峙芻粟礪矛鏑選偏裨練卒乘
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風霆交人聞之大懼

登庸披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先臣黎氏之陪
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　皇靈剏芟草
竊僅有寧宇黎氏天絶屬纊之晨倉皇解佩印
而屬之臣曰　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命以聽
所立也臣恐駭遁匿國人問章索臣擁之左推
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　天朝也
不受君命是蕩析黎氏使不保也臣不得已茍
從夷俗護印五年而犬馬之齒耄矣復以屬臣
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遣使款關而關令嚴不敢
啓方物敝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子兢兢
惕惕罔敢專席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兹夫
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
死罪死罪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擁避跡無所
若臣違道以徼之安能變如于再世也謹以土
地人民之數咸簿録之登獻闕下惟　天朝處
分事聞　皇帝若曰咈哉豈其挾誘以緩我師
其往覈之迺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温節制六省
咸寧侯仇公鸞都統諸軍勅曰聽以軍往違郎

征之毛公蔡公恊忠同心以作義勇迺勤兩粤
勁士分爲三軍副總兵張君經將中軍翁君萬
達監之叅將李君榮將左軍副使鄭君宗古監
之都指揮白君泫將右軍僉事李君文鳳監之
勤滇南勁士分爲三軍都指揮胡君紹將中軍
副使鮑君象賢監之都指揮方君策將左軍副
使鄭君騮監之都指揮王君立將右軍副使張
君絅監之而幕府遂移進止機宜則惟翁君與
爲于是八蠻五貅侮食左言之長吳鈎越棘狼

嘉鳥章之士伐牡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嶽
嶽從從麻列蝟合箕張翼舒闐駢乎桂海跆籍
乎炎徼矣交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疊跡
轅門擄襮哀悰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爲在古
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彷彿于斯
乃見悃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迺啓鎮南之關
奠　龍輿抗　黃幄陳兵森巵登庸徒跣囚首
白組繫頸稽顙稱曰臣斧鑕遊魂也無異圈豕
陛下不發乘軺曳尺纒牽而封之縣首槀街以

昭誡不譓是　陛下以不忍群黎之故而宥微
臣微臣幸藉群黎以延殘喘臣聞命巳來魂魄
飄喪慺慺荒懇又不足以感格　皇乾重煩訊
使詰責誠僞死罪死罪復更何言臣今共順之
情皦赫之狀繪圖不足以爲獻剖心不能以自
明惟　陛下憐而察之臣率土編戸也戮之惟
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覆育螻
蟻宥之故宄亦惟命謹以先朝所錫金印一枚
黎氏所侵四峒之地遣從子文明表獻闕下以

聽處分臣昧死言不勝隕越轅門僉議以爲其
辭順其儀恭其衷無僞違卽征之　天之命也
服而舍之武之經也爲之解組而遺之按兵不
進以狀聞　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予一人撫
鞠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蒼生
塗炭是憂黎氏守職無狀衆叛親携馴至夭絶
莫氏宣力北戸按堵朕亦嘉之其華王爵易國
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其土以共
王命　詔至諸軍解嚴南土驩呼飈馳鼎沸矣

是役也君子以爲莫氏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寶也不貢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也汝成嘗以藩寮分守左江悉厥顛末昔敗其勞而今欣其訖也迺述而銘之曰 粤有交州蕞爾瀛介三代之隆擯於荒外嬴秦遠畧迺闢其疆厥教漸被歷漢而唐五季紛綸土酋竊據涉宋而驕益煩邉慮 大明受祚陳氏奉貢 皇祖嘉

之俾仍舊封季犛賊逆毒蔓雕題 文皇征之掊戮鯨鯢索胤于陳絕不可得迺建省垣約以繩墨黎利再叛詐擁陳後 宣廟慈弘包荒弗扣錫爵給印樹爲藩邦三葉而隨遂覆厥宗莫氏承之諸裔嚚懷不請而禪于義則乖 皇帝赫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霆海岳離披緯武經文維兩司馬矯矯元侯從天而下司馬有令既嚴既明翊用翁君廉信以匡鋪敦義勇鷹搏虎奔朱鳌日麗玄甲雲屯籍令戡之倏如畦耨載鞠載詢蓄武不究交人聞之喙喙嘽嘽傾巢舉落俯訴仰干蓬跣繫組蛾伏而進順效牽羊請同异櫬匪寇匪篡庶幾有辭 皇帝憐之遂以德來乃削其爵而畀世官比于內吏輯我龍編交人驩呼曰父母且完我妻子築我室廬煒煒天威盱睫而在瀸瀸天恩含哺以戴如春之育如海之容訓爾孫子惟王之共虞格苗氏奄於七旬交人來款曾不浹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宰割交州曾不遺鏃我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銅

柱又何足云

聞講書院碑

少師夏公致政之明年作書院於第左名其堂曰聞講堂堂前有齋東曰王道西曰聖學皆褒制中語也堂後有亭中揭 御製勅用貞珉左以祀宋儒朱晦菴先生右以祀其先少師象峯先生云先是公以都諫學士侍 經筵論漢呂后詢相高帝事開諷婉剴 上心嘉之著聞講篇以叙述端委自是倚毘彌親而延咨潚密諸

凢啓沃往往發籍　皇褒彤諸美嘆登置丞輔
翊佐　鴻猷明良契合之機此焉俶載晦翁有
云天下有大事二秦漢以來情焉無整蓋天地
之祀宜分而合太祖宜特廟而混於同堂公方
童而習之以爲確論而象峯公雅言庭圮亹亹
及之頃遇　皇上甄綜三代方格姬周墜典訛
章悉歸釐飭而損益稽畫咸公取裁自是　四
郊景毖　九廟分崇　功德之嚮有倫　神祇
之秩無瀆晦翁遺憾竟證暢於今茲而象峯公

[illegible]訓深懷蓄而未究者於公大展蹈前聞而擴
幼學不徒託之空言功良偉矣蓋公德貫天人
識總今古攬禮樂之要眇洞達情文故能仰副
宸謨贊襄述作而讓美不居爰構斯宇中勒
御製以尊　君也左祀晦翁以尊師也右祀象
峯以尊親也蓋禮存三事而敬有時隆報本闡
幽公心弘遠矣暇日則從賓客子弟翱翔其間
陳說經史頌　主上之丕烈繹耆彥之格談正
已率人歸之忠孝蓋出以儀刑羣寀處以道化

一方其畎畝魏闕之念豈直區區瞻戀之般而
已哉蹇余小子舊辱公門公不遐棄命曰記之
頓首敬諾爲之叙而系之銘曰　皇帝受命俊
乂咸興篤生哲輔翊運昌明修和人紀燮理天
經斗衡潛斡四序舒平公在諫垣屢陳忠讜建
白抨彈悉蒙甄奬樹翼孤端批削羣枉獨立螭
陛風裁峻朗　華蓋高張鵷行儼集公侍　講
帷踰今引昔誠發丹元貌恭辭懌　天子解顔
爲之前席　皇心簡注華要蟬聯北扉晉選南

省儀遷秩宗畫接蓮炬夜宣功高賞懋疇能比
肩於赫元老哲由天畀執德有恒掄才不器任
總夷夔禮樂明備秦漢以還曾無睹記天錫公
暇寵以優閒未論綠野陋彼香山滄洲歲晚煙
水廻環乾文昭煥如覿　天顏公抱撝謙盛美
不恃善則稱君稱親及師酬言報德忠孝之儀
一物三善矦其韙而堂有詩書公來散帙賓從
紛陪橫經請質敬義交修罔敢豫佚虛往實歸
[illegible]聲律室有旨酒堂有嘉賓借曰高會豈之

良辰公無緩帶徵書旦臻公無息偃安車夕侁
我覯袞衣無施不可朝度端凝卿容恂雅巍構
匪奢　龍光攸假門吏勒銘用諗觀者

誅髡賊碑

西湖之飛來峯有石人三元之總浮屠楊璉真
珈闔僧聞剡僧澤像也蓋其生時所自刻畫者
莫爲掊擊至是陳侯見而叱曰髡賊髡賊胡爲
遺惡跡以巉我名山哉命斬之身首異處聞者
莫不讋然稱快嗟乎談宋事而至楊浮屠尚忍

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珠襦玉匣零落草莽
間真慘心奇禍雖唐林兩義士易骨潛瘞而神
魄垢辱徹於九幽莫可雪滌已夫趙氏立國厇
幾存仁而叔世寖削寖微覆宗海滸又不憖借
一抔以葢藏題湊悲夫悲夫或謂藝祖欺孳孤
竊神器宜報宜然嗟乎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所
興不可禦也假令天不祐宋藝祖能冐昧篡取
之乎如以宜報論則今古姦雄以篡竊濟事者
或不蒙鞭棊之禍又將何以通之然則趙氏遘

厄豈其天乎胡運方張中華祚歇殺機橫發敷
毒兩間即沈淪黃壤猶不免歟不然胡爲乎荼
烈若此也陵谷遷移觸目鮮故而梟髡儼列留
玷茲山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穆陵顱骨韜匿
穹廬　高皇帝籍而返之惜其時無以賊像事
上聞者迺今竟誅㓕於陳侯宣　皇祖之德意
洩異代之幽憤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厲
良足快矣昔申屠廸毀曹操之祠薛伯高去鼻
君之廟史氏紀之以爲奇節以今方之不亦並

美前修哉春秋之法翦絶亂賊雖死曰誅以明
刑也竊有取焉系之頌曰有宋不競圖存海陬
胡爲梟憝犯彼靈丘株送橫分猶有餘譴孰以
莪容黷我峻巘陳侯殛之義憤所宣人讐神怒
條焉偕殲生脫明誅死伏幽戮何必市朝遊魂
駭魄列烈陳侯爲政有紀崇正祛邪覘民于禮
陳侯列烈秉德靖共旌善癉惡教民作中
枯骴受天百祿報爾宿讐宜隮遐
我用是修名誅三賊稱取奇

會稽縣重建宋劉忠顯公廟碑

劉忠顯公廟者宋時知越州事劉忠顯公之廟也公諱韐字仲偃忠顯其謚也建州之崇安人宣和間以進士累官知越州絜已愛民上下懷向越人告鑑湖田租之累公上疏曰鑑湖古汚藪也蒲荷魚鼈之賦不登天府與棄壞同邇來沙滓壅息沮洳漸凝並湖細家墾亢闢蕪樹藝黍麥菽三有一穰之歲有司不察民隱稅等上田縣而履畝歲益其額為租十二萬斛供奉內

庭櫓租之使無論豐歉譬檢取盈民或徙村避之則又抑配鄰伍展轉苛索一郡騷然竊念鑑湖未田茫然巨浸何損于國既田而籍與怨俱斂何益于公柰何按有司之僞課括棄壤之猥息充湯沐之私貲殆繭絲之輿謗昔周文弛靈囿之禁漢元貸少府之筭仁儉盛節帝王法程臣愚以為湖田逋積悉宜放免削除版戶給復流亡海瀕之民幸甚疏入朝議從之越人大悅為之歌曰父兮母兮莫知我瘼維劉侯兮活我溝壑頃之方臘反海上郡縣望風而潰吏民請避其鋒公叱之曰御者死綏門者死扃封疆之臣死城古之制也予去安之乃峙芻粟繕陴櫓閱卒伍飭金革背城力戰大敗臘兵越人愈悅則又歌曰父兮母兮莫侍我生維劉侯兮衛我干城治稱升聞擢守真定靖康間金人犯闕公以資政殿學士使虜營金人重其名欲誘降之要以殊秩公則嘆曰婦而可誘非節也士而可要非忠也沐浴更衣雉經而死死八旬而就殮

面色如生金人相驚曰真義士異事也越人聞公之喪奔走悲號若殞考妣相與貌公像而祀之園通佛舍紹興間史丞相浩守越州病其湫隘且溷於緇流也廢杏花寺而改築之題曰忠顯廟未幾以兵燹燬迄今四百年祀事曠弗舉嘉靖三十年會稽令唐侯彥舉者躬宣教化褒進賢能政達人誠隆緒旨理諏境內之古跡慕先哲之高風得劉公事而嘆曰矯哉義烈且有大造於茲土也而使淪落無聞焉咎將誰諉乃

即故址建堂三間中貌公像英瑰偉魄生氣凛然而越人聞侯是舉也其君子則慫慂以襄美其小人則抃躍以僇功蓋忠義之感異世同心爾廟成唐侯偕教諭候官徐君槐等率諸生展禮既畢唐侯復言曰嬌哉義烈百世之師也況所嘗臨涖之邦乎乃即廟傍隙地建翼室三十間納諸生之異等者肄業其中置湖田百畝以給焚膏之費使之朝夕瞻睹庶幾有闡忠顯公之風而興起者徐君感侯嘉惠銳意作人謀與

鍾石庠續番示來者遣張生某王生某請記於予予嘉唐侯之洞識化源表章古則徐君之協心政理僉同演成春秋之法辭繁而不殺者善善長也迺為之頌曰於赫忠顯大庇越人蠲租禦侮咸歸于仁巍巍廟貌孰廢明禋溪毛可薦寧恝于民樂只唐侯為政有體宜士宜民既豈既弟激義懷忠興嗟拊髀舊典人弘靈衷天啓迺新祠宇迺潔祼將陟降庭止如覿羨牆無斁舊德勿翦甘棠矧于仁覆賜履之疆迺廸樹學舍英俊是叢依歸往哲仰止高風守身以義事君以忠闕西稷下異曲同工於赫忠顯簪紳表儀唐侯尚友章往勸來協以徐君是訓是彝遐不作人式穀似之百爾君子無偭龜鏡蓬際澤民見危授命志以隱求事在前定洊翰流碑德音匪佚

重修福建布政使司參議魏公生祠碑

古田閩之巖邑也而杉洋尤阨塞暴客廋焉上下數千家比屋熏染豈無良者而麻生蓬中雖

直奚表故諺曰杉洋水北十産九賊嗚呼傷哉嘉靖二年古田盜起人咸指目杉洋有獻議下巡按御史者云須芟薙之赭其地參議魏公獨執不可曰玉石俱焚是謂逸德吾無良以屬其民離為盜賊而又以逸德臨之是重惡也御史感悟遂屬公往經畧公至則勒兵四面勢將掩群賊既大窘而往諭之曰倡亂者周馬良也能以周馬良來則誅止周馬良爾否且屠村無男女長少咸斬之賊愈窘懼乃自縛周馬良詣

軍前乞死餘黨潰散御史上公功進俸一級公
遂留鎮古田詢民之苦撫其良者而摘其惡無
賴者民大悅頃之流賊入界中而公適自古田
行旁小縣縣令暮出不還公召簿尉責之曰縣
小無城萬一賊掩至何以禦之簿尉頓首計無
出公乃勒市民健者二百人銜枚夜伏約鼓為
號夜半賊果來鼓作伏兵起擊殺賊數十人餘
皆奔潰生捕一人訊其黨姓名連夜躡捕之無
孑遺者自是終公任流賊無敢入界中吏民大

悅乃繪公像為祠而生祀之歲歲烝嘗無忍斁
者公之徧子良貴以大理寺評事奉　勑慮囚
於閩古田之民聞公捐館久矣遂相與哭祠下
盡哀於是有司上其事於巡按御史徐公徐公
嘆曰嗟乎有德於民者固如此哉含恩圖報者
民之情也尊往勸來者政之經也況逮其生而
民已有行之者乎乃諮議於布政使車公按察
使顧公等咸贊其成乃命推官王尚學度工重
修之而昔日之祠輪奐矣復諮議于汝成曰若

魏公者非名宦哉顧不宜俎豆於黌宮也汝成
曰宜哉遂復祀公於名宦之祠而公之名益章
以末矣予聞古之治盜者解苛布惠寬而不誅
若龔遂之於渤海發姦摘伏以剔蠹本若虞詡
之於朝歌蓋視其勢而理之歸於安民斯已矣
故仁不濫刑義不掩慝愷悌之化宣而父母之
頌作也魏公之於杉洋誅止大憝可不謂仁乎
勒兵以待流賊殲之無孑遺者可不謂義乎仁
義兼施而政失其理者鮮矣宜其民之含恩於

永世也公諱棨江西新建縣人舉弘治乙丑進
士歷官南京行人副刑部員外郎吏部郎中參
議於閩藩者三年官至左布政使系出宋名臣
其之後祖某洪武初上屯田法稱　旨須其法
於天下至今行之父默光澤令有賢聲亦祀於
名宦之祠而廷評君之慮囚也鞫讞明恕冤滯
昭蘇則公之有世德於閩民深矣語曰三世行
仁爾福於鄉言其食報之波及也然則為魏氏
者豈直高其門以昌後昆哉

仁和縣知縣王侯遺愛碑

仁和劇縣也賦繁役重民勞而易使稍加喣嫗焉蔑不感也在昔邑長匪乏賢豪若任未期年而民心鬱歸謳聲鼓作者則僅見於王侯侯名健字行甫福建漳浦縣人嘉靖丁未進士筮仕仁和六月以憂去舉邑悽然若喪怙恃明年士民父老追誦德美謀勒金石以宣鬱陶既而錢塘鄰管外郡浮户亦皆欣然贊襄其事客有怪而訊予者曰吾聞膚功奏於久成士譽定於晚

[illegible]故聖如仲尼期年而謗息惠如子產法便而謡更王侯雖賢安知其果於有終也而騰譽若此無乃上犯違道而下涉過情矣乎予曰不然吾聞務僞者不長徼名者不廣故二三其德者鮮克有終而表裏相符者要終覩始矣王侯身不勝衣言不出口而溫粹之容皎然金玉也譬之騊虞雖稺老不爲狼鸞鳳即衰不習鷹鷙又何必視履考祥稽旋末路而後定其短長哉況乎去任踰年踪跡睽越藉欲違道不可干也一人倡之遠近翕集藉欲過情不可強也客曰吾聞綜數者必舉其凡循名者必覈其實故中牟之政得於乳雉不禽萍鄉之功占於吏漏無忒王侯之治獨不可數其事而稱之乎予曰數事而稱者泥於議者也原心而論者深於揆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之於子也厲聲而呵之教育存焉折箠而撻之哀矜存焉使牧民者豺狼其殘而鷹鸇其擊雖稱治辦烏在其爲民父母也王侯之於民議獄緩死鞭朴罕施

用是以知其心之不忍也獎率僚佐儉約自持用是以知其心之不貪也待士有儀貌恭辭懌用是以知其心之無傲也舉從其厚語必由衷用是以知其守之有恒也若夫勤簿書慎管鑰平聽斷節無名之費蠲不急之征則又爲令者常事爾惡足爲侯縷陳哉客曰仁和舊令無慮百人其間豈無流澤著於民心而頌德之碑缺如也而獨碑頌於王侯何歟予曰事相因則忘相激則感故歷嚴凝而後知陽春之適體也涉

坎軻而後知九衢之利足也前此二三邑長迭
以詿誤觸法邑人不幸顧蒙懷磚之譏王侯之
來若飯飢飲渴而令負擔者之息肩也仁心仁
聞漸被旁邑其所沾溉者深矣故曰碑者悲也
悲其去之速而冀其復來也頌者誦也容也追
誦德美則想像其形容也客幡然發籀曰若是
則吾于王侯無間然矣然侯以茂才異等釋褐
從政而習若宦成者何也予曰侯之祖父皆治
縣有聲其良於牧民也猶箕裘之紹業也語曰

三世爲吏坐嘯而治本本源源鍾美有自矣客
曰吾雖未識王侯之面乃今因予而先識其心
矣遂與諧聲而頌之曰維春育物維令拊民爲
父爲母既尊既親樂只王侯雅飭溫馴平心率
物其化乃醇王侯之政既循既良守已若惕視
民如傷內撤鉤鉅外措桁楊無側無陂民用平
康樂只王侯虛懷善受矜愚獎賢敬寡屬婦心
鏡無塵不混臧否獲上使民伊誰掣肘樂只王
侯世濟其美模彼家規施於官庬聲色不張遊

刃而理我思我侯曷維其已邑人嬉嬉侯來何
遲侯今去矣邑人孔悲我思我侯何時復來以
終厥惠俾我永綏我頌孔諧采自塗議勒之貞
珉式昭遐祝匪我有私一倡羣萃萬目耽耽敢
厠浮僞

餘杭縣知縣蔡侯去思碑

予嘗讀漢書見宋登之於汝陰朱邑之於桐鄉
未嘗不太息流涕傷古誼之不見於今世也乃
今僅見於餘杭云餘杭險邑也俗漓而善訟豪

魁把持長吏長短一與爲忤即千方誣詆故爲
邑長於斯者往往以坐法去即不坐法去亦必
抵獄乃論出之鮮有妥然潚秩者乃晉江蔡侯
潤宗之令餘杭也士敬民懷三年如一日嘉靖
乙巳歲大歉小民艱於征輸侯乃寬其稅限令
得徐徐轉移以集課民甚德之而發運部使期
會甚急漕例糧過三月而不解者降二級縣吏
持以白侯侯嘆曰假令爵吾躬而可以代民命
吾且不惜矧於官耶巳而部使者竟以如例劾

之踰年而部檄始下前此雖犯例而例後旬日
報解者亦得末減以公徙出之臬吏持以要侯
曰得五金爲君免矣侯駭謝曰薄祿苟給饘粥
安從得五金也縣父老有欲代侯行五金者侯
叱之曰誰與爲者行賄以撓法是罔上也累民
以全官是慚下也誰與爲者頃之署臬篆者以
意授所親諭侯曰能行五百金免矣侯愈大駭
曰下官薄祿安從得五百金也謹謝不敏署臬
篆者果怒竟按論如例縣父老千餘人詣臺請

[illegible][illegible]臬篆者愈大怒詬曰非縣官買汝來即汝
等以遊吻交結縣官爾杖其首者而逐之父老
號泣而出公門侯嘆曰誰與爲者分遣謝父老
勞苦欣然解印縣民號泣而送之雖深山窮谷
無不至者且留靴以識遺愛于是縣丞趙君釜
主簿陳君鸞相與嘆曰孰謂餘杭之民不可感
哉顧我臨之者何如爾倪寬爲漢内史租課殿
當免民聞當免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
租襁負不絶租課更以最上使餘杭之民知侯

之必以如例去也寧吝輸租以贖侯哉乃今使
侯不並名倪内史而戔戔遺去後之思立祠祀
社僅如宋登朱邑之爲者亦已晚矣遂謀刻石
以紀侯盛美請記于予予居鄰封壤稔聞顛末
爲之叙而系之以頌曰邑有賢侯樂只君子教
思無疆德政有紀保民以仁待士以禮律已以
廉慎終如始其仁維何不刓不柔宅心愷悌敷
政優游民有疾苦惟侯噢咻鳴琴比宓鞭蒲效
[illegible]其禮維何端儀肅表言矩身規動止由道濟

[illegible]青衿橫經質討拉藝掄材咸服品澡其廉維
何妻子弗携吏民告乏分俸給之架有槧卷囊
無長貲還珠則孟留犢維時賢令寡儔皎如清
晝稅課不登凶年所逅觀過知仁原情宜宥彼
哉彼哉無乃大謬哀哀父老號泣以請傾我悃
忱訶置不省虎豹守閽疊足引領孰扣　帝閽
洩我耿耿維侯行矣咸失所天僚佐民吏莫不
泫然挾老携幼溢陌彌阡陸則控騎水則扳舷
請侯留靴作室以藏侯叱弗許羅擁周行遂以

靴去載路然香珍同隋壁愛比召棠樂只賢侯
配我稷社政拙催科署考下下譽不可干德不
可假我用勒碑以示來者

嘉義書院記

嘉義書院者溧陽史恭甫築之以教其子弟與
其鄉之子弟而四方來學者亦樂居焉其曰嘉
義云者遵　制語也蓋公之先公歲歉時嘗出
穀以賑餓者有司以聞　上曰史俊行義可嘉
故公標榜德音以彰　天寵表世懿也嘉靖乙

未歲大歉公出穀八千石有司以　聞詔旌其
門而録其子以勸施者乙巳歲又歉公又出穀
七千五百石有司又欲以其事　聞公則亟止
之曰際不類守先君遺貲尚給衣食不忍鄉曲
之窮推其餘者以相賙濟非以徼名也　天子
寵命際父子竊嘗蒙之矣敢重叨乎有司乃止
維時江南之民枵腹扶老幼而就食溧陽者喁
喁如也有司無以給之公則嘆曰是烏可但已
也凶年興作自古有之廼度荒渰一方請於官

而佃之捐貲募力鑿爲五池池相匝屬計凡七
百八十丈積土中外縱横五堤堤相匝屬計凡
九百九十四丈護堤爲溝溝相匝屬計凡六百
七十丈池堤成而旱潦有救附堤之土皆爲膏
田邑人利之中堤之内平而爲田田分三圩計
凡四百畝田圩之内又鑿三池池相匝屬計凡
百有十丈三池之内築基一十五畝建義倉一
區歲以收其田池之入約凡千有四百石以四
百石納之官倉以備公賑貯千石於義倉以助

公賑之未周者于是溧陽之民喜而誦曰我何
病乎歲凶世待哺於史公公又嘆曰此僅可以
拯溝壑爾禮讓弗宣則竊奪且起乃築書院一
區捐長稔之田三百畝以供膳羞日與子弟容
與其間陳詩習禮而鄉閭俊秀挾筴依歸四方
之士亦有聞風而來者更相切磋絃誦之聲俎
豆之事雍雍如也書院既成邑人德之議標徽
稱以章公德美公則曰際不類辱　天子寵命
懼無以對揚用作書院以宣　德意非以徼名

也敢重煩邑長者私標榜以益罪愆無已則先君所蒙　褒制存焉邑人曰公之言是也昔孔父恭儉著在鼎銘山甫奏功鏤之庸器　天言有赫疇敢違之遂榜其額曰嘉義書院云公間嘗述事於予請為之記予則聞之推心以愛謂之仁行而協宜謂之義故愛而不協於宜雖仁不足以嘉也愛人之義有二養以厚其生教以正其德而已古者鄉里縣都各有委積以周艱阨待凶荒而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以甄育英

俊必假官府之力然後行之未聞雄阜之家發自衷懇無所為而為之以淑惠鄉曲者也乃今王陽公出儲畜以賑饑饉又以餘力興水利以利鄉人應募者既免瘠於溝中而傍湌之家世仰無窮之澤書院之築先厚生而後正德仁更深焉昔張子厚企慕西周而欲買田畫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畜興學校正禮俗有志未就竟委空言乃王陽公不煩格古轍而因事制宜言有成績

揆之載記吾見亦罕矣公之言曰際不類守先君之遺貲推其餘者以相賙給是一舉而不敢忘親也又曰際不煩辱　天子寵命懼無以對揚是一舉而不敢忘　君也不忘親孝也不忘君忠也忠孝教之本也王陽公以仁義秉德而以忠孝儀人標準正矣嘉君書院者能相觀而善焉又何必離經悖習而後可以進修耶吾聞史氏以官而盛於西漢世紹封侯其後有以積閥華士溧陽者遂為溧陽之始而子姓大衍王

陽公能以忠孝承其門祚而積仁義以培其基固知其福之所垂未艾也

大觀亭記

上杭學基拓自宋季前臨巨池橫帶數十畝文淵渙映　國朝賓興不乏迺今二三十年稍稍落寞好事者遂從而歧之謂其前軒後輊地脈[illegible]宜培之而因循未有舉者永嘉侯公奉命督武仕鎮茲邦寇靡民熙弓韜於服甲散於營伍無寘成則與諸生訊疑業之程諏經治之

理或舉好事者之說以啓公公曰其然豈其然哉他日乘埤而覽之則又嘆曰豈其然哉予則聞之人之同天所從吾姑因天以從諸賢也惟茲赤岡寔殿嚳宇作亭其巔翼翼巖巖一邑勝槩揚睫周焉遂題其額曰大觀落成之晨予忽胃暑驟至公且詫且喜迓而謂曰奇哉公來大觀兆矣明日酌予亭中予既謝公嘉惠還集諸生而諭之曰大觀之旨詎云名亭可以論學矣夫靈臺湛朗神明所都百欲乘間而攻之障塞復[illegible]實無覿除爾茅塞滌爾泥塗完其本始可以察人倫綜庶物範天地達鬼神譬諸躡蹝太空而下瞰八極無弗晰矣然兼定慧者理照寂滅眈擬拾者牿睿聞見二者內外異趣以言乎自蔽則均焉故大觀者猶之登山矣自麓而升者下學之踐也既巔而俯者上達之見也誰能陟巔而不由麓誰能將車而不運其輻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日中見宜無遺而秪於斗者豐蔀病之也人能無以豐蔀之病病其心而觀

有不大者鮮矣諸生敬以予言質公公則嘆曰人亦有言周道便便碩言閑閑于是之師昭君發矇矣請受而書之揭之亭間

邵武縣改作學宮記

大寓之內別壤分封山川隔越必風氣開而人物阜然後仁義禮樂之化浸淫洋溢乎其間故情未蕩而質有餘者猶可宣之文章以裁飾其固陋而淫液已久紐染成痼者雖有善政善教令之未必行倡之未必和也故大江以北謂之中原[illegible]五帝三王之所臨涖也範圍以仁義而綢繆以禮樂無慮三千年而民始就理秦漢而下則又戕以戰爭驅以功利咻以老佛道誘紛綸一反一覆聽者玩矣即欲鼓舞而甄陶之猝難嚮應若夫甌閩嶺海之間別為區域周季已前猶鴻蒙之世也雖闢於秦縣於漢而其民卉服鮮食跧伏薦莽與麋鹿黿鼉無異闇闇沕沕僅可名紀孫吳張設官吏徵賦租庸唐宋之間而民始向學英俊始茂號為樂土上距秦漢不

過于三百年迺今較其世數始可以當中原三代之隆而邵武又既闢之與壞也保界西鄙風氣之開獨遲而教化之漸被更晚故其民聞見孤尠寓内紛綸反覆之說罕所喧豗淳朴簡靜重穡力田不健諍訟所謂情未蕩而質有餘爲吏於兹土者不煩夙夜而目治庶幾有邃古之風焉由是而宣之文章以裁飾其固陋宜無弗應者邵武縣學壂自有宋迄今五百餘年或圮或復僅稱尚完　明興普學校於天下兹復仍

其舊而修之規制卑隘而郡城有九龍觀者形勝巨麗宜作黌宫以羣俊秀而嚣然爲黄冠之居邦人惜之是年六月丁君湛以都給事中謫倅兹郡端履勤政留意人才既採輿議適巡按御史徐公宗魯行部至郡遂偕同知曹君金白舉其事而分守叅政梁公廷振分巡僉事鄭公有周縱史賛畫徐公慨然許之乃命知縣王君訓揆營改作協於規度存其可仍而易其不當物者會知府邢君址通判朱君應雲駢趾復任

益阜傒功復委照磨蘇德相助爲理厥功迺成而妥神肄業會饌習禮之所莫不翼翼枚枚既備且麗史籍弟子亦莫不欣覩昌會爭相激昂勉勉渠渠進修德業副上官鼓舞之心於是教諭潘日升訓導楊蕃夏寧等啓事請記於予予則嘆曰嗟乎邵武之治其將大興乎夫教之施也患受之者無地與作之者無機爾吾聞此邦之俗近厚蓋旁郡所難夫淳朴保家之守也簡靜寡過之術也重穡力田安土之經也不健諍訟修睦[illegible]本也四者受教之大端所乏者文章

之宣與固陋之飾爾由是而新其學舍羣俊秀而教之枕藉書史誦絃歆射彬彬焉翱翔於仁義禮樂之中浸淫漸被於鄉黨閭里平康之進庶幾於三代之隆機非偶者然則邵武之治不將由是而大興乎念予不類典教兹土愧無風德以儀刑多士勤羣公之嘉惠竊慇慇焉冀二三子之無負也

田叔禾小集卷之四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蘅　私抄

記

順昌縣改作學宮記

學校之儲才非專以備科目之選也以科目之多寡爲人才之盛衰非所以探法制之本始也蓋學校之本始將以明人倫也雖聖人在上勢不能家諭而耳提之故必掄其俊秀而董以師

儒訓以德藝使之更相摩滐不見異物而紛焉褎進其賢者而簡斥其不肖者則既彬彬然有良士矣由是上以事其父兄下以諭其子弟旁以宜其鄉黨鄰里亦莫不更相摩滐陶然于仁義禮樂之中而委巷遐陬浸以漸被人倫明而小民睦則學校之士爲之倡導也若夫賓興之典則即其向所褎進而登庸之以宣化理其諸不在學校之養而行義有聞文學高第者又招以旂旃聘以玉帛俾無遺良焉當是時學校選舉同貫異條不相因藉在學校者未必志選舉也而所選舉未必盡出學校也自漢而下選舉屢更學校徒爲觀具宋之選舉多從學校而施教明倫浸失本始　明興兼總前代政教並行學校之設遍於寰宇有司歲貢其賢者而三歲賓興則又拔其尤者其諸草澤之間茂材異等雖非學校所養亦得挾策以與賓興而高蹈丘園不屑科目者則徵以辟薦當是時登庸之彥未必盡出學校也迺今六七十年縉紳之族率

以科目爲重而應科目者又以學校爲階髫齔之子苟通行墨者莫不騷騷皇皇覬進青衿之列而既進也莫不騷騷皇皇覬登賦解之書而茂材異等崛起草澤者殆乎尠聞賦解衆則哄然頌之曰此學宮之利也不衆則哄然以不利尤之夫以學校儲才而專望科目已非先王施教明倫之本始至以科目之多寡爲人才之盛衰而妄頌妄尤焉其失愈遠矣以此爲學不亦淺哉順昌爲延平屬縣實據上游而志稱有宋

元豐已前學官凡四遷而建於縣西夫學官一爾茍可以羣俊秀斯已矣而遷築頻煩將無亦惑於利不利之說耶紹興間遷於縣東而薦舉始茂　國初因之永樂已後科目浸少哄然之尤遍作正德初迺遷於縣西而科目愈少又哄然曰噫不若仍東之猶利也而堪輿家又執形勝以附益之曰從西則負抱虛曠從東則負鷹角而對獅峯獅長百獸鷹能觸邪於人才大利嘉靖十八年貴溪江公以達提學兹省學官弟

子咸以爲言公禁不許既而有司懇以請曰非敢惑於堪輿第欲順士心以作氣爾公迺許之而知府裴君椿知縣傅君錠教諭張君載道協心經理竟遷縣東蓋自紹興東遷幾四百年而遷於西遷西三十餘年而復於東今年春田子按延平會七縣之士而分校之順昌多高第者有司學官遂欣然喜曰兹殆遷學之利也以白於田子田子曰豈其然哉雖然予則聞之國以利民也不利於民則遷故盤庚遷殷亶父遷岐武王遷鎬德以利身也不利於身則遷故言遷有物行遷有恒惰遷勤怠遷敬學以利士也不利於士而遷之庸何傷乎故遷國者吏諸周原矣遷學者吏諸爽塏矣遷德而不止於至善猶無遷也故止至善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美將使四境之內陶然於仁義禮樂之中而旁郡皆來取法則學校之士爲之倡導也誠如是即曠世而科目缺焉猶以爲盛況科目自不能外成德之士而他徵哉若徒望科目之多以爲人

才之盛則亦淺之乎其爲遷學之論矣

縉雲縣改作學宮記

縉雲縣溪山繞抱明麗絕倫學宮居縣治之東而南對金紫山峯巒崒護效美呈睥蒼翠如繪殆天作之以助文明之象云正德六年學前民家比屋焚蕩有司不加禁虞競爲岑樓若樹塞於門屏之間兹山之容不可復覩于是爲堪輿之言者以爲未火之前士之論秀於中者科第接武既火之後而稍衰焉殆其應也嘉靖十九

年侍御傅公鳳翔王公獻芝按部視學周覽形勢詢而嘆曰堪輿之言得無然乎迺屬縣令錢君邦彥圖之錢君不欲煩民以徙也第裒土埤基舉學宮而崇之高凡數尺而所謂金紫山者僅見其頂士猶觖望焉越六年學前民家復蕩於火岑樓空焉于是教諭何君星訓導陳君天秩陳君大曉等曰文明之象得無更新乎言於憲副歐陽公清歐陽公曰茲維士心不可孤也言之侍御高公懋屬縣令黃君宗槩圖之未幾

解去胡君希顏代之復與訓導林君榕劉君鵬言於侍御楊公九澤楊公曰茲維舊貫不可沈也乃屬推官葉君材圖之葉君度地廣狹爰始經營廟庭之前築露臺一方露臺之下除為明墀徙櫺星門於戟門之址戟門之外除為泮池規畫甫定不竟事而代去迺令縣令周君世遠雅獎儒生躬行教化期年之後政通人融百度咸理迺稽故牒而考其成曰舊貫渝墜時予之愆毅然鳩工夙夜綜理三旬而露臺平五旬而

泮池浚綽楔樹矣猶以門衢未闢而金紫山之侵削者未理也復與教諭鄭君汝清言于侍御裴公紳重加繩督于是學門之外裒為大塗列構重門砥平弦直而朝山面勢裒土增封凝護完好遂能含和布氣孕吐雲霞霏郁輪囷若留若往所以朗豁襟胖發助藻思者無殊曩時觀者莫不心曠神怡翕然稱快矣于是鄭君等嘉羣公之盛舉將琢石以識迺遣鄭生教林生琱謁予丘中徵文為記予則聞之民心有欲天必

從之況士為民之秀者乎黌宇更新而士心快覩昌文之會謂非天啟其端耶雖然學宮者將士羣居以學道也學道之要明性而已矣方金紫山之壅蔽於岑樓也亦猶吾性之靈壅蔽於物欲也岑樓闢則山容見矣物欲袪則靈性昭矣然學宮之制經營十餘年或作或輟迺克有成學道者而作輟其功未見其可也夫郢書而燕說之猶可警道況學宮者髦士之所朝夕撫景觸物之際將無有犂然發悟者哉若夫科第

之昌則文學道之餘事爾建學原始則前賢之記詳之予故不敘系之詩曰維茲學宮伊誰之績憲臣宣風良牧効策顯允周侯丕承碩畫髦士攸宜百世無射學宫伊始爰而名山挹奇攬秀藉彼孱顏屋豐家蔀有櫚㡯頑天啓其會大觀迺還天人協應振古宜然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雲蒸霞滃渙發華妍人文浸朗地靈迺宣迺築露臺露臺佶佶迺鑿泮池泮池湜湜自堂徂門爰構爰飭介爾高明拓爾偪仄奕奕新宫我

侯戾止多士横經說詩考禮在器爲瑚璉材惟梓愷悌作人寧論槐市邑有良牧庠有明師多士景從是因是資翱翔藝苑涵泳化涯逵鴻梧鳳屽瞻羽儀奕奕新宫羣公遊治無言不酬無德不識歌以永言文以紀事多士游斯無忘所自

福建按察司重作囚舍記

福建按察司建於洪武甲子迄今凡五崇修而廨宇苟完獨不及囚舍湫隘特甚視如馬厩豕圈爾囚入踰月始給食先稱貸以糊口人執其變煬燎欝攸薪燭未艾獄卒乞之往往愒剋以索價蓋拘繫無法故有反越之虞恤贍無所故不免殍瘥之慘嘉靖丁酉劉公以副使署事閱而嘆曰是何簡陋困仍之若此也迺發帑金二百八十兩鳩工庀物拓地而作之爲舍三層層三其室北三室以居囚之殊死者與絞者中三室以居囚之流者徒者南三室以居囚之待對而頌繫者室中施板以隔濕氣石垣鐵戶衛以

重門門上有樓獄卒居之夜伐鼓以應漏外爲圜牆周以徼道偵卒巡之擊柝傳籌旦明迺罷中唐有井井吻五寸僅容甖瓶傍垣鑿石池以澡疢痏瘯蠡別作側室以居坐婦西爲圊室飢竇複壁穢臭無游囚入以其日給食人米一升炊以都竈養卒尸之孰則官涖而名須之入出有籍而糧乘之上罪桎拲梏鉗釱卧以檻榻晝則啓之中罪桎梏卧以柙榻晝則脫之下罪縲紲覊而已旦暮獄官獄吏就閱之三日庭閲之

振淹訊抑察創瘡傷軫其苦楚疾則療之歲役醫二人稽其愈否以爲賞罰增獄卒爲五十人量徵其直以售薪燭朮艾官爲度支入出有籍舍南爲司獄廳稍東爲獄神廟葢規制宏森而條理悉貯囚皆安其恵而忘其嚴弱者不瘦強無狀者不得萌騁也同官有妬公者私竊議曰是夫沾沾喜作自利爾聞者憤焉經歷陳君雅知顛末嘆曰是舉也百世賴之而沒其名是天理不白也爲予誦之予惟古之君子本仁義以

行法故不忍以必死待垂絶之民雖垂絶之民亦諒其上無欲殺之心故不抱恚以瞑目是以闋囹圄以象貫索聚罷民而幽之窘辱攣固者義之所以爲斷也閔其死亡而展其疾苦寒燠飲食必調於時者仁之所以爲育也仁義並用而法施焉故能殺之而不怨刑之而不懟刀鋸陳而不麾也劉公之政謂非仁義兼施者歟往歲與公同官法曹法曹推公善獄公嘗慮囚監大辟囚就市者咸稽顙公前涕泣而去縉紳奇

之修爲詞詠迺今又移法曹之政施之閫中使閫中之囚永永服德延須臾於垂死不應死而闌入者又不至枉死閫之官吏襲公成事操縱有常即高枕弗惕也謂非上下受福者歟且以百七十年缺畧之典而數月舉之可謂宜力作室百堵費不滿二百金可謂節財縱自利何規尅於戔戔即喜作又非飾臺榭丘池供遊衍也况乎署事者凡百他諉無害而汲汲任之可謂服公圖忘身計者矣而妬者云云何其瞢也予

既偉公之績而又嘉陳君之義故條述之公名應授字以中江西泰和人陳君名詔句容人督工者千戶韓春也

重建兩浙都轉運司寧紹鹽運分司記

御史董公綜鹽筴於兩浙興廢剔蠹嚴恵咸宣精白之聲章於謡詠報政之歲爲嘉靖二十八年而寧紹鹽運分司落成諸凡經畫皆公指授而公顧讓美不居曰此皆前御史之績也不可無識迺檄紹興府知府沈君啓同知俞君憲馳

狀於錢唐田汝成請爲之記汝成筆其狀而記曰　國家設都轉鹽運司於兩浙而四其分司相助爲理凡以急邊儲而重鹽筴也寧紹二郡介於海隅斥鹵廣衍牢盆之課倍於他方爲場司者十二爲批驗所者一而以分司統之司署舊在紹興府治東南里許前元大德初即宋錄事司而爲之者　皇明因之歲久且毀既廼併其地而沒之民間正德十三年運副林堂言於御史劉公勘復之度地居繇重構廨宇門堂寢

室翼廡周垣規局畧備然鹽官以榷利爲鹺跡往往引避省城而憚行支郡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鄢公奏言於　朝以爲官以分司爲名則任有恒土矣廼不循疆督課而群聚懸居第以文案照攝非制也請令分司官各居其方而修其職庶責有歸而事易辦　朝議從之議下而鄢公代去今御史董公承之廼飭章程明職掌察勤惰崇修廨宇登榜於門楣森然煥然條焉改觀分司之官忻然若有寧宇而凜然莫敢越制

也夫　國家急邊儲而重鹽筴其法屢更而賦不加益者抑末之政苛而培本之論鮮也夫亭户之生鹽猶農之生九穀也分司之親亭户猶郡縣之親民也故其視亭户也猶子弟也其視賈人猶爲我化居之館客也廼今亭户賈人兩病而交懟矣其在亭户也草蕩侵匿而莫之復也鹵丁移亡而莫之撫也科擾於他徭而莫之爭也勸賑有餘粟而莫之給也夜典宿騔操切羸弱而莫之禁也其在賈人則守支留難而

莫之遣也掣兌折閱而莫之末減也而顧驗驗屑屑較衡量剝羨餘累錙銖以稱益課抑末之政則苛矣而視亭户賈人猶秦越也惡在其爲子弟之恤而館客之綏徠哉夫鹽筴之官任專而體一苟非同心不足以集事嘗諸采杼者焉巡臺提其綱都運理其緒分司繹其緯斯端幅有條而不亂矣故事有便於亭户而患於賈人者分司關於都運都運白於巡臺巡臺酌其可者而行之利其有不舉乎事有不便於亭户而

妨於賈人者分司關於都運都運白於巡臺巡臺酌其否者而止之弊其有不易乎夫舉利易弊鹽筴之大綱也而必自分司始職於斯者可以覩培本之論矣若夫避嫌引跡群聚而懸居不思當務之圖而勤將迎以徼浮譽是謂畔官是謂離次其視司署猶唐肆爾非上官建立本意也劉公廷篚字器重江西安福人鄢公懋卿字某江西豐城人董公威字某河南人三賢協心同底於治故登其名若字以稔來者先後贊

襄則林君沈君俞君有焉故亦得以名垂是爲記

王陽洞天雨遊記

王陽洞天者以王女潭得名溧陽史恭甫別業也唐時權公德輿有言宜興山水當以王女潭爲第一其時樓臺亭榭之崇麗與否不可知而泉石嵓壑之勝想猶今日也己酉之夏訪恭甫於溧陽將偕往焉而溧陽去王女潭可百四十里所澍雨沇溼兼旬不霽予有倦心恭甫嘆曰千里命駕而憚雨阻之何與之不猛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月之令也可以升山陵遠眺望者時之經也予固悅於禮者而不按時宜哉相與逌然方舟冒雨而往越宿抵山下登麓未及半里所風雨交作紛射如矢進憩山門閱鉅公遊覽諸作甘泉湛先生詩有云秉燭將船入通宵冒雨牽遂相與嘆曰疇昔之夜得無象之先輩高風山水之間興寄不淺矣進次沸玉橋奔流疊躍峽束碕排抑極而鳴雪噴銀鏘瀉乎橋下

進次琪樹湍湍上櫸木一株唐元和時已稱爲千年物迨今二千年矣傍有籔與樛繞大可湍拱殆亦三四百年物也籐樹交加上嫋旁綴若幢豎帷張蒼翠鬱蓊絕無老態少憩於漱玉軒迤邐而北觀金液玉液次王光閣閣當玉潭北卣厓溜四周淋漓潭底懸者如綫濺者如珠淙淙泠泠若奏金石潭上石梁橫亘薜蘿皆侵滑不可度進次玉清祠焚香瞻禮少憩西翼室閱初平林由初平林而西經盤玉隈人手一蓋而

蘿棘遠揚觸面罥髮左右顧避傴旅而行登縹
緲亭亭前雜樹葱蒨色染衣裾陟飛磴數曲爲
瑶臺臺後爲芙蓉城自盤玉隈至此斗折蛇縈
披幽抉奥然後達高明遠眺望雖雨色溟濛而
眉睫亦展矣臺隅恠石森列虎伏鸞騫鏤瓊點
黛者不可勝紀自瑶臺而東經期仙竅又東經
觀音嵓歸憇玉陽山房觀八卦室雨少霽更衣
西出比至龍淵大雨復注若㚟期應者龍淵積
水汪濊有艑可容八九人人負一石登焉敵水

沇伏迺穿石穴抵後壑上嶇崟而下黕黝信神
物之窟宅焉又西入君陽洞洞中有砥平鋪可
丈許水浩浩滾瀠四隅去砥面僅指許令人負
涉而登水聲嘈聒不辯笑語聊布几引酒數觥
而出斯行也役人霑濘帖罷幸且已而不已卒
成勝覽而予與恭甫躡蹻而行墊巾而返興亦
豪矣是夜雨不絶厥明言歸則王潭之水飛薄
而下或滙一壑或分數渠或趨而左或奔而右
或伏而不見或別去數里忽復來朝若不忍舍

去依依相從者比及平麓則畒隴滿盈無復徑
術而土人言此水初發猶可涉也少頃則漫爲
巨湖矣舟中偃息靖言思之世有高貲之家豪
宦之子治甲第闢名園輦石爲　䟽流爲池覆
土爲臺繚以周垣扃鐍邃密恣娛獨樂雖鄰里
莫得窺覘焉迺恭甫以秀朗之懷超脱淟壒饕高
之暇繹其緒餘游情山水因自然之勝而崇飾
之搜奇剔瑋標勒嶶名亭榭樓臺位置得所使
海内之人聞其勝者咸得涉足而寄目焉而文

英墨客煙霞之侶各以所會覽拾而歸芳跡流
音增重山水垂光無窮其襟度所幬何如也又
明日別去過荆川唐公應德爲應德道之應德
曰若然則公於龍淵猶未見底裏也夫龍淵秋
清氣爽朗日中懸石壁下插恍惚百尺水底恠
石峨峨槎牙上矗令人毛骨聳然若公疇昔之
遊謂得雨山之趣則可矣緣此談龍淵未也此
地有滆湖瀰漾百里乘風放艇出沒於煙波洶
湧之間亦一奇景也公能往乎予曰願相從也

遂泛小舟行七八里所延緣葦間進次湖口則斜日掌霙繁霞映水下上一色爛若丹爐傍岸諸山纖如抹黛進次里所則衝風欻起駭浪揮霍拍舷激棹濺沫飄巾應德笑曰今日之遊不更豪哉因歌杜子美渼陂行而返嘗別時謂予曰公昨遊雨山今遊風湖邂逅之間竟成佳對矣雖然予則聞之戲不忘規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君子處倉卒而不改其度也予曰樂哉斯遊得善言

者三聞禮於恭甫聞書詩於應德山水之勝又何足云再拜而別是爲記

武夷山甘泉精舍記

凡居以精舍名者皆君子育德修道講學之所也精之義何取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故學不精則無以見一一不可見則所謂中者胡從而執之胡從而用之故精也者非摭拾於睹記而蒐獵於纖微也省之虛靜以擴其端順之感應以宣其用持之寅畏以防其辟揆之可否以諦其是參之書史以憲其成秉吾心以蒞萬事澄然朗然莫不畢照而作止云爲鉅細咸理然後投以造次而不躓觸以情僞而不淆貞以守之謂之一時而措之謂之中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與于此故精非從外得也瑩于心而練于事者也學以精進道以精明德以精富一也者吾心之大本也精也者吾心之大用也近世講學者以隨事精察爲務外故諱而不言相率尚尚明而棄沈畜樂簡

易而鄙勤渠以覺悟爲天真聞見爲障礙不屑踐跡之矩而遽談上達之玄其言曰心即理也是以聖人有心法無事法不涉文字不主嚮往率意而出之隨時變易而已方寸之中脫有澄然俄頃之清朗然區蕞之明即拳拳保之曰吾其執中以致用乎條析未精而持守不一百爲攻取倏忽繽紛澄然朗然之景冗不可求而應酬外謬譬之懸爝炬于夜室莫效奧窔之辯而何賓主筵几之可覘也以此談學不亦惑世誣

民者哉然則吾精舍之名良有取矣我增城湛子天民之先覺也其道以自然爲宗其教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實其功以勿助勿忘爲度合內外兼精一循之有序而會之有本足以闡聖學而開迷途是以隨所戾止從者雲集而白下青陽江都宜興南海曲江福山斗山天泉羅浮大方名壤率有精舍以寄行踪蓋德儀之感孚自爾欣構非條教督責之所能强也今年秋湛子以大司馬得告南歸來遊武夷盤旋信宿喟

然嘆曰美哉溪山茲固晦翁欲建茅茨以遺紛囂者哉先生既去而從者悵然擬作行窩以冀先生之復來也于是王生子潛劉生世澤周生維翰任生憲夫等謀於推官周君琦而舉之周君以汝成嘗辱先生之門白事于我我則極縱臾之而黃君雲淡者從先生自南都來敦靜有求衆遂挽之請留董治廼卜旁壤於靈嵓之隩兩山夾峙而中有平疇崖广穹窿與如敞如深而非鬱夾而非曠奇邃之景蓋天作而地藏之

以遺我攸宇也黃君廼相方貿亟鳩工飭材斬惡木剷翳草疏汚渠構飛樑繩柱徑繚周垣作精舍一區虛其中奉棲先生之像以肅瞻謁左右翼室羅貯圖史負中峙之臺峭壁千仞列三才峯爲前案青擁戶庭凡一泉一石之奇者咸立名號倣古盤銘之義俾目擊而道存焉王生等各捐長稔之田積廩餼以待同志之來者復作陽明遊祠於精舍左方陽明者餘姚王子蓋與湛子同道者也王子避難時嘗微服過此云

爾工既訖事以復于成成廼率諸生往造謁焉息焉游焉徘徊彎繹儼若侍几席而聞謦欬也夫自朱陸之辯激而精一之旨皆晦翁之意先條析而後貫通由精以及一所以督人下學之功也象山之意先本元而略文義由一以爲精將以戒人外求之弊也夫理不離心而事不離理雖稍尋行墨者猶知之而況二公乎然則在晦翁未嘗令人索理于外而納之內在象山亦未嘗令人謝事于外而空明乎內也第啓之毫

蘉而拓之尋丈亦勢所必然是以宗象山而失之者或淪于空杳宗晦翁而失之者或蔽于支離皆末學之自弊爾豈二公立教之本心哉我朝經學以朱傳爲宗間有肄其言而不通其意者迺謂理從事寓者也必事事而窮之而洽聞强記者牽制名物不復有反約之實陽明王子憂之迺倡爲致良知之說以示人元元本本之歸以救時弊其學有似於象山而實非挾象山以毀朱子也自陽明之教行而學者稍知趨向

然有肄其言而不通其意者遂謂理從我出者也率而行之事無與焉而凌高厲空者雄談性命不復考實踐之功甘泉湛子憂之迺倡爲隨處體認天理之說以示人一本萬殊之用以救時弊其學雖異于象山而實未嘗排象山以併及陽明也故陽明之於朱子稱受罔極之恩豈敢操戈入室而甘泉之於陸子亦曰象山非禪也而深憂遠慮則槩見於晚年所著楊子折衷一書大二先生之道未始不同而立教之緒餘稍異會而通之無弗合者乎恐兩家弟子或不相下各持論以爲高故章章辯之以明精一同歸之旨而精舍遊祠之並建亦以同致景仰之私也若夫經構之制則于維記詳焉

潮溪草堂圖記

古水之東仁壽之鄉銀河之水出焉環溪而聚者爲銀村銀村之族以謝氏爲望姓而謝氏之右有淵陂焉蓋銀溪之所發源也銀溪之流潺湲潔澈瀰瀰沄沄不舍晝夜此其常也時或水

脉稜稜重波鬱起不石而激湱若潮聲則其鄉必有特達之才策名科第者故里諺有之銀溪潮出英豪謝公順之世居溪畔榜其楣曰潮溪草堂而公舉進士於戊戌之歲溪竟潮焉迺今分憲浙右銜懸鑑開雷電合章氏以兩造至者舉無隱情浙右頌之曰剖覆盆兮謝青天訟無越宿兮吏不索錢自是間望日隆臺省馴陟矣而公襟度玄雅軼脫埃壒跡寄雲臺之上而神遊丘壑之間其言曰通塞者運命之大分也山

林者士人之恒棲也是以鍾儀縶而楚奏莊舃貴而越吟自古豪傑之士曷忘鄉曲之情哉廼繪所居草堂爲圖一卷置之座隅朝夕寓覽予因得而披閱焉草堂者廣不過環堵室不過數楹土砌茅茨椽桷不斲然而大江横前群山當戶則極遼曠之觀竹樹參差嬋娟翳薈則蘊幽深之趣賓主對談壺觴歌詠座上之履未空而檻外之舟已繫矣昔者子雲西蜀之亭停橈問字淵明柴桑之里携酒欵扉公之所居得無像

之然乎夫人狃于所安而便于所習往往華艶之歸而移其堅白之守故鳲鳩之詩有之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夫惟内有如結之心而後畫一之儀可表見也故安思初而佚惟始者盛德之貞也薰沐膏澤而歌詠勤苦者大雅之調也君子不以身殉物不以欲滑和故履境異於前而視之恒相若也狐貉之於緼袍其衣殊也而煥相若大羹之於藜藿其味殊也而飫相若結駟連騎之于下澤欵段其乘殊也而安相若峻宇雕牆之於繩樞甕牖其室殊也而居相若夫然後内外兩忘忮求咸泯泰不驕盈而約不隕穫也潮溪公含和而不乖推誠而不詭纓紳而朝則從大夫之列夢寐而適不忘小隱之歸其在臺省也猶其在草堂也而其視草堂也猶其視臺省也可謂通塞不揺其心而富貴能一其守者他日陟台階運手柄圖回巖廊之上必無遺念於閭閻矣是爲記

白坪山房圖記

白坪山房者白坪高公世業也高氏世居白坪而子姓蕃衍髦乂比肩代有顯者明爲地靈之助而司徒郡守皆以碩德雅望奕葉後昆清白傳家鄉評歸重又出燕翼之貽謀焉不徒侈門祚之盛而巳也公之言曰世之談高氏者率宗渤海固吾高氏之遥系也然而遐哉不可叙矣而西川之高徙自麻城自麻城而居白坪者七世矣禮自本國徙他國者子孫以始徙爲祖而別爲宗則白坪之高固可稱宗於渤海也况乎

土高曰坪明不夷於洿下也厥土惟堊明不雜以他壤也卜吉而居無踰此者吾將於此而肯堂焉第得歌於斯哭於斯父兄子弟聚於斯吾願足矣遂榜其居曰白坪山房云公今叅政浙省不勝桑梓之思迺繪圖一卷間以示予第見山勢蜿蜒若斷若連若龍蟠焉土脉穹阜含和布氣若龜曝焉局面端凝而拱衛整肅界以長川流無支漫若冠冕束帶無愆儀焉作而嘆曰美哉溪山信髦乂之窟宅也昔者杜陵韋曲以望族著名北郭東門以聞人繫氏白坪之高得無類於此乎且公冶行光朗厚德清修有光山水白坪之名因公益重矣夫樂樂所生禮不忘本白坪公深惟祖德之豐而元本山川之美非達禮樂之情者不能也雖然地靈人傑理則然矣然傳世七葉而策名賢書九人玉琢金相前後輝映吾故知有燕翼之貽謀焉不然青紫充朝渙推王氏冠蓋塞里唐重崔家然忽滿盈之戒[illegible]清白之風門祚雖隆秖益甚過爾白坪

公喜曰美哉斯言昔晉獻子治第而張老歌哭焉陳君子猶謂之善祝也而况於斯言美不遺規請書以為白坪山房記

漳南道開路記

汀漳巖郡也介於萬山鳥道盤紆毒草蒙密為暴客逋藪先是按察司分兩道以領轄諸郡而汀漳分隸判不相統視若邉圉使節罕歷故路廢弗除成化中立漳南道於上杭以領轄汀漳而二郡始相聯絡復立永定縣於西偏為嶺左䢸壤徧地新民鮮諳法令自漳入汀者東由龍嵒西由永定東路險遠不若西路便而驛傳舖舍俱從東偏故東為孔道行部者率由之而輿夫之費跋涉之勞葢有年矣豈非創始者鹵莽於謀而仍貫者憚改作也是年秋八月侯公廷訓以按察僉事分巡漳南威立恵流百墜具舉迺極封疆所履達於四隅諏求疾苦父老咸言汀漳比鄰之國也緩急相援往來之道非近易不可第路廢弗除行槖匪而弗葺故上司罕經

永定新民不得頻覯官府習法令儀度不若開西路便公以爲然迺采其議白之巡按御史王公瑛覽而報可迺遣永定令唐燦上杭令伍遵綜理之刋芟草木隨高堙庳而两山之阻夷爲大途遷鋪舍於武陵赤石竹坑諸路連延布列以給傳送比之東路减其遠三之一又少險阻既近且易行者安之改平西驛以附縣治拓舊署以建御史行臺規制弘壯堂陛有儀於是唐君以其事白予曰是舉也二郡永利維侯公之

績不可無紀敢以爲請予惟爲政者率樂因循而憚改作即有舉措又或横主胥臆闗格輿情拂戾土俗莫克持久迺侯公諮求民瘼不憚躬閱俯采群議而折衷於心豫而不徭俾二郡之民脫險就夷蠲其勞費行部者將按武焉宣法令振軍容新集之民習於感化是誠不可無紀也雖然予竊有感焉夫人情樂近易而惡險遠也豈直道途然哉秦以嚴刑峻法偃蹇其民民不堪命騷然而趨漢歡若更生其去秦而之漢也猶脫險阻而就坦夷也故曰平易近民民乃安之夫近則不怨平則不疑爲政者推此心以涖民而民弗與者鮮矣吾聞侯公涖任數月爾給糴本廣儲畜平徭役詰戎行表義勇修橋梁凡所規畫動中機宜無非平易其心以近民者然則侯公可紀之績不止開路建行臺一事而已

三友堂記

桂山馮子治圃江壖環丘頫壑尚飛遯之操復

考槃之篇於是刪芟凡卉輪廣廓如獨樹松竹梅三種種各一叢秀色青葱離立左右儼若縉紳之彦冠冕佩玉頡頏而鏗鏘也馮子時時撰策高詠翺翔其間卞昃忘返視其契也不紹介而親其晤也不謦欬而喻者而馮子則又語人曰此吾三友也或曰異哉子之取友也鳥獸不可以同羣而參之草木何居馮子曰噫獨不聞古之人有米子元章者乎見奇石輒拜曰此吾石友也夫石且可友而何異于松耶竹耶梅耶

遂爲堂一區于圃之隅額曰三友之堂復爲歌以落之歌曰維松翹翹維竹斯耦維梅斯右頡之頏之孰我良友孰我良久友節友貞友潔其英不歆不零霜雪崢嶸用考我德歲寒之盟於是田子聞之喟然稱曰善哉馮子之取友乎夫宏大觀者類物情以索義寓至言者遊方外以采真故心有所超雖尼覽可以語道趣無所遻即保傳廢其大猷是以君子脫畧形骸而披領要耿然後沼沚溪澗之毛可以昭忠信而舟卮

几杖之器可以備箴規也若夫綣性取之佩韋治國洛之牧馬運書與於舞劒論學演之斲輪皆能觸類旁通緣情生覺何者有所悟者必有所資也何獨至於馮子之取友而疑之乎況夫友也者投分易而久要難故臭味不倫薰蕕不可以並措愛憎所軋膠漆亦至於終渝是以朝夕之市諭其盈虛而衡纊所加揣其輕重睍炎凉以趨避擇枯菀以翔集嗚呼友道淪喪肇自衣冠憤激之言起於明哲是以翟公書署門之筆而劉生廣絶交之論也迺今馮子之取友也託物章義茂勢利而泯炎凉以矯頹俗其能久要者歟脫畧形骸而超然方外其宏大觀者歟寓言於此而顯諷於彼其憤激者歟不然馮子行高而視下德盛而禮恭隱不遺親而貞不絶俗久矣故體物不二則四海皆其同胞取善不窮則千古可以論世而顧肯淪蹤介圖比伍草木耶馮子欣然曰吾志也微斯言吾無以自解於世矣請書以爲記

田叔禾小集卷之五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蘅　私抄

書

上巡撫陳公書

下官無狀承乏茲土吏治民風麤猶涉獵竊抱
隱憂欲獻過計言之則似迂愚不言則失智者
未明之覩蹇且病訥孤憤之懷誰與抒者顧明
公往矣用是忘踈謬而論記也下官所憂非爲

二三小吏幾微墨守負課程慢期會也廼所憂
則長慮一方積弱之弊爲梗難支爾今之爲貴
州者類曰羈縻而治此非高明識治體長者言
也廼今所患正坐此爾夫羈縻之令先王所以
待夷狄也貢賦不徵其國朝聘不列其君是以
來則修委積之餼去則申疆圉之守視若牛馬
然令勿踶觸而已若夫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
者[illegible]亡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之加夷狄一等
[illegible]不爲要荒者乎貴州雖絕遠給繇入稅與
內地無異青襜之使交轂而馳非要荒之服也
柰何欲以夷狄之法待之哉善乎諸葛亮之治
蜀也曰南中反覆非振法不可其時若馬忠之
守牂牁李恢之叅帷幄皆以威稜誅鋤豪猾故
夜郎終孔明之世不敢稱叛近事若馬燁顧晟
亦以殺伐震慴八番八番之民祠而頌德至今
不廢未嘗以嚴譬二公也豈非真高明識治體
長者哉今夫御馴駟者垂其轡的駃騠之騎則
重勒而複嚼中州之民譬則馴駟也邊陲則駃

騠之騎也垂轡以控駃騠之騎鮮不摧轅而覆
軌矣夫貴州右引巴岷左屬象郡南扼昆明之
吭以藪湖襄四面阻險百夷盤據官吏出入非
兵衛不敢輒行鳥道崛嶜溪谷間之毒草蒙密
炎蒸歊臭曾無尋丈之地馳可肩儗卒有椎埋
胠篋之奸呼嘯跂启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
多磽土灌以流泉沃而斂樹故四方流冗亡賴
[illegible]聚此焉逋藪慮不爲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
[illegible]動擾之則鳥集急之則麕駭非有邑里名數

按比伍而尋躡也宣慰安撫長官諸司裂壤而守各私其家豪舉角立幽明之誅不登天府故婪虣者無懲非若中州之吏憚繩墨競業檢束也夫以孔棘之地雜以易動之民統以無嚴黜陟之官而部刺長吏猶欲一切寛假莫其苟安胡可得也是以雕結之酋雎盱自恣加以逋逃黠桀嗾弄其間箝制官府一有按驗輒揚幟而號曰吏激我變其倒行逆施之事胡可長也國初戍卒二十萬今物故去者十八九矣其一二

存者又直以給負擔掫徼之役供行李往來非能鼔甲而馳擊刺素練也指揮使而下又率選耎雜伍庸隸曾無諳韜畧緩急可倚者也夫以緩急無益之將帥不練之兵強而使之雖五尺之童知其難矣是以一有征勦必藉土兵我軍既單土兵益横始非厚賞不足以買其行幸而凱旋雖鹵獲載途莫敢詰問何也我固無以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蘇洵有言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迺

令藩臬郡守主上賴以宣威德而靖遠人者也其所推用大半以失職左遷之人取具名數若下官者固巳擯而量移者也彼其處心積慮寧復有永圖哉計日而居遷延得代倖頃刻脫去而巳休明之世豈乏人而使之獨於一方靳惜何也將以惡地難治乎則不當以不齒掄擇之人據盤錯之任若以為易也則廟謨巳舛甚非所以戢外而寧內也土官之家率詬隽淫雲無廉恥顧愛威之則帖服優之則傲慢上侵譬諸

小人未可以慈仁導化也今法令曰土官非徒以上不得參提長吏奉行憚于條奏雖受賕枉法者亦以笞杖出之益以驕玩令縱不能褫爵削地與流官比獨不能假律令以屈辱當衆薄責消其桀驁之心乎釋此不行而姑息因仍是隳法而惠惡也人亦有言禳宗萌於睚眦奪璽起於穿窬言治盜不可不蚤也往者阿黑變于尾酒阿旁蹶于清平乜富陸梁于平浪當其初直耿少鼠竊爾失而弗治遂至煩師數年而克

故欲地方無變莫若重購盜之令縣給百金而購一盜貪利忘死者孰不趨之捐不出萬金而諸寨名捕之賊次第可磔矣若發覺而逮鞫者勿令亟配姑禁錮考掠以詰黨與縱未能盡除亦且屏跡他所今之治盜者無論殺傷第隨俗講解以牛馬爲償百一致法重不過充徒而巳彼亦何憚而不爲也夫上之所用既非其人下之所以制馭者又復失體是以法度日弛威稜弗張姦宄公行逆節比起大抵皆覊縻之說壞之

也故曰仁者不廢法而施恩智者不遺遠而察近勇者不牽議而惕日蓋法廢則長奸恩不可得而普也遺遠則憂迫內不可得而救也牽議則生疑事不可得而舉也失斯三者里胥不可以治五家之市而況于遠方易亂之民乎夫貴州之患最大而可憂者莫如水西頃有爲水西之謡者曰貴州區區揮沫可濡其詩謾不道一至於此尚可高拱而覊縻哉若其比周之雄聲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北有酉陽此

三四酋帥慮無不欲屠剪頡頏厚自封殖者迺者安氏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仇殺不可控解酉陽侵烏羅奪麻兎之地幸而國家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脫一方有鋒鏑之警此輩尚肯帖然俯首而巳哉積弱如此而議者猶欲以覊縻臨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心强聒而不舍者也夫法當飭始禍貴塞源今者始巳蠱而源巳潰矣非卓犖明遠之才不可責以善後之治也明公立節慷慨時論所歸誠能采不諱

之言畫永安之策刬積弱之弊折不軌之萌郎使下官永滯炎徼十年不調所以報主恩而酬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裁察無任拳拳

又上巡撫陳公書

日在銅仁聞諸道路言凱口餘孽復肆倡狂氓隷無知妄相眩曜此小人兒女之見非君子之所憂也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鏡負其窟穴草竊爲姦者皆內儲糇糒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

粱以延歲月迺今諸賊以亡命之餘處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讙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酋通諜結納擁群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跧伏其中無異甕缶襁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㲉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睅目而前以膺貔虎是曰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諸賊首禍一招而合者亦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

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經月不餒者無迺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生也夫蠻陬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畧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趣高四塞以困之故謂之得地若我遜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縣倍徙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蓐食屠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稾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困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褰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卧刁斗失鳴則刼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又有膚見宵人狃于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囤之

策不可不距也玆數者雄畧神籌必有成筭而踈腐之識敢效區區者誠忝下屬而綴末班休戚同情廢寢食而過計不敢避越爼之嫌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阨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横鍩人不得並躅迺遣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徃者爐山之變亦甚縱横斈蒙前列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閘屯設所經營數年之間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

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場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效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賞姦而奬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編之氓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當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闤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快

人心而伸國法也道里遼絶消息難真又未得躬奉戎行廁閫外末議懸度之論無補膚公冒瀆威稜不勝惶悚

上巡撫李公書

奉違台範迅忽六年頻播遐荒無由修候憶昔領教慨士習之披靡民風之澆陋嘗反覆尋繹以爲長者之言不敢忘也去歲與鏡石君同役都下亦時時談之頃者訖事南還取道滕縣見其黎庶流移閭閻彫瘵拋嬰餓殍枕藉道傍畝

畝棄而不耕桒棗伐而無禁比至臨城則傳舍閴寂無所棲止託宿民家僅具麥飦葱羮以葦箔布地而已不惟食不下咽而寢亦不能安枕也詢之父老皆云此邑旱潦荐仍逋糧不貢者三歲矣官府雖未催徵奸吏時爲恐嚇況乎近年工作繁興陵廟並作採辦之使接踵綱運之官騈輳逃者懼不敢歸存者累而併去差日加而愈重稅有額而難除積痼沉綿元氣槁索郎有卓魯龔黃亦不能以空言撫字也夫大吏局

面固非時制所宜要其間亦有可以因事設施去其太甚稍解倒懸者然而逡巡莫舉殆亦有由蓋此邦爲齊藩邊鄙守土之官曠世不歷又無鄉宦顯者堪以白事公門邑小事繁縣令救過弗給郎有愛民之心亦惴惴焉莫敢陳控是以利有地而莫興弊有根而莫拔吏有侵漁而莫剔民有寃抑而莫伸百毒千吟爲日久矣伏遇明公代天宣化居高聽卑行將造命寰區豈肯近遺一邑第下官偶有薄見不敢不陳夫見

稚子入井而怵惕萌生非以要譽也下官此舉大類於斯其事之詳則縣令父老自能言之明公試垂聽焉擇其可者見之施行則茲邑之感當不啻詠甘棠而頌召伯也

答陳約之書

日者稅駕武陵適閱橫潦流眄鄂渚言念良朋聞南巡之有日欣高會於不期而風雨仍乖音塵竟阻契闊之懷秪增悽惋爾比接芳訊適在夷落魑魅之裔豺虎之窟瘴霧凄晦之晨得此慰藉真若肓疾之蠲而心痗之瘥也空谷跫然之喻又安足云南州炎德揃衛恒艱伏承冲明在襟起居無恙幸甚幸甚不覩顏色于今三年矣僕既久辱泥塗君亦中鬱霄漢世味物態俱各諳嘗足下試論今何時哉顧眄而言猶觸忌諱俛首結舌亦又矯情徒欲依違其間東迎西忤求寡謗尤不可得也追惟疇曩南宮容裔携手雅步緩帶岸幘雄論縱横都忘爾汝何地位之隔而襟懷之攸與是以汲黯懷忠樂居郎署

陳咸憤世積思京城古今人情諒亦同揆矣猥荷贈言兼致新什發函引紙璀燦滿前足下咳唾隨風悉成珠玉信乎嶰谷之管皆清音玄圃之臺無頑磧也席珍如此陶倚何加而猶興言顑頷屬意雞棲北門抱終窶之愁伉儷甘食貧之守何異負千金而行丐韞獨繭而號寒邪昔買臣困於樵采仲蔚淪於蓬蒿彼在進暮猶致通顯今足下當英妙之年負卓犖之才會風雲之力以軼埃壒之表視彼鴻漸之儀困於樊枳者已翺翔千仞矣行當振翼紫微揚聲閶闔變爲上瑞以應昌期何偃蹇之足憂也足下又云將卜居陽羨唐子焉依此非得策中谿云云信而有徵且聞唐子之家亦裁取給雖徐吾不惜東壁之光而轍鮒難俟西江之水蛾伏而徃狼跋而歸又將于何託處也嗟乎約之計亦左矣僕之愛子何如唐君錢唐腴茂之區何如陽羨舍此趨彼何足下之無聊也僕家世負郭籍祖父之業力田服賈頗有餘貲倘足下晚節倦遊

蒐裘在念吾嘗爲子求田于西湖之溤方山之陽問舍于闤闠之衢治中人十家之産農未雜作巳足優游且其地沃而宜稌俗淳而好禮又有清溪碧石蘭嶼荷洲茂樹穹谷可以遊衍使僕得與足下比鬪廬通袍澤展嬿婉結朱陳之戚敦管鮑之風追二仲之蹤希七賢之逸垂綸荇藻之沼談稼槐柳之堤酌醴焚魚伏臘相勞顧不樂與又何涉千里而孤棲緩急無所爲力也嗟乎約之吾直休矣精華飄忽褰裳何之立

德病于蹉跎建功又非掀揭汨余白髮糞壤同捐良可慨也夫文章經國之大猷致身之上務中古巳還雋茂之士勤名琬琰者率由茲選釋此不務而逐刀筆之末簿書之叢疲神殫力以射榮問棺未窆而名巳沉纖纖乎日及之朝菤爾不亦謬哉引疾之疏閒然不報想置格矣頃草一剡盃以懇辭因郄子以託屠子不知屠子之爲我謀者復何如也川途迢遞莫展殷勤抱悽填膺言詎能述

又答約之書

伻來辱金玉之音慰薦勤懇幸甚幸甚頃聞王體負瘵大類長卿而游藝之功猶不暫懸甚非所以因天人之際保壽命之元也夫陰陽合體氣魄控摶多記則損魄多誦則損氣氣魄既傷精神靡潰六沴抵巇內外交戕攝鍊之家此爲深忌是以子雲發寤於嘔心嗣興劬形于縞髮長吉勸而駭嫗孝先懶而腹便憂樂既巳殊科修短又復異享取舍之分不待諗者而能裁也

陳君青年博雅吾黨所希尺牘片言巳足名世又何必馳騁藝囿彈壓前修晝夜拮据寢食都廢虧冲粹之性積膏肓之疢乎且古今才人垂聲琬琰者類有天助不可強也譬之沙丘之驥若耶之姬要之形不別于驪黃態不離于粉黛耳聞者且以爲麟角鳳咮絕世奇珍安知皐櫪無滅沒之乘而茅茨絕窈窕之姿乎幸而當其時則足以華上宮而充內廄不幸而風塵奄忽亦且驂欵叚而伉犨糜爾語曰無爲名謀視運

否休無與利角覗命厚薄此二言者僕已驗之審矣不識陳君以爲何如也更惟怡神恬寞以迎太和禁絶吾伊以葆真烝涉岐黃之寶訣躋佺期之高蹤上貽慈母之歡心下慰細君之結念不亦美乎昔柳子厚欲已李睦州服氣之術更僕千言猶恐不竊竊以陳君勤學之癖不過睦州而故人愛念之私寔同柳子似不必盛氣繁詞以瀆聰聽也試采納而留心焉幸甚幸甚夜郎遲滯以日爲年頃以入覲脱歸遡游東下

若烏越樊筱鹿鋋原野栗下三宿之戀斬然絶矣行次長沙覬接手釆而軒車蚤發企望悵然萍梗支離未卜合并之所爾

與中允唐公應德書

頃者執事以直道蒙譴屛跡巖壑初聞抱鬱彌旬悲同志之厄迺今移其悲以悲世而爲執事者稍稍解矣僕雖竊禄踈遠然端居靜馳周流社稷之慮恒凜凜焉終夜攤衾不交睫也夫世際乾姤之會盛衰之機驟發大難之端人將駭而不信同狃燕安之習則又覥焉疚心私言之徒負訕上之名公言之則又恐殘骸骨貽老親之戚嗟乎悲哉　國家承運之昌跨凌前代即有阽危之變往往消歇遠告　英皇蒙塵而復辟　武皇盤遊無度蹕道不驚近若諸邊叛卒外連反虜可謂寒心而倏然氷釋南征之議脱不受命構兵其容已乎而負組來歸曾不遺鏃凡此等事殆皆百靈呵護其間非智謀所能逆測也嗟乎居豫者矜履滿者傾覽日月之盈虧

寒暑之遞代天道且不能終古也而况於人乎幸今　英哲在御時振不測之威破落姦膽綱紀猶張然大臣急于順主廢謀國之遠猷庶官巧於取名鮮修職之實抱儀文繁縟而慈祥檮索忠讜遏塞而貨佞紛綸帑藏竭而土木猶營災變仍而戲豫自在北狄覬覦則上下周章漕渠泛涸則東西騷屑即使昌運綿長萬無他虞然憂盛世而危明主非臣子所能忘情也夫上有督察之術則下有規避之奸上有静攝之名

則下有偷惰之習上有文過之跡則下有獻諛之策桴鼓之應寧足怪哉祖宗罷丞相建六卿更進用事故無權雄抨彈建白雖屬垣臺而百司亦許以其職諫故無廢事迺今批答繁而顧問寡六卿希得召見庶官言事即以越職譴之十九瀕死故皆卷舌不諫夫聞見塞則不得不兼狙緝爲明批答繁則不得不倚票擬爲助此治亂轉移肯綮大較誰爲言之而誰爲聽之嗟乎悲哉方今士大夫以苟容爲福盡節爲愚不

惟不諫而且妬人諫若非臺垣之伍即指目哂之曰是沾沾徼名者死何足憫嗟乎夫人捐毛髮體膚父母妻子之養以靖獻于　君王而猶不免越職之謗則皆將折服立權門緘口取高位然後爲守守也竊聞成化間章德茂羅廷璽黃仲昭莊孔易以諫罷燈火忤　旨外貶科道交章申救竟得改官時謂翰林四諫夫四臣抱納忠之忱垣臺極愛惜之力　憲皇弘從善之度如此盛事不亦曠世希聞者哉執事崇德飭

行蔚爲時宗而羅趙二君亦復特達雅稱三元項以朝儀疏闊爲諫此寔六卿更進之端倪也怒忌横生竟以削籍科道未聞有交章救之者夫以三元同聲一朝騈罷比之章羅諸公尤爲奇偉使漢人逢之必將爲語爲謠以極標目光史冊迺今文字不逮漢人即使爲語爲謠亦不磊落俊雋可誦可傳恐遂泯泯落寞良可慨也雖然執事豈沾沾徼名者哉進不負君退不失己完骸骨守蓬蓽不貽戚于所生斯已矣僕懇

拙不諧世態連年求歸猶未得請今已懇疏不識主者作何判置以僕之不得歸故欣執事之歸向移其悲以悲世而彌旬之鬱稍稍解也山居閒寂眠食自如珍攝幸甚

與翁仁夫書

胥江會李月山談左江平定之績甚悉歸美於執事甚厚嗟乎人患不修職爾鶴于陰而聲聞鼓于宮而谷振實弘聲茂于今有徵幸甚幸甚雖然事無全功而願有時謬責望者易浚而取

必若難期是以詩人怨于揭之求而智者戒負縞之射又曰行百步者半九十言末路之不可保也左江荒僻秕政繽紛賴允寧謐而倫李寰斯趙楷闘藤峽編管十八村尤爲瓌瑋又如交南罷討力可回天活數省生靈之命足以勒鼎彝而刊琬琰執事之功亦偉矣優以禮貌寄以腹心騰卓犖之稱犯行輩之忌執事之取重於當道亦特矣雖然恐非執事之福也喘嗽憤作而詰辯嘈呶肌骨削減而案牘糾繞多言損氣

多慮損神兼以莞簟未安羆熊罔兆鐘鳴漏盡而不知止誰如執事之苦心哉廼今府江藤峽兩虎咆哮隻刺則偏驚雙餌則兢駭茁貕日横法令難施縱設王官尚煩訓擾而執事欲一力當之可謂勇矣幸而范事願君少休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非所望於執事也昔人有言士爲知己死知己豈易遇哉苟則相推過則引己讒謗不聞而死生不渝此豪傑之士所以甘心委命以圖報也執事所遇何如人哉不遇其人而欲冒危履險以應無已之求亦已難矣夫廣西多變之域也左江既救必將煩君以府江不然則移君以八寨又不然則古田瓊崖之役次第舉矣是賢者無假息之期而愚者永游優之樂也諺曰巧婦忘飧懶婦倚門夫人束髮行義而沒齒令終豈非吉祥大願乎顧事有難料而幸不可常是以駁馬伏於力窮而畫蛇敗於添足宜僚弄丸九轉空中而不落客有教之者曰止止不止將隳前聲願執事采宜僚之喻鑒蛇足

之譏思末路之遥保永終之譽幸甚幸甚

與居諭德文升書

頃客京華偎承延款聆玄談之斐亹霑嘉讌之殷渥舊雅新綢又要弗替矣南行以上元抵攜李起居太夫人闇報無恙幸甚幸甚伏念執事稟高朗之上資被藻斧之章錦屬英發之壯齡都淸華之選秩有一於斯已足驚世況兼而有之乎雖然愚竊聞之福不可使盈而名不可使侈也故紉蘭握瑾者誨姤之良媒也要津利孔

者招怨之危機也讜談鯁論者騰謗之鍵關也
方人儗物者反刺之銛刃也是以君子絅盛彩
而不揚履幾望而知戒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
而傴三命則循墻而走自今觀之似乎齷齪選
輭持名抱賴與石建孔光同科而達者稱之以
爲必有後於宋固知忠厚積福之基而謙虛育
德之本也執事秉直明義憤世疾回稠衆廣筵
時騁圭角非靈均之露才類國武之招過雖或
濟以溫言怡色慰寵下輩而聞者猜忌云匪由

衷竊以爲翰林非臺諫之伍宫僚迺台輔之儲
年華寖邁則任俠當蠲聞望漸隆則矚盻愈衆
以今日而例之十年之前變乎別局矣古之大
臣以含弘爲度以閔覆爲仁涇渭岐澮而提之
汪洋川岳殊奠而望之坦漫是以進賢而人不
知恩黜不肖而人不蓄慍也況乎狼虎或攣孚
懿親蜂蠆亦駭乎壯士睚眦之怒何處無之是
以抱至德者以隋體爲積學和光塵者以争齋
爲左驗雖則寓言亦有至理伏惟執事鑒小雅
之投畀體周易之匪彭親篤渾之鉅儒遠疎豪
之狂少簡評量之漫語講經濟之鴻猷聞人之
善則宣之不索瘢以責備也見人之過則閔之
不背議其短長也夫然則雅鎮之量弘而和平
之祉永古之名臣所以輔寅亮之業成覆露之
功者莫不由此夫以執事駿明徹聽何俟區區
而庸庵牛公時時謂我宜陳忠告之言故敢陳
布詩云愛莫助之僕與執事之謂也惟采納財
之幸甚

與屠副使國望書

頃聞服餌以龍骨壯礪爲上劑深竊憂之蓋壯
礪澁滯而龍骨燥烈一經火煆猛悍愈加善涸
津液膩腸胃則飲食不化膠經絡則榮衛不流
甚非所以調中和平煩燥也今夫天地之氣暢
則爲春而萬物生孳則爲秋而萬物槁人之氣
血亦然是以修煉者以熊經鳥伸爲法按摩者
以排堤決澮爲踰皆以宣底滯而導榮衛未聞
以枯澁之藥遏方生之氣杜已漏之精欲以壯

元陽而木壽命也故水寒則濁火鬱則臭木敗則瘦土堙則墳其在人也氣滯則欬逆血壅則癰疽內有壅滯而外沴乘之大病遂作夫食生氣氣生血血生精精生神神壯則康強神衰則羸弱故攝生者以谷神爲本必先惜精惜精必先養血養血必先固氣固氣必先調食故食者元氣所由生也食以五穀爲主五牲爲助而蔬以五蔬間以五果飲食適宜而寒暑不犯然後省思釋慄不使傷脾旦實暮虛不使傷胃吐故

納新不使傷氣參鉛點汞不使傷精行此數端庶可保攝區區草木之滋岐黃之術恐難恃以扶衰疲而完禀受也執事試一思之金玉之軀珍重珍重

上魏國公書

昨日江寧縣民楊巨等到司訴列幕府倍徵場租事下官疑其無賴斥不受理次日巨等環馬持狀呼泣漫爲判查始知所列一不爲誣已有按驗不可中止不知曾有聞之左右者否使其聞之恐不當如此于于自若也草場故官地非幕府所得擅佃獨牧餘貲當充官用又非幕府所得擅徵也二者已于律令有礙況可倍徵其入以震驚畿甸之民哉執事仁恕有聞而部曲悍卒仗威雲下以尅其私村氓無知遂舉幕府爲號是幕府斂怨于躬而輸利于下也竊爲執事不取適有爲流言者云幕府之權比三廠之勢田某安能爲不知此言亦曾聞之左右者否使其聞之尤不當如此于于自若也方今　天

子仁明英武洞察民隱少師楊公以擁立之功一不稱旨不保名籍內府諸監多先朝寵臣而陛下御之如驅雞豚皆前代所罕聞者執事雖多功何如楊少師寵眷雖異何如內府諸中貴之親且昵也以下官視之猶不免疎遠之憂爾大抱疎遠之憂涉驕蹇之跡欲倚三廠之勢以自安顧不危哉南京根本重地　陛下所頻顧而軫恤者執事虐用其民無所控訴褁糧走京師　陛下廉察其事下之法司遣官追按執事

尚得如此乎乎自若而已乎夫開國元勲之裔多以驕蹇削迹獨中山王以仁厚之澤延及苗裔執事縱自恣獨不念中山王哉嘗聞中山王出征部卒取民一草一木者輙斬馬前夫以一草較一卒不等明矣而不以此貸彼者顧損少而得多也幕府誠能疆場地以歸有司擒部下悍卒枉之轅門以明徵租非執事本意則民莫不懽然舉手以頌功德是執事一舉而安幾甸之民衍中山王之世澤也所得不既多乎下官

為　天子法吏治事問直不直不得讀計其人顧執事為畱都百僚長義不可不告告而不從執之末晩也法吏之言不能委曲惟畱神諒察

答尚書霍公書

來諭以為鄉士夫之與撫按藩臬府縣交際往來率當由中門不當走傍門趨偏階若小吏之見上官者仰見執事之操履端嚴言論和靜方今風俗披靡勢利反覆上下之交率唯唯諾諾以相誇諛誰能抗節秉禮自珍其身以違迕黨路者走胥傍觀而竊嘆之微執事無所於聞微走亦不足以諒執事之志三代之時國有定士民有定君士大夫出而仕于其鄉父兄宗族混然閭里非若今之時棄墳墓遠桒梓去父母之疆也當其時固有為之連帥卒正方伯者然相見之禮無聞焉鹿鳴伐木之詩畧見稉槩稱其士之賢者曰我之嘉賓也而鄉三物之典亦曰賓與夫賓之言尊也賓之者尊之也故禮賓至門主人三辭明不敢先屈也賓稱摯主人三辭

明不敢當養也尊之亦已至矣而何敢簡其禮以屈其身故古之君子亦莫不自重其身以立節于世非其君不仕非其大夫不見聞有往聘矣未聞有來見也聞有求而不至者未聞有不求而先之也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交者禮而已矣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不謂之入不敢入宓子賤之治單父也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至如夷門漿慱之徒苟有以自衒亦得以布韋驕貴公子之門秦漢而下雖復靡

蕩然丞相公孫弘開東閣以延名人鄭莊爲太司農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執賓主禮何進爲大將軍設几杖以待鄭玄跡其一二猶有三代遺風當是時所以尊賢者何所不至而敢簡其禮以屈其身夫尊賢之禮莫重者賓升階之禮以西爲上夫既曰賓之矣又何靳焉故古者出入大門拂棖臬而已非如今之有二門也升降從兩階而已非如今之有中道也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明不敢君其室也中道之制殆起

于秦漢之交所以尊君而抑臣者而公府之建亦遂因之猶言尊道而行莫敢敵禮也故專道之制以之臨下則可以之尊賢則不可古之尊西階也亦猶今之尊中道也古不靳西階以尊賢今何靳中道以簡士也故苟以其人之可尊也而賓之豈惟三公九卿雖布衣之士吾猶爲執鞭焉苟其人不待上之尊而屈身以求見也則彼固失已矣又何足與議禮昔者子游之論澹臺滅明也曰非公事未嘗至室也古之室今之公廨也古之所謂公事飲射讀法之類也今之所謂公事則請寄而已矣使澹臺滅明以請寄見子游固已謝絶之矣今之君子昧于尊賢之義而其交也率以名分爲重輕故相見之禮頗皆疎畧不講聞執事之論固已驚心而駭目矣然執事之論以爲尊賢之典則可緊以語市道之交則未可執古西階之制以例今中道則可即以士大夫請寄者皆得由中道則未可何也以尊賢之義有未明也然謙厚者集福之基

驕盈者趣禍之府故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石慶入里門必下車則今之士大夫走傍門趨偏階亦未爲失禮也走學術淺薄不能測義理精微以定權則方將與諸生商確儀度著爲一編以附士相見之末簡先此布指尚容賡續

與周克道書

昨日承顧語及爲學之方倉卒未及究竟以相質雖尋復以家累故亟歸情匪得已同志之懷寔有缺望雖然苟有交盃之功固不在朝夕睽

語也復念足下以教化大行屬望于僕僕之哀薄何敢任此矧今之教者其言章章于人僕安敢復有所言以相揚厲雖然竊有疑議與足下一洩此懷不知可否嘗謂今之士子不患無論學之名而患無力學之志不患無谿畧之識而患無沈著之功今之教者率又襲為高明廣大之談而不示以切近精微之序乍聞其說非不霅然心怡徐而究之終無依據是之謂躐等而不顧其安淩虛而不蹶其寔後學薄識愈至迷

途終日譊譊卒隱浮僞亦可哀也已夫古今見道之大者莫如孟子而稱教人之善者莫如孔子孔子曰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夫博文約禮豈有出於良知之外者哉而聖人不以一言蔽之者誠欲學者隨事而認理循序以為功業積德崇自造乎會歸之地爾故當其時為政之對人人殊旨而同歸于治為仁之語亦人人殊旨而同歸于禮至有二人同問而人異其辭一人屢問而時易

其說譬如良醫用藥審寒煥之宜明標本之治如是而人不受益者鮮矣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其慎于教也如是今之教者率先性命之說號稱頭腦不問淺深上下槩以語人經承之士得其依稀惑于想像遂以隨事精察者為逐物而喪心虛衷反照者為致知而率性是孔子之說不幾于傷煩而顧不能如孟子之省約也嘗謂孟子論道得其高明孔子教人始于切近孟子論道譬如淩

歷太山周覽八極丘陵原隰舉團睫下孔子教人則自其平陸而引之及麓語麓及椒語椒及于巔則向之丘陵原隰亦一覽而無遺矣今之學者不屑循平地麓椒之步而好為周覽八極之觀企望雲霄終乏羽翼睠睠沒齒竟為草莽翳臧而已予嘗訊經傳之緒餘約聖賢之旨趣以為五經四書要其極則一字而兼該條其進為之方則千萬言而各得故方其始也多闢之塗以誘其入其既至也則會于一室而四通八

達出入其塗蓋就其識見之近而歆其向往之心鼓其才力之宜而策其造詣之極一行一止皆酌諸心一念一言必揆諸理審義利之辨明取舍之權斯之謂以實心弘實見舉實步以歷實地庶幾素履不愆而率性之原可會悟爾否則頭腦雖明工夫無據名講身心之學實爲口舌之資飾僞長奸論之何益自揣淺陋不能表率即欲聚徒倡說則又倦于鼓脣間以語人則皆墨然而去以爲瑣瑣不知本原殊不可解故

直勉勉循循以自修飭不耐言辭譬如方士得服食之法冀以自養而已非深信篤好辟穀而從者不語也安敢望教化之行哉足下相識雖久而相語未深以此見責寔愧于心書札所陳又不得傾倒肺腑第舉其大指爾若有所見不惜書來以開愚昧是所望也

田叔禾小集卷之六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蘅　私抄

銘　頌　傳　說　誄　祭文

西山銘 并序

皇帝踐祚萬寓寧謐惟南蠻弗靖騷于海隅馮負谿峒推魁保姦以張狙獷一州九縣咸罹其痡時惟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公諧祗承　明詔宣誠運籌征蠻將軍咸寧侯

仇公鸞鳩詰兵戎奉揚天力迺十有二年正月徵集兩廣梟士益以土兵義旅爲師六萬部爲三軍迺掄三司大夫將軍之良署爲褊裨申令紀律經度馬步險易咸有成畫諸將受命豫而不愆三道並進薄于西山之阻剷敚巢窟昏狡以披取其渠魁以作京觀四月移師東山暨于南鄉蠻獠餘息虔慄頓伏願完妻子進比華人于是兩山之隘夷爲大途商旅通行馬牛宿野皇帝休嘉議功褒異將校群吏願刻山石以紀

鴻號提督公讓弗許咸有退言蓋聞漢勒燕然
唐銘劒閣鑾而弗紀是使　皇明之隆掩于前
烈也敢固以請公迺許可命汝成緝其事而爲
之銘是役也中軍則僉事黄澄都指揮僉事李
森左軍則右叅政祝續左叅將程鑒右軍則僉
事鄭允璋都指揮同知高睿督餉則左叅政徐
乾紀功則僉事吳大本綜核諸務則巡按御史
周煦銘曰百粵之墟旹維絕壤獠獞生焉獷雜
虺蜥棲厓伏壑不可覊靮殘我邑閭遂剽公帑

皇帝仁聖化洽軒虞欲並生哉擯而弗誅彼頑
罔悛益驁而盱榛苞棘蔓以速剗芟皇帝神武
眷我炎州旬哉宣哉孰綏遠猷迺命司馬曁于
元侯爰整爾旅南國是柔大憝有慝毋殲脅儔
桓桓司馬秉忠無競烈烈元侯臨事而敬迺作
三軍申以　皇命毋縱毋貪惟爾共令桓桓司
馬烈烈元侯授任嚴明罔敢不遒三軍作氣闞
如虓虎超山邁谿無煩贅皷孰作高山超不假
翰孰謂谿深折葦以斷蟻附蜂屯一駭而散嶢
嶢狡窟闢爲虚畀搜剔叢奥獲彼鯨鯢解甲面
縛夾斧以來宂骨剉胃披其體肢有降者醜完
其子妻司馬有令毋涖功首萬衆無譁罔敢先
後迺曁元侯躬歷丘畝咻噢瘡痍開釋稚婦粤
人載喜載膂如醉之醒牖衷孔明彼逆而
死我順而生惟二公之仁達于　帝庭粤人有
言亂不可嗜各保爾領毋越天軏作善者生作
孽者死惟　皇帝之法視此銘紀

錫類堂銘并序

奉國將軍安河　太祖高皇帝之來孫也系出
鎮平曾祖恭靖王祖鎮國將軍某父輔國將軍
錧代有明德敬事耆老而肅閑有家動遵典則
大梁李夢陽之誌賈夫人也叙輔國之賢與奉
國之克肖而云人言輔國有子賈氏有甥語曰
胡荽不結瓜蓬根不產麻言生必有種也信哉
嘉靖十二年癸巳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巡按
御史葉照上疏言竊見奉國將軍河者明詩悅
禮崇篤彝倫事父母承顏順志就養無方有疾

則翼憂湍容衣不弛帶藥必嘗而後進居母喪哀慟削肌三年不入燕室此皆　陛下孝理弘敷儀刑海內而　宗英首善漸被獨深克致斯事臣又聞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往往酣歌舞競狗馬湎於淫佚章章效尤而河獨敦守天經扶敗風教以先黔首宜加褒獎盜隆展親使善者勸而否者激焉敢昧死以聞詔曰可迺降璽書遣中書舍人扈永通宣諭府第遠近榮之於是都御史胡纘宗曰惟茲德美不可無識詩曰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奉國之謂也遂題其堂曰錫類今年庚戌汝成溥游大梁奉國元子睦㮚闓而訪之延寘賓列拜而請曰不腆家君之懿仰荷龍光願公序而銘之觀示昆仍永永無朽成頓首敬諾為之銘曰天地定位孝道爰興惟皇建極徽猷有恒德教純被萬姓丕承天經地義率我良能皤皤　宗老世孝同貫明發有懷頃步為念朝夕虔恭問安視膳致養致哀始終無變臺臣疏奏升徹　宸聰　帝曰熹哉褒章是崇寵踰九錫賚陋千鍾爰分寶玉疇能比同表宅彰善大雅是稽錫類維何百祿咸宜穆爾兄弟暨于妻孥子孫千億吁嗟麟兮在昔曾侯夷宮樹屏亦有獻子加人一等考叔稱純寤君發省孝哉奉國芳名偕炳高堂有榮華榜朗揭受祚于天嘉祥濬發庭秀三芝門標六闕小子勒銘永著鴻閥

拙客窩銘并序

橫山陳子體道居貞與世無競嚴大易先迷之

戒味老氏守雌之旨是能宅心玄嘿克伐不行其言曰巧與拙孰賢也夫輪囷之櫟棄于匠石濩落之瓠捐于惠施以言乎無用則審矣然卒不失其性以保其真是故鼯以技窮龜以靈灼泗人善水而溺于水佞夫善辯而斃于辯由茲而談拙者不猶愈乎雖名譽不彰而禍患不及昔人有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誠哉是言也遂題其室曰拙客窩其友田汝成聞而韙之為之銘曰在昔先民貽猷有晰救塞以忠圓巧以拙

義秉其哲蒙世人唾衆皆冉冉我獨虵虵臨難
不避當炎不趨棄彼剞劂載韜瑾瑜志存參曾
道協回愚捷徑嶮巇拙容不屐矩步規行周道
如砥世味甘醲拙容不嘗餐寒茹淡魂覗載寧
宦以巧敗國以佞傾懿茲拙容保節完名我友
作室揭以表志警取盤銘諟同箴記我用作歌
懲彼儇媚

瑪瑙杯銘

希世偉質出自月氏雪膚朗潔雲采陸離珍同

渠椀陋彼金巵蘭泉玉醴斟斯飲斯受天美祿
眉壽維祺

禱雨頌有序

嘉靖乙巳六月大旱淮浙之間溪壑絕流汚腴
龜坼稌黍焦卷籲天控神迄無響應餘杭令蔡
侯憂之屬痾瘵强起率僚吏父老禱于山川三
步一拜蛾伏赤日中氣力綿茶喘汗欲仆父老
憐之爭往扶掖侯謝卻之曰予惟關狀負譴於
神以殃吾民而重煩父老是愈劇神怒也言未

既畢雲颷馳團如舒蓋覆侯往來日對昆吾散
而彌天大雨滂注四境之外纖霡弗霑吏民朋
覩且喜且異謂侯虔禱致茲甘霖爲玉爲金君
子曰豈其然哉惟德動天因禱而章不積於德
而徒勤於禱雖虔無益也蔡侯愛民如子嘉其
賢者而矜其愚者簡于鞭扑不得已而施之蹙
額睨視讐家兩造諄諄然以道義解之其馭民
之慈有如此者雅雅恂恂無殊韋布解橐蕭然
日啖蔬糲羨餘不入而況於苞苴餽寡適賦慨

於催徵則出隸直而代之輸棄償弗紀其操已
之廉有如此者庭有頑嚚犯而不校瞻儀聆判
往往赧服而去哀民之艱而稽于朔會上官督
過則日時予之辜罰弗逮賤其容物之量有如
此者昔孟嘗以素節還珠魯恭以惠政驅蝗王
皐以仁化翔鸞劉昆以長者逬虎夫格天感神
彌災毓瑞在昔先哲咸以德徠執此揆之古今
同軌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蔡侯以父母
之德子其民而天不降監困以恒暘豈仁覆閔

下之心哉屯膏弗沛因禱而施皇天所以章侯
德也謂之德雨豈溢美乎於是吏民發竊歡聲
四宣播爲歌謡俚而弗雅掇其詞而爲之頌曰
藐藐昊天雨暘弗時六月徂暑蕃鮮明夷空無
寸疃野有狂颸誰因誰控哀我人斯邑有賢侯
我怙我恃恤我痌瘝扶疾而起無事焚巫無煩
徙市秉我精純無勤祝史頓首稽首長跪攄衷
下民何辜懼此鞫凶今寔辜首罰應我躬誰謂
天遠啓齒而通明明上帝有赫其臨求民之瘼

監我侯心鱗鱗膚合漠漠層陰爞爞歊熖化爲
甘霖濯濯甘霖溉彼甫田農歌于畝商舞于廛
桔槔輟響脫襏而眠油油禾穟于占有年比邑
徬徨豈乏牲帛登假無階固請弗獲侯維片言
乞此甘澤萬目仰瞻舉手加額嘉樂賢侯德惟
善政既仁既廉秉心無競秋月氷壺澄輝朗映
帝錫用章因禱而應賢侯嘉樂煒煒令名塗歌
巷詠遐邇同聲何以報之祝侯長生又何侑之
繩繩世卿予也無良明農山曲蘸蓑東菑挾莢

抱犢飫此豐濡嬉遊鼓腹歌以求言諭我邦族

倪毋頌有序

論淑善於閨閤而才綜內外德合慈嚴者稽之
覩記罕所指陳盖骨像應圖纖穠協度者麗而
不文披帙操觚頡頏班蔡者華而不典饁耨耦
耕食貧同穴者貞而不婞是以三從易守四德
難周曼鬋藻翹奚取冶容之璅衣褐弄瓦徒傳
古牒之儀施帨結褵婦行未循於醮誡斷機剪
髮毋賢曠跡於前修故取善於章縫尚稱百一

攬徽於粉黛盈萬猶艱闔有太安人曾氏者工
部尚書郎倪君鏡之毋也系源右族行備諸好
莊慧咸諳沉詳不煩尸饔適醴酏之齊佐祀潔
蘋蘩之芼絡絺昭澣濯之儉纂組揆縟繪之妍
斯其恒職無足揄揚若夫居翫圖史動遵禮則
安親惠下爲仁睦族敬宗爲義四書集註諷誦
如流諸家法帖亦皆臨寫操觚則察踰宿貫施
藥則巧出名醫信哲懿之總會鉛華之冠冕也
既歸倪氏相夫起家爽徹夙成蘄拔流伍推業

養之始則耳提面命功兼師傳遭辰不競回祿
再侵咸豫爲所不底烬燼邑人嗟嘆疑若通神
倪君釋褐令汞嘉汞嘉多近臣法尼弗布安人
就養官在日以恬白勗倪君無阿喁貴倪君卒
忤時宰解綬歸田安人則又慰以時命遘謬不
怨不尤返葺舊廬經紀米鹽雞彘之政以供賓
客蒸嘗之費綽有羸貲茲非才綜內外德合慈
嚴者耶于是里閈右族莫不敬仰崇爲母師開
館下帷從者雲集稽之靚記可謂罕矣今年壽

躋七袠予與劉君以中寔同年誼稔聞懿行偕
奉茲觴登堂納拜廼采鄉曲之譽以需彤管之
編爰綴斯篇用攄祝慶云爾頌曰后王隆德內
則猶存端風樹軌業始閨門女教寖衰壺賢寡
覯於維安人其殆天授綜理家政莊靜以治在
婦曰順在母稱慈順不詭隨慈不姑息絜矩依
規三冀矜式相夫起家訓子成器士行既兼父
德亦備知書知禮亦雅亦文祁祁里媛從之如
雲門同都授教比嚴君天錫純嘏登于眉壽日

永萱纚春深桃秀蘭玉孫枝葳蕤繁囿宴林禊
汜雨霽花舒堂羅羽爵閨御板輿驊騂子姓慶
洽里閭隱陋鹿門侈羞金谷處順居常是膺多
福疇緝瑶編徵此芳躅

吳文端公傳

吳公一鵬者字南夫長洲人弘治癸丑舉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俄授編修端重雍沉留心世
略持論和平而有制戶部尚書周經以飛語免
公上疏言古者體貌大臣進退以禮即有靑譴

猶潤婉其詞弗暴本惡所以長忠厚之風勵廉
耻之節也尚書經行誼未有表異然醇樸束修
秩在列卿即治行闕狀宜令陳引謝事不鐫其
名廼今以曖昧之言一朝見廢殆非所以勸率
群工也疏入不報朝議韙之正德初進侍講時
中官瑾盜政朝士見者多屈膝公與同官長揖
而已瑾銜之會修 孝皇實録成吏部奏例進
秩瑾怒曰諸生蠢蠢操筆翰不習吏事翰林固
獃鴑耶矯旨令別用公得南京刑部廣東司員

外郎司事最劇而公按法詳讞老吏不如俄遷
南京祠祭郎中瑾誅後侍講經筵如故俄進侍
講學士主順天府鄉試有摘策問中語謂譏切
倖宰者倖宰恚之出爲南京國子祭酒祭酒雖
尊官然近例無以學士遷者頃之進南京太常
寺卿十一年雷擊奉天殿公疏言雷變倣作感
動　聖心徹膳易服詔求剴直臣愚不敢剽傳
漢儒牽叶洪範五行刻畫徵應然經義大旨幼
習聞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

天之怒無敢馳驅明徵定保聖哲所同　陛下
臨御以來耽沈盤樂姦佞盈庭更相逢誘斧扆
不瞻衮冕之容宮車不聞警蹕之節戲渝馳驅
上觸　天監恐懼修省何俟他求河內江南草
竊充斥貪風日熾吏治不章愁讟所叢訛言朋
作覘微郤慮之士竊抱隱憂久矣況天變如此
凜凜哉臣愚不知忌諱幸鑒狂瞽之言嘉靖元
年公上疏曰　先帝槃遊無度閹倖比周姦宄
紛作天心憎穢屬聰　陛下龍飛藩服嗣歷紫

宸海內喁喁想望風政蠱剥之後易致復亨改
弊立德之方宜有本始臣聞惡莫顯於隱善莫
積於微隱微之間在乎聖心所自裁察　陛下
春秋初茂睿智方凝文武之道未布於弛張好
惡之情不嫌於同異宜親樸厚端亮之彥延進
讜言繩約矩度涵養中和然後發皆中節稍自
恣肆則佞諛探逢千方僉效慢戾日堅雖有謇
諤箴規無自入矣夫君德以剛爲主而柔以出
之則不苛以明爲體而晦以韜之則不刻是以

書規劉寵易戒明夷假令持嗃嗃厲厲之心忍
相操切即家丈人不可以軫育妻子僕妾也而
況可撫臣庶於寰中哉　先朝秕政雖猥而綏
紀猶張清議雖淆而黎獻未泯自今疏滯苴弊
則祖構可仍足逆平康之治不必眩名改作也
虛衷攬善則耆宿咸歸誰無盡愛之忱不必援
新以間舊也夫臣以抗法爲忠士以恬進爲節
忠節之行每忤君心而逆時好非仁恕之主疇
能容之故恭默思道納誨良弼武丁所以興商

也㑴身修行倚毗元老宣王所以興周也廼今前愆不抵於幽厲　陛下英明之譽允並武宣攺獘立德以致中興下慰民心上荅天眷臣夫馬不勝惓惓公　知時事　故微諷及之尋進禮部右侍郎　勅誥　獻陵題　主公念與中貴勳戚同事恐其下弗戢廼疏言今歲涿州以南達於帝鄉横被災沴閭里蕭條宜節省以甦﨟憊恐隨行傔從或挾聲焰凌轢需求者請勅禁之　上善其言事竣歸命以所居官兼翰

林院學士入東閣時　上以　　　　群臣張桂之　日駸駸焉　　矣公遇之澹如玘蕚交姤之遂以禮部尚書出掌部事時宗藩失爵及群小無藉干澤者皆援　　功蕚文曲爲之請公一切不聽蕚愈恚銜之會蕚攺吏部遂請加公太子少保攺南京吏部八年滿考引年乞休　上允之命給月俸三石輿隸四人自是徜徉林壑者十二年年八十一卒計聞賜祭葬如制謚文端公襟宇温粹無𢤱忮心御事若無可否而涇渭皦徹策足要津遭罹射嫉無釁可宣用能履虎不咥名節兩全云

論曰自國初來侍從元老謚文端者兩人太和王公暨公而巳王公歷事五朝操履緯厚進秩師傅景泰天順國是反復不殄其名榮壽考終與公畧等而吳人言公之待陸太宰完也酷似師德太宰柄用時待公落落公亦無書抵之及戍閩徼公顧訊候不絕太宰愧且嘆曰吾爲吳公包容久矣廬陵羅公欽順者狷介無雙負世

重望慎許可獨雅敬公於其沒也哀之以文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詩人所美於公見之又曰要路多迷良心易喪彼方疾驅公獨能讓嗚呼覩此可以想風度矣

江節婦傳

江節婦者杭州前衛舍人吳龤妻也祖玭進士官參政父溥懷才抱德舉于有司以砥名自負節婦生而酷似其父故嫕操斬然年二十而伉合于龤甫二年而龤卒煢焉離索者二十有一

年判笄非履無復外除雖歲時吉慶衣不純采
也深扃簡出即鄰媪罕覿顏面兄弟徃蹐門而
晤之或議其竣則曰禮巳嫁兄弟不同席坐也
而况予嫠居者哉綜理家政纖巨有倫措物皆
有恒所子非奉命不敢輙從之兄嫜綱漕㕑運
鬻室以償直應中判節婦讓畀百金姑乃嘆曰
賢婦也遂不食於長子而依節婦以居尋卒殯
𦵔之具皆節婦營之一不煩於兄嫜其孤黠也
紉有良質茹慼提攜以冀成立哀至則壅樹而

啼曰嗟乎此未亡人之所以忍死須臾也延師
訓之不中程約則怒且罵曰寡婦之子以姑息
敗吾敢煦煦施禽犢慈哉故今黠也文行卓然
皆毋教之力也　國制節婦踰五十者得旌異
其門閭鄉老將如例以請節婦聞之讙其孤謝
曰妾不幸少失所天不即捐軀相從地下而伶
俜苟活奄忽桒榆亦巳多矣若重煩父老瀆官
司以覬丐恩澤是以未亡爲幸也竊獨耻之謹
謝勿舉其孤涕泣以請則又曰婦人修德帷墻

聲不出閫閾而外人知之必爾衒吾以掠利也
黠懼議巳寢矣其友張乾元謂節婦懿行流伍
所稀不揚無以激俗迺約交好數人白事郡中
郡中上之御史時同上者數人御史槩覈之節
婦驚嘑曰誰爲爲之覈實以格詐也行且闔棺
而令人以詐疑我我何以堪之其亟止勿報黠
皇恐奔告於予予曰噫介哉節婦之心乎修德
而逃名縉紳先生之所稀覯也得之婦人不亦
可嘆巳乎雖然表淑而章化者閭里之公也核

寔而褎崇者官司之法也顯名而錫類者孝子
之忱也三者並行不悖事惡可但巳哉徃予代
匱儀曹也天下以節孝上者歲可百人吏胥以
尋常耵之束諸几閣必再駁再報或彊有力者
獲之以綿蕞湮沉者無筭矣而予從祖姑之適
賈氏也守志四十年有司再上而再郤之其孤
綿以蕞莫能營幹矣予憮然特請旌之且請自
今節孝由郡縣舉者下御史覈之由御史及瀋
臬兩司舉者旌而弗覈故今恩典稍稍優假而

予之提學嶺南也舉節孝者三人于閩舉八人誠憫其難而欲亟其報也夫婦人喪匹離居與死等爾伏匿閨闥淑懿難詳委巷之游談又率以寂淡之辭雷同觀聽故覧者往往忽之況乎薄俗淫夷真僞莫辯駁覈之議法令宜然然天澤不可倖干鄉評不可屢假語曰無論虛實竟終以覩若江節婦者恥末俗之雷同而飾行逃名幾于辟世可謂加人一等矣故爲之傳以慰節婦且以俟觀風者采焉

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産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羮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晝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産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禄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諦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

獻苦否且德色也廼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嫠人撫髫種而株守薄業戸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廼肯畢心殫力昌振鎡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巳是豈尋常所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庚山樵者說

在昔庚山之麓有隱君焉曰陳君文或者君之言曰尚父稱佐命而業始垂綸仲尼抗浮雲而名成孰御古者哲士孰不有託跡而寄情者乎庚山之產也予將託跡於樵乎因自號曰庚山樵者或有訊隱君者曰吾聞賞適者必擇名山棲遲者恒專勝壑故箕阜有長嘯之宇姑覲有綽約之廬迺若庚山者南紀之支巒炎徼之阨塞也公何樂此而引以自居也隱君笑曰公不

聞之胡馬北風越鳥南枝物各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爾未聞巢由擇山而往也故鑿坏踰垣同歸飛遯谷駒金馬均號陸沈何必踪躡崆峒調齊箕潁而後爲名高哉古之逸民力本者隱于耕臨川者隱于釣覲甘毳以孝養者隱于屠亦各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爾未聞逸民往必合轍者也于是訊者憫然求隱君所以託跡寄情者而不得其說遂從而爲之辭曰傳有之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夫謂樂山者非必睎髮危嶠息影長林也盖其心安於義理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賞適所鍾多在於山爾得無君之自託於庚山也其殆厚重不遷者與古樵者審時致用草木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而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有燮理之義焉得無君之自託於樵也其殆審時致用者與周室中衰友道凋喪而伐木之刺興其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盖因樵者以起興取其同聲之感得無君之自託於樵也其

殆惆友道而惜同聲者與其後隱君即世百餘年而其曾孫鑾者主簿餘杭述其事於予予曰何哉而翁之所託跡而寄情者吾將廣其說焉古有被裘公者六月負薪延陵季子顧道傍遺金而命之曰盍取遺金被裘公瞋目而視曰焉有六月被裘負薪而肯拾遺金者其厲操絶俗如此得無君之自託於樵也其殆慕被裘公之風而興起者與迺今主簿君之爲餘杭也餐氷嚙檗一介不取有隱君之風焉然則庚山之樵

遺謨於子孫者遠矣不然何世濟其美若此也

顧先生誄

嘉靖十有三年三月西巖顧先生卒先生諱潛字孔昭吳郡崑山人世有聞儒揭爲右族先生神茂髫齡業隆弱冠韻宇超遥乎物表孝友敦穆乎庭闈弘治丙辰登進士高第釋褐庶吉士讀書翰林每應閣試數注首卷大學士守谿王公碧川楊公爲時哲匠咸開鑒賞奇其文有直氣曰是當以言顯迺薦監察御史出按山東河

南察視馬政蠹弊悉芟畿輔頻災再陳救荒之策舉中肯綮會儉人祝祥以光祿少卿附外戚躋膴仕崔志端以羽流遷宗伯抗疏論之　孝廟嘉納悉爲停罷遂以吏禮二部會舉督學京畿表迪有方俊髦胥服凡在大冶莫匪祥金輿議歸之謂師模比之陳士賢也　武廟登極演無逆之誤觸切權倖逆瑾憾之出爲馬湖府守頃以他誣落職閑關卻掃類敬通之見抵委心寄傲感靖節之歸來縉紳冤之交章薦白竟阻格例而先生亦優游林壑絕意仕進矣其子夢圭與予三仕同所悉其世家遂述誄辭樹之羨道以寫哀慕云爾其辭曰於惟洪族佐夏而興支流葉散茂於延陵奕世丕顯東吳莫京高門戟列廣里珂鳴烏臺舊價黃閣新聲氏祚既綿哲人紹止玉質幼章山儀屹峙容與書林翺翔道軌濬思河懸屬辭波委駿屈鹽駒鋒靡賈壘策名桂籍拔儁氷壺鵬摶海嶠豹别天衢掄材惟梓在器成瑚亭亭峻格侃侃昌謨飛英東觀

聞達中樞曰茲快士風度甚都簡之憲府以急時須受命攝職砥節忘躬茂彼回曲抱爾朴忠孰摯匪隼孰避匪驄五侯戢翼百辟趨風首綜馬政秉心塞淵再陳荒策惠浹顛連蠹賊是屏溝壑是延兩河既渥八輔咸漸孰以清卿而援戚閹孰以黃冠而忝九列抗疏攻之霜稜截臬帝曰俞哉爲爾停輟朝彦洛嗟胥人齡齕仗荷聖明孤危莫折錫以璽書典學畿甸標準有儀惠訓不倦髦乂知歸澆漓一變有迪甄陶無然

畔援顧後陳前未之或先　康陵初服衮闕是
憂迺述無逸迺獻遠猷迺訐唼佞效之靈修大
闈側目群小崇讐一麾出守播彼遐陬嗚呼哀
哉懠怒未蠲矯誣報罷解組無慚巾車夙駕南
國逍遙西巖清暇室有詩書堂羅樽斝投分羊
求追蹤鮑謝春煦秋陰灌園行稼曾是經綸施
之林下嗚呼哀哉冢嗣卓立作世模楷文雅承
基忠貞繼佩蹇予小子恥躬不逮昔也同袍今
焉聯寀襲德懷芬若紉蘭茝先懿孰聞曷勝嘆

慨嗚呼哀哉佳城慈鬱宿草綿芊玄臺可作願
爲執鞭福以後裕行以號宣陳辭節惠勸之崇
阡嗚呼哀哉

祭亡妻徐恭人文

歲在丙申月應無射日維重九田子僑寓于洄
江時商飈怒號百卉搖落物蕭條而非故歲荏
冉而欲遒田子感旅況之無聊悼淑配之不祿
新凄乆念輻輳于衷迺擷菊陳酤抒情以奠哭
之以詞蓋不勝其嬿婉之私而少攄其風雲之

志也詞曰嗚呼幽明之別歲序忽周子藉鬼錄
我汨世流大鈞陶物生浮死休靈魂縹緲何息
何遊自我別子運命迍邅捐我家室絶域播遷
依依僕從奉我周旋歸心忉怛以日爲年子昔
別我握手云約我雖萬里魂必我託我聆爾言
升號以索在耶否耶邈不可度家公昨報妾孕
得雄念子弗覿悲喜駢胷昔子將往默祝顥穹
寘途可返還嗣我宗我今在遠弗覯兒容似耶
否耶訊之曷從疇昔之夜夢子來思婥婥其貌

爍爍其儀貽我尺綺五色陸離云自帝所天孫
所治我欲子即子矯而辭真耶否耶祗慘我悲
舅姑在養便便福履暨爾二親莫不燕喜蘭玉
其兒雅稱我子既勤于書亦習于禮子而得此
可謂不死知耶否耶誰使告爾爾魂如在永託
我身無東無西而我附因蠻慨絶谷箐崒嶙峋
百怪出沒以怵爾神惟吾與爾異體而親悼爾
永夜眷爾良晨含哀一奠淚不可振

祭尚書潘公文 代王方伯作

嗚呼人孰無知知已者稀亦孰無感感恩則悲
嗚呼我公而止於斯寂歷泉夜孰究予思歲在
屠維河水滔陸沸鬱民萌蕩遷陵谷當宁軫憂
尺一繩督百吏震惶累迹重足赫赫皇命維公
將之按節而臨徵謀群司噂沓盈庭孰辯雄雌
蹇予小子防川是職夙夜宣誠艱險陳力千慮
之愚效一或得公曰吉哉乃言底績乃措于理
乃播之章乃灑乃引歸流湯湯經川橫渚乃復
其常公曰休哉乃績之良懿茲洪猷寔公巨美

公讓不居謂予小子推轂明庭俾之代理嗟予
何能辱此過舉先民有言無德不酬矧於知已
義重山丘公胡所苦一疾彌留明幽永訣報稱
無由亦語于人胡爲之遺亦銘之心胡靦之面
玄隧沉沉宿草剪剪萬里緘辭寄此雙泫

祭按察使留公文

嗚呼維公德以宣政才以綜難智以酬變介以
守官正德季禩吾郡多艱朋鬩鼎匱槌剥戕單
公來牧止風度凝端恵流威立植穤鋤姦農歌
服畝賈扑通闤非公之德孰塈彫殘郡屬衝津
交檣戛軔百務絲紛左凌右趍公來尸之端居
雅鎮治具畢張經提綿順揭揭輶車恢恢游刄
室肆樽壺庭延紹擯非公之才疇能董振逆藩
餤禍穢徹中宸翼以兇寺比虐狂狺公曰彼哉
覬如偶人無觸無侮行行誾誾寺韜衷甲姦宄
是因公曰彼哉蘊火自焚無激無弛警備潛申
浹辰難作卒隕其身非公之智孰殿荒屯俗高
侈競供億繁滋公裁浮靡約巳衷施飲氷茹檗

遑恤其私公邁于楚巾車旦脂祭有羨鏹囊無
別貲吏慨以服民頌而悲有聞疇曩盍詠令茲
非公之介孰抱遐思蹇予小子名慚穎見曁我
伯兄束髮鄉薦公曰偉哉彬彬雙倩駕勸計偕
筐承賓燕宦學睽違莫陳壤奠執徐獻歲公疾
彌留胡慦黃耉以永徽猷隧門宿草華表垂楸
攝衰瞻拜愴悅夷猶恩懷廿稔哀惘九秋泉臺
縹緲公其鑒不

祭舉人陳淸文

日者吾子下第南歸值予行部子不我覯而般抱顧慕比予旋舲報子物故乍詑徐悲涕泆深墮云子前此浪聞我還泝流百里以迓我駐艇沙灣不遇而去遘疾癖安貧簞信宿溘爾彫殘噫何忽耶豈觸熱耶抑奇疾飈起而醫不哲耶子雖宦家而寔單裔聞子伯兄兩月前逝昆季咸傾子無一嗣老母在疚寡妻在制伶伶傳傳何依何恃嗚呼傷哉予方抱瘧炎勩作之計非旬月弗理未遑撫汝哭汝而念汝無已先遣汝

友攝辭臨門以訊汝魂俟予少間還當撫汝哭汝慰汝母氏量吾力所能爲汝經紀嗚呼傷哉茂年藻思屬望無涯柰何以瓊瑶之質而發蕣鷊之華冥冥漠漠知耶否耶嗚呼傷哉

祭尚書林公文

嗚呼維公五福之會八閩之英人居其歉公集其盈文以起程才因歷試中外翺翔登于三事公之筮仕名肇兵曹籌迴邊務勝決戎韜　帝憐吳郡財賦之封廼掄良守而公是庸公來牧之愷悌以綏政先其本智通于時教刑髦俊惠洽悍發頌騰往昔無斁今兹行晉叅知遂陳歸養容與林泉超軼塵坱粹節瓊輝高情風抗寵召自天叅藩長臬繼轄甸宣賢聲益烈入佐蘭臺出撫京甸彫瘵來蘇阽危斯奠屹屹崇關威行武晏筦鑰扃嚴邦之司殿　帝懷明績倚毗寖隆稍遷司馬連陟司空綜程畫度纖鉅必恭百材敵作費撙工崇弗溼弗竄咸協于衷帝憫劬勞暫解機務擬覯徵書忽騰哀計嗚呼

傷哉簪纓之胄父作子承四葉宮保再世元卿福駢齒達疇能匹京持盈履滿益秉謙虛暑無謝客病無輟書弗隨弗矯道合卷舒進儀朝著退表鄉閭某等攝職兹邦方欣仰岱問政稽疑紉如蘭佩無幾樞趨胡然捐背陟降庭除猶聞謦欬聊奠一觴寫此哀辭

又祭尚書林公文（代劉副使作）

嗚呼維公洪閥興賁褒宇知之宦業光偉國史書之生榮死哀慈亟卹典朝議貽之聊予小子

即有陳述亦贅于辭獨以知遇之恩未稍報稱
百一千一冥冥漠漠曷已其思憶昔留都公爲
司馬予以樸樕代匱屬下公乃識拔流伍之間
延引優假竭蹇駑以馳驅肝膽傾瀉予既宅憂
而公晉司空及予補任備屬共工　廟陵殷作
百劇紛叢盖頭蓬不暇櫛衣裂不暇縫公以舊
識委毗益崇竭蹇駑以馳驅夙夜靖共夫公以
練達之明而問道朦昧以弘敎之才而取力綿
毳進則吹噓退則督誨俾得展手揚眉無忌無

諱予旣外補而公乃咈然謂予勞倍賞薄何以
明賢嗚呼受德無涯圖報未竟黃腸晝荷孰徹
幽聽有淚不及泉有襚不足贈聊長跽而抒懷
昭予言之匪佞抱鬱鬱以終身指蒼天以爲正

田叔禾小集卷之七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蘅　私抄

論　辯　解　誡　題跋

安南論上

聖人之治夷狄也能喻之以義而不能齊之以
禮何也天之生物也不一其族故聖人之立教
也不槩其施施不可槩是以治中國不得不詳
而治夷狄不得不畧詳者何齊以禮之謂也畧

者何喻以義之謂也夫禮之立也莫嚴於君臣
而廢也莫逆於篡弒聖人之秩爲君臣也大綦
賞罰之權而細綦等威之辯其戒篡弒也隱自
齒馬蹴芻之罰而顯綦無將之誅屑屑然如此
其詳者惟恐上下之分渝而綱常之植撥也然
但以此施之中國爾至於夷狄則不然建極於
此而風動於彼羨德而畏仁者褒嘉之而已爾
不爲之頒政以易俗也旌其酋長別其部落上
下輯睦以奉我邊圉如是而有不軌於其主者

責讓之而已爾不爲之勤兵以騷遠也曉以順
逆懮以禍福憫其無知而俟其自定如是而有
不從者棄絶之而已爾不受其乞憐之求涩巧
之貢因而與之也斯三者雖施有先後之不同
均之所謂畧也何也勢也勢有所拘故法不可
以徑達是之謂遵天之道而因地之宜今夫天
地之生物也馬牛虎豹豺狼異族也聖人之治
馬牛也加以羈靮服以箱軛制其器以弼其才
以適吾用者惟恐弗周至於虎豹豺狼則放之

山林禦之畧攫令不搏噬焉斯已矣不以馬牛
之治治之也夷狄之不可與中國同亦猶虎豹
豺狼之不可與馬牛侧也是故春秋之法莫嚴
於亂賊之誅而事之見於吳楚者第用赴告而
策書之以示懲戒而已矣至於陳恒弑其君則
沐浴而請討然則聖人之於齊固與吳楚異視
也陋者安南之變固夷狄之常也而朝議征之
是異於春秋待吳楚法矣

安南論中

夫謂安南之不可征者非憂吾之不能征也謂
彼之不足征也何也天下之事勤於外者必疲
於内而眩於名者喪其實也是以神禹之武不
殄有苗文王之怒不格葷粥聖人豈不欲薄海
之外咸蹈禮習樂以俗化哉而勢有不可是以
先王之制自日享月祭以至終王各有差等而
九服之外名之曰荒荒也者因其俗以爲治不
以中國之法律之也况兵也者又非可以易動
也湯之臧葛也爲其仇餉也使葛伯無仇餉之

虐則東征之旅必不興宣王之伐玁狁也爲其
侵鎬及涇也使玁狁無侵鎬及涇之侮則采薇
之役必不遣甚矣聖人之心無樂乎用兵也後
世樂用兵而不自弊者未之有也故困漢者西
域也非西域之能困漢也而漢之困自西域始
也亡唐者南詔也非南詔之能亡唐也而唐之
亡自南詔始也是以聖人戒無厭之求而窒必
勝之忿務篤近之實而不耀舉遠之名莫氏不
道弑其主而奪之位罪誠有之然其國之臣民

帖然比輔感其恵而忘其讐則其違道干譽以
攣結其私者非一日矣是非有葛伯仇餉之虐
也怯義懼討惴惴然不敢通名入貢者二十餘
年迨乎天朝以大義詰之則又君臣降服稽顙
請死自比縲絏是非有玁狁侵鎬及涇之侮也
二者皆不足以煩王師而議者必欲征之過矣
雖然議之征者誠過也而諫之止者又徒以不
能取勝爲憂亦非也夫以四海全盛之力而謂
不能殲一隅損皇稜而貶國體其見爲不宏然

以一隅之地而必勦四海全盛之力以克之快
近忿而忽遠猷其勝也爲不武昔者主父偃之
諫伐南粵也曰夷狄相攻此其常性而賈捐之
之議棄朱厓也楊子雲頌之曰不以鱗介易我
冠裳庶幾近矣吾故曰安南之不可征者非憂
其之不能征也謂彼之不足征也

安南論下

自古治安南者莫善於周莫烈於漢莫弱於宋
莫鄙於元何者成周之隆政教洋溢九夷八蠻
之長莫不稽首奉琛著在王會而越裳氏以白
雉來獻周公爲之謝而遣之曰德澤不加君子
不享其物旨哉言乎足以辨華夷而昭義利恢
恢乎王道之大體也不亦善乎漢武帝承嬴秦
之畧修五葉之豐騁其雄心開拓炎徼使五嶺
以南重溟以北鼻飲儋耳之域三五不能臣妾
者而爲之宰割疆界張設官吏與内郡比隆斯
亦振古無前之績也可不謂烈乎交州當五代
之亂負險跋扈覬爲龜茲兩漢經畧之跡蕩然

湮泯宋興有西北之警不遑南顧以致易位者
三姓而不能問也又復因其來貢而即以封之
躋以崇階錫以寵命長其驕侮時時入寇邕欽
殺掠民吏而不能報也可不謂弱乎元世祖以
漠北之豪耽縱屠戮鳩數十萬兵統以愛子躪
躁海隅三駕而不服不過難之以入朝要之以
珍翫而所遣長吏往往以章賂責法賈怨外夷
是狄虜之故習也可不謂鄙乎我　朝應運開
天再闢寰宇陳氏首先納款　高皇帝嘉之假

以王號使之因俗而治作屛南陲不伐之言垂之　祖訓彔遠能邇一周公之懿也　文皇帝當陳氏之微黎氏之叛怵惕水火一戰而有之誅其君而弔其民龍編鳶壤再覩官儀赫乎漢武之烈也雖嗅咻稍疎約束大驟爲夷醜所弗堪而董以學校風以詩書規模亦宏遠矣迨乎季孽稱逆裒宄鞠頑士民淪溺者不可勝計　章皇帝不忍黔元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百年以來塞徼寧謐無斥堠之警不可謂無大

造於南土也惜乎當其時無有倡棄絶之義以少示貶謫而仍以王爵受其貢獻爲稍靡爾項者黎氏失國而莫氏代之其釁未之詳也在黎氏必滛慆敗度故衆叛親離在莫氏必陰施市恩故能潛移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忽然易姓而更無倡義於其間者哉桓叔之入晋也晋人啓之也於是乎有椒聊之詠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於是乎有乘芑之歌莫氏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其得民深矣其自衛固矣征之則失春秋詳内畧外之體因而與之又非　天王正名定分之心故不若先之以責讓之詞詰其簒弑之由曉以君臣之義以觀其臣民向背之機而徐爲之所如其寘然矯虔不可諭曉也爲之申固關隘郤擯貢獻絶不爲臣則莫氏者必皇皇然曰天朝之棄我如是我何以取重於臣民也其臣民亦將曰莫氏爲　天朝所不赦而吾父子兄弟皆亂賊之黨也庶或有倡義而圖之者即不有以圖之則吾中國禮義綱常固凛然觀示於外域也吾故曰征之不若棄絶

之爲得策也

立後論上

立後之禮先王起之以存宗後世沿之以定亂何言乎起之以存宗也蓋先王明倫之教莫大於嚴父嚴父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之義與禘祭同道幽渫玄遠非仁孝者不足以知之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繼別之子是爲大宗百世不遷者也上以承祖廟下

以收族屬猶木之有本也没而無子則族人推其支子之倫叙相當者爲之後而奉之使廟祀有主而族屬有依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蓋有之矣或者以義舉之乎於禮未之有載也何言乎沿之以定亂也後世宗法廢而姓氏亂衞系無考人但私其近親以相敦附其下者仁讓陵夷而參商競起雖同胞屬裏之戚亦有別籍異居者没而無子則

魂魄無所依産業無所屬攘奪乘之而悖叛作故王者立法取上古存宗之意而著爲律令凡異居無後者則近親推其支子之倫叙相當者爲之後而主之幽以慰死者而明以養生者所以弭禍亂而敦彝倫也然則立後有二義矣一曰大宗一曰昆弟之異居者在上古則如此在後世則如彼要之存宗之義公也禮也定亂之義私也法也禮以明人倫法以待末世夫立後者將以抑人本生之愛而他屬之非人情所樂與也必甚不得巳而後爲之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即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于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即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于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身爲同居死矣其父儼然臨之有母弟存焉則死者之主自當祔祭不必取子于弟以續之令別爲一廟也故凡言無後者必其兄弟咸無而其父又或先世或雖存而耄矣無可望矣然後取諸傍枝以續之

非甚不得巳不舉也近世立後之義不明而泥于其説不究大宗小宗之禮同居異居之法一父數子一有短折即割兄弟之子以子之名爲立後何其狃聞見而昧本始也甚者惑於爲人後者爲之子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其私親謂所後曰父母謂本生曰伯叔父母嗚呼父子天性也而可以假借爲哉在禮爲人後者服斬衰三年爲其父母期是易服以明大宗則有之矣易父母之名以爲親于禮未之有也故禮曰爲

所後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其父母何以期年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是知古者立後之禮專在大宗大宗者合族之所公重也受重於斯人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降已親之服猶未足以明所後者之爲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降已親之服然後可以明所後者之爲重而繼祖之道盡此先王制禮之精意也故人道莫重於大宗亦莫重於父母大宗不可絶

者尊之也父母不可絶者親之也尊尊親親仁義並行而不悖者若欲變易其名以爲親是未深考乎禮也在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爲服以義引之而親亦屬乎彼是爲所後者爲之而非爲已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爲服以義壓之而其親仍屬乎我是爲已爲之而非爲所後者也如欲强易父母之名以爲親使

悉從所後者以爲屬也則古之後大宗者不必親昆弟之子矣凡同宗之子皆可爲之則固有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者緦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者使一從所後者以爲屬則當一從所後者以爲服然未聞有爲其父母爲大功爲小功爲緦麻爲袒免爲無服者而一從期年是以知天性之親先王未嘗割之使絶也故戴德王肅之疏有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猶

心喪三年其制服之重如此而乃欲易名以爲親是未深考乎禮也故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卽乎人心之安而已大宗雖重不可以奪嫡以其受於本宗者亦重也支子非受重者也使受重者後已宗非受重者後大宗可謂卽乎人心而兩安者矣然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迺令以尊祖之故而令不父其父豈先王立教之心哉故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猶女子適人而爲其父母也服

則降矣不貳斬於舅姑矣而父母之名猶存焉如使爲人後者去父母之名而降其稱反女子適人之不若也然則爲人後者於所後之親宜何稱曰在禮有之顧學者未之察爾禮謂其伯父曰世父世者繼世以尊祖也如以昆弟之子後伯父叔父宜稱世父伯母叔母稱世母於其沒也稱世考世妣而已於所自出之親宜何稱曰宜稱父母於其沒也稱考妣而已夫稱世考世妣而加其服主其祭所以明所尊也於本生而降其服不敢與于祭仍稱考妣所以明所親也尊尊親親並行而不悖而立後之義盡矣

立後論下

古稱爲父後者非謂諸子皆可以爲父後也必適子乃足以當之適子者大宗小宗之統也身爲小宗之適則五服之親皆其所統故禮曰適子不得後大宗以支子可也而漢初之詔猶云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蓋適子之謂也古稱立後者非謂昆弟無子者人人爲之立後也惟大宗乃舉之故禮曰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蓋義舉也于禮未之有聞也古稱爲大宗而立後者非必親昆弟之子也有以從昆弟之子後從世父者矣有以諸孫後祖者矣有以諸曾孫後曾祖者矣有以諸玄孫後高祖者矣故禮曰爲人後者斬衰三年不名所後爲父者以所後不定難以豫著其名也後世宗法不明而嫡子庶子皆稱父後立後之義不明而同居異居昆弟之無子者皆爲立後稱

謂之義不明而爲人後者伯父叔父皆易爲父而以孫後祖以無服之孫後遠祖者禮既不行名亦不著非先王之本古矣雖然生今之世異居而無後則族之强無狀者或將攘其所有而死者無所依歸故近世立嗣之法雖與古昔殊科而弭禍亂以敦彝倫亦律令之所不廢也若昆弟同居無子而有父母臨之又從而割昆弟之子以爲子則於禮無當矣邇今細民之家惟利其昆弟之無後也不幸昆弟無後則汲汲焉

分其支子以嗣之將以併其所有是先王明倫之教反爲薄俗婪利之資也予家尊大夫小宗之適子也生伯兄暨予伯兄生二十六年而夭予甚傷之又一年而予子崇蘅生予傷伯兄之不祿而嫂氏之無聊也嘗曰是當後兄又一年而予季弟生又十有一年而蘅之母夭屬纊之晨嘆曰蘅乎我魂依汝以歆食也予甚恚之然欲措語則重傷嫂氏之心墨墨抱戚而蘅竟以斬衰喪其母又七年而嫂氏夭屬纊之晨亦嘆

曰蘅乎汝必後我食我計至官在予復恚之惘然無以折衷也以其事兩請於尊大夫尊大夫艴然賜之書曰嗟乎小子成胡爲乎以明經舉進士哉在禮立後者惟大宗有之予非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爾之子適子也別籍異居者不得不立後以定亂爾之兄非異居者如此而漫云立後立後於禮何當況乎蘅之母所誕惟蘅也抑蘅本生之愛以後人弗仁強適子以後小宗非禮予譬則木矣一本而三枝一枝槁而二枝茂未聞截茂枝之莖以接槁也且予儼然臨之而二子競爽不爲無後又何必割爾子以爲立爲三也禮不云乎凡喪父在父爲主雖子有妻子之喪亦父主之統於尊也又何必以爾子之爲喪主也予既得書頓首受命然猶懼邑人之弗察而訾予之薄德背信也故詳論之以明予心之始末云爾

阡陌辯

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而經界壞解之曰凡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其義非也蓋古者聖人計口授田編戶齊等八口之家毋過百畝使人廬井有伍勞逸調平富者不敢僭差貧者無所企慕況乎涇渭豐鎬之間周家肇跡歷世營之其爲溝涂封殖之界尤爲嚴整故其民盡力畎畝其所入有分下無餘貲而上亦不得多取秦既承之隳圮成法尚功力鬪惟利之趨尊獎兼幷之人以倡豪武而商鞅復開阡陌之禁受田者不復以計口爲限故阡之義千也陌之義百也或

䙵千畝而爲阡或䙵百畝而爲陌各從其便而購易之溝塗縱横劃畫自任於是巧獪之萌肆無品制上戶累鉅億之鏹占業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干宮陛養劒客以威黎首而人主方貪其賄潤殊禮寵之若烏氏以牧竪比諸侯婁清以攻丹稱國賓至於下戶蹐跼無所跱足乃父子逢首奴事富豪躬率妻孥爲之服役故雄擅者席餘而日熾單陋者蹶短而歲蹙當其時秦家雖計效睫前收旦夕富强之利而黎民苑憤

無復安堵之思易于倡亂此阡陌之開爲之禍本也如直以東西南北爲界而云盡壞其溝塗封殖之舊以爲田號爲地無餘力則脫有水旱胡以恤之是自斃也雖至愚者不爲而商鞅欲以富彊其君必不然矣

知來藏往辯

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智者陰陽之分也夫陽流於天而陰凝於地陽施而陰蓄者是以火日外光水月內朗施蓄之象也內外異而明

同焉陰陽之靈也陽之化爲魂陰之化爲魄魂體清而魄體粹魂魄也者心之精爽也魂强者能悟陽之施也魄强者能記陰之蓄也魂之靈爲神魄之靈爲智神知來而智藏往者也來無形而往有象知之者逆探於無朕藏之者取證於已定也聖人陰陽合德者也故神智兼焉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天而天弗違者神以知來也後天而奉天時者智以藏往也孔子賛易而推消息盈虛之運論世而斷因

革損益之宜非知來之大者乎他若聞萍謠而識楚伯悲獲麟而知道窮睹刑罔而嘆晉之將亡均之所謂知來也序書詩而存治亂存亡之故作春秋以明君臣父子之道非藏往之大者乎他若聞衞亂而悲季路之已死聞魯災而論桓僖之必及舉衞之多賢而徵靈公之不喪均之所謂藏往也故藏往也者事定於彼而懸斷於此證之而無不合之謂也知來也者事隱於終而預測於始俟之而無不中之謂也是故聖

人範天地通晝夜達鬼神究生死不龜卜而照不籌策而計不巫覡而禱其於吉凶禍福修短出處之分莫不烺然若別川陵而晝黑白矣第不欲使人信泥必然之數而廢棄當務之急故其行也勤而不惰其言也引而不發以不可苟者任之已而以不可卻者付之天非若後之星家術士牽綴讖緯談說災祥巧發奇中以眩人趨避之心也故聖人之知來藏往也以理術士之知來藏往也以數理有常而數有限數之所

值往往有中不中之殊焉人有恒言曰聖人無死地非必聖人之束身滌行而不陷死所也知微知彰與天陟降即有暴客欲以不義戕之自不可得故舜不避於浚井禹不惕於龍舟成湯不辭於夏臺文王不殄於羑里其所以通於死生之際者亦審矣孔子戒心於伐木而嘆桓魋之不能違天是知其履危而不躓也夢奠兩楹而慨泰山之將頹是知其殂落之有辰也故曰聖人陰陽合德者也智無不通而神不可測故知來藏往兼之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蓍之數七七者陽也故動而知來卦之數八八者陰也故靜而藏往又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猩猩陰魄之盛也故沉凝而多血乾鵲陽魂之盛也故飃疾而知風以此證之則知來藏往之分屬於陰陽魂魄者益晰矣

仁義禮智信字解

或問五常性之德也而原於心同條共貫者也

然而制字之義率瑣綴膚蕃於道無甚發明何哉曰字學之廢久矣體製數變而訓詁失真其結構之形已非本始求之古文則散逸而無考今文又多簡畧而不足觀此字義之所以難解也且五常之名何始乎洙泗已前未之有也合仁義禮智而名爲四端自孟子始因四端而以信益之名爲五常自董仲舒始然則五常者後儒談道者之雅言也非古昔制字時本旨也即使盡得古文而求同條共貫之義已不可得況

今之所行又非古文乎故蒼籀之書僅存孔壁奇怪難窺今之所行則李斯程邈之述撰也斯邈亦名家藝士爾於道未必有見且其時篆隸並行而楷書踵作蒼籀之遺什失八九日趨簡畧緣今文而索義宜其於道無所發明也嗚呼古文不可考矣姑即今文而解之則仁義禮智信五字之義皆從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歸必以意逆之乃可得理也故仁字從人從二孟子曰仁者人也故從人仁者無不愛也兼

而體之故從二愚則以爲移二以冠人則爲元元者善之長也仁之體也說文以二爲聲則無謂矣或書作忎而說文亦曰千心爲仁唯仁人乃能通合衆志則又一意也義字從我從美而省味之美者莫腴于羊故美字從羊而義之意宜也我行之而物宜之其斯以爲美故從美而省以加我爲義說文以爲已之威儀也是以儀釋義殊不知儀從義生者也引儀以釋義本末之錯舛矣或書作誼言而宜之乃爲義也尚書曰遵王之誼今書作義則自唐明皇始也禮字從示從豊示即祇也神號也豊者從豐而省象豆之戴物盈盈然也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先於神故從示儀物不可以不盛故從豐以豐而諸禮故轉聲作豊也或書作礼乙者鳦也古者鳦至則事神以求子蓋玄鳥郊禖之典故以乙合示以爲禮斯又牽鑿之解矣智字從知從亏從白今省作智智者必有言故從白從亏白者詞之氣也亏者氣之形也言不窮則氣亦不窮或

通作知知者合矢口以成文其捷給之狀若矢然故從矢而口又言之所從出亦從亏從白之意也信字從人從言人之信必因言而後見或書作訫亦以言出於心乃爲信也大抵小學之教廢而字義不明雖有爾雅一書專於訓詁而不推體製之所由起許叔重作說文以解字而體製畧陳徐氏兄弟又從而釋之爲世宗尚然皆膚淺於道無所發明顧野王因說文而作玉篇哀集益廣然說文主於篆學而玉篇雜以隸

書篆隸並行體制益混嗚呼安得一覩古文以校得失復興三代之典章也

啖河豚誡

少聞長老言河豚美而毒庖治不謹能立殺人無救者因喟然曰豈其爲人而可殉口腹以蔑父母遺體耶漢諺有之食肉不食馬肝不害爲知味豈必河豚哉自是往來吳下每春水新生荻芽纔茁則河豚大上屠掛闤肆富人爭高價市之目爲珍品非上客不出時時有召食者訖

予千方弗啖也嘉靖庚子正月十三日客長洲友人陸惟臣出河豚勸予予拒猶往歲既而見座客爭啖心蠢焉不持竊念曰豈其殺人而客以徼死耶試下筴以指所納唇兩間果絶美異他魚然猶惕然若餮烏喙而背浹汗也翌日表子來之召食亦出河豚作吳語詰予曰儂啖幾所予曰戒之四十年昨啖指所知味矣來之笑曰對河豚不大嚼烏足以論知味哉因劇談河豚之美肥豔甘芬即熊掌猩唇不過也心益蠢

蠢焉不持又竊念曰豈其殺人而昨者無恙耶遂與來之共啖之愈啖愈美空其盤濡屬饜而罷夜半就枕喟然曰尤物之誘人如此哉夫天下之物有大美者有大惡矣深山廣澤龍蛇生焉谿堂詭履鬼魅瞰焉蛾眉犀齒者洞房之狎賊也磬腰簧舌者通衢之暗擭也巧宦盈福者道家之忌符也君子不惑流俗之見而介獨見之明故譽問永終而災害弗逮也夫河豚中包酷毒外以滛味誘人即使肓昧食之而可以郤

疾引年猶惴惴焉不敢輙厝況乎懷疑蓄怵僥以脣腴媚齒舌而已也夫予知其然而且啖之是不明也戒之四十年而破於一旦是無守也不明而無守者不可以立德而又安能商度於口腹軀命輕重之間哉今夫酗人之嗜酒也其初非不知腐胃爛腸之疾也久之而無驗則酗益沉矣貪夫之嗜賄也其初非不知敗官頹譽之耻也久之而軌法不懲則貪益恣矣桀紂之嗜殺人也其初非不知刳腹斮脛之慘也久之

而彌言不入則虐益熾矣然而酗者死酒貪者死賄桀紂死於殺人皆忽於始而隳於終也故孝親者不馳九折之坂儉德者不過朝歌之邑豈折坂之必摧轅而朝歌之必淄行哉誠茹苦勗志以沒齒也予感河豚之事傷雅操之不篤因著其說以自警焉

題余都閫籌邊封事後

予嘗玄覽當世之務至論三邊未嘗不竊嘆深涕淚也迺者軍政不綱逆節連起戕殺主帥以

抗王師可謂大變而議者迺欲一切姑息以禽犢撫驕子呴煦嫗愈深而悍愈甚莫可誰何况乎吉囊諸酋擁衆河曲居則以固延爲委積出則以宣大爲畏糧肙頓之禍浸淫復起而又有逋逃臣妾爲之鄉導蹂躪邊境所至爲墟勢亦棘矣夫在內爲姦在外爲宄姦宄交作爨孽横滋即欲苗薅而髮櫛之安可得巳此則邊患之大可憂者也夫自嘉靖以來三邊之變五六作其所以藉口實而逞兇頑者大歸以糧餉匱乏爲辭夫糧餉所以匱乏者豈真士馬糜費然哉制帥不得其人百計掊克婪鄙者以充囊橐奔競者以市轉遷士飢寒而不恤馬玄黄而不顧含憤積怨上下爲讐一夫作難而衆怒從之首惡不殲則後尤益效內交不固則外侮横侵亦勢所必至無足怪者然制帥之所以敢爲掊克者豈其心獨無㦧懼乎哉命懸中朝榮辱生死惴惴臨之自非深結主知不藉調護者安得不納託要津聊以保位而免禍也且予聞之出疆而

遂事者大夫之義也分閫而專征者將軍之體也李牧守鴈門而市租之入悉供幕府㦧頗爲趙將偏裨賞罰咸自取裁用能展布其力獎率義勇以捍疆圉迺今則不然選帥半出權門部使苦操文法告變欲上先具副封闢議雖嘉必從中覆苟冰山可倚即喪敗亦掩若萍跡無依雖凱捷不録如此則邊帥安得不通賂于中朝哉通賂不足必掊克以益之是以邊儲易虧而士怨易起且祖宗立法經畧周詳雅知轉運之

不足以給軍需也是以闢屯田賦子粒以省轉漕懸鹽引之例寬其法比厚與而薄徵以代飛輓脫有烽塵之警以片札出都門號召富人走芻粟以實塞下即百萬之儲旬月可集迺今屯田廢于兼并子粒逋于催科虧損邊儲什已三四況乎鹽引之例泥滯不行其弊皆由瑣尾之子駔驓之才剝削錙銖以邀聲譽立勸借之目以重困商人喪其資斧使人揺手而不敢為以致一切軍儲仰給大倉仳以內帑然且不足彼

烏知所謂經國之遠猷哉故曰明核米鹽者可以治三家之市不可以長五都稱薪而爨數粒而炊者可以食八口之家難以餫三軍之食何則小大異謀取舍之分不可淆也夫士怨既起則主令不行制帥不得其人則鎖鑰不固此則邊備之大可憂者也夫以邊患籌之則如彼以邊備覽之則如此皆利害彰彰明者議者缺此不談而區區然繕城堡庫器械習騎射覘烽堠覈功級以為大務是之謂忘本而圖末不能砭疾膏肓而姑問無名指之屈伸也襄陽余大綸傑士也以秀才談兵經營四方致位都閫其言邊事皆目擊耳聞匪由途聽試以予言質之余君以為何如也

邂逅集跋

虛巖周子山澤癯容攻枯毀澹凡世態所好聲色貨利無一艷羨於胸中而銳情詩苑羨墻所見莫非風雅夢寐所及不廢吟哦用心亦良苦矣昔人有言詩能窮人而反之者顧云非詩之

能窮人也詩必窮而後工竊謂此直反覆語爾非有兩義也蓋詩非苦心力索不造佳境人苟苦心力索以為詩則所以謀其身家者一切疎畧寂寞枯澹亦所甘餐勢必窮而後已若分其心以營利祿較差除之淹速計生產之盈虛則其於詩也必不工即使對客揮毫殆亦煙雲之生滅爾故曰詩能窮人人窮則詩愈工此直反覆語爾非有兩義也夫吳下海內之文藪也迺有皇甫昆季金宣王振靈犂一門而周子操觚

淶翰頡頏其間相得驩甚華陽公贈之詩云臨河憶雄論望斷月邊槎其所推奬可謂不凡去歲周子引邁武林聲聞臺省乃有文谷孔公龍岩趙公古冲李公皆潘臬重臣倒屣延欵待以上賓而周子以韋布頡頏其間相得驩甚文谷公贈之詩云幽討形骸失貧交意氣齊龍岩公贈之詩云衣染煙霞氣心將鷗鳥知其所推奬又何如也頃者周子尋盟再至放浪湖山乃有鈎玄沈子雙湖繆子同展玄襟遨遊匝月二妙

先歸而周子又與霽山王子望洋劉子南衡童子覿晤論文便申倡和嗟乎分庭抗禮莫匪名公喣沫所濡咸成珠玉孚乃知詩能窮人而亦能貴人重人如此也周子嘗言文章不朽之上務也安期羨門不可見而神僊之名存屈宋班馬下及李杜韓柳諸家不可見而文章之名存然則文章與神僊相爲永世者也聆於斯言其所抱負信不凡矣周子之來題詠甚富兹所裒集特其傾盖偶陳非其全者故題曰邂逅集云

書卧痾問對後

在昔英哲撫時蓄傺徙倚無聊恒有託言寫其寤噫若東方朔之客難班孟堅之賓戲楊子雲之解嘲蔡中郎之釋誨崔亭伯之達旨雖經構殊華而杼柚同制味其詞往往嘆老嗟卑含步譏刺有國風簡簡之容焉夫安土能愛者仁之守也知足不辱者智之經也古之君子受爵必讓非其才之弗逮也三命益共非其德之無當也盖勞謙者抱集木之惕敦艮者寡侈箕之辯

故能都高危而不傾逢顱頷而無悶也胡爲乎羨便捷之利而動遲暮之悲哉我憲長顧公金玉兼資追琢令範抗浮雲之志耽考槃之邁雖跡寄塵寰而胸藏丘壑神遊竹素而氣矯虹蜺釋褐兩紀方登外臬揆之巧宦僉謂濡稽而公秉德彌冲撝謙愈下長負循墻之懼時萌返服之思頃者吏事偶紛精神適疲翛朴陋其瑩聽牒案汨其玄襟遂爾拂袖須臾飄然長往鱸蓴存故類張翰之臨風松菊縈懷肖淵明之解綬

緬其寄託㚒薄層霄民吏扳轅愁留覲衮然而歸心未敉懇疏猶陳復作卧痾問對一篇以宣意指讀之不勝抑引自比顯蒙夫以年方强仕而遽想懸車望急時須而自甘投紱豈其矯拂本出悃誠允矣德盛禮恭之言振絜履高之操也豈若㬥倩諸子低昂世態嘆老嗟卑者哉予不佞頃亦圖歸竊比雅尚儻塵緣或斷恬願早諧則六藝芳潤之甤相偕采擷五湖煙水之興駢與翱翔矣

田叔禾小集卷之八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蘅　私抄

行

桂林行

予也勤農圃少隱丘樊步武不出閭里之間聞見不越簡編之事迨乎弱冠濫廁鄉書伯仲計偕觀光上國譬之潢鱗縱壑谷羽騰霄蓋已心曠神馳恢弘壯膽矣迺今竊祿一紀沿牒九遷

内陟兩京外歷三省匍匐州郡之末跋涉嶺海之交總凡往返於京師者一十有二留都者四南海夜郎者各二矣雖蹤跡未遍於埏垓而耳目已超於圭蓽況乎瑰山怪水艱苦備嘗露宿風飧形容漸槁追陳蹤於疇曩未欷嘆於來茲譬彼雪鴻同諸石火不有述作曷考所由是以靈運牽絲載謡東道安仁憑軾爰賦西征皆以寫玄覽于一時理羇愁于異禩者也予既慨往事之莫稽幸今遊之可述迺因廣右之役載筆

途次條剌日程雖體式不襲於前賢而話言必核於貞見嗟乎予長遠涉江淮大肆文章之力少游屬情款叚不失愿慤之名雖趣向不同而分量各得迺予行能綿劣運命轗軻進不攀龍見之英退不比蠖屈之彥玩愒日月汩沒塵埃悼徃懐來秖增侘傺爾書藏篋笥以詒兒曹嗣有行遊編次左簡

嘉靖十七年予自京師還家稍遷廣西布政使司左叅議服侍二親不勝違戀徘徊桑梓奄忽

判年將以七月七日啓行或言辰值孤虛七殺當道不利舟車家人難之予曰陰陽者家胡可泥也明王敬授人時率作興事而巳屑屑忌諱使人多畏豈治曆者之初心哉曩歲南都秩滿撰日言歸巳而大雪載途夙朔競爽膏車齊發或言辰值徃亡而歸心剌促踔濘宵行抵家無恙安在其徃亡也迺今憑程巳棘義不可需遂以是日祖南城親友罕覺匆匆飲餞者江十丈陸子中而巳同登六和塔未及二層而徐九丈徐孟文江子京追至攀躋絶頂旋覧江湖命酒高談離愁都豁塔中有宋湯思退賈昌朝等彙寫佛說二十四章書法殊體步驟鍾黃南渡君臣荒度游衍茂恢復之心此亦一驗也惆悵乆之巳而疊岫斲規林颼颯鬢憑虛遠眺渺若凌雲輿盡而休時亦逮暮矣洗筆於噴月泉滿引三行抗手而別是夜四更發舟翌日巳卯過富陽會知縣龔善治乘風行二十里宿湯家埠庚辰過桐廬會知縣何經遂遊桐君祠乘風行三

十里宿嚴子陵祠下携兒蓺衡登釣臺時月色滿江蒼煙盡剮寒露漸漸墜草間隔岸越山咫尺可數亦奇觀也辛巳過建德會通判潘嗣冕儀是夕宿三河壬午過蘭溪訪董暈暈以孝行辟舉授思南府推官曩予按察思南禮之加等既予東歸而暈亦引年解職矣行二十里至新埠宿焉癸未過龍游龍游春秋姑茂子之國也傳言越代吳而王孫彌庸見姑茂之旗是巳其城墟在穀溪之南行二里許登翠光岩俯瞰晴

江濃緑可染還舟風雨大作又三十五里宿安
寧鎮甲申謁趙淸獻公祠祠瀕河去縣二十里
午過衢州會知府李邦良遂府治故有上埠蘊
庭號小蛾眉峯或言郭璞墓也遷之不利太守
且郡多火災至者逓封殖樹大如斗李君欲遷
之吏民懇祈弗許竟遷之掊得石笋一枚長六
尺許勒云唐乾符中刺史李彀置盖玩具也歲
久湮沒土中形若覆釜遂訛爲郭璞墓云乘風
行二十五里宿石塘街乙酉至常山會知縣吳

襄遊集直觀觀有閣憑虛特立最宜登眺遂遊
白龍歸雲二洞白龍洞懸泉滴瀝莫測其源洞
口架屋三間乃開化方思道豪倡義營構者水
活活循除行出滙深潭傍有巨石垂入若渴虬
之狀循白龍右崖迤邐數十步爲歸雲洞窈黒
非秉炬不可入其名則晉江梁宅之懷仁所勒
也宅之才子嘗識丙彭城眉目姣好摛辭或如
舉進士踰年而捐館王勃李賀之悲古今一揆
矣惆悵久之丙戌早發常山午憇草萍驛驛南

里許有坊曰兩浙雄鎮過此則江西界矣薄暮
至玉山是日中元節也月色皎朗携兒露坐鄉
思悽然夜分乃罷丁亥早發玉山瀕河有坊曰
八省通衢乃李先生時行廵按時建而予爲碑
記者溪水淺澁以小艇昏黒抵廣信會知府趙
振夫鍠同知徐尚賢官是夕艤宿南門鄒謙之
守益應檄北上邂逅月下坐浮橋而語戊子訪
給事中呂惟德懷往予刑曹時呂君以貢士歷
事又與謙之論學新泉別且十年矣亭午發廣

信過錢倉石石圓如毬浮突水面高可十丈相
傳有漁翁泗石下得古錢一斛遂以起名而土
人又稱捲績石也乘月過黃龍灘宿鉛山河口
巳丑過弋陽誌言地多禽魚弋者叢集因以名
縣或曰山有巨石砌如弋文或曰溪流如弋蕭
暮至貴溪會知縣朱默庚寅訪諭德江茂穀汝
璧寺副江于春以朝薄暮至安仁會知縣陳慶
朝辛卯至餘干餘干者餘水之干盖吳楚越三
水之餘也故又名三餘壬辰至鄔子驛風作不

克行癸巳發鄔子八里許爲鄱陽湖口時風止波平淼渺萬頃遇河南叅議周大卿相停橈移時別去至王家圩宿焉甲午至南昌會廵按御史景濟之漆布政使夏舜俞邦謨叅政潘薦叔潢叅議王在叔璣按察使劉士奇儲秀副使陸肯堂堂徐子升陪僉事徐朝重萬璧知府程仲材貧知縣吳璦牟朝宗頃之覿廵撫都御史胡公岳遂遊滕王閣閣臨章江之左雖宏麗已非遺構而南雲西雨之景彷彿見之還入鐵柱觀

晉旌陽令許遜斬蛟之所也遜善以道術禁治妖蠱時豫章有蛟害遜飛劒斬之穴地立鐵柱施八索以鎮地脉出地二尺有咫水怪屏息還謁徐孺子祠祠在東湖南洲乙未弋陽王以詩畫來遺且曰寡人願有請也遂往朝之設宴便殿出解大紳遺墨一帙風骨婉媚逼眞子昻嘗在吳中閱解帖古拙似紫陽體心固疑之始知僞售惑眞者不獨一解帖也丙申早發南昌過市汊驛風雨移時而霽至長湖宿焉丁酉過豐城城西南三十里爲劒池池前有石函長六尺廣半之張華雷煥掊劒之所也戊戌至新館距臨江府治十五里水涸舟膠知府李仲占易來訊己亥至新淦淦水發紫淦山入于章江別有金水與淦水異源而合流所謂金川是也庚子家君誕辰焚香率妻子遥賀乃發至峽江峽江故新淦地嘉靖五年分建縣治于此訓導譚敷來見辛丑仲秋朔早發峽江至吉水吉水者言文之水也爲贛江支流曲折洲渚間狀若文字

以爲吉祥故以名縣壬寅早發吉水過螺山謁文丞相祠午過廬陵會通判汪堯卿舟所鉄十字一枚題曰保大二年五月鑄重一千三百斤相傳南唐造戰艦以此係纜者乘風行三十里宿張家渡宋名將康保裔祠在焉癸卯至淘金驛十里許宿表吉渡甲辰過泰和會知縣廖師文世魁遂登快閣時秋霽天高澄江瀰望是夕宿浩溪驛乙巳過萬安自此至贛縣遡流三百里間爲灘者一十有八類礙齒齒星散波中或

起或伏舟行其間曲折趨避稍與爲忤靡不顛
淪而天柱皇恐二灘尤甚綿絡里許石骨崢嶸
舊有二十四灘五代時贛水大發乃沒其六云
是夕宿蓮津丙午乘風過皂口攸鎮二驛宿石
人圳夜雨達旦丁未冒雨至贛縣贛縣在唐宋
時爲虔州紹興間有寇警以虔字虎頭所兆乃
以章貢二水合流名郡爲贛也貢水出汀州新
樂山章水出南安聶都山二水東西流合于城
北本灨字而省作贛然灨音如貢無幹音者蓋

方聲與時江水驟漲賴北風以行帆檣輕矯撈
人歡呼若神助者會副使侯世言緘知府康德
清河通判謝俞卿邦信戊申覲巡撫都御史王
公德深浚遂遊天竺山舊有寺爲韜光禪師所
居白樂天有詩懷之蘇子瞻所謂香山居士留
遺蹟天竺禪師有故居者是也巳酉登鬱孤臺
臺高數仞水光山色盡出几席履舄之間趙抃
詩云群峯鬱然起惟獨此山孤是也庚戌　萬
壽聖節行賀禮于水西驛遂發贛縣自是貢水

巳分至庚嶺皆章水矣不及九牛驛三十里昏
黑宿接官亭辛亥大雨至南康會知縣陳徠壬
子過小溪驛三十里癸丑不及大庾二十里皆
野宿江中甲寅至大庾會知府許士耒繼同知
侯孟學廷訓同遊寶積寺壁間有張汝弼草書
數十行蓋守郡時作者乙卯早發大庾過梅嶺
漢兵擊呂嘉有庾將軍者戍此故名庾嶺以其
地多梅又名梅嶺危石亙疊登陟甚艱唐開元
間左拾遺張九齡開鑿成路民皆便之故有祠

在焉祠旁有雲封寺白猿洞卓錫泉放鉢石唐
僧盧慧能行禪之所也嶺上有叱馭樓過此即
廣東省界矣自此至番禺有建瓴水下岑樓之
勢故漢武帝命五將軍伐南粵而樓船將軍出
豫章下橫浦其兵先入其功居多亦地勢之利
也薄暮至保昌會通判譚璣推官方表民訓導
金英尤舜俞丘玉是日中秋節也丙辰雨午霽
發保昌過黃塘十里許宿焉丁巳過平圃至曲
江會通判秦從熙武曲江者以湞武二水抱城

回曲而流故又名相江也湞水出庾嶺武水出
郴州經樂昌縣韓退之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樂
昌瀧者是也城南有逍遥臺隋刺史薛道衡所
建夜宿濛裏戊午遊南華寺寺當曹溪之上慧
能居之故有衣鉢存焉鉢色非木非陶沃如髹
漆其光可鑑嘉靖初莊渠魏子才提學嶺左槌
之僅存方寸還過清溪至英德會知縣吳珠教
諭鄭泮訓導周本此地多恠石扣之有聲者上
品諺云峯巒聳秀岩竇分明無斧鑿痕有金石

聲此相石訣也是夕宿横石磯己未過中宿峽
峽上有飛來寺兩山峭削中通江流午過清遠
會僉事李廷儀文鳳教諭羅勳訓導張朝是日
連過回岐胥江二驛庚申昧爽過三水至高要
會同知許仕昭知縣陳豫章教授莫磷訓導何
倫徐仲參將程本虛鑒助教諸子興傑辛酉發
高要宿六步壬戌過新村遊三洲岩中空可十
丈許鍾乳垂結多若獅象虬魚鍾磬之屬故又
名玉乳岩也是夕宿舒塘鋪癸亥過德慶會推

官汪九齡學正陳宗器是夕宿羅房羅房淥水
故廣東省地今爲猺人所侵每歲逋糧者七千
石矣甲子過封川會知縣王用璽教諭諸緒訓
導林賢去此十里許過清江口即廣西省界矣
是夕五更抵蒼梧乙丑知府朱鴻漸同知陸任
忠通判傅爘林祿知縣項寵教諭周文興來見
項謁提督侍郎蔡公廷爽經安遠侯柳公珣會
參政林舜卿士元是夜大雨如注丙寅雨不絕
江漲蓋大江自西來者爲黔鬱二水黔水發源

牂牁經南寧而下漢伐南越使馳義侯發夜郎
兵下牂牁江會番禺即此江也自北來者爲灕
水發源興安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即此
江也二江至此乃合流而東丁卯霽午發蒼梧
十里許宿廟口自此至省城皆遡灕水而行以
灕名者三百六十中有五十四冲皆猺獞出没
之所戊辰至龍江雷雨己巳宿古攬堡庚午至
龍門自此至平樂則山愈高水愈急頑磯漫渚
隱見波中兩岸峦箐叢林裊蹠表翳寇戎跧伏

徂䀛賈舶操長竿鉤舷而剽之官兵督捕即猺竄麋跳不可踪跡嗚呼天之驕子豈直北虜爲然哉辛未季秋朔宿于鶖洲繁星滿天雷電不徹鬱蒸之氣無異伏中壬申北風飄蕭肌粟慣起粤嶺氣候信難測矣是夕宿昭平過數里許爲雷陂峽已上兩岸諸山參差骨立色若積鐵狀若植戟又如卧虎蹲獅不可射彈草木鬱蓊聯厓委谷岐岐嶷嶷茂若禾麥秋冬不零賈舶魚貫水滸一月九關非軍麾導衛不敢徑度猺

狖夜嘯虎豹晝行數日之間不見人煙者二百餘里雖險隘已極而山明水秀恍若畫圖亦嶺外絶景也癸酉宿勞鹿灘甲戌宿大同乙亥不及平樂縣二十里丙子至平樂知府蕭一中同知周訓知縣黄价教諭鄒曾來見頃會布政使祝堯緒續副使翁仁夫萬達錢振之鐸平樂在唐末時爲昭州至元乃改平樂蓋自蒼梧而北灘瀧險惡至是始平故曰平樂又以江水近府始迤演故曰府江丁丑早發平樂自此已上諸

山皆離離落落似斷復連兀突平原若雕若琢瓌狀詭態不可殫論令人左送右迎惟恐一奇之失也平樂已下山川又不足羨矣是夕宿陽朔縣戊寅早發陽朔不及南亭二十里宿畫山己卯早過南亭時秋霽風清桂花盛發香氣馥郁冉冉自岩谷中來桂林之稱良有以也薄暮宿廬田市庚辰過穿山有穴通透望之如月輪掛空也早至桂林時藩臬諸寮皆以公事他出獨按察使陸選之銓僉事李稚大義壯在省往

予爲儀制員外郎時陸君郎中李君主事尋皆星散睽越者九年矣復聚會萬里外又無他寮參焉亦奇事也頃會巡按御史鄒廷俞堯臣副總兵張文治經都指揮使余承甫恩辛巳知府楊沔來見壬午宿城隍廟癸未昧爽奠禱于神省寮無一在者遂以是日到任署印自發錢塘至此凡六十四日

覲賀行

予以己亥十一月分守左江草竊紛紜㾬癘沉

鬱屺岵之思無間日夜嘗戲署卧榻云嚙骨不
若吞氈遠宦不若力田聞者以爲新語云會有
藤峽之役軍需旁午未敢圖歸明年五月訖事
皇上建大本貞萬邦故事省官表賀而予以序
見行擬便歸覲甚不可言迺以閏七月朔日丙
申發左江越十四日己酉至桂林時屬郡表箋
未集予欲乘暇遨遊諸山而省寮方以簿書交
際參差莫偶予笑謂衡兒曰乃翁乘興獨往爾
十七日壬子遊疊綵岩中空斗折石戶硌研凄

風逼人炎囂屏息故又名風洞也緣北厓則江
上諸山旋簇如畫南麓聚景亭所見如北牖而
昭曠過之遂繞寶積山穿華景洞空明軒敞可
布八九筵前瞰方塘秋水澄澈後臨絕壁有平
石可坐三四人爲飛雲閣右厓卧龍岡有諸葛
武侯祠疊綵寶積二山皆在城中其南麓大街
山脊隱隱隆起有碑書桂嶺二字宋所立也其
時帥守監司過此即有任子恩然此不在五嶺
之數予既還憩洞中徘徊倦起宗室經含者以

榼酒盂蔌餉予曰聞君發興願助豪襟便與藉
磐石笑飲三觥而去翌日癸丑陸選之李稚大
聞之以詩嘲予有貪奇凭枯藤畢景忍枵腹之
句予續占一聯云離群屏喧嘩會意屬幽獨二
君笑曰將謂我輩獨無豪襟耶會給事中朱敬
之廷臣以使事入省省寮祝堯緒洪王方輩約
予酌朱君隱山予曰昨望虞山有奇趣已神往
矣姑畢我願乃追隨爾遂出北郭五里許陟虞
山謁舜廟廟後爲二妃祠祠後爲韶音洞南軒

張敬夫所開發也石門窄隘中長十有三丈朗
然虛明北戶清江橫前水石相激爽氣披襟爲
皇澤灣以小筏沿江南轉爲黃陵洲洲上竹樹
藹鬱可風並岸爲南薰亭瞻對江山秀色可攬
遂繞城西去十里許憩張氏園副總兵公別墅
也其植多榕多蒼筤之竹少選徑田中入朝陽
洞則朱君暨省寮咸集矣隱山舊有六洞惟此
可尋懸磴層起北戶絕壁百尺俯視木杪洞中
有盤石勒爲棋枰俗稱爛柯石山下舊爲巨湖

七百餘畝唐刺史李勃所開可以方泳芰荷煙
雨綠鵠牙檣景物之美吳武陵記之甚詳尋就
堙涸宋經畧使張維復濬之滀水濟泓增置亭臺
樹植竹藝卉侈於前觀元季爲田迄今荒壤蔓
草狼藉狐兎之居惟蒙溪潟潑猶存一帶陵谷
遷易亦可嘆也遂携榼而西穿回龍洞洞口廣
坦可布六七筵浚澗中斷駕板橋渡之攀蘿陟
巘有亭翼然時返照射人凉飈揚袂洪君曰振
衣千仞岡此其近之衆曰然遂揮翰揭之爲振

衣亭也循厓右轉扶竹欄而下過藥師寺謁慶
元伯祠伯李氏　孝穆皇太后父也爲賀縣龍
塘村人后初以俘媛入侍寔誕　敬皇甲寅偕
諸僚及朱敬之遊七星山去城東里許錯落如
北斗之形下爲玄風洞陰氣嚴烈盛暑如躡層
氷襟凓不可久處傳曰空谷來風又曰盛怒土
囊之口然諸岩洞亦有無風者豈地脉差殊與
宗室約賑爲予言岩洞冬時温如附火蓋陽伏
之徵也繞而西爲棲霞洞内極寛行兩厓石孔
凝結刻畫崢嶸蒼翠滃潤若佛刹畫壁頂懸金
鯉鬐首尾狎獵勢欲騰騫稍深即窈黒秉炬而入
所見益奇瓌瑋百態其最肖者漁父施罛傴僂
踏船彷彿若畫中多岐路云通九疑然未有探
極者洞口有老君像傳唐明皇所置故又名仙
李岩岩前有齊雲碧虛二亭今廢矣僕從亦貪
奇擁入迷失道者六人經宿不可出翌日乙卯
以燭出之遂偕都指揮使顧良弼以小艇穿水
月洞泊訾家洲洲上舊有亭榭乃唐都督裴行

立所營而柳子厚爲之記者今皆蕩滅而環山
洄江夸奇競秀之景猶存舊觀遂遊龍隱岩岩
口臨江水深莫測仰視其上有龍跡夭矯長竟
數丈鱗鬣宛然疑龍蛻去跡印泥上久而化爲
石也左有石屋寛朗可容百人頂鐫元祐黨籍
一通以司馬光爲首豈諸賢剗跡龍蟄於斯與
縁磴而上舊有驂鸞亭宋郡守范成大所剏也
今改怡雲亭稍北爲月牙岩捫蘿而上石磴數
十級厓室半懸形如初月故以名也還舟過花

橋浜灘水纖伏波山入還珠洞相傳昔有漁翁入此遭驪龍竊其珠懼而還之龍猶未醒也又言馬援征交趾載薏苡而還旁有石柱去地不合者一線許乃伏波試劒石云此皆幻妄無據今洞中石上有巨人跡紋理如刻復有紫白二蛟長數丈蜿蜒相向有圓暈如珠直其首豈還珠所起名與舍舟登逍遥樓望海陽山湘漓二水所自出也同源別流南北分瀉灘水南下繞桂林合癸水漱伏波山下諺云癸水繞東城永

不見刀兵頃之廣郡表箋已集乃卜翌日丙辰拜表導出東門還集風洞徑山中有二穴高數十丈仰望閑然予曰其韜恠物者耶披莽而上可四十步峻絶無蹊便棄履躡之入初穴宛轉達於高層倚穴下瞰掉眩欲墜洞中有石板橫施可容兩榻遂命之曰巢雲洞予既歷諸岩洞蓰與衞兒言之衞伎儀請往予曰丱角之子烏[illegible]之情哉衞固請乃遣兩卒導之數日而[illegible]人巧有餘而人力不足移寘蘇杭之間當絶品矣是夕宿舟中已未解纜三司會餞於東城日中而罷陸李二君謂予曰儀部同寮至此復散矣蓋陸君已得報轉廣東右布政使相對凄然遂聯棹送至訾家洲而副總兵張君亦挐舟出餞邀二君同行七八里艤鬬雞山西澨修竹一圍蒼翠可愛張君曰其下有君子亭舊年爲水推去予曰清陰若幄何以亭爲遂携榼藉草而飲薄暮二君別去時吏人已遣案牘已輸舉止蕭踈肩若弛檐移棹入南溪將遊白龍

洞暝不克登詰朝登焉岩扉呀豁畧肖龍隱其西爲劉仙岩異人劉仲遠飛昇之所乳竇窈窕爽氣凄清旁有履痕若攀躡之狀俗呼穿雲跡也還舟遄發過南亭驛遊甘岩岩若剖甕外窄中穹輪廣畝許以艑艚入焉西壁有泉側出渟滙岩中深可二丈下睬沙磧游魚如指者三五百頭往來追逐若與客戲者大抵桂林岩洞爽朗莫如龍隱邃奥莫如棲霞而寒冽寥寂兼山水之奇莫如甘岩之勝甘岩名義無取殆以泉

甘之故而土人訛爲官岩不可解矣是夕宿岩下辛酉至陽朔推官陳綖教諭黃文典來見壬戌至平樂僉事操君松邀予登鳳皇山三亭疊構巨松環繞俯瞷城闉時返照横江净若曳練少焉嶺月半露景益清奇癸亥發平樂城東里許覽考槃澗魯般井廣丈餘汨没草莽午過彪灘猺賊百餘人跠踦禦客舟人皇恐有棄楫而泅者予曰賊逼近若此而走以示弱是召之也遂麾兵逐之發毒弩交射矢沓如雨移時賊遁

去遁免是夕宿梢磯甲子過龍灘覆一從舟時江涸磯危舟行石罅每下一灘激浪過頼履險不陷殆天幸乎是夕宿上仰堡乙丑仲秋朔宿古欖堡丙寅二更至蒼梧丁卯辭軍門遂遊冰井寺有泉正出唐經畧使元結飲而甘之作漫泉銘隔江二里許爲火山故有火山無火冰井無冰之語宋知州任詔砌爲雙井右清左濁至今存焉先是予以家累在潯州託翁仁夫移之至是會於蒼梧因念仁夫年好離居不可不覿

乃以己巳泝藤江往別仁夫而仁夫亦以送予東下夜會赤水共宿舟中庚午同至蒼梧辛未朱敬之亦自桂林畢事而返遂方舟齊發仁夫相送過繫龍洲而鄉宦員外郎馮世立承芳亦送予二人同泊李家園祖帳爲別園中多修竹恠石蘭蒲橘柚有荔樹一株陰覆四丈許下羅石皷七八座有石坪可奕右垣有泉潔然引之亭中石床刻道砎折流觴焉又西方塘磯石可釣亭榭無他巧而野趣天然亦嶺右所少壬申

仁夫輩別去夜半抵封川癸酉過德慶同知黎兆學正陳宗器以諸生陳沛等來見甲戌　萬壽節行禮舟中不及肇慶十五里宿桂林村乙亥早至肇慶通判夏惟初淳以諸生陳九成等來見頃會叅將高正之誼談七星岩之勝因憶往在嶺南時會檄知府朱全夫檢校岩室既全夫落職而事遂廢閣於今六年矣惟初遂請予暨高君往遊焉會舉人潘士器廷楠秀才程愈偕至潘生予往時首舉士也程生亦偰等促席

飲之七山皆骨立連絡一溪旋繞駕小艇沿洄回回可覽山水有岩惟圓屋最勝戶牖礡豁肱乳淋漓其底飛磴十數級有窓閈然容光横射洞口多恠石玲瓏紋如刻畫其最高聳者謂之崧臺抵暮還舟潘生為予言端硯近無佳者成化中羚羊峽出奇石嫩輭如肪以刀刓之方圓隨製迎風乃堅有文成花卉禽魚之狀絲色爛然土人爭掘取之往往崩壓所壓守臣封之今不可得矣按硯譜論溪硯以子石為上子石者

生大石中色理瑩潤蓋石之精者也未聞有嫩輭如肪者豈精粹之極殆石髓與硯以注水不耗而發墨者為佳鸜鵒眼為眞今之有眼者不少矣而不耗發墨者難得也丙子至三水知縣郭梅來見丁丑風作泊胥江驛戊寅宿廻岐驛己卯中秋至清遠諸生孔昕等來見邂逅行人李孺徵兆龍往予試士番禺得孺徵首舉與之談舊抒懷中夜而罷庚辰會僉事李廷儀文鳳李君邀予同孺徵燕譽亭觀射辛巳發清遠三十里過中宿峽登飛來寺寺前山水廻帶竹樹陰森彷彿嚴瀨後倚高嶺石梯百餘級飛泉淅淅下叢薄中俯視江流僅牽一線爾唐李翺詩有云一水遠赴海兩山高入雲許渾詩有云水曲岩千疊雲重樹百層者信也是夕宿太廟峽口壬午至湞陽峽風雨不可度泊峽口宿焉峽中有抄子灘牯牛石為舟檣之厄故諺云過得牯牛抄子灘移書歸去報平安癸未至英德教諭鄭泮訓導朱孔暘以諸生黄桂等來見風作

不克行甲申風不息宿龍頭岩乙酉風愈駛宿高橋鋪丙戌宿牛軛灘丁亥邂逅進士譚宗元大初停橈移時別去往予試士南雄宗元所首舉也午至曲江會知府符錫通判秦從煕武陳邦進僉知縣胡德純教授何正教諭秦志道訓導張璣馮元吉陳繼爵頊之舉人譚紹崧及諸生黄城等相繼來見譚生曲江首舉士也嘉靖甲午郡縣列榜者二十七所而首舉之士無不中者餘皆優等或一案而連名七八皭然物色

無一崛起入下省謁張文獻公余襄公祠戊子發曲江過帽峯山山圓如首有亭據其顛若簦笠之狀往背與吳汝瑩登焉旋覽遼曠下有九成臺傳爲虞舜奏樂之所此去沅湘九疑之間尚六七百里山川隔絶安得有陟方之館哉然郡以此起名亦以蒼梧之野故爾泊平圃驛已丑泊始興江口庚寅泊古羅村辛卯至保昌會知府鄭左卿朝輔教授王朝賔教諭王藎臣訓導金英尤舜俞亓舉張瑗亓玉以諸生汪一勺

等來見壬辰鄭君邀予登北城樓爲予言去此三十里山中有楊歴岩奇峯恠石飛泉瀉空空明可賞也癸巳南海指揮使馬汝礪金王汝賢寵來見二生舊庠士也薄暮李孺徵追至約汝礪汝賢度嶺爲別而汝賢以是日先行候我甲午早發保昌過鐵杖樓隋時有麥力士者能操鐵杖四十斤日行五百里爲汝南太守群盜屏息故以鐵杖名之其子孫尚有存者午度梅嶺嶺南多古松合抱者云宋漕運使蔡抗所植嶺

頭厓門對峙僅容兩騎漢初南越以此爲界史言越相呂嘉函封漢節置塞上即此地也自九齡既鑿而旅人遷客往來南海者悉由此行成化中知府張弼伐石甃路民益便之爲之歌曰梅嶺路二張闢前張張九齡後張張汝弼是夕宿大庾公館會同知侯孟學知縣凌士顏教授孫邦彥訓導李郁王欽黃紹文余文元乙未季秌朔謁孔子廟廟中有蘇子瞻劉器之江民表像石刻存焉學左爲道源書院昔周茂叔爲是

郡司理而大中程公以興國令攝通判事遣二程子從之授太極圖說于此理宗時勑建道源書院御書其額有石刻周子像遂登鐵漢樓張汝弼所建以劉器之故環覽郡城銳若魚形故名魚城也丙申暨汝賢遊東山寺寺去城里許石徑盤曲林木叢森趣頗幽雅山半有泉可引爲石床九折流之作亭覆焉薄暮登舟聞馬汝礪以昏黒過嶺夜半遣人迓之而汝礪待明石佛寺亦遣少從覘予起居月暝呼舟不得遂兩

失所往翌日丁酉予所遣人回報言至嶺下無消息問來人亦言夜半無官人過此者予意汝礪不果來也遂登舟行三十里汝礪遣人馳至具言所以且聞孺徵亦以此日度嶺然勢不可復返悒怏久之是夕宿楊口村戊戌早至小溪驛則孺徵已兼程陸行駐驛矣遂淹泊一夕而別己亥泊南康縣庚子至贛縣會副使余舜臣夔知府康德清知縣蕭善登辛丑親巡撫都御史吳公仁甫山壬寅早發贛縣雨泊攸鎮驛癸

卯九日亡妻忌辰旅中瘞祭午過萬安會知縣黃鳳翔宿浩溪驛甲辰過泰和會知縣王春復縣廳有明德堂三字文天祥所書也訪給事中管汝誠忭時以言事落職夜泊廬陵乙巳會知府李清午過吉水夜次相江丙午會僉事李相以臬司表文同入賀者連過峽江新淦二縣去峽江四十里為玉笥山道書所稱十七洞天八福地者是也時月色朗輝平江玉瑩順流而下寒忽飄然初更過太洋洲秉炬謁水神英佑侯廟俗稱蕭老官者是也蕭氏世家開封宋咸淳間蕭蘭芳者其父為吉州刺史卒葬此洲因家焉已而蘭芳以神道顯於鄉曲奉為水神永樂中裔孫蕭大任復以神顯啖白石一拳端坐而歿其後鄉人旅江湖者往往見之遇風波禱之即息時遣中官下西洋取寶物遂奉以行舟楫利涉　文皇帝嘉之封英佑侯而景泰成化中累有諭祭其遺骸以木桶盛之貯廟東廡江湖榜人無弗崇信之者子孫繁衍數百人云夫神

怪之事孔子不語然不可謂絕無也若蕭侯者獨非神且怪者哉二更至清江新館會知縣沈茂德儀同鄉舉士也坐語五更別去我舟亦發翌日丁未過豐城泊市汊驛戊申恐省城人事旁午以淹行色乃以小艇早發越洪都泊教場畔布政使黃卿按察使尹嗣忠副使楊志伊僉事毛一陽復知府程仲朴資知縣吳璦遣人來訪以疾辭之不覿也已酉將遊西山風作而止薄暮發舟夜半過彭蠡湖口翌日庚戌至餘干

辛亥至安仁壬子至貴溪會江于春爲予談龍虎山之勝也峯巒削立高出雲表兩厓對峙虎踞龍昂洞中有房室窓牖床榻倉廩棺槨雞犬禽魚之狀道書所稱三十二福地者是也乃漢張道陵修煉之所其子孫世襲眞人之號云其南爲鬼谷山道家所稱十五洞天是也癸丑至弋陽連夜乘月而行以補日力自此溪流沍竭日行不過三四十里甲寅宿祟樹灘乙卯至鉛山江口乃易小艇丙辰至上饒會知府趙振夫

丁巳陸行至玉山會同知徐尚賢戊午訪給事中詹汝化泮時以養親在告汝化爲予言少華山之勝巔麓相距五十里巒阜疊發狀若芙蓉發之可見彭湖也懷玉山亦其枝帶云己未會巡按廣西御史沈時振驛貴州副使林仲修茂竹工部郎中　德揚鎧士事應鳴鳳庚申至常山會知縣吳襄去縣二十里産錦川石卓立一二丈斑駁如錢辛酉風雨滯常山壬戌冐雨陸行時旱久民憂雖沾衣不厭也項霽夾道皆柑

橘渥翠彌望金子纍纍古稱江陵千頭可與封君等信然途中望爛柯山相去可二十里道書所謂八洞天者是也薄暮至衢州會知府李邦良推官方舟李文進知縣王洪癸亥邦良邀集聞此地今年六月開化山崩水溢居民漂流者以萬數尋復有礦寇之警嘯聚數千人數月稍稍底定甲子登舟至龍游乙丑孟冬朔至蘭溪見尚書唐公虞佐龍項會知縣趙汴丙寅至建德夜發丁卯至桐廬會知縣何經戊辰北風大

作寒不能禁薄夕至富陽風力愈雄江濤洶湃乃改陸行巳巳曉發時凝霜滿地木葉盡脫澿滓龍鍾口吃不出午憩定南館眹至浙江驛布政使俞汝礪茂堅僉事游居敬都司王玉張茂中典知府陳邦憲仕賢知縣陳時仲中李惟克念相繼來訊是夜渠淤皆氷庚午　千秋節行賀驛中黎明家君至巳而諸親友踵至行色倥偬不敢入城涉人事乃辛未曉發經天眞書院小憩石龍洞登萬松嶺西望湖山掩映如畫緣

城而行次吳山驛三司諸公來會頃以小艇昏黑抵家時二親高年步履輕健覲慶之歡莫可名狀壬申展謁先塋癸酉會族戚鄉里甲戌治行具乙亥曉發次新馬頭親友會餞於香積寺昏黑出關會主事黃以約文炳丙子曉發入武林港至雷殿德清知縣李蘗來訊三更抵湖州丁丑會知府魏公濟知縣楊時秀吳璁州治山水清遠爲南國奧區而最近且勝者莫如何山道場山昔人云遊道場山者如入王侯之家遊

何山者如造高人隱士之所也水以溪名二十餘而苕溪最遠霅溪最宏苕溪一源發天目山一源發獨松嶺至安吉乃合流霅溪無源滙苕溪前溪餘不溪北流溪爲一以四水激射霅然有聲故名霅溪諸水經府治入太湖太湖去城北三十里廣二百八十三里周三萬六千頃震澤具區皆別名也丁丑次管代長興知縣黃注來訊水淺不良於行戊寅易小艇至四安鎮陸馳暮至廣德城南有竹山方山雞籠山皆勝境

也茶陵龍道亨嘗爲予言如是己卯過白茅山北望平原溝塍鏤錯此距江淮皆以牧馬之役爲民大瘼山側拋兒墩行人競投石云留其上者男也薄暮至建平會訓導馮元濟縣有鴉山產茶梅聖俞詩云茶煮鴉山雪滿甌者是也庚辰至高淳會縣丞周冉士簿王槃泛舟乘月發觀溪翌晨辛巳緣姑熟溪至當塗遊希夷觀會巡按御史邢弟當塗古塗山氏之國姑熟爲六朝麗地李白詩云愛此溪水閑乘流興無極何

處浣沙人紅顏未相識者即此壬午曉發遊黃山寺登凌歊臺臺畔有宋武帝離宮故址許渾詩云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山高不過數十丈而蔓草寒煙無復人跡昔日佳麗之景安在哉午至采石謁李太白墓登謫僊樓上蛾眉亭望天門山江流浩淼與海通波帆檣往來欸乃冉沸令人恢恢然馳神遠遊不覺旅愁之豁也江邊采石磯昔人於此采石故名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錦袍

坐舟中即此地也白時依當塗令李陽氷悦謝家青山欲居焉故詩詠其地者為多若册陽湖謝公宅凌歊臺桓公井慈姥竹望夫山牛渚磯靈虚山天門山姑熟溪尤其著者登舟過牛渚沿望夫山渡江入當利浦漢劉繇屯兵當利以拒袁術者即此晩至和州會知州宿椿癸未過含山雨雪經半陽泉泉去巣縣十五里異源同流一冷一熱數里始混風寒不可澡體濯手頮面而行是夕至巣縣會知縣甄偉京師人嘗

同寓觀音寺別十三年矣縣治故范增宅中有亞夫井城外洗耳池為巣父飲牛故跡城北九十里為金庭山王子喬登僊處道書稱十八福地西十五里為巣湖周圍四百餘里成湯放桀於此桀死葬卧牛山甲申大風過萬家山高井驛次包城寺故包孝肅公別業也槖在和州欲從全椒北去人云含山有捷徑可透定遠遂舍而西磽确不可策騎繞路二百餘里欲速不達凡事皆然良可戒也此去合肥三十里遣人宗

夫北去是夕宿護城驛遇廣西叅將李榮湖廣都指揮使李鼇乙酉過張橋次定遠會知縣陳銳訪知府張國維縣東三十里為漆園莊周為吏之所城中有夢蝶巷西北六十里為陰陵城漢灌嬰追項羽失道於此丙戌過紅心驛西有大紅山故名至臨淮縣在楚為鍾離邑春秋會吳於鍾離者是也濠水繞城東去西南有巨石絶水謂濠梁即莊惠觀魚之所濠水發源鎮鄧鍾乳二山之間去府治不百里丁亥渡淮淮水

發源桐柏山經潁上至壽春合淝水至懷遠合渦水至盱眙合泗水凡一郡之水皆歸焉東入於海過太僕卿屠公良直楷過王庄大風次固鎮遇侍郎崔公子鍾銑戊子風愈烈過大店至宿州會同知魯本深宿州古宿國宋為符離縣州北二十里濉水繞焉項羽敗漢兵濉水上水為之不流即此已丑過夾溝謁徐王墓閔子騫祠次桃山庚寅至徐州古大彭氏國又名彭城春秋國宋彭城是也西周徐偃王居之為穆王

所敗死武原山百姓隨者萬數鑿山爲龕祀之
故名徐山也城中彭祖井世傳彭祖觀井圖者
起此西北隅燕子樓唐張建封築之以居寵妾
盼盼者東北隅黃樓蘇軾築徐城以捍水患因
作樓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命其弟轍賦之城
南戲馬臺項羽戲馬於此宋武帝九日登之以
宴賓從午渡黃河治從者皮裘辛巳過石山次
利國監驛爲老母誕晨行賀禮驛中遇進士胡
汝貞宗憲元時置監於此以榷商賦北風大作

不克行壬辰仲冬朔過臨城遇叅政吳汝瑩玭
至藤縣會知縣劉逸其地古小邾子國爲滕所
併縣有滕文公廟其南爲薛城里即古薛國也
癸巳過界河望尼山叔梁紇禱之以生孔子者
諸峯峭列中有坤靈洞元周伯琦詩云五峯鴈
列岡巒秀一洞龍蟠氣象雄蓋謂此也午次鄒
縣謁孟子廟地本邾國爲魯所併改騶邑東南
十五里爲嶧山尚書嶧陽孤桐是也秦始皇嘗
刻石頌功德於此西南五十里爲鳧山魯頌保

有鳧嶧遂荒徐宅者即此暮至兗州會知府陳
仲録此去曲阜四十里孔門遺跡多在於此甲
午過汶上縣其地古厥國魯爲中都孔子爲中
都宰即此汶水發源泰安州會濟水東北流入
於海昔人謂濟水伏流盈濟河者皆汶水也晚
至東平州遇叅政歐陽任夫必進其地古須句
氏國漢爲東平國取尚書東原底平之義西十
里許爲梁山濼中有黑風洞宋宋江爲寇於此
今其地掘之往往得寶器蓋江所畜也東三十

里爲無鹽城列女傳所稱醜女爲齊王夫人者
即此乙未長至行賀禮於東原驛曉發大霧咫
尺不辯謁黃石公廟漢張良求授書老父於穀
城山下得黃石而祀之今有司以三月十八日
致祭也過陽穀里齊桓公會江黃於陽穀即此
次東阿縣遇叅政張正野臬其地本齊柯邑南
七里許爲碻磝山有土三堆宋檀道濟唱籌量
沙之所西二里爲三歸臺管仲所築又六里爲
魚山漢武帝瓠子河詩云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吾山即魚山也西南五十里爲桃城春秋公會齊侯於桃丘即此世稱阿膠本出陽穀縣井水清冽而甘煮黑驢皮爲之舊屬東阿故稱阿膠也更餘至同城驛過吳縣知縣汪旦丙申大霧草木皆氷占書謂之木稼云木若稼達官怕言大臣宜去位也須臾日出瓔蘂紛落瑩晢可玩過荏平遇叅政蕭啓旦晚叅議劉淮副使林應標晚至高唐州古齊地緜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盼子守高唐而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即此春

秋傳又名魚丘故以名驛丁酉過恩縣自此以北皆斥鹵水苦去縣三十里水獨甘冽薄暮至德州趙爲平原郡夜雪戊戌次景州會知州杜天叙謁董仲舒周亞夫祠縣西南六十里爲廣川鎮董學村即董子下帷讀書之所過阜城至獻縣會縣丞暢仲良縣東有漢河間獻王墓其南爲滹沱河巳亥次河間會知府郜相其地周以封唐叔者漢爲武垣縣武帝巡狩至武垣望氣者因言有異女得趙氏以爲鈎弋夫人即此

午次新中驛遇叅政嚴應階時泰晚至任丘會知縣郝銘弔大學士李公宗易時李公故禮部尚書也本漢鄚縣平帝使中郎將任丘城之因以名城北有長桑君扁鵲廟東北三十里爲顓頊城庚子至涿州黄帝戰蚩尤於涿鹿之野即此東南爲督亢陂地沃美秦求之燕燕太子丹使荆軻奉督亢之圖以進者城中有華陽臺丹置酒饗樊將軍出美人奇馬之所西南十五里爲樓桑村漢昭烈故居有桑高五丈許辛丑至

良鄉唐范陽郡地壬寅至京師暑諭德文升倫文選彦周來會癸卯朝於午門賜宴於左闕門甲辰進表箋於禮部越四十一日始訖事

田叔禾小集卷之九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蘅　私抄

策問

策福州府懷安縣二學諸生

蓋聞善謀國者睹事於無見而弭變於未萌是以綱紀無瑕而上下並福也然非讜諤之士不敢發大難之端非兢業之君不能延卻慮之策也　皇上嗣服撫盈文緣禮秩煇煇乎太平有象矣然猶虛衷居體惕大圖艱高拱巖廊而[illegible]

矚與渫邇因星變批答廷臣曰卿等思忠論[illegible]以匡政體不得泛引夾持也可謂抱無猶之衈垂不諱之明者精令一旦承閒燕錫顏色前席清問將安所剿陳乎予嘗玄覽古今躡跡成敗剔厥孽之萌始歸於七端一曰宮闈二曰權勢三曰要關四曰寵戚五曰宗藩六曰方鎮七曰朔狄七變之作姦宄異狀國家之敗恒必由之而土崩之患不與也　皇祖稽古釐制宿弊咸獨禁庭邃隔不叅外議故內令非覆奏不得輒下諸司九列平衡輻輳輪運公孫密勿論思贊襄不得獨座秉鈞展采錯事暬御便嬖扃之奄人不廁流銓不握樞軸椒房之黨肺腑之親降以虛銜衣食租稅而已雖賢不涉治所同姓分封使吏按職賦不得揃歛兵不得擅徵藩閫重臣沿牒遷易不得專土一不稱旨馳乘郵宣尺詔逮之京師生死惟命九邊峨絡戍以嚴兵胡運方衰犯順輒衂所謂七變庶幾無之頃雖有

一二大閹竊弄太阿歛襪紫極逆宗恣睢敗畧安忍騁不軌之謀然皆旋就掃除與瘯蠡無異譬之大廈榱橑而一瓦忽解不足憂也昔徐樂有言天下之患不在瓦解而在土崩乎以爲土崩亦非所患也夫氓隸蠢蠢孰不戀父母而憐丘墓者自非其君有秦政胡亥之惛賦有頭會箕歛之刻刑有參夷株送之慘誰肯無故騷繹以蕲死哉夫瓦解既不足爲今上憂土崩又不足爲今日患然則憂患之伏將安所因乎茲欲

摭政治之鈌麽究國勢之底止扶大難之端畫
卻慮之策思忠論實以副　上心將何以云爾
也夫處有者以復隍爲戒秉哲者以豐蔀爲疑
故咨商鑒夏盡臣所以靖獻也旅議庶謗明主
所以廣達也若夫目玩居常之安而耳便從諛
之說雖假仁如五霸者猶或耻之而况憂勤惕
慮者哉諸生蘊倜儻之才激昂之志乘時而思
奮者久矣試直述所見若借箸以更僕始終予
將采讜諤揚隱約以考他日忠良爾毋徒泛引
夾持也

策閩候官二縣學諸生

蓋聞漢儒有言三代之政若循環忠質文以相
救也故救文之弊莫若忠自杞祀式微而夏道
鈌其儀度器數存什一於經傳者猶可考也必
將一一追復而後謂之忠乎抑所謂忠者出於
儀度器數之外也周末文勝孔子傷之然未嘗
厭文而思忠也第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先進之
野人而已其所謂野即忠之謂乎否也林放問
禮之本孔子曰大哉問禮奢寧儉喪易寧戚其
所謂本即野之謂乎否也如以爲本即野野即
忠也則本者禮之所由以立者也萬世同之安
得有弊如以爲本非野野非忠也則去文而反
之忠使本不存焉猶不及也而何以見忠之足
以救文也唐虞之盛夏殷承之遞加損益至周
大備孔子嘉樂而稱之曰文則固非夏殷之所
能及也比其衰也禮樂崩缺上替下僭君子習
繁縟而無情小人競錐刀而無法其儀度器數

已非西京之典若此者猶可謂之文乎否也使
仲尼得位行乎東周將法夏以施忠乎抑修隆
補隙以光復西京之典也爲公羊之說者謂春
秋黜周之文而存商之質使質可以救文則又
何拘拘於忠也秦人蕩滅三代急功利以自便
漢家承之一切尚簡律以先王之道已不勝其
陋矣而謀國之士猶曰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
之忠不知當漢時所宜損者何物也

策長樂連江二縣學諸生

先王御觀俯察序兩儀而和百物阜育羣生夫政弘綱粹乎無議矣其繁節縟目往往有疎畧未備迂闊而忤於事情者私竊疑焉夫五行之利相資而水火之用爲急先王立治火之官以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而治水之官獨缺是以性味無聞焉後世張又新劉伯芻李秀卿次第寰中之水以羽翼茶經亦多舛謬不足以補類族辨物之典此非疎畧未備者乎壯陰脅陽雹沴乃作而云藏冰可以禦雹陰陽愆伏孰居調之而云出土牛可以送寒氣馬之蕃耗責在圉人而曰禁原蠶毋使害馬妖鳥夜作何虐於人哉而射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懸方書以覆其巢是駭怪以自眩也螺飛蚑行無不當使得所者而焚牡蘜以殺蠹豸外此而蝎蝮蜚蝱又將何以戕之夢者魂魄之靈吉凶之兆也象事占事疇能易之而曰獻吉夢贈惡夢是教人諂也家作巫覡九黎所以亂德也而三時大儺倡以方相從以百隸一國若狂是惕民以崇鬼也君

臨臣喪以體手足宣哀痛也故曰無畏虐士而先以桃茢祓除不祥是惡而驅之也魑魅罔兩徒以名聞大明當天安能以淫苛爲祟也而鑄鼎象之俾民覯之不逢不若何其怯也此非迂闊而忤於事情者乎夫先王窮神盡物通于幽明疎畧者或有嘶見也迂闊者或有精義也予第摭拾膚尾以發難引端爾二三子試條析之以觀考古之學

策福清古田永福羅源閩清縣學諸生

蓋聞喪凶事也時所罕言第予有幺子之戚晨夕所抱惟此冲冲爾舍是又無可言者昔儒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而曾子所問喪祭獨詳焉然則凶事非儒者所宜諱也夫先王立四殤之名以慈短折而棺槨之制功緦之差遣車之數各有限制夫禮緣情而立者離裹屬毛何間長幼而隆殺區別其故何哉子生三月而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夫悲情所鍾於幼特甚未名而不哭何以慰其心也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或言哭之日準其生之月或言周親之服以日準月二說將安所從乎傳言男子十六而成人在禮十九猶在長殤之列是生死異稱也男子十五而冠女子笄皆不得爲殤則中殤長殤又何必以年爲限也殤祭必厭明未成也而曰有陽厭有陰厭庶子不祭殤明有宗也而曰有陽童有陰童殤無爲人父之道故爲殤後者以本親之服服之而又曰子不殤父妻不殤夫此何解也殤服之麻散垂或澡麻不絕本詘叉以報

之下殤葬於園昇機而往或棺斂於宮中以靈輀載執干戈以衛社稷可勿殤矣九齡而與於玄理設欲緣此勿殤可乎哭子而盲可謂不達喪愛子而弗戚云與無子同謂之明理乎否也此皆予衷所展轉者聊於二三子詢之以考禮析義且以廣予心焉

策福州府儒士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所謂異端不知何所指也考其時惟老子爲近孔子從而問禮焉且曰老子其猶龍乎夫不惟不之攻又從而讚美之此何解也孔子沒而微言絕楊朱墨翟亂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出稍晚與其徒爲敵辯而攻之其害乃息然楊朱之學原于老子孟子既攻楊朱又不追討其所自出以剷禍本此又何解也當其時有莊子者竊老子而縱横之破壞尋常益無忌憚與孟子南北不相及故不相攻而老子之學因以大熾漢晉之間儒者緣此以釋經君相資之以立政浸淫乎

淪浹肌髓矣未幾有佛氏者自西方來又以其說亂天下遂與老氏爭角雄長天下之言不歸老則歸佛韓退之誦法孟子犯衆怒而攻之阽危靡悔可謂得趣向敢往者矣夫以老子之學槌提仁義棄茂禮樂明爲異端無疑然孔子恕之于前而韓子攻之于後何其見之不侔如此也宋時孔孟之道著而老佛衰然元德鉅儒守遺經以待後學猶諄諄焉危言垂警曰昔之害人也乘其愚昧今之害人也乘其高明迺今緇

黄之流曳籍玄梵者莫究宗旨徒以禍福輪廻營惑黔首而清淨空虛谷神遣累雖吾儒之賢者亦罕窺之然則所謂乘其高明者與宋頡異而世之包藏詐諼踰越法檢浮湛勢利彫斵風俗者往往藉託孔孟修辭澤貌厚衰朋援以爲名高蒙世姍笑夷之顧不得與老佛等然則昔之害人也以異端今之害人也以吾黨異端易斥而吾黨難攻何世變不同若此也雖然使民崇信鬼神以徼福禳禍三代明王之教亦有之

今皆缺畧故老佛之徒得以譸張其説以鼓動惷蒙者乘此區區爾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亦無難事然必先有以慰易斯民徼福禳禍之心使之有恃於此而無藉於彼然後老佛之説不能行也將何所修復而後可乎

策與化府學諸生

蓋聞禮者國之幹也敬者禮之輿也國非禮不立禮非敬不行而簡者敬之反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然則簡雖反敬而寔所以資乎敬也夫敬者不可須臾離者也居敬而行敬固不美乎而聖人何取於簡也居簡行簡者仲雍是巳仲雍之治吳也因俗而治祝髮文身裸以爲飾故其民悍而無禮終春秋之世以夷狄擯之不使與諸姬齒居敬行敬者伯禽是巳伯禽之治魯也變其俗革其禮三年而報政故其民合族尚賢祖本仁義而周公惜之曰魯後世北面於齊矣居敬行簡者太公望是巳太公望之治齊也

因其俗殺其禮三月而報政故其民競嗜功利誇詐相高闊畧於先王之典孔子鄙之曰齊必一變而後可至魯也夫居敬行敬者不亦純於禮乎而周公不滿於魯居敬行簡者可謂達于政矣而孔子不滿於齊然則必將何道以通之而後爲盛美也

策與化府僊遊縣平海衛三學諸生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illegible]狷乎夫狂者多負俗之累狷者無適世之才[illegible]子取之者

何也迺今狂狷而成章者亦鮮矣秦漢之士以任俠顯者率仗信義抱慷慨然諾必踐捐茂軀貲以賙人急吾愛之敬之謂如干將鏌邪緩急可倚也東漢之士以介節著者率重廉耻滌澳涊振絜優高丞慶辟易吾愛之敬之謂如鳳翥鴻軒不可侶也宋巳來士之以道學名者率羨墻唐虞步趨孔孟陳仁義之弘經究性命之奥占修辭砥行皭然不汙吾愛之敬之謂如黃鍾大呂舁遏生咬不厭其爲聽也然任俠之士信

豪舉矣奸者爲之則又借客探丸武斷觸法往往驕族而三夷介節之士信卓行矣矯者爲之則又厚衷徒黨激論無當廟切時事遂淪衣冠之禍二者雖其行槩不同皆不可以爲訓也惟道學之士吾甘心焉長跽執鞭然迂者爲之則泥而無用詐者爲之則貌而不情此非道學之罪也學不學而道不道者之罪也而儇佻者執一以訾百槩以相嘲以爲顧不若任俠之慷慨介節之高絜也吾憤焉傷焉欲戶喻之而不可

嗚呼自修者止謗之實也無辯者息爭之機也吾惟夙夜飭躬之不暇而暇于尤人哉假令大君子作舉一世之士而甄陶之裁任俠之奸規介節之矯不識可比于古之狂狷乎否也迂者達其材詐者覈其實不識可比于古之中行乎否也而其取人之鑒作人之方又不識以何者爲本始也

策莆田縣學諸生

天下之事處常易而處變難矧于人倫變故之

間恩牽禮制非義精無以權輕重之宜非仁孰無以得存亡之正吾姑揚搉數事與諸子商之鄭厲公惡祭仲而使其壻雍糾剌之雍姬知而不以告是忍父也告之是賣夫也荆平王患伍員而囚其父員歸與父兄駢死無益不歸是忍父也衛宣公使伋于齊伏盜要之壽竊旌以代死伋傷其弟爲己死也扶其屍而自刎伋之死適以重累其親不死則忤親歸必死亡之是我害弟痛無已也石奢相楚行部道有殺人者乃

其父也縱而自縶請死君命無死從君則無以立位令國人棄位而遜則父罪不宥也吳公子光弒王僚而讓季子季子受之是與篡也不受而討之是骨肉互戕社稷無主也不討是樹賊也晉獻公託荀息以奚齊曰吾恃子以瞑目也荀息以死輔之不正不死是食言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致死是背師也抽矢扣輪乘矢而反是棄君命也叔魚鬻獄敝罪邢侯邢侯殺之假令邢侯以君命免叔向

報之是讐君也不報是違不反兵也瞽瞍殺人黔首騷動假令舜未及遜而皐陶執之舜格皐陶是讐法也聽之是違不共天也文王囚于羑里閎夭以尤物㗜紂而出之文王知而弗禁是圖倖免也既出乃知之不以舉是縱其臣以蠛君也哀姜與弒見討于齊以其喪歸僖公受而葬之是以絕婦袝父也拒之是讐毋也惠王恚首止之盟誘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從之則棄信不從是逆天王也鄧攸遜亂挈其子與其弟之子勢不兩全吾子是割恩也棄其弟之子是絕弟也之數事者欲一以身處其地而決其宜俾不殘吾仁而喪吾義何如而可試條析之以觀諸子用心之所極

策與化府儒士

予嘗聞先生長者談閩中理學之盛也蓋自朱子倡之而英賢輻輳關洛之傳恢乎復振迄於昭代猶有餘風正德已前士皆遵程朱而談性命鑽研徹耿闇然日章迺今詞華盛而理學衰

總丱之童咸習班馬窺竊瑣尾塗澤爲妖祟議閎綱不復根極求秦漢影響既不可得併與誦法程朱者而失之嗚呼何先進後進之殊軌也談者以爲作人者畝尚本寔銷浮靡流浪之風非倡程朱以黜班馬不可爲訓也予以爲班馬亦何害於程朱哉第人不善用之耳使以程朱之學而摛爲班馬之文顧不偉與而談者以爲文雄則理必不密理泥則文必不雄難以兼得予大以爲不然夫孟子七篇非理學之宗乎而

其文固班馬之所褰跣而馳逐者也第班馬之文理所以不及程朱而程朱之文所以不類班馬與夫孟子之所以兼而能之者固自有說也試測予心或有犂然啓我者

策泉州府晉江縣二學諸生

自古當中國全盛之時而伸威四裔者信莫若漢武帝唐太宗矣漢初冐頓壯强嫚辱國主而不能報白登樓煩之地盡為虜庭去長安纔七百里爾武帝抗稜遠斥浮西河絕大幕蹂月氏

封狼居胥禪烏姑衍以臨翰海奪陰山千里何其盛也然師未釋橐而匈奴輒報士馬物故亦畧相當迨乎神爵甘露之間單于內亂然後稽顙闕庭解辮授服是孝武夢寐希之而不可致者孝宣垂拱受之矣唐初突厥憤忮與中國抗衡藉恃翼日之功悍凌無忌太宗智武自將輔以英衛擒頡利滅延陀裂波斯經畧萬五千里為八十八州計其道里之中立都護府以為管轄何其盛也然高麗最爾之都不足以當中國之一郡三駕而不服迨乎總章之初偏師東搗而玄菟樂浪之境悉屬版圖是太宗夢寐希之而不可得者高宗一拮頤而取之矣是豈武帝太宗之烈不能躬親樹立而猶藉後世以相成哉良以內治修舉則不假兵革之威而敵國崩離正可乘之隙也乃者安南之亂莫氏弑其主而奪之位臣民弗輯欵塞求封因而討之可比總章之績貸而受之不失為神爵甘露之名而深謀遠慮之臣云皆不可豈以我之內治有未

修乎抑今日之事比之漢唐非偶也茲欲為至當歸一之論讋夷情崇國體復寰宇幅員之缺不貽黎庶塗炭之憂何策而可

策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縣學諸生

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固國不以山谿興王無藉兵革也然儒者玄覽紀[illegible]討涉方輿圖險易於目前計成敗於事外安用[illegible]德義之耻緒忽豪傑之沉謀哉是故談形[illegible]西北者以秦隴為雄談形勝於西南者以

巴蜀爲塞蓋秦隴黃河上游也得之而下臨趙
代則韓魏齊魯之墟皆可睥睨凌之矣巴蜀長
江上游也得之而下臨吳楚則百粤之地五嶺
重滇皆可控引制之矣是二域者草昧豪傑之
所必爭也兼而有者王偏而據之伯而已故嬴
秦起犬丘剪鶉首吞魚鳧資沃野之利益巳富
饒用能叱咤山東六雄仰關而自廢炎劉起南
鄭襲三秦揮策而東捐河北以屬韓信賦秦蜀
兵粟輸之滎陽京索間再蹶不憊建元巳後三

巴洞開邛筰駹冉張置官吏因犍爲以發夜郎
下牂牁會番禺爲制粵奇道鬱林象郡日南九
眞之裔無復藩籬豈非兼而有之者明效然哉
劉先主跨有荆益輔以孔明同獎王室不可謂
非其人也然百二之勢未完故出師祁山翶翔
而不進苻堅局𣪍函幷凉代控弦八十七萬彈
壓江淮不可謂不得地也然江陵以西爲晉所
扼則進無援而退無寄淝陽一敗折北不支然
則有秦隴而不得巴蜀雖以圖南中有巴蜀而

不得秦隴圖北亦未易也明興　皇祖起淮濱
以拯水火渡江而南畧地自廣先取楚次取吳
幷齊取魯剷平閩粵宇內畧定然後北臨燕薊
氈裘遁亡繼以偏師拓滇闢排劒閣杭昆明墮
鄗關四裔會同其向導所經與秦漢迥異初不
事秦蜀之資者豈眇二域而不圖與抑固有他
急也夫順天者全昌應人者多助山谿之險兵
華之利固非所先矣然竊聞之圖秦者以入關
爲約代隋者以趣西爲計蓋勝國之都興王之

所首舉也元政不綱上惛下墨蟄毒横施紅巾
一呼而寰海糜沸三秦兩河重兵烏集草竊猋
起南面而稱孤者六七輩其土崩之勢與秦隋
無異也　皇祖不圖薊北而先滁江南又與漢
唐興王之計不類當是時雖賢豪景從而宸斷
天啓其經畧之弘才沉確之睿慮各有機宜非
漫舉也思得魁梧慷慨之士與之馳騁今古圖
畫垓埏揣測英雄籌畫興廢自嬴秦以迄昭代
如身覩而口宣之亦快事矣諸生亦嘗有意於

斯乎試援筆陳之以代抵掌吾將擇其可者而面稽焉

策同安縣學諸生

昔人有言孟子荀卿皆學孔子以明道者也然孔子主常而二子主變孟子變而極于正荀子變而流于邪信斯言也則荀卿非孟子等矣然司馬君實爾雅君子也猶有疑孟之作韓退之庶幾明道者謂荀子曰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又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夫

數子稱述不同皆非蹈襲試撮常變之指析醇疵之歸以定異同之辯

策泉州府儒士

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也雖然誠以將之則稱君者歆羨而寓之規稱已者引慝以斷其感其事不同而其靖效之心一也佞以將之則稱君者溢美以獻諛稱已者合污以分謗其事不同而其謟比之心一也夫獻諛之臣不足齒矣合污者曲躬以自便而駕其名曰吾將以分謗也是誠何心哉故齊侯多內嬖而管仲納三歸之勝宋公好興作而子罕請司空之官雖有輔佐之功亦末矣若夫仲虺釋湯德終有慚奚斯頌魯伐匪其功不幾於溢美者乎而聖人録之詩書何也茲欲舉先民之善稱君而過稱已誠而不佞者以爲儀極焉可試言之

策漳州府龍谿漳浦二縣三學諸生

進賢貴先而不可不慎也退不肖貴決而不可不審也故四岳師錫以舉舜堯曰予既已知之

矣猶歷試諸艱而後用四岳薦鯀而堯曰咈哉予既已知之矣九載弗績而黜幽之典方加焉聖人之慎以審也如是然傅說胥靡之賤役爾高宗以夢寐恍惚索而得之即曰此吾舟楫鹽梅之托也少正卯魯之貴介聞人也孔子攝相七日而誅之夫以傅說之賢不加虞舜少正卯之惡不過伯鯀而高宗孔子如此其汲汲何也

策龍巖平和詔安三縣鎮海衛學諸生

傳曰守道不如守官而柳子厚非之曰官與道

俱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然季路死轍召忽死糾不可謂之不守官也而君子議其不粛則幾於失道高柴遁管仲請囚以言乎得道則近矣然食焉不踐其難未免於失官他如荀息仇牧守官以殉主忠也晏嬰蘧伯玉守道以保身智也忠智不可兼得然則官與道固可離而二之者與抑叛官而得道亦無害與

策長泰南靖漳平三縣學諸生

漢之善用兵者莫若韓信諸葛孔明矣信也連

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而武侯以全蜀輔帝胄窺吳振魏比比遭蹇何其利鈍之懸絕也或言淮陰之兵尚奇而武侯之兵持正然則正之迂踈固不若奇之給捷乎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吾與行師者好謀而成者也夫好謀而成戰必克矣其所謂謀於奇正又安所與也

策建寧府建安甌寧建陽崇安浦城松谿政和壽寧八縣九學諸生

昔者商有天下三十世賢聖之君六七作周有天下三十七世中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聖賢之君多宜其施澤於民久而社稷靈長也然商之歷數短於周西漢有天下十二世稱賢君者六東漢有天下十一世雖有賢君而列於七制者寡矣其季也王莽以穿窬之器振落而取之董卓曹操以蓋世奸雄百戰艱關而不得此其故何也或言商之立國強而周之立國弱強者易折而弱者綿也所謂強弱揆之政事何以見之

或言西漢之亡始於張禹東漢之亡始於胡廣三臣亦負時名明經術非助虐如飛廉尹氏者而以亡國之罪當之此其故又何也可詳辯之

策延平府南平順昌將樂永安尤谿大田沙七縣八學諸生

予嘗羨漢文帝露臺計百金後宮衣不曳地郎官上書未嘗不止輦受也夫崇儉達聰王者盛節而帝能兼之嗚呼休哉昔人有言人君拒諫之偏有二一曰愛名二曰迷復而人臣進

諫之難有三一曰疏二曰遠三曰驟夫愛名必飾闕而驟諫者多訐詞以飾闕之主而觸訐詞之臣如之何不齟齬也人君侈用之偏有二一曰尚大二曰濫恩而人臣理財之獘有二一曰陽耗二曰陰耗夫尚大者寡郤慮而陰耗者多佞說以寡慮之主而惑佞說之臣如之何不槁竭也夫拒諫則士諂士諂則內宄作矣侈用則民傷民傷則外侮至矣此則漢唐之敗轍往往有之惜其時莫從而後悔無及也嗚呼有繼君

而無弼士有疲民而無閔吏豈非積弃厝火而寢以爲安哉吾將求庶幾焉夫古今論進諫者率左直而右諷理財者率重農而掊商使諫必諷而後入也是犯顏之士微而將順偶禽息朱雲不復見矣使財必掊商而後聚也則山海之利塞而五穀底滯商賈不行孔僅劉晏之才無所展矣茲欲折衷于斯以爲匡主裕國之準將安從乎

策汀州府長汀上杭武平永定連城清流寧化歸化八縣九學諸生

知人審樂哲聖難之故以仲尼之明也而貌失於子羽言失於宰予然齊桓識甯戚於飯牛晉文核冀缺於饁耨終身行槩不爽於邂逅之間又何易也以仲尼之聰也而聞韶三月乃通學琴十日不進然鍾期改聽於水思伯喈及軫於殺聲觸撓所經而底裏畢測又何易也請原其故以解所疑

策邵武府邵武光澤建寧泰寧縣學諸生

予端居苦燠有感於古者大雩之禮夫雩者使司巫率諸巫而舞歌哭騁作其狎侮之狀委巷羞之而能以此格穹顥致靈液以救元元此何理也焚尪暴巫自古有之而閉陽縱陰之術載之春秋繁露者可考也雖經典所不語而作始之人要非無驗夫以上帝聰明仁覆閔下有寘幸焉何故使人以邪術撓權也或曰雩之言吁也女巫吁嗟以致祭也或曰雩之言迂也迂遠其詞以祈雨也是果得於制名之義乎否也傳

曰龍見而雩而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巳後將以爲過時而書以示譏也則雩非無故而舉者郎使秋旱而雩亦不爲失何譏之足云若以爲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則當其時而雩亦常祀爾春秋之法雖郊禘無故亦不書何于雩之屢書也自漢儒推洪範以談災異往往證應劉氏以爲知罪不誅其罰恒燠治宮室崇臺榭其罰恒暘京氏以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

枯嗚呼其然豈其然乎吾益重有感矣試推其原於洪範五事之義何所當也

策福寧州寧德福安二縣三學諸生

蓋聞言必有德而後粹學必有年而後成是以古重醇儒禮推宿彥矢詞可以經世富業足以儀人若伏生九十餘矣口占尚書公孫弘牧豕海濱四十乃學左氏董生習孔門之流議啓漢鴻宗韓退之好孟氏之法言爲唐巨擘豈非言以德粹學以年成之顯驗也雖然董韓二子特得道之緒餘以自修束爾猶表特若是況碩德而篤行者乎是以古者論秀興賢具訓亦兼校藝服官尚齒敷奏必先考言兩漢以前猶存此意左雄奏孝廉以四十爲斷諸生試章句文吏試奏牘夫孝廉德也四十爲斷年也章句奏牘言也一法之行三物咸備當年輿舉號稱得人范史稱之以爲漢祚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者皆其力也隋唐而下乃科進士非博學宏詞者鮮得入格故語云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夫五

十得之猶以爲少學必待年益可見矣迺今取士率以文詞不與孝不察廉發解不以年限是以衰冠縫掖者或鼓流浪之風垂髫佩觿者亦參登計之駕予嘗嘆息於此故閱士之日稍稍體法前修崇奬德行優假强艾柰何以道學升聞者臨文或至曳白以耆舊厠籍者射策不免面墻何古人言以德粹而今者德不足以摛詞古人學以年成而今者年反以落殖求其故而不得試爲我籌之

策候官懐安二縣學諸生

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曰義乃今章縫之子持古牒以游言曰仁者散財以得民又曰藏富于民嗟乎散財藏富之說可施于國家全盛之時難以責之彫獘之代也今天下之財幾乎竭矣而經費之需不可免九廟罹災不得不建漕渠漉涸不得不疏胡虜内侵邊備猥籍不得不整畿甸無年餓殍塞路不得不賑此皆章章大者上下倉皇計無所出

訊之經生猶泥散藏之說督之法吏或倡加賦之謀二者皆不足以爲理夫財非天降也非地湧也非神運鬼輸而黄治白汞之所融結也今之帑藏虚矣閭閻杼柚十室九空矣而費有燃眉之急獨將柰之何哉昔人有言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足者明王之德也皇皇求財利惟恐不足者細民之術也以明王而下從細民之術誠不可矣然則國用之乏何以圖之就易學以求理財則何卦最切何辭最要紓公私之急解宵旰之憂而不悖于仁義之道何修而可

書曰臨下以簡馭衆以寛寛簡帝王之盛德也當舜之世治曆授時封山濬川命相咨牧日不暇給安在其爲寛簡明五刑誅四凶而不貸也安在其爲寛然則所謂寛者簡者何以見之後世若漢高祖之豁達大度可謂寛乎文帝之謙讓未遑可謂簡乎宣帝之綜核明帝之苛察德宗之猜忌神宗之紛更則并寛與簡而兩失之其治亂之肯綮有可舉者矣夫天下之患莫大于

離心而解體也離心解體之患皆自隘刻之主招之人君以宇宙爲量日月爲明陰陽以爲操縱苟以隘刻持之則情之所鍾不能無[illegible]一人焉雖短猶護也憎一人焉雖善猶[illegible]一人焉雖賢猶棄也聞一過焉雖當猶[illegible]則天下誰不離心而解體者昔漢皇封雍齒[illegible]偶語息晉文公赦寘須凫而反側安彼以伯者之術猶能動人如是况乎以純王之心釋小憾而普大恩者乎麥丘之祝有之寧使群臣百姓得罪

于主君無使主君得罪于群臣百姓予嘗有味
于斯言乆矣其爲我闡寬簡之道以附于麥丘
之祝可乎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誠哉是言也夫始終
一致者堯舜文王之至德也無初有終者太甲
成王之所以中興也嗣是而下雖以宣王之賢
猶不能無怠於晚節故有庭燎之詩衛武公老
矣而抑初筵之戒猶諄諄焉有終之難如是若
唐明皇則開元天寶之政判乎黑白遂至播遷

亦可哀矣是以伊傅周召所以匡弼其君者懇
懇以慎始保終爲言與小毖訪落諸詩相表裏
而意各有在于其爲我舉之詩傳有言明王有
三懼矣處高位而恐不聞過得志而恐驕聞至
道而恐不能行然則明王之心固夙夜兢兢如
此乎後世若魏徵十漸之疏司馬光五微之規
剴切君心庶乎剴直其目可得聞與夫官怠于
宦成病加于小愈孝衰于妻子禍生于不知足
治隳於小康此古今恒態也茲欲演三懼之旨

放五微十漸之獻以爲今日令終之圖何事爲
要
予嘗讀春秋傳晏子遄臺之對和同之分而深
羨其有合于仲尼也仲尼有言君子和而不同
群而不黨矜而不爭故和而群則協恭以輔治
同而黨則比周以害公善爲和若禹皐陶稷契
周召是已善爲同若共工驩兜飛廉惡來是已
其在春秋時若柳下惠蘧伯玉晏平仲子產季
札趙衰隨會善爲和若費無極梁丘據祝鮀彌

子瑕盧蒲嫳儀行父善爲同若佽牧鮑焦介之
推洩冶泄柳顏闔雖矯節非世而不失爲矜若
管夷吾迂其身以從君于邪將以展其大作亦
同之屬而已後世和同之辨不明而朋黨之名
起禁錮縉紳無異詈攫今天下士風亦稍靡矣
以爲和而群耶則並列巖廊互相攻擊殊失協
恭之義以爲同而黨耶則又好訐陰私以賈名
徼利大傷渾厚之風在上者恒以黨護忌其臣
而在下者亦每每自稱孤危以媚其上嗚呼黨

護固非忠臣而孤危亦豈盛世之美事也夫邪正之跡易辨而誠僞之情難分秉衡鑒者何以辨之而不失也

王制有言執左道以亂政殺當周之時所謂左道者何物也羽流起于秦漢之間祖本黄老佛法自東漢入中國而大熾于梁唐皆非成周所有無乃祝史巫覡之流乎而先王之制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宗祝在廟前巫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祭有祈禳則左道又所不禁然則所謂

左道者何物也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善有祥惡有殃壽夭有常豈祈禳之所能移哉而先王設官以司之且令多言以致告故祝鮀之佞可以治宗廟而易曰用史巫紛若則神固可以左道干之矣而欲其不惑衆亂政不亦迂哉夫有左道必有右道所謂右道者又何物也傳曰王者稽古右文無乃是之謂乎而文有幾有禮有樂有典籍有薦紳之彦近世皆謂之文若此者可以謂之右道乎否也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蘅　私抄

策問　經議

策會舉諸生

易者理數之書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學者沿數以求理言理而不及數則淪於玄虚於是乎有任内任外就能就所之談言數而不及理則流於讖緯於是乎有六日七分納甲飛伏之論何

其悖也夫理莫奥於乾坤數莫變於九六自乾坤論之易簡者乾坤之德也而或言乾亦有險坤亦有易知險知阻者乾坤之才也而或言險難之大阻難之小或以克巳復禮進德修業屬之乾或以主敬行恕直内方外屬之坤或言乾道大通故不言凶然六爻之辭悔惕居半安在其爲大通也或言坤之德藏於乾之半迺今四德俱全其所藏者何物也乾象爲馬取其徤也何也無乾而象亦及馬坤象爲牛取其順也何

離無坤而象亦及乎於復而聖人之情欣欣焉惟恐陽之不長也入於乾則喜當益暢而首曰潛龍勿用何其戚也於姤而聖人之情惴惴焉惟恐其陰之長也極於坤則戒當益嚴而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何其並稱而少裁抑也此皆理之要眇難測者也以九六論之或言九者陽之極六者陰之中陰不可過中故數極於六或言乾體三畫坤體六畫陽得兼陰故數通而九或言陽本參天合一三五爲九陰本兩地合二

四爲六或言陽動而盈以進爲文故極於九陰靜而歛以反爲文故極於六六八者水木之成數也七九者火金之成數也而何以言八退用六七進用九陽一畫而中實參之爲三三三則九矣陰一畫而中虛兩之爲二三兩則六矣然二參一兩陽多而何以爲八二兩一參陰多而何以爲七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老陽老陰之積也使六畫皆少則厥數何當兌離震巽坎艮者少陽少陰之象也而何以言九六有象七八無象此皆數之變動[illegible]稽者也夫乾坤者易之蘊也乾坤之理明則諸卦可玩矣九六者易之用也九六之數晰則大衍可舉矣學易者爲我陳之

三王之功莫過於禹而禹貢一篇則禹功之實録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書稱作兗州十有三載乃同說者以爲禹治水直三載爾并鯀九載而數之爲十二又一年而兗州平也則八年於外之說將無當乎書曰娶

於塗山辛壬癸甲說者以爲輟事行昏三宿而去當是時伯鯀新殛哀憤莫甚焉輟事而昏何其忍也環四海以立九州疆界之截宜稍同也然濟河淮岱不能千里荊河海岱不及千五百里而壽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六千里龍門之黄河燉煌之黒水亦四千里何宰割之殊也準帝都而奠五服輪廣縱横可謂方矣然自平陽而南距衡陽三千里又南爲蒼梧之野雖荒斥難稽而舜嘗巡之矣自平陽而北不盈千里已

爲戎狄何侯綏要荒之可判也賦因田定也而荆之賦高田五等雍之田高賦亦五等貢以土均也而兗青之貢皆寡荆揚之貢獨多何徵輸軒輊之懸絶也至於篇中叙事或曰載或曰修或曰略紀行或曰浮或曰逹或曰沿或曰亂賦或曰貞貢或曰錫或先賦而後田或先錯而後等此皆深意攸存不可不講也或言治水之序始於北而終於西順五行之序或言導濬之術得之金簡玉字之書或言導山者界以三條支

以四列或言濬川者味以别之脉以索之此皆雜出傳記互有發明者不可不辯也學書者爲我陳之

司馬遷言古詩三千篇孔子删之取其合於義理者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合韶武之音信斯言也是十分而去其九也夫詩之可删孰過滛亂而鄭衛猶存其所删又何等篇什也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滛夫既欲放之矣而又存之又絃歌之於義理何所合也如以爲詩未嘗删也則逸詩之見於經傳者甚夥且列國之君有賸十數世而僅存一詩者如以爲鄭衛不可絃歌也則季札觀魯韓起聘鄭於褰裳諸詠皆無譏焉則當時亦未嘗以爲諱也然則孔子實删詩而存鄭衛矣第往往即逸詩而繹索删旨竟不可得如巧笑可以崇質唐棣可以求仁翹車可以責善清河可以誅國官削可以存故涓泉可以防微如此等作顧不優於桑間濮上之音乎而孔子去此而存彼何也然此猶寂寥簡短柄旨

無稽者若夫采齊行度也貍首射節也新宫下管也九夏金奏大樂也驪駒餞歌也支武王克商以立監也祈招祭公諫父以畜穆王也此其篇名詳具經傳至今可考而孔子亦删之何也學詩者爲我陳之

孔子因魯史以作春秋而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然則二伯之事專經者所宜詳考也夫伯者假仁以濟私皆三王之罪人也苟其功可以扶宗周攘荆楚安諸小弱則亦已矣而古

今論者皆右桓而左文何也夫桓公之攘楚[illegible]始自北杏經營養晦者二十五年而後有召陵之役文公以亡人復國僅四年爾一駕而宣城濮之功桓公之先楚雖猾夏猶未敢偃然與中國抗也晉伯未興楚橫大作戰于泓而中國之師莫敢敵也執盟主而中國諸侯莫敢與爭也晉文摧之爲力尤艱召陵既盟楚雖稍戢而滅弦滅黄圍許伐徐殆無寧歲城濮之役楚不經見者七年雖徐許小國亦無楚患桓公之會諸

侯也修好聘問屢盟屢會者二十年而後有葵丘之會晉文則盟會侵伐皆以一年之內舉之桓公之盛從者十有四國然會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再會諸侯而小大莫敢不至然則晉文之功固非桓匹也而論者皆右桓而左文何也且以首止之盟僅能保王儲以不易爾而春秋嘉之叔帶之難天王出居文公納之不可謂無功也而春秋削而不録何没善而責之深也桓公攘楚數及苞茅可謂能舉罪矣然荆人僭王而齊不敢詰何舍大而圖細也孔子曰桓公正而不譎文公譎而不正此二伯斷案也夫以桓公之才輔以管仲作內令以寄軍政興鹽筴以富國厚聘幣以號召遊士捐珍瑋以熒惑諸侯及棠潛於魯及臺原漆里於衛及柴夫狗吠於燕皆有陰謀至于滅遂降鄣貪婪見矣遇穀盟扈檢防肆矣凡所經畫皆秘計爾安在其爲正也以文公之才輔以狐偃叅以趙衰獎舊族禮賓旅舉善援能任功賦職

棄責薄歛救乏振滯政平民阜而又納王以義伐原以信大蒐以禮凡所經畫庶幾近道安在其爲譎也自孔子有正譎之評而後之儒者比比倣傚或言桓公直而不婉文公婉而不直或言桓公舉而不審文公審而不舉或言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或言桓公失之乎閨內得之乎本朝文公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凡此數議於二伯之事未必無所當也學春秋者爲我陳之

八蜡通於天子而五祀逮於大夫周制歲終舉之以索神勞農之典也然其名物不同而義意未妥往往疑焉夫五祀見於月令者可考也或廢行而舉井或廢戶竈而舉厲命或以爲五人帝或以爲五天帝或言竈者老婦之祭也而或以祀祝融或言行者以棘柏爲主而或以主共工之子五祀之祭各有所先或言順五行之叙或言依五臟之位八蜡見於郊特牲者可考也或分貓虎而去昆蟲或數昆蟲而合貓虎或舉

百種而揔禽獸或曰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或曰蜡者臘之别名或言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爲蜡以其衰爲臘或言蜡用六奏之樂致象物或言蜡者籥豳頌擊土鼓此皆名物之不同者也夫禮逹分定故上下不渝也禮云庶人或立戶或立竈何决擇之自任也祭必有尸取其類也故尸以閽人竈以膳夫然則貓虎昆蟲將安尸乎六畜不相爲用所以體有生也羅禽獸以祭貓虎謂之相用乎否也索神勞農王者主之故得黜方神之不職者而黄衣草笠若戲若狂何雅俗之淆濁也此皆義意之未妥者也學禮者爲我陳之

策福州府學諸生

龜爲卜蓍爲筮卜筮者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决嫌疑定猶與也傳曰龜象也蓍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故占法之起龜爲先又曰大事則卜小事則筮故開國承家居恭以守龜從筮逆作内猶亨又曰易不可

以占險故南蒯得坤不救其敗穆姜得隨秪速其亡然自今觀之畫卦肇於羲皇而炎帝軒轅遞相遞演其來尚矣枚卜之説至虞廷而始聞焉何以見龜卜之在先也建侯行師享帝立廟皆經國之典事孰有大於此者而易皆備之若曰小事乃筮則卜之所占寧復有加於此者乎伏莽負塗褫帶剝廬折肱反目輿尸覆餗入於幽谷百殃悉矣使行險者一一得此顛不足以惕其志而弭其兇哉而云不可以占險則所以

爲君子諜者即微辭感動亦可已又何用爲此廪廪也

九疇之數初一曰五行學洪範者所宜先究也自騶衍倡爲生尅之說而京劉之徒遞相祖述九疇大亂近世鉅儒有作論以闢其謬者其指可得聞與天地之間惟陰陽二氣爾日爲陽宗取火於日月爲陰宗取水於月無乃水火之所由始乎而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然則日月之生固有先後且必水火具而後日月乃生耶火

非附麗無以爲明鴻濛之先土融而未結木蘗而未條若曰地二生火則火將安寄乎禹竊息壤以堙洪流此土尅水之徵也然六經不載其誕可知廼今江淮河漢渤澥之間水土相守以永世安在其爲土尅水也金鎔鍛而成者也非若水火木土所自産者也混沌之世安得有金而曰金生水則必曰天一生金而後可土者吐也萬物所自出也故曰百穀草木麗乎土若曰木尅土水生木則木者土之讐也水者木之母也竭滋膏以奉養其讐無乃逆理試使木離土而樹之水能有生乎至於牽五事以配五行尤爲無見夫一曰貌五曰思以貌配木則五行何不首之以木以思配水則五事何不首之以思思者視聽言貌之本也猶土者水火金木之宅也若曰火生土土生金則將曰聽生思思生視乎凡此生尅之理皆不可曉而堪輿星命之家化爲納音飛伏之說五行愈亂諸生必有深明洪範之學者試爲我决之

孔子有言吾於周南召南而見周之所以盛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者季札之聽二南也曰美哉始基之矣勤而不怨司馬遷亦曰國風好色而不滛今二南之詩具在覽其辭多閨帷衽席之談離合悲歡之思所謂勤而不怨者何所指乎白茅純束之誘鼠牙雀角之爭挑闥不羈與今委巷惡少無異先王禮樂之教不宜有此安在其爲好色而不滛也治毛詩者恒曰二南見夫婦之倫君臣之分又曰麟

趾關雎之應也騶虞鵲巢之應也愚竊以爲君者臣之綱也夫者婦之表也作詩者欲述臣賢何不先之以君德欲彰婦順何不冠之以男教而瑣瑣於閨帷袵席之談何其褻也麟趾以喻公族其仁厚近之矣騶虞以不殺爲瑞而引之以興一發五豵之㣲何其不倫也夫二南之化雖文武成康世德所致亦由周召足以宣之故變風之終周公變雅之終召公與二南相爲包括寄意深矣當是時二公所以夾輔贊襄者考

之詩書何所表見其於二南之化何所裨益也茲欲究始基之義以免面墻之譏何由而可

禮云成王追念周公而賜之重祭郊社禘嘗而中庸亦曰郊社所以祀上帝也禘嘗所以祀乎其先也然春秋所書或曰有事或曰大事其義何分傳曰有事時祭也大事大祫也又曰義在禘則稱禘義不在禘則稱事其說然與仲遂卒而猶繹傳謂失禮是矣然仲遂弒君曠而不討其没也春秋猶以大臣之常禮待之何哉叔弓卒而去籥傳謂合禮之變是矣然禮大夫卒而君當祭不告穀梁則以爲古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是乎否也用致夫人或謂成風或謂哀姜從祀先公或謂順閔僖之位或謂祔昭公正月而烝揆之夏正時矣此何以書八月而嘗譏先時也或謂不易災餘其說孰當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傳以爲成王之賜然晉人亦稱以寡君之未嘗禘祀則成王亦以之賜晉乎閟宮之詩魯之禘樂也而曰白牡騂剛

龍旂承祀夫白牡殷牲也何所取於周公龍旂諸侯之所宜建也何以明其爲僭社土神也通於有家嘗廟享也通於適士必君賜而後舉則列國之不賜者皆不得舉乎嘗之與烝均爲時祭故曰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然成王賜之嘗而不及烝豈以烝爲稍輕也此皆傳義之未明者亦嘗有稽古之心乎

類族辯物而正名之人道之大經也然其稱謂之間往往混而無別毋之昆弟爲舅詩曰我送

舅氏是也而婦謂其夫之父壻謂其妻之父皆曰舅父之姊妹爲姑傳曰姪從其姑是也而婦謂其夫之母與其夫之姊妹皆曰姑姑舅之子爲甥詩曰展我甥兮是也而婦翁謂其壻謂妻之昆弟之子皆曰甥來孫之子爲昆孫汲書曰不窋之昆孫商書曰垂裕後昆是也而弟謂其兄亦曰昆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傳曰蓋舅出是也而謂祖父之所由生亦曰出嬪婦官也而謂其亡妻亦曰嬪禮曰生爲妻死爲嬪私旁淫

之詬稱也而謂姊妹之夫亦曰私詩曰譚公維私若此者豈禮之缺畧而未備與抑聖人自有深意於其間而今失其考也至於命名之義則父爲矩母爲牧舅爲父姑爲故考爲成妣爲娩兄爲况弟爲悌姊爲咨妹爲媚夫爲扶婦爲服妻爲齊妾爲接子爲孜孫爲順女爲如甥爲生嫂爲叟先儒皆有成釋果得聖人命名之義乎否也

策閩縣學諸生

易以道陰陽而始復者陰陽之所始也乾坤者陰陽之所終也復曰天根姤曰月窟乾曰易知坤曰簡能其義何居說易者往往言聖人扶陽而抑陰矣然陰陽遞代勢若循環其至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留聖人既不能展力於禦留而嘗情於扶抑何其迂也况乎陰陽者天地之良能萬物之根柢也匪陽弗生匪陰弗成是以先王順天道釐地理平分四時考中立準以爲民極於是乎有迎寒送暑之祀布德慎刑之政繼

長增高閉關塞徑之法齋戒掩身屏色薄味之養何憎於陰而何欣於陽使如說易者必扶陽而抑陰也則將乾長闢而不翕坤長闔而不舒然後可乎然則羸豕之孚包瓜之隕履霜之戒龍戰之惕何憎乎陰而爲此冲冲也

羲和司天之官也璣衡測天之器也故二典重之夫自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苗亂德而堯復育之絕地天通即羲和之職也故揚子雲曰羲近重和近黎

則和氏乃治民之官矣而堯典同于司天何哉史記曰重黎爲帝嚳火正命曰祝融則重黎爲一人而左傳稱少昊有子曰重顓頊有子曰黎則又二人而胤征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羲和爲一官而堯典以羲氏主春夏和氏主秋冬則四人而各職何其舛與古今言天體者三家宣夜絶無師說周髀其術具存而多所違錯獨渾天之法至今守之所謂璣衡之制於渾天何所合也蔡邕嘗論周髀矣而楊子雲發八難以排之虞喜嘗主宣夜矣而葛稚川明渾天以哂之其說何所考見渾天之出最後自洛下閎營之而耿壽昌成之其圓徑之度蔡傳引之可舉也試爲我誦之

讀詩者多識於禽獸草木之名矣百彙千品誠未易于更僕也姑聊舉而詢之獸者守也則禽之義何居木者冒也則草之義何取易曰田有禽則禽可以兼獸矣而或謂獸亦可以兼禽書曰五行一曰木則木可以兼草矣而或謂草亦可以兼木其說可得聞與至若樹萱何以在背采蝱何以陟丘尾大何喻于椒聊逮下何比于樛木瓜瓞何以頌胤裔葛藟何以刺宗姻稼穡重穋其種何分螟螣蝥賊其害何辨椅桐梓漆何以爲美材楢翳灌栵何以爲惡植桒扈竊脂也而或以爲淺白之色蒲盧蜾蠃也或以爲蒲葦之稱流離瑣尾之衰容而或以爲鳥騶虞仁厚之瑞獸而或以爲官脊令何以狀兄弟鴛鴦何以刺無常鸛何戀于蟻封魚何嘉于丙穴鳦

卵生契稗官之誕說也而商詩載之鵾鷄化鵬莊生之寓言也而周詩符之差馬之法三駉馬之色十有六白牡殷牲也何以薦於周公象齒楚産也何以紀之魯頌此雖區區而各有深義試條刺而陳之夫自爾雅作而詩之名物稍章嗣後有爲之疏者箋者圖者解者愽者埤者翼者互有得失今欲考其謬而正之以副孔門多識之教當以何書爲主也

孔子作春秋而意指不宣門人弟子各以其所

傳聞爲之臆說然亦互有得失不可偏廢也今
之學者專主胡傳而公穀左氏諸家之說罕能
旁通竊所不取先儒之論有曰公穀經生也左
氏史官也或曰學經以傳爲案則當閱左氏玩
辭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或曰文定義理雖正
而持論穿鑿牽强過當何以徵之左氏以鬻拳
兵諫爲愛君周鄭交質爲無信穀梁以妾母夫
人爲禮衛輒拒父爲尊祖公羊以祭仲廢君爲
行權以襄公于泓之戰擬文王桓公復九世之

讐爲義此其失之較然明者然其格言精思廸
我後人未必非洙泗之遺響也試各舉一二以
表明之胡傳以新城之戰濟河之役謂春秋以
常情待晉侯王者之事責秦伯其說然與謂孔
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則又公穀諸家
之所未有者且以孔子之作春秋也將杜私門
而竊竊筆削之乎抑請命於魯君而公爲之也
使不請命於魯君而竊竊筆削之則陽虎三桓
將執犯官之律以加孔子如其請命於魯君而
公爲之則亂名改作又舉國之所通駭也況乎
夏五郭公之鈌甲戌己丑之疑且不敢身質以
改況敢以夏時冠周月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其文則史以夏時冠周月史乎否也

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也孔氏之門若子張子游善爲容矣
而曾子子夏則以忠信之資博習詳審其所詰
難皆無乎禮之禮也可謂協諸義而協矣檀弓
一篇不著作者名氏果誰爲之其所載雖未皆

中亦庶幾無乎禮之禮者若孔子之喪疑所服
而子貢決之伯高之赴疑所哭而賜氏主之既
除喪而受吊練冠垂滌則簡子踐行之既祖奠
而受吊填池反柩則曾子解之季札旅喪其子
而歛以時服國昭子母喪及墓男女同位伯魚
喪出母而子思則不使其子喪出母獻子旅歸
四布而子柳則班諸兄弟之貧者顏淵之喪饋
祥肉孔子彈琴而食之季桓子寢疾蟜固不脫
齊衰而問之喪其親而孺子哭哀矣孔子以爲

不可繼速反而虞禮也孔子以爲不若其反也如疑子夏除喪彈琴不成聲子張除喪彈琴而成聲孔子旣祥而五日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敬姜之哭穆伯以晝文伯以夜子游裼裘而弔旣小斂而襲裘凡此數端皆有精義必尊經之士所熟講者其爲我折衷之

策會舉儒士

楊子有言通天地人而後謂之儒也夫陰陽者天道也剛柔者地道也仁義者人道也陰陽運

而七政列八風至四時分矣剛柔布而四瀆流五岳奠九州宰劃矣仁義根於心而三綱綜六紀理矣其名其義其纏次之度其遞代之期其渟峙之所其沿革之制其敷敎之典具於經傳者可考也如以爲通斯數者而即謂之儒也則一該洽之士能之如以爲必兼其事而通之也則雖以舜禹契皐之才而或在璿璣或平水土或敷彝倫或明詰禁各守一職而不相攝然則數聖人亦不得謂之全儒乎否也

策讀禮諸生

先王制禮降則於民其儀文器數隆殺纖悉如規矩準繩不可易也沿習旣久失其本初賢者建議而改作僭者躐等而遂私以故舊典愔文寖寖泯數君子惜之故於禮樂之變必因事紀錄以識元真見於禮經者可考也故廟之有二主也喪之有二孤也庭燎之百也大夫之奏肆夏也天王下堂迎諸侯而大夫之享其君也大享而廢夫人也公廟之設於私家也夫人之不

命於天子也宦於大夫而爲之服也玄冠而紫緌朝服之以縞也喪冠之衡縫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邾婁之復以矢也殯帷而哭擊巾而飯也無爵者之不得杖也葬之祔也下殤之殮以棺也士之有誄也喪殯之由右也練冠以喪慈母也同母異弟之相爲齊衰也孔子之不喪出母也斯數者皆變也然有變而適中者有變而戾正者非精義者孰能察之昔者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則善殷殷旣封而弔周反哭而

呂孔子則從周然則義者禮之實也協之義而協而禮之從違可斷矣試隨事而折衷之以竊附孔子斟酌二代之意可乎

策浙江癸卯科第三場應試諸生

問十三經註疏行於世者久矣廣矣總群書而録之爲經始於何代易宗輔嗣而江南疏義率本玄虛書祖皇甫而河朔註釋咸歸淺畧毛詩箋於鄭氏爲之疏者七家孰爲特達左氏明於元凱爲之疏者三家孰爲辯博公羊傳次何休

之學也其師作論解疑反致敗績穀梁集解范甯之家傳也而所附名例未必通方儀禮五傳而後暢鄭賈註疏其義已明復有爲二百一十八圖以附之者周禮歷後漢而始行或信或疑其議不一復有爲十論七難以詆之者禮記二戴分門而南北異派其獨尚皇熊何也孝經百家遞述而古今異本其史相譏駁何也論語集解於何晏而義說孰宗孟子註於趙岐而音釋孰勝爾雅或言周公所作或言仲尼所增郭景純乃言興於中古隆於漢氏何以證之至唐孔穎達著作正義博采前聞而於諸儒多所譏駁亦自有見其大指可揚確乎否也

詩序

張嘉猷問曰朱子去序說而談詩漢唐諸儒牽合破鑿之疑什蠲八九自謂獨見而先儒馬端臨歷詆其失以爲序說終不可廢似有折衷不知竟何所從也答曰序說之不足依據豈直朱子評之鄭漁仲蘇子瞻之徒已嘗病之矣蓋漢

初談詩者四家而毛公最後自謂源流出於子夏而諸所援引多與經傳符合訓詁又獨詳明是以三家浸微而毛詩獨著後之學者宗之日益膠固先入之說橫於父師之耳提寧疑經而不敢悖傳朱子操卓見以排群議一洗而更之摧陷廓清之功可謂大勇第惡序之心太過而指摘辯駁未盡和平至舉鄭衛之詩悉歸淫謔似於孔子删詩之旨不白不能不起後人之議也夫事之無據者易騰兩可之見而攻人已甚

者多執偏勝之辭令毛公之序詩與朱子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故其論各有所持若又以疑似之心而妄爲决擇是猶慮無案之獄聽無證之詞雖則平反終非閱實矣夫詩言志者也古人作詩必有柄旨第不若今詩撮取篇中大意以命題所以作者之原韜諱而無所考見其間亦有直叙其事以成篇者則若甘棠之頌召伯定中之擧楚丘株林之從夏南南山之斥齊子韓奕之美韓侯十月之交之刺皇父是

也有既叙其事而身擧其名者則若巷伯之稱孟子烝民之稱吉甫節南山之稱家父是也有詞雖鋪張而意旨不顯必待他書而後見者若鴟鴞之見金縢北山之見孟子那昊天成命之見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載馳之見左氏是也如此等詩雖無序說而可通者也有托興高遠未易探測者若芣苢蒹葭鶴鳴甫田是也有隱約其詞引而不發者則若二子乘舟還盧令羔裘是也如此等詩雖有序說終不可強通者

也至於關雎稱于孔子白圭復於南容凱風小弁辯於孟子緇衣表於戴記但擧其辭而不原其事無所指歸大抵古人學詩得意於言外脫畧其詞而超悟要妙初不拘泥於柄旨之所存也故衣錦絅衣本以美莊姜之態爾而因以發爲已謹獨之學深厲淺揭本以刺淫奔爾而因以識相時行止之義緜蠻黃鳥止於丘隅行者之慨嘆爾而因以推物各得所之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旅人之覽興爾而因以諷見賢思齊

之感斯皆曲暢旁通斷章取義初不拘柄旨之所存也夫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僅存而章句已失獨外傳十卷其所引詩率皆斷章取義深得古人學詩之法即如漢人引詩亦多别繹其端不本序說蓋詩之要妙不係於序說之有無也至於訓詁之寄莫如毛詩是以其箋獨傳然則毛詩之重係訓詁不係序說也况乎序說又未必盡作於毛公或出於國史之采録或出於講師之傳授故有重複支離附會牽合

若渭陽之首尾異説絲衣之兩義並存騶虞之及蒐田以時行葦之引憲老乞言求之篇中章多背矣是以不能不起後人之摘駁也朱子集傳多從夾漈詩傳辯妄中得之而言關雎則取之匡衡以栢舟爲婦人之詩則取之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之儀禮上天甚神則取之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之左氏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之國語陟降庭止則取之漢書註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

休思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則證楚詞而毛詩小序什去八九信乎超脱儔伍而不狃常襲第其惡序之心太過而一槩攻之若元祐變熙寧之法雖善者亦在所罷故如鄭風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小序以爲世亂而君子不改其度焉其意甚美而必爲淫奔之詩王風之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小序以爲賢人不得志而仕於伶官與簡兮同意而必以爲室家思夫之作此何解也且二詩者柄旨既無所

考見即如序説猶足以存禮義於衰亂昭賢達之憂勤改曰淫奔室家之辭於道何所光耀而必欲捐成説而任獨見此則朱子之過也

甲戌己丑

甲戌己丑春秋所書陳侯卒日也左氏以爲陳亂再赴故再書之公羊穀梁以爲陳侯以甲戌日亡己丑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皆臆説也春秋于外諸侯卒必因其赴告之策而録之故有卒于春而書于夏卒于今年而書

于明年者所以謹聞喪之始也使陳侯果以甲戌亡己丑得也春秋必當别而書之不當混爲一剌使若以陳亂而再赴也則魯之君臣必且因其來使以訊其實著之魯史又不當舉二日以包之也要之陳侯之卒其日固不可考而甲戌己丑之中必有錯文斷簡如夏五郭公之類非春秋之本筆也況乎以曆數推之則是年正月不當有甲戌故杜氏以爲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夫春秋雖無事必舉四時桓公四年秋

冬獨闕安知甲戌之日別有系事爲去年所書而今亡矣吾故曰必有錯文斷簡非春秋之本筆也

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者蓋上古之遺言也而春秋因之所以重天變警人心也夫日食之說曆家以爲月掩而然故雖千載之遠而躔度可測其爲月掩無疑矣然聖人何不明言月掩而曰日有食之其詞若不勝其驚異然者吾是知其爲上古之

遺言也蓋上古之時曆數未定太陽懸象闕然不見其形于是君子相與駭于朝曰日有食之矣小民相與駭于野曰日有食之矣日御之官執簡牘而書之曰日有食之矣迨乎黃帝堯舜之時測步已明璣衡浸備然後知其爲月掩爾聖人以爲陽德險微可謂大變故因下民駭懼之情而制爲救護之禮尚書所謂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則其洶洶皇惑之容猶可想見而君臣上下莫不省咎滌愆以修德業仲尼曰是可以爲訓故因舊文而不革所以重天變警人心也

請討陳恒

聖人不爲不可爲之事故未嘗姑爲矯世之辭夫聖人之欲有爲於天下也必周以自審而詳以度人周以自審故謀中機宜而詳以度人故動無顛躓是以義有可爲而時不可爲聖人不強也時有可爲而義不可爲聖人不冒也故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苟力義之不度而冒且強

焉徼危亡而莫救聖人不如是之戇也苟度矣知其不可爲而姑爲激辭以矯世曰吾以陳義而已夷考其實而卒不可行聖人不如是之誣也孔子請討陳恒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半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聖人審已度人欲有爲於天下之定策也使哀公用其言以討賊舉魯國而聽命焉則其所以勝於齊以興東周之業者此其權輿矣程子以爲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

之志必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率與國以討之至於勝齊乃餘事也豈較齊魯之衆寡哉是不然夫魯爲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也知不可勝而犯難以强其君輕社稷以借一是戇以危國也知不可勝而姑爲之辭是誣以徼譽也二者孔子不居則其所以決勝於齊者有定策矣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然則不克而戰固聖人之所不爲也武王伐紂亦曰商兆人離周十人同故較衆寡以爲師亦聖人所不諱也而何獨

致疑於齊魯之間哉況其時周室衰微駕空名于六服前乎此而弑君已莫敢誰何矣是天子無可告也桓文徃矣吳楚爭雄惟利是角是方伯無可因也二者皆不足倚仗而欲孔子爲之亦已難矣湯一征自葛始而伊尹曰朕載自亳亦未嘗告天子而因方伯也君相以義斷之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魯周公之胤也輔而植之以爲天下義主事無不可而又以討賊與其名正矣故孔子毣毣焉思以圖之而其所以決勝於齊者殆以此爲托始焉爾或曰仲尼之憂不在齊而在魯其誓莫逆也義不在陳恒而在三家是不然弑君天下大惡也討賊天下大義也以天下之大義殪天下之大惡事莫有順於此者誅其君而弔其民告成事於天子選姜氏而立之人皆曰魯非富齊也正君臣之義也則三家者可不治而自讋矣非孔子之所憂也惜乎哀公莫之用也是以春秋之作感於獲麟而陳恒之事絶而不書甚矣重傷

其心之不得有爲於天下也

放鄭聲

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愚謂鄭聲非鄭詩也夫人情動於中而聲生焉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被之歌舞管絃極其形容謂之樂然則聲者樂之主也邪正之所由也故樂有五音音有六律六律之外變爲淫聲於是乎有繁手雜弄紛嗢嫚引依竊律呂窮巧極妙務以悅人者惟鄭爲最故孔子曰吾惡似是而非者惡鄭聲之亂雅

也夫樂一也而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故詩邪而以鄭聲出之則病乎詩雖清廟不足聽也詩淫矣而以雅聲飾之則病乎樂雖后夔不能飾也然則雅鄭之不相爲用也較然矣是故溫乎宣毅春融委虵大不踰宮而纖不越羽聽之泊如也察之淵如也可以感物通靈袪私雪垢者雅之度也姚冶儇娟繁縟繽紛含煩寃而綦顧慕聽之郁如也察之鄙如也使人心亂神馳淪落廉耻者鄭之流也是故聲相似也而邪正異

焉非聰者莫辯也然雅之感人也舒而鄭之蕩人也速是以當世尚之而鄭之交鄰往往以伶人爲上賂如師茷師慧師悝師觸師蠲之徒皆以擅名列國聖人懼其傳之蔓而害雅敗倫也故曰放鄭聲鄭聲淫如直以其詩而已則胥其句讀嚼然自與二南殊科雖童子不惑也而何以曰似是而非若朱紫苗莠之難辯也況乎鄭衛之詩亦伯仲爾而孔子斥鄭獨甚求其說而不得則曰衛風男悅女也鄭風女悅男也以此爲鄭衛之短長何以異於賢偏袒於裸裎也故鄭之爲詩若東門溱洧諸篇其爲淫亂無疑矣然其他亦有明得失哀刑政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可見天理之猶存而人心之不死也故季札博雅君子也於歌鄭則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韓起賢大夫也於六卿之賦亦曰鄭其庶乎保家之主也使其果皆淫亂之辭也則君子必羞稱焉柰何乎以卿大夫之交衣冠之列樽俎之間而以委巷閨第戲謔之言形之歌詠也

吾故曰鄭聲非鄭詩也

子見南子

傳言孔子歷聘七十二君而不用其事無稽要之孔子居列國惟衛爲最久蓋列國之君無如靈公善用人者故孔子拳拳焉庶幾一遇然終不肯一屈其身以枉其道故卒扞格而不投南子雖淫行而其才識機警亦有大過人者當其時必與聞國政而靈公每傾聽焉觀其聞車聲而識蘧伯玉則其一時評品群臣亦有以啓發

靈公之惛瞶是以公子渠牟慶足史鰌祝鮀王孫賈之屬亦一時名士皆得各安其位以展其才而靈公賴以不喪者未必非南子之力也況孔子又其所素聞而敬慕者故其言曰四方君子與寡君遊者必見寡小君觀其言可謂明禮好賢者矣況君子之適異國也有見寡小君之禮而南子又復以其意先其辭順其禮恭其導達殷勤者非一日孔子安得而峻拒之也然則孔子久居于衛其事雖無所考見而維持慰薦

必南子之力居多是以次乘而行招搖于市而孔子安之盖必有深意于其間者孟子曰爲之兆矣兆足以行不行而後去此孔子見南子之心也或曰然則孔子固將因南子以求仕與曰非也彌子瑕得幸于靈公其用事猶夫南子也彌子瑕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而孔子不從曰得之不得有命夫孔子既不肯因幸臣以求進而肯託跡于婦人哉是以決不肯一屈其身以枉其道故卒扞格而不投而孔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所以自白其心決不因南子以求仕也

定于一

梁襄王惆七國之亂而問於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一予蓋深服孟子達古今之變而知封建之法決不可行也夫封建之法自黄帝堯舜至於三代之隆未之有改也非聖人之不欲改也欲改之而勢有不可姑亦仍其舊而已何者生民之初賢不能以相從必求其人賢

於我者以爲宗力不能以相屠必求其人力於我者以爲長宗長之形立而封建之法行然則封建之法非聖人所能區别而創爲之也亦順天下之勢而姑存之爾今夫十步之内必有豐草一哄之市必有魁駔魁駔者一市所賴以安者也爲治者因其所賴以安者而表章之以統其衆而寧其居然則公侯伯子男之於其國亦猶魁駔之於市也此封建之所由始也然封建之法使國有專土而主有私臣夫國有專土則

尺寸之利其勢必爭主有私臣則牙爪之雄其勢必角夫使人有爭角之心而上失駕馭之道則智力之士得以交構其閒而征伐之禍不息征伐之禍不息則強者勝而弱者滅巧者裕而愚者奪其勢不歸於一統不止也一統之治合而郡縣之法行郡縣之法行則人無專土故見利而不爭主無私臣故雖雄而不角盈縮與奪惟上所命而臣不得與焉善於其職則厚其祿而遷其官民得蒙撫字之仁不善於職則易其

人而付之能者民不被戕賊之禍然則郡縣之法所以救封建之弊而貽萬世之安者故欲行郡縣之法於秦漢之後聖人不能也欲復封建之法於秦漢之前聖人不聽也善乎柳子厚有言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公天下之端自秦人始可謂深得孟子之意而達古今之變者矣世之儒者非之而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亦迂腐之說也

焚廩浚井

稗官小說依託往昔而附會其辭者莫盛於戰國孟子排橫議而操獨斷以袪解群惑凡事之有害於義而損於聖賢者雖恥必辯若伊尹之割烹百里奚之自鬻瞽瞍之朝舜是也事之有害於義而無損於聖賢者雖鄙亦姑置之若舜之焚廩浚井是也夫象之謀欲殺舜誠有之而焚廩浚井琴朕弤朕二嫂治棲之說陋隈不經其誣明甚而孟子不之辯且從而和之若真有是事者以其事不足以損舜而益以揚舜而張

之故不之辯司馬遷之作史記也總輯群籍而馳騁終古三皇五帝以及孔子諸所紀載率恠瓌奇譎紛然無所折衷何筆削之漫如也大抵才高者多博覽而明道者有真識司馬遷有孟子之才而乏孟子之識故是非謬於聖人孟子才甚富而識以將之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一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蘅　私抄

賦　詩

南遊賦

歲次閼茂月旅夷則歷日戊寅七夕令節田子將祗役桂林覩焉異域戒行李辭嚴君展塋宅謝婭姻供帳南浦弭檝西津廼喟然嘆曰迢迢畏途險矣監矣佻佻征夫厪矣憊矣夫運有窮

通事有順逆安土敦仁謂之廸吉故度德量能中外以秩者君之制也委身陳力夷險無擇者臣之義也猥經術之寡昧兮濫策名於盛時效涓埃於一紀兮俶沿牒而登賚王程儆其孔棘兮誼不可乎稍留遂揚舲以遄往兮訊南紀而遠遊闋庭闈之定省兮眷枲梓之綢繆雖慰親以强笑哀憑心其曷瘳路尸饔而負米曾受杖於籽爪尊叱馭以馳阪嶠絕裾而忘家伊數賢之異趣兮予惟三復乎白華景孔門之崇孝兮何百行之能加陟五雲以騁望兮散予心之鬱伊禹穴蔚其對渙兮微河洛而末思輯瑞帛以會計兮防風後而蒙誅孔斥怪而不語兮胡辯骨之專車俄瑶山之岩嶺兮突秋江之怒濤乍翺翔以徐進終跳踔以彌高束赭峽而訇磕薄赤亭以消搖陵廣斥而雲布廹枝汜而熊咆來不知其所吐兮去莫測其所韜將堪輿之噫吸兮疇胥怒之能招降層岑而即舸兮御魚浦之緒風淹定山以回眺兮眄鳳嶺於冥濛曰予發

於浙汭夕倚櫂於桐廬對文漣以淪茗芼翠荇以爲茹山川鬱其盤紆兮信玄聖之儲胥攬予纓之纚纚兮濯嚴光之靈瀨晤入幕而輸悅曾不屈其鯁槩體肥遯以居貞處夭約而能泰希巢許之遐踪何狂奴之故態指太末以西邁兮歷姑蔑之榛墟丁吳越之龍鬪兮悉率賦而從之踐茹膽以勗志嫗持葛以作絲藉蠢種之夾輔竟湔耻於會稽何六千之膚敏復假虹於妖姬貴乎聖賢之持滿兮履薄氷以自持彼何怵

而滛佚兮少康祀其忽諸悵覽古猶未厭兮增
覊懷之永嘆泝行颿以催發兮紛不假乎盤桓
釋余橈於溆滸揔余轡於常山路威夷兮木杪
風飄蕭兮雲端感新秋之策策悲故國之漫漫
望王斗之峩峯鶯鉛溪之修渚雲冉冉以歸吳
人棲棲而泊楚亂彭蠡之汪洋兮康郎歸其在
睹哂僞漢之草竊兮規潢池以跋扈　皇祖赫
以龍飛兮矇不肯乎爲所鼓蛙怒於鯨波灰萬
艦於一炬先扶搖以鷹搏後倉皇以鼠沮屬四

寓之承平兮杭一葦以安流帆翩翩兮賈客衆
濊濊兮漁舟搴杜蘅兮幽溆狎鳧鴈兮中洲沐
膏澤而詠勤苦兮喟太息以夷猶會長風以鴇
舉聊戢翼於洪都肅南州之高士吊黃壚以束
芻蕃秉鈞而少通兮矯姱節於頽波既下榻以
承聞兮胡不覩之以中和處明夷而用晦兮知
其無可柰也互標榜以危言兮亦吾黨之過也
誦古牒其多愍兮于姑順途以徜徉披勑池之
荒壤睇牛斗之餘光金川冽以維緩王筍駿以

高驤慨神物之恍惚兮僊之跡復巳渺茲握椒
酹而叩螺阜兮謁忠節之祠宮嘉趙宋之多士
兮每登庸乎茲邦文子[illegible]然而首舉兮值宗社
之顛傾慟赤縣之草莽伏黃屋於滄溟靈亦知
天壞之不可支兮要弘毅以爲正竭余力始就
縶兮濱九死而崢嶸誓成仁而取義兮佩聖訓
之孔明復靈歌以激烈兮渢滛滛其緣纓犯皇
恐余上泝兮亦靈顛沛之所屨水濡瀑以下瀨
兮擊危磯之齒齒類騂馬之騰波象潛牛之伏

渚沫沸沸兮雲衣風泠泠兮送予將感靈而助
予兮瞥予濟乎驚湍予既不難於利涉兮履習
坎而愈安睎庾嶺之偃蹇兮路回回以造天石
側疊以霞駁木夭矯以虬蟠憇中坐而神掉俯
浚谷以顛汗谿崇關以峪闇兮嚴不可乎徑度
通重海以來庭納八蠻之賓賦犛犀象而匭珠
翠兮歸上國而布濩嗟曲江之人傑兮煒相業
於開元闢茲關以懷遠兮峻故里之藩垣衣冠
儼其世祀兮覽遺編而增欷賦白羽以寄諷兮

竆細德之險微亍之言既艱於納牖兮抱殷憂
於長離版上帝以喪亂兮悔違彌其何追乘凌
江而下遡兮接南海之洪波憶當年之浪跡兮
冐赫羲以流槎涉朱垠之浩洴踄赤嶠之差莪
疲精神於夙夜兮蘔青衿之速化遵半塗而剒
迹兮雖式穀其則那亍亦知迂踈之爲患兮耿
憤世而嫉邪雖忤時以多口兮剖心腎其無他
掠端州以左轉兮訊孝肅之遺黎却片石而弗
槖兮孰貪泉之能淄潯江流離而東下兮蹇亍

舟以薄磷梧山巃嵸以隗㠑兮路陂陀而逾峻
逆灘水以上浮兮入大荒之修坰山參差以繚
繞兮冗不知其所名峯刺天兮戟立灘湱石兮
雷轟霧霾霿以下浥雲滃渤以長蒸猩猿哀以
夜嘯虎豹群而晝行劃綠林以唐突兮孰有戎
之敢攖何茲川之塞阨兮餘百里而無人心屛
營兮逾劇途邅迴兮益屯禹胼胝以荒度兮曠
戎索而弗理降芉楚以肇封兮輓篳路以畧啓
王制閡而未被兮詎文德之能敉忍覊旅以伶

俜兮惕二親之遺體超陽朔而北詣兮及桂林
之崇墉控五嶺之上游兮鎮百粤而爲邦洞重
闉以方軌兮壯屛翰之軍容其中則朱門赫䆗
文甍釦閾植戟鳴鐘　皇宗是國次則街衢弦
直閭閈蟬聯五方服賈列隊居廛扶輿毓秀綏
晃比肩於前則連山崷崒界以重江釃清瀉濁
環陰抱陽經涂枝術貫穿越裳扼要領而南下
若建瓴於穹堂於後則培以衡嶽枕以堯阜綸
絡荆潭盤宗篤厚九嶷繽紛以布翼三湘迴帶

以澄瀏於西則山奔水瀵分湘別灘發源月巖
莫測端倪引牂牁之洪派委下屬於番禺於東
則兩江迤邐與海通波飛艘絡繹鬻販魚鹺泮
散夷落北走湘湖逊四郊而容與兮厥斯域之
可居鄉心惙其勃發兮衷眩曜其猶初佐旬宣
以賦命兮媿實約而名虛驚駭駕而戀櫪兮思
抱影於空廬遠父母而弗穀兮陟屺岵而漣如
孰有翼之可假兮願一覿夫里閭魂屐轉以達
旦兮宧情索其日淡乞骸骨而返初服兮踈欲

陳而未敢擇官而仕豈臣心兮顧私衷之寡歡傾肝膽而孰諒兮叢謗詈乎以避難第抑志以就列兮順時命而即安奉簡書以從事兮又怵瘝曠之為患亂曰大易有訓紉所懷兮消息盈虛與時偕兮困亨而貞叉諸已兮求終知敉慎厥始兮死生富貴命在天兮釋躁寡怨維永年兮達人大觀眇四海兮雄飛雌伏安以待兮欣戚異感途所經兮歌以永言舒旅情兮忠信篤敬慎身修兮雖之夷狄終無尤兮

詩

扈從西苑勸藉御豳風亭酺勞述頌（儀制時作）

八政食斯首三農古所劭　明皇重本業天田開禁郊房星正晨度新陽蒸土膏倦杏吐妍蕚崇蘭泛和飈蠢蠢蟄戶啓泯泯沍凌消覽彼物色華平秩眷春朝馮相練嘉辰嗇夫獻靈苗朱紘戾芳囿葱犗班神皐黕黕翠帟列奕奕青旟揺三推先億兆百辟助劬勞行觀穜稑嶷佇想粢盛饒騰車行烈酹畢燧升豐殺陳力經阡陌酺勞飫芸莵　皇恩一何綶歡聲雜簫韶春遊媲夏諺載芟賡周謠願言勤祝史玉燭萬年調

扈從高禖壇訖事還御　重華殿　臨饗禮官述頌（公時為禮部祠祭司郎中賜宴欽賞白金五兩綵段一表裏）

前星隱芒耀恤胤歷淵衷禮官展經義禖祀肇修崇良辰考乾度靈壇依震宮北杓指降婁東井正昏中蒼帷冪神囿緌炬煇玄穹秬鬯揚郁烈精虔一以通逍遥神具喜登假何豐融瓜瓞兆蕃衍褘褕佩彤弓相維二三臣奔走咸肅雍

回鑾臨閟殿錫燕贍　天容玄鳥啓殷緒帝敏昌姬宗休徵斷在昔瑞應今所同跂觀迓景福華渚流長虹

無逸殿落成侍燕聽輔臣進講書無逸詩豳風七月各一篇述頌（時為禮部儀制司員外郎）

栢梁聯藻詠華林盛文流但可娛高會未足揚閎休我　皇秉明睿九德裕兼收在貴不狎邇既聖猶斂求離宮匪新築舊貫仍崇修墉霓雲棟蝀天矯虹梁浮華榱映講幄黼扆凝宸旒藉

是集儒彥寧爲淸讌謀冲襟佇啓沃元老陳嘉
猷勤民重本業稽古談姬周書詩取同貫稼穡
贊鴻疇石渠未可擬東觀詎能儔瑲瑲珩瑀戢
戢戢冠弁俠昔聞皃藻契今見冊青投緝御授
筵几大庖羅珍羞中庭振朱鷺東序戞天球草
豐零露湛苹甘鳴鹿呦釆菽嗣鎬飲浮觴殊洛
遊嘉運信非偶　洪恩安可酬小臣叨法從恍
若登瀛洲秉筆紀盛美惇史垂千秋

冬至日扈從　南郊訖事還御　奉天殿

大宴羣臣述頌 時爲儀制司郎中

昊天眷鴻曆　皇明承景祥聲教漸四夷倫制
覲百王輶軒通月窟象譯臻龍荒玄符契穆清
坤珍宣秘藏神禽翥阿閣醴液流中唐　宸心
虔大報秩祀釐舊章　圜丘應紫極靈日兆初
陽萬象荷資始一元統天綱虹旓導法駕周衛
儼星行玉階陳戞擊金輿升芬芳蹌蹌集彥髦
顒顒奉圭璋肸蠁歆百神祡熀燭穹蒼　皇祖
夙幽贊陟降恒帝傍精白格上下泰靈淹樂康
回鑾徑芳甸廣燕開明堂受釐單戩穀錫福均
履長麗恩逮庖翟和氤塞玄黃百男衍周祚多
壽餘堯慶臨況兼巨美徽號垂無疆

覲賀至京作 自貴州兵備僉事入　覲作

矯首望天邑佳氣摶紫清巍巍準辰度恢恢布
皇紘冊霞盤鳳閣白日麗金莖四衢朝擊轂九
市夜鳴箏皇都誠巨麗況乃逢休禎渙號若流
水須政如懸衡　九廟秩禋祀三雍延上英瑶
階蒔蓂莢瓊圃敷華平卓躒揔諸夏保界陋西

京舊遊慨陳迹盛觀欣新榮攀龍屬嘉運振鷺
儀雲程子牟馳魏闕長孺戀承明自非圭璋美
胡然忝琚珩鵷梁詠在昔撫己增屛營

覲賀禮畢辭朝作

明皇膺瑶籙寰宇躋春臺祥風扇九有玄澤濡
八垓千秋邁令節萬國奮懷來煇煌羅靈景窈
窱天門開　皇容穆顒若启度秩欽哉九賓奉
琛賮三揖禮賢才夔龍前儼導鄒枚後紛陪我
冠無寢貌彰纓咸俊魁金縣玄圃奏玉露南山

杯展儀儀巳肅攄情情亦恢　聖心眷敷錫清
問及蒿萊丞疑賛畓勿揮霍變雲雷蛩蛩踈遂
臣弃置如駑駘良辰夙所冀始願行巳灰稽首
謝楓陛沿牒返荒隈短日苦遲暮長路方縈回
金鑑有遺録闇劣昧其裁中夜起嘆息回首睎
三台

歸自靈山途中寄別送者 一作寄王德仲嵩

引痾謝省闥戀禄臻瀛壖鸞雲煖燦爛瘴草春
芊綿風土既非偶應接罕所歡傾蓋逅時彥披
顔眤周旋周旋雖未幾燕婉巳相依疊疊翰墨
好悠悠林壑期舒襟躡陽嶠探幽攬陰萸巳愜
賞心願詎惜顔義馳顔義不可留信宿增離憂
抗容理程會瞻途戒盤遊情人眷儔侶飲餞越
林丘並憾意倉悦攬袂語綢繆綢繆既巳分何
能展殷勤濤江東北鶩靈岫西南貢驚濤駕飈
奮奔峭凌烟紛巳足消客況矧復懷離羣離羣
積思深含酸末沉吟習習谷風嘆丁丁伐木心
新知樂自昔久要證在今渥恵諒非薄佇子瑤

華音

聞鴈

洞庭生白波蕪葭下寒露棲鴈驚且鳴嗷嗷雲
間度客心柰爾何彷徨聊四顧盈盈河漢傾寂
寂樓陰注長夜漏巳闌崢嶸歲云暮耕稼有餘
休組纓多觸忤長鋏不可揮掛壁塵欲汚青雲
非我鄉碧山亦懷故何不歸去來廣陌縱長步
明朝覧鏡中短髮渾欲素

曉發富春

東風曙色微征艫乘月驚潋灎泝江波宾濛亂
洲霧去家寧幾何奄忽變朝暮冉冉越川塗妻
妻抱情愫明發眷嚴慈端居憶冲孺運命信不
辰行藏且狼顧壯齡昧險夷横厲騁高步投足
輙坎埳省躬覺愆誤猖狂阮籍車淒落魏王瓠
因兹眷田園庶幾完晚素曾是惴惴憂匪以快
快故進止復何如離情繫江樹

俠客篇

俠客意崢嶸翩翩出渭城金羈躍紫燕錦帶番

青萍修容已自熹家世復雄名豪舉橫頳曲高
貲遜茂陵藏命鄙郭解借友懷荆卿將相延倒
屣京兆禮分庭冠蓋隘邑屋玄黃交篚籠義槩
衆欽聚肯藉唇舌榮晚節慕約敕縫掖從諸生
呫嗶破萬卷鼓吹鏗六經承平法令弛疢哉秉
國成長吏競乾沒盜賊莽縱橫刺史懦自免司
隸昏如盲賞罰天所持誰能假之行義勇著心
本寤標何時平

至日軍中鞫俘閱馘 時爲貴州僉事分巡思南道征酉陽作
洪鈞闢大塗沉陽蠢初復覛管颺葭灰閉關謐
行轂恒懼調燮踈疇云慮囚戮伊余舛前猷攝
戎畧荒服列郡勦飛芻連營矯流鏃尚賴將士
賢鯨鯢屢摧衂犇𩨗獻羸俘纍纍貫枯髑三捷
敢論功寔悲向隅哭况復值良辰憭愴情愈蹙
聖澤暢八埏萬有藉亭毒柰何此疆隅天施閡
滲漉茂對浹皇慈敬授恊民睦月令有遺言潛
然廢陳牘

寄贈黃勉之 西湖遊詠刻凡一十八首今錄五首其二
溟渤長百川攝提紀羣曜玄覽綜古今達人秉
樞要光儀表人倫藻譔華名教尚絅問逾榮捽
茹賢孤邵伊余昉沉冥自牖延靈照抱素寡乏
儔當涂眷高蹈慕藺神屢交攀稽懿初紹傾蓋
結綢繆披襟領微妙墳素恣奇搜蓀蘭從夙好
六藏行已躅三益誠知樂短札媿李投瑶言冀
瓊報

寓大石佛院綠竹北軒 其四
禪關信窈窕飛軒結層岑紅泉瀉靈液綠篠屯

幽陰登樓有高眺窺園亦近尋我友蘊真賞晤
言偕宿欽遊神隘八極斂跡依雙林慮泊求罕
固思玄物詎侵舒嘯撰危策陶和賴孤琴慧日
朗虛牖祥飈襲冲襟遺榮貴高趾親仁息長心
斐亹發衆籟鏗鏘劇賡吟機忘狎魚鳥道在茂
纓簪

遵玉岑山高麗慧因寺由六橋步歸 其六
危岫擁嶇嶔輕裾恣超軼遠眺幽蘊舒近矚麗
景密冊厓埪騁窮玄門贍儼悉具牒衍三車珉

經閲隱帙法相靚象龍高談諧芸瑟奥陳擬罙披扶光忽飄疾草草風栗留瀚瀚雲慘慄枉渚浪西頽環洲棹東尼引𣝯回徑睬行吟餘賞溢迢遞陟飛梁徙倚憇石室步雅體仍和神王心逾逸微尚易為盈良遊難可述

自石屋洞至法相寺 其十

曠志憶逍遥勞歌厭囚窘縱壑媚春鱗薄霄愧秋隼隘彼方内遊夙此塵外軫每挹山水輝都使名利盡煙樹杳芊綿雲峯互苍蒨崖屋已静

便祇園復恬引金輪相自圓玉鏡光不隕沉照燭靈根依方獲玄凖理會得有死神開暢無朕雖牽纓組心亦免丘壑哂

循宗鏡閣左登南屛山頂披險西討 其十一

聊浪巳浹辰次第極奥賞潛棲神鬱伊高遷性陶朗磴棧絶夤緣厓館忽躋仰萬壑遞雲屯雙峯對霄上妙覽匝四隅瑋觀集西壤餘霞散浮絢高飈驟清響陽阜挹春暄陰谷參秋爽巳訝樵徑迷時睎鹿町往景觸咸内任情融非外奬藉此淑營魂冲襟厭殊褻

崇安閔士乍訖逐偕蔡子木暨諸生同遊武夷 武夷游詠刻凡十首今録二首

校文億甄藻取則懈執柯紛綸五經笥璀璨群英羅薄乘都授餘喜靚朋好過追隨訪殊境泮奂滄卷阿玄壇邈今古琳宫翳煙蘿鵲盤龔都梁鸞鶯奏雲和吏牘乍置遺儒冠鬱嵯峨妍景愉幽悰蘭言聽良多鄙吝復何有谿若蠲沉痾

贈子木 名汝楠德清人嘉靖壬辰進士時以員外郎省覲同知公于廷平

達人思精妙甄陶括緯象山水滌玄襟琅玕振清響天天春樂舒潑潑秋瀾爽愛子獨步才愧我一日長樂善豈面諛忘年迺心奨居鄰桒梓間契託雲霄上北懷箕潁期南結羅浮想但恐摶扶揺枋榆空悵惘

示藝蘅 貴州時寄所云二甥者朝議大夫方太恭人也母氏者世母費氏也

滇棘信要荒山河絶疆紀登涉浹七旬顛險軫萬里馳坂掣懸徼凌橋援飛蔦洞壑屯層雲蒸湯涯涘俛瞰所歷高終朝魄三檝炎燠瘁與

徒負擔蠒重趾喟焉休戚同尋情喪寧救覽物
感巳多鄉思欻紛委明發懷二親庭闈眇尋咫
歸訊企南鴻來緘覓雙鯉內顧鮮所歡重寄不
在爾爾名良不訾喻義夙有以維衡抱英芬幽
真匹蘭芷攬結勤昔賢明德馨諸己蒙養首沉
潛聖功謹初始從繩無枉材斥弛匪良士動容
鸞鳳翔靜儀喬岳峙三省研道真百巧黜浮技
幼志棄曩愆今圖覺今是善變魚爲龍不養橘
化枳根株既巳殊臭味詎倍蓰大父秉明哲家

網振弘美定省肅恒儀愉顏承母氏在禮隆一
源所後非異視汝姊歸有期椸枷別嫌似阿妹
纔六齡癡小復喪妣塊處傷煢單戕脾斷瓜李
小叔雖齔齠名行我倫比遜讓太古前趨蹐勿
肯儗物情和以諧天道盈有毀世祿猶不支寒
宗焉所恃夙夜慎身修兢翼保福履朝華悲蚤
披頹羲遄暮軌厲志或懸頭惜陰亦拊髀羨墻
覿前修龜鏡括諸史曾是握瑾瑜豈云覬青紫
我用申嘯歌法言問文俚亹亹探由衷拳拳勝
提耳孝理不[illegible][illegible]與言矚橋梓抱衷三復之無
爲漫諸唯姊者益田也妹者亭亭也妣者徐恭人妹之嫡母也小叔者季禾公也

丁未之秋周虛岩沈鈞玄自吳中見訪皇
甫百泉以詩寄懷闕爾不報于今三年溥
遊吳中遂偕周沈同訪皇甫因而叙答

憶昔漢東京乃祖秉風節群賢禁錮辰恥不與
黨列流芳千載餘雲孫振高潔三鳳侈前聞吳
中推四傑麗藻戛金徽玄談霏玉屑聊予忝襟
期用世慚蹇拙衡宇翳蒿萊跡屏扉倦閉三徑

引清風二妙忽紆轍萍踪難合并鴻想阻寥泬
入室嗅芝蘭眉宇覿疎徹新知既巳諧舊雅重
陳說之子掞天才長鯨橫海掣貽我大雅篇寡
和等白雪七襄不成章三歲字懷滅德輝信難
韜珠沈水圓折哀哉越石父胡然困縲絏願君
鑒蘭膏劌彩避媒孼世態喜追隨吾道重規切
申衷報短章無異刎首咉皇甫名汸字子循長洲人嘉靖己丑進士

渡江

長江浩無涘欲濟仍躊躇聊此一葦輕凌彼萬

項餘操維岢典縈學不隨淵魚豈獨九折坂康
莊亦摧車所以大易戒濡貴有衣袽寄語臨川
子慎勿狎靈胥

採蓮曲

江水纔三尺芙蓉漾新碧亭亭立曉風深紅間
長白蘭舟輕往來墜粉何狼籍對此愁佳人良
辰空自惜安得駐朱顏留待遠行客

冬夜宿省中懷應邦材 名大槎仙居人嘉靖丙戌進士

寒月滿空除清霜零碧樹怛忉懷遠憂轉展不

可寐飄忽柰歲何佳人渺何處泠泠漢秋瀾矯
矯孤鳳翥翩烱烱來夢思忽忽不得語安得凌晨
風奮飛從此去

答葉敬之三索曲 名良佩太平人嘉靖癸未進士

碧梧樹生庭阿童童若翠葆一夕秋風生零落隨
百草榮瘁信有時紅顏豈常好明鏡將柰何風
霜願自保
橫塘五月初芙蓉香霧濕遊冶兒女情蘭舟何
捷紿日出浦煙消日落風浪急長纜將柰何花
嶼莫深入
銀瓶金作鏤奇珍等琛瑞金井汲寒泉泉深瓶
亦墜頃刻不自持千載永沉棄修綆將柰何臨
深慎勿易

野田黃雀行

黃雀秋正驕翩翩起平楚集我墻下桑啄我塲
中黍我黍予所治三時鮮燕處顇栗竹未餐朝
夕供爾汝交交往復來卒歲空予庾我欲訴帝
虞收之以罘罟罘罟何恢恢嘆息此終窶

大鵬篇

大鵬隘少海乘風欲南圖男兒抱遠志墮地已
懸弧束髮去丘墓負劒遊皇都皇都一何麗九
軌開經涂朱甍聯繡戶嘽嘽相依扶王侯盛賓
從賢豪起屠酤明經登上相高貲分左符一朝
蒙渥澤三族生膚腴捷足無蹭蹬矩步多趦趄
拙哉骯髒子華顛守枯株

古意

孤蘭生廣圃亦與衆草妍春風信駘蕩雨露誰

能偏獨抱幽閑姿卒歲終自憐感物契我心移置庭堦前臨風三嘆息相對兩茫然

謝陸伯載見媿三首 鰲崑山人 辛巳進士

少年頗好道遍入名山遊瓊花與瑤草茫昧不可求纍纍征途間卒歲誰為謀路逢王子喬憫予雙矇眸飲以金匕藥居然宿疾瘳願言侍羽駕一覽八極周霓裳忽高舉嘆息蒼冥浮

漢宮尹婕妤自謂花相似長得君王憐三千失皓齒豈識傾城姿却在東家里一見邢夫人低

頭羞欲死妍媸固有然區區安足侈

秋風發寒谷策策吹庭柯物色迥非故白日亦流波人生匪山岳安得久嵯峩浮榮易汨沒立節貴不磨寧沽千載譽媿取天地多登高餘咫尺失足未蹉跎與君各努力皓首將如何

苦戀

苦戀山澤好何不投朝簪既為丈夫雄難厭行義心安能依草木摇落煙霞深世人誇健步擒虎飛危岑嗟此孱懦姿康莊猶棘林華榮非本

相取舍力自任古來利名窟未有不陸沉

南歸寓普明寺

伏枕一月餘風餐四千里歸厭人事喧靜借祇園止林深雲不開僧癯頗常倚未暇參禪乘先須憩勸趾解帶技松床赤脚謝芒屐虛牖引輕風氷盤薦沉李絕勝白旗檀清寒逼脂髓曬起無人知凭欄看放藥

仰屋嘆

稚子莫力田稺禾同一植幼女莫秉機絲纑同

一織取辦眼前功不顧身後職萬物各有當胡為强委逼君看頭白人七十猶童心話言多反覆變態如浮陰梟鸞無別翼和聲即同音天閽不敢叫仰屋聊短吟

雜怨二首

結愛莫割襟分襟能斷親送遠莫刻期愆期多傷神不涉棄置地豈識離別因唯有庭中槿淹淹如解人

流火不鑠金飛雲不動石妾有金石心惜無金

石駱鄰女探春歸笑談喧一席我獨守空牀殘
燈伴愁夕

古意

寶鏡淨如水中涵明月光贈君千里道淸輝移
洞房一覿孤鸞影應知妾斷腸

艾如張

艾而張羅于彼空谷狡兎斯奔竄鼠首叢樸此鴿
何辜歛翮就戮弗謂何辜爾辜實多揚聲崑崙
樹刷羽瑤池波矯潔世所忌讒人柰爾何

赴貴竹發軔違戀

棼絲治有緒離思攪無端遠役詎云恤違親良
獨難已足灰百念況廼當春闌冥冥風雨交策
策衣裳單別味釀胸臆猥雜辛與酸慈母結襟
稽枯眄淚沇瀾嚴君强顔色吞聲益繁嘆楚水
旣渺瀰黔山復嶙屼戢蒐簡書役摧絶梁梓歡
前修重遺體折阪回征鞍依方切歸想陳辭欵
金鑾豈無鴻鵠志終返枋榆安臨岐憚卻顧揮
策如飛翰去住各自愛泯然勝加餐

雞鳴篇

雞鳴何膠膠東方昷欲曙殷殷長樂鐘葱葱未
央樹車馬交九衢簪纓滿朝著寓内屢豐穰雲
中罷飛輸七貴欣夜遊羣賢及春豫曲池決高
都漸臺檗承露菌閣敞南山香塵晻如霧但惜
靑樽空寧知白日暮仲蔚翳蒿萊雄心耻饑附
咄彼蟬冕華疇能顧韋布貴賤各有營寂寞保
貞素

雜興二首

嗜欲浩無涯逐物紛喪巳哲人炳幾先知足貪
已弭天道迭盈虧高陵日崩弛冥冥投禍羅矰
能鑒傾軌

寒風振大壑百卉紛蕭跌長夏巳如此素秋復
何如四序若奄忽汨余年歲除端居寡儔侶撫
壯空躊躇

貴竹對雨寄焦學憲 名維章字子勝灌縣人嘉靖丙戌進士

遠道難託跡新羇多怯寬況茲風雨夕四塞山
城昏坐令昭曠懐頹然抱幽存尚冀晤才彦淸

談𪇆鬱煩高山邈旌節何用展寒暄孤鴻去容
與遐心矯騰騫君心諒無拒跂予竚歸軒（時在都匀）

感古

壯士不得志鞍馬無光輝屏居藍田側逢蒿翳
荆扉舊遊已陳跡世局多新機雄劒躍寶鞘時
追狐兎飛

烏蠻灘（廣西時作）

百粤信多險茲山復𡶶岸飛𡾖杳崚嶒懸流激
湍洴嘈嘈驚沫紆齒齒玄磯𤑔征帆卷不舒鼓

枻理猶斷臨深絕手援習坎發顛汗已傷千里
心焉假百年觀汔濟暢餘歡回眸末前嘆居易
如有常僥倖非所歆潸然臨長川誰能寫幽瘖

贈東昌陳太守（儒　癸未進士）

希世非短步覩容必新妍迷離眛奔涉淩落成
棄捐忽忽遠京國悠悠越山川潢潦汨修畛衰
林翳平阡犖犖離緒亂惻惻鷖思騫徘徊眷儔
侶抑鬱增沉綿訪古道東郡賞心邂時賢傾蓋
亦邂逅洽情自變娟舉世忌玉碎君子羞瓦全

信義苟無爽顧頷非所憐慷慨平生志非君誰
與宣

長城歌（送齊瑞卿整飭隴右兵備）

長城蜿蜒起西極壘格層樓架空碧秦徒百萬
力已單赬壤千年化為石太華崢嶸天削成黃
河九折龍門傾山川縈抱復如此百二之險誰
能京胡騎當年怯南牧豈知謫戍窺山陵由來
外侮非長顧立國還須先内寧天子掛衣泯聲
色德威震懾陰山驚花門底貢走天閑闢西悍

卒何縱横白晝都城逞睚眦殺人横道標其名
齊君烱烱雙瞳精英風飄忽王侯輕紫燕雲遶
幾汗馬蒼鷹盤薄凌秋清詔下承明選賢逹班
超夙有封侯骨昂然攬轡萬里心坐見長城增
硉兀猛士咆哮慎所監指揮能事如風湍唐家
河北弊姑息至今欲語摧心肝（名之鸞　桐城人　正德辛未進士）

書徐四叔丈示元僧定芝畫竹（名衢　字亨之　餘杭人）

兩山老人雅脫俗萬寶都忘惟愛竹千里遺來
八尺繭習習清風自天目嗟予雙睫飛塵埃披

圖恍惚臨寒谷白石紅泉夾坐隅欲訪林巒舊
茅屋誰歟作者僧定芝二百年來墨色滋想得
禪龕初出定臨風戲寫青瓊枝一葉初開豁煙
霧迥出數幹騰蛟螭迸谷穿雲倏有神湘漬渭
曲空嶙峋翠影參差揺素壁風前彷彿聞韶鈞
君看此畫非凡格放筆凌空如植戟山人翫此
生意多籜龍死露堦前碧碧玉駢頭日巳長清
修不逐井梧霜欲待伶倫求鳳管正聲千載諧
虞簧

呂梁遇風

呂梁窄束黄河傾黑風倒擊波崢嶸石齒磋牙
出復沒鯨翻鼉躍相喧爭飛廉觸忤陽侯怒戰
酣日落猶未平盤渦挾舵幾欲折孤舟旋轉如
風箏客心摧折色沮喪歘將骸骨隨浮萍沙頭
田父荷鋤立脚踏實地雙眼瞪茅屋百年可容
膝天外豈有眞蓬瀛

送蔣明卿之萬載 名[illegible]餘杭人弘治辛酉舉人知縣

乳燕朝飛麥隴平棗花未落槐陰清故人出祖

盧溝道遥遥翠幰牽離情酣歌擊筑凌千古試
決懸河向君吐丈夫榮辱等浮雲世態低昂何
足數十年習靜三峯廬一瓢長對五車書意氣
湘江走東海襟懷黄鵠翔太虛巨闕芙蓉花未
剖神光會見冲牛斗謝氏森森靈運裔史隱宜
春燕墨綬萍水西奔垂玉虹錦帆天際逐薫風
秋深紫蓋峯頭月千里西湖入夢中

別贈吳大允祥 名麟孝豐人嘉靖丙戌進士時由御史謫廬陵知縣

唧唧復唧唧出門長太息拔劒安所如古道蒲

荆棘憶昔高步凌天衢死轉青雲弄白榆曳裾
葉葉紫霞綺飛佩珊珊明月珠天子聞名趣召
見三春傳詔重華殿環碧池頭錫宴歸一朝傾
動金門彥世故由來反掌間九天雲雨須臾變
沈淪叅慕鹿門家泥塗始羨相如倦別君此去
東復西咫尺相看雙淚垂丈夫不得高樓傍
人門戶須俯眉

長歌送張方伯 名嵩成都人正德甲戌進士由廣東按察使之[illegible]進

炎洲一夜飛寒雨榕葉滿城凝露紫海門[illegible]白

故人去明眸雙送秋風裏壯遊憶昔與君時並
勤青驄白玉羈太液池頭看競渡曲江花裏共
題詩峨眉稜層秀骨枯清廟新呈雙玉壺海外
莫愁花萼賑天門早晚歸雙鳧雙鳧雙鳧爾何
之雲路泜泜不得隨南國孤舟悲刺促樽前懷
抱有誰知穗城仙迹那更得但見毒龍翻雲海
水黑山猱離迷跳庭闃陽烏渴吼垂雙翼君今
此去閩中遊借問何如天上頭

元日　奉天殿侍儀退簡同署時爲儀制司郎中

魚鑰通宵啓龍旗拂署懸紫宸臨法駕冊[illegible]擁
群仙獻歲開昌曆貞符協上玄乘春恩似[illegible]
聖福如川占籍青雲上依光赤日邊鵷[illegible]
寵犬馬度虛年陳力匡三禮和衷藉列[illegible]從
飛珮後長此聽鈞天

南海李給事孺徵晉江張進士莊甫惠安
曾進士英遇同日過訪時漳浦王進士于
行令仁和四君皆門生話舊小集

訪舊逗征橈江亭候早潮當年同拔萃此日總
遷喬車從洵閑雅衡門慰寂寥論文忘漏永對
酒覺春饒桃李輝聯萼鵷鸞集共條虛名慚領
袖乏德媿瓊瑤登俊光吾黨攄忠答　聖朝雲
臺清燕夜應夢到漁樵李名光龍張名冕曾名承芳王名捷

史恭甫偕遊王女潭途中奉答際

希聲振泬漻字字戛琰瑤昔頌玄真子今聞恭
逸樵恭甫別號當年青瑣客謝事紫宸朝雲漢回雙
舄江湖寄一橈遊暄情自約選勝興偏饒王女
留仙躅瓊花秀遠條葵心冊向日桃臉醉生潮

雲路逢鸞鶴應隨王子喬

出自省中遂往虞龍觀觀在順天

袪煩離畫省避暑入玄都鳴鶴松間引歸雲嶺
外孤羽童供紫茗虎榻隱青蒲倦展桐君籙貪
看王母符冊爐新伏火藥笥舊藏珠玩月登高
閣凌風羨遠鳧何時訪姑射束髮受冥樞

往昔悼內爲先妣徐恭人作

往昔嗟于役尋常定爾思綢繆天與合窈窕意
無私玉案空留篋香纓猶在笥未違同穴願已

負百年期無復人間別祇增地下悲天涯一掬淚無路灑松枝

飭兵思石群公郊餞別後寄懷有序

頃者治兵東鄙辱餞青郊供帳備尊罍之娛贈言投瓊玖之好僚情交誼何以加諸竊念僕幼耽馳騁厭就矩矱羞少遊以下澤委志偉終軍以長組蜚聲及乎弱冠旋入檢束雄風豪舉時復萌生遭遇休明謬取薄宦十年八轉半就儒

官穰苴秪藝圃之談資絃鋏匪毛錐之什伍近以擯斥之末收復舊班捐之險棘之隅委以戎行之任雖未能專征秉鉞禮異軍容而亦得校士掄兵恪共武服是以聞命就列心動神怡况夜郎靡巴蜀之東藩思石抗湖襄之首領且得翱翔數郡奔走百蠻覽山川之險易第戈戟之良苦馭勇士之咆咻控勁騎之橫鶩斯亦丈夫之壯觀宦遊之快事也分別就道聊述短章若夫契濶之懷與言雲樹繾綣之想甚于渴飢口未易陳文焉可達

行郡初分節論兵制一隅由來崇武略端取勝文儒偉餞傾三署芳筵盤百壺冠裳高會少慷慨贈言殊落日征驂急迎秋暑氣徂山光浮遠樹野色淡平蕪臬憲慚仍寵戎行騁令圖酒酣飛動意談笑控雕弧

登月潭寺東閣寺在貴州清平衛

流覽披高閣探奇挹秀岑棟雲含宿潤簷木敞秋陰滴乳滋冊壑飛淙散碧林庭虛朝鹿至潭黑夜龍沉仙窟窺天近禪扉映雨深遐蹤騫鶩嶺孤嘯振鸞音巳躡真如境仍慚大隱心異方違夙願偶勝愜幽尋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二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蘅　私抄

詩

留別王道思 名慎中晉江人嘉靖丙戌進士禮部員外郎

南宮初罷草五嶺獨乘傳淹蹇秋容暮徘徊落照前子牟空戀闕叔夜合歸田惟有窮途意殷勤覺爾賢

宜春晚行

候火遠依依山城歷翠微雨來三峽暮人到五臺稀禽變驚新序雞棲憶故扉暝鴻歸欲盡悵望寸心違

秋日登南高峯

飛塔中天起清秋騁望來凭欄湖月近倚杖海雲回窅窱千峯合冊青萬木開猶憐雙足健無日不登臺

午日雨阻益陽鄭令邀夏民部宴集

羈思傷佳節那堪對雨長主人能慰客高士復同觴蟻泛溪蒲綠盤行雪粽香物情憐故里慷慨醉他鄉

瑪瑙山居

高閣迴層氛迢迢積翠分漁歌湖上起梵放谷中聞終夕惟清籟諸天多白雲儻逢鸞鶴侶從此便離羣

曉渡湘潭寄懷殷令

利涉依殘月揚舲激素流杜蘭聞兩岸橘柚隱迴洲魚躍驚歌榜烏啼散戍樓美人看咫尺煙

霧杳難求

將至武陵聞陳約之行部在郡喜而遣報

東觀違鵷侶南臺耀豸冠懸知霜臬靜還似玉堂寒荒跡開雲雨芳襟結杜蘭餘馨行喜襲促席肯辭歡 約之亦自翰林院編修出為湖廣按察司僉事

遲陳子不至而行留贈 東

不覩金閨彥空懷玉樹清淹留車馬色寂寞笑歌情人世苦多別男兒榮立名與君方一面珍重簡書行

賈誼廟

上書匡漢室投賦感湘纍慷慨經時策淒涼弔古詞青蠅工點綴白璧易磷緇何代無讒口非君獨淚垂

寄諸兄梁震夫壽夫中夫文明貞夫季禾

歸鴈連雲度離鴻獨夜愁翻飛悲異侶棲息眷同遊嶂嶮天邊合煙嵐日下浮不堪歌棣蕚雙鬢欲迎秋

徐錦衣東園夜燕先歸 名天錫園之叔

戚里豪華別王孫雅興幽延賔明月夜選勝曲池秋未罄遺簪樂先懸側弁愁青驪迴紫陌歌吹隔珠樓

崇壽寺閣晚眺

虛閣晚來凭遥山紫翠凝疎鐘雲外寺孤塔雨中燈自別金門侶長依竹院僧蕭然無俗慮身似玉壺冰

山居雜興

用拙人全怨偷閒老未侵油油棲息地拍拍歲時心對竹真忘肉聽泉或廢琴茅齋鄰古寺共占白雲深

觀湖南兩廣土兵受犒軍門部勒西山通盜 廣東時作冠平公嘗勒銘于石

練卒今何往平蠻藉此曹幾年勤戰伐無地不君蒿一舉驚三省終朝碎百牢古來悲玉石節制更須勞

淨慈寺

紺殿蔚春陰蒼蘿護紫岑池蓮風冉冉臺竹雨

沉沉花遶行廊遠香流別院深樵歌山徑裏時聽晚松吟

湖上春行

滿目展韶華行遊處處嘉野橋春澗水古寺曉園花柳浦歌船集煙村酒旆斜三堤紛若市争看玉人車

閶門夜發

人醉閶門酒舟移許墅煙稀星低屋角新柳接河壖古剎雲霞外荒臺麋鹿前三吳清絕地幽

況幾盤旋

烏蠻灘

一葉中流下千山兩岸開黿鼉吹浪轉燕雀受風迴奔峭迎船出啼猿近客哀從來輕險絕此涉寸心摧

登樓 貴州時作

江風吹欲盡客淚灑仍懸短景氷霜迫歸心日夜煎吳門淪碧海蜀道出青天方識登樓意哀歌憶仲宣

書石阡府地圖

那堪羈旅眼復按夜郎圖地脉元通蜀山情不向吳市人朝負弩苗女夜吹蘆嵐氣經年結細縑畫卻無

提兵過諸葛營有感

武侯經畧地遺壘尚嶙峋絕塞通荊益雄風動鬼神論兵思徃躅敵愾屬茲辰咫尺驚戎馬慚稱屛翰臣

軍中酬焦學憲過予思南別署有懷見寄

誰道軍中樂徒勞物外吟朔風凄鼓角嘉節罷登臨草閣依山迥江梅映雪深無由欵高駕愁絕暮雲心 維章

仗劒

仗劒起從軍三邊義氣聞勤王寧論賞獻馘耻隨群策馬鏖關月搴旗卷塞雲歸來變名姓簑笠謝功勳

謁包孝肅公祠

謁廟瞻遺像爲邦仰昔賢忠流河岳在名並日星懸野老蘋蘩薦蠻歌報賽筵餘波沾溉地一

脉起寒泉

寄潘子仁提學 名恩上海人嘉靖癸未進士時爲廣西提學

與君雖異省百越故全墟隔嶺通雲霧同官奉簡書高懷那可似吟况近何如潯水東來急能令雙鯉虛

黃僉憲約登端城北閣歲暮戀歸竟阻勝覽書此柬謝 名澄南安人嘉靖癸未進士

北閣煙光迥相期渺碧岑孤舟空泊夜高興阻

開襟不爲衡泥慮遝牽逼歳心一尊封臘蟻春日定追尋

三水同陳少叅阻雨（名端甫蘇州人舉人）

獨夜懸深雨雙帆滯淺灘野人依岸寂漁火亂風寒剩有江湖興從教去住寛篷開鷗鳥近細酌坐更闌

送胡教諭之廣平

爾去廣平中休看嶺外同地因三輔重才近上都雄花發需春雨人行盡朔風莫言官獨冷吾

道正須崇

玉泉寺

春深僧獨卧山僻鳥稀鳴泉落階前細池分檻外清岩花寒未發徑草潤長生潑潑遊魚樂悠然見我情

和金太史觀潮（名璐字美之錢塘人嘉靖丙戌進士）

瀛嶠鬱崔嵬秋濤應月來翻風銀海潤赴壑玉山頹水府千靈送龍宮萬宇開朗吟追七發枚叔信多材

送鄭知縣改官教授

捫心元不負解綬又何難世路行知險人情久自安名因谷口重官並廣文寒空篋將孤棹虚愁反覆瀾

蒼梧逢程舜敷（名文德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

去年南海上今日兩江中共是天邊客無煩問轉蓬山川雖異域桃李亦春風綽綽行藏在脩然興不窮

吴程二君同入李氏園二首（園在梧州）

乗醉欵山扉虚亭坐翠微不禁花灼眼况耐柳侵衣澗鳥迎人下風泉捲幔飛誰言百越地池閣弄清輝（吴公名珫字汝瑩錢塘人嘉靖癸未進士程舜敷）

萬里萍蓬跡三春頃刻花恐孤高興發空對夕陽斜避世心誰許探幽意獨賒最憐瀟灑處臨水玩晴沙

月夜江東之隔浦（名灝進賢人嘉靖丙戌進士）

相對越江潯聞呼不辨音燈開青霧小月出大堤深誰解招招意空懸脉脉心穂城如有約春

日候鳴琴

哀冲太子挽辭二首

昨夜乾文異飛星繞漢田正愁三極沴忽動少微哀空佇承華問虛憐博望開宸慈憂不輟晦朔若爲裁

豈乏長桑術誰投七返丹龍樓臨月寂鳳輅御風寒秋建高禖祀春荒太壇微臣思往事灑淚向天端公爲禮部時舉高禖祀祈應故結及之

陂塘渡四川

四馬陂塘曉千山瘴霧端哀猿啼月斷孤魅嘯人寒懸澗欹橋折穿雲故棧盤溪蠻緣樹立驚迓漢衣冠

寄簡王兵憲名崇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

裁罷黃門簡來臨赤戟臺先聲威百粵遺草動三台每惜安南棄空餘節制回炎荒皆帝宇何日掃重開

聞延綏捷至寄奉唐相公二首

紫塞傳星檄彤廷下虎符飛騰龍廐馬翕習羽林孤開府雄三晉元戎控八區不須紆廟律大叔擁皇圖公名龍字虞佐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時以尚書總制三邊

天策懸霄迥神兵壓寨雄青羌張掖並赤狄定襄通光躍旌旗日威騰鼓角風何由陪羽獵結束引雕弓

馬駙馬宅夜宴

瓊樓明紫甸芸閣上丹霄幽入蓬萊殆平臨烏鵲橋落花迴鳳舞艶曲度鸞簫華月延清宴風情此夜饒

趙太守同府察精嚴寺宴集談時事有感

紺殿午沉沉空庭古木陰淸尊延勝賞凉雨豁煩襟旅劒乾坤晚朋簪湖海深感時愁併劇惙惙未灰心寺在嘉興

過滸墅黃公邀登宣氏樓別後却寄

樓閣俯關河凭闌望若何郡邇窮旅遠城近海雲多酒緑搖津樹風清引棹歌客愁兼別況流思渺煙波名宗器閩縣人嘉靖乙未進士

寧海道中

匹馬向江東蕭蕭迴朔風人間生事薄客裏歲
華窮浪跡隨殘雪歸心入斷鴻倚門愁正劇盼
殺白頭翁

石梁瀑布

洞閣探幽處龍宮架石梁飛湍珠瑣瑣懸磴玉
蒼蒼日月開仙界煙霞護上方何時投白社身
世兩相忘

曉渡楊子江

曉渡人猶競臨深我獨驚半江殘月淡兩岸瞑

煙橫鐘鼓金山寺旌旗鐵甕城從來天塹地警
備可忘情

過剡溪想天台覽勝有懷梁徐林二文學

望望名山去溪流泛碧桃芒鞋從此試金策更
須操煮石將休粒餐霞待伐毛諒非難脫屣還
念爾同袍

宗上人惠豆豉戲答

配鹽幽菽子分惠自僧家未下名雖久金山味
更嘉將同玉板筍何似水梭花糝透着平等方

能轉法華

送月松上人遊天目

中峯留幻跡遲爾去傳衣相送臨秋水歸來掩
夕扉杖頭黃葉落溪上白雲飛悵望松間月還
思靜者依

東園

聞道東園勝亭臺石徑斜曲池深落澗短竹翠
穿沙岸幘鶯啼柳傾壺月度花風埃徒羨爾何
日訪仙家

春日山行二首

古寺寒煙外清尊落照中石林樵徑滑曲澗板
橋通纓冕終何事浮沉愧此躬碧山頻悵望迢
遞白雲東

幽懷天共遠春水眼增明淺翠松前酒留連花
外鶯笑談今日事感慨百年情歸騎煙光瞑孤
村雙杵聲

贈別

客館論文日京華旅食情風塵雙鬢短漂泊一

燈明樹影江城碧鐘聲野外清孤舟今夜月尊
酒共誰傾

將進酒

狐塞無傳檄龍城罷遠戌懷人千里至明月一
尊同淺注玩瑠碧深傾琥珀紅勸君須酩酊良
夜莫教空

客中清明有懷震齡泰龍臨汝力諸兄弟

松柏佳城迥遥遥一水陰衣冠詩禮澤尊俎歲
時心此日多情話何人遠滯淫吳山天際隱悵

望起哀吟

上巳日與曹侍御諸公遊飛來峯

解禊屬兹辰登高勝會新湖山原不負魚鳥自
相親人映尊前玉花餘谷口春朋簪宜數盍莫
遺跡成陳名忭江陵人嘉靖辛丑進士時同遊者七人家君作序刻石峯下玉乳洞

和金太史中秋不見月 璐

漠漠雨兼風華筵蠟炬紅清吟悲蟋蟀踈影暗
梧桐桂闕凄凉掩蘭尊瀲灎空小樓頻徙倚悵
望亦君同

是夜雨坐四更月華戲簡金太史 璐

皓魄忽披雲遥天綴五紋氷輪金作繪玉練錦
爲文露湛襟初爽香凝酒半醺知君倦深酌良
夜未過分

和金太史十六夜玩月 璐

陰晴殊昨夜高朗獨今宵冉冉河流澹離離桂
影摇有情瞻玉宇無路陟銀橋柝韻砧聲合秋
城倍寂寥

題美人圖

憶昔逢仙媛鶯花爛熳辰香飄金谷夜光映玉
樓春舞迭陽和妙歌翻淥水新秖今天上月何
處照離人

元宵和嚴季祥名鳳湖州人弘治辛酉舉人時爲鎮遠知府

寂寞煙花夜何如竹院僧那逢千日酒不對九
華燈長劒天邊倚危樓月下憑鄉書明旦發歸
思隔年興

題畫四首 與黃勉之同作

何處訪青門高人小隱存暖風楊柳渡進日杏

花村佳境行同賞幽期擬共論春溪探不極疑是武陵源（爲徐亨之題王叔明畫二真二贗惜今不知落于何所矣）

茂樹曉蒼蒼臨川引興長柳堤深卻暑荷嶼淨生香鼓枻心方愜沿洄話未央採菱清韻發隨意棹滄浪

碧石廻溪靜冊楓背日明水容秋總淡山色晚偏清藉草論文暇瞻雲悵別情徘徊林壑暝疊嶂紫煙橫

驄馬鷫鸘裘王孫賞雪遊瓊花飄紫陌玉樹繞

紅樓北里徵名妓東山集勝流捲簾高閣近歌吹隔林幽

聞鵲

晨起雙靈鵲窺人噪井除迴開孤客悶端憶故園書盜賊三春後江湖萬里餘經年無一信嗔爾報常虛

家計二首

家計謀原拙幽居與獨工圖書隨坐卧畜牧任兒童井李含朝露池蓮受晚風清吟近妻子尊

醲瀉新紅

避竹深開徑牽蘿短結屏捲簾延草色啓戶納山青花氣蒸人膩溪風吹面醒倚欄聊一眺雙鷺下蒲汀

題習靜卷

習靜寄林丘逍遥物外遊岩花閒映日牕竹淨含秋盤谷應同賞桃源不更求何當兼吏隱共對草堂幽

長沙寄余思孝（名胤緒應城人嘉靖丙戌進士吏部考功司郎中）

彈冠華省媿襟期分袂天涯歲月移衡岳雲深龍卧穩湘潭春盡鴈歸遲煙霞發笑登樓詠畎畝沈憂覽鏡時沅芷澧蘭搖落遍遠憑煙樹寄相思

詠斷絃悼內（徐恭人）

洞房寶瑟思華年秋夜淒風忽斷絃玉柱已看零榻畔徽音無復媚尊前巴山月落猿聲絕湘浦雲沈鴈影偏即使鸞膠能續韻寸腸那得更綿綿

獻弋陽王

帝子聲華奐不常褎嘉重疊下巖廊冊青自得山川理翰墨元分日月光江右文章新奕葉河間禮樂舊靈長何妨乞與連城璧未夜騰輝照草堂

雨阻桃源喜彭學諭携酒過訪

千山飛雨暗江頭草閣蛙聲入夜愁繞院寂寥孤鶴伴移尊慰藉故人求高情已發煙霞賞勝地何妨信宿留驕旭稍須林壑美武陵深處覓

漁舟

酬張方伯叙舊見慰（裘之福建五月而調雲南）

夜郎夢寐驚相見炎徼煙嵐憶共遊泛梗自年憐浪跡傾杯一笑散離愁滋蘭樹蕙行將晚尊脆鱸肥思及秋賴有故人勤慰藉遠題尺牘到坷州

夏日憶張總戎山莊（名經桂林人總兵）

少陵不惜馬蹄遥慣向何家第五橋嬾慢也耽看竹興殷勤常荷報書招杯凝琥珀行吟洞簟

展琅玕下紫霄拋卷北窓高枕罷臨風還聽隔山樵

春日晚起

草堂晚起怯衰冠相與鄰翁坐藥闌乍雨乍晴花氣艷一談一笑酒杯寬浮萍護曬鴛鴦暖芳草翻風蛺蝶寒病客有愁天亦念故留春色共君看

西湖遊覽五首

春遊何處最相宜湖上風光欲暮時雲嶂曉開

青菡萏柳橋晴浸碧琉璃風傳隔浦銀笙細月戀平堤寶馬遲我亦浮沉隨里巷獨懸清賞少人知

蘇堤如帶束湖心羅綺新粧照碧潯翠幕淺搴憐草色華筵小簇占花陰凌波人度纖纖玉促柱箏翻疊疊金月出笙歌歛城市珠樓縹緲雲深

曾作西湖幾月遊况逢仙侶木蘭舟賡詩待月林間榻把酒臨湖江上樓南宋池臺多勝跡東

吳人物冣風流一從桂海驂鸞去零落琢璣爛
未收公自注云昔年與吳縣黃勉之遊湖一月倡和百首予既去桂林而詩亦散失矣
蒲荇芊芊盡吐芽兩湖凝碧淨無沙煙波窟理
玄真釣書畫船開米老家買賦金空多貰酒登
山屐折爲穿花巳拚齒髮千中老別是人間一
歲華
宋家宮殿倚西湖異代蕭條王氣徂輦道秋風
飄落葉寢園春雨灑平蕪登高賦古非能事賞
月憐花揔細娛惟有岳王英魄在蒼蒼宰木向
南孤

朱烏程考滿北上過訪話別
草騎衡門徑不分軒車忽駐共論文辭華燦爛
驚開帙書法縱横醉染裙威鳳有光依日月乖
龍無路附風雲淮陰自古多豪傑秀美如君更
出群名芠林源人嘉靖丁未進士

聖水岩同賓山虛堂兩上人夜坐時兩上
人咸將遠遊兼陳別緒
期襟何處解塵緣聖水岩頭思渺然半嶺松筠
懸落日滿城樓閣鎖寒煙談詩靜對槐陰榻瀹
茗清分石竇泉錫杖雙飛出雲去海天秋月向
誰圓

送僉憲趙公北上名維垣永寧人嘉靖壬辰進士
西風策策鴈橫秋旌節飄飄帝里遊夢裏幾回
鴛鷺省日邊重見鳳皇樓乘傳按部清風遠點
筆名山浩詠留此去玉堂逢舊侶紫薇花下好
賡酬

夏日懷山陰潘柱史會稽司馬省郎

忽驚紅日牕前起卻憶幽人幾醉眠偃蹇郎官
寧白首伶仃柱史只青氈鑑湖畫艇搖搖發蘭
渚清觴泛泛傳　聖主正勤宵旰想肯教逐客
老江邊潘名壯山陰人嘉靖癸未進士司馬名相會稽人正德辛巳進士

孔學使過積善緜慶堂賞牡丹
天香國色擅雙奇日暖香濃色更滋一似素娥
開寶靨何須銀甲弄朱絲凭欄曉露重樓玉入
手春風四座巵高蓋暫留臨夜發還看艷影月
中垂名天胤汾州人嘉靖壬辰進士

答陳約之見寄憐遣夜郎兼抒歸志之作

荊門萬壑樹參天落日賓鴻去杳然忽枉瑤緘存寂寞翻令客淚盃潺湲帝城冠蓋三年別鑾徼雲山兩鎮懸共有鑑湖明月興若為同上木蘭船

謁宋理宗御容於集慶寺

江介重開小有天聲容郁燁似無前不聞露布封京觀謾覩裘冠列細氈朔幕已須登極詔宰臣猶進福華編冊青寂寞山河改晉伴空王鎮法筵

與張獻叔登吳山眺江潮敘舊有述

曩予校藝集英髦之子才華冠爾曹三獻可無知白璧十年何事困青袍短筇看竹琳宮僻長嘯凌雲鷲嶺高杯酒晉君匪淫滯滄江八月正飛濤 名嘉猷閩縣人嘉靖庚子舉人

曉雪寫懷因寄京國舊友 廣東時作

雨雪霏霏曉漏遲天門忽憶放朝時光凝紫陌搖銀燭花點朱衣照玉墀此夜枕衾人倦起殊方牢落歲頻移忍從上死看梅發不向湖南寄一枝

沈子仲文丘壑玄襟煙霞逸調引棹湖曲傾盞草堂相與盤桓匝月賦贈一首 應魁

筆牀茶竈白綸巾倚木吟秋興入神跡混煙霞元不負機忘魚鳥自相親主盟白社慚非偶領略青山賴有人已卜西湖成小隱朝朝橫榻候清塵

國清寺寄懷葉寅長 良佩

雪霽千山照眼明竹林幽澗坐深清僧隨落葉斜陽盯客傍閒雲小徑行谷鳥嚶嚶懷舊友酒船拍拍送殘生禪機活潑君知不三隱當年一笑情

登封山塔彌勒化身之地是佛喜飲好笑

半百年華西復東飛蓬逝水共匆匆馬卿多病書仍著蘇晉長齋酒不空自在三杯依佛法等閒一笑領春風隨緣度世當如此再拜焚香叩此公

遊鴈山岩

海外昔曾聞閬苑人間今巳見蓬萊金庭玉室誰經眼鴈蕩龍湫獨舉杯遠近香泉飛雪下參差綉壁倚雲開平生漫有登高癖此日深慚作賦才

栢渡舟中走筆簡邵司訓

披雲夜鑿封山酒扶醉晨登栢渡船晚歲煙霞棲海上故人風月對尊前他時會晤知何地一餉留歡抵萬錢春日肯懷林下老爲携雪竇湍

瞿泉

南明寺覽佛崖月峽仙局諸勝及梁時三層寶閣廢址

雪鴻踪跡泛閒流一息禪宮百慮休金粟尚瞻厓畔影銀蟾不見峽中秋祇園亦有丹丘樂羽駕曾爲玉局遊高閣巳灰成浩劫頓憐人世轉空浮

登天姥山絕頂瞰杭城若盂浙江若帶

青蓮仙客謫塵寰天姥長歌夢裏山何許御風同鶴到幾時飛珮與雲還扶桑冉冉無多地弱水盈盈可一灣我亦近觀周越會冥鴻目送到鄉關

山居雜興五首

深居簡出意如何一任頹垣長薜蘿鬪月閉門無客到花時對雨有鶯過鑒經欲定名方少琴譜曾翻雅調多茂碧溪頭閑白鷺近人那復畏虞羅

澹薄甘餐世味長一區深占水雲鄉斸來園筍

煙霞色買得溪魚芰藻香渉霧久知慚豹隱臨風空復羨鷹揚何妨細酌林泉老不逐高陽舊酒狂

何必金丹問大還好將時日度人間岩前掩卷雲同懶松下彈基鶴伴閒喜對清樽邀北海耻歌白石怨南山莫言散客渾無用曾展風霆震百蠻

芙蓉窗寮月朦朧草閣遥憐玉殿風曾從龍舟西苑裏正聞蓮漏百花中珠簾捲霧搖波綠寶

扇開雲射日紅怳向九霄重浪跡卻忘身世一
飄蓬時公以禮部祠祭司郎中特旨賜遊西苑宴異典也

澗戶岩扃儼未移青山憐我似前時書林舊聚
珠千箧社飯新分雪一匙陰蟻戰來規陣法午
蜂衙罷憶朝儀河清海晏逢休曆剩有豪懷付
酒卮

曉發新昌入天台路寄懷何明府

沃洲南眺海霞明天姥迢迢帶赤城到處溪山
堪挹秀望中雲樹總含情冲天控鶴人非遠擲

地鏗金賦未成一目㽞堂從此去思君不見石
梁横名孟倫新會人嘉靖辛丑進士時爲新昌知縣門人

曉發嵊縣將往天台別林朱二少府

平林捲霧喜初晴鳧影雙雙傍客旌嶺海幾年
成埶闊剡溪今日更尋盟蒼山落葉稀人跡碧
澗流花遠世情仙境漸深身漸杳只愁歸路五
雲平

蘭亭燕集

茂林修竹古亭幽江左衣冠此勝遊萬壑煙霞
還舊貫一時觴詠總名流皆泉曲曲穿雲下嶺
樹章章背日稠筆妙右軍惟禊帖尋踪擬向墨
池頭

贈徐弟之翁名後餘杭人今年八十五矣

望湖亭逈俯鷩湍蒲柳深開鬪鴨欄年力自矜
詩草細豪懷不減酒杯寬四時風月長生術三
徑松筠舊歲寒會看朱顏開裏駐何須更覔九
華丹

嘉興晚發別陳子常

江南春盡落花天菜栢籠煙水滿田野店酒香
新雨後斷橋人渡夕陽邊羈懷瀟灑惟歌嘯世
路崎嶇只醉眠傾蓋逢君成坐久片帆乘月下
吳川

寄懷沈仲文應魁

儁遊觴詠屬西湖酒聖詩神與不孤談笑總宜
皆載筆冊青無事更披圖榻懸夜雨頻占鵲棹
返秋風苦憶鱸便欲從君清泛去楓橋乘月聽
吳趨

和曹侍御偕楊侍御映江樓觀潮 林九二首其二
湖海襟懷獨倚樓況逢仙侶伴清遊越山霧綰
簪螺髻浙水春融漲鴨頭秪藉詩篇聊治思不
緣花鳥解分憂報章累牘從元倡七步才華絕
品流 楊名九澤華陰人嘉靖戊戌進士

萬民望久寓宜興詩以招之 名表鄞縣人都督
浪跡名山恣遠探白雲何地可停驂鶴迷煙冷
張公洞花落春深玉女潭玄酒未酺慚獨酌丹
經初試擬同參爭如舊隱西湖曲五柳毿毿杜

草菴

夏日三司諸公携酒過藥洲外館簡謝
草堂窈窕新開徑二仲幽蹤尚未通花外忽傳
三府至林間更喜一尊同旋斟翠藻牽銀鯽細
注瓊漿勸碧筒天遣藥洲兼吏隱重煩高誼助
清風

秋夜送張方伯入閩中 義
紫薇花下送離居花落秋風動客思五嶺瘴雲
愁此日八閩涼雨憶當時即看鴻翼歸霄漢且
賡鸞歌到武夷良夜百年那更得一尊相對轉
淒其

病愈入朝
假寐周廬夜未央坐看月色轉長廊銀河淡淡
低鳷鵲玉漏微微出建章伏枕久拚　明主棄
倒衣重列紫宸行迂踈無力能裨國佩玉闌珊
媿獨長

龍江送吳士美移守鈞州 名彥山陰人嘉靖癸未進士
蘆荻蕭蕭鳧鷹飛清江石郭重因依孤舟尚憶

他年別萬死還從去路歸白首丹心憐汝在窮
途青眼故人稀量移猶是長沙謫落日哀歌事
轉非

送蔣中丞北上 名瑤歸安人弘治己未進士
翠華南狩下蕪城淮海曾聞杖策迎賸有陽春
宣　帝德更持冰蘗重臺評江濤黯澹青山隱
劍樹玲瓏紫氣清南國若勤　明主問好將民
瘼疏延英

清遠遇雨

日落驚傳萬壑雷海潮忽帶雨聲來偵陽峽底蒼虬出橫石磯頭白浪開病骨即看蘇遠道愁腸無復寄深杯卻憐戎馬西山老零雨何時奏凱回

曲江芙蓉驛送李儀部稚大之京因懷屠文升王紹甫陳約之王道思四僚長

曲江日日風和雨風雨催人可自由楊柳陌頭秋獨早芙蓉堤上晚添愁郎分庾嶺悲行色若到燕臺舊遊爲問同袍諸逸俊南宮何以行

清幽 李名義壯南海人嘉靖癸未進士王紹甫名汝孝東平人丙戌進士

曉行聞鷓鴣

曾于樂府聽哀音今聽啼音哀更深欷欷自垂他日淚紛紛都折此時心蠻花江畔霜初白瘴樹山頭月半沉倦客已憐行不得又堪疲馬度危岑

王方伯劉少參適至遂同登妙高臺賦簡

高臺獨上不勝情偶遇同心逸興并石局共彈秋雨淨芒鞋遍踏曉雲輕禪通水月魚龍寂地擁天人色相明廓廟直須公等在東林吾已訂深盟 王名俊民合州人劉名勳莆田人俱正德甲戌進士

六榕寺

雙鳧遠寄穗城深海鶴山雲共此心不爲參禪依淨社每因看竹過叢林孤懸塔影青霄近亂落榕陰白晝沉此意直教人自解坐來明月上高岑

行按肇慶寄送祝堯緒按察湖襄

聞君早晚去三湘晉滯無因共祖觴衡岳出雲

將使節漢江浮月近征檣探幽定入麗公里作賦今登屈子堂他日有情能問訊澧蘭沅芷遲來芳 名續長洲人正德辛未進士

同藩臬諸公余約中宅賞菊

秋色離離動物華天涯搖落更堪嗟逐臣自耐黃花笑冷艷偏宜處士家舊插短籬開小徑新移數種帶寒沙已拚一醉遲明月莫遣清尊近夜賒

陸子龍寄酒

雲間正杳青鸞信天外俄傳緑蟻封萬里携來情不淺一尊開處色仍濃暫將瘴海愁煩破宛向閶門笑語從卻憶虎丘春正好桃花何日嘆重逢

除夕與吳汝瑩燕集 此時爲廣東僉事

守歲天涯共卮盛遊還憶帝京時藏鈎喚酒高朋滿刻燭探題小伎隨鄉話自憐今夕永豪懷惟有故人知明朝客裏逢春色坐對梅花玉漏遲

寄贈西亭宗尉 名睦㯳河南周藩

十年不醉西亭酒千里頻傳北鴈書麟閣策勲良已矣兎園抽簡復何如評詩榻帖經綸素藝草分花智畧餘滿地干戈非舊日王孫何以慰樵漁

韶州

河戍寒依浦村犵晝掩關隔山明野燒云是小溪蠻

胡十八

新翻胡十八急調出西凉不入鵾絃細能隨鶴管長

新豐

策馬過新豐丘墟四望同不知千古上何處酒旗風

春夜曲

夜靜寶香殘簾閒銀燭冷照見庭前花不見歸人影

宮詞三首

四方章疏下群司日日乾清坐自批欲奏午時還退卻　龍顔玄默有端倪

西苑新栽萬樹桑鳳輿親採麥風凉養成細繭顆顆似浴在金盆白玉光 時在儀制奉親蠶禮

龍船時候鳳船移萬歲山邊太液池寤寐進賢真窈窕名花新選兩三枝 時在儀制奉命選北城良家子冊嬪中二人有吉賞白金五兩絲段一表裏

解冠雜憶五首

醉裏屠生興更豪論文只須馬遷高飛揚跋扈

金閨裏遜莫雄談眼底曹 文升

晉魏名家不可當鍾王法帖自門墻王郎贈我千金意未學臨池媿錦囊 汝孝

陳子翩翩鬢太青詩成先誦董娘聽遥聞此日遊梁宋春閣應閒翡翠屏 約之夫人董氏會稽人侍郎文玉毗女

祠部儀曹數一時也曾潦倒共襟期若教諸少當場鶩捷足還推王道思 愼中

不見西村張戶候惜花憐月近誰儔南鄰酒伴應無恙日日溪邊放小舟 名夔字一夔錢塘人湖州守禦所百戶

瀟湘道中憶崇蘭芝茗薰芹諸從子

鶩棹長亭復短亭飄然江漢一浮萍紅顏青鬢憐諸子高閣春深枕六經

夜郎二首

荒服提封不可稽疆連荊益混東西千山雲雨來三峽一水舟航下五溪

漢家宮闕俯金臺萬戶千門次第開神木盡輸廊廟具工師深媿棟梁材 公以採木功欽賞白金十兩綵段一表裏

廣州竹枝詞二首

青樓何日晁相思郎去凌江二月時九里十三拋水惡轉風灘上有靈祠

窄袖青衫白帢巾波羅廟裏賽新春聖童巫嫗村村會疊鼓鳴鑼拜海神

西湖柳枝詞二首

蘇公堤上柳如絲弄雨含煙信有姿可憐枉抱春消息不受孤山處士知

錢塘士女春可憐年年爭泛木蘭船若教湖柳開青眼定道紅顏減去年

候藝衡試院未出 嘉靖己酉作

棘闈高鎖雨沉沉漏柝稀聞夜欲深憐汝揮毫思獨苦萬言都屬濟時心

鴈蕩

丹厓千尺挂晴湍天女裁成五色紈遺下剪刀雙壁立苔痕深鎖鐵光寒 山有剪刀峯

曉起

年來蹤跡越中多水白山青興若何心事日親江上侶夢魂無復帝城過

田叔禾集十二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徼紀聞已著錄其全稿本名豫陽集亦名楊園集此集乃汝成晚年令其子藝蘅所編凡詩文三百六十九首五十以後所作均不在是焉汝成歸田後盤桓湖山搜剔名勝殊以風流自賞其詩皆隊仗修整頗自娟娟秀出然使逢大敵則未足相當文體亦頗傷平易

玩芳堂摘稿四卷

〔明〕王愼中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九年蔡克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玩芳堂摘稿四卷》提要

刻玩芳堂摘稿序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南郡江陵曹忭譔

叙曰今世學者蓋自少時輒爲舉業所苦一爲古文則篇章步驟或至放逸不中程度往往遭踣躓不獲一售故始學者雖負頴特之資亦必斂手抑氣競相師承以爲舉業分章斷句求合程度以徼一售及掇一科得一第乃始置舉業相與爲古文是舉業與古文已自分而爲二乃其時制使之然也然既已發跡宦階荐躋通顯則未免牽於酬

酢之煩勞於期會之務萬事痒其形百憂感其心鶩乎毀譽之途兢乎寵辱之至求一日之暇不可得雖或操觚掉筆擬古作者揣聲模態不過聊資應答了故事而已文章之妙不能達焉何則其勢使之然也間有勤成

一家之言以為自明己意不落體格然或拘焉弗達淺焉弗該而乏會通廣博之識融澈統貫之趣若是者雖美焉而人弗好也雖好焉而人弗傳也即傳焉而行之弗遠也其下焉者又衹足為覆瓿之具而已嗟夫是豈

勢位名力所能與哉夫文言之精而道之華即如六經經緯天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夫豈漫然而成者哉聖人致言之精探道之華內以洗濯其心而外以極神智之用此萬世而下斯文之準也下此則立言之士代不

乏人雖其純駁不同瑕纇不免原于見道之偏要之皆畢此生精力各以所得之精華發揮垂訓如左丘明老莊荀揚司馬子長韓柳歐蘇輩號稱作者名為大家後生妄意伸紙濡筆便相譏誚而亦未知其文之難及也

嗟夫是豈可以易言哉余曩在京師與同游之士極論當今文學在吳中共推唐應德氏在閩中共推王道思氏二公才名不相上下弱冠登朝聲滿海內又皆以身被放棄削跡山林無酬酢期會之擾得肆力于問學進

古作者而上之又二公抗志高雲獨立物表盡脫塵俗之溷以自遊於清濬之府海內學士大夫非其人不與交冠蓋賓朋踪跡訪道非其文不與談其所以洗濯其心以極神明聖智之用方日有孳孳故雖各成一家之

言然皆根本六經兼總百家余所謂會通廣博之識融徹統貫之趣者是蓋天生一代異才俾之困于鴻漸厄于通顯以鳴我

國家文運昌明之盛正如韓柳崛起于唐家歐蘇迭興于宋室斯文既晦而復明幾衰而復振有

非偶然者矣唐集已刻之吳中庚戌之歲余按江右政暇搜取篋中所携王集玩而讀之適廉憲蔡道卿至輒以授之校刻茲刻成屬余序顧余非知文者而心所嗜好寔在于此妄次已意以質于同好王諱慎中字道思

別號遵巖居士所著作尚多此

刻其摘藁云

玩芳堂摘稿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玩芳堂摘稿目錄終

晉江遵巖王慎中著

曾南豐文集序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慎中為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自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既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答問辨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閭巷謠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為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為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為言其才或不能有以言而於人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為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為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廢

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遠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前不世各以其所見為學，蔽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為文，亦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illegible]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illegible]徒以其雕博誕縱之力，攘竊於外，其文亦且[illegible]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illegible]放去以其非出於中之所為言，則亦無可見[illegible]何足以議於醇駁該曲之際，由三代以降，士之能[illegible]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而足以悅世之耳[illegible]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徒[illegible]如為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溺[illegible]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之屬，而雄其最也，於[illegible]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其文之不一，其[illegible]其不能為言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illegible]而能者又益以鮮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illegible]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閒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爲長而獨名為有愧於盛世，

西漢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illegible]其書知其於為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弊亦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俱久，然至於今日知好之者已[illegible]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篆之難精，決為而放於妄，以苟伎倆而幸人之相與為惑，其才不足以有言則愧其不能，竊為之說誣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之愧，以為是不足為也，其弊於今為甚，則是書尤不可不章顯於時，頤子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云然，蓋以致予之所感焉爾。

丁酉同年序齒錄後序

丁酉山東諸士既舉于鄉，相與序齒而合燕，長幼好於錄以示不忘，禮也，諸生奉而見予，請序其後，予進而告之曰：昔唐虞多士，[illegible]牧布列著濟濟之美，有服在僚，莫非亮采，浚明[illegible]然崇伯以嗣興之蹟，加於舊老，立乎九官之表，而[illegible]之僉詞而舉其父者，咸謂於

其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四方學者斷斷如也蓋身
通六藝者七十人於時顏回為最少孔子獨推許之
嘗歆然已以為之宗雖七十子者亦瞠乎其後遜焉
而不敢伍同門之上第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自
科別則回為之首豈是監也非所以議於道德問學
之間耶舜之譽禹也明其不矜不伐之實以為特懋
回亦退然如愚以若無若虛見稱於友彼岳牧之長
者勤於取善曰宣曰嚴而由賜師商之徒惟聖人之
信篤於共學合其吝驕故虞廷之治謂之至和孔門
之學謂之大同而禹顏之德謂之至讓其先人也以
脩己其足已也以下人德之多寡勉而相師年之長
少忘而相友是聖賢之學而古之道也古之告人者
誘其所未至而不襲其所已知是以能開導而增益
士之以文薦於有司則固有名籍矣二三子知文者
之可資以進身而不足以立己故畧有司之籍從鄉
黨之倫其長者粟然於其前而不為亢少者類然在
後而無豪髮凌躐之心斯足以明序敦好矣子復以
遜讓之說襲之毋乃非古之所以告人乎二三子以
進則仕以退則學無有息也故稱禹顏以命之庶乎
有以發志而增益其材也當仁不讓於師二三子必

有好學篤志聞道而先吾者吾方且攝衣以從其後

湯公家集序

余昔備員禮部祠曹主事最後稍遷吏部司封郎中
祠曹職主大臣祭葬褒謚之典而司封職議贈卹之
恩大臣以天年終者則有司以計而其妻子自陳乞
祈恩者為多事下二部二曹職之故凡死者之功狀
名行皆得預聞而論之祭與葬載在制令有品級等
差凡計至者各以其階得之至於謚以易其名贈以
榮其終廕以錄其後三者則不可以易得吏部禮部
尚書推敭死者勳賢名績表表可告于上者然後請
之或請而輒報罷者又十二三此其大致也自余叨
歷二曹前後僅六年耳而四方大臣計至者不下數
十人噫何其多也中間勳賢名績赫然著於世為國
家寵重不獨以其官尊顯蓋十數人焉余每與寮長
貳道之未嘗不拚泣長嘆也蓋所謂大臣者皆其發
敭之久積累之深以成其名樹其望致位尊顯可謂
偉然一時之盛而宛然以死是可嘆也況夫所謂勳
賢名績赫然著者或小用而終屯或逃讒而自引或
難合而易退其去而老于家也縉紳咸倚以為重若
其未死而冀其復收

主上好賢求舊將旦暮召而起之以共理興化而乃
一朝忽然其可悲悼豈一人生死之間耶嗚呼若故
大理卿沂樂湯公者非所謂勳將名績赫然著者耶
公之操行脩絜純懿足以當史氏之議而無所愧其
中外之勞伐若寵以榮贈而恤叙其後昆亦有以獎
之而不為浮責以一青被發妻子傍皆不敢以聞于
朝非惟不得其不可易得者而祭與葬之合於制令
者亦不蒙秋毫之恩是不為尤可寞耶公之位不薄
其意用未究其所長評刑部之獄一不當
主上不勝慎刑好生之仁以為失職怒而黜之固非

有大過得罪於上也當時與公同以獄事被譴大臣
不下數十人
主上仁聖聰明惜老成其舊過盡十數人者已錄用
其一二無所疑滯然則公之始終固已暴於上心亦
旦暮將召而起之者而今不幸死也豈非命耶公之
孫世賢集公所為詩文若干卷將梓以藏于家余受
而讀之因謂世賢曰夫公之赫然著者固不待文而
存也然公肆其平生之餘力以發於聲律文字之間
又深厚有體而極其思則斯集也世將寶而傳之豈
特可施之一家而已哉惟公之存不假於文故余叙公

之集亦不詳於文而慨慨於人之云云庶后之有志
之士欲論世尚賢者於斯言有考焉且以致予之所
感云耳

雙溪杭公詩集序

自予結髮登朝則知有所謂杭雙溪公矣去年秋謫
判常州謁公於義興之第因拏舟泛東溪訪張公善
權二洞由西溪泛舟而旋于時山明氣肅霜落水清
相與把酒賦詩以為至樂始予以公年高長者意其
倦於杖屨之勞然公顧健步諸非足之疲也無所擇
而其移若翔據高臨下憑牖以望遠指顧揮斥蓋察

見秋毫之末而接乎飛翼之所入其高談潤辨扣之
而應酌之而不竭若鍾發而泉出也予迺嘆曰公真
所謂僊人耶何其氣厚而神完也夫昔之為詩者莫
不要幽怫爵滑和搖精至於嘔肝喪魄酒不能工今
公之神氣其厚且完如是迺以能詩成名於世豈不
難哉公曰夫所謂詩者豈誠使人攻苦勞極至此哉
亦各隨其才量之所得而發之於性動於其中觸於
其外固有不得不然者耳故吾之於詩少而習焉久
而尋焉老而篤焉然足以為吾樂而不能為吾困也
因出其集若干卷示予曰君其為我叙之夫以予慕公

名積於十年之久一見之未能今乃得從數日之遊、與聞一言之教又得讀其詩而託姓名焉豈非幸之大願哉予初入縣至義興入其境顧而美之曰此非吳地與何其風氣物象不類吳中也及亡縱而遊之益以得其美焉其山水之勝者往往幽邃而曠遠明秀而靜深至於草木泉石亦皆發色含氣而有餘光與夫瀛曼綺美腴衍而澤麗者大不同焉予愛而異之意必有魁奇特挨之人應而出者以鍾其美而圖謀所忌秖著其為幽人隱士棲遁之所宜予疑而不能察也及讀公之詩乃欣然得曰所謂魁奇而特挨者其固在此也夫公之詩雖製裁錯出律調不同歸之嚴整雅健體高而意正音舒而節越有前世作者之風無有乎嫁娟之習粉澤之飾豔妻蕩子冶遊淫託之思不奸於中誦其詩不知其為人亦可想見其為美士君子也此豈可以強而致哉蓋其所鍾者粹而所用者弘故能成其名而無所汩亂於神氣豈與畸窮憔悴之士同日而談耶始

敬皇帝時治化熙洽士大夫爭以名行相高天下敦龐無事士者樂於閒暇而有和平之風故得大肆於文學其背北地中原江左卓然名家殆十數人江左

則徐廸功郎禎卿顧中丞公璘與公為三人廸功仕宦最窮而早死二公獨老而大成享遐齡至大官驪焉為江左風流之宗其清德儒望宜於表民用世雖退而老于家將必有待而起何其盛也予自毘陵入為留都戶部員外郎持謁通於顧公一見而驩因以論公之詩之言質之顧公曰是也遂書以復于公為

雙溪詩集序

虞山奏議序

論列諫諍之風西漢為盛而賈誼劉向獨冠於廷然誼猶有策士俠夸之氣而向憂深慮至剴然出於悼厚諄複故讀誼之書爚爍揮斥恢偉浩博驟若不知其所統而倫中體達條貫具備有非向之所及然挾恃所有睢盱一世傲乎其無足當意至於譏切世主犯至尊之威以快其論議氣勢之所極而發其辨其害於古者進言之理亦不為少而向無是也豈獨其才使然哉亦其年方壯憂患事變之嘗試更閱猶淺而剛心猛氣未能以自伏也如向之於是深矣故誼當盡下之朝而不能自試其學向生於諸諫之季雖其不默而尚不至於不容亦其脩術之異所致然也苟二子者易君而事之所以[illegible]不盡之憂誼之獲罪

受譴當不可測寧復長沙嘉惠之能承也夫欲以其言決一時之利害得失使必出於吾之所為處已疑於擁在列之功形衆人之不能其大者乃當奪其君之所便强其所不欲而次及於將相之拜免君子小人之進退使其懇然動於忠篤憂愛之純如有所不得已猶懼不合而雜之以矜長務辯之誇習宜其有所不合也果其有合而亦豈為盡於心哉以誼之才而其患若此蓋進言之術之難也況於後世之士哉以吾所見陳廣山公奏議何其有向之心也蓋公於入仕其昔已至而世故物情之攬採練繹既熟且審

矣其猶節勤行苦刻其身以游世如煅金於冶滬管於流鼓爍濯擇窮水火之力至於骰稗之不存而後已故芒藿之美絺綌之服貴久而不變誠以為甘且吉而無勉强勵迫之意既躬蹈人之所難其持論主諫常依於平而有忠厚之風至其有所劘刺繩彈一本於誠心恒切悱樂於攻惡發慝以見謂為直觀其言知其心之所存如此也公仕於

仁聖之朝所言率已施行視向之自竭於其君而棄不見省排塞頓擠以鬱其志其心相近而所遇遠矣慎中始仕年方少也學不足以達古今之變不自知其妄躁而好談天下之事盛溢之氣方若百川灌河泗決未形漂浮而不適所歸宜其見擯於絳灌之伍獨公每有以取之至於今日而後能知公之所以為言者其中之所存為有向之心也公年踰八十無復有意於昔精神卓然立於物表而憂盛世危治朝之聽惓惓不怠其與予往來書具在尤可以知公之心雖其老而無所用而不為衰改嗚呼茲予之所以謂其近漢之劉向也與

夏津縣志序　代易愧虛先生作

余往時讀書見穎孫氏所舉楚令尹子文之已令尹

必以舊政告新令尹而夫子許其為忠竊獨以為此亦恒人之所能而君子之細事以子張之賢過推慕之乃欲疑之於仁雖夫子之不許而亦以為忠蓋嘗所未諭也比余為令于夏津而知之矣始余至夏津其大者欲知民之性以制寬猛之常物土之利以經出入之法察倍之尚以節豐儉之中而山川之理經界之限壤地之生風氣之習貢賦之入莫之有徵至於道路之往來市井之集散宮室之興壞潰涂之通塞所以盡人之情而極事之變會更於是土而施設有益於民與夫不善而遺後之患者足以示勸戒而係

人心之好惡者皆漫不可考蓋㸃之數月而茫無頭以為湖書之煩冗圖籍之散逸可以檢括而推之者之親記後生之傳聞可以訪詢而得於是教其神於披覈之詳易其心於延咨之數暇則出行原野次舍郊關目之所接跡之所履亦所以多歷而小蓄而不遺乎其土之宜思不越乎其邑之制而心不惑乎人之情迺得以盡其愚而効其尺寸於職然未嘗不自數其勞而惟恐其或失之也使前之人有以告則雖以余之拙且陋然既有以豫知而先待之而況制政之常節倍之中經士之法豈不尤為壽心一方

而可以蚤有成哉邑之有令其繼者固未有賢而聰明才知之士加於余什伯者宜其衆也以其聰明才知而又得以先知豫待夏津之政則其所及於民何啻如余之拙陋勤苦而僅得之者哉夫面告之不可幾則莫如書之於冊之為明且遠此余所以不辭有以遺來者而庶幾乎令尹以舊政告新之忠也其時河中都歷田公方以使者之節開府臨清兼成明之用而並文武之事進某於庭而教之曰夏津雖小小國之建邑也而記載缺然陋如之何因衍以大義使編而成之余既衍意於令尹子文之事而於公又教之使得有成遂退而與邑之學官及弟子員討論志事而特以義例授張生翰珩使執筆而書為志未就而張公擢去今三河次齋王公持節來代諸所施設視張公不替有加焉所以寵異某而教之使有成亦如張公也故余得以庚子歲之春三月成夏津志為二冊凡五卷以付梓人因述其所以從事之本心使覽者知某之不肖非有二公之教則亦莫之能成也若夫志之凡例大義已識之於目錄之右云

易學紀成序

古之得罪於君已失其位而猶不絕其官以推乎數

辱之者必得險惡荒遠之地如韓退之陽山柳子厚柳州歐陽永叔夷陵是已其地如彼其人亦皆顛昧椎魯黔獷而獸猶莫可與語者如對木石之居而從毛羽之群退之在陽山僅一區冊文采材質未有以動人者而數與之游不忍舍去子厚永叔得見武陵狂生田畫秀才皆客游之士其猶陋寡獨若此宜乎人之不樂而謫居之所以為困也方其皆誠得地不惡其人有可與語者又當召懲含瑕畏譏防患聯其跡惟恐不幽閉其聲惟恐人之聞也安能與其人相講以樂以廣其學而昌其說耶以三君子之所處有

以知吾三洲章君之樂也君以名御史在職過直不為有勢者所容奪其職責授推官蓋所以摧君而裁辱之也而君所得郡乃在莆陽莆陽文獻為嶺外最盛處視中州不啻加之其人皆可與語者其秀者尤好學而多文而君所以出非有罪過獲譴於上不待深畏謹防以自閉匿君於經無所不學而獨深於易莆陽之士於經無所不習而獨缺於易君適然以其所得為莆士講以補其缺君既與有勢者相失特困之嚴久不為徙於是所以為莆士講者得專以熟士之聞其講者亦洽以固其旨趣融通而文理成就非

獨若補其缺以具全經方與其素習而舊有聞者頡頏而起而未知其先後也方有勢者以事出君意君且不得其官有不安之心而無以自樂其變君者方且為君有失而孰知其卒有以明其學以廣誦訓而成材美而收士作人之效從容於文法體勢之表若斯其盛哉君於是所得多矣夫豈有所失哉三君子於所貶地皆未有以教其人其地之人又以遠陋不足以知君子而陽山郴州夷陵至今猶道三君子者其風聲氣槩久而不泯也今君既有以教莆之士士皆好學而多文能言其君子而玆經之明日伸月引於吾之所道說於莆者有其有已哉

易學經義考最錄序

昔宋王荊公改科舉法以經義易詞賦其意蓋將興正學以成實材而當其身已有秀才變為學究之歎元祐諸公深咎其弊欲反其所建置然止於兼復詞賦而經義卒不能罷也方經義未行大儒程純公倡詳學制其說固有不謀於荊公而微合者經義造士意良美矣惟公力能行之而竟以自悔其不足以造士之効又可觀也元祐巨公於熙豐之議非盡排黜不止而於取士頗踵其所自悔之法豈其果不可變

歟行之既久頑人秀士往往出於其間而其為法之弊日以益甚如淳熙大儒朱文公貢舉私議斥其為經學之賊文字之妖與夫賊中之賊妖中之妖者是尚得謂之治經學作文字也哉然上以此取士士以此應之文公亦由此以出同皆如張南軒呂東萊陸象山陳止齋諸先生莫不由之而呂陳二先生尤號為舉業傑工所至居官任職或退而家居猶以此教授其徒是雖不為經賦文妖然亦豈能有所改革其體與其意哉是以文公私議雖於時制之弊斥之之甚至其所自為議亦不能大異而亟反之也今日經

義所謂各依章句必守家法者已稍合於私議之旨而學術之卑人材之下又有甚於宋時之所患者豈法固無有善與不善而在於人之為之如何耶余往備員禮曹預聞當時教學取士大指嘗佐禮官原本上意作為訓詞以戒曉風諭天下學者其後視學山東其於興正學成實材竊有志焉顧其志有餘而力不足又不得久於其職雖其不足者亦有所不得盡每心愧之予觀私議其於治經作文固有所科條閑飭以為淑勸之具其本在於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以專教導而余非其人也憶在辛卯歲受命莅柄嶺南試事便道之家其時潘樸溪先生為督學使者而章戒菴徐少湖二先生以臺官館職謫為建劍兩郡推官亟以所學獎誨生徒三先生皆實有道德者也閩士變動興起之盛莫踰於樸溪為督學時其考不獨在經學文字間也今興化節推章三洲君遷跡與二先生同職事分守之外於學益惓惓焉謂莆多士甲於全閩而易學獨鮮遂出所學以教之日課月校勸興激長因裒其文以考其業之成蓋其信慕之至故其習之者衆進者之敏如此也今章君方佐莆而吾同年南昌熊愚山先生實來督學於閩閩之士不其幸而莆之士不其尤幸與夫不越乎治經作文之業而可以致興正學成實材之効不至變為學究如荊公所歎其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知本原如文公所期乎將有望於閩之士矣其實取先而獨盛者必在莆也時文之行於世觀者徒以為希世決科之物苟足以剽竊附離為僥得之計而已宜其術之卑材之下也故余論之特詳使學者知其所係之重無但以希世決科之物視之庶乎其有益也

陳少華詩集序

由漢而下為詩者多矣其人大抵陵夸恣傲睥睨倨虐挾能盛氣潑衆物而犯一世或放浪詼諧剽輕不根喜自佚肆脫去繩束而為慢侮世皆可狎而於人無足嚴其憂愁隕迫憤懣無聊天地若無所容而人不可與偶好為不平譏刺多怨而善悲故能設奇託怪鉤深抉隱窮四時之變而引萬物之類作為語言以道人情之所欲寫而不缺本有而不得以已者其詩之工往往極其至焉雖其詩之工然亦以傲雪慢侮犯忌訕刺乃世之累有其材者固不免行其病與余少而喜為詩以為文之窮情極變引物連類指近而寄遠陳顯而寄微足以感人動物詠其所志苟以

著於詩其好之甚專治之甚勤自頓其雕肝鑿腎謹繩墨而蹈規矩於詩人之病不一似之宜其不能工也人各有所受不能相襲勉而為之卑氣騖骨閉心縱性震掉而排擊之非其所習終不似也故亦卒莫能工之乃吾讀陳少華君之詩心有異焉君簡重脩潔褆肅見穆步趨衣冠頎然成德君子也於人無所不愛歎發慮出政以臨其民尤恐傷之有仁人之風於詩人之病非惟不似之乃薄不為也其詩之工蓋余所謂窮情極變引物連類善言其志而足以感人動物者也如余之愚者無其病則於為詩不能副其

勤而足其所好猶復貪恭殫勉幾幸似之終以不習而自止非能薄不為也余誠愚不足論然觀昔之為詩者皆椎偉恢閎絕倫特出之材猶不免有其病而僅能名其詩以見於世陳君獨兩得之豈非難哉余既盡讀陳君之詩因論而序之以志吾愧且使學者知世之為詩者固有無其病而成其材如陳君者也

朱碧潭詩序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荊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衡鈠波濤以為壯也然匡廬山游赤壁覽古名賢栖遁嘯詠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為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讙適以詩為娛顛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為意者其詩不行於皆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污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誚之曰何物可憎徒涴墻戶會不可食其為畫餅耶取筆研投擲之欲以怒君冀衎有所為君不為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諠問市中莫識為誰久迺知其為君也吏人至門蹋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袤而長袛鬪或趨府守下與為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壄林麓之交終日無

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敧傾植竹撐柱坐守其下突烟晝濕旋拾樹葉爨火燒筍着茗以飲守皂隸忍饑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郡君猶且者衆訕疾譏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為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獲用為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慨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貰於時以售資而取寵

君誠知之矣苦為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烏足以撓其氣而獘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為贄色卑而詞欵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余一言以為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意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為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為足以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唐荊川文集序

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為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甚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淮而徃游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為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至於今為烈蓋其盛如此畫長江大湖以為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誌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與之為友又得一人焉曰

毘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為淺深言之所成於子游孰為先後有不可得而辨者矣君仕為翰林編脩復為

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己之忠棄去不肯數從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闢夫媮懦悍事無廉耻而嗜飲食之誚上下二千有餘歲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為過也季札之生其國雖尚陋然先君端委之遺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為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獨起於千載之後追二人者而與之並豈不為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學將進而不止其為文將日益富而且精予之所見如此已可傳也無錫安生如石予介慕君之學得其所為詩文彙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生之趣尚如此豈凡人之所及哉

鳥鼠山人小集序

昔季札觀周樂至於秦風知其聲之夏也卜其將大歎其為周之舊其大也已信於他日矣然觀車鄰駟

小戎無衣之詩蓋戰鬬殺伐之習胡云周之舊也皆負堅操鋭之人發乎性情播為音節莫不有賢士名卿之風於此見文王周公之化之遠而詩之為教亦弘矣至於專精果毅敏於有為而不媮則深厚之水土不為無功自秦之大也卯岐豐鎬之間率淵之秦而故名秦者則西傾朱圉之所來汧渭之水之所從流也由周以來至於今逐育震發宜不陋於非子秦仲之時而風未有開於中土憤中盇疑焉迺今得讀中丞可泉公之詩中丞於詩甚宏深慎中不能測窺而知其為周之遺也深厚之意於是乎在用其

專精果毅之力致之於學漸服先王周公之教文以澤其質律以諧其音彬彬乎何声之[illegible]也夫風者物之所由動也故或萃或散故有衆人之風關乎一國亦有一國之風繫於一人以衆人係一國者其觀也於人其卜也於國以一國係一人者其觀也於國其卜也於人今有欲知秦中之盛且美者舍是詩其何觀而公之位望行業將益光顯於時以昌大其音也必於於乎卜之慎中南方之鄙人也不足與於大風之觀竊嘗從事先王之教學周之文而得其所遺意歎周道之不亡者微矣俗學溺焉而不淡談者又陋於為詩曰無與於斯文也嗚呼其不達於先王之教周之所遺者宜乎微矣於讀公之詩幸周風之猶有存故本而言之以啟學者

陸龍津詩集序

維揚陸君龍津少以異質有文名每出語輙驚其先生長老治舉子業譁然著於一時有司試士君仰收其最等人謂陸君俯拾場屋俊選如地芥耳君顧不樂為舉子業曰是拘曲繳繞者不足為獨好為詩陸氏世有詩人以其學傳於家君與諸父昆弟相倡和長篇短什易詞險語更往迭來江左諸謝群阮風流

不足多也君詩益工文日益不著有司至試者鮮復錄君同輩見其如此亦易視之君獨自得視衆人以舉業浮詞獵取聲利者泊然如無也不少挫其意其好詩益酷晚乃從一官捧檄書行數千里為人之佐頹然處郡幕中上官大吏皆所謂以舉子業得名據尊顯嚴君方當趨走伏謁跪拜逡巡手板顛倒色沮氣屏得無悔前之為乎昔唐以詩賦取士士既以詩賦收其科發身適有增治經術者方今號為黜詩賦尊經術士亦必以經術收其科發身然後習為詩賦其輕重不同亦制使之然也然必收其科發身後習

為詩賦者乃可以釣舉射聲為世所述其不能收其科者雖善為詩賦世亦莫賞也君之為嘉識不以卑冗逆自貶薄偷傍挨迅趨功急乎舉而不蹈上官人吏所以接遇任使之者異於他職彼所以待之異者誠以君為能官而已豈知其善為詩若此哉君既不悔其前之好自喜其詩益甚雖在卑冗煩苦簿牒之頃行役之次濡毫伸紙脰引吻決嗚聲嗚嗚從吏走卒為之驚顧不曉為何篇斷句絡輙復自喜一日持其稿抵余曰先生其為我評之觀君之意豈非有感於世之莫知而獨有望於余乎余早歲溺於文詞氣盛志彊勇於自信往往為倫輩言詩妄肆睢黃旁視他人皆若無有今力自創氣銷志弛見人所作輙許然却顧知不能及況如君詩之善者哉身廢名辱雖能知君之詩胡能為輕重君顧獨深望余也余既嘉其好又愧其意也讀其詩卒編遂序而歸之

五子詩集序

詩之為道誠深而其詞則微矣繇乎飣伺協比聲律使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諷亦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所難至然名公大人有鴻烈偉業垂施當世者常患不能往往竭其平生之勤求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illegible]得其所欲而野夫田父閭人孽女微其[illegible]思之所感託類切物以詠歎其中心皆輙詣於精微[illegible]其道之深者皆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溺於物變[illegible]其聲喉舌吻衝口肆意而欣戚從舒中挑外引每與深者值咲乎是亦可怪矣其事之微雖當世妬嫉巨力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之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焉茲詩之道所以為深而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微也予性喜為詩卒其材不合於世齟齬以窮弟功無所表見又大誘其靈甚於匹夫匹婦之愚於其道之深偶有所明間獨好採風謠俚誦察見其機以攷俗化而驗性情而田野閭巷之聲未見有值於道如古國風所列豈其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未嘗泯滅其動於人而觸於物者則有時而絕邪意必有奇節恠行慷慨磊砢之士不涉聲華隱於酒奕混於屠釣忿懟傲睨相與作為語言嘲侮風月彫繢草木以泄其氣而樂其心則不泯之道將於斯人乎寄以存乃今得所謂溫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者各有奇節恠行既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於此互相叫呼唱和以為樂其傍觀者笑為狂謬甚或加指斥五子獨喜自得不衈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illegible]乃常

所慕不謂一日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里歟此道之將絶而僅有寄於斯人也歟以其事之微者語之使出其力以追古作者之盛五子不予疑也予今所哦詩皆五子初作已可愛悦如此誠畢其力不怠以毅其能追古作者而侔其盛予亦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於世猶出近名寵稍污利祿直以早廢困得久窮尚冀斯道有成如五子之窮特甚予安能極其所至哉然予又以悲夫五子者之果無用於世而徒以事之微者成其名也

田間集序

豪雋傲儻之士勇於踔古人之奇節而忽於習末學之細行世之論者以繁細為賢負規方矩引度繩墨則彼不能周折約束於其中何者其心有所好而氣有所挾也以其不習於細也豪世之論批抉排斥至失其所然且不悔不為奪其所好沮其所挾如是而後謂之豪俊傲儻之士予往時聞濟南劉巫山先生者豪俊儻人也其遊於世之迹則屢躓而稍進進而輒斥予謂其於末學之行未習也及熟於濟上之相見先生闊務立大節而亦不忽乎細然竟以見斥豈非其細者不勝其所乎好而不得泄則怨挾而

無所試則怒怨與怒交於中於是有刺譏之微言憤懟之大聲亦其勢之所然古之豪儻失志者往往陷此終為學者所持以固其論有所長者有所短歟劉先生田間之詩又何其平也酬酢斯人鏤琢群品以發其藻達其思不為疾世詭俗之言游於顯者而非有羨也與廝徒伍而不為流也怒怨之氣不發於殼甚哉殼之出乎心而不可矯也質其所好以足已則不必有泄而心廣忘所挾以順物則無廝於試而氣和予於讀是詩也知其必有所以出之者矣衡門之下考槃在澗皆賢者不得志於世歟處而嘆己之詩也和平之聲今可誦而繹也彼不云乎永矢弗告嗚呼彼其足以自樂者不欲為人告也而又何怨與怒焉故予讀是詩也將問巫山之樂如何其毋靳焉而不吾告也

萃英録序

文藝之名何從生哉成之則寘之下而無可處之位游之則殿乎末而無可先之等孰之有其器陳之有其數孰不出於道哉而為道之器也孰不有其義哉而為義之數也是所謂藝者也文之為藝何居哉於其質而游於其名於是學者以其治於文者為藝而

世之相目於藝也以文夫所為教士以文而選以試而取之者何哉為其通乎道者之能得其意明其從者之能識其情由是以其所得者而為言言號不足以盡而要意之所存也以其所識者而為詞雖有所不該而要情之攸見也易之筮占詩之詠歌禮樂之襲裼升降揖拊擊戛孰非學者之所治然而精之者以為史書之者以為工而習之者顧不越乎童子之所肄宗祝之所辨惟通乎道而明乎義者為稱其為士今使為士者人占一經以責之以求通其意復試之以文觀其所以言其意者之何如所以教之以其為士者也實之不察學者顧以其為士者之業同於工史之所攻童子宗祝之所執彼其潛深於象形之表而參伍乎節度之間正衛乎胸臆之中而潤色於毫芒之末自以為巧之適而技之得也嗚呼其為之如此吾將被之以藝之名而彼不得辭彼之被是名者猶且忘其所當辭以為是固然而方且患於不得不亦怪耶實之不知而惟名之循者之過也嗚呼其力之勤其智之專其成之甚難其卒列於斯道之位則黜之於下而無所避之其失之固久而亦可以有變矣今詞從吾郡侯程習齋公所得見所謂登英錄者蓋

徒所輸與化泉州二郡諸生之文而皆嘗學周石崖公所取士也觀其言而且美有以知其鼓動成就之速而選掄鑑別之明也公以才學名一世來為督學於閩閩士既已迎為公伏而公之至期命之言深潤好尚之端風迅莫不愛頌而悅安之其論於文尤精知其宜乎程侯之愛其所取而欲傳之也以予所見泉州之士其取者不敢自矜而以自勉其不取者爽然自失而無退尤以一郡而他郡可知也必公所以當其心者有道不徒校之之詳題之之確而然也士於斯時其皆之宜不難而變之有可冀哉予樂為之序著夫文之所以為教其實有在以發學者之蔽而有變乎其失之舊也則不以文藝之名由吾之說而明由石崖公之教而行

河南鄉試錄序

序曰賢材之興孰非由上之所作哉蓋觀於此方人士之盛而知之矣今河南所治之域則商之舊墟與周之新邑在焉方殷之末民化於紂毫相千里之間皆為頑民武王以群后之師濟于孟津為牧野之陳曾日而商郊清明其後嘗衰矣宣王中起則自淵之洛狩于圃田以至敖山而朝諸侯故周之盛皆人才

興於詩人歌之謳謳王多吉人生亦及東維周之
之詩以之於淮以者中興得人之功雖其仁澤之
道化之深行漸所致然亦了所過固有以化人於
教修於戈甲之中穀明動於車服之表宜其聲若以
明哀者以起而成有周之隆也自宋之季豫州久汙
於胡不見王者之物已數百年我
高皇帝以神武啓運再造區寓由大河以北皆命將
略定豫州獨勤大駕之臨指領畫遺而天下大定矣
當其時閉塞方久而觀
聖人之作歡呼鼓舞如歆斯震渾昏鄙倍之俗其去

也忽焉陷習於仁義發形於禮樂出而副上之求堪
世之用者宜其衆也今
天子建中下民以道術陶成一世
德意感孚固已不大穀色而儀刑徧於四方頌者
孝思永念展謁
寢園道所往反皆出豫州之境九州之廣生民之衆
引領舉踵欲見無從而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中州之
人獨得於見聞昔東都之得人覩其堅好之東調鄰
之以咏歎而頌之曰是大成之君子不可忘言其德
惟其有聞而已也況知

其君之旂色鑾聲昭回邕喊皆所以改新中州之耳
目而舒其衣帷之氣誘其灌磨之心濟濟多士之生
有不思奮其臣同於惟天子使之顧其凡天子之行
無非事者陳詩納價合瑞審望養老勸農以觀好惡
出誅賞其大者乃在於敷奏明揚故甫草之役非徒
以同馬選徒記所謂射而取士者謂是行也今論選
之典適應其期必有異材舉獄而降如詩人所稱為
申為甫者以鳴中興之盛則諸士之進固關於王者
之大政以明
吾君之行之有事非獨為三歲而比之常典已也蓋

賢材之興由於上之所作及其成也則上之治常因
以明而其名常因以行此烝民崧高之所以為宣王
之美也夫士能興於聖人之化以自成其材又以其
材見於用而名於世使誦頌
吾君脩道致治之美者於此乎徵而其也實始進之
豈不與有幸與

福建鄉試錄序

倚歟盛哉道化人文之美由陶唐以來而復有今日
之盛也其盛以閩粵之士觀之昔聖人南面而聽天
下向明以為治光被昭格固四山而旁及當其所面

之方。照燭休光，尤為焜顯，而欲考其德之明者，亦於其方之最遠而著者以為徵。故書頌放勳之大，至於海隅日出，罔不率俾，而所謂如天之蕩蕩者，於是乎彷彿而可名。由堯以降，莫如文王之純，以不在其位而德不顯。然其顯於四方者，獨著於南，故汝墳江汜之風，為周之盛。然則歷古帝王之德，其盛也必究於南，而其極盛也必際於最遠。詩書所稱可覩已。閩越之方，在南最遠，大海之隅，日所從出處也。意其荒陋幽側，無以望中國之昭回。今其文之可見者，宣耀炳朗，發揮乎詩書禮樂之精，宣暢乎仁義道德之輝，蔚

然治世之能言。由其言以論其志，皆有用於世者也。堯之光于海隅也，黎獻共惟帝臣；文王之風被于南國，田間移棧之夫，且與公侯匹體而同心。人材之生，可為世用，而莫不志於用世，是其所以為盛之實也。故其直以此方之士之文，而知今日之盛，為由唐以來而一再有也，豈不信哉。

皇上一德執中，建維皇之極，陶成群品，覆育萬彙，盖秉周文之純，而嗣唐堯之統，其德之及于四表，如日月之照臨，而其所面之方，獨切於[illegible]閩粵之士，宜其莫不為材也。皆德之[illegible]，則荊舒[illegible]之間，猶為詩人之所膺，春秋之所外，雖當孔孟之昔，而以文學名者，於吳惟一言偃，學於中國者，於楚惟一陳良。況於峻嶺限隔之表，大海之隅，日所從出處耶。閩粵於其時，宜其荒陋幽側，而無所聞於策也。今兹之美若此，然則此方之士，豈能自為材耶。凡士之生，雖不繫於地，而亦以邇為貴，豪傑之興，固無所待於上，尤願於得所事而快於利見。以彼偃、良之賢，得及江漢汝墳之風，其為公侯之好仇心腹，豈直兔罝野人之比乎。以其不遇，徒為季世下士之賢而已。諸士雖生於最遠，猶當聖人所面之方，復能以材自顯，使歆求今日

之德之盛於此乎徵，盖已幸矣。其尤幸者，以

皇上之為君，而士之顯於其世者，預於見知之傳，刑乎譽髦之化，則藹藹濟濟，皆媚于之吉人，以寧之多士也，豈知言偃、陳良獨為季世下士之賢而已哉。諸士其能以無靦乎，否則直凡民之不如耳。行文王以為君，而士者不知自異於凡民，其能以無媿乎。故其於序是錄也，為諸士告焉。

義則序

永嘉項甌東先生取本朝會試及兩京十三省鄉試諸錄四書程式之義，擇其文詞之美，而尤不詭於傳

註者凡數十篇評而著之凡作者之意所以然與其體之所宜爾疏别闢發爛然可覩義之為文其言不踰數百而其首末具者定法宜無所藏其變由先生之評觀之則其正反開闔抑揚唱諾順逆周折騁控張歛其變不窮而文之情狀極矣不徒使觀者悟而知向思焉而有獲而作者亦復躍然自失能自為文而不能自言其文之為如此也噫何其精也其文如此而其義歸於不背儒先之訓解以達乎聖賢之旨而可以為治此業者之法故名其編曰義則先生之學最為明於朱氏之說而得乎孔孟之所以言者其

為舉子業洗刷凡近探抉实奥宜作為程文以式後生而其所守職事與試事不相直不得用其文於程式其所自為文學者别傳之耳先生所至於職事之外輒有以教學者而黄生日煦孫生振宗實始從授此編而卒業焉二生以呈郡博士紀君博士以呈郡侯方西川公曰不當使治此業者人挾一編耶於是義則之編刻成予覽其書而序之曰射御小藝也而泰豆甘蠅以名其身而傳後世由得其理也其視銜轡弓矢若被服之具食飲之器而省釋於百步之正[illegible]爰乎二十四蹄之閒若食飲而被服故可以閱壯老而不厭事物之萬方列乎前而不為之變而銜轡之工舌馬之駑駿弓矢筋角笴鏃之良惡端衺可以于揣而知目逆而辨也其語人者法也而所以能得其理者惟精者然後得之彼所以習其徒於足目從之行乎獨木之筌承乎牵挺之錐而騄騠不陳於側侯鵠不設於前蓋其未撫六馬而所以馳之者已具於足未揖二耦而所以中之者已存於目故能總騄騠而不亂當侯鵠而不失是編也亦先生之所以語人者也是不亦題丁苦駑駿之書而記良惡端衺之策耶尤在乎精者自得之耳然吾聞齊扁之為輪也

行年七十而不告椎鑿其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非為輪也道也故其老於斲輪而不名為藝有精於是編者既得之矣尤宜以是觀之嗚呼是推鑿也偃師精之以為遥巧而齊扁以為道故吾序是編既患學者之不能精而尤患其徒精也嗚呼此不亦先生之心哉

易經存疑序

今日取士之制使士必盡出於經術而患學不純師經說無所統一人人得竭其所見而與論並起於其間欲一以折衷之則無可取止非所以一道德而同

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冲融寛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抑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翛翛婉若之氣摽磨鑠華至於化焉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力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從焉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有一焉終不以為不可從為轂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為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

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足以自高懸約枯槁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為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紛奢附倚者之徒其為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噫乎今之託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佚樂競為綺豔膴腴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乃獨深沉寂寞寄其氣若其思以託於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間極其陶治雕鎪之力與寒士爭其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必大有所不釋於貴富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怨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為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汍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為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送程侯習齋歸養序

人子之欲養其親者厥有可陳之數矣几杖席袵棨

巾數匜揮韝之撰之詳而奉之必適其節滫瀡旨甘香腥炰烝俎醢之味之悉而調之必得其物雞鳴而起乂乎日入而未可即安敬其四體以親於事雖咳嚏欠伸噦噫而有所不敢寒暑甚矣而不得襲厚褻袒以自便至於思其可繼之志常迎之於微眇而恐其不合求其必得之欲常察之於聲色而與其有中蓋其煩密而勤動如此者之君子乃有不難去其君舍其國事與其民功而退自託於事親者曰以休其倦而息其疲也不亦異乎雖然二者無所待於外而不得遂於物有土與人之盛常有無濟之得志而其

樂有所不存堂闈之上室戸之間寢膳服御之瑣細頫怡而體穆躬其動勤而總其煩劣而不知其為勞其必有所樂乎此也烏謂有所倦瘁於彼而求以休息於此乎詩人之詠也苦於征行而歎啓處之不暇敦於任使而憫從事之獨勞然則其念而歆歸毋迺以為休倦而息悴歟果其倦於事瘁於政而思託於事親以求休息其於將父母也其數亦已泚矣獨怪夫先王之隆以道德役天下之賢為之探其意而代之言如四牡之詩徒及於其情而不以其性之至者形之歌將其絜之而恐不副為之述而慮其不盛耶彼北山之大夫雖其賢於風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懷之為志其所陟之岵屺啓其瞻望而患其不來然汲汲於劬勞燕息之不敵以致咎而發詬何其微於性也蓋予陳古之義以正今之俗而知吾郡侯程習齋公於是為不可及矣且夫上有可得之君下有可治之民功業之美盈於前而爵福之休趣於後其樂宜無以喻而卒不以此易彼推其義可以愧北山之大夫而魏風之仕者當為顏面而泚額使出於上古之隆而逢小雅之作歌者猶將悔其所以採乎下者淺而待在仕之君子為不厚也世變俗革化外物而泯

[illegible]蕩而既已流放而不反今乃又見於公士之好德者徒思古而不獲頓居今而有見也豈不盛哉公之僚問所以贈公者於予而予為之言其義如此公行遂書以為序

別程侯習齋公還西安序

古者公卿大夫與士相求之急上焉者不知有其勢下焉者不知有人之勢惟其相遇而已求之既遇而相與以樂崇高不見於上卑賤不見於下所樂者道而上下之形不得存焉內以明其心外以治其身勉焉孳孳而不能自已相與以有成而要以足其在我者豈以相為賜哉世與道交喪上亢下諂士之跡中而巧於詞者迺始為矜誕高詡之說以謂上之人才力氣勢足以振士之窮阨下之人言語文章足以顯公卿大夫之名闡持以相易如售物於市而其權常使卑賤者勝將使公卿大夫不可一日而不求士也其亦誇矣然而言語文章士之能此者常間值而偶獲才力氣勢之在於上者足以濟其所好之施充其所及之餘而無所不得而上之人未始一求焉則亦公卿大夫之過矣一有求之者士亦且侈然張大推說以為瑰偉絕特希闊不可見之盛事嗟夫果其求

之出於上而干之不出於下視古者以道相樂之風蓋已遠矣而士猶俟然頌之況其干之而未嘗求之耶其將益亢且謁而斯道之行於上下之交以相勉明者終不見於世與是可慨也西安程習齋公為泉州公魁磊奇傑受材特異事至迎見觸解人有累歲月淹旬時覃慮殫力而不能辨者公頃刻為之曾不措意而人卒不能易也所長過人如此士雖有賢者宜無以佐下風裨末議而其為郡治功與起民以詠思吟誦歌舞溢流翔行亦何所待於能為言語文章也方且擇士之才者教之以學公亦因以有取焉當

其講於理之微眇而發揮乎神情性術之變化恍惚訢暢彼已混合靡形骸之為藪而何有於勢之在已故使士亦忘其身之卑而得盡其意以悉其所聞於往反滋益之間蓋公所以起之也予鄙無能竊獨有志於古人之道見公與士相得如此古誼之復將必由茲而彼市道之薄宜為慚沮悔縮而何足以道說於其前不自知其鄙而歆與其進於斯道上焉有可事之大夫下焉有可友之士周旋於其間雖欲蔽光匿般伏其身而不見而有所不能公亦舍已之所有餘而過有以禮之予誠愧甚不可而固有不得辭也

蓋古之公卿大夫之相與雖以各足其在我者要之公卿大夫之能得士而非士之能致公卿大夫也士之於公烏得而忘哉公處顯盛享功名方盛獨念毋不置累疏求歸

天子為覽而憫焉不得已而許之[illegible]有失

而不可留也慎中於是[illegible]別

玩芳堂摘稿卷之十一 終

晉江遵巖王慎中著

送明府宋仲石先生赴召序

可以施於其民而後可以行於其君此議道之方而君子之常守也將有以動之而示之以無可惑將有以禁之而率之以無可間此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上焉以行於其君其亦可矣不可綱也姑狥其習而誘之而使向方不可强也勉因其情而導之而使從事此亦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以是而行於其君其亦可乎吾不知其可也有可以施於民而不可以行於其

君此制用之宜而君子之所當辯也今之仕者其得施於民而最便者莫知縣令其得行於君而最著者莫知言官始仕為縣令而善於其官者召而試之而以為言官蓋信其施於民者之可而將責以行於其君也是歲召推官知縣於天下郡邑得四十人閩中獨得吾宋侯一人焉噫可謂精矣侯之為縣能不以法勢逼制其民欲以心諭意解使其訢然自勸而惡色疾敔不以出口故尤樂與民傾盡不為匿械畜機以深備而巧摘凡有所為諄諄曉語不厭煩複惟恐其心腹之不暴於民而民之不共見之也其舌於自恭悍以利見汙常謹於絲粟一芥之末一服食之細不以苟攖一力役之徵不以輕用探之無不可見之端而質之無不可告之跡此所以施於民者亦持是以事君吾知其有可行矣蓋聞之君子之欲有為於上下者皆先取必於其身其身之可必而其所以為之者下焉而為治則不敢取必於其民上焉而為[illegible]則不敢不取必於其君何也民有不可使知而君不可謂之不能也然而下焉者易陵而上焉者難化世之君子固有力足以咈民之好而快於必遂而守難於矯君之慾而至於為狥誠使易地而施之豈不交

適其可哉然彼力遂於咈民而守失於矯君者非其辨之不明而不知其不可也敢於咈民者其動之必有可惑而禁之必有可間以其可間者禁民而民不敢非以其可惑者動民而民不敢倍由其無可守之道而徒有必遂之力也而豈為可以施於民者哉如是而行於其君宜其無必伸之守也然則非有其可者亦烏足以辨其不可信有其可矣則於其不可者果不宜以無辨也不虐於下者斯無所畏於上不見煢窮孤獨之可侮則亦不見崇高富貴之可畏然嫗煦如恐傷焉若婦之心然後能與宦寺[illegible]

而抗萬鈞覆壓之勢吾所謂不可者非得斯人亦[illegible]能辨之宋侯是也

送張節推纓泉先生序

騏驥之力勝重任引巨輻行千里於一日之頃若藏沒以之服鹽車之軛則不喻駑駘之駕弱斗之[illegible]以千鈞和苢柱者數石而始適其分熟之能以用之饔飧會不如數錢之錙豪俊魁秀之士宜於大施而不可以小用其偷如此夫其不能於小而可以大固足以名為奇豈能無以不兼於小為憾可以大矣而亦不失乎小則豈不為兼而無憾者哉且士之用於

世豈能遽取其大者而為之以稱其才之所宜而無以其小者屈折齟齬而試之耶而曰吾能為其大者是小者區區吾不能則大者亦奚由至矣如是其為有憾又豈止於不兼之病哉吾見其以大自累而卒不得施於世也蓋士之用於今之世尤不可以遽得乎其大其始而有事於政常使之服習乎勞苦細瑣之間而循守乎法格體勢之內夫謹循守勤服習以能無失是區區者可謂小矣故士之好為大者往往失焉而猥凝樸樕之材常見謂無敢而多以得志右嘗以是行憾於當世之士盖晚而得張纓泉於語右

之才於今信所謂豪俊魁磊者也其始仕為興化府推官觀君所以治其職其精於鞠讞慎於稽比不敢忽乎輕重之倫若乎揣而游移乎一銖之上不爽錙銖以謬低昂也嚴取與於爾我之交窒邪竇堙私罅以自約飭雖有吹毛之智而不得舉其疵服習之勤循守之謹又莫能有踰於君者而君實非小才之用也兼而無憾非在乎君其將孰在今方去興化而以其績入告乎朝盖將得其大者而為之矣其為洪閎而實禁齒薦紳享充大亨升聞馨香而流溢膏飫必張君也其為騏驥而行康達駕萬輦仰視喘汗而不得前亦必張君也

奉送尊師易慨庵先生之任夏津序

古之為師弟子者其為學易明而為名易成也其居有不苟然者乎其業門也專其守論也篤轉相誦述不敢毁其師說及乎臨位從政惟師之知崇臨位而不敢受曰吾師之未達也吾何庸先焉從政而不敢驟曰吾師之所教也吾何宜變焉是故其師之傳益以焯烈推衍而著於人因以貴其身此其學之明而名之成也豈不易矣漢施讎之於易也可謂深矣不有張禹梁伯之徒為之推明位必了至於博士業必

不得立於學官丁恭治春秋雖寢已進用然得承宮
樊儵以為弟子而北征始尊至於鍾興之受爵以吾
師丁恭也而恭卒以侯桓榮崎嶇草澤之間名不聞
於州里身不齒於庠序何湯一言卒為天子師是三
儒者窮經懷道卓為世表皆以其徒顯身榮當朝名
列載籍可謂盛矣蓋昔者孔子之欲仕也旣以子夏
先之又以冉有申之聖人之盛也其急於得位也則
有所用於其徒況其下者乎然則漢之諸儒所以事
師亦不謬於仲尼之教哉嗚呼如吾師易愧虛先生
者豈有讓於古之為師者乎先生學必尊乎聖人論

必攷之前經孔孟之誦不絕於口宓姬之文曰惟於
心晝坐宵興不知日之出入星之敘正也微之乎蓍
書之奧著之乎筮占之法贖之乎物宜之象微之乎性
命之情老儒皓首而未通後生拱手而不議莫不尋
繹敷暢辭瑩義精虛而來者實而歸蓋虛齋蔡氏之
易盡在是矣以先生所就當漢之盛高可以取師傅
侯相次亦不失補郎吏立博士今迺沉晦栖遲所遭
若此嗟乎先生之學旣已不愧於長卿子然矣而其
徒迺無有能為禹伯宮儵之事者是則門人之罪也
惟中碩鈍鄙樸學不足以取容於世心有餘而力不

逮徒知守其章句不背師門覩先生之在下位碌碌
無以自効於先生之行愧赧於面莫知所言復忍恥
而述此者將以貽諸同門之士庶有聞子言而奮者
他日或侍經
帝前從容為上言曰臣師誰也先生必得大行其所
學亦如桓春卿之嘆曰何仲子之力也小子亦可以
釋愧也夫小子亦可以釋愧也夫

送謝夢鄰大尹罷歸序

仕於州縣守職而以功獲罪愛身而以理受愆者盖
有其故矣嘵嘵皎皎好為危激震耀以嚮長伐異而

見謂難能立鵠以來射建鼓而招擊上之人不忍其
下而出於勝之故其嘵嘵皎皎以自見者乃所以自
敗而胎缺汗也其不然則不幸處非其地腴邑名區
蕃阜麗都物產之富被服謠俗人所愛悅足以起誅
責而召徵求上意之不副亦所以買禍仕之患此者
而欲以功見賞以理得舉蓋亦難矣謝君夢鄰為永
春所謂守職愛身者也而以劾罷去君謹畏醇深言
若不出口內自脩勑絕不為表飾峭露以不堪其上
永春又僻陋偷偪據群山之中虎豹之廡癡癘之藪
非有珍物奇產有他侈羨以搖撼人之耳目而君乃

用以得効嗟乎仕者歆以功名理行苟其身而發其志亦何所望而勸以効於斯時乎其蕭然邸舍無夏子之奉脫粟之飯已罄之炊人不堪其苦約而君甚安之方閒報罷束書冊褚衣裘不滿四五篋蒼頭奴兩人踽踽然行如羈人窮旅見者不知其為宦歸也君行乃因友人謁余曰某罷去甚恨如得先生一言雖去不恨矣嗟乎任勢處勢之人力足以變置白黑當時所倚以決賢不肖為吏者之所輻輳奔走而求之幾幸一語之得失以為榮辱君既無求於彼而迺有意於余文豈以余為足以重君哉昔之廉士仁人

苦思勤行坎坷淪躓窮於一時而因君子之言以白於世蓋多有之此豈余任而何足以副君之所勉哉毋亦以其戇愚孤特觸忤權近以取廢棄有與君類者遂以好其人而思得其言耶世之所趨在勢處顯之人君顧獨好愚戇孤特枯槁離群之道喜其無用之空言趨舍好惡偵悖如此用是以得罷亦其宜也雖然信於己者不苟同於俗得於內者無所待於外君之趨舍好惡其亦有以獨得而自信也夫則余言又何能為君重哉

送孫古山愽士失官還家序

凡有職於官者皆必有事居其職而為其事則勝任不勝之跡著考其事以覈其職則去與不去之辯詳也監司之重郡邑之專下迨莞庫郵傳之微坊肅之卑瑣鉅細冗要不同均為有事於其職云爾惟其以師儒命官設之於學以教郡縣之子弟亦然在職於昔而實無可矜之事其義在於以道得民授業解惑長善捄失以淑學者之心開發其聰明而陶養其德性蓋其化之成至於微而不可知其功之所積則古之人所謂壽考必世而後可冀也今將使與百司之有事者同與於三載之考勝與不勝之跡既不

得而著而歆辯其去與不去其為不詳亦可知矣然而考之者不任以為責徒諉之於法曰是固當然論者亦復不以責考者曰是不得不然如是亦何以服去者之心而能使其無介然於胸中哉是歲考天下百司吾郡愽士孫古山先生報至當去子弟相語以失其師為恨宰於斯途於議歸咎於考者而無所致其責迺謀所以釋先生之去群就予以屬而乞言焉觀先生得士之深如此則其功化之所及雖至微者不可遽知待久者難以驟冀而其道有以得士亦可攷矣徒以無所効於事使猥與有司之不勝者同去宜

諸士之以為先生恨也先生方且從容自安低徊
以之變以順去留之變東書冊稽衆寡貸以乘時之
會固不得盈浩然出於而無閔鈞恤形之色蓋其所
養有過人者其得士之深非苟然也嗟乎與先生同
籍而去蓋有監司之重郡邑之專與夫筦庫從吏郵
傳亭徼坊廂之卑瑣其當去之辨固不可知其為詳
與否然要且重者以其在事之勢有所蔽害理法
以違其心比其既歸追數前過鮮不悼文慚忸而自
失其卑瑣者以處勢之下屈辱其形體愁苦其骸骨
羇旁而去不能無怨於向者之傑傑而無得先生之

歸豈復有是兩者之累哉然則諸士亦何必甚為先
生恨而先生得吾之說以歸信其可以無恨也夫

贈山東右使劉南泉公拜左使序

雖有殊世之才而罷不足以受則不可以大施才之
用也有地罷之受也無方以無方運有地則無施而
不可一謂之毛羽有決起及槍榆枋而控於地而有
培風負天而圖南溟一謂之騄足有敵策傷吻口下
瑜一駕而有埳纆蹶足移晷而馳千里人之智力有
察幽耿於須臾而或時日之久不能見明猶有應艱
大於倉卒而或安常之居不能綜細若才之禎太宜

是遠也智足以察幽耿力足以應艱大如是而謂才
矣然其始接之也鮮或不疑其猝值之也鮮或不驚
不疑不驚而應且察之矣其既成也或鮮不矜見人
莫予若也或鮮不伐乃能不驚疑於始而無所矜伐
於後如是則謂之罷其定也不可易其虛也足以容
所以用才成適乎張弛之宜而中乎闔闢之度故無
不成之功溯往以觀久矣中人之多而殊才之寡其
果有殊才也則必有殊用官不以資叙祿不以勞進
蓋天之與之者甚難世之須之也甚急豈宜與中人
者計資而叙程勞而進也徐予立朝則知有西河劉

南泉矣始公舉於司馬之屬出謀發慮佐尚書之政
議於堂皇之上而得乎邊圉形勢之便將帥用舍之
宜人不知其出於郎中之畫而見為尚書之功其為
郡於開封也寬猛之施若水濟火宗藩之重不能狎
亦無所致其怒豪猾辱於市肆而細民自浮於谿谷
田井之間監司部使者頌薦交馳未嘗小見施施之
色劬劬終日忘其太守之為尊所謂殊才而罷足以
受宜莫若公然且周旋中外盤桓踰得資之所積勞
之所效與中人權量其錙銖尺寸鴈序而進以身勤
職二十有一年矣而始為左使於東藩其用之不謂

爲也子謂雖有殊才大器而使御未信之民理不習之政亦未可以縱得而當任使之方虛而新命之未閑也數十百城之佐使長吏莫不思得以爲長百千萬人之衆莫不思得以爲牧其信於民也如是財賦之計邦鄙之籍水泉土田之政師旅徒役之事則右之與左一堂而治者也然無方運有地而治旣信之民已習之政吾知公之功德將益明光於東方而殊用之且旦夕至也夫左之與右固耦峙而敵任之官也右之爲左特去此之彼之間非有晉秩之寵增祿之富也而諸公僉以爲公賀其固爲斯乎

方伯楊方城先生考績序

古之君子出而有爲於世者雖其負蕉人之材擅出世之寵必宜之以天下之功狀後可以大行於時不疑於衆其作而任大臣之事也論者[illegible]有變天下之至難而辨憍健敏之士不能傲之以[illegible]不知事有變天下之至安而苟老遲重之臣不[illegible]以其未試非材寵之盛燀赫耳目功之所積識[illegible]於群志而當其心也功之所積非一日一職之爲也盤桓之久踐更之多勞有不可勝而精有所不能習而挾材者忽於徐務有不胥之心居寵者悼於所安而有不安之志故功不得成而衆無所見蓋亦有作而任大臣之事者矣議出於廷而訟聚於表著之位政加乎民而毀盈於道路之言豈非傲之以其不更之知侮之以其未嘗之爲乎今山東方伯楊君子所謂負材擅寵而宜之以天下之功者其人哉始君釋布衣離岩穴濡墨操筆於天子之前天人之學儒墨之辨王伯之畧橫馳旁擊浩若江河

今皇帝親爲覽嘉賜第第一一日而屈四方之士舊學失色同進闕口屈伏斂避以推高天下莫不聞其名優游親近侍金門而上玉堂材寵之盛無與爲伍

及乎僕印去國周游諸路投煩昇冗無有不胥不安之意介於其中出不窮之道以應物數與於陳宋鄭衛之墟而政達於三晉之境其最鉅且久者則在山東以地計其廣狹則吏之專城而處在所裁督而臨長者以數十百以人計其多寡則戶之食土而育在所收拊而蕃養者以數千萬不稟政受事畏義涵仁於陽開陰闔之下而委曲纖悉幽詰細綜極其勞有細人之所不勝而居之以不倦致其精有小史之所難習而察之以無遺宣人之功較狀暴著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日矣異時嘗聞有幾論行政於朝人莫

不得其心而無間於口者非楊君也耶昔董仲舒策
誼有其材矣然不獲其寵公孫季有寵且有材而不
有其功故南越設難策屈於買臣弓弩挾禁議駁於
吾丘鹽鐵興事言黜於桑孔所謂智受不更之教而
為蒙未試之侮者也宣帝之於望之方其談經獻議
之日已議為東海蕭生以其問學議論持重有餘器
以為相然且馮翊之行弗於平原所以嘗於事而見
功也明主所以用人既徹之又章之其道如此而交
楊君者乃以居外之久為不遇於上豈非惑歟望之
在平原自𤨏求入其為馮翊也意不自得復以疾引

至勤非有所聞之論而後違是臣主猶未相得也楊君
受上之知以其身為天子使無左右而不宣不為幾
微自失之意作於中而見於外臣主之間兩喻不惑
何其盛也君其幾我上方圖君之功矣

贈雍里顧先生視學河南序

古者天子諸侯自國以至州里莫不有學自司徒以
至比黨之正族鄭之長莫不為師講[illegible]而嚴選事尊
而任恒其立之為師而以道得民[illegible][illegible]其父兄長老
所與同潚遂川涂之人也耳目便於相接之親志意
務於時觀之素其術則別之以詩書禮樂其德其行
則一之以智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恤習於口而
被於躬皆先生之法言德行淫詖之言奇袤之行無
由出於其間凡可以為天下國家之具必在於學士
之由學而出者皆可以為天下國家非必上智大賢
苟不至於下愚不肖於道皆可能而知也雖設為不
率之刑有嘉石之坐以起愧遠方之屏以見尊然[illegible]
之者鮮矣由今之道則里鄰之長以至郡邑之吏有
得民之任者其職不主於教而詩書之業獨領在學
官畀之甚易遇之甚卑天子所遣視學之臣持憲而
臨督之者分道而處屬城滿百則古者公侯伯子列

爵而守之國者數十也學者之多則司徒國子秀選
之士不逮其什一也色貌不詳於目声音不接於耳
其所為教不得不倚於期命章條而去古已遠無復
先王之教法禮制自拜揖坐興絃歌誦舞蹈出於簡
陋之習歲試月校不越乎方尺之簡十百千言之篇
道德典常之大脩身以為天下國家者棄而不治邪
說詖行淫於耳而詭於目無畏於身距而方盛於有
述其為苟且繆悠如此而望士之志道豈不難哉悼
世君子往往議於更制定法然法終不可定而制終
不可更所謂教與學者又未嘗一日廢於世法與制

之不可復而教與學之未嘗廢則苟且繆悠者徒相術於經術嗚呼先王之道行於教法禮制而其本出於人心非能作其所本無揉其所弗順也不反求其所由生而致咎於不可必復抱空志而亡實功是使豪傑之士無由興於文王不作之世也今之君子有化民之志者可以反其本矣五家為里□□中□而外溫行峻而氣和志於拔俗追古見可□從□擇地而措足與之居久而不渝乎其始而外無有□於其內乎雖欲求其間以致忠告劾他石之攻奪其能得其疵也奮乎百世之下而興於文王之教若顧君非所謂豪傑之士歟其往學於河南也汝鄭郾謝則文王所化汝墳江漢之域也河朔黎水瀍澗之間則周公所營以定殷之遺黎庶頑也方當盛時德之所刑足以變淫女頑夫故閭巷之游女有不可求之思遒播之衆式化于訓以有可彰之善及其衰也則征於鄉而群於庠序自為秀選之士者反不能有成豈其性然耶嶽神河靈厥産維良必有豪傑之士克承顧君之美而興者顧君既以所獲之素暴於人之視聽起吾前之信乃始為之關明正學閑其不虞之知使各得其本蓋有者未嘗可亡順者不假於強則先王之

教行且明也必由土中始予於顧君之行卜之矣余樂見斯道之興而致頌於吾黨者是予之心也其身之不能而以口勸人是予之罪也夫

贈□博士□□塘先生序

盛而好學命之曰日出之明老而好學命之曰秉燭之明言□學之難得而學之不可以後時也人方壯時視聽之聰明足以極其所知蹈舞之敏銳足以□其所往及其既老聰明衰矣蹈舞倦矣欲有所知而思不足發乎其志欲有所往而力不足逮乎其心矣是而用之於學其有難易也命之曰日出之明秉燭之光豈非然哉然壯者往往熒惑其視聽而入於邪淫辟其蹈舞而動於惡蓋其聰明之盛而易流敏銳之過而多放然也彼其衰且倦者其思雖不足以發然耽溺日損而視聽常專其力雖有所不逮然躁決日寧而蹈舞有制是則壯者之於學固有所難北於既老亦有所易也余早誤於俗學幾不能反行年三十而始有聞退而家居以講於同□□間而□塘先生傳以講於予先生行年且六十矣辭乎其辭其耽溺損矣而非衰也肅乎其容其躁決寧矣而非倦也余因觀其□□而豫發非晚而後學者也瞬乎其

神其一於視听若因余言而欲進於所知也蕭于其容其作於蹈舞若因余言而欲果於所往也余於是爽然自失余之流放其耳目手足而近於邪淫者既已幾墮而僅免而自有聞以來所以一其視聽作其蹈舞者常患其智之昏而不足以發其質之弱而不能以有逮也使其侵尋荏苒以至於老也又安可以庶幾乎哉以余處人之所易而其患如此知先生處人之所難而不自以為難為可壯也先生在職九年嘗課績於吏部且有加職而復為人師也諸生樂其教而安其師不能釋然於其將去謀余贈之嗟乎余學之不進也而何以贈先生惟無忽其昔之昬也而不息秉燭之勤則四方之士其有求於闇室之中如余者皆將就先生而乞明矣

別章君美中之蕪湖序

往余督視山東學政好以名檢禮濾學礪其下其所為教尤謹典訓而範物執誠之不至本之不治是以詳末而多文人之性習剤量不可强齊其視余教常若閒之在地過之則踰不得直行而坦蹈余乃忘其德之不足而急於必行也而求助於郡邑之學官其求助之急故其待之尊待之厚故其責之也密然而

頑鈍惰慢者皆患其厲己而有所不安見謂迂闊煩苦而倩遺怨疾之害作蓋一路數州之廣學官以數百人而肯於助我者數人而已章君美中其一也君於時為兖州泗水教諭其束身飭己沓然以師儒自命不為苟涉雖交際之好耳目習常以為固然而名之曰禮者猶有別擇而慎於所受不為濡利以害禮至於夙夜敦敏離經敬業率其弟子以脩上之教者盡應於期命無所遺失雖有摽切鉤考之密而不待舉其缺也余於是忘其不足以為使皆助我若此亦何患教之不行哉未幾余稍遷去山東天誘其衷曰以有聞悔前之為而知其德之不足也蓋非惟謹典訓而範物軌無以喻人於精微使之斂功起行而悅於向道而其說名務跡依憑之勞而假託之似亦非所以為學也既以自愧因以疑章君之為人意其矯强蹈厲苦心刻意企當世之名而殉驚衆之行是以其求之急而應之無難責之密而守之不失也去年春章君以服除來為晉江教諭余已罷歸晉江於邑也得以脫去名位之拘綴而徜徉講之雅君淡然從閒有以自足常處於閒靚寡営之地猝然迫之而有不動嘗然誘之而有不遂非所謂企名殉行如余之

所意者也嗟乎余之陋也彼其後之所以意君者亦
失之而其時之所以嘉君者亦足為能知君哉君之
有濟河之役旦夕且行余其能無眷然於茲別乎濟
河故余視學之縣也今其自悔者固難以追改而偶
有聞者又不得與之共為也君行矣出政發施與民
布利而去害宜有餘閑以詔諸士其尚相與講焉求
進其所聞以追余之愧也哉

贈別郡侯俞蒲山公遷官去泉序

儒者之道與俗吏異非其材不同其器異也守官奉
職則必有其事矣財賦之討是理之而已訟獄之造
是聽之而已俗吏之所為儒者亦為能有以變春改
華反事以施材哉然俗吏之於儒者於以相譬如措
石玉間匹鳳鳥以雀鷃也亦繫其器而已矣且夫澄
之而遽清撓之而遽濁者其所畜者淺而遇物易變
也故其清濁反覆於俯俛之間如是者其加乎人
也其好也必有溢喜之形其怒也必有蓁殺之跡其
受於人也其順也必有驕[illegible]之入其逆也必有異制
之出其材之所及雖足以與事起功有然而雜以僻
然而多炫然乃乾燥而無味竭索而無餘光何也其
器小也公儀休與李離石奢同列於循吏然[illegible]

不[illegible]之長也黃霸與趙廣漢張敞同以治郡有声
[illegible]廣漢張敞幹局之任也李離石奢狼[illegible]之所能亦公
儀休黃霸之所能也而公儀休黃霸之所能則四子
[illegible]不能矣是其所以為異者也發憤思古之心覽
古人行事有合意者輒低回歎息恨不出於其時而
議服感慕於無窮如公儀休黃霸其人是也況於身
接之乎況於為其民與彼其政而親見其道之行乎
此余所以不能無言於郡侯蒲山俞公之行也公之
為政也持法守職為李離石奢而約身循理則公儀
休也應務馭物為趙廣漢張敞而崇德教禮化則
黃霸也渾涵包幷沖泊淵邃如長江大河吐納元氣
而歸容萬類注焉而不盈勺焉而不竭烏可得而濁
撓之哉彼其無矜色而亦無倦容無謬言而亦無詬
語立乎不倚之地而行乎無蹊之途動於靡出之門
而藏於非閉之鄙此其為器豈長於為吏者可儀度
而審數耶儒者之用獨焉不著於世久矣公行矣行
且躋崇顯要用其道於天下非徒[illegible]州而已也
公行矣新山顛公諗於諸士大夫曰吾邦有守未有
若公賢者也其行矣不可以無贈而以其事委予曰
[illegible]為文予惟公之為政[illegible]矣敢一以述之非

所謂識其大者也竊論其覷以為合於儒者之道庶乎窺公之大也旣次其語以復於新山公公曰然新山公以謂諸士大夫皆曰然遂書以為送行序

送江西憲伯汪西潭之任序

衆人之望與賢者之疑孰得其其位未至可以有賢者之疑而不可以無衆人之望其位已至可以無衆人之望而不可以有賢者之疑方且備歷係充外臣有不可易之職與不可踰之法一毫之不取一介之不受而人服其為潔矣一發言之不輕一擧事之不苟而人信其為謹矣然而賢者疑之曰職有所不必守而可以行道法有所不必存而可以濟變何皎皎而為潔也其為避謗而養名耳矣何諰諰而為謹也其為遠罪而寡怨耳矣及其都岩廊據具瞻有所宏潤以汎應則取焉而不為貪而人訾其跡矣有所寵篤以旁行則權焉而不為譎而人駭其形矣然而賢者知之曰苟可以行道而非有愛於其利則謗有所不恤而胡為是皎皎也苟可以濟變而非有便於其私則罪有所不辭而胡為是諰諰也二者果孰得哉無衆人之望則賢者何所用其疑賢者疑焉而後衆人之望彌重惟其積衆人之望而後為賢者所不疑之為則其為之也固為賢者之所知而亦可以無駭且訾於衆人今之位已至而能為賢者所不疑之為其誰歟其亦道無可行變不能應徒為私與利而已爲得謂之汎應而旁行也哉然則非其有皎皎諰諰之素亦未可以汎應而旁行也新安西潭汪公蓋吾所謂其人矣不取不受以明潔而人信之矣不輕不苟以致謹而人服之矣由前之位積衆之望吾不敢以疑汪公也今為憲使於江西其去岩廊亦近耳職有不必守法有不必存吾將有望於公矣猶衆人之所望而守前之為吾且以疑汪公矣其為潔也果以逞識其為謹也果以逃罪耳矣有可行之道當難應之變不務信己之志圖當世之大功為賢者之所共知而好避衆人之所訾毀是為皎皎然而已諰諰然而已豈吾所望於汪公哉

送朱爾養明府大人入覲序

先王將親天下之建國而賓之以朝覲會同之禮使謹其時効其物以脩上下之交而五服之地三等之爵各以其職如王所而玉帛車馬良器好賄選國之所有以貳纍耤備庭實非獨致其嘉美悅惟於一人而已退而與王朝之公卿大夫士以享覿之禮相接

則東錦總乘介價之所振有司之所左右牽以告其私而充其盈氣盈容之所薦雖不至於傷德汲禮其於貨幣固已盛矣揆此義以施之今其可行乎哉

國家以職業事守勵天下之有司照臨之以德而昭示百官以輕財之指尤嚴於先王之所以賓其臣者每三歲而藩臬郡邑小大之吏以職入

覲一出於綜核功叙辨論官材以明爲民置吏之意而物土之獻不干其間其義固已少異於古之所以覲諸侯者則享覿之私自非其時之所宜之禮而豈有司之所得行哉仕者往往有溺於俗而不知自審

碩欲行其所不得行者上之人常患其然至重為法以禁禦之蓋古者以百里千里之國而所以待朝聘之齎用皆有所具可以籍於天子其以私為覿故貌足以稱其物而不為怍而能愉乎於其邑豫乎於其容而為君子之交際而其禮又上之所設以待其有事也故可得而行也今之有司所以具其物者當何取哉則有敝毀所職之守以具此物而已其陳之而色慚奉將之而容沮屈豈其少也又上之所禁也而仕者欲行之何哉是歲吾邑大夫朱　肅齋君當入覲不持一物以行而獨以職業事守之可告乎

[illegible]以待者論君清脩廉重潔已以字本[illegible]於求民之惡欲為之遠去聚而與之[illegible]知其功叙爬亮官才備脩足以自見[illegible]之可以告明信也君猶以不能行今之[illegible]者為獻曰非敢有感志於斯然[illegible]以為好異而尚簡也予因為述古之[illegible]與今之制度焉以送之以[illegible]君之志曉夫溺於俗者使知朱君之所守亦猶行古之道非誠有意於求異而務為簡者也於是朱君[illegible]而行

送郡侯方西川公入覲序

欲天下之治奚繇哉治郡與邑而已郡天下之地以為郡邑而與之以民郡邑治而天下治矣分其地與民既多置吏亦廣而人之材足以為治者[illegible]不足舉天下之大而材足以治一郡一邑者錯居於其間盈千而一二得焉亦可以為之治彼所謂一二者錯其[illegible]於郡邑則郡理者有邑弊之[illegible]邑良者有郡否之患邑良而郡否固其勢之所不能[illegible]之所任也名為理郡而憂於弊邑則所[illegible]然耳郡理而邑弊者遵之則可諭戒之則可儆其不然者夫之脩未見良邑之能以[illegible]彼良於此而不獲

理郡者寧獨不能易其否也形阻勢奪文許而体於
將有不得為其良者使其為邑於理郡之屬无乎其
有可恃之志沛乎其有待[illegible]之能而郡之理由以益
明是歆天下之治治郡而足耳舉天下之大緊千里
之地以環境者殆百數而以[illegible]郡理者錯於其間則
天下固亦稱治矣今天下[illegible]以[illegible]年朝于京師
使各以其所為郡邑者自[illegible]于上因核其治否而黜
置焉蓋將以責天下之治[illegible]斯人而考之之法宜如
此也是歲泉州郡守方洒川公當入朝吾所謂理郡
者泉州是也公於為郡先之以德而職業事功皆使

其屬交勉以自見不沮其氣而回易其所守邑於其
下者莫不皆為良蓋其志充然其能沛然惟恐不為
郡自力而不知其足以為長以自見也遵之而已矣
無所侯威也郡所統七邑得自達於天子而與郡俱
入朝者四邑耳其不得專達附郡以通者公固不掩
其所長且將為列其所以治邑者以告于上此公之
心也邑良而獲理郡無所奪而掩得為其良者蓋已
卒矣又將因郡以達而其功得為上之所考其又卒
也方今守郡能以其才自為理者不為少也成其邑
之才以其為理且不掩其功而務使有聞焉惟公能
之他人不能也德化邑今緒東山安溪汪瑤永春雖
淡溪[illegible]待專達者請文於予以送公故書而序之

送陳南郭先生擢古田學諭序

先王之制詳於為民立師而專乎其立之也故於家
有塾於黨有庠於術有序於國有學莫不有師可謂
詳矣然所立以為師者皆嘗以賢能為民所興從於
仕而不敢勤以政者乃使為之大夫為太師士為少
師閭里之細猶以國之老臣為之師其立之如此其
重也故於其時苟其德足尊其道足樂者莫不為人
師德未足尊道未足樂者莫不師於人夫其師之重

也非有可樂之道可尊之德則不得立乎其位無有
侈然自好而求為人師者矣王制失師職廢士始自
以學相師於是有志其不足而好為人師者記曰不
聞往教蓋謂夫人莫之師而欲師乎人者也是所謂
好為人師者彼其好為之也亦不知其職耳誠知夫
師也者師其道也師其德也道德之不足而敢侈然
立於其位也哉今世凡官於學而以教為職者皆謂
之師而上之所立也然則立於其位者苟其道不足
樂德不足尊亦有所託以自解而免於求為人師之
責矣乎君子之仕也雖其任之以事猶必量能而後

入今將隆之以道德而命之曰師顧不量其能曰是上之立我也而冒焉據之其可乎甚哉世之失也有任人以事者必度其人焉曰可乎其任事者猶恐而畏焉曰其將不勝乎苟有以師立人者則無所不可也為師者亦無所恐且畏以為皆可以勝之也何其異於余所聞耶余見今之為師者多矣其不為冒焉據之者少矣此余所以深有慕於南郭陳先生也始余未見先生而知諸士之尊且樂之也曰是必有道德者也及其見之也其退然藏者不可得而侮也其澹然守者不可得而厭也信乎今之有道德者也是

可為人師者也非所謂冒焉據之者也宜乎諸士之尊且樂之也先生方且益脩其德益進其道常恐而畏曰吾何以為人師也嗟乎余見夫不足以據之而冒焉不恐且畏者矣未見夫道德足以據之猶恐且畏如先生者也先生由泉州訓導擢為古田教諭其僚皆為先生賀而請贈言於予如先生者奚往而不可為人師哉奚士而不尊且樂之哉予何以贈先生哉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脩廢起墜蒐遺綱失以興學成材為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息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並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備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黜者奚所攷而名其為疾也黜陟之典固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為斷也況於名其為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蘊於心術効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

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養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彊東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彼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戫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脩其輔翼攝衛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而以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

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歛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大肉矍鑠自喜客倘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送葉生士直還吳序

古者人子之養其親也其節至繁而其事至勞寢起坐衽溫凊向趾之適其宜紛帨刀礪觿燧箴管盤褰之備其用肉魚棗栗桃柤脫作新撰臍鱗之辨其治饘酏酒醴芼羹燂湯潘淅免薧脂滫之悉其物其朝夕之勤則蚤作晏息而不得休其視聽之專一則無

聲無形而耳目將營之其亦為繁且勞矣又嘗從事於學出與其鄉之俊選相群而樂以歲時朝其長老鄉大夫習其射饗燕食以知上功尊齒之教詩書禮樂之術順四時而歌誦蹈舞之其所游居進退不於塾序則於學不在國中則在郊既入而為其繁節勞事以左右於父母之養出而從事於學其趨術博而用功多又如此其為養也非獨少特然也至於壯而已老而孝敬不敢衰其為學也非獨其長時然也自其幼學就傅而居宿已離於幃闥宜乎其不能兩得而兼至也然古之制無越鄉之業其子弟未嘗離父兄之側其父兄之貴而命於朝者亦為仕於其鄉其子弟之孝而能養材而好學者入則怡其親出則致其身而樂其朋其力足以兩得而情無有不至也今之為仕無在其鄉者父兄苟不仕而使子弟學焉則有躡蹻負笈裹糧而馳四方常有不得養其父母之歎其仕而子弟從之則往往視其仕國之人如異域之不可以目接而面覿也深居簡出厲崇嚴而守空虛雖左右之養得矣而常苦於學之難兼彼其學而廢養者固不養之責耳其養而不得兼於學者豈非時習之失拘曲之說勝而大公之道微耶余用是有

慕於葉生矣葉生吳人也其尊翁素峰公始仕為泉州節推而生來省於郡邸公之為郡不以拘文曲法自蔽其刑既明其令既行則進邑士之聰明材敏有志於學者語之以禮樂之事道德之言士之聞其語雖感動興發大小異等然睹於至意而漸於太和莫不忻忻然如弟子之立於嚴師明傳之前而不知其為吏於吾土也公亦喜其教之著而人之從乃使其子出見鄉縉紳先生暇則與諸士游談詩問禮考德正業不在乎術序黌庠之間而有藏脩游息之益亦可為兩得而兼至矣古人兩得之者以父兄之仕之

在其鄉也葉生游於他邦遂養與學而兼至焉信乎人之樂有賢父兄也哉公既命生以歸奉丘廟戒日將行矣請一言所以贈之而來請於予夫生辭親而歸既息乎就養之勤無繫縻勞事以役其形氣則於為學功宜益專他日德行成而名聞達泉之士將有望其聲光思從之游而不可得若是雖不朝夕乎親之側其於為養也大矣生乎勉之哉

贈憲使陳中川先生之任汴藩序

余讀虞書至於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之文想慕其肅謙和穆之美竊見古人仕不忘學而進德

於在官也夫六德之多固三德者之所少三德之有或六德者之所無彼以其多寡有無相師而日益焉則古之君子蓋未有不全於德者矣然猶於服釆在僚之日得之其職事之交勉踐行之相觀精神之感而心術之示急乎治已而幸於近人樂於得所事而憂其所不至莫不忘其身之所有審乎位之可居和穆播而爭戾不生肅讓之興而妒娼之去亦其固然也今之士者多儀容飾趨走揖拜之度之所驅束苛文峻法簿牒程課之責之所侵加其繁難苛而其變遷逆也則夫職事之所勸率踐行之所切摩固已淺矣而利害得喪愛憎毀譽足以陷溺易誘之心於[illegible]未定之見者又不勝其至前傾危之俗成嫉妬之習長所謂精神心術之相感示者不復可見故入官之途為喪己之階名位愈極而形軀忘慮茉壞方[illegible]若乎今之所以進人而用之於家邦以責其亮釆治明之効者固非夙有日宣祇敬之實者也所以損之使不得成又若此宜乎成材之難而有志之士深病而款逃之也余少未有聞而早從宦方圖進其所學又恐恐然有今之憂其來赴齊泉也幸而得從諸君之後諸君皆今之賢者而陳君獨為之長其賢尤為諸

君之所事陳君之德余不能列而稱之其積之也厚其發之也時和平中正視虞書所陳之目其不備者亦鮮矣余朝夕事之扣其所積察其所發求所謂和平中正者擾其偏駁拂戾之氣矯其背馳沮逆之行德之多寡雖不敢庶幾亦將自是寡過以免於戾蓋不越夫儀節文體之間而所以勸率切摩者不為無助至於精神心術不暴而可喻無間而易知足使傾危嫉妬之夫聞之而愧雖以余之愚君亦辱有取焉顧相從之日淺遽去而不可留也不能不致恨於是余所師而介然于懷者君之事而[illegible]君皆為已久其情

奮其趣亦不異於余也於陳君之行咸謀所以贈
之以泄其不忘之思余於諸君齒最後宜任執筆之
勞也故述其趣之所存以明諸君之意其所眷眷不
能釋然於兹別者非昵昵之私因以告夫豫州諸君
子使知所事且勉夫有志之士欲求學於仕者知今
之爲倈者猶有可相師以有成如余之所遭無所用
於病而逃之也

贈別王在菴先生拜官去齊序

學之不明而道之不行也非夫敵焉而不講罰焉而
不爲者之爲患患而講之而不篤爲之而不力者之爲
患嗚呼微於聖人之道既已曰講之爲之矣夫亦不篤
而不力焉耳而卒以患諸者何哉夏之以莫大之名
而莫揜夫不繼之實則惑者之所從生誘人以其易
趣之景而自見乎不能丕之之形則怠者之所以益固
士之矜車新之火之功不當於義稗之用者反足以
自安而不遷率天下之人樂他技之攻其背大道者
非由此也夫今之爲士也自少而誦聖人之言沓之以
文其身而得志於時效于當世之務從有司之政復治
聖人之言不合焉蓋鮮矣而講之爲之者又以不篤
不力爲諸非聖人之學其終不明於今乎非卓然有

立確信不惑者何望焉吾友王君在叔生於絕學之
後流信之中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己責行足以信其
言故講之也篤識足以致其勇故爲之也力章章乎
有可繼之實必至莫禦之勢不爲崇峻乖異立己之
名而示人以畏是非卓然有志確信不惑者與破叛
者之口作怠者之心相與舍他岐而遵大道豈不在
吾在叔乎以是知王學之可與而賀吾黨之將盛也
聖人之學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世之不易非惡而
禁之也在我者有不可變焉耳名之不成非辭而避
之也在人者無得而稱焉耳七十子之徒若由賜求
赤游夏諸賢各以果藝敏達禮樂文學成名斐然日
章而仲尼獨許如愚之回曰未見其止如以其可稱
也則是諸子之進而顏子之退也嗚呼孰知夫諸子
之所謂進乃顏子之所謂退也哉耳不可塞目不可
揜口不可閉手足不可格接而繫維也四者之非禮
而皆曰勿之視聽言動爲天下之物固有不能干吾
之聰明而亂吾之聲氣者矣達之可以跡述而言効
者乃形氣之末而非精微之用也而欲一二守焉恃
以無變於世鮮不爲所搖矣道之在天下非一二人
所有之也在叔其爲得[illegible]而獨爲之乎然則子亦

安能妄言之而詔君亦安肯妄聽之乎故書以贈王
君因以自勉且俾同官諸君以為何如也

送吳默泉先生序

君子之德何其多而難全也洪範列所以乂人者沈
潛高明之不可兼則克之以剛柔必有待於剛柔之
克而後沈潛高明者得歸於平康其始蓋亦偏矣后
夔典胄子之教悉數其目有直寬剛簡之繁而直寬
者懼其溫栗之不足剛簡者憂其傲虐之為害彼皆
學於上而且有承之庸之之望其所以教猶當誘其
未備而防其不及如此然猶謂治教之詳而

設之豫云爾皐陶矢謨言人之德其多至於有九當
虞之盛宣明其三嚴敬其六者皆可以為家國之用
爵莫尊於諸侯事莫重於大夫其為諸侯大夫而熙
浚明亮釆之載者亦言其人之有德至於三六而已
德之難全厥已久矣以予觀於吳默泉先生之德何
其全也方乎其外未嘗止而不行也介乎其中未嘗
剸而難邇也動乎其不可禦而若有約而留之者而
動出於有恒矣藏乎其無所有而若有拓而發之者
而藏蘊乎善應矣其德之詳不可以遽列其於九德
所序蓋不具者鮮矣消德之一莫盛於有虞之世

全於德者寓益皐陶之外其為諸侯大夫者已相為
多寡其不能至夫三六而僅有其一二者宜多奮於
治世之庸如是亦烏得謂之一彼皆昭乎其宣明覇
乎其祗敬有者無所棄于無而無者不以忌乎有多
者不敢病乎少而少者無所愧于多雖有三六之未
備與夫一二之僅有而卒謂之咸事於時然則所謂
九者何嘗不全而又烏有不一者哉有虞之君子所
以為盛皐陶所以得悉其德而目之執其目而知之
靜言而壬色者不得廁於其間今之君子則異於是
有者以敖無而無者以嫉有多者以之病人而少者

以為人愧偏黨反乎皇極惡斁汨其彝性志不通乎
天下而俗不同於斯世其患非一日之積也無者既
已嫉矣少者既已愧矣非夫有者之能致無多者之
能容少吾又何望焉今之君子有而且多者既莫如
先生且將有大位於朝也必有所治也必有所教也
以平康者治以中和者教志所有以矜無而無者將
日進於有舍所多以從少而少者將日勉於多然後
其進而勉者受之可得而知施之可得而事也融釋
偏黨殄絕惡斁叙常倫以還大中而君子之德不為
徒全矣非先生其孰為之余竊為先生望之矣郡博

士紀君其賢能知先生之德者歟有以贈先生而余
為之序

送李拙脩先生序

有問其師於其諸生曰舍是師而去汝則如何諸生
譁然而戚曰吾不可以去吾師也其師之賢可知也
有問其官於其長吏曰汰是官而罷之則如何長吏
勃然而變曰吾不知其可罷也其官之賢可知也官
之為師者今之學職是也歟知學職之賢者上之有
攷於長吏之評下之有徵於諸生之心蓋亦無以易
此矣今有一人焉下之有得於諸生之心而上之無

貶於長吏之評三歲而一弊吏而不免於考功之黜
長吏之評其卑而不及察諸生之心其遠而不得聞
耶嗟乎弊吏之典所以黜不肖而賢者與焉亦何以
弊吏為哉當事者方且不任其責以為是微官散職
簡忽而議苟且而行其賢其不肖若無所係於幽明
之論其去其存若無所關於廢置之舉若是乎學職
之罷否無所與於斯世重輕之數也然則長吏之評
亦何足察諸生之心亦何足聞乎予於拙脩李君之
去也其亦不必恨矣君而無以得乎諸生之心而有
貶於長吏之評雖不黜於考功猶不足以為師也今

雖黜於考功其可以為師者固在也而又何恨焉予
獨有所恨者學職之無與於斯世重輕之數也自其
官之設時而已然矣簡忽而取之苟且而置之未嘗
倚之以化人成材之事也賢者無以自著而不肖者
得容於其間苟有一賢者使其得伸於長吏之推擇
而樂乎諸生之信從觀者猶知所勸而化人成材之
効或有可冀今而議之以簡忽行之以苟且使賢者
混與不肖同去觀者亦何所勸而師道果不可立俗
化之隆人材之盛其卒不可冀矣此予所以深恨於
李君之去而不能不為之言也嗟乎雖予之言其亦

能使李君重輕於斯世也哉李君學博而知方行介
而能群冲然有儒者不爭之風而確乎有節士自勵
之操予所友士於此世為不少矣未見有如李君之
深且厚者也其退而居鄉必為子弟所從孝弟忠信
之俗將由君出君之所以自養者必有當乎斯世之
重而予之言亦其不為無與於斯世重輕之數歟

送晉江博士黃南池先生致仕還家序

士大夫游宦而以致仕去者為終始完善謂其以禮
去也然其有異者由其身乞而得之則自以為榮安
也於人以法格之者則自以為辱其名未變而實[illegible]

畀情謂惡其實也吾所謂實者矣然凡樂與不樂者之實而出乎已與出乎人者非吾所謂實也今以乞而得致仕若誠能無所介于心而浩然不嬰於物耶或志不得力不逮事勢局促日途窮暮不得已而乞其乞而得之至無以自聊欝欝不能釋甚乃追悔顧望悼失前圖其愁苦若此烏睹所謂榮哉名實之失而世之人不知所以自處其情也蔽已久矣非夫博碩明雅之君子胡以矯蔽而寤世也天長黄而迪君為晉江教諭諸生悅而從之監司部使者器之縉紳士大夫交重之非有不得之志不逮之力又非勢

迫而時暮也然而欲去者屢矣諸生士大夫相與挽而留之先生不能遠也君乞身之意請於諸生士大夫之間雖其請未上而監司部使者蓋有聞也是歲當天下百司黜陟之期吏部優君致仕之名以徇其意君未嘗惡其不出於已而追過夫挽而留者之計恬泊安閑色詞不改解職而行若所求而有獲也吾所謂有其實者君其人哉審乎名實而不惑於久蔽之俗吾所謂寤世之君子君其人哉嗟乎名實之失又有甚者師者教人者也教人者必以道與德有道與德者必知自重知自重然後不失實自卑其官以

輕其身者紛如也吾見其為是官而知自重莫如黄迪君之審於名實而有以自充也在乎此今其去也頎有激於名實而無以自樂乎吾以君為寤世之君子其益不誣也夫君去諸生群然以戚吾為是說以表君之所以為榮者異乎世之云以解諸生欲別之戚而增君歸之光明

送林龍湖先生之任河池州學正序

事不得乎其職實其不愜於其名君子愧諸終日處乎其所愧而不怍於心非其情然悍然安行而彊拒也未嘗以其職者協其事以其名者隱其實事常匿於

其職實常遁於其名誠以為足以據其職而無不効之恐都其名而無不符之憂則何愧之有如其者世之君子筮仕入官者之通患而吾以為尤甚者學官也學官之名師也其職教人者也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冒焉而處之者皆是也問其官之名師也問其職教人也問其人則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也直冒焉處之而已方且偃然當之以為彼無所不足於是官也方且苟然就之以為彼猶有所不屑於是官也吾將舉其職而稽之徇其名而責之使脩其事而後得尤其職充其實而後得有其名彼且擢然四顧愓

然内斷走避之不暇而敢以偃然苟然乎哉嗚呼毒
實之不著而名與職不足以愧夫處之者之心於是
今之學官始為士之困於進而倦於學者偃休之蘧
廬其冗其廢殆無損益於得失之數而不為世之冗
員長品盖無幾矣人材之不得成世道之不得隆其
不以此哉以予所感於世如此苟有不愧之君子出
乎其間雖不及見猶將聞而慕之况於得友其人相
遊之歡而相講之篤哉今龍湖林先生是也先生學
乎孔子孟子之學其道既明其德既成如是而為人
師吾信其無愧矣人材之成世道之隆盖深有冀於

先生而先生其亦嘗以自覈耶士之講於學者鮮通
乎道而成其德者未有聞也豈其職分而不專其於
事之脩猶有不副乎此意哉然則先生之於是官充
其實以有其名則可以無愧而脩其事以居其職亦
不能以無憾耶今去而為河池其職專矣有先生之
實而又得脩其事人材之成而世道之隆其必自河
池始而諸生之事先生者方且悵然其師之去悼前
日之怠而作其今日之勇先生之講猶存則於明道成
德不為無助不必在先生之側而先生其終將以無憾
乎哉余為諸生述其意以贈先生併以為[illegible]云

玩芳堂摘稿卷之二終

送贊畫[illegible]戶序

善騎者不忘馳善射者不忘發彼其體習於衡轡決
㢮之具而心悅乎磬控縱送之能使其約束委頓於
衢巷里門曲籍而蹈踏不出一室目窮於前堵而足
極乎四隅越月踰時而不得一逞則惘然而不樂故
見平岡峻坂則思介馬而騁見廣場易圃則思決拾
而起有其技者固喜利其用也勇敢武毅之士矜鬬
樂戰按劍而語喜難而樂危聽鼓鼙而意奮撫介冑

而色厲居閒無事常有死封疆之心令將使之酬泰
於甕盎缶缶之間據妻抱子以老而盡然盡一息於
床簀之上宜其有所不樂也泉州衛百戶陳君經綸
毅然有勇武人也百戶固小校而泉州又內地君雖
矜鬬樂戰而無所用其勇一日以事至都下自言於
兵部乞隷兩廣軍門為贊畫官軍門所轄五管巖峒
牙踞蠻徭雜種之所蕃育人質而獸知挺挺呼嘯所
在而有無日不用兵君之好勇而得隷於此此亦騎
者之平岡峻坂射者之廣場易圃也有嫻習之技而
得便利之地心動於鼓鼙之謙氣溢於介冑之肅何

其壯也然亦可謂樂矣君為此乞固死是求討反顧
而慮還踵豈君所以求往之志哉然今司馬中丞張
淨峰公實為兩廣總制吾聞張公在鎮經文緯武以
仁義行師既已擇其大憝巨酋之不可化服者蒐薙
而誅斬之其可以化服者皆以人畜之不絕以獸雍
容尊俎而偃戈休甲訖威聲於四遐君誠矜鬬樂戰
而寇發益稀兵不輙出雖時有所用其勇而已不愜
其矜樂之志矣張公於用兵每以律授將佐不得越
教誡違期約妄有所事常節其驍而養其銳不以窮
武力為功用能單無蹂敗賊無濫殺君誠好勇其有

所用之亦且善勝而完歸又安所得死矣君於此毋
乃有不樂哉夫所為寢食不忘死者壯士之志也將
死之求求死而不得則為之不樂毋乃過於壯而苟
以路一夫之勇歟予既壯君徃得其地而又幸其所
事之得人勇有所用而死之無所也為序以送之無
使其過於壯而有所不樂也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生當封萬戶侯死當以革裹尸此古之英雄負功殉
節者所為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為悅不惜一
死以求侯既得侯矣又烏能死哉狗馬實於外廐玉

芻豢於內，附于女轂色之美，充於下陳，耳目之好既已給矣，口體之養既已備矣，患日之不足而已，又烏能死哉。非獨然也，其始所為犯難而忘死者，志固不在死而在侯也。然而有死者矣，所謂以此始終者，其事有所不免，而豈其所自許者然哉。慷慨之士，不絕於世，矜奮而自許，吾將何以信之，曰其事有在乎犯難而忘不存於求侯者，吾將以是而信之矣。白

國家以武舉求天下之虎臣，幾百年，而吾泉州未有應者。吾友俞君志輔奮然而出，以百戶中其科。吾嘗作止動息，與兵為徒，擊劍馳馬，適於持捶之嬉鬬，于舍矢柙於投礫之娛，擐甲戴胄而踞鞍馬，若衽枕席而便紈綺也。其為千戶於金門，為守備都指揮於汀漳，所至與士卒同甘苦，饗無精稻，厨無庋肉，而营伍之井匽庾廄必善且治，循勞勉人，人必至，惟恐傷之。其誠心惻怛，發於中而周於外，不徒色之仁詞之厚而已。予見其所為嘗駭之，曰所謂大將者，視方略計數如何，烏在自操凶器與卒伍爭枚而較勇，則是身不勝衣，射不穿札者，不得將上軍而兆征南鄉，號令明而威嚴致，則市召烏合之夫，可使前死，必人人得其心而後與之蹈白刃，彼行廚禦肉而亡有饑色

者，非淺之名將哉。君所以復予，則謂凡吾所為，必始於吾己，不習其事而苟擅其權，不得其心而欲用其力，吾以為於己不為，故不為也。今使方略計數明矣，而且習兵事，號令威嚴振矣，而又得士心，不亦為無備而無患哉。且古之不夙習兵而堪將，不素養士而立動者，推轂而出，鑿凶門而前行，其權得以斬文磔殺人而無所制於法，故能以威使眾而可以有功。今將無殺人之權，而制之者多，又將率之而與之共死，苟為不素畜其心，則有渙然而走耳。士誠與我而自不習其事，皆然率而為之先，是委虎以肉也。吾雖不愛死，乃當以不習兵死哉。以其所言，考其所為，果豈以狗馬玉帛轂色子女下其志耶。吾信君之能死也。以此今儐軍亡將之畢，素著見於邊上。方閩鼓鼙而思將帥，行且召君，以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臣。君既習兵而素拊士，所向宜無不成功，君固當侯，而無所致其死。吾之說將不驗，吾誠信君，而人將不信吾之言。人固不吾信，而吾尤自信其信之也，不妄於君之為命。昔都指揮於廣東也，序以為贈。

贈趙千戶序

與將武人之容，衫穀衫，佩魚服，然後之衣，撫劍而語

離飲酒呶號視直而不能側脅畜而不能下手足之
力有餘徙而不可制則跳踯蹶張投石超距以泄其
悁忿而宣其氣平射俛首酌顏笑而脅肩諂媚紳襟
袂與人為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衛右所千戶趙君伯
齡世武人宜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與時武
人其容如彼其所為亦且暴戾恣睢忿忮所至輒批
搏人以自快嗜財悅色則攫取挾押而無所憚時乎
文而文法行往往見為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
苦戮辱之於是武人之容為世大詬不思其為則非
而其容則是彼其懲之之過而靳以自免輒改其容

以趨媚於世而求容乎上雖其進退蹈舞不譎人之
耳目而矯强果奮之氣無復畏時之効不亦可患也
與且其容非矣而其所為亦卒不能大變於其舊是
两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意拊士卒如恐有傷
尤廉於財貧而不侵乎下其所為是矣予獨怪其容
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冀上之用乎然竟
落落在群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所試
飲酒不得醉醉亦不敢狂語徒飄紳襟袂與人為俯
仰以銷沮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盛背惡者不得肆
而歛飭者亦無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視哉吾甚患

之故有以贈趙君

漳州衛萬戶侯汪君奬勵序

漳州衛指揮使汪君莊甫侍御傅近山婿也侍御立
朝有才名為臺僚之望其臧否聯當世之論不以情
蔽其所論之公顧常重汪君之才以為武弁絕出一
時莫及也監司部使者來閩無不與侍御相雅侍御
絕不以其婿為寄監司部使者行部至漳不知汪指
揮婿於侍御而但知漳州衛有才指揮曰汪某也汪
君落飭磨淬翹然求脫於介胄頑麁之習露其鋒穎
華采以才自佳監司部使者所以器任接遇之異於

諸武人汪君常恐當路知為為誰館甥則器任接遇
為有所緣而不明為才以為大耻故極意含閉不籍
毅於侍御監司部使者有終不知其為侍御之甥或
久之別以他故知終不出於汪君而監司部使者與
侍御爾我漠然無所交為賜當路自以察其屬論才
而汪君亦自以其才受察也流俗之失請寄得行於
任使之間既潰而不可止武人尤為猥冗易見賤忽
非有附麗不足以有立汪君獨能奮於此時恪宣其
任使之光明不為請寄所溷豈不難哉君視漳州衛
纂所轄裨校吏伍以數千人其成累足以起懦娯而

[illegible]不足以捐凋瘵能數發聞為部使者金[illegible]裒渠公所察檄而嘆之人莫不為汪君榮裨校吏伍交欲復其事盛其獄以為賀以請於君君尤撝匿欲逃不肯當也余觀今之武人鮮不以有寄為藉至其接遇任使之偶得於上喜詡夸大不知所以自持而忘其是藉之愧君所立君此矣其所得於上宜可擅之以為功張之以為華乃獨退然自失不敢以此驁裨校吏伍之上而安受其請豈不尤為難哉汪君之所立殆近於士者歟士之雅於汪君者龍溪庠生陳君黻不遠數舍來為君乞文予久未及為閱歲而鄉進士李君

復為此文來速予不能知汪君而聞於陳李二君如此其何以辭侍御於予又雅也樂其有才館甥又嘉當路之察其屬既公且明不以猥冗忽人而使汪君有以自見也遂為之序

贈郡博紀瑤山先生榮獎序

舉百吏榮辱之柄寄於一人是非之口由是以次臧否之論積功罪之案而黜陟之典亦將於是焉稽國家置御史分察諸路畀之之柄如此其嚴以肅法守而起治功也由百吏與御史言之均是人也均為吏也猶然其有所好則知是之幾然其有所惡則知非之我與彼亦足以紛然交相習見非而已然惟御史之所是非者得以榮辱乎人而又為其所是非者方且自以為我榮我辱也不亦可怪也哉夫所謂是非者豈誠御史一人之口之所能為耶國家制柄以授之使其奉公論以明王法其所謂是非必其所宜是非者也如是而是之則足以榮人非之則足以辱人無可怪也宜也所謂奉公論而明王法非賢者孰能之乎然而御史不皆賢也吾懼夫一人者之是非之果不足以為人榮辱也果賢矣然而於是非猶有得失焉吾又懼夫其人者之為其所是非之果不足以自為

榮辱也是乎人者與是於人者之欲皆賢也豈不可以為難矣哉夫豐紀瑤山君懷負所學不樂為縣乞為泉州儒學教授予與之游而知其賢也竊心自相語上之人欲有所最於諸學官宜莫如紀君已而御史何古林君檄至考百吏之賢者而諸學官中最首紀君尋不矜所意之中而深嘉兩賢相遇之盛也君之學庸博諧肆無所不窺而深於義理元本經訓不為俗儒其文詞之煒煒條教之詳飭皆君之餘也予與君游久而所知始深何君徒以體勢臨之其於君宜未洽不知何從得之也何君於此豈不為尤賢哉

何君得君以明其所是之得君得何君以蒙其所是之榮交相濟以成此美者也諸生請文於予以為枉贈予既稚游於君何君又予門人也樂是二君者之相遇故不辭而序之云爾

尹艮齋公獎異序

凡有可言者必待乎能言而能言者尤必得夫可言者而為之言然後其言信苟欲信其言則得夫可言者豈不急於待乎能言者哉余少不知道而喜為文辭竊好言之名於世世之有待乎能言之事往往見於余言而吾郡邑之大夫功烈操行卓偉明著可言者宜不少獨少見於余言余之有事于四方也賢大夫之在郡者或不及知其知之或已舍此而去不知而強為之言則誣已去而追為之言則矯余之不得有言於諸賢大夫者豈不亦有所可恨哉而心欲為之言恐以終不得言為恨者尤莫如今艮齋尹公夫所謂能言者非徒善其文辭而已是非好惡信乎古而合乎道不徇時為取舍也余嘗持此以講當世之人其好古而守道者莫尹公若也古之道勞乎民而不謀於利慎於職而不愛其力故其敏於從事備筋苦骨啓處之不皇而不敢有怨其約於奉身惡衣菲

食妻子無以自贍而不敢自悔若尹公者其豈有愧於此道乎公澹泊自守無境內之交邸閣肅然閒闃固鑰餽問不至其門常饔飧蔬糲飯衣不文綉在郡久之移孥還家營退食獨處蕭條環堵如僧舍郵亭一物無有終日不聞人聲早起晏罷急上之令而振民之功雖祁寒甚暑矻矻不廢據案而嗽飡對牒而假寐其勤至矣而不思自休蓋嘗歎北門北山之賢者貴為大夫而居處之艱至於室人交謫而不知所濟經營之勞至於盡瘁鞅掌而靡事不為以公視之蓋何如也然彼兩賢者咨嗟怨憤咎乎人而責乎天雖其從事之敏奉身之約而不見其心之所安公誠發於中持之不變未嘗有幾微怨悔之意其去北山北門之大夫遠矣此余所以好公而欲為之言也而惠安尹何君謁余曰公以賢受知於部使者檄公之賢以寵公於郡有司之間曰此廉勤之吏也夫廉者是余所謂勞乎民而不謀其利者也勤者是余所謂慎於職而不愛其力者也余之取舍知信乎古而已使公之賢不聞於上余方據古而信之其聞於上者又章章如是公之效見於事者久而皆著於聞者彰將去此而踐休顯也余既自息乎四方之事知公於在

郡而及其未去雖無何君之請猶將勉為之言况其
請之勤哉是以備而序之苟有未知公者觀於余言
則可信矣

通守少華陳侯榮奬序

道無所不通而事各有所宜自智効一官材宅一命
等而上之至於任天下之重而撫四海之衆其心思
之所措耳目之所營皆必有事析之有其緒而置之
有其方論之有其數而課之有其蹟故夫推讞辨折
聽詞稽貌而為刑獄訓輯整齊除器比伍而為甲兵
羸縮舉發節量出入而為金穀施之有可捋之物責

之有可紀之功則莫不謂之事然而有所以為之者
矣其主之有本其推之有權動於幾微之際者不可
知而著於應感之變者難以指喻是其所以為之者
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事宜其道不能通是為吏之
守也其事宜其道通是君子之用也如是而聽詞稽
貌除器比伍節量出入則可以為治刑獄甲兵金穀
者矣然而或進於君子之用或不越乎為吏之守豈
非其為事者同而其所以為事者有不得而同耶嗟
乎今之為吏者有宜於事以善其守宰矣君子之道
孰從而進之今之察舉乎為吏者有覈於事而辨其
守亦宰矣有進於君子之道者亦孰從而知之以君
子之道之難進而進於君子之道者之難知則今恭
知梁公之奬別駕陳侯何其兩適而相得也侯為通
守於吾土固以金穀之事制其職侯非猶宜其事蓋
能通乎道者也且夫斂之而數盈戒之而期致是善
於為吏者之所能也盈其數而民不匱致其期而下
不勤非為吏者之所能而君子之道之所及也陳侯
之治金穀其事則為吏之職其道則君子之學也君
子之用於世行不得過物而實其長思不得越職而
獻其功陳侯之受奬於上也則宜以治金穀而已而

梁公之所以奬侯者非直以金穀而已也其詞也寵
之以為吏之守其知也察之以君子之心備乎下者
非有接於上照於上者不至失乎下如二公者之兩
遇而相得頗不盛與夫侯之善於職人之所知也上
之以侯善其職而奬之亦人之所知也善於職者進
乎道奬之者知其進乎道非乎莫之知也故因郡邑
師儒之來請文也而論之如此

南安邑丞馬應橋君榮奬序

欲知吏之才否觀乎民情而已矣民詠謌之祝頌之
如恐一日不在其上也吾雖不知其人足以謂之才

吏矣夫苟疾怨之詛詈之惟恐一日之在其上也吾[illegible]不知其人足以謂之不才吏矣民之於好惡也若觀火然是吏之才否不難知也今之為吏者其卑冗莫甚於邑之丞佐掾柄不足以効其能處勢不足以成其名忽於上而侮於下其積固久非一日也民之於好惡也固明然亦視柄而動觀勢而興大吏據危勢而擅鉅柄政之良惡其於利病乎民也著民之好惡以酬其良惡也亦明而易知卑官冗吏其處勢掾柄君彼雖有才者習於素侮之民其得詠歌祝頌之好為尤難然則今之卑吏苟有為民之所詠歌祝頌者

其人不在才於大吏乎予閒居畝畂吏之才否之論非予任也然而知南安馬丞之才者以民之情也予不能知馬丞之為吏而知馬丞之得民馬丞以才受奬於部使者南安之民莫不為馬丞欣喜鼓舞者尤欲請予文以為馬丞重予病未能而民之不得請者若有所望而不及予察其意於馬丞之好甚篤也予既以此知馬丞馬丞攝篆安溪安溪之民幸其得之也如有所求而獲又來請於予予辭以病民之請者方竭蹶而趨重累而至胥乎其未已也嗟乎馬丞之掾柄處勢非有加乎他人也其得民之詠歌祝頌獨加乎他人也予廢且闇亦能以此而決馬丞之果為才吏矣予誠廢且闇然在畎畝之中竊憤吏之無良而悲斯民之不告也有得民之吏如馬丞方將明其説以伸其人毋使其汨於卑冗從為世所忽而困於無聞也況安溪之民來請之勤哉

林龍湖先生受奬序

嘉靖甲辰春高御史按閩竣事以禮奬待按屬諸吏之賢者而吾郡司訓林龍湖先生在奬中其詞曰篤慕古之志勤潤身之學蓋非溢語也高公持憲嚴峻任己而猜人其所取人必由已是於先生當必有以

取之然不知其果能深識先生否也若其詞則近之矣其所奬人非一不知其皆如先生否也然其奬先生則得之矣先生之僚與諸生之侍先生者樂先生之見知於上也徵余文以發之余謂諸生曰諸君謂先生為何如人也皆進曰先生以道為學以聖人為師者也余作而曰諸君既知先生矣而猶假余文以為賀豈其長於知先生而闇於事先生耶夫所謂學道而有得者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獨行以其所得者内也今方以一人之奬唯唯耶耶群焉而喜且以為先生賀毋乃非所

以事先生乎且使世如唐虞三代度德而受任量賢而命官德成者上藝成者下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先生之德之賢固當居上而在位矣顧乃斂德以處下僚而藝成者得據尊以論之抑賢以司散職而能名者得操勢以役之是不亦傎上下之序而悖取予之常乎而何足以為先生賀諸生復進而言曰諸生待先生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之所至蓋沖然如水之善下順流而不盈浩乎如春陽之溫被物而不留其與人也篤而不外飭以為親其事上也敬而不貌恭以為悅藝成者既上矣烏得恃德而傲之非惟莫之

傲且誠而事之矣能名者既在位矣烏得挾賢而藐之非惟不敢藐且安而為之役矣是先王之所以安於上而素其位之行也今是獎也而莫之受是豈異也是過矯也先生固不為也外受矣而中心有不受焉是挾賢也是恃德也先生尤不為也諸生以為先生於是獎也則誠受之矣知先生者莫若予請無辭文焉予然其言乃次其言而序之

周蓮坡公榮封序

跡泥而人殊庸者之所忽而智者之所明也今大材不試於事而虛有其職之號食不及其祿而遙有其[illegible][illegible]寵上之人無所擇而并之以為是其子若孫所有之職之秩而遂以與其祖父無所費吾之器與名而可以為其人之榮也下之人不必並而受之以為是吾之子若孫所得之職之秩而推以及吾之為祖父者非有待於賢且能而可以安享乎上之賜也是今之所謂封官者也且夫不試於事而不食其祿者豈以皆無能之人哉蓋有懷藏道德重其身而不出遺逸於世而不悶者矣亦有挾長負奇慢於時而不一遇齟齬坎轗無所發憤而斂志以窮者矣重其身者無所慕於外非虛職遙秩所得而榮之也斂志

以窮者志在於效長見奇而不肯以虛職遙秩自樂為榮者也然而上之人以是畀之則不得辭故有召之而不至官之而不屈而無有封之而不受者是懷藏道德與挾長負奇之人苟有其子若孫所得職秩推以及之則無異於無能之人之所蒙者也此非所謂其跡混而非常人之所能知者耶吳郡崑山周蓮坡公其子大禮君為興化府知府

天子嘉其父勞於外善於持身謹法以仁其民也優以褒典授公以其子官以慰其子之勤而且以為寵焉於是公亦為興化府知府尊于家公之夫人吳氏

尊為恭人卿人無不為公與夫人榮者公方澹乎其深藏沖乎其若下守其履素之常而忘夫外來之益重珪累組之華其弱冒不加於草衣芰裳之陋雕轂文茵之愉其體不以易乎穴居石卧之簡而漠然不知名寵之貴錫既之美也豈非其志欲以有為不以虛得其職秩為榮而其自樂之道有不得而榮之者耶雖然所謂有道者不敢過於自肆而傲上之賜有志者喜於繼之有人而不必其身之自為公烏得無以為榮乎哉公之所以為榮者如是是所以為殊於人也與化君之僚郡丞吳君節推章君嚴乎其長之賢

本其所自而幸其所蒙之盛也欲有以贈公而介為之序如此公其不以余為膚人之知哉其以余之言謂有以明之哉

壽蔡逸翁七十序

鰲江以東里居聚落之巨而名者莫如東石大海在其南予嘗一再至焉登高原以望大浸之茫然目之所望極矣而不知其涯際之所窮空水混瀜於迷茫浩漫之鄉隱隱若有所覩意其為方丈蓬萊閬風之神山記所稱仙人不老而長存者必多往來其間而吾不得一遇焉為之徘徊容與神煩志倦而有遺意既望而休訪吾蔡逸翁於其廬俯尋龍眉皓顏豐頰目視流而手神四溢舉趾甚重而步履若翔為之起敬而驚歎曰斯非其里之人歟而胡其非里之人也問翁之所以能然者何術而然翁不言也觀於其堂扶几巾屨之置有位播洒未嘗勤而塵蓝鮮至也觀於其圃草木蔬蓏之樹有列糞溉不待力而滋長有加也雞鶩為之食飲牛羊之出入不失其節而各適其時蕃息馴狎可闞而數而畜予之事擾牧之宜未嘗親也予於是逌然而寤是所謂純其意而不慁乎物神藝而形不勞事起而械不作行於無為託乎不

得已與世芭芭於人溷溷獨保所有漠然以固存者乎然則所謂神仙者何必在大海窮晏絕域望而不得見之中所謂不老長存者何必遺世羽化辟穀形解虛無不可究詰之人蓋即吾所登之堂所踐之圃而方丈蓬萊閬風已宛然而在即吾所訪覩其不為里之人者固真所謂仙人歟是歲九月十七日為逸翁初度其子廷用氏望之友與姻戚之雅者群然集於其堂祝翁之壽而請文於慎中夫翁之所保既已凝然遺世之所有區區語言之工道說藻潤何足以為公慵所謂真仙人者存齡儲齊方與川偕至與日

並升極乎天地而無疆而奚待於群然多儀之祝然方且觴焉以致祝文焉以書識茲亦所謂純於意而不廢乎物者耶

壽陳靜軒翁序

古之享年而居其鄉者其歲時之樂共其爵俎尊豆必足於口調其聲色容氣必悅於心撰其冠屨几杖必適於體是子孫族姓之所以致其孝也在豳風之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是也行焉而不敢並其武居焉而不敢躋其位立焉而不敢抗其等肅其賓客則有容儐其徒御則有數發其歌號則有器多其獻酢則有術是鄉人子弟之所以致其敬也在行葦之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是也子孫族姓之所孝是老者之獲安於家也鄉人子弟之所敬是老者之獲安於鄉也此猶為以年不遺者耳若夫酒正共其酒槁人共其食羅氏共其鳩外饔共其割亨樂師共其歌舞之事春夏秋冬有其時深衣縞衣有其衣燕射食饗有其禮是老者之尊於學者也非有孔昭之德音無斁之令儀則不在是蓋老者獲尊於學而其德行著矣非徒以年不見遺而受其子孫與鄉人子弟之孝敬而已養老之禮廢而今

之所謂稱壽之儀者其父兄高年則子孫與其鄉人子弟率以其始誕之日具酒食召賓客酌而獻焉獻而祝焉以祈無疆而答罔極是雖不盡合於古其亦殺羔羊酌大斗之意也養老之禮廢而父兄高年獲尊其子孫與鄉人子弟稱壽之樂者蓋亦鮮矣況獲尊於學乎吾所為文者乃南海隱君子陳靜軒先生而郡邑師儒黃君紹文林君一星輩所為請文以壽之者也老者獲尊於學已不可見於今之時況於異鄉之學乃知尊之者乎閩廣相去殆千餘里靜翁闇然退藏含弘履古以山水自娛而與木石鹿豕為友非有名位氣勢足以動人而風聲精采溢於家族播於閭里至使四遐之境知其姓名而且從以年不遺者哉靜軒之德於是可以觀矣靜軒之鄉蓋亦有學得無有慕黃林二君之風而知尊靜翁者邑之俊秀必有肆席授几陳衣操杖群然而從伏承下風欲乞一言而懼不可冀環膠庠而外望者當如堵墻莫不油然生其孝悌之意惜余居也遠不及周旋作序之間一見其盛故為是文以倡之

侯梅峯翁壽序

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望日南安侯梅峯翁生七十矣

同姓子弟與夫外姻賓友鄉閭之長幼咸以壽為翁祝而請予文者則其姻李顓輩而因吾外弟陳子和以來子和在翁外姻之卑屬而特為翁所愛者也故其請尤勤予謂子和若輩所以致愛敬於尊長者竭其誠心以顔之則又治其酒食之美以進焉飾其笙簫以侑之作其鍾鼓以衎之以安其口體而樂其志意斯亦可矣而必以予文何哉蓋翁雖伏處田野不以文見其身其於詩書之言皆能習而通焉挾用吟誦與儒生無異其閱史冊詳談其行事名蹟亹亹不休至與人論難往復處其可否有條貫也故於文知貴之而尤知貴賢者之文而姻戚之欲悅翁之心以祝其算以為幣帛之奉將金石之考擊皆末也神氣之在於人患其難全而亦不欲其無所用故詩書之士既苦其泄越而不全田野之老又特於顓固而不用如是者豈獨其性智有不足哉其於永年之理亦有所偏而不得遂其宜也俟翁既不以文見其身全其神氣老於田野之生業其於詩書之言泛涉而嬉獵焉以免於顓固之陋探以永年之理翁於所取為兼而不偏矣其享壽宜也子和輩求其心之所悅者之在乎此請而得焉以致之於翁蓋予之文非有幣帛瀟撒玄

黄之章金華鏗鍧韽韺之節然適投乎翁心之所欲而知貴者於是焉而設之以笙簫奏之以鐘鼓則其所飾者皆足以為侑所作者皆足以為衎宜有以樂翁之志意而增益其無疆之算而李顓輩致祝之誠豈不得哉故諾其請而為之序

壽蔡太夫人序

吾友蔡君道卿督學嶺南奉其母太夫人以往道卿出與諸生言學以道德性命之微要獎拔髦碩群趨朋至教法昌行而光華宣暢有先生之尊入侍高堂候承起居進退唯諾擁溜播灑躬勞事而執細物驩然若不及有子弟之勤諸生之學於道卿者悅其事親之實而信其所以為言太夫人之居於彼也樂其所以教人而安其所以事我者心彌康而體彌平貌之癯者日以益腴星星之髮為之改黑不徒忘其非土之思而亦油然不知年數之邁也是歲道卿遷浙江參政得以便道過家慎中以通家子入謁覿太夫人之貌之腴而髮之反黑也問道卿之所以為養者蓋藥洲之館督學憲臣所居在焉池有可釣之鯈鱅原有可擷之筍蕨倚樊之椒負墻之桂粽以為芳辛而調其滑鮮於是乎取之非有烹羔擊豕炮鼈膾

所倚狙珎滋之饗也誦先王之書畧舉其義以訓其
文時人之言語近世之詠歌雜陳間諷以娛於耳若
鏗鏘吐吹之聲音無有也奇石嘉卉列於館之左右
御而觀之指其名而辨其品論其所從出與所由
之以為月玩而蹈舞妖姣之采色無有也然而太
人之神日以益凝而目視加明耳聽加聰口腹日
益充朝夕之食飲加進也余退而告大與道卿各
相與講太夫人之賢蓋所以安樂其耳目口腹者
夫世情而獨出乎至性天常之間為能有以樂其
之樂也是月十四日為太夫人誕晨於是詳所以為

太夫人壽者莫不欲推剝肥牽網擉鱻鼈飫鄉脯膏
撰五味之珎以為饌撞鍾擊鼓絃絲桐條繁嘽和曾
進以窈窕蹈奏應節備音聲采色之美以為樂以順
適太夫人之口腹耳目而康其心以介無疆之祚則
又相與言曰太夫人所以安其子之養忘其年數而
聰明彊溢四體和平其効如此其必有不極味而珎
不備聲色而樂而可以為太夫人壽者乃來委慎中
以文是亦道卿所以為養之志也

壽項鶴山老先生序

道之在於人其精可以攝身而其餘可以為人古之
得道者取其幾希彷彿之要養其神氣以全其形魄
而自貴於物而土苴之所斥棄糠粃之所漏佚猶足
以為天下國家而其為之也亦無所甚愛其所以能
及乎天下國家非命寵莫為之藩飾非爵名莫為之
嚴威則其所以為人者固道之餘而必託於外物之
貴而後可以有所及事有謬適時有然不然每難冀
於必獲雖其獲所託而所以為之者宜有設張之勞
圖慮之用雖其土苴糠粃之棄佚而不能無損於其
身如拔一毫於四體之間損之甚微而亦其欲之一
毫以其為之既有所損而託之又不可冀故學道者

常以為愛而不肯以其身為天下獨攷其精以自攝
茹百物之英華而吐其精髓四氣之沖和而違其珍
固鄞鄂之藏滋胎胚之朕寄焉而不出顧其多積而不
施孤居而鮮偶無以為人而不能極其道之餘亦有
所不樂於其志夫充其餘者既有以損而不恬專其
精者猶為弗樂而未愉不亦為道之難與以予所聞
求嘉鶴山之下蓋有隱君子焉衆知項喬遷之之父
封主事項公是也公廓落魁偉蹈藉忠信而被服剛
決始有意於天下國家矣時之不然事之當謬乃歛
而自珍取道之精以內攝貴其身於萬物之上而以

其忠委其子遷之君以行於天下國家蓋公之於道其精者既足以得於己而其餘亦有以為人而不待其身之自為有所及而無所損含其醇醲載其訢適以遊世完於德而遂乎天古之所謂得道者其幾矣道之所以細命寵卑爵名外之而不有者惡其曲求而倖取以害於性尤患其為之之勞不能無營於所欲之重苟其來加之盈無所與於己可以安受而不惡其受之也無膺於其責無任於其憂可以長保而無患則其卑且細亦精者之士苴糠粃而非為道者之所辭公既以遷之之賢傳其志復以遷之之貴尊

其身而榮於外物之榮華都其命寵而不以為贅瀸餙之資據其爵名而不以為章嚴威之具援其尊而捨其責挹其榮而遺其憂其所樂者外而所以樂之非外也性之於物內外相合而輕重各適則分齊不奪於以養身可以順無涯之生而不傷公之為道專其精而不廢其餘足於性而循無取於物信其所養之全而得之造物者厚將以後天地而論算輔四時而凋三光有可期矣蓋道者非徒以保年而保年以不老者必出於有道乎知公有道者也故有以期公壽

壽龍溪劉老先生序

享其所當得而據其所可安而後為之樂遯世高尚之人友泉石而侶麋鹿寂寞枯槁之與若支離跡遁之為使既已遠世之紛麗頽然自放以足其好於究閒之鄉若冠長紳之大夫章甫逢掖之儒講禮容備縟節修其詞辨談說雜陳交進於其前以祝其慶而禱其壽履如世之所以奉膏粱文繡之君子力有所設而事有所濟然者此豈其所享所據之宜哉乃將以此藻潤其憔悴振發其沉冥以謂容節可以娛耳目詞說可以康志意幾以為其慶而增益其壽履以

彼所好之遠而所尚之高必且莞然而笑曾不足以動其聽而少入於目也而潮陽諸大夫儒生所以為龍溪先生壽者何也先生有子景韶成甫君以進士為潮陽令奉先生之教以施於政寬恕開敏善其政以宜於人民父人之父子人之子如宓子賤之為單父者其所被者廣而所濟者溥矣舉一邑之父子莫不以龍溪先生為大父也盛容節以答發祥之元飾詞說以鋪移理之功其物之具備乃其享之所當得其文之光華乃其據之所可安先生於此宜無所不樂也膏粱文繡之君子都世之繁膴踐危涉患之

茲多哉厚於生而歉於志高尚遯世之人志無所不得常隱約焦急而寄於外荿以舌其生故莊生之論以恬愉為不可兼必含天年以極壽命之数者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為養多備龍溪先生既已高其跡於一世之外自足其所好憔悴沉冥以恬其心益之以凡偷之物光華之文以為身愉而無所不以恬愉相養而內外無所害全其天年以極壽命之数於無疆必在先生也夫必在先生也夫

壽程母楊太宜人序　代碩新山司徒作

嘗讀詩見魯人之頌僖公修為數揚而工極藻飾以述其休美所其福澤者其詞爛然文矣其歸獨致意於壽母蓋國人之所以頤其君者必上及於母而後為愛之至且夫考鍾慶之原而得其所自生論成善之功而歸於所由致不獨發乎情而固已合於禮矣而其詞旨所存有以約其修之允而核其工之質者薮之以宜大夫士庶之一言而已大夫庶士不勝乎國人之衆而通國之人不及乎大夫庶士之賢惟其宜於大夫庶士而後國人之祝其壽母不為野於情而後於禮茲其所以為詩人之善頌也歟推此義以施之今則吾泉州之大夫士之壽楊太宜人於古蓋

有合矣太宜人吾郡侯程習齋公母也侯為泉州適當歲歉民散之際憔悴枯槁待昭蘇之急潤跳梁嘯聚嘯推廓之餘侯既振其飢乏舁其生息幼者育而老者逸馴馬之疲不足喻其蕃厚也而後選其往者用之以有事於兵向之呼集於溟渤之波橫行於綠林之聚剗削驅除一旦而盡革如負梃之鵶化為好音乃始雍容絃誦敦琢子弟之才使講道德而陳禮樂藻朋之長於泮水者可采而樂也於焉飲酒於焉色笑曾不為湛而皆所以為教人心悅頌聲起思所以祝侯者而知本其所自邦人以謂大夫庶士而大夫庶士則謂老而好禮者莫予若也予老矣不足以為邦人之望而好禮則有之夫受

天子之命長治一邦有人民社稷而得設其政教其於則國其分則君也邦人頤侯而頌之而及其母於禮固宜故予推魯人之頌之義以率大夫庶士之請以順邦人之頤所愧老矣而辭不文

祝龍母黃太安人壽序

禮之有祝其近於偽與福澤休吉得乎天者不可易而賦於命者莫之致今將以其歸美之譽媚順之悅而合乎勿莫治脉之間以致誠於此而錫詒於後者

要之而可獲取之以往界也果且以為然乎哉然且
為之不亦始於僞與愛樂尊戴其人也則必有碩之
之心則必有祝之之文祝之生於碩之碩之生於愛
樂尊戴之故先王為之立其禮以著教而達人之情
而豈以為僞哉倍降禮失祝之義不行於世而人間
稱壽之儀猶存古者致祝之意且其備文縟而諸吝
盛於古有加焉雖其已多於儀然而人子以奉其親
與夫交游戚屬以奉其子之親亦所以敦人倫而厚
民風誠加於古而不為過也然有不出於愛樂尊戴
之情本無是碩而侈為其祝冒焉以施諸其親而苟

焉以媚其子者其失古之意不亦遠與禮之失而僅
有存者人間稱壽之祝而其失又若此如漳州龍溪
士民之祝龍毋黃太安人其禮之意豈非古者之僅
存而曠見於今也太安人教其子龍南岡君以才學
為名法從伉直忤旨遭謫轉徙不悔其志量移丞郡
奉毋之教以其所學用之於政以及其民其民愛樂
尊戴之矣相與謀曰郡丞之賢太安人之教也烏有
父其子而不大毋其毋哉則相與語曰太安人吾之
大毋也烏有為其孫子而不知祝大毋壽哉於是合
詞請於龍溪尹林君以茶乞文盖今之祝者為其族

屬與其姻戚交游名以其情之所及篤其子以奉其
親其黨有所尊其數有所倫已為可以敦人倫而厚
風俗而猶有其祝則然而愛樂尊戴則不然者今將
合一國之人以奉其親其情至而詞信碩之之誠而
祝之之公非從於今為盛殆將在古而曠見也古之
為祝者以著教而達情於禮則然而非必以為有益
於頤也今合一國之人之歡以為祝洋溢周浹尊和
迓祉於以祈無疆而錫難老盖必有益矣大夫人之
壽當像有準于為此文豈以為媚郡丞君而已

壽蔡鶴峯先生序

年之所以貴於人者何哉為其得以彌所受之性進
脩之功日有所底以考見不病於年數之不足而無
以自兄也盖孔子欲加五十以學易苟不至於五十
則未得以無過矣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化苟不至於
六十則不至於化矣常存其生而功得以常用故尺
寸之陰如珎萬鎰之璧而為君子之所以貴年者也
而人之所以貴君子之年者亦以此故五十而無大
過則孔子之五十也六十而化則蘧伯玉之六十也
別籔被面分味辨臭以盡耳目口鼻之能而克天地
所委之形貌不怍於志而浩然有以塞於兩間名之

曰君子之年而晝夜日月之所見伏寒暑四時之所來往載之於躬睨然若昔旦之作息動靜之愉舒年數彌高而益以為可貴蓋道德不一學問不明之後人之能求年以厚生者常不絕於世而不出於學問以進其道德則亦無可貴之年故有龐顛白晳縣其徐齒者徒可以享子弟之養而不足以為朋友之嚴事勤服於是稱壽致祝侈為家人父子閭里孝愛之末像而無所用之於道德問學交為愛敬之際其可以有感也夫吾所為文以壽者龍溪蔡鶴峯先生友朋之所嚴事勤服惟恐不得為其子弟而嚴慕氣接於千里之外猶知講承愁勉以自奮於下風蓋先生之學粹然一出於道其學既明其德既成而年亦已高矣所謂充其天地之形而稱其為君子之年先生蓋庶幾焉是歲十月八日為先生誕辰蓋年七十有一矣門人弟子與夫交游纂接之在於嚴氣之餘者舉以為先生祝而慎中尤奮在下風思為弟子而不可得也故獨見於文蓋君子之自貴其年者為其加以年數則可以化可以無過學者之得事是君子也由其無過則可以內省其非也由其能化則可以思稱其益也故樂是人之長有年也而頌之非徒知貴之焉而已爾故慎中為此文以道諸君之意而致祝於先生蓋與乎閭里子弟姻戚之為鄉之長老者也此所謂亦為愛敬之行於道德問學之間者也夫生其尚益自貴焉而久為友朋之所嚴事祇服也哉

棐母周氏貞節序

古載籍可見其辨於婦人女子之事莫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為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芼蘋湘藻求桑采蘩抱衾宜鴈雜佩奮言敬一職而勤細事既皆錄於師氏仲尼存之以為教不宜詳小而顧略於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師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歟至於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又何其嶄也蓋其書法與詩不同閭閻井邑民庶之事不從於赴告雖欲書之而有不得歟然諸侯公卿夫人有家國之佐範於禮而約於訓尤宜有以自全而其可書之嶄如此況於民庶之末哉而彼生於教明倍刑之時其有節與敬職而勤於者宜無不能言又不宜其偶不能言者即為有節也由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益可見矣以彼此之

盛若此而世之后谷可知矣中國若此而地之遠者又可知矣吾所為序者始興袁母周氏蓋婦人之有節者也觀其不二其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確然以禮自防皎白完善終免於凌暴點汙之患力撫其子督使有立門戶起而宗祊延亦其才足以輔其志而能然歟以時之今地之遠而其人若此豈不尤為難哉吾蓋有感矣夫詩之於民庶得詳矣其有節而可載者以不能言而不與存春秋所書不必其能為言也又以民庶之賤而不得列則彼婦人之有節而卒生於詩與春秋之時猶有不遇之恨也而仲尼之於是書其於欲搜羣內美以顯垂陰教之意其亦不能無憾矣乎吾之於周氏其敢謂使之無不遇哉然而闡發幽側以輔翼世教固將學於仲尼者也方求夫事之可載者使見於文安得以其生之微而廢之吾之為此序其亦竊有取乎仲尼之旨而周氏之果不為不遇也

節婦何氏郡獎序

凡有淑美卓傑之跡而著以為世勸其明有衆人之論其嚴有君子之書而其榮有王者之制王者之制與衆人之論有得有失每為勝負而君子者常持所

吾以低昂於其間是非出乎衆人予奪作於王者夫制之權則君子之所有事也蓋有若獲乎王者之制而詭衆人之論則君子刺之以救衆人之所得雖其若獲有不為不榮者焉蓋有同得乎衆人之論而不蒙王者之制則君子美之以助衆人之所勝雖其不蒙有不為不榮者焉其論是其制奪其論非其制予是論之公而制之私也故君子得以美其所奪而刺其所予有制之公而亦不得予其所是焉則君子蓋歎之延從而美之如吾友王思順之母何氏豈非吾之所歎者乎婦有不幸其夫死而不忍死其夫育其遺孤養其父母完其身以歸見死者而心不怍是淑美之德而卓傑之行也國家有旌節之典載在制令以待四方之以其事來請而予之然其制令曰必年踰五十王母之節皦然白者而年未五十以卒吏於是土者莫不聞其節其為是土之民者莫不以王母之節聞而亦莫之請也夫有淑德卓行足為世勸而不得者以勸於世者制不設於上而論不行於下也上無其制下之論誠行不得援而為之下無其論上之制誠設焉乎知而取之旌節之典制之所載也王母之節論之所同與也然以年不及令而不得請豈非制之

公而衆論之是亦有不得予之者乎此君子之所
歎而郡侯邑大夫所為致禮而敦獎也君子之書於
是乎不可不行於其間矣王者之制有可以化裁而
衆人之論必至於磨滅化裁者不可知而磨滅者可
坐而計其不化裁乎而論存也固可以勸於世其化
裁乎而論不存也則世之欲勸者尤病之如是而君
子之書蓋不可以已矣予非敢謂君子而王母之節
宜著於世以為勸衆人之論有時而泯泯無聞辭乎
君子之名使淑德卓行不著而世無所勸則亦吾黨
之罪焉故為之書曰何氏晉江人生十七而嫁為鄉

進士王忠先生妻嫁七年而王先生歿其子天錫甫
尚在腹中何氏知以大義自斷不為迫臆摧決急於
一殉以絕先生後而待天錫之生含哀致毀以禮自
防無一毫髮舉足之過以致其志先生復生脊之不
慚其言動有法事舅姑孝敬愛子能訓之以義具有
令德而其節尤著鄉人莫不稱為王節婦云

范母易氏貞節序

昔夏侯令女不忍曹文叔之死誓以節自終為曹氏
婦而迫於父母至於割截鬢髮刵劓耳鼻然後免乎
見奪嗟乎彼其愛不出於烈行令名而苟以保家室
之歡為不失生子者之大願如是而為人父母亦
固亦鄙矣獨惟令女之節其英爽足以激發來世而
不能喻當時之親其惻懇足以悲感忱懟而不見信
同體之人豈其慷慨迫臆獨立不悶有以自持而誠
心精奇伏潛著隱尚有所未至歟夫髮斷耳刑形已
毀矣彼區區之愛其女者猶欲脩其已毀之形而飾
之取其必守之節而奪之豈非其無苟他之志而猶
有可惑之容耶故使父母疑其容而兼失其心令女
亦知以容自累也故其計出於殘膚傷體而後得免
嗚呼可以為難矣然其志靡他而容至於召疑是其

所為尚難者亦所以為未至也令女之事余每以是
悲之適今得見節婦易氏益因以有感云始易氏之
歸於范氏而其夫君錫早死又無子以為養也其舅
姑固以為不能終為范氏婦欲再圖其所居易氏賦
柏舟之詩以死自誓其兄易愧虛先生與其夫弟范
王泉君者友也先生以責其友范君以諫其父而易
氏之志得以不奪無殘膚傷體之痛而志行於內外
之親孝慈育備有令善余是以知易氏之節非徒
慷慨迫臆足以自持而精其誠心獨有至者蓋其所
守與令女同而其所得則令女有不及也嗟乎閨閫

帷第𦤎移默感其欷歔慨歎者有出乎情有循乎禮義其擗摽哭泣有動於然有激於倫常其然其否隙露端引如鼓宮中之鍾殺音不能匿笑貌不能藏尤不得以苟信其弟毋不得以苟信其子而舅姑須得以苟信其婦哉後世之士好以苟難為賢震異尚刻之行駭於聽而怵於視易至於有述精誠篤至窮微幽非知德者不能辨也故予序易氏之節與令女論而著之使世之士知其志靡他不愧於令女而其行之難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余懿堂集序

詩國風列婦人女子之事詳矣抱節自誓者共姬之外無聞焉其言動有法篤於禮而合乎道者多公侯卿大夫之妃方王道之行脩其內教至於漸漬成俗居能佐其夫子言行不失法度則遇變全節者宜其多矣仲尼刪詩何所存之略也豈女婦所難而可傳者在於好禮聞道而全節自誓乃其固然耶王道行內教脩化流而俗成託於侯公卿大夫之家其禮義之積非一日是其好禮聞道者猶可能也然詩人歌以為美國史從而序之肄於樂官以為世風仲尼著之以為經萬世不可廢也世教下衰自士大夫賢者尚恨於道之不聞況於閭閻之間婦人女子者哉當教衰之時長育閭閻之間桌女婦之生而有聞道好禮之實是古之公侯大夫之妻之所難能而學士大夫之所不可及也推古詩人史氏之義宜其正色昔之而咏歌嗟嘆之不足而仲尼之所務白也予讀余懿堂集蓋嘆諸先生所以歎序陳母郡[illegible]者有周人之風其於仲尼之教為不畔矣備觀郡[illegible]人言行之詳無一不合於道蓋其天性有聞而[illegible]之所成也觀者高其節悲其志而忽於言行則[illegible]人為不詳夫人之子忠甫君信道力學[illegible]泣而示予以是編既卒觀因為論著之如此

陳氏族譜序

大哉聖人之德何其流遠而能被也予觀左氏春秋至於楚復陳田氏專齊之際蓋知之矣夫懿公之淫虐懷公之昏亂宜足以隕世絕祊然[illegible]一言去疾歆和諸國而午吳遂仍百乘之邦[illegible]畸嶇羈逖之臣束身入少皡之墟桓公禮而命之惟恐不及辭爵而爵至及其後嗣漸持大政謀國而國得大以史氏之論能推德於百祀之先而卜者之占已定昌於五世之後然則午[illegible]敬仲固已篤基於厚積之豫

而承福於昔際之期豈羊旅之所能幾甲牧時之所能與小白之所能爵而平仲之所能謀哉是知大舜之德其流遠而能被如此善乎史趙之言曰盛德必祀而知陳之未亡可謂篤論君子也而又卜其世數則近於瞽師之業矣嬀越不能免之於楚而成子復得之於齊史趙之言不已荒乎盍亦近於瞽矣嗟乎以舜之德而不能使商均及其身以有天下而胡滿能得之於周室之封靈公閔公擅國而失之成子乃能興於異姓之域然則聖人之德受祚于天者固萬世如一日而迎休倡咎後世各於類脩事之得失顧不

以人哉今戶部郎中陳君綱發於神明之胄績業勤行自致其身於世其材具德美足以躋崇登顯若撫契在手數萬而責償也君筮仕佐郡以至秉國之賦斂懲敏給仁心為質運知無方德以濟其才恕以弘其察然乃加意於人倫為譜以明其世以合其族而又慎於系續考其所知以著其信而不為誣皆不背於聖人之教盛德之所從事也吾非瞽史不能為興廢之占然明於君子之論有德則興當在於此他日君訪於歷山之陽濼水之陰有治詹尹之術者揲蓍以問之其所以卜陳氏之昌當不在五世之後矣

方氏族譜序

士大夫之仕於時智足以濟於事情足以周於物雖其與且衆而力足以及之與之同其吉凶之患退而老其行於家則有其同姓之親而恩禮有所不能及者豈其性之不至哉咎生於知之不達不能原其所從生則其先世之名字爵謚年華卒葬有茫然不能言況於追其不泯之魂魄精氣於冥漠之表以及其所欲慈之孫子其分布繁衍能否不相逮憂喜禍福之殊宜其有所不及也亡降之世常有康濟之功而鮮惇叙之化士之生於其世不憂乎民物勞烈之難而

病於宗親誼行之不足嗟乎近者不親不敢及遠而士大夫所及之反若此宜思所以易之矣欵易之术有急於知其祖之為可務者也族之有譜蓋昔人所以推本由生繇屬方來而所以言其祖者其術良審於是而士大夫多忽焉則其於祖也不能知固宜皖城天柱峯之下蓋方氏之所居其族指衆繁而獨以同姓有恩禮著於郡中為名門以吾所知能有以致其宗人而使之知以恩禮相聯序者吾同年友君范也君嘗示予以所為方氏族譜觀其書知其已能得從生於隆不以其泯然既亡且遠而遂亟之俱自敗

其識之之詳繁之之久一指掌而死者若臨於其上陟降於其左右生者之長幼若同堂而處比肩接膝而坐行拜起於跬武一席之間油然之意可以觸目而興也君之所以能及其宗人而使之各有恩禮者非以有此具也耶君始宰貴溪桐鄉兩縣今為守於泉州百里千里之地有民而治之其慈愛忠利之心愷悌嘉樂之政不啻父母之於子如君所及之遠可謂由近者親其施之有本而出之不倍者矣嗟乎世之士大夫於同姓之親有所未至而智慮情欵足以及於人其意氣之盛才力之偉有可喜耳豈所謂康濟之功哉由其施之無其本故也由譜之亾而惇敘之美不見於俗此士大夫之所易知也由譜之亾則無可本以為施至其勤於民物者而不足以為當世之芳烈則士大夫之所難知也是豈可以忽哉數予序方氏之譜云然庶有當世之志者有興於方君而知譜之不可忽也

刻蔡虛齋太極圖解序　代易愧虛先生筆

道之在於世也猶行地之水乎源出於一而其流必分至其流之變也必合而後有所止然則是水也雖其流之遠而不可量極其所謂源者固未嘗變也今學道者其委不循而必源之得勢固無有以委之去源之遠也疑源之不在於是而以為有二水焉亦不察之過也載道莫備於經易者五經之源也羲文周孔之相承源所從來至一而無二也由漢迄宋為易之言者無慮百家殊途異派其分多矣其後乃有濂溪周氏伊川程氏考亭朱氏之學合異為同統殊歸一卒極於羲文周孔之旨醇如也士之有志於易而欲明羲文周孔之言者不盡心於朱子之學其何所循沿以上遡乎朱子之於易究圖書之微旨會易傳之奥義以統承乎易卦生爻之初所謂委之合而止者固在是矣嗟乎今之治易者何其衆也於朱子之學莫能專而精焉將何以論於畫卦生爻之初而明羲文周孔之言哉肆我蔡虛齋先生天挺其資神授之識卓然有追前開後之志沉涵浸漬乎義理之中而分拆解剥乎文字之際窮其平生之力而無須臾之暇盡心於朱子之學者我朝一人而已蓋朱子之盡心於孔子無所不該而於易為大故虛齋之盡心於朱子亦無所不究而於易為深此圖之解推衍幽奇探索卦疇入於精微而極乎廣大孜孜然惟委之循沿而不止源之底得矣時中少而知學即遊先生

之門亡之任門者以百數先生獨加寵待以為可語以[illegible]忘其顓愚黽勉朝夕雖於精縕未能庶幾隱詞奧義聞之於進見而繹之於退私者蓋亦有年矣[illegible]文梁木其壞時中獨抱遺編不敢棄頹而無所啓發遂終為顓愚之人大負先生往日之所待每一臨文展卷未嘗不愧悚隕越如不能生顧今日說荒落恐終已矣惟先生之學著而為書者既已家挾而人誦之此編乃其著述之大者士或以無所資於昔文莫肯盡心故旨中刻而傳之以與同志者共且稽述其槩以告之使知斯道之大蓋在於此嗟乎學者果有志於羲文周孔之言以泝其源者其無忽焉而不盡心哉

鐃歌冊後序

余所作凱歌十二首乃[illegible]鐃歌騎吹曲之餘音節粗厲意氣殺伐方蒐獮[illegible]詩事實而陳武事之時急笛清茄鞞鼓交作吹而奏之亦足以盛介胄之氣而充揚戎伍之色容若[illegible]諸生之什則古之學者游於庠序觀飲至獻馘之所作為歌頌以侈其盛蓋雅頌也以置其間厭甚不類諸生多存與余游者必歎旹之次仲尼刪詩而恭人騷[illegible]小戎無衣之詩與列以之風並存惟其出於性情而有合乎禮義則或為怒猛或為寬柔皆足以被之絃歌而有以動人者然則置余之作其間亦不為不可有善觀者當不以諸生之雅而棄予之厲而思使朽公方兼總文武之事以為職雍容禮樂之談而常有嚴飛軍旅之備其於是詩攬取而雜用之軍中樂作神閒意暇徐而聽焉介胄之士徒資以盛氣而參客公之所聽必有以見其怒而不失節者則余之厲要歸於雅而已既書是詩遂序于其後

玩芳堂摘稿卷之三　終

玩芳堂摘稿卷之四

晉江遵巖王愼中著

松溪縣改建儒學記

嘉靖二十四年月松溪縣學災其時貴陽柯公喬遷之方以布政司參議分守建寧行部至郡縣以災告馳往視之度闕燬之地以居士使無失業士忘其災乃謀作治之事視其基痺陋而逼於城闉蓋始徙不審士游於陋數十年而不得復因舍今所燬而舊是圖闢侵聚冒故基以得稍市四旁衍地以廣之而作治之其審始為會財所出徵發調集具有條理有司蒙成而已既會其本末以授知府錢侯嶪侯之在郡廉簡溫仁其信於民也久而邑令陳璇之才能敏於事作治未幾而學成矣柯公以書至淸源山中屬愼中為記予辭不能久之而分巡建寧僉事翁公學淵以幣來速文予益不敢當其後柯公由參議為副使巡海行部漳州予得質以所聞然後敢以其所嘗者為記蓋嘉靖二十八年七月也陳令罷去錢侯既遷謝侯上蔵來代能脩錢侯之美參議仁和吳公源僉事江寧張公恕並以直淸寬大布宣化理尤加意於學校而以匯書督學於閩者應城周公玹也周公才

學名一時條教科指有以作人松溪之士益勉所聞以稱諸大夫嘉育之盛而愼中之記適成記曰先王設為學校聚天下之士教於其中將以使之自覺內得於心以成其性而有以為天下國家而其教必謹於形器悉於名數自其耳目手足之所感以為視聽言動之用皆必有不可亂之節與不可易之物非其物則有禁而不得其節不苟然以徇也守之之嚴防之之密如郊關市門之譏非常殆又甚焉一歲之中冬夏以習禮樂春秋以治詩書無有須臾之頃閒焉以嬉耳目手足之用將舍是而為他而有所不暇所為能得於心高微深眇耳目不可得而遇手足不可得而致者未嘗及焉彼存其耳目而其所不可遇者固已察矣約其手足而其所不可致者固已著矣其察甚著出於服習而勤脩故能深思而獨得之其得之也難則其脩之也益固可以持久而不勸如是而雖詭邪怪譎之時接乎姦亂之聲色淫慝之禮樂固可以不變況於其防守之嚴且密哉其教足以成人之材已成之才又足以為教姦亂淫慝之術不得出於其間一有出焉則其材之既成有以燭知其害攻距之不去不已而所設之教又得與夫所成之材交

存而不反旁皇周浹至於廣遠則荒陬遐陬四達而無所不被漸劘賡續至於悠久則歷世改物而流風遺俗可以詠思興起於不泯蓋三代之治之極也學之成如此由周之衰先王教人之法相屬而壞衆人之耳目手足之用自為其物而質[illegible]之為節而隨殘缺之餘猥以自恕於卑陋而便其縱弛易肆之私而才辨膂力之出於衆者始有不安之心以其物之無所遵其節之無所倣徒以妄意於高深微眇以為可得而遇且致也奇嗟詼詭日作於形器紛然以驚聳當世之民如是者皆見為才而足以易於天下振矜其所不可得遇者而形之於耳目未嘗有察也道說其所不可得致者而措之於手足未嘗有著也其卒歸於卑陋而適所以為縱弛自便而已蓋孔子興於洙泗與三千之徒共學其教必以文行忠信其雅言必以詩書執禮其自為學則繙十二經而不以為多三絕韋編而不以為勤聞樂於他國問禮問官於人射御之卑執焉而不辭獨立而訓其子其學必在於詩禮語上而為顏子言其目必在於非禮之勿以視聽言動而其所自言則曰下學而上達此先王立學之方而教人之意也由今之道而為學誠不能一

二以合先王之法既皆曉然知尊孔氏而誦其所傳則於形器名數固不能無今昔先後之差而視聽言動之用於所感出之必有其物動之必有其節則千百載而若旦暮其曰下學云者致於其器可知也是將不越夫耳目手足之間而有以得其不可遇不可致者惟在夫慎守而篤行之而已可不勉哉

明倫堂記

堯舜而上設五品之教擾民於偷墮之餘而免於禽獸之患三代循之以建學為之立其官師作其宮室辨其時物勅其條法甚備而甚隆而孟軻氏獨知其指曰所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使知雖堯舜猶病之而其聰明彊敏有材智者傑然特出於衆人其材之成足以踐三才之道其過也至於殄行而驚世智之至足以察萬物之理其蔽也則必為邪說以誣民先王取而命之曰士而教之於學其所為教有可得言者矣縞收端冔韠紳搢笏之飾而裼襲委蛇之宜琮璜琚瑀齊夏和鸞之節而步趨周折之度豆籩簠簋鍾鼓管絃為之器而酬酢揖拊以為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為之文而詠歌講誦以為業耳目足以極視備聽口與手足足以放言必動然所以禁防而開發

一者其爲事詳而爲物悖如此至其所以爲是詳且
悖者其跡可守而其妙不可爲其形可名而其精不
可言其通於天謂之命出乎命爲之性凝神於不見
不聞之表默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爲
無所日改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謂父子
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者頹若蹤濶而不治簡略而無
當蓋孔子教於洙泗之濱述聖道以善其人待來者
所可聞者文章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不可語人而
以待中人以上者彬彬見於魯論所載顏曾冉閔之
所答問曾不少及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

而以孝爲問者游夏二人而已先王所以造士孔子
所以誨人其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爲明倫耶是不可
以不知也習其教而不知其所以教由是會其高者
以爲發揮於性命而不悟其爲人倫之本先王之道
使其高也而出於人倫是乃所以爲異端而非所以
爲性命也守其卑者以爲該貫乎事物而不察其爲
人倫之用先王之道使其卑也而外於人倫是乃所
以爲曲藝而非所以爲事物也德之不一俗之不同
豈獨學者失其體用哉以子貢之賢當其未悟猶思
托於事君事親　以求息焉而少休乎

爲道爲學之倦彼不知其所學者所以學爲君臣父
子夫婦朋友也大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
家國天下固非蠻貊之邦鳥獸之群也必有人焉居
其間非謂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夫婦則謂之
長幼朋友也人有心知志意之精主乎內有耳目手
足之動行乎外非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非之於夫
婦則之於長幼朋友者也先王之教使之凝神默化
致其心知志意以善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容
器制其度數使有以禁防閑發謹其耳目手足以善
其外其通於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由於事物者合乎

性命其學於事物性命者貫乎人倫故其於家則父
子親長幼序夫婦別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
信故無一命之爵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畢得詖行邪說無由而作民生
其時無復震驚誑惑之憂其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
朋友雖有所不知而坦然由之是民之所以親也親
而不能明民之所以爲下也明之而使民親焉士之
所以爲上也衆之有學國家所建教學之法則命於
天子其來非一日矣士之聰明彊敏能自致材智以
見於世者往往由之以出而未有能捨其所以教者

郡侯俞公為政好以德教撫循其民養其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為是有司為士者又不鄙之為不足與進且知其民之已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咨議叶謀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以與士者講習於此堂而委記於余余謂古者立教其具誠設然所使長治之者皆賢卿大夫以其素講之學成德之行倡導而鼓舞之其於化民成材尤易以侯之賢尊有長治之任而斯堂之作及其政成民信之日士之興起發憤於斯時者宜益衆感思捨舊棄故以聽侯之所為雖今之去古遠矣所以禁防閑

發之者其具雖以一二追古而心知志意之精未有求於內而不得也得於內未有不得於外也學之則為士不學則為民上下之分可不勉歟興造之歲月則始於壬寅七月己巳訖於十二月庚寅金取於帑之羨者其役匠體大而費不及民工不踰時亦可書也侯名咨伯平湖人由工部郎中出為今官云

。龍溪縣脩學記

龍溪縣有學舊矣士日遊其中忽睹其堧墉碱甓題榮楶桷之堅好華絢化去傷缺黕黕之陋如更始作一旦躍然以喜益起其游歌誦習之志者楊侯林君松為縣之時嘉靖之二十六年也君以寬簡為治其才以不擾其出之於政不為緩弛而無制故其意能諭於民而亦不恔慢其令役之於可勞不待疾聲變色而趨之者歛士右其樂而厲已之毀不作於民於是士民相與謀而來乞記將以載林君之美於無窮予既不得辭則為誦所聞以告焉蓋余聞之有生人之道而無司徒之教則衣煖食足而乃所以陷之於為禽獸故立之典常而設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名名者實之所居而義之所從出也故為之親義序別信之教使得其所以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者而器物度數容節之用於有事其變無窮而皆其所不可廢則為之制其器具其物差其度數飾其容節使有以應無窮而待夫人之有事其詳至於難勝而約其目於藝有六而已民生於其時自心之所知以及耳目之所睹聞無越此者童幼習之至於長身沒齒而不得變焉其居處之所常則或於肆於市於畎畝之中其業之所治則或執規矩以利器用通貨賄以遷有無力稼穡以生穀粟能否不以相易各守其長而安其所處彼已無以相羨愧仡仡焉竭其壯老之力以由於司徒之教而不知其所以為之

此舜之所以命契也然此所以為教其倫在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藝在於禮樂射御書數而其所以然蓋有可知者而非民之所及也於是有冑子之教焉而以命夔此所謂士而貴於民其居處必在於閒燕其業必在乎期命辨說絃歌蹈舞而其所尚在於能知其所以然也由之者雖不涌於性命而不足貴而踐習服行之篤常可以寡過知之者之可貴矣少有蔽偏之弊雜於其間必至於拂經賊德過焉而不止而徒以繆驚夫由之者之民故詖遁反側惑世誣民之害常出於士而殄行驚師之戒尤為當時

之所謹患其蔽陷離遯之情之不可以驟察而遽得而明其是非之端於候其端既明擿焉以示其敝書焉以俟其悔至其敝之而不感俟之而不變則從之以戮辱徙迸之刑蓋古者於士其待之之重而教之之難又如此夫已別於孰規矩通有無劣稼穡者之所業而居處常在於閒燕矣豈有暴凶昏觥以壓聖人之誠而煩王者之刑而其聰明才智之過出於蔽偏之弊則得罪於聖人而不免於誅如彼其嚴蓋道德之所在必出於同而學之不可以苟也由唐虞以至於周其間雖更弛壞而其道未嘗不同及周之隆而其教益明矣其見於周官司徒之所肄者曰德曰行曰藝皆有六焉行與藝者之六蓋民之所同由而德之列於一則士者之所獨能也嗟乎由其所當為而有所不能則謂之民而不足貴而名之曰凡有能其所能矣少出於蔽偏則足以獲罪而無所辭誅至不得謂之民而名之曰頑惏盡其同由而超然待其所獨能者而後可謂之士今之游於學傳其衣裾冠義綦斐手于然挾冊而讀頌鼓瑟琴而吟誦蓋古之所謂士也既已後然自貴於利器用遷貨賄生穀粟者之民而無所愧矣其尚因余之所聞思焉而有悟求其所以為士者無辱古之所名而有以興乎今之民也由是以載林君之美於後豈有窮哉

長汀縣學記

學之立否果有繫於人才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人才之美莫春秋時為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廢弛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於風子產為政輿人頌之以為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於其時雖其不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養之迹也然魯號為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猶待於僖公其湮絕而參酌甚矣齊魯之間又可知也周之

天子亦嘗以貢士中否用慶讓之典於諸侯王臣行過[illegible]論以臺池苑囿之崇陂渠道路之第占國之不治[illegible]制以學校不立為譏而原氏之鄉士至以不悅學[illegible]於朝其上下之間怠於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於世頗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從政其臨利害生死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為少也西漢立大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官弟子諸儒經明者得以列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

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意於斯拓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之士皆尚通而易渝好異而多[illegible]得苟免之行成而不累於名法詭訐矯拂之[illegible]不致於實用而其微詞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於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歟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於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王之制為繇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其秀而可使知者為可以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者所以立也道德之在於教者其講肄有業其辨說有數其蹈舞有節其視聽有物其導之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日書向晦皆必有所為其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於九年之久猶懼其將及也其勤且詳如此其行以悖其口耳之所涉善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故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奧而無所不盡其才之充則濟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於化俗學之行至於動衆則磨絹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其所以然而皆一於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

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脩蓋其學廢而教猶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才之多其不以此歟而彼兩漢之士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廣而亦有以養其才其所就誠愧於春秋而後世莫過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於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尚通而不累於法好異而不致於用之過乎春秋之士由學之降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脩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於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去古已遠而為吏者知

鄉與學之為務信乎有志於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
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侯長汀縣知縣祝若一
鑑是已長汀故有學而湫迫非稱孔子廟亦就圮諸
生來學每病其不足以待君游而從於講群聚而謀
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鉅才為衛御力益有餘而
吾同年友李君遂方以福建左參政行部汀州郡以
謀告而意克叶因視其學地曰是其方位據向不為
良也盍革而圖諸乃攻位於其地之右畚璞測臬而
望之經體面勢言言噲噲不大變從而得位之良知
遷卜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祠齋廨舍庖庫廩廐

咸以序為蓋其據向良而規制壯矣祝君後至尤知
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於是斲刻丹雘之飾煥
然完富而新學之美甲於郡中士皆歡喜道說相携
而至以得學其中為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善於李
君以為非其叶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
李君以來請記夫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
揆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為者長汀之
士其所遭既已有過於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
其來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
稟仰而與於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在

乎講解辨說之業習舞觀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於
思而純於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
盡心乎此而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於成才
之數此士之罪也故余為記以告之豈乎長汀之士
其尚盡心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
之功也其亦汪君來請之意也歟

夏津縣脩學記

夏津於山東為小邑賦入單儉疆理褊迫詩書禮樂
之教缺然不興士無以成其聰明碩大之材然倍固
專愨不雜重生而慎刑吾師楊愧虛先生之令於是

邑也力行節儉躬率以德為之期年民既觸其專愨
之良相與馴習而悅安乃始謀所以昌明詩書禮樂
之教顧惟國家造士之典邑立之學教之所出昔先
乎是而學宮傾毀廟宇敝漏不足以居將息起瞻慕
慨然有意于作新之事邑固儉迫難以驟役而大費
經度盈縮議不煩於衆慮不動於民捐廩斥羨鳩工
庀材舉之以次第遲之以歲月明倫之堂先師之廟
煥然改飭翼廟之廡側堂之齋環之為垣樹之為門
與夫庖廩庫廐莫不畢治祭祀宴射之器稍以完善
作啓聖祠以應新令拓立學舍若干間以待士之來

處而脩業者蓋始於戊戌訖於己亥凡再閱歲先生
於方來之士民教之欲以成其材愛之不欲傷之方
故其維持之如此之勤而就之如此之徐也初予視山
東學政先生告予以其本意比予再從官來河南而
先生始以書來述其所以而屬予為記之予考在昔
人材之盛倍化之美莫如成周之世周之所以教人
之法何其詳也鄉射飲酒養老合樂以至勞農訊
獄飲至獻馘之事無不在於學其術則順四時而使
之絃歌舞蹈之容誦辨說習其筋骨於節度之中一其
耳目於揖讓之間開之盡其物而究之有以達其才

防之多其途而養之有以全其性士之行脩德成而
可以為世用非獨其質亦先王之所以教之有其具
也今之立學其亦有先王之法也哉惟讀誦之存耳
而使之作為文詞以狥程式而求合有司之尺寸則
其所存者亦非矣宜乎古之君子有感於古今成材
之難易也蓋予聞之先王之道其立之也微其行之
也著微者立於不可知之地而託於著者以行而著
者所以行其所以立故雖煩且密而皆有以達人之
材盡人之性惟其微故無得而加損而著者可以化
裁而變通焉者而因乎時之所宜寬猛常適乎人之

所安先王之為此凡以禁過禦淫去昏撤蔽使人自
得其心是以由其法者誦說諷咏則渙然博其理義
之[illegible][illegible]揖奏升降俯仰莫不油然長其莊敬歡愛
之情蓋其不慮之知無體之中無聲之和有以自得
而然也及教之衰漸以放失學者昧其所立而惟著
之習論說之詳聲容之盛益足以失性而叛道其守
之愈嚴治之愈精乃所以為陷溺而去遠老聃莊周
之徒乃始以聖智禮樂為疵藝淫技澶漫摘僻以攫
亂聰明滑性命攖人心之具如畢罔罾笱之足以亂
鳥獸魚鱉於山澤然者其徽之雖過而學者之失性

離道宜無所逃於彼之誚也方舜在深山之中鹿豕
之與遊木石之與居豈有鐘鼓管籥玉帛俎豆之器
簡冊篇詠之文哉然舜用其與野人同者以為聖而
莊周之所笑皆游夏之徒學於夫子而一再傳者也
夫羣於鹿豕而不異野人者不失其為舜而誦法孔
子彼服周公之文者乃不免為莊氏之所笑學者亦
可以反其本矣蓋孔子戒小子以學詩可以興觀而
群且怨其實以之事父事君彼其諷詠而誦說者皆
吾之性情也禮樂之實孟子嘗言之矣曰以節文而
樂夫孝弟而已是所謂本而不可得損益者也嗟乎

今之學者以為上之所以教我者非先王之法也甚而同於鄉人固已卑矣其有志者必欲反古之道謂不如是不足以為先王之法法未可復而身終於無成亦可謂敝而不達矣故予於其請文而為之說使夏津之士姑後其所習先立其本以自得其心本之既立則其著者固可以化裁而變革且先王之法自是或因以可復焉無為自貶以同於鄉人空言而妄意乎古也

晉江縣題名記

晉江縣舊無題名而有題名者始於嘉靖二十一年邑令貴溪汪侯宗之之所為也始侯至縣屬長吏久曠之餘務弛蠹蘩叢沓委頓歲又大饑侯補助收拯扶剔漸滌治功滋起民用大和乃以其間申命衆吏蒐獵牘書者前為令二十九人得其名氏官甲伐石鑱之立諸治堂之左以待來者而以記屬予其言曰自吾為此常憂邑之繁劇而懼其不敏問地於圖而田之以頃計者五千問民於版而男女之以萬數者餘三十問士於學於塾而弟子之以業名藝占者至數千可謂地大人衆而禮樂物軌誅罰勸賞禁戒教令行於其間則令之施為非惟民所由利害也當世

之治亦將有考焉吾之為此非謂其力之足以獨決而專濟蓋欲考前人之為取其效見於事發在於民者以自勉以與人同好而共其利也故知其人則欲求其事以見其良法善政之所存得其事亦欲請其人以追其流風餘思於不忘故雖當官曠歲倦之際勤於有事而獨不敢緩乎此且使好古之士為令之吏用令之民歆以得志於治非變禮易樂擅刑出賞宜難以得志又勢之所不得行也藉令處得行之勢非漸之以馴久遲之以歲祀猶不可冀於成今制官以九歲為任而此二十九人者在任之間或陟或罷輒以舍去無有滿制而任者其變易之數如此雖有聰明疆固之材亦且因時便事營民所急以就當身之功孰能操意悉力措無窮之慮以俟難必之時哉有誠心如古之人則導法於今而媲効於古亦何所不可龔黃宋召漢所稱循吏其為政刑賞禮樂豈必盡合乎古正使古之為吏亦何以加焉在職之久近非可以自階要以盡吾誠心而止苟其一日之在而不敢以不盡此吾之志也夫樂前人之善而思與民同之又不稱其不善者其意良美所自為志知用今以合古尤非俗吏所及是可書也昔漢高惠文景繼

原缺第十九葉

于符當計偕入京師未及投副也比罷南宮薦歸
一鳳奉詞及副悲感雪泣曰惟先臣其含冥然義
抱德弗顯以有臣光惟臣光一鸞卒志脩躬底懋
厥職揚于王庭以知有臣父
明主不卑小臣錄勞閔孝原本所自褒及幽遠不遺
死臣用終恩命奉行之吏罔敢怠廢冥兹制詞如
臣一鳳賤貧自惰不卒厥事以斁斯禮是無以光
昭 君賜隱光之志而沒先人之德也乃以二十
三年八月甲子焚其副墓上室中之主敬易新
題具如儀式而臣慎中與其事一鳳懼速湮沒後
人不聞再拜請曰願有述也庶詔後人使知所繇
以教不忘臣不肖嘗待罪禮部祠曹掌隸太常知
其牲醴幣玉尊鉶簠簋鍾鼓翟籥之器數凡
郊廟之祀當與侍儀御史察其如禮與否常得降陟
壇壝出入奥作以觀大事備竊
皇帝一德欽明於穆維禎知祭為有益而不敢忽之
意蓋嘗患文吏有家室畜妻子恐不蠲潔非所以
佐禋祓而贊昭格盡易置太常卿貳而以道士為
之而其儀章品物有難知之義道士不能具悉故
兩博士仍置文吏博士於卿貳為屬道士惰不能

曉其義毋寧其能而博士之職其難蓋十倍於他
日一鸞嘗為其長所中下獄幾不免賴
明察其無罪而有勞復其官因得滿其官之考以
有兹褒典蓋大小臣工有服在朝滿其官之考者
於令甲皆能以資秩所宜得推及父母若常制然
不為異恩而為太常博士於今日者能滿其考無
罪而有功實難於他官鄭氏之後人倘有考於此
蹈戴鼓舞
皇帝之賜宜永永無極而博士臣一鸞効職之勤益
以明白矣臣慎中故備而論之以授一鳳俾藏于家

衢州守李克齋先生生祠記

豐城李君邦良予友也予始得友君時皆盛年盛氣
藻飾以文華馳騁以材力高覽一世趯舉雄步翹然
有自喜之心而際昌熙之會事
神聖之主先後為禮樂之司頗涉清華方其得所經
綸之宏議佐制作之鉅猷志勵當塗而情睎翊聖顧
謂州郡之役勤於民者卑勞於事者細目之鄙倍不
足為也已而並以職事失大臣意得罪出為外郡之
貳守猶偃蹇外倨不知省循以圖改悔時或有所見
於事而加於民則亦忤背馳而不適其可而李君獨

能韜晦芒穎磨砥圭角俯首民功以起士譽予所善
君觀其所進而慨然以悟非徒貶損知過為本謹以
承嘉惠者之宜而其勤勞於卑細而能不厭者乃所
以篤純固而基高大也其後稍遷予督學東南君
為衢州守學愈於外職為近於清華未得効其力於
卑細者以孜其進而證其所悟君既守郡則於民益
親而於事益詳矣君為之益不厭益其意以厚於民
諄諄然如拊摩乎其子瘽其身以周於事皇皇然如
經營於其家而郡於其時又有不測之大警閭偵之
累夾以嘗試君之闊略偉畫而開發震動其所為君

應猝如宿慮度遙如嘗歷卒使水不為害而盜皆就
執至其建學命師以率先教化嘉育士類肹蠁而不
徒沿習鼓倡而非僅因守文華之美材力之雄施於
民與事雖其卑且細而昭新弘達超然不群其所藻
飾者乃道德之精英而非文華之末技馳驟者乃事
業之軌蹟而非材力之小長矣君為郡滿考予以恭
知汴省行過治所見君意殊得迎謂予曰子雖不辱
為郡免折腰之恥然循吏傳當無子名矣君言如此
良自負也已而君擢副使以去郡之長老某等相率
某祠于城北以永所思斲棟飛甍崇隆巍巍然肖

守之貌尊祀其中後七年程侯習齋來為衢州衢人
屬程侯以刻記於予　觀史傳所載如枚皋東方朔司
馬相如吾丘壽王終軍之流依近左右游談分芳擬
擷黼藻寵飾甚盛而文翁朱邑龔遂召信臣朴許諸
吏為民勞苦不息除疾去煩興便開利蹤跡務增以
今觀之彼光榮飄浮彌文靡汰無足稱述而循良之
績惇懿悠裕談之有足論而思之可以興高下得失
較著君向得罪而後復屈為郡誠不為不遇予雖不
獲効其力於卑細然已有悟其記君祠所謂知者君
與予所共敬而友者有武進唐君順之唐君為翰林

最號清華顧嘗好言民事在職特每歎乞一郡自試
其才以見志而不克遂予旦夕謀訪唐君家居倘相
携過太末之里求君之祠而謁焉睹所謂豐棟飛甍
而君生像巍然其中既以自慚且誇詫唐君以為君
明其得意君名遂邦良其字以祠部郎中謫為湖州
郡丞遷守衢州於予為同年進士

南安縣重修秩祀壇廟記

南安唐侯為政之期年補助興發既有以佐民之急
使樂其生然後教之以相親睦收卹之義服習形令
逐避而鮮犯邑以靜治乃始用其力於所可勞而社

稷山川城隍之祀以次脩舉栖主之壇妥像之廟繚壇之壝翼廟之宇木堅石密崇碩麗壯與夫齋舍庖匽各得其所如新作然而器服之有事於祀者攷之法式無有不備其財之所出則民相勸以多寡期以集事而止數入不待會而足各執其役以赴所事嚴侯之命如嚴于神訖事之集侯未嘗少見聲色既成相與鼓舞歌詠以樂之莫有以為病已者方未事之初侯以朔望之謁春秋之祠有事壇廟肅恭蠲潔介神之聽顧其傾壞剥蝕蓋慨然有意矣益究度其所以勤於民者至於期年而後知其時之可也茲役之

舉東以不勞而成侯復有事於神牲肥酒清苾芬通徹登降奠獻始卒有容肅潔之誠有加於初神益顧享靈既昭荅民來瞻視歎慕悅喜祥氣休豈疵癘不作侯懼後之廢其事而卒無以相民也乃來請記夫祭之為義深且遠矣其最著而易知者以為民而已有水旱之過則社稷可得而變順成之年蜡始通焉此其易知較然者也民之所求乎上不越憂樂欲惡之端而憂樂欲惡生於安危得失之際先王圖民之所以安為之聚其所以得其始必在於飢與飽彼有欲惡之情起於微則祝慕驩鬻以迎其來噫嘆咈戚之

以送其去亦理之必然者也而彼不可使明者民也故立之祭焉使其望之於不能知之表而常與之於可有獲之間而祝慕驩鬻嘻嗟咈蹙之情有所寄而無淫越壅閼之患此其明之之術而所謂設之[illegible]之之教也天子以命諸侯諸侯以自建其國未有廢此者然君之所以致力於民則有政矣取于斂散勸董誅賞所以與民從事皆殺於社殺於山川以為降其施設出於仁義之盡而感通動於精誠之極玉帛之沉燎血毛之割瘞猶其文之所為享而非義之所存也至於風霆霜露迭出而有節暘雨寒燠之行不失

其時以相民出作入息寒衣饑食之求無弗得所樂而不逢其殃則以為神之所為而不知其政之出於仁義有以導播嘉和攘却乖凶其始殺之而降者終執其權以助其能彼不可明者徒以為神之所為也民之所以與神交有祈有報以奉歲事之常潵其祝慕驩鬻之所欲而雩禜禳禬之禮雖設其名且其儀以待將以宣其嘻嗟咈蹙之情為之求去其所惡而卒無所用之是政之所為貴上之所以得尊於民而君子之所以藏身者也昔之學於孔子之門者蓋誰之矣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他日復以事鬼神為問

嗟夫是術未免貳於幽明舍其所以治人而謂有可事之鬼神則所事者將在乎玉帛血毛之物齋沐薦徹之節而取予歆散勸董誅賞之施於民以為有司之法而已果其如此則所以治人而辨且嚴蓋府史之能其齋祓祗敬之接於神明何以異乎祝巫之所執蓋其義失而數存則賢者不免於惑而况於禮樂廢缺其數既失之後吏不學道而有士與民是以卒無善治而民亦不可得而使而唐侯獨能奮於今日其出於政者未嘗不貫乎禮而著於祀者未嘗不適於事侯其學道者歟故予樂為之記且使繼侯而來者有稽而不惑勸民而不為府史之政敬鬼神而不為祝巫之禮而民之永有相也其亦侯之意也歟

兵會館記

泉州之有兵會館始於三衢程侯秀民之議而皖城方侯克之至首以德教開導其民使知向方斷獄理財治軍之政亦以次舉覽程侯之所畫而功緒未竟檄知事周揚使董其役而館成矣規模條畫具克如議而脩治戰艦募置水卒與夫教習訓練之法始密可以待非常之警而垂於無窮其時郡丞廬陵胡君文宗通守武進吳君嶽贊推山陰羅君稽晉江丞曾

縣朱君綱並以一時之賢為佐屬於此侯尤虛明老大集衆賢之長不欲獨出於己故能不泯前人之議以終其緒功朱君謂予侯於此役所以保有四境填衛七邑之民非獨吾邑專享其賜綱實効其力而知其成之不易其可不有以告來者使知議之所由始且詔勿廢予曰可哉蓋孔子不言軍旅之事而惡夫以不教之民戰者古之所以教民其具雖詳其要可得而知已明其禮分等殺於君臣長幼之間而厚其恩愛於所以為父子兄弟夫婦者是已其為教如此豈為欲用之於戰而戰有時而不可已則非素教

之民不可得而用故以善人為邦不至於七年猶未可以其民即戎也是雖君臣長幼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得而五兵之器六伐七伐之法不使耳目手足素閑而習操之而輒用之於戰亦何以異於棄是民哉先王之治脩其本而不弛其防存其至安而常備其有患以其習操兵器素閑戰陣之法又知所以為君臣長幼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居常無事有勇而不為悖其好義知方可以待一日之變而無喜鬬樂攻之心四境之內晏然不戒而隣敵外侮亦不敢至其境蓋其民雖可以戰而不用也雖其不用而必使之可

以戰此其道所以易行而得與民相救拔生存於無弊者以此也王道缺教民之本壞亂而不脩而澤竭政熄盜殺攘竊之禍滋起用民之戰亦益多民之死於不教之戰狗苟以為固然而不知為上之棄我也蓋變故興於倉卒則瞿顧勃色而思可用之民名務訓齊之未暇既已得志而去常見為後事而不及至於苟安而暫息上下相偷訓齊召發又謂無事而徒勞也壞亂玩廢循環於無窮盜殺攘竊之行將相尋而起而無有任其咎者嗟乎後世之民之多棄也程侯既不以後事自輟議由此作侯又不以無事自娛

當境土既輯官府閒暇之時留意於此而所為尊之以德教者尤拳拳焉可以與戰而無所用之將近於王者之民所謂脩於几席尊俎之上而消弭奸宄於千里之外其此役也夫侯字惟力起家丙戌進士好學知道澹於榮進為御史每請告家居仕二十四年猶為郡云

刻招魂章碑石記

泉之為郡東南履海延袤迤邐盡岸為疆如循衣裾緣岸曲折蟠屈人營其間以居對視列島隱見出沒煙濤雲浪間錯落若[illegible]皆蠻人邑國也無量關壁斷隔絕坂之限舟浮水面負巨颿而行日可踔數百里島外諸國皆有奇產異物琛瓌詭遊利忘生之夫枕席大險以牟鉅贏故泉之盜患莫劇於海嘉靖二十二年夏五月盜犯深滬鎮深滬於緣岸之居聚人為衆而據地為固民相率糾義以禦之吾郡別駕陳侯少華方司郡徼督捕至海上聞深滬之民將率義禦賊檄而許之民既奮於義以相保聚比得侯命益堅且奮盜鬬不能勝獲其魁首殲其黨奪其舟兵盡島外諸蠻也吾民鬬而死者二人傷者亦若干人侯親為撫循勞定振護賙給民皆洗瘢刮[illegible]

迅踊而起忘其為創也又哀死者之不幸為賦招魂二章以祭之民之鬬而不死與不在鬬而存者雖有智有愚於所賦之義或解或不解莫不感誦嗟歎激於脾肺播於齒頰謂侯之能用我也自農不為兵而攻刺擊殺之事不任於民而死者又人之所甚愛難者其所難犯世之患盜者固以為無可用之民視盜之猖披潰決莫能措一籌其間其亦未覩今之事乎庠生陳邦哥深滬人也所謂智而能解其義者也將舉侯之賦刻諸堅石以繫其民不忘之思而乞記於予侯詩詞閎富妙麗絕出一時所為招魂之章皓似

楚人當別行於風騷之場予故不論而獨著其能用民以備禦者以授陳生使歸刻焉

陟屺增慕記

觸於外而動於中其人之至情乎形象生色盈乎天地之間錯峙而林立滃陟而坌出跡之所履身之所到何往而不值於目而或一形一色偶接而驟擊若有摟之而使從激之而使奮怵心驚慮恍焉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而平日之所憂思鬱積跂想慨慕者勃然而起浩乎其不可制則凡岡巒林麓原埜墟井水泉土石草木蟲鳥有巨有細惟其一值於目而忽有

以動於其中至其反究而徐觀之則非岡巒林麓原埜墟井水泉土石草木蟲鳥之能生人之情也然非岡巒林麓原埜墟井水泉土石草木蟲鳥之值於目則情亦莫適為感而生也茲其所以為情之至乎人情之尤至者莫如毋子之間而善道人之情者風人之言也魏風之詩曰陟彼屺兮瞻望毋兮何陟不可望毋而望毋必以屺何屺不可以望而必以望毋茲其所謂觸於外而動於中勃然而起浩乎其不可制者邪且夫高土多石崔嵬而巉巖豪許之所敝翳喬灌之所交被非危而險遠亦何與於毋而目之所視無他見者其人固有不得自知而亦不能自為言者彼不能言而詩人為之言此詩之所以為通於人情而為風人之作也今使世之有毋而不得事者皆必於屺焉陟而望之又非得屺而陟之則必無以望其毋也如是而以學詩豈不為謬且愚哉苟有善學詩者篤於親而不忘飲食寢興居作行止無非親之為思則庭戶几閤莫非屺也雖不升高而睇遠固與陟屺之風所詠其人者均其孝矣嶺南歸善葉生其蚤失毋念之而不能忘也游學四方經行燕趙齊魯吳楚閩越故墟以與其賢士大夫游挾冊講誦至於陟

屺之詩慨然而動泫然而出涕曰是詩也其先為我言之與因取其意題其所寓之舍曰陟屺增慕曰使我無忘是詩以知不忘吾毋也嗚呼如葉生之於親可謂篤矣其於詩可謂有合矣非所謂謬且愚者也葉生過泉因介謁予乞文其詞甚悲嗚呼人有毋而不得養而能不忘其思予顧靳於斯文也其無媿於風人乎故為之記

潛源記

新安江右別號潛源間謁予欵記之而其所自言曰新安萬山之會也吾所居據其高且與常好行作其

野以舒吾目而寓意焉當其雲雷始發雨源方出水發於列岫之間挾盛氣而賈餘勇奔恣橫放汩瀄滂湃驚而為波決而為瀾木騰石轉洶且可畏示於旁溢濫肆或洶湧於隈厓之犯據或觝觸乎悍愕之突唐潰亂激射衝蕩湲漰不能自平而快於為傷敗可喜可愕之形須臾百變何其壯也旦夜方改已消盡無餘向之所見今忽失之如是者雖是為大水而患於無源又嘗觀於其江經流滔滔閱寒暑晝夜而不息舟楫乘載浮於其上首尾相屬不患於涸竭槁滯而有浩濟之利原陸園田資灌溉於其涯大酌小挹

而無所不足而其涵光浴景納吐日月映燭群象消瑩澄澈可以數毫髮而鑑形貌如是者可謂之源而不得為之潛惟吾所居數里而近有泉出於山中榛莽薈蔵之所蒙翳沙礫沮洳之所淆雜涓涓而微行嗚嗚而自潔蒙翳之所不能塞淆雜之所不能污迫而取之若無所有徐而俟之又已有餘驟而迎之殆不可見隨而將之未始有窮吾以謂是源也而潛故愛而玩焉久之而樂樂而不能舍此吾所以獨得於此而不能以告人而與吾處者知吾之樂此也久遂名吾為潛源居士而忘吾之名雖吾亦自忘其名而但知其為潛源之主人也嗟乎汪君之取於物者可謂卓而其命乎名者可謂約矣夫材力驅駕意氣鼓舞之士可以悅目前快當身而不可以持久卒於摧靡虧喪而無成而蹟効出於所養之厚明哲發乎所識之著與事及物可謂有成未免乎動於用而離其本汪君所以觀於其野之大水與夫長江之經流皆有所不遇而獻有契於斯泉嗚呼其知之矣如是而取於物良有益乎志而命乎名者盖精於義矣請以是為君記

撫寇碑記

汀州於閩為要郡上杭汀巖邑也邑溪南之鄉崇山造天牙錯距躍隴坂緣亘菁薄密綿其民狎為非義獰啦狙擾席衽戈甲禦敎無時風氣所限非性故然長子育孫生蕃齒盛耳目熟習莫改厥德少視其壯壯視其老蹲危逗幽延為盜藪厥有治者不揆其性不閑其習盜視彼民忿獷聖凶攻擊剗鋤如農嫉莠惟懼不殘民不見德又弗儆威既狃於習且偷其生鴟張螳怒擾奮跟蹡吏既讐民民亦毒吏讐毒兩積交不得已於是溪南之民怨聲膠固歷彌年所淵滌無踪豈不悲哉嘉靖癸卯之歲郡丞縣侯守堯移攝

邑聞而歎曰爰有為吏而民竟雙喜在邑所治處溪之南而視若世壤民之不義維為吏者之責吾將為溪南之民湔滌垢穢登濟維新作之大道發教布令開以誠心民聞不疑選日戒徒往涖其鄉而教諭梁君彥錦實贊縣侯之計而决其行乃與訓導郝君夔率學官弟子丘道先道南李如珠賴榮先從馬戎器不除卒旅不具雅維翼翼冠蓋斯戾魁首醜黨部勒有次稽首馬前叒崩厥角扶老提倪觀于道周讙喜歌呼激越林莽昔為魁首今為長正昔為醜黨今為編氓刮癥洗瘢復還骨肉撥霧掀曀再覩白日民視縣侯如出子寄孥久離乳哺一旦還歸婉戀膝下始識慈母民視梁君如騃童驕孺未識衣冠驟謁師傅拱揖步趨眄顧驚喜吏旣誠民民亦悚吏周行覽畎攷閱壁壘曰險爾平曰翳爾闢曰來爾易曰塞爾通廼犒牛酒廼給耒耜廼分麻縷廼置門塾男耘女織各得其業戶誦家諷知慕為士向之盜名棄去如脫溪南山川出垢遺濁光色發揚蒼蒼濯濯嗚呼是溪南也在昔若彼在今如此烏覩所謂尋民吏不能以誠撫民而惟禎之繇民之不得其性者可勝道耶梁君今為泉州南安令以縣侯撫寇之績告余曰願有記余不識縣侯而知梁君之言可信故特書之貽上杭之民使勸之石以詔不忘

企潁亭記

潁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箕山之上蓋有許由塚疑於有其人矣彼其惡於以天下累己而逃堯之見求宜其去之幽昧荒遠使不可跡而其生且死不離乎箕潁之間豈堯之仁不屈一夫之所守不待去遠自不患於見奪抑其善於自晦能使堯終不得而累之以天下而無事於遠去是亦高矣吾又有病焉夫其求之而逃逃之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孰若無使為其所知而莫我求也高世之士天子有不得臣諸侯有不得友非謂其爵之而不降禮之而不就偃蹇傲倨抗其跡於巍巍揭日月以行其灼灼之名而以為高也湛乎與俗同波芼芼乎其與衆人皆愚覩面有不見其躬同席有不覩其形而臣且友之故不可得耳今將待其詞命之至而後以為己汙艴然作於容氣顯與黃屋絕烏睹所謂高哉好奇之士猶奓然道之何也康衢之老人樂其食飲歌聲發於腸肺使堯聽其歌而不知其聲得其聲而不知其人是吾所謂高也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為巢許

而泯不見稱二子者以不能為高而來堯之見求亥
以辭而逃之見名為高而傳於後不亦異哉搢紳先
生方且原帝堯重禮之指抉其事之無有以闢傳者
之妄予以為正使如好事所談以為實有尤不得俟
以為高耳西亭君作亭以自休名之曰企頴君其猶
眩於莊生之誇說以為甚高而慕之耶而聞君之名
亭者乃始莞然以笑曰彼二子者與之以天下之大
而不受西亭方以
宗室之胄爵秩命數出於有司之所議器服宮輿皆自
上予之也而奚以慕二子者之風夫匹夫之微長於

貧賤而能不移於富貴蓋多有之生於貴富之中超
然獨離而不溺於其習是可以為難耳矯焉辭千乘
之國或不能不見色於豆羹一介不受之誼至為細
淺而可以不愧於千駟萬鍾不顧之大節西亭君者
予及與之游而知之其於富貴蓋生焉而不溺其好
學自敏知慎於分義之際可以不苟取於一介如是
而作亭曰企頴奚不可者笑者尤怪之曰異哉所聞
康衛之民皆過於巢許可而宗室之貴富乃可得而企
之也嗟乎非聞者之不知知則何以記企頴之亭

余稻坡公平寇興學記

國家承平久隆洽阜康之盛莫如今日雖岩限海帶
越在遐徼如吾泉州之為郡亦且生齒繁殷地力竭
作谷深山阻崎嶇而曲折皆有保聚之民狠鬭之壤
而玩忽涵養之過巨奸大憝往往伏於其所如界嶽
大熟則蠹藏焉安溪故名邑也其治境之窮處為白
葉坂交乎漳汀諸州牙犬相入箐薄溪㵎絡繞回複
既去治所遠而勢險可憑民之桀黠驁悍者穴而據
之為四遠逋逃之藪時出抄旁近村落吏慢不省以
為細故日增月長所聚既多旁近所掠不足滿其貪
饕則出剽旁邑南安永春之間而同安之剽尤劇至

曳兵行城市閭巷中若蹊無人之地俘民男女以為
質而邀贖賂兵革久弛不逞之警起於非意游徼虞
候之將卒掉眩相目視其得志而去而已是時稻坡
余公新以按察僉事來巡此邦慨然歎曰是非民之
不逞維吏之不戒以養釁萌而滋悍尊使驕至於是
非盡伐其本民其何賴乃察文武吏之惰濫不恭者
懲之而選其可用使各募壯勇從行公率以往迫賊
所穴而舍焉自賊憑險為穴無一兵敢過峒而窺視
不虞公之忽至也急不擇兆糾其黨以與衙吏鬪而
公所按第具中機宜又威令信必激賞優厚人莫不

自奮遂採穴俘之林擳而墊雜不失一賊公則行視其穴度所以絕其源而㽞為久安之計置壘設戍增守禦之兵而安溪與旁近諸邑之民不復以為憂其功伐卓偉計慮周盡如此公猶不慊於意以爲從致武民未知義將若何維詩書絃歌鬬習其口耳以善其心廢其鼓動者速而變化之易乃投戈休馬即學之宮進諸子弟於堂問以所業攷其得失加勸董焉而教之以為父子兄弟者使歸相告語諭勉力於從善以相收養而無狎於不義顧惟教之所出必在於學適有議改剏而工乆不就公叢其瑜冐旬月而

諸役皆起又為拓地以廣面勢而學之成完美矣民莫不于于來觀其秀者思游其中以講學進德其凡者亦歡喜誇説見所未有安溪之民幸脫於鋒鏑枹鼓之警而且得講誦游歌之樂謂公之實有大造於我也父兄以戒子弟公之德我如是其何以報子弟以告其官師相與謀曰惟得世之能言者論其事而載之以永公之蹟庶乎其可夫世未嘗無事而常待天濟事之才古同安之警憂者固未敢處其勢之所終之如何公獨以身任責為民去患數年不誅之逆惡靖於一旦俾公當特少憚勞險不自深入則不可以

得吏士之死力徒奮於一入而無决勝之機戒令二三賞罰殺雜則吏士雖致死而不可以成功功成矣而無分別安輯之畧則賊雖得而不免於與石林之徐人徒見公成功之敏而不知其所以致之者蓋其才有以待事之變而然也才之兼者可以制事功而未必可以興教化公之用意復出於是究其施將使文教昭明禮義興起以為畜眾銷萌之幾而向者卓然之勞烈可以永措而不復設又非獨其才之過人而已是可記也公本以名進士起家為行人拜給事中以抗直忤權力謫為邑令郡丞皆有廉操惠𢽾蓋

其所養者正而備嘗閱歷之益深矣宜其過人如此也請文者安溪學教諭李鑰訓導孫統實率一邑之學官弟子以來而慎中為之記

安平鎮新建四門記

晉江所治之鄉惟安平為最鉅宋所置石井鎮而設場以榷是其地也阻山襟海民既以是蕃其生而亦多盜患其生既蕃益柔碩膚靡無扞禦格鬬之固盜至則相携以逃而已嘉靖乙巳秋偵餘姚宋仲石公來尹茲邑好問民之所苦而安平之民以是告曰惟即鄉之隘處扼而為門則盜至不得突民有固心而

所以備守矣侯履其鄉度宜為門者四擇民之良
相與勸分庀役而四門成矣門成又為民畫所以
譏察伍料丁壯訓材勇而除戎器以待盜至自是民
知盜之必不至也樂其利之遠而生之可以無患相
與言曰受其賜而忘其報吾其為良民耶乃即民之
秀者邑諸生某輩謀曰其將何以報侯哉惟得能言
之君子論其意以美之其幾乎且因以紀寔示遠而
詔勿壞君子宜以為可於是諸生來請文慎中敬諾
而為之記曰古稱興事就功好一切有為於世如術
數名法之學其說深峭踔厲有絕可喜者學者鮮不

誤焉法家之說以為可與蒙成而不可與慮始者民
也故其所語至德大功必不諧俗而謀眾術家之說
以民之智為不足師用為政而期適民者亂之端而
不可與語治也至其所引前事以明其說以為禹決
江濬河而老稚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則閭井謗訾
何其異於吾儒所云也民之所甚不欲而難驟使者
宜莫如勞與死儒者之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
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方其勞而殺之也無有以
上為怨者非其初之不可語至其既處佚而後安其
勞之之非厲既得生而後悟其殺之之非毒也是乎

儒者之道不行而術法之學方為彊毅開敏喜事功
者所道而咈常比族之材宜其多出於世而民之不
見君子之澤其已久矣夫今觀宋侯所為何其有古
君子之風也謀其民之所以生而不至於役之圖所
以佚民者而勞之非徒不怨而且以為樂此儒所云
蓋亦合矣且夫四門之建所糜者民之余侯非能捐
以予之所勤者民之力侯非能躬以佐之是涖政之
體而不違道以干百姓者之所為也然民之歡歸美
於上以為侯功不敢安有其賜者一唱而群和不戒
而若赴其始民以為可樂而侯從之是侯之政適乎

民而已侯以為必舉而民應之是侯之功謀於眾而
已烏睹夫慮始之難而豈有不足用之民智哉侯愛
身潔己不以非禮自污凜凜乎如處子之在閨前闔
史而後保姆其與民接瀝腸披腎語盡而情忠惟恐
民之不諭於我而我之不悉於民也其善政甚多四
門之建若不足頌而今之有位力得以為民猶有建
置以立永利而便庶情則喜事功而有才者皆能之
况於侯哉故余諾諸生之請特著侯之能順民以舉
事行君子之風者以為侯頌而慰民之思且以告夫
從政之為政者信儒學之果可用於治而術數名法

之家之果不足學也

駕雲亭記

德化令緒君東山為政之期年作亭於其縣之龍潯山之頂而名之曰駕雲之亭亭之所以作非君以勞而思自休以為遊觀娛燕之地也其說見于縣之人士所為來請記之書云德化為邑封域固儉然亦具有司應令典職貢賦藝不後他縣而人材之生獨為寥簡或綿都越井無絃誦聲每三歲比士縣之士濶焉不預登選之數至閱數十歲而不得一焉縣固已為耻而君尤以是為病於是有言者曰縣之貧此耻

固云人事抑亦有地理也縣之山磅礴蟠際不知其幾百里峰巒岡巘回互歷踏殆不可數而龍潯一山巍然臍縣治之南蜿蜒夭矯其來若翔其止若蟄厥名為龍惟亭於其上以增益此山之勢如龍之昂然驤首而思奮其於文事之興必有助矣蓋其說習傳巳父縣之人力既不足以自為而為令者又漫然莫之省也君獨心喜其說而力能斂於事而龍潯之山於是有亭亭所為名則君取其意以符所以作亭之本旨蓋雲之於龍類也予既受書而不得辭乃為之記夫度土相原視景望氣敦琢勝美而會集休祥古

之作室建國[illegible]蓋多有其法者夫為亭於山以起龍而致雲謂將有補於舉賢選才之數亦無有也豈亦沿前之法丈其方術而屢變以巧叩天地之高遠鬼神之幽微質之　無端叩之必得其應而卜筮瞽史識祝之教先王皆存而用之至其兆證於事而占効於物蓋精誠所極非卜筮瞽史識祝之能為神然而知之者以為精誠而愚者以為神故卜筮瞽史識祝常行於世而其教為氏之所由而不可廢何也以其亦有益於人之勉功而作事也彼其術雖屢變而巧蓋亦近於卜筮瞽史識祝之言以其導之乂而信之

深距而攻之未足以解惑祛蔽而因而修之使士者悅於耳目之新相率去其有所諉而怠以止之錮興起其志於懽忭鼓舞之中而亹亹以進雖戶喻家誘未有若斯之速也嗟乎孰知夫伐石斬木以營搆於此所以為授經挾冊而課督於彼乎或者顧以其鄰於誣與惟而誚之其亦過矣以予所聞德化之士多聰明茂美之材又知向學以自增益人文之興必在斯時而亭方作蓋士之聰明而好學其材必成而為世之所擇取以施於用當昌碩光顯矣予知此亭之作無預於選材之數而人才之興會逢其時將終有

以名此亭也姑記以為侯云

海上平寇記

南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衽席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温慈欵愨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卻而沮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奮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鷙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為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為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提兵不數日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百八十餘人其自投于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衂矣由有此海所為閉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纍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一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為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旄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鍾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釃酒[illegible]以飽其口腹之所取悉遂氣閑而思自效於一二闘以為効如馬飽于櫪嘶鳴騰踏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於鄉不相識寧獨訓練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為市牛酒買梁粟以恣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効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早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勸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為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秋毫無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為今官

游筍江記

郡侯程習齋公治泉之八月政既通矣天吝之歲而民悅其生公乃得與客游于筍江之滸夫其治涯溢涵之水流日夜不息渟洋泗洑放乎大海浮於曲折迤邐之遠不知其幾百里而空曠[illegible]乎目之

所極若在几席之外膏原漫隰彌望逶靡畫什伍而
理縱横巒巘峯蹲迅勢驟形稟乎其不可控臨兩涯
而四眺則若逗若拱徊翔停峙睠留而不去各獻妍
態映燭乎玲瓏泓澈之間而光晶漸炎飛散下上媚
雲氣而麗烟霏蓋亦奇矣若夫高帆欻艫出没於霧
濤風浪相蹴首尾而離離漁篷釣艇謳嬉遞發前唱
後和擊楫空明魚沉而鳥起川虛山蕩於微茫睡靄
之中灌木菀柳之駢羅鸛鶴棲止鳧鷺還集輕艣細
柖隨曲成構延亘交複鑑睛波而漾倒景斯則民事
之動因乎山水而公與客得以為瓌傑詼怪之觀者

也至於靚粧袨服會一州之士女沿隈循涘而不可
選紛散互合莫窮其來往之所從文蓼芳荃之繽郁
遺履舄而挈䄠裳激豪吹之清越哀繁絲之要眇淋
漓顛倒徙倚雜遝忘其岐道之所向而忽乎日之將
夕斯則生人之娱感乎物節而公與客又得以同其
歡適嘉洽之意者也公飲酒樂甚顧謂客曰吾所得
以為觀者彼方勞於有所營役役而不得休而豈知
是之為美而吾獨得之以為遊娱於物節者之以為
遊矣徒狥乎耳目之好而甘於漿炙之味而烏知吾
之所樂惟我能與之同其意而彼豈誠能同於我哉

[illegible]之遊蓋亦云樂矣然而此江常在泛日月之無
[illegible]乎遊此者不知幾何人而聲磨跡滅與水俱逝
[illegible]已化為浮漚游沫而不可尋矣不有文字以託於
不泯則後之人孰知吾與公等之樂於是也乃舉酒
屬予曰子宜圖之予復於公曰昔叔子峴江山公習
池與夫柳惲之具區蘇子瞻之西湖其光景物象備
極一時之美文雅照耀意氣権俊既擅絕於當日而
流風餘韻於今猶可稱思至其從吏鄒湛侍兵葛疆
以及方外惠勤參寥之徒皆因以不没於後世然則
客方有託於公而此江雖常在其名或當由是以顯

公顧謬意鄙陋無能之文為足以圖不泯之盛事豈
不過哉言已酒罷公揖客別而予退為之記

金溪遊記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墐陰而牖明吾妻子其中而身
與為處出戶而行前有轚轂之車而後有連帷之䡛
驟而之乎空曠之野寂寞之濱蒼山崒嵂而高起綠
波澹蕩而長浮則為之忽然而喜如出幽窒脫縛束
耳目為之加明手足為之改適此何異乎飫粱肉者
悅蔬茹之食酣酎醴者嗜清冷之漿其含醇醲而即
疏泊而不得謂之知味也由其無所得於此徒以迫

汨於喧湫嚣雜之甚意煩氣懣急於有所投而自解
時者知其為山逝者知其為水而豈為有遇於山哉
嘗試登高丘洗長川見夫樵牧豎畧師估人爭道
而捷馳疾榜而擊汰以家為赴望望然不及知其去
山水之不速而恐其或後以彼觀之則醇醲之可含
同在山水而城郭室家其泯汨而思即者矣物之美
惡無常態而有定形山水之為佳而城郭家室之為
垢濁亦美惡之大齊也由樵夫牧豎畧師估人觀之
則所謂佳與垢濁者舉易方而慎處世之偶得放於
山水輒自謂絕去喧湫嚣雜之患方多其所遊之適

以傲乎城郭聚而室家居者之人吾亦未知其美惡
之所常也飲漿冷者暫快而非其嘗蔬食者[illegible]而
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忽喜者意
豁於久煩之餘氣舒於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已生
矣何必不為樵夫牧豎畧師估人而何以咲彼之望
望凡物之美惡無恒而人情之欣厭有向背者挈情
以徇物中之厭欣變於外之美惡迭欣迭厭而不知
自主惟明者為能以情御物物變於外而不足以易
其中之所樂樂之取於物未嘗無所寄而皆其自足
於中者之所取則惡者未嘗不美而況於其美然後

美惡者卒歸於有恒而皆吾之所御欣且不得而可
而何有於厭苟其無所厭則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宜
而奚待於忽然蓋吾泉州之江自諸山發源而下建
瓴而急瀉至於金谿而始演洋渟滀山起於兩旁高
深之景相得草樹互映雲烟相鮮茲亦山水之勝處
也之焉而忽喜者不知其幾何人而吾獨與黃應祁
洪舜臣二君往遊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詠方希
而諧笑間作計彼驟之而喜者亦必有以同乎此而
山之蓋然而靜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於吾目者於
吾心形器都遺而情神獨遇信有彼所不能同而吾

三人者亦可以目擊而姿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然
而其樂可以忘言而其遊不可以無述故予為記其
意如此使世之遊者知吾三人者之遊而能樂蓋有
以御乎物而談山水之美者必出於吾而後為山水
之美常也遊之日為嘉靖戊申八月七日應祁名淑
清甫安人舜臣名朝選同安人而予晉江遵巖居士
王慎中也

遊清源山記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察耳目於清曠寥廓之表
而胷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且無以踰者牛古

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霣涕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登峴山以臨漢水至與參佐相語悲咽憮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恐睠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惑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無當身之懽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樂而哀以身為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於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歡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於物而備享之以為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於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

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有喜功名之甚冀於無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右江履嶺巒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且為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崖翠壁發舒氣象而豪薄光景亦尊豪矜戚之物也當其戒且徃遊所以酬乎奔佚之驕美倦乎勳伐之勞勤思取樂於山水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之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起於濡恋矜顧而然耶富貴功名者之於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予嘗以暇日徃遊於其間好事者往往擇有酒濟山之顛就之而飲食之月輒相命為遊攀援險絕採討幽窈極意所止行從有以不為怯也顧視其踦跼斂寨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悅乎山之僊徘峴首之賓儐然吾未嘗不樂而忽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於時旨於富貴之日淺而須拙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徃後歆為濡恋而無所可懷歆為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為吾有吾雖困於世於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於此彼富貴功名者於天下之歆窮矣而於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駟之

君而烜赫震耀聲烈被於江漢魁乎為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於衆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為少歟既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瑑山樓記

大白源於崇陽之野為佳勝處土沃而泉甘平疇廣隰彌望迤靡蘊畔縱横有理如畫置也四外皆山雄據矗起卓為奇峰列為聯嶂殆不可數最巨且秀而可舉以名者曰龍頭羊角石洞烏石葛仙城岡兩山詰拙壼頭犬集之山田於其源之上游築圃以居庄而因以為號者處士劉公其也因庄之勝為樓於其

中以攬取四山之美名之曰環山則處士之子封君
龍溪公某也受田於南莊付授有法樹藝以時其收
穫之入足以食農人烝衎祖妣而無奔走之勞經營
之勞以奪其暇日此樓之所以得常止而休也田壤
所隣牛聚衆而守望勤旅偶往來訢合而有禮忿戮
之危搆訐之械不設於彼我此樓之所以得長保而
安也南莊之田日闢以增無旱風之灾而有積倉之
餘斥其所殇可以具酒食召賓客此樓之所以得優
游而嬉也出作而入息絶身外之覬覦以北行為之
志託於其子詩書之業顯而功庸漸以發聞於世斯
鑿居川觀不為無所用而徒隱此樓之所以得並盛
而樂也有名寵之榮而無機事之累冠裳車馬之命
數以為倘然而不以為實有宿乎貴富之蘧廬而不
繫於驕泰之柴栅此樓之所以得尊居而高也高人
勝士之產於楚者挾能賦之才而矜好事之雅荊潭
襄岳四遠而至挹奇變而臨光景因之商祈名撰發
舒性靈刻羽流徵之詠滋蘭藝蕙之些孫於楣牖此
樓之所以得播美而名也嗟乎以鄂之為州乃地且
千里山之環合而可棲者不知其幾處樓於山中者
不知其幾人得其依焉以常休而優嬉吾意亦鮮矣
正吾乎盛而樂尊居而高者抑又鮮矣況於美而名者
又可多見耶凡土木堅好華潤之作常必選地以為
勝故喜事者窮搜遴擇不厭其意不止卒之其所以
勝又不在地視所以作而居之者人何如也人與地
稱而不託於言與言之不工其地雖勝亦不足以廣
行而久傳今劉公旣以其樓勝而余復為之記其亦
不為徒也

鹽政刻石記

權天下之鹽以資財計其法至
本朝周盡簡便矣而閩中之法尤為便閩中有八郡
耳下四郡皆瀕海鹽所從產其得以法行鹽於其地
者上四郡也行法之地法不行則鹽不售鹽不售則
商不通商不通則課為之虧而財計匱乏之病必及
於國故必有禁戒之令偵捕之科以絶民間之私行
者而以法行鬻之鹽始得不滯而其所從產之方非
法之所行也於令甲未嘗設為禁戒而偵捕吏兵自
以徼候非常不為鹾政置也今乃不用於徼候而每
以其偵捕之威施於鬻鹽者舟牛之任載匹夫匹婦
之負擔往往皆見執拘民愚不習於法不知其所以
之不當得辠而駭於吏兵輒出財賂之而後得免其

不能具賂則棄其所任載負擔以去而以鹽與史兵
耳夫所謂緣法為虐者猶有禁戒之令直於輕重多
寡之間託倚以為低昂加於法不得以舟載者而譏
及乎牛任不得以牛任者而譏及乎人荷雖其作奸
起暴尚寄於可援之條是也今鹽之所轉徙水浮則
用舟楫陸行則引牛馬而匹婦匹夫之負擔不能以
幾於此乎產於此乎鬻第轉之於淖瀬荒鹵之濱而
致之市落山谷亦何以異乎菜蔬穀粟之行於民間
而鬻此者空以壓名掛被譏求是下自為法也民苦
此久矣比者余栢坡公以按察僉事分巡是邦戢橫

剔奸聰明旁燭而司徒新山顧公以重德高年為一
方著蔡部使者至郡必禮其廬以咨政俗之得失顧
公乃以民之苦為告余公為慨然出禁於是載任負
販之家曉然知其所鬻之物之不當得執無畏於譏
求偵捕吏兵亦洒然濯去昔日為暴之心而無所覬
於此也已而方西川公來為郡晉江邑侯朱肅菴君
亦繼至敬事愛民推行尤慎於是鹽之鬻於民間無
異菜蔬穀粟之通行流布而無所害此鹽轉徙必集
於新橋語溪之渡近渡居民嘗咨以為非其黨王憲
達羅德靜甚私司徒公之德群來涉以請曰顧公

已矣吾等不忍忘相與尸祝之於家而尤願一言以
記於石政俗安玩之久事之不出於法而為民病者
蓋多矣為使者有如余公為士大者有如顧公告焉
必以忠聽焉而決行推此以及於他民猶有病者鮮
矣茲事之細不足記而使者與士夫相與盡心於民
有可書者日改月新茲禁將有不復知者暴行又作
則此石之記尚若司徒公之存而諄諄乎其言之也
予鄙不敢任政俗得失之論問而不對者有矣其可
以不問而告乎具為此記蓋媿於為不問之告而鄉
人思司徒公之情不可但已也於是乎書

竹軒冊記

上杭余生仁夫性好竹所居之軒種竹皆滿雪晨風
宵森然其玉立琤然其金鳴以為世之耳目之愛皆
無足以易此也生又好遊顧以為不能常處於是軒
而與其自所種竹者朝夕對也則命畫工圖所謂竹
軒者於冊東西南北挾冊以行晝馳夜宿輒披冊而
玩則若其身之在於故軒而森然者常拂於其目琤
然者常盈於其耳也嗟乎是亦可為篤於好而巧於
計矣余謂之曰昔王子猷好竹過人家有竹即命駕
往觀不問主人識否在不在也如此則固不必其家

有竹而後快其所好況於園其家之竹我生行四方
園囿林麓青青猗猗孰非竹者必惟冊之爲見而後
若處於其軒雖其巧於計而毋乃狹於見乎且畫竹
之似孰與生竹之真也生所爲說以反余者則云徽
之遇有竹輒造固誠好竹然何其不憚僕僕也又人
家之竹有無無常而主人之户開閉不定吾恐其雖
不辭僕僕猶未得常常而見也至於歘去被邀雖意
不爲忤足名高致亦涉生跡固不如吾之取於方尺
之素而好已足且所謂好於物者豈獨在聲色形貌
之間亦貴得其意耳苟得其意則竹之森然立而琤
然鳴者誠不出吾方尺之素矣必其根幹枝葉沐雪

擺風蒼然而出土者乃爲可好於耳目哉余悅其語
不復置難因相與披冊對玩十月寒風草堂如洗鬓
髮颾然歘疎此君箇箇生面相看修質奇姿呼之不
應忽然如命予猷之駕徑造生軒中坐於竹下久之
乃知其在予室闥生冊也

曉江漁者記

江潭大澤之畔緇帷杏壇之林皆有人焉顛白眉龐
杖拏鼓枻而見爲業漁三閭大夫之貞尼丘孔子之
聖僅足以發其人之一盻而問之躊躇高視迫而後
答若以一賢一聖者爲未足與語歟且傲如彼彼
所謂頹聽浮野没於耿莽逝蕩之游惟其鈎鉺之知
而鱣魴之索倫類不可得而拘詩書不可得而詔者
耶然而出而見於澤畔林中蓋非大夫之所訪孔子
之所求而彼微示其迹以啓其端又非其偶然過而
相遺者說之既竟而其意見矣乃始泯形收聲而去
歘曾其姓名與其居舍之所止而卒不可得吾又不
敢逆處其爲治釣餌而謀鱣魴之獲者之人也嗚呼
彼且被髮龜手而老於風波之上萩蒿之間其果何
爲者耶吾既不得見其人而見所謂曉江漁者吾之

於漁者蓋往訪而求之而後得見也於是有可傳道
之姓名而有可蹤跡之居舍矣漁者之於漁足未嘗
履舟手未嘗操楫而終日未嘗得魚也吾以有罪禁
於時猶不能忘其慣常抱直被廢而正見疑之懟不
知所以自釋然後進而求於孔子之道誦說詩書蹈
習禮樂以自勵而休其不平之怨以此其陋使其
逢澤畔林中之人當不足以發其一盻而何問之可
得漁者方且以詩書禮樂之言强聒而悖喻之唯恐
吾之誦說之不勤蹈習之不固而其感於嗟與之由
理亂之故往往扣舷歷歌聲游林莽有倘非者使吾

始恍而中疑焉漁者此猶未足以方於澤畔林中之人歟胡為使吾得求其姓名訪其居舍而與吾言之多且盡如此嗟乎此漁者之所以為漁者也歟無方之為有方者語無當焉則欲詰之則惑漁者之為吾言固當如是而止爾他日吾又訪焉而其室已虛悵悵焉不可得見悵然如有望忽然值於非意之頃禮之而不答叩之而不應刺船而逝使吾惝然若失而卒不得所聞則吾其幾矣吾未可以行乎江潭之濱坐乎緇帷之林而反以疑漁者不足與澤畔林間之見者比吾猶如此而何怪乎昏昏者之舉以漁者為

漁是則雖不舟楫之事罟網之為而以漁自著其號蓋有所存矣彼其姓名非徒後將不得傳而世且莫之為意而吾獨得而知之故為之記

玩芳堂摘稿卷之四終

玩芳堂摘稿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慎中撰慎中有遵巖文集已著錄此本乃嘉靖中江陵曹忭以御史巡按江西取篋中所有慎中之文校而刻之僅一百首故以摘稿爲名